大清畿輔先哲傳

師儒傳六

天津徐世昌撰

鍾晼

鍾晼字勵暇先世自浙遷京師爲宛平人年十三讀庾信哀江南賦一過成誦十八補縣學生蜚聲庠序閒與吏部王澍編修徐葆光爲忘年交師事桐城方苞殫心經學治三禮尤勤雍正六年成進士當得知縣以親老不就選省其親於兄署宿還官所苞爲文贈之曰君子之學始於愼獨而終於獨立不懼晼佩之終身致其功於人所不見之地每晨起正衣冠危坐無寒暑皆然乾隆三年詔修三禮以鄂爾泰張廷玉方苞爲充纂修官晼主周官苞謂曰朱子言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非子莫能罄其蘊以是屬子矣書成聞父病卽馳歸不待奏以故不得列上考先是河南孫用果

河間王之銳與晥同薦國子監助教育以進士在館補外留改中書者或勸用其例晥不可曰奉詔修書而乞外補又諉爲去者以邀其留非正也及還京用果當次補助教而晥名在其前乃讓之不以名列吏部逮父母歿始起就監職在任六年教人以忠信篤敬爲本諸生有執贄見者力卻之或曰是師弟子之禮也晥曰不然吾堪爲人師自有負笈相從者師其人也今承之於此師其官也而可貨取乎一日分俸誤有所贏召主吏趣持去吏竊歎美晥嗤之曰是直不爲盜耳何遽視人耶初朝廷召舉經學之士命大學士擇其尤以聞海甯陳元龍造其門索見晥疑名在舉中辭以疾不獲見則詢孰可者晥乃列舉其人明日疏上竟無晥名其善自韜晦如此十五年遷禮部主客司主事又四年進祠祭司員外郎二十二年致仕歸三十七年卒年七十九晥性剛正居恆服御

非甚僘不輒易子光豫嘗私為置妾已入門不納令嫁之而不索其值居父母喪蔬食三年盛寒不衣裘家祭宿齋戒祭畢乃敢嘗食又通酌古禮參合儒先之說度今可行者為祭禮纂三卷病革不能言惟數舉左巨指蓋晚有兒子某在泰州家貧歲貸光豫以自存至是彌留慮光豫之忘之也著有春秋比事一書又刪取呂氏詩紀嚴氏詩緝為若干卷晚年輯春秋義疏已繕校數十卷垂成而卒晚精於說禮而能深探其本躬行而實踐之嘗謂晚近之務誦習者多溺於功利而失其所以為學之根源即思自樹立亦祇期文采表見於沒世已耳求其篤志於內行之修者無有也望溪先生言人一事或違於禮一時之心或不在於禮則吾性之信智義仁皆虧而無以自別於禽獸而吾謂學禮之要則惟在於慎獨書曰以禮制心慎獨之謂也人能常自謹懍於幽獨之中而後

禮之質始固結於吾心而不搖禮之文亦附麗於其質而非僞不然即日取古禮經之節文度數仿而行之而於聖人之所謂禮無當也晚歿後著述多散亡王芑孫爲狀其行從其家得遺文二篇皆關禮制之大者今並著於篇與尹亨中書曰前聞吾子自山左移節入閩遘罹大故太夫人年過七十榮哀終始亦復何憾惟是吾子仁孝得於天者獨優永違色養知鮮民之疚未有窮期然禮云五十不致毀又曰喪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先儒以附身附棺者必誠必信爲敬固已然喪乎禮而無過不及愛自待以盡大事乃敬之大者也故曾子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而子思謂之過末俗居喪鮮克由禮惟患其不能哀與瘠也而吾子則當以聖賢爲法者徒異於衆人豈僕所望哉伏惟節哀順變異日立身行道無忝所生其分量正未易充滿也尊甫之喪吾子廬墓三年今年非少

壯嘗自度其精力之能與否古人之事親也無所不盡其誠夫依乎天理而有絲毫之勉强非誠也故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而自悔其不情豈必徇人欲而有欺德然後謂之不誠哉又答書曰得告知已歸盡窀穸大事居喪克盡其誠而動中禮節並世中如吾子者蓋不數見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僕前札所爲引禮經以節抑之也來教疑於戴記喪敬爲上哀次之之語謂記禮者失實僕竊謂敬者未有不哀而哀者或未能敬此喪以敬爲上也親始死主人啼又如中路嬰兒失其母哭無常聲此時創鉅痛深似不暇計及能敬與否然三日不食而鄰里爲糜粥以飲食之懼毁而滅性也哭泣必擗踊三日杖而後能起踊也杖也本於中心自然之哀而聖人制爲禮設中情不應必有不自得而此心惺惺常存者矣朝夕奠而不祭葬日虞以吉祭易喪祭

始立尸而有几筵以鬼事之不忍遽死其親也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杖之長短視哀之隆殺以爲度不敢作僞於其親也期而練再期而縞冠素紕初喪朝一溢米暮一溢米既葬蔬食水飲期而食菜果祥而食肉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類此者望溪先生所謂哀心以久而平常道以漸而復皆本天理而即乎人心之安不使人陷溺其心亦不致人毀傷厥體其文委曲繁重其意旁皇周浹非主一無適或一時之懈或一念之肆鮮不愆於禮而哀情不能以自遂矣他如不羣立不旅行不弔哭言而不語對而不問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父喪居堊室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諸禮節皆易於忽不及持者非敬何以中克有主哉若徒以哀也則鳥獸失其羣亦知號咷焉躑躅焉然彼朝死而夕忘之矣故惟敬也斯哀可至於三年之久推而至於忌日爲終身之喪霜露降

雨露濡而悽愴怵惕何莫非一敬之所貫注而百年之哀有如一
日乎記又引夫子之言喪與其哀不足而敬有餘不若禮不足而
哀有餘以禮易敬則敬者即禮之文非此記所謂根心之敬也周
末文勝夫子言此即喪與其易也甯戚之意夫言固各有當也至
謂祔祭既服衰則時祭入廟亦不必易服又竊恐未安夫祔祭祔
禰於廟也吾高曾祖固亡者之祖若父也見孫子之入廟其心戚
矣故不變服可也若時祭則精意以享也纍然縞素而饋獻焉先
靈有知其厭飫之乎記曰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蓋以尊者臨
之卑者可暫屈也喪三年不祭禮之正也後世他事皆不廢而獨
廢祭悖矣此先儒所爲通變古禮而朱子折衷焉卒哭以前準禮
且廢卒哭以後以常服祀於几筵以墨衰祀於家廟其說爲不可
易也王芑孫曰先生之學以窮經爲主究極乎天地民物之故而

反求於身心敦飭於倫紀發其餘以爲文章則又蘄與古之立言者相應而不苟爲毀譽故謹於著撰蓋其生平所作固不能多又重之以軼失所可見者止於是然即是而存之後之人將必有所推見其本原而慨然興起者烏虖若先生者眞所謂敦行不怠君子者已

王應鯨

王應鯨字霖蒼晚號闇齋祖籍古北口外小興州後徙任邱遂占籍應鯨穎異嗜書家苦貧取廟中斷香照讀凡四子五經皆手鈔諸儒論斷別黑白而定一尊年十六入邑庠學使錢陳羣稱爲端士十九中乾隆元年舉人應禮闈試三薦不售遂絶志進取廣搜古今書籍積數千卷時典衣購買肩負以歸應鯨學術該洽博採漢唐以下諸家之說而是非可否確然以朱子爲宗嘗讀朱子綱

目至遣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一條註家謂宜刪高密二字以王爲恢之姓應鯨疑此當是晉宗室姓司馬封高密王而名恢之者檢晉書果然於是專攻綱目一書謂王氏輯覽僅據類書字書未見全史馮氏質實尚據一統志而郡縣山川名同地異者彼此亦多混淆陳氏正誤僅十二三未符朱子注書之正法乃仿集註體例博考諸史補其缺漏正其謬戾易其失次汰其重出共萬數千事名曰綱目集註又本春秋左氏公穀程胡五傳及朱子諸大儒之言闡筆削大義者與劉氏書法尹氏發明備載其要名曰綱目集義汪氏攷異徐氏攷證二書每據凡例提要改綱目正文拘謬尤甚乃援據春秋證以史鑑推原綱目變通凡例增刪提要之深意以破二氏之拘謬名曰綱目攷辨又撮集註之要與舊註相證名曰綱目註證共爲書一百二十二卷歷十九年始成宗室

德沛見之曰紫陽功臣也時朝廷開通鑑輯覽館學士楊述曾議薦應鯨入館協修力辭之還鹽場大使不赴傅忠以其書進呈上命軍機大臣劉統勳劉綸逐條勘之還其書三十五年授福建福鼎知縣邑環山傍海號巖邑應鯨潔已愛民每食羹一器飯一盂酒三巡而已行桊入鄉備酒食以從一錢不擾民南溪吳永祚女許字浙人魏文恭爲室文恭貧永祚悔婚邑中黃光祖以利啖永祚謀娶女議成女貞不可奪假他事舁至光祖家女引刀自剸賴救獲甦應鯨廉其情痛懲之招文恭至錮俸數千金備聘儀成禮肩輿送歸觀者稱快應鯨判事本經術以寬厚爲本嘗易歐陽修之辭曰求其經而不得則受者與我皆無恨也水旱災有禱祝功仁和袁濤東甌余守禮爲文紀其事三十九年充鄉試同考官所得多知名士明年引疾歸僦居京師四十五年復補福鼎益淬厲

圖治有陳姓者家素豐某移戶圖詐陳夜持千五百金求免刑却之置某於法有武生誣族弟婦姦以金指環爲證應鯨曰叔嫂不親授受汝何緣見弟妻手以金環證乎武生屈服痛責之褫其衿巡撫雅德謂應鯨閩中老吏調閩縣侯官皆力辭不就四十八年以詿誤罷官貧不能自存米薪皆邑民供給爭爲歌詩揭於衢作長生位於文昌神祠祀之及歸邑人醵金六百給舟車遣二役送還里漳浦蔡新重其德過任邱攜一役以行應鯨歸里貧益甚晨炊常不繼意恬如也六十年卒年七十九應鯨精韻學著韻法準說一卷於古人分韻陰陽清濁之原皆顯抉其所以然東冬江陽魚虞敬徑分爲二庚青蒸分爲三皆細爲剖別力挽梅誕生字彙韻圖之誤知徹澄三母之字本舌上音梅氏誤作齒音非敷奉微四母本輕脣音梅氏誤攙入曉匣影喻喉音之列相差十四位實

由滯於鄉談不達本音所致更欲參用古人二百六韻之舊仍分拯證二韻而併卦韻於泰韻復於六月爲六黠八黠爲八月平上去入各三十韻恰皆相值以正宋劉平水元陰時夫之失居京師時著愼餘錄八卷義例倣宋王應麟困學紀聞辨陸王朱子異同尤切曰陽明所謂朱子晚年定論皆朱子中年未定之論陽明特自誤誤人耳又曰陸王才非不高識非不卓但偏於主靜易入於禪專恃良知恐有知未當而誤認爲良者又曰朱子不註禮記而作儀禮經傳通解深於禮經者也不註春秋而作通鑑綱目深於春秋者也三代以上合於孔子者爲是不合於孔子者爲非三代以下合於朱子者爲是不合於朱子者爲非朱子之學卽孔子之學也所著又有前編訂證五卷易經集義二卷春秋集義四卷洗寃錄集注四卷闇齋文錄二卷餘事詩集四卷桐山集二卷顏子

章句一卷子夏易考一卷韓嬰詩考一卷羣書摘錦一卷闇齋餘文一卷

崔元森 祖緝麟

崔元森字燦若號闇齋大名人祖緝麟字振侯康熙二十九年舉人築室讀書名曰備廬作備廬說又作銀鬣馬賦見志漳水溢巡撫李光地問治河事緝麟覆書數千言大旨言宜開渠疏水以洩其勢且藉以興水利不當專恃隄防光地韙之格於羣議而止嘗於荒歲買田數頃明年熟召賣田者令贖歸鄉人德之授大城教諭二年引疾歸卒年八十三著有段垣詩文集書法輯說生三子瀚濂沂俱縣學生元森爲濂之長子而後於瀚少好學於書博覽强記入夜猶擁衾坐誦或無燈則映月爇香誦之年十七補邑弟子員旋食廩餼五試於鄉皆報罷遂絕意進取其爲學嚴儒釋之

辨北方自蘇門孫奇逢宗姚江王氏之學遠近皆信從元森獨恪守紫陽而尤愛玩當湖陸隴其之書躬行以求心得治經究漢唐註疏折衷於一教人讀經務與傳注別治先求聖人之意有心得後讀傳注以證之其教不立文字皆口授薄世之無知妄作者未嘗著書遭父母喪服闋猶素服不忍即吉性甘淡泊與人交必忠告樂道人善以爲常乾隆二十二年漳水數入城半年七徙其家家益困然安貧自持又喜賙人急甚至田宅見侵不較也乾隆三十六年卒年六十有三汪師韓曰今之以理學名者類依倚達官貴人盜襲前人之說以欺世而行不見信於宗族鄉黨或際困阨遇小利害輒變易所守義不勝利往往而然元森刻已勵行以樸學教士跬步皆有禮法庶幾乎孔子所謂行已有恥孝弟忠信之士其爲眞儒無疑也子述適皆有文行而述尤善著書負當世通

儒之目

閻斌 包儀

閻斌字允中永年人乾隆二十四年貢生立必正方行必正履性至孝母命購市蔬値驚者於道不顧竟至市買歸邑人爭道其事學以存誠爲宗主尤邃於易手書羲爻錯綜參伍羅陳几案老而彌勤其治易每釋一爻必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擇其詞之相類者參觀互證以詳辨其異同又引而伸之觸類而通之以求道之所在於是撰爲芸窗易草四卷其自序云知來者易易知來之書也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孰有加於易者先後天本於河洛儒者言之詳矣至蓍之數亦本先後天先天始震蓍之初變爲陽陽三變爲陰象震之動也乾之策十二兌離震皆十二則先天之乾兌離震也坤之數四巽坎艮皆四則先天之巽坎艮

坤也乾之卦扐十有三坤之卦扐二十有五少陰之十七爲巽離兌少陽之二十一爲震坎艮非又後天之法象乎其進退離合皆有不知其然而然之妙夫不知其然而然者神也可見先天後天皆天理之自然且三變之後老者陽饒而陰乏卽河圖七九居外旣成之象也少者陽少而陰多卽河圖一三居內始生之象也數至老而變卽洛書九七八六遞換之義蓋一奇一偶陰陽之體則圖之靜也一饒一乏陰陽之用則書之動也圖書相爲經緯而蓍之變化其妙如此書前原有易豈虛語哉其書蓋專以朱子本義爲主朱子之易本於邵子故其所言蓍法能闡其緒論云斌學術純正教人先躬行後文藝人多化之平生不談仕祿諸城劉墉作書招之辭不往筮知死日至期卒祀鄉賢康熙間有包儀者字羽脩邢臺人拔貢生家貧衍食四方至湖北麻城獲皇極經世書攜

至江寧寄居僧寺玩求其旨著易原就正十二卷儀之學從邵子入故於陳摶先天圖信之甚篤其書發揮明簡然謂洛書無與於易每爻皆注所變之卦用左氏筮法其學雖講先天而實則闡發易理者爲多所以盛推圖學者特假以爲重耳

鄧諧

鄧諧字鳴岡欒城人乾隆四十五年舉於鄉初仕爲贛榆知縣權邳州遷泰州運判所至案無留牘百廢俱舉旋補海州運判五十三年分校秋闈稱得士蝗災捕之立盡雹壞民屋六千餘間分俸恤之嘉慶十一年河溢王營減壩竈井盡湮沒諧上書乞振給銀不足釐家貲濟之築隄數十道以障積潦通行路竈籍向無科目諧爲建校興學始有掇巍科者引疾歸卒祀鄉賢諧究心理學官贛榆時鐫濂洛關閩四子及明呂坤劉宗周淸陳宏謀諸家書獎

勸學者並重刊元人李治所著敬齋古今黈以廣其傳俸入即以購書家藏萬卷著有百城書屋賸稿

蔣紹宗

蔣紹宗字晉祚號星坦一號春巖青縣人乾隆五十一年舉於鄉歷官湖南石門瀘溪瀏陽星沙衡陽攸江知縣靖州知州永綏廳同知辰州衡州長沙知府辰沅永靖道凡三十餘年所至有聲而蒞任攸縣爲最久道光六年攸水災大吏以紹宗治攸能得民檄往辦振比至百姓皆欣相告曰災雖酷蔣公來吾民無患矣尋以積勞成疾卒於途攸之士民痛哭若失慈母籲請大吏疏入名宦祠紹宗博學篤行嘗言士不通經不能致用然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通四部之書亦不足以通一經著有周易觀象春秋見心讀詩知柄書經節解禮記通解學庸論孟直說諸書其說易謂言

數則入於飛符納甲卦氣之陋言義理則近乎老莊之旨諸若此者大抵得數而遺義理得義理而遺象不知易者象也象也者像此者也自乾坤以迄坎離自咸恆以迄既未濟且自上下繫以及諸傳亦無在非象君子觀則得之故曰觀象其說書謂書序非夫子作其篇目貿贋混淆殆周秦間人杜撰然秦漢之際去古未遠殘篇尚有存者故序中猶多眞目古文二十五篇間有微言究非當日完璧也試觀堯舜一德故二帝並典五臣同心故皋陶合謨孔書離而二之補以舜典其識已卑別增益稷一謨尤瑣碎不成文理若盤庚析而爲三若顧命析而爲二此何待具眼者始能辨之乎金縢大誥篇次文義井然可據又以風雅諸什印証周公原無殺管叔踐阼朝諸侯之事殺管叔出自孔書蔡仲之命誤於解金縢我之弗辟一語禮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誤於解洛誥周公

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一語千古承訛習而不察故讀書不可無識又曰三代以前典墳至春秋時雜越矣孔子特加刪正弟子深通其義者七十餘人是時天下士大夫博學尚古魯國諸生多至三千周季文勝世運然也浸淫至於戰國七十子之門人後裔轉相傳習經實遂塞多荒宕隱怪縱橫飛箝種種異說七王割據俗殊道分士爭飾其學詭其辭以相高六經之言受其薄蝕負贋始混淆矣蓋百家蠭涌議論龐雜啾聒而不可勝聽秦皇李斯一舉而畀之炎火有激而然非盡其罪也故昔之僞言莫多於七國與嬴秦之季漢因秦禁六籍荒閣黔首久愚目識一丁卽稱儒者粗能誦一經則安車造門天子師事矣曩時僞編盡託塚中壁間之藏瑕瑜並進至於今二千餘年踵謬習迷蒙而不發亦爲不善辨矣其總論春秋曰春秋者魯史之提綱也聖人憂五霸之亂借魯

史標題起義其所難言與所欲言之情留裕乎春秋之中已無庸再資舊史自後儒揣摹之說興而春秋不可讀矣惟左氏及見舊史然薈蕞其事而不領略其義開後人附會之端公穀襲左而加例胡氏襲三傳而加鑿吁嗟春秋幾成覆射矣抑知六經之文惟春秋最爲明顯所書皆五霸諸侯大夫會盟戰伐之事開卷而知顧以爲隱諱之辭何歟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邱亦恥之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此春秋底本自世儒以褒貶論而底本壞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此春秋格局自世儒以字例合而格局壞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邱也此春秋宗旨自後世視

為藏鋒伏案而宗旨壞經此三壞春秋於是乎不可讀矣夫春秋無深刻隱語無種種凡例不以文字為褒貶不以官爵氏氏為貴賤未嘗可五霸未嘗貴會盟未嘗與齊晉未嘗黜秦楚吳越此其犖犖不然之大者今欲讀春秋勿主諸傳先儒一字但平情觀理聖人之心自見所謂明白簡易者聖人之本衷也何今之讀春秋者皆以經說三傳不以三傳說經是知有三傳不知有經苟無三傳並無經矣其可乎哉蓋春秋三傳首左昔人謂為左邱明作司馬遷杜預信之愚案左邱明為魯太史孔子因其史作春秋而邱明又為春秋作傳不知孔子教之作耶抑邱明自作耶若孔子自為含糊不了之語倩人作傳以明何異乞鄰而與者且既受旨於孔子公羊穀梁何由再作若邱明以意自作當時親見孔子其說自不可易即使聖意深遠何至牴牾太甚嘗見傳中斷例敘事種

種迂謬反有借義於公穀者豈親見孔子者乎先儒謂仲尼素王邱明素臣以其經傳相輔也今有經無傳者半矣疑者缺而無補誕者謬而不經誤者迂而不合豈其出自邱明而疏戾若此耶故謂左邱明爲魯史官或然謂左傳卽左邱明所作魯史則非也公穀以此書質出左邱明手揣擬起例致明白簡易之旨釀爲爭訟之端而聖人忠厚之意反成險刻瑣碎之書矣且左傳如出邱明則凡經文所書事宜未有不詳者有闕宜未有不知者今經有闕而弗知有事而無考其非左邱明作無疑也余嘗摘取其誣別爲非左以俟後之君子參焉至於公穀鹵莽疏鋛而公羊尤甚胡傳爲宋經筵作亦胡氏之春秋耳識者自辨又案左傳或出三晉詞人之手故其說往往右晉譽重耳五臣不啻口出誇晉功業無異三王子孫世受諸侯朝貢卿大夫招權納賄貪淫敗禮皆鋪張其

事恬不以爲怪世儒遂謂春秋尊晉仲尼獎霸承迷至今皆左傳誤之也嘗見司馬遷敘史記述董仲舒之言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爲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果若斯春秋者修怨雪憤之書耳此馬遷私志而以裁度春秋可乎大抵六經當漢初學者未識指歸馬遷於春秋守左仲舒守公羊今左公羊具在其於春秋若何齊人滅紀以爲復讐衞輒拒父以爲大誼許止弒父以爲孝子漢儒說春秋類此遷史一書錯誤甚多未盡足據蓋凡國史以垂戒爲義故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一者義也孔子曰其義丘竊取之取垂戒之義也史垂戒而仲尼竊取之何也史多修飾是非不明聖人核其實明是非之蹟寄憂時之情故曰竊取非謙讓也又案春秋無例但據史所紀之事有慨於心者筆而書之公道難

掩是非自見時或刱出新義如正月稱王王稱天又若鄭棄其師天王狩於河陽從祀先公之類與凡或書或不書隨宜化裁非例也其他皆因舊史隱括成文而世儒僞起凡例如云桓無王定無正秦楚吳越無君臣夷狄不月卑國不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凡書敗詐同盟書名譏世卿譏遂事伯討貴備賢者書爵書名書人書字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要皆後人强設非仲尼有明訓也及其不合則曰美惡不嫌同詞又曰有變例有特筆然則仲尼乃滑稽之雄而春秋爲譸張幻語豈聖人作經之義哉故吾人讀春秋不必拘拘於此事屬詞但以心證心而已春秋不爲一家作故大夫以下事不書春秋不爲忠臣孝子作故賢人君子事不書春秋不爲聖帝明王作故善政顯績事不書凡獎藉誇詡之辭勳庸寵異之舉皆非春秋之義其義在不明言其事而是非自見時或辭有

抑揚要無深刻隱語據理而論看素了然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謂春秋所說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皆僭天子之事也故又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罪人所以春秋爲天子之事作非謂仲尼以天子事自用也後儒緣飾仲尼素王誣以命德討罪謂其以匹夫竊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眞對癡人說夢矣筆札空言妄稱命討斷非聖人經世之典蓋必讀春秋而後知聖人之不得已也亂臣賊子滔天之罪必致愼致詳惟明惟允然後直書稍涉微曖則委蛇含容蓋從其疑至於諸傳所記貪淫奢僭非禮猥瑣之事一切不書誠不忍盡言毛舉使世道民風多所垢累第存其征伐會盟弑逆僭竊之蹟以寄其憂亂之情然又詞旨平易不事鐫鑱愚每伏而讀至廢卷流涕而歎聖人天地之心博大寬仁之至也其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嗟乎

千載而下其誰知之孔子嘗曰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子貢亦曰惡訐以為直者聖賢用心仁厚忠敬如此春秋之作豈肯自犯其所惡哉原其所以義直而情婉法嚴而禮恭憂深而辭遜其心之愈苦愈覺誠不能不代為之白也試觀魯隱公之死仲翬弒之也而書公薨桓公死於齊彭生殺之也書薨於齊昭公出奔季孫意如逐之也書孫於齊文姜敬嬴穆姜之淫惡亦書夫人書小君死亦書薨葬季友酖殺其兄叔牙書公子牙卒慶父殺子般書子般卒齊桓公殺哀姜以屍歸魯書夫人薨喪至自齊襄仲弒嗣君書卒逐君母書夫人姜氏歸於齊季武子弒嗣君書子野卒凡此皆魯事之惡因可諱而為之諱者周惠王見逐於五大夫鄭莊公射王中肩王子帶召戎伐王火其東門周大夫王叔伯與爭政而晉趙盾聽其訟周殺大夫萇宏以謝晉趙鞅此類皆不

書重耳召襄王於踐土不書再召至溫書狩凡此皆天王之醜因可諱而為之諱者莒僕弒父不書僕而書莒晉欒書中行偃弒君不書書偃而書晉鄭子駟弒君髡頑書卒於鄵莒展輿弒父密州不書展輿而書莒人楚子圍弒其君麇齊人弒其君陽生以謝吳而皆書卒鄭祭仲衛黔牟孫林父甯殖北燕大夫逐君皆書君出奔凡此皆外事之疑而從其輕者春秋僭國二魯僭禮楚僭號晉僭權魯用八佾郊禘大雩大蒐兩觀世室皆微舉其事而不直書楚武王始僭稱王晉襄公徵諸侯入朝晉悼公命諸侯朝貢之數齊頃公欲王晉魯鄭之君入晉稽首皆不書至於侯伯子男稱公一切因之而不改此類又何恕也是知春秋雖極森嚴而包容涵蓄又如此蓋教天下萬世以臣子事君父之禮與士君子處世立言之法所謂修詞立誠出乎是非臧否之外者也他如晉趙盾鄭

歸生許世子未操刃而書弒君晉申生宋痤自縊死而書殺子則由於學者不信經而信傳輒謂春秋推見至隱因之比附吹求不遺餘力不至於慘礉刻剝不止孰是而論春秋幾何而不爲韓商之祖耶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與詩相爲終始也詩有美刺西周之事春秋有是非東周之事可與言詩斯可與言春秋又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孔子懼作春秋今讀其書無非亂臣賊子喪師覆國干名犯義之事取而書之亦就事差別非喜談樂道也若世儒說春秋讚頌五霸殆似夫子喜而作何懼之有昔人有云帝降爲王王降爲霸孟子亦以五霸與三王較故世儒謂霸未易訾不知王降爲霸霸假爲王是乃春秋之所由作也自獎霸之說興以爲春秋之不卽爲七雄者五霸之力使五霸若在周室不滅又謂天下無王姑以諸侯與齊晉使主

之而不亂故討曰伯討盟曰主盟嗚呼殺人之君執人之臣滅人之國分人之土一人俛首而不敢言其亦何益於周而能一日而不亂也哉誰爲此語轉相傳述迄於今二千餘年牢不可破春秋亦遂晦矣而卒以不晦者獨賴孟子七篇存耳學者熟讀而三復之可以見孟子並可以見我孔子矣或者謂仲尼有隱後儒不及知然則近仲尼者其知之近仲尼莫如孟子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春秋無義戰孟子之言春秋若是其明且直則春秋之義可知而春秋之於五霸不亦可知乎夫五霸之亂莫甚於晉楚春秋所惡莫甚於晉晉自重耳以詐力興其子孫彊梁驕恣惟楚爲其所忌故始託於秦後引吳越自助皆爲楚耳世儒貴霸尊晉遂詆楚爲夷而楚實非夷也謂晉擯楚不與會盟而不知楚自不會非晉所能擯也齊猶託尊王之名晉則公然自爲故

春秋之事半晉而春秋所惡莫如晉楚雖僭號未能得諸侯而晉朝諸侯百有餘年楚未有加於周而晉召王徵兵奔走其卿上偪殺其大夫楚未受諸侯之貢而諸侯於晉有歲幣有徵發入朝稽顙驅脅呼使莫敢不諾晉之惡十倍於楚奈何以攘夷之說而反爲張大之且夫夷夏天地自然之限也西周之亡也以戎故春秋愼之如戎伐周侵齊侵魯侵曹狄入衞伐邢長狄赤白狄陸渾戎蠻子之類明書於策此固所以遠夷狄也至於九州幅幀西有秦南有楚東有吳越其君皆神明之後其地皆天府之雄而世儒一切指爲夷狄則是四隅翦棄僅餘中原一撮土而春秋之局自局促以小於四代矣豈仲尼之志耶至於五霸或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此因孟子言三王罪人牽夏商附會耳孟子謂五霸桓公爲盛是明指桓文先後同世諸侯故或以爲齊桓宋襄

晉文秦穆楚莊五君今案宋襄摧頽不振不足稱霸秦穆未豫會盟不在五列惟據春秋始末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有五彊國無王者耳隱公初年周室東遷鄭莊公始射天子專征伐是霸之始也閔僖之間齊繼之晉又繼之成襄以來楚繼之昭定以來吳繼之至哀悼間齊絶晉分吳亡而春秋終五霸畢矣故五霸終始春秋者也春秋美美惡惡渾然深厚而不傷苛刻是非得失較如指掌而不費勘量元惡大憝雖極指摘而有疑必從其輕小過細眚不事推求而陰謀必見至隱心苟不正雖震世之功人所豔羡不齒理有可原雖湮滅之事人所疑忘必錄可否不模稜而不以筆舌滋訕謗見聞不冗瑣而不以省約廢法戒立經世之準以備涉世之方盡天理之極以近人情之至其旨溫厚其法森嚴六通四達不爲城府彼穿鑿附會者可以廢然返矣或謂胡安國解春秋每

事必求處分苟徒書其事則是長太息而已此言非也夫理無典要義無適莫賢否治亂道之經也其轉移變化相時而動治之權也經可以豫定權不可以先設今言五霸壞王章諸侯僭天子此經之不明可與天下後世明言之者也至於易霸而爲王反亂而爲治化篡逆而爲忠厚攜禮樂征伐而還之天子此轉移之權難與天下後世明言之者也夫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問其所以可所以成夫子亦不能豫設今日設之明日用之即仲尼不能而況世儒設之使仲尼用之乎此胡氏之所以苦思妄擬而卒爲春秋畫餅也要之治亂生於人心人心不正則大亂不止是非不明則人心不正春秋者明是非反經以正人心焉爾試觀五霸之震耀於功利也諸侯大夫之僭侈也君臣父子之相夷也禮樂征伐之專擅也舉世昏醉莫知其非聖人直以告

天下萬世使愚夫愚婦皆知其不可而後權可用也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此孟子之言非臆說也吾故謂千載而知春秋者惟子輿氏一人而已或曰凡春秋於攻戰之事第書某國伐某國不詳勝敗何也曰春秋不義攻戰不問勝不勝也凡會盟第書會某人盟某地不言其故何也曰春秋不信會盟不問爲何事也凡大夫見殺第書殺不詳有罪無罪何也曰春秋重戮大臣不問爲何罪也然則稱王以天何也無二天無二王也天王不稱周何也天下皆周也十二公不稱魯何也內魯也外諸侯稱國何也各君也卿以下則書姓氏名字與爵何也各官之義也家事不書家臣不列何也天下非家事也王葬必諡諸侯卒必名必爵葬必諡何也各成其終也此春秋正名之大略也或又曰春秋不言例何也曰春秋詳略多因舊史或舊史佚之

或舊史載而聖人削之義也非例也所書大抵皆亂事或彼善於此參差隨宜亦非例也如春稱王王稱天而又有書有不書之類皆所謂義也義者隨宜例者偏主聖人比義不比例也或又曰春秋無褒貶何以明大義曰春秋所以明大義者其文甚著不在褒貶也即如諸侯不知有周而書春王正月所以明一統東周不振而稱王繫之天所以明至尊急欲使當時諸侯知之並天下萬世共知之也總之後儒不知春秋由於視仲尼太高疑仲尼太深夫聖人立經垂訓將使愚不肖共曉豈其竄端匿迹傲天下後世以所不知使天下後世有不知又何貴有經也乎吁使春秋直率無味一覽而盡何以爲聖人之書使春秋終於不可解又何以爲聖人之書之經其必有至當歸一之論矣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使其讀春秋而盡洗龐雜之說眞聖人之徒也已紹宗承父棠之訓讀

經不爲章句所囿傳書叢委不廢首書然皆取心裁不專重古人家法云

沈兆澐 父峻

沈兆澐字雲巢天津人父峻字存圃號丹厓乾隆三十九年副貢生由教習官廣東吳川知縣有惠政精於折獄嘗著論謂折獄在平矜釋躁呂刑曰非佞折獄言佞人不可以折獄也遂其才辨以口給禦人是謂之佞不可謂之折獄易賁象曰山火火雖明而在山下明不及遠故曰明庶政無敢折獄旅象曰火山火至明而在山上明無不照故曰明愼用刑而不留獄本之以公明處之以審愼虛衷下氣使訟者得以盡其情庶得祥刑之遺意又著聽訟說謂喜淸靜者必自憂勤始故天下惟勞者而後能逸因搆一堂而以安拙名之曰省事在安靜安靜在不煩擾煩擾之弊約有數端

條教煩則惑民聽徵索煩則傷民財興作煩則勞民力改革煩則驅民以所不習政事煩則強民以所難堪官多一事民多一擾知其爲擾而已之而民已不勝其病蓋峻宰奐四年政省刑清與百姓相安故自道其得力如此會武弁枉捕洋盜黃金印十七人峻訊釋之被劾遣戍新疆去之日士民泣送數十里不絕旋賜歸課子授徒以詩酒自娛書法宗王趙索者踵至有問石山房墨刻行世自謂宦遊半天下登臨酬荅感懷紀事積成卷軸而詠物無與焉可以知其詩境之所到矣所著有欣遇齋詩集十六卷存圃文鈔一卷年七十五卒兆澐性聰穎爽朗昏夜目能辨物嘉慶己未年十七應童子試第一補縣學生十五年舉於鄉二十二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明年丁父憂家貧奉母主講平定州書院道光二年授編修八年主湖南鄉試明年充會試同考官所得多知

名士十一年外授松江知府值旱蝗輯捕蝗備要飭屬行之復發倉穀五千石捐廉平糶修濬白茆劉河以代振全活甚眾江督陶澍揭其治行入告加道銜大計薦卓異陞江安糧道督運北上親巡各船釐蠹弁悍夫而問其疾苦者復以蘇省水災減軍船加給銀米以恤船丁漕督楊殿邦奏聞上從之再以卓異舉陞河南按察使旋調山西未赴任署河南布政使三年髮匪數萬由安徽竄入境陷歸德分道趨省城巡撫陸應穀出省辦防剿城中守兵暨練勇不滿三千勢甚危兆濂晝夜登埤激勵士卒礮斃匪偵騎分兵扼黃河要衝夷城外土阜賊猝至圍城數匝兆濂率將卒立風雨中不少動乘間縋城殺賊奪獲器械生禽賊目數名賊稍稍引退是時已連疏奏請援師並上方略迨將軍托明阿西陵阿文岱柏山奕經善祿統兵至而賊已解圍去退屯朱仙鎮得旨嘉奬賞

花翎論者謂兆濂值兵餉奇絀之時當數萬方張之寇卒能以寡
敵衆力保孤城此不獨爲中州幸也而畿輔安危實是賴之其裨
益全局厥功尤偉也旋赴山西按察使任四年署布政使七年入
覲召見四次御史李培祜奏山西臨汾縣王應昌杖斃平民案以
失覺察部議降三級特諭留任十年復入覲適髮逆陳玉成竄浙
江　上念其守汴功擢浙江布政使未至浙巳失守召還朝遂引
疾乞歸邑人延講輔仁書院以實學教諸生同治七年捻匪北竄
上書大臣崇厚爲劃防剿策九年庚午重宴鹿鳴賞加頭品頂戴
賦詩紀事十年直隸水災直督李鴻章訪詢治法爲陳濬治東西
各淀使水有所歸並暢下口束水刷沙以免上潰復捐資修治子
牙河捻以拯受患諸村光緒二年春旱貽書直督請倣春秋繁露
法祈雨並請清釐庶獄以所著之戒訟說上之明年卒年九十四

予謚文和並取生平功績治行宣付史館入祀天津鄉賢河南名宦祠兆濂歷官四十載案無留牘事必躬親開誠布公淡然無欲嘗謂爲長官者稍有所好迎合者即有所乘平居以詩書自娛歸里後足跡不入公門性尤孝友親歿每逢忌日輒端楷書心經茹素數十年如一日廉俸贍親族自奉儉約爲學本程朱一以敬誠爲主視聽言動悉循禮法正襟危坐手不釋卷終日無惰容作字不苟有索書者輒錄格言相贈其所著蓬窗錄大學士翁同龢侍講南齋時上其書奉旨留覽復參考經義引證歷史撰易義輯聞並辨明義利之界著義利法戒錄其他所著又有實心編尚論編發聲錄仰企編讀書錄摘鈔唐文拾遺織簾書屋詩文鈔詠史詩鈔藏於家

張玉堂

張玉堂字翰齋號大迂晚自號養眞山人故城人以選拔中道光八年舉人歷官江西瑞昌高安建昌知縣性至孝能得親歡心居喪三年不茹葷酒無笑容或有稱其親者輒流涕人至皆相戒不敢言幼頴悟所見書輒不忘嘗謂讀書宜置身千載上以心印古人之心而後鏡之於身證之於日用倫常世故得失不蹈於虛而後已苟竊取古人糟粕以空文欺世非讀書也其行已誨人皆以此初宰瑞昌甫八月以外艱去士民送者萬計服闋權高安高安丁漕弊藪也下車除樣米篩米羅米諸陋規有富人爭訟賄數千金拒之而諭以情兩造愧服補建昌有爭墓地者各執譜一印一鈔歷明以來讞者多不直鈔譜玉堂察印者譌一字鈔者始得直遠近稱神明焉值大水民多流徙請帑九千金振不足捐廉七百濟之明春借民籽種數千石並築隄捍水民慶更生初巡撫過境

索書經一部託名也玉堂佯不解以尚書實奉之竟摘其事落職瀕行士民頂香攀遮多下泣者曉出署眷始登舟三縣民皆以青天呼之解組之日囊橐蕭然惟古籍數十篋而已既歸里益扃戶著書足不履城市者二十年著有四書測疑綱鑑言行錄談明叢議史鑑錄要讀左隨筆學思記論文迂見養貞文集十餘種同治十二年卒年七十有三

王振綱 子銓

王振綱字重三新城人道光十八年進士第一終身不仕讀書養親侍父疾帶不褫目不交及歿守古制廬於中庭居喪三年鬢髮純白母老癱不能行每舁肩輿坐母以遊園圃閒至里閭夜侍說書史母心大懽壽登百齡見曾元孫以五世同堂奏旌於朝居家凡三十餘年曾國藩總督直隸重其學行聘主保定蓮池書院振

綱之學其始也兵農禮樂河渠地理旁及釋老卜筮相墓家言靡不詳究後讀朱子大學中庸序及近思錄乃爽然曰學不本於居敬窮理而遽談國家之事其知之必不眞行之必無序居敬徒矜持於儀容動作猶外也窮理徒泛濫於名物象數猶末也必戒欺愼獨身體而力行之以能改過爲歸嘗書顧甯人恥作文人王白田戒爲名士二語於壁故生平能謹言動忍嗜欲勞體膚入孝出弟見於實行其於弟子亦本此爲教每評試卷有所抉摘必極言其所以然著錄門下千餘人年七十一卒於書院返葬新城門人咸服衰麻遠近奔赴貴筑黃彭年往會葬道中相逢皆赴喪者也彭年歎曰嗟乎郭林宗陳寔何以異哉初振綱成進士總裁爲大學士穆彰阿方秉政有權愛士覆試一等殿試二甲例可入翰林而朝考試中誤讀祇爲上聲遂以歸班用穆彰阿深惜之面謂振

綱別試中書振綱不可則留教其子弟又堅却之徑歸不顧逮國藩至乃應聘主講人服其識初大淸河受西北諸山水岸深水溜易溢而亦易退田反加泥尺許肥饒收倍蓰俗諺謂之一水一麥自永定河置金門閘分水入淸淸受濁水河身被淤墊始築隄以捍之河與隄歲歲爭高一旦潰決勢如建瓴而下而新城以下諸州縣始受水害無虛歲直隸總督李鴻章議開蘆僧河建閘蓄洩以殺淸河之勢詢之振綱振綱謂兩河不並流蘆僧水大則奪淸河正溜淸河力弱下游必淤水小則蘆僧弱下淤亦必塞且土質鬆懈水至閘必圮不則齧閘旁潰淸河隄工歲費大萬計不若廢故道引由蘆僧行使定興諸水專歸雄縣於地勢便即受水之區築隄捍外水建石閘開引河反可收水田之利議不果行其後淸河果淤復大治之而蘆僧閘再壞卒閉不用論者謂振綱有經世

材不負其學云振綱著書曰禮記通義二十卷學庸疏義二卷史類發蒙錄四卷儒先粹語地理擇言選擇提要諸書所說經無門戶見尤邃於禮其釋周公相踐阼而治爲相助踐履阼階之事尚書召誥洛誥諸篇皆攝政時事於成王稱王周公稱公是武王崩成王未嘗一日不在君位周公蓋攝政非攝位也下周公踐阼脫一相字遂啓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位之說而爲新莽居攝所藉口矣他如論魯之郊禘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惠公始請郊廟之禮公羊傳諸侯僭於天子諸說斷爲後世所僭用論井田爲禹遺蹟引詩信南山爲證三代畝有大小五十七十百畝者名異而實則同溝洫之制決不屢易皆關大義精確類此子五人次銓字子衡咸豐五年舉人性孝母病禱以身代不飲酒食肉三年治詩嘗謂雅者正也王都之音最正故名雅列國音如方音不盡合於正故

名風阮元謂三頌皆舞容然左傳季札請觀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者象節維清南即周南二南以弓矢爲舞賓周禮鍾師則南亦古樂之一與風迥別四者義各有在又嘗因病學醫著醫藥家模六卷卒年四十七

宋棟

宋棟字陸充鹽山貢生學守程朱力行實踐母病躬侍七載無倦及沒廬於墓三年家貧教讀仙鄉出必跪告父墓曰福旺去矣返亦如之終身如一福旺其幼名也師事舉人唐志潔師假寐則植侍如塑人以立雪擬之一介取予必嚴嚬笑不苟生平不履市井爲文精卓郭大令紹曾一見奇之引爲石交天津南談學行者皆知宋先生棟沒數十年邑里後生猶能貌其端謹狀云

卜應麟

卜應麟字玉書號衎居祁州人性恭純篤九歲從師授學刻苦自勵晝夜恆盡十時既冠補弟子員以優等食廩餼經明行修而尤篤於孝弟祖母張耆而多疾應麟稱藥量水出入背負以行早歲失恃事後母能得其懽父病食物藥餌皆手調以進晝常屏息牀前夜深始就外踞竈觚假寐聞聲卽入問寒煖眠食安否父歿哀毀如禮畜諸弟尤友摯季弟應瑞行賈遼東以事擬徒乃同至戍所左右調護之無遺力及兩弟相繼亡鬱鬱不得志益肆力經史築瓜廬一區繚以花木置圖史書帖鼎彝紙墨日夕諷詠其中足絕迹城市者十餘年每晨興進諸子姪訓以持身涉世而於古今忠孝節義事尤津津樂道之著有家庭箴子弟歌性理論通書注便易錄孝弟論名義說同居說諸編言淺意賅皆有關於世道人心之要者平生輕財尚俠見義勇爲蠡縣彭某與應麟善老且貧

恤之終其身里王某爲應麟師族歲歉質地於應麟後益貧增直爲絕賣計應麟曰吾何忍絕王氏產令買之無以對吾師取前質劵以還並其歲佃租所入者槪予之應麟旣仗義好施與里中貧乏孤寡稱貸者積劵盈篋一日悉舉而焚之集家人告曰留此徒爲子孫患者累耳復取同邑刁包所著易酌斯文正統諸書醵金刊之行世同治五年捻匪竄畿南應麟屬弟應昌造旗幟器械出家貲募壯士議城守七年正月十四日賊闖至攻城陷之應麟具衣冠危坐眾孫環左右侍賊入應麟以杖擊之詈不絕口遂遇害時年七十二大小男婦從死者九人賊覆以衾而遁事聞詔旌䘏立專祠祀之

王肇晉 子用誥

王肇晉字捷之號榕泉深澤人幼英毅特達稍長益勵於學其爲

文浩瀚無涯涘見者辟易弱歲補縣學生員以優等領道光十九年鄉薦三試禮闈不第遂棄舉業選授吳橋縣教諭因疾未赴家居益自刻勵尤嗜宋五子書老而益篤每歎當代文人學士好為考據無用之學以炫博當世譬之殷彝周鼎徒資玩好不周於用惟宋儒之學如布衣脫粟人終日不食則饑比歲不衣則凍固以死然生平未嘗自著書嘗手鈔程朱主敬存誠之語為服膺集而佩習之旁涉諸家一以朱子為衡其義少殊者則詳究而慎擇於是取薛瑄胡居仁張履祥陸世儀語為四錄前編呂坤孫奇逢李容湯斌語為四錄後編前編者篤守朱子者也後編者少異朱子而慎擇者也國朝傳程朱之學而得其宗者陸隴其之說最精以粹於是又別取其書為陸子全書摘鈔昕夕孜孜日有課月有考其所施於家與鄉者務取驗於古人之言與古人之所為必盡合

然後行又以七情惟怒爲難制取易損大象義顏其齋曰一損軒以自克責嘗曰先儒謂一念之敬肆家國之存亡係之余所以兢兢不敢怠者懼一念之肆耳論學一以朱子爲宗謂夏峰朱陸合一之論援朱入陸猶襲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之旨爲說辨之又病學者視四子書爲帖括博取淨名之具剖同析異究極精微而不知返身體行非朱子明道教人之本意乃搜拾宋元明暨清代諸儒之說倣論孟精義例分章類輯爲四書經正錄病作命其子用誥成之簪晉少懷用世大志道光季年海疆事起乃益購海島諸國圖志並手鈔方輿紀要倣益陽胡林翼輿圖拓大之繪爲數十幀詳考歷代沿革誌之其眉以故周知方輿之險塞出入戰守之宜與夫外洋風土人情短長之技嘗言制夷之法在舍我之短學彼之長當時措一政善未嘗不喜不善未嘗不私議以誌卒亦未

嘗不驗也同治元年畿南土匪起肇晉出家貲倡義浚濠築垣治團練儲礮位為守禦計捻匪梟匪凡六七至城卒以完辛未壬申之間滹沱徙縣境濱水並溢肇晉襄築濱隄四十里護城新隄十一里邑廼北免水患至今賴之九年湘鄉曾國藩督直隸開禮賢館再以書徵不獲已一謁見之國藩語人曰王君有學有識君子人也肇晉性孝友晝夜侍親側數年如一日及歿喪葬皆循古禮持家二十餘年恩義兼至期功以下親屬及僕隸婢妾內外數十人皆畏服無敢越禮其於族黨外姻貧匱者量力周之困乏不能時其喪葬婚嫁者貸之貲孀居無後者為立嗣經紀其家事邑有李姓冤獄誣服擬重辟急詣縣白其冤曰吾行吾心之所安嫌疑弗計也其平生好義類此光緒十一年卒年七十子用誥

用誥字觀五號筱泉又號君言同治元年以拔貢朝考得知縣改

主事以親老棄不就三年舉於鄉再試禮部不第遂絕意進取養親讀書一言一動以程朱為法凡宋以來為程朱學者苟有書必究其淺深純雜而摎討散佚刪要錄存其異趣者亦必推竟源委駁而正之於經尤喜易陰陽象數義理諸家之說既皆探其奧窔已乃屏棄而消息於身心事物以求其安初成易備忘錄續有讀易劄記於書有禹貢考洪範解於禮有中庸說禘祭考於詩有詩鈔自諸家釋訓以及羣經子史百氏與歷朝金石苟涉於詩皆鈔之其論語經正錄則繼其父志而成之者所采數百家自為義例平生志學具見此書然辨說雖多一以心安理得要諸躬行嘗謂今日言學之悖莫過於以言心言理為空虛而曰實事求是朱子觀心說云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送張仲隆序云

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朱子之言如是蓋心者人之所以主乎一身者也理者人之所以宰乎一心者也帝王之治世聖賢之覺世無一不本之於心無一不本之於心之理六經具在可覆按也今以心與理爲空虛而禁言之其弊不至於絕滅五常蔑棄三綱不止則人道熄矣其所謂事者尙忍言哉且今天下之士習民風頹弊極矣其故在利欲之陷溺於心而不顧義理乎抑在六經之聲音訓詁不明三代之典章制度不講乎夫六經之聲音訓詁三代之典章制度誠爲學者所不可廢然徒考其聲音訓詁而弗求其理徒考其典章制度而不求其制典章制度之心施之於用不知於當今之國計若何

民生若何人心風俗若何以此爲實事亦偵甚矣且所謂求是者大學止至善之謂也大舜執兩用中之道也大學之止至善必先以格致誠正舜之執兩用中必先之以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今以心理爲空虛而禁言之則昧心滅理絕聖去智失其是非之本心矣尚何是之可求哉今試執農夫俗子至愚極陋之人而指之曰昧良心無不愧於面者斥之曰不言理無不怒於色者以其心理之未亡也學士大夫乃禁言之不幾於絕人道乎亦弗思而已矣又謂顧亭林懲明季學者之弊禁人言心言性與張蒿菴書辨之甚力而不知非也其歷引孔孟之說姑未暇辨其曰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忮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夫忠清不忮不求皆心德也禁言心性而欲求忠清泯忮求則

忠必爲矯飾之忠清必爲詐僞之清不忮不求亦必貌爲之而中心之忮且求必未嘗去也非率天下而爲僞之教乎又云所謂聖人之道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已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閒皆有恥之事也夫禁言心而曰博學於文不知所學之文有關於心否耶且所以學之者以心學之耶抑僅以口耳學之而無所用其心耶且心者管攝乎身者也接乎天下國家者以吾心性中之理接之也今截去誠意正心而曰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則其學於身者不過緣飾於容貌威儀而無根心生色之本其學於天下國家不過務爲刑名法術而治國不必藏恕平天下不必絜矩爲天下國家之九經不必行之一誠也此豈聖人之道哉且恥者羞惡之心性中之義之端也禁言心性而曰行已有恥天下

有不關於心之恥乎出入往來辭受取與其界至微其義至細不察之於心準之於性而曰出入往來辭受取與皆恥之事吾恐其有當恥而不恥不當恥而恥者而可鹵莽言之耶又云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夫既不言性矣所謂萬物皆備者何在不言心矣不知於何誠之於何樂之而又反之於何所耶其亦不思之甚矣亭林大儒爲世宗仰而言之乖謬若是立言可不愼哉用語深痛當時之士學無本原而一知半解專好與宋儒爲難乃爲書辨之曰今人之以理學爲病者曰好勝也好名也迂闊之弊也竊謂好勝好名當論心而不論迹今之以好勝好名責人者皆據迹而不深求其心未可以爲定論也夫行不由徑聖門所取學之不講聖人所憂誠以不詭隨乎流俗乃能抵當夫流俗能辨晰

乎義理乃能踐履夫義理也今世之誘訕理學者滔滔皆是皆欠處魚肆而不覺其臭者也皆同浴而裸而不見其醜者也一有矩步方行不隨衆趨者則必曰假道學一有稱仁說義不爲附和者則必曰僞君子一言之不當則指而摘之以攻其短一行之失檢則舉而論之以概其餘其始猶吠影也至愈傳愈衆則由吠影而吠聲矣其始猶議行也至愈論愈刻則由議行而議心矣簧鼓一世浸成風俗卒使正學不伸士習日壞而國家隱受無人之害嗚呼聖賢豪傑旣不克間世而生而士之能知自好者亦且志阻氣靡終歸於同汙是好勝好名之弊在一二人者患猶小避好勝好名之弊而弊在天下者患更大也嘗試言之使如孔孟者生於今其不能同今日之所行所爲可知也其必聚徒講學以挽世運可知也而世之黨邪醜正者能不詆諆之以爲好名乎庸庸無識者

能不駭怪之以爲好名乎而孔孟者於此將避好名之嫌而不復履正道持正議乎抑行其心之所是而不反顧耳故曰好勝好名當論心而不當論迹今之以好勝好名責人者皆據迹而不原心不可不辨也至於迂闊之說則尤有辨夫迂闊者迂遠闊疏不通事情之謂士有天性固執學通傳注足不出於里閈於當世政治風俗之利弊概未與聞執經陳義動言復古而揆諸時勢則皆膠固滯礙而不可行此其迂闊者也爲理學者志在用世心存天下有不留心時務推求事理者乎惟其語末而必先及本言用而必先以體不爲一切苟且權譎之計不肯枉尺直尋屈身以就功名世遂以爲迂闊耳執政者逢迎以固寵而理學必曰正君心謀國者聚歛以爲强而理學必曰重民命尚權宜者變法制以防奸嚴考課以集事而理學必曰正學術端士習人方爲一身一家之謀

而理學謀及天下人方爲旦夕苟安之計而理學計及子孫彼混合庸流者識既拘於淺近而理學之所言所行又皆不便於己非目爲迂闊何以沮之使不行厄之使不進哉若夫自負有爲之士不隨衆趨矣而又多未得正學之傳不知求志之道以心性爲空以理義爲腐以誠感爲不足信以德化爲不可通以權謀爲經濟而不求經濟之本以法術爲政治而不講政治之原視古昔聖賢六經四書爲學致治之道必不可行於今日而別有逞才用智控馭一世之方一遇理學之人則必目爲迂儒空虛而不切於實用世之庸庸者既入於彼而卓犖倜儻之士又入於此此理學迂闊之名之所由來也今天下可謂多事矣救時之務所宜亟講矣况試思今朝廷所急者在功業富强乎抑淸心制欲競業是圖乎將相所短者在才猷謀略乎抑虛心求賢潔已率屬乎牧令所難者

在兵刑錢穀乎抑淸勤愛民忠誠訓俗乎學校所缺者在文章經濟乎抑奔走重廉恥以爲民表乎凡今日之所缺者皆理學之所言世之斥爲迂闊者也凡今日之能行一二亦嘗奏效者皆世之不爲迂闊者也然而朝廷之憂未見其日減士民之行未見其日興水旱盜賊四夷之患未見其日少也此亦可知所辨矣昔朱子在南宋時當時斥爲僞學者也今日目爲空虛無用者也然觀其封事諸篇所言者皆强本敦實備兵裕民之計南康浙東諸政績所行者皆興利除害補偏救弊之功只因其不附和議論政以正君心去小人爲先當時之君臣不便之論學以居敬窮理誠意正心爲要今日之不能自治身心者不便之不得不斥爲迂闊耳平心論之嘗宋儒理學者果知其人論其世讀其全書以其所行所言者學之於吾身施之於當世需之時日眞見其無效乎抑私心

隱念實有所畏其難憚其拘遂以空言籠罩私意揣度而言乎譬之爲室刑名法術兵農錢漕經濟家所講者磚瓦木石之料也宋儒所傳修己治人之道工匠之技藝營度之方法也學工匠營度之技藝方法自不離夫磚瓦木石之料聚磚瓦木石於一室至美且富而不求工匠營度之技藝方法則亦空守其材料而不能成室郎作聰用智強而成之亦必奇衺不中繩墨罅隙百出徒損其磚瓦木石之料而已耳用詰壯時氣甚盛讀書窮日夜至咯血不少休憂世甚於憂家憂學術之壞甚於憂世言及輒欷歔太息後十餘年與人言論及所述作但別白是非而已無憤嫉激烈之辭最後則唯言力不逮志鄉所辨論皆空談也退然若不能自與於學者其所詣可知矣初肇晉晚年得心疾獨居外舍用詰朝夕侍奉日三食皆與其妻手調以進盛夏炎暑坐烈日中旁列爐火三

四汗流氣促不一假手他人食無定時凡所欲爲以意消息而力營致之夜必侍寢息燭垂簾乃退二十餘年如一日遇人接事必誠必恕所宜爲不以德怨辟就持身以禮動有法式雖宴居無放言惰容其淡定之志敦篤堅苦之操近世勵行之士殆無其比光緒十九年卒年五十四

王灝

王仲倫

王灝字文泉號坦園定州人軀幹魁梧性英邁開敏讀書不事章句尤篤嗜宋元明清儒者之書以身體力行爲主咸豐二年舉於鄉一再赴禮部試輒棄去以時文帖括不足爲世用益研究明體達用之學以宏濟生民爲已任灝故豪於貲拯人之急一如己事全州之人倚若長城三年粵匪出山西過臨洺關出家財治團練賊東北竄踞深州灝率驍卒禦諸蠡城之濠莊鎮獲賊手刄之直

隸總督訥爾經額過定州見之歎曰有灝在畿南吾無慮也同治
元年土匪薄州城親督士卒驅之出境百里之內無賊蹤新甯劉
長佑督直隸往造其廬分犒練卒之有功者六年梟匪犯定南境
灝戰於東亭分軍爲兩翼合曰勿亟戰賊近始發礮久之度彈力
能及連環擊之賊敗去固關參將趙友勝尾賊後戰歿灝率勇急
攖其屍厚殮之歸其櫬時梟匪出沒州境捻匪張總愚竄關中灝
防其北犯浚濠築垣儲礮石爲城守計並仿鄉團之制鄉自爲團
團有長又合數鄉設一總長製器械簡丁壯設偵探置郵驛約五
日一操操凡三萬人諸長皆奉約束唯謹冬十一月梟匪據州境
高門鎮灝發練勇五十人導官軍乘夜掩擊之賊驚潰墮崖死者
以數百計梟匪怒平七年捻匪果北竄陷祁州灝率勇千五百人
擊之城東斃賊十餘名是時難民麕集城下哭號之聲震天地灝

恐墮賊計令堅持內門啟外門以納之設門者詰姓氏里籍始魚貫放入數以萬計乃倡籌商捐煮粥以食饑民擇其壯者登陴助守州城周二十四里並多爲疑幟火光相屬於堞賊遊騎迭至卒以有備不敢犯先是州城僅外門瀕於前歲捐築內門至是人服其先見累以功加四品銜光緒三年歲大饑瀕建議二十里外放米二十里以內設粥廠三廠各千五百餘人條規井然不遺不濫瀕復親入廠與難民共食又慮其食淡易病也爲分給鹽菜並購運西山煤備廠用不靡公家一錢自十月訖次年正月終其事未嘗死一人又酌留婦女老弱之無依者數百人養之至五月麥熟而止是歲山西災民覓食走四方餓斃於途者相望瀕爲倡義捐錢設四局於州城內外流民至者給貲免死者二千三百餘人瀕嗇於自奉而輕財好義能爲人所不能爲而尤喜收積書籍已所

無必求之不較直人以異書至酬之輒過當聞有善本使人齎重金不遠千里必得而後已凡四部之書都萬二百十八種悉標題板本及校刻年月注於各目之下善本以錦爲帙其尤者製以篋笥置秘室餘則叢插架上堂室皆滿又搜輯名人字蹟金石拓本千餘種嘗盛慕明汲古閣毛氏淸知不足齋鮑氏之所爲以謂幽冀之邦爲人文淵藪由秦漢迄今代有作者而高文鴻册往往散佚不傳慨然有畿輔叢書之刻於是窮搜境以內二千餘載名賢遺籍博延方聞綴學之士校讐編訂彙爲一編其零篇碎牘不能成書者更爲畿輔文徵以坿其後歷十餘年費白金巨萬合肥相國李鴻章以畿南文獻榜其門一時學者翕仰之如泰山北斗灝善言性理然無門戶之見嘗謂自漢宋之學旣分後世學者或專執一說篤守而不易而宋學之末又分爲程朱陸王之學入主出

奴互相疵詬自博野顏習齋先生出乃蔑棄一切一返之躬行實踐至蠡縣李恕谷益昌言之直欲躋之尼山之次然揆諸往者數家之說厥弊維均惟實事求是可以救末流之弊亦吾鄉豪傑之士也灝以顏李之學拘泥古制窒礙難行非孔孟時中之道而甄采其書獨多於他籍蓋欲以挽當時學者空虛無用之弊而返之實行其刊書之旨大都類此灝性孝友侍父母食必手調以進終身如一日丙辰應禮部試聞親病即馳歸事兄如事父直隸總督曾國藩開禮賢館招之旣殷以兄疾力辭聞忠臣孝子節義之士必厚恤其家持家政二十餘年凡期功以下親屬及內外族黨皆養而教之如家人子弟宗祠久失修獨力完葺之並建學社於祠旁以教族人之貧而失學者重修定武書院倡捐錢五千緡以其羨爲諸生鄉試費己卯經大荒後捐穀四千石爲民倡自建倉廒

儲之以備不虞又創築奇連村五里長隄以捍唐河之患凡牧其地者遇大功役必仰之以成鄉人困乏不待請歲歉出米平市價而量畝授種以爲常孔子曰富而好禮司馬遷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其灝之謂也十四年八月六日卒年六十有六同時易州有王仲倫者字篪軒幼沈毅特達稍長益自刻厲委身於學不喜爲帖括道光二十年舉於鄉師事相國倭仁講授義理之學相國文祥深器之爲延譽於公卿間貴胄子弟多從之游經其指授多發名樹績工部侍郎成德安徽巡撫英翰其尤著也仲倫既潛心理學動止必依禮法長幼肅肅維謹朋舊姻黨子弟多以樸學開之嘗謂爲學之道唯求體之躬行徒滋論說無當也孔子述而不作述與武周述事同解後儒以著述當之非是又謂大學一書皆實行物曰格物知曰致知格致卽行之謂非別一事也所居曰棲山山

有石晶瑩光曜與宅第相向因顏其堂曰玉照學者稱玉照先生性孝友侍父老疾不與禮部試斯須未嘗離側父歿寢堂奠饋晨夕哭午上食歷久不輟嘗考禮經習禮節旁參朱子之說爲讀禮徵實一卷畿輔世族多奉之爲式仲倫自奉儉約義所在脫手千金不恤咸豐朝歲再饑出積穀千餘石振之家有田百頃收租値較他人獨減歲歉又蠲之故人得佃王氏輒相慶同治初元捻寇竄直隸州立團防知州屬仲倫主其事御史趙東昕上疏亦以爲請乃簡壯丁製槍械設偵探浚濠樹垣爲守禦計是時捻首張總愚擁衆號十萬屯保定南銳意窺易州據陵寢以撼京師偵知守備嚴乃折而南趣州竟無恙仲倫承先世餘業厚德豐施爲世所宗洎歿鄉里士庶號泣戀慕如喪私親執紼哭奠者以千百計其盛德感人如此同治八年崇祀鄉賢祠

宋紹濂 王植枏　植枏弟植桂　從兄植桐　呂式棟

宋紹濂字鑑唐大城人同治元年恩貢生生有至性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以孝聞從伯母馬守節無子以紹濂嗣節母老病侍湯藥如侍本生母生父卒終三年喪除服每日必焚香主前雖倉猝不廢鄉人聞其哭聲皆爲之啜泣生平學術確守宋元以來諸儒語錄由平湖溯孟津由孟津溯閩洛關金溪姚江甚力中年作日記以自省察爲文不尚詞華期於古作者樂道人善過忠孝節義必爲詩歌傳記表章之性嫉俗如仇因學琴於煮石山人藉爲韋佩家貧而購書甚富尤精醫理治疾不擇貧富不受貲丁繼母憂哀勞遽卒遺命以衰服斂年四十九紹濂師其姊夫王嶽生爲籌生計曲盡無方之誼人以爲難治家法孫奇逢門庭肅然無雜賓與同里王植枏弟兄相爲切劘論者謂大城理學紹濂實爲

之倡云著有四書一得錄孝友堂詩文集若干卷
王植枏字翹南父心一嘉慶十八年副貢生刻苦勤學嘗讀性理
書以無欺爲主時稱誠齋先生植枏幼端凝英敏父疾侍湯藥日
夜不解衣歿後哀毀骨立母子相依爲生中道光十九年副貢生
或勸之仕笑曰千金之賣豈易我一日之養耶母病籲天乞代及
卒哭泣致目疾植枏精心性之學與紹濂友紹濂遵程朱先知後
行植枏兼取象山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嘗取先儒語錄參以已見
作日記以教其子卒年六十五著有十笏草堂詩文集弟植桂字
馨山咸豐九年舉人與兄植枏互爲師友刻志爲聖賢尤工大小
篆植枏病時館於外星夜歸侍湯藥愈後持齋素終身卒年五十
著有詩文稿十卷植枏植桂皆師事其從兄植桐植桐字東廂道
光十五年舉人家貧幼喪父手藝瓜穀奉母甘旨晚年築別墅著

書其中尤邃於四子書老而喪子遺命以遺產作義地祭田舊宅作家祠別墅作學塾著有四書管見錄二十卷同里又有呂式棟者字荔峯同治二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學尚躬行不爲章句學性純粹淡於榮利通籍後以父老乞養歸朝夕侍膝下飲食皆親調欠伸抑搔聲揣色會未嘗頃刻離父歿哀毀幾滅性廬墓側三年終喪不去兄性嚴厲式棟怡怡奉之唯謹兄弟年逾八旬親若嬰孩鄉人多化之著有遂初齋詩文集

鄭杲

鄭杲字東父其先直隸遷安人父鳴岡以舉人知山東卽墨縣有惠政到官數月卒貧不能歸因家於卽墨吏民懷其德爭饋薪水賴以養給母李以賢明稱教子仲兄東成進士早卒杲篤志勤學誓繼父兄志光緒五年應山東鄉試中試第一名舉人明年成進

士授主事分刑部上書言天下事請尚書潘祖蔭代奏以言切直寢之尋補江西司主事宗室盛昱爲國子監祭酒好士假宅居之有池榭竹石之勝杲讀書其中十餘年足不躡朝貴門惟日與嶧縣王寶田膠州柯劭忞長白震鈞講論經義孜孜若將終身事其母至孝諸所與游者知其母賢嘗登堂問起居杲侍立溫恪恭謹如對嚴師旣丁憂歸主講濼源書院士經其訓迪皆知以學行相切劘服闋擢員外二十六年夏熒惑入南斗上書言災異不虛見宜修省以回天意不報已而拳民亂攻各國使館杲憂懼成疾一日城東南火或言敵兵入　兩宮已西幸杲方寢聞之矍然起繞牀行歎曰時事若此何以生爲一慟而絕年四十有九無子江西洪嘉與亦杲友也與劭忞震鈞同斂之踰年和議成其兄子乃以喪歸杲之學出於母教其於經史朝章國政以逮百家雜說無不洞

悉精奧而尤潛心於經其治經篤信周秦兩漢傳注嘗曰以孔子之聖猶信而好古況吾輩立說可無徵耶故於詩書宗序詩以毛傳爲主書則參考伏生大傳及太史公書禮取朱子儀禮爲經禮記爲傳周官爲旁證之說而以鄭注爲主易宗十翼春秋合三傳求之蓋臮於諸經皆殫其力獨治春秋深且久嘗爲之表備列三家異同錯綜以求其通以謂左氏明魯史舊章二傳則孔子推廣新意口授傳旨公羊明魯道者也穀梁明王道者也左氏則備載當時行用之道當時行用之道霸道也所以必明魯道者爲人子孫道在法其祖也穀梁則損益四代之趣咸在焉惟聖人崛起在帝位者乃能用之也其爲說兼綜三傳若瓜蔓然牽引連互不相違害而尤兢兢致嚴於事天事君事親之辨謂春秋首致謹於元年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知即位之爲君道而不知其爲子道也

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必能爲父之子而後能爲天之子矣春秋之有三正由其有天君父之三命也春者天也王者君也正月者父也將以責備三正而單舉正月何也事天事君皆以事親爲始也時當叔末新學岔起暴痛憤辨言亂政之徒縱恣蔑古其禍甚於坑焚而其流必至於無君無父旦夕惟塊坐一室誦習本經極力倡明大義以警切當世其言有曰孟子明春秋之作推原於王迹熄而詩亡小東萊先生解詩亡爲清議亡也人心變矣邪說暴行有作王迹與清議相連邪說與暴行相連也邪說者以無父無君爲其道者也暴行者以身實邪說之道者也故暴行與邪說相資者也夫子之時政逮陪臣矣然又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齊晉之變爲七國夫子見之矣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七國時之橫議夫子見之矣由禮樂征伐出於天子之世遞而至於陪

臣則其遞而至於庶人自然之勢也道德五千言庶人議禮樂也僭端見矣馴致其道公言無君自然之勢也老聃楊朱商鞅申不害蘇秦張儀皆庶人也田齊三晉皆大夫也變征伐爲篡滅變禮樂爲刑名終於周赧入秦盡滅堯舜策者此十數人之力也原其始由人心之變故也春秋之作正人心也見無禮於其君者雖草莽未受末賞於朝廷之人爲之勃然聞無禮於其君者雖事在鄰國出於異代千載而下爲之勃然春秋之力也孟子知之故尊王絀霸明仁義絕利源距楊墨之邪說及於兵家刑名縱橫皆距之明春秋之義以正人心漢失其道眞儒絀邪說進政在王氏人心變焉有張湯公孫宏必有張禹孔光亦自然之勢也子長知之故進孟子退諸家溯而上之面稽至聖亟稱春秋子政知之故亟稱子長別錄之作古書之正僞昭昭然白黑分矣攷其源流與史記

之所進退何其相似也亟稱春秋譏切王氏視子長述武帝一朝
維音尤嘵嘵矣其矚往事諷來者假詞攄議大都類此杲故工爲
文而生當叔季又深鑒於古人文字之禍於是即聖門言語一科
以明世道之升降文字之異同其說散見於諸所撰述者往往而
是謂後世之所謂文古人之所謂言語也聖門四科言語居政事
文學之上以孟子徵之其人皆智足以知聖人則固有其本焉非
特善爲辭令而已然而本也者立乎言語之先者也而言語又自
有其義焉夫子之教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夫六經皆聖人之言
也而獨取於詩者取其文也蓋言語有質有文而文難質易質言
如書論道陳治理明而辭達可也文言如詩其志則亦猶是論道
陳治也而不惟理之明而已又將曲體人情焉不惟辭之達而已
又將多術以動聽焉是故有六義之備有興觀羣怨之用有長言

詠歎之音有溫柔敦厚之致其為道也巽而易入可以救質言之窮是以尚書多同德之訏謨而風雅多失道之諷刺詩三百篇大抵周一代忠臣之諫疏也蓋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大夫士獻詩周監殷人質敝言尤主文管蔡流言周公避謗為鴟鴞以貽成王其後遂制為獻詩之典採風之法使王朝自公卿至於列士外而列國臣民凡欲有所規正者皆以詩自達此周人奏疏之體製然也夫周人奚取文其言若是哉誠以糾過者宜全其廉恥喻志者尤貴夫紆餘故皆音柔而惡剛宜晦而忌顯要在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而已王迹既熄作者云亡列國朝聘猶皆賦詩以喻意斷章以示諷刺至一食三歎而韓厥辭賄言游賡經而彌牟知非杜蕢留揚觶之風晏嬰為滑稽之祖凡此周人之尚文莫不源本於詩教此外若內外傳所載規諫之言往往繁稱曲引寬裕

紆遲後之人習於痛快易直或疑爲衰世之文而不知周先王所以教天下之爲言語者固如是吾夫子固從之矣戰國大亂邪說橫行天下之言不楊則墨質之既非文於何有孟子七篇質文並美兼詩書二體以守先待後不獨諷刺大人而已也屈子宗臣忠專寤主故單用詩人之義而其言較風雅尤文蓋其所處有較古詩人而益窮者其言乃益不得不文而遂造乎古今言語所未到之境也二子既往儒術遏閼漢始尊聖質文並興最其善者子長志繼春秋故亦兼詩書二體子政宗臣之誼故尤多騷雅之音抑亦孟屈之繼作乎東都之世詩教始昧其論奏也有諫而無諷則傷於過質其賦藻飾盛而不足以風則失之徒文言語之義失於此時也李范之風起則有質而無文矣於是激揚失平物不能堪遭遇亂朝正氣摧落老莊之風由此作也亂賊亟生儒術復遏高

者談元風卑者溺藻飾向之有質無文者一變而有文無質昌黎所謂蟬噪者也唐德差隆儒術稍振李杜憂亂屈劉之嗣音乎韓公崛起文質並茂則七篇之繼響也觀其自述所學與其自任之意子長而外平有能見及之者也豈非知言之選而孟子之徒者與是以制行雖不逮宋儒之密而言之寡過較之宋儒抑有善焉由達於詩教知言語之義故也唐末五代之亂文物盡喪安定泰山之興孤學無師獨任天授故其學質立而文不足伊洛代興承其偏重自是以降至於明季中間雖數有遷變而大體則一貫者也故其論道陳治視漢唐之質或有過之者矣而修詞每有未盡善者蓋其所長者言語之本也而其所略者言語之義也故當其盛也已有植敵召爭之患追其敝也飇流盛而言語日肆遭遇亂朝邪正水火黨案亟興抑何與東漢之季世相似耶朱子兼長文

學故其論道陳治較更深厚而言之過質抑又甚焉傳至明之中葉而陸學末流之敝復熾馴至天崇言語之有質無文極矣古今所未嘗有也而黨禍亦於此時爲極由此觀之言語之宜從詩教惡可一日不明於天下哉杲學博志廣其所著彖象文言傳疏春秋說書序佚傳通釋杜詩小序讀宋元學案張文襄勸學篇書後及筆記尺牘雜文甚夥而多未成完書然精言微義亦畧具於是其於先儒所最服膺者在漢則鄭康成在宋則朱子各取所通不爲門戶之見嘗謂漢代大儒足當聖門之文學者鄭君一人而已聖人之四科文學最居其末而自漢以後則文學轉爲較難言語次之蓋中經七國秦楚之變亂先王之法物無由目覩加以禮樂之載籍殘缺文字之形聲盡變漢初老儒已不識古文形聲變六經之公患也法物泯載籍闕禮樂之獨患也是以四百年學者尤

竭力於聲音訓詁攷求先王之法物而三禮之學未有能一貫之者文字之同聲假借亦在若明若晦之間鄭君晚出禮學始成假借之義始揭其部許君說六書之假借舉令長以示例古之道也必如鄭君之說然後可以盡通七國秦漢以後之變亂於治經尤爲有益也蓋如鄭君之說則所謂假借者直如後世之寫別字云爾其始由同文之教既乖因之號令不行於天下諸侯放恣事物日彰處士橫議異端競作此皆古無而今有周太史所掌之古文不足以紀事達意於是各以意造俗字日多一物而有數名一聲而有數形俗字與古文相亂矣秦併天下又以己意比而一之加以焚滅古籍禁遏儒術古文遂遏閼於天下儒者冒死傳經大抵口授耳所聆者經言也目所識者俗字也一旦禁除著之簡冊則各以所習見之俗字寫其所誦而古文之出於山巖屋壁者反不

識之焉是以漢儒傳經古文與今文有異齊與魯與燕與趙有異由是言之凡一聲而有數形一經而有異文者各用其方之俗字也鄭君以聲定之形雖紛亂聲則一貫各家之異文於是可通古書幾無難讀者矣又曰道統之說不自宋儒始孟子由堯舜而來歷數聞知見知之人已是此義特後來庚續之者少小不甚著至程子而後其說大張伊洛淵源錄成而後其說遂定自是以來學者往往好談道統大抵庚續此錄者也道學之得詬以此一事為尤甚然亦其疏隘有以取之而非道統之不可談與是錄之不當作也夫所謂道統者猶繼祖之有宗子云爾諸君子固皆聖人之支裔而擇其尤賢者以為宗此亦奚不可者然朱子未嘗謂是錄之外諸君子之學皆無與於道也後之談道統者無朱子之識而主張過甚故道為之隘而學為之疏然平心論之宋元以來凡世

所指目爲承接程朱之統者其人之析義必較密制行必較嚴使天下之人於聖人之道有所畏而不敢叛有所慕而興起者終以此數十人之力爲多然則道統之談究不可謂非天下之公論也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以數百年人心風俗之所繫可謂舊貫矣其有缺失修補之可也舉而剗去之懼風俗爲之仆也論者謂杲之論說多有切於時事感喟指陳言在此而意在彼蓋兼言語文學二科而庶幾者也

師儒傳六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弟十五

師儒傳七

大清畿輔先哲傳弟十六

天津徐世昌撰

顏元

顏元字渾然博野人初名園以父昜幼養於蠡朱氏為蠡人補諸生名朱邦良朱氏翁卒始歸宗易今名生有異稟鄉里皆以聖人目之在母身過大期又兩月而生生而有文在手曰生舌曰中四歲朱翁有母喪著喪服冠立坐上勸賓客飲饌如成人六歲生日家人從俗雜置諸物事覘所志獨取筆學書几上八歲出就外傅從吳持明學能幹師門內難初父昜被掠至遼東積八年無音耗母改適既朱有妾生子晃稍疏元元事翁媼益謹晃後更與其母謀讒害元並及媼元乃奉媼別居而日詣翁所定省如初不稍間初不知己非朱氏子也媼卒哀毀幾殆朱氏一老翁憐之私告之

故大駭潛如毋所問之信及翁卒服闋乃歸顏氏元幼讀書過目輒不忘學神仙導引術取妻不近已而知其妄乃益折節爲學朱翁以訟逋逮元繫囚中文日進塾師賈珍喜語人曰此子患難不能亂豈常人乎弱冠攷究歷代兵爭戰守機宜與其政制因革是非之故慨然欲有所爲而孤陋無與質所學時容城孫奇逢講學河北蘇門弟子數千人以陸王爲宗祁州刁包則宗程朱亦聚徒講學里第元聞而慕之初好陸王學欲訪奇逢以路遠莫能致乃數與包往還攷學程朱信之甚篤日必靜坐八九次驗未發之喜怒哀樂覺修齊治平此外更無餘事如是者蓋八九年其初居喪也守朱子家禮唯謹古禮初喪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無算家禮刪去無算句元遵之過朝夕不敢食當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病幾危又喪服傳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家禮攷

爲練後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凡喪至皆制不哭元亦遵之旣覺其過抑情較以古與禮非是因歎古先聖王制禮盡人之性非後儒所能易也自是悟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萬民以三物孔子教士以四教非空談道學專事記誦者所可託自漢儒誤以六經爲六藝訓詁註疏舉古人學以從政之事歧而二之有宋大儒出鄙漢唐所學爲駁雜膚末乃又舉聖門不可得聞之性與天道日騰口說躐等立教標其名爲道學要其實已隱入於釋老之中洎及有明專以朱注取士範天下學者之心思耳目而奸王僉險舉鬻身其間有豪傑之士不屑屑者則犯天下之衆所不韙排之詆之使不得竟其用至於國亡廊廟無一人可倚仗者漢代以前無是學也孟軻之死不得其傳天下不復收儒者之效蓋二千年於兹矣於是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以立教名

所居曰習齋堂上琴竽弓矢籌管燦然森列日與門弟子講忠信孝弟習禮樂射御書數並分曰致究兵農水火工虞諸事嘗曰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修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初元三十與蠡王養粹共立日記凡言行善否意念之欺慊隨時注之勇於改過以聖人爲必可師至三十四歲確有見於孔子之所以教即堯舜周公之所以郅治而後世政治之壞實由學術之失其傳毅然欲返聖門學術之舊而不肯以空文著書外整九容內顧天命曰五漏起坐必直首必端立不跛股不搖夜起必冠盛暑未嘗袒非其有一介不取一錢贈必報冠婚喪祭力行古禮肅然三代之儀學使李光地巡撫于成龍將交章上薦皆力辭止之自言生平

嚴事者六人容城孫奇逢蠡李明性清苑張羅喆祁刁包啇晉張來鳳新城王餘佑而朝夕共學者惟王養粹一人而已其論爲學與程朱異者大致有三其一謂古人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行而六藝不外一禮猶四德之該乎仁禮必習行而後見非專恃書冊誦讀也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刪訂著書立說乃聖賢之大不得已事奈何舉聖人參贊化育經綸天地之實事一歸於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乎嘗與奇逢書謂當復堯舜周孔六府三事三物四教之舊不宜徒爲和通朱陸之說使理學入於無用也其一謂氣質之性無惡惡也者蔽也習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孟子明言爲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又曰形色天性也若曰氣質有惡是於天之降才卽罪才矣是歧天人而使之二本矣況曰性善

謂知愚之性同是善耳亦未嘗全無差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之相近如眞金多寡輕重不同而其爲金相若也惟其差等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其引蔽習染溺色溺貨以至無窮之罪惡則皆以習而遠於善卽所謂倍蓰無算不能盡其才者也其一謂聖門弟子不可議諸賢一月皆至於仁一日皆至於仁每學之而愧未能後儒乃曰或月一至仁則猶曰至矣或日一至仁則但時至刻至矣子路鼓瑟不合雅頌而門人不敬孔子卽不謂然孟子謂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舉七十子之服孔子其辭不遺一人後儒侈言性天事功乃動詆宰我樊遲季路冉求諸子是自視賢於孟子矣不知聖門弟子以兢業爲本惟在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也其論爲治以不法三代爲苟道嘗舉井田封建學校鄉舉里選田賦陣法著王道論後更曰存治編又鑿明政之得

失著其所當因革者爲書曰會典大政記曰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著宋史評謂王安石廉孝高尚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想及既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所行法如農田保甲保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於兩河皆屬良法後多踵行即當時至元祐間范純仁李淸臣彭汝礪等亦訟其法以爲不可盡變惟靑苗均輸市易行之不善易滋弊竇然人亦曾考當日之時勢乎太宗北征中流矢二歲瘡發而卒神宗言之惓焉流涕夏本宋臣叛而稱帝此皆臣子所不可與共戴天者也宋歲輸遼夏銀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兩其他慶弔聘問賂遺近倖又倍是宋何以爲國買以金錢求其容我爲君宋何以爲名又臣子所不可一日安者也而宋欲舉兵則兵不足欲足兵餉又不足安石爲此其得已哉辟之仇讐戕吾父兄吾急與之訟遂至數貴家貲而豈得已哉宋

人苟安曰久聞北風而戰慄於是牆堵而進與安石爲難太哄極詬指之曰奸曰邪並無一人與之商榷曰某法可某法不可或更有大計爲惟務使其一事不行立見驅除而後已而乃獨責安石以執拗可乎且安石之施爲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辦國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而韓琦富弼等必欲沮壞之毋乃安石當念君父之讐而韓富司馬光等皆當恝置也乎剏琦之劾安石也其言更可怪笑曰致敵疑者近有七一招高麗朝貢一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一植榆柳樹於西山制蕃騎一刱團練保甲一築河北城池一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一置河北三十七將皆宜罷之以釋其疑嗟乎敵慝吾備則去備若敵慝吾有首將去首乎此韓節夫所以不保其元也噫腐儒之見亦可畏哉且此七事皆

安石大計而史半削之幸琦謨以爲罪狀遂傳耳則其他削者何限范祖禹黃庭堅修神宗實錄務詆安石陸佃曰此謗書矣旣而蔡卞重行刊定元祐黨起又行盡改然則宋史尚可信耶雖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誣此一人而遂普忘君父之讐也而天下後世遂羣以苟安頹靡爲君子而建功立業欲搘拄乾坤者爲小人也豈獨安石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又曰南宋之金北宋之遼不可同年而語也乃累世知岳飛之忠累世學秦檜之姦獨韓平原毅然下詔伐金可謂爲祖宗雪恥地下者矣仗誼復仇雖敗猶榮者矣乃宋人必欲殺之以畀金也尚有人心哉夫兵臨城下宗社立墟敵問戎首無如何也夷考當時葉適邱崈辛弃疾等支吾於北敵無勝筭而宋相之首已致麾下矣宋人有惜之者題句朝門曰晁錯旣誅終畔漢于期一入竟亡燕金主見其首曰此人忠於謀

國謬於謀身諡曰忠繆率羣臣祭哭禮葬可知金非惡平原而深歎宋室之無人卽宋人亦知宋非因誅平原而存留平原而亡也宋史徒以其貶道學曰僞而入之奸臣傳至指數其奸除貶僞學別無佐證徒曰姬媵盛左右獻媚而已且此亦安知非僞學媒孽之以自快其言行了不相顧之私也而七百年來直視爲宵小無一察焉不其寃哉始元欲東尋父迫於翁媼旣歸宗三十九歲矣値三藩之變塞外蒙古皆應之遼左戒嚴不能往年五十聞新城王餘佑卒猶視曰山人目不瞑矣蓋以餘佑父兄被誣斃死燕市而骨不收於是尋父之志益堅乃東出關北遶鐵嶺東抵撫順南出天獲門誓不得親不返所至徧揭尋丁道上人有問者則拜之求爲傳帖行且一年三月四日有金氏婦言其父狀皃瘢痣生年月日及東來年皆合已沒葬瀋陽韓英屯卽元歸宗之年後朱翁

卒七日唯不知父鄉居而謂以所夢有神赤面而延鬚夜告我曰咄銀姑金貫夫父適而殂六子載涂兄從妹居報我以豬曳足而屠已而詰元父來時年二十二何說而有六子且曳足屠豬何也元曰豬我生物六文曳足我名也屠則骨肉相見之象也神示之矣詣墓掃奠如初喪禮招魂奉主而歸終三年喪自是有用世之志曰蒼生休戚聖道明晦責實在予予其敢偷安自私乎遂南游中州張醫卜肆於開封以閱人曰茲行即易之用九也必見无首乃爲能用是時元蓋五十七歲矣遇人倡實學明辨婉引見者多歸心商水李子青大俠也善拳技月下酒酣與元折竹對舞擊中子青腕子青大驚擲竹拜伏地曰技至此乎某始謂君學者爾遂深相結見其子使從受業至湯陰過一士人家與其子弟言禮父年幾八十遽舍杖起學習禮曰老人更急於年少也其感人如此

元幼學兵法技擊騎射陰陽象緯無不精遇豪傑無貴賤皆納交而徐圖進之以學其空文著述與道學自高者尤勉之以身體力行備為實學以備天下國家之用後之論者乃以忍耆欲苦筋力概目為獨行之士蓋未窺元教學之本誼矣年六十肥鄉郝文燦重修漳南書院具書幣招元往教三聘始往為立規制甚宏中曰習講堂東一齋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一齋曰武備課黃帝太公孫武諸子兵機攻守營陣水陸諸戰法射御技擊等科東二齋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制誥章奏詩文等科西二齋曰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東西向門內直東曰理學齋直西曰帖括齋凡習程朱陸王及制舉業者居之皆北向北空二齋左處儐价右宿來學門外左六房設客榻右六廈容車馬東更衣亭西習射圃堂東北庖廚倉庫西北柴薪從遊弟子數十人

分別部居且學且習問學者接踵而至元初至即淫雨連旬漳水盛溢堂舍悉沒於水元歎曰天不欲行吾道也乃辭歸文燦及門人痛哭送之歸家又八年年七十寢疾七日而卒遠近來會葬者百餘人私謚曰文孝先生卒之時謂門弟子曰天下事尙可爲若等當積學待用言罷而逝面如生生平不欺暗室雖當困阨不以自阻老而彌篤始居父喪三年泣血骨立室前槐爲之枯喪復常乃更榮元初有一子殤以族孫爲之後康熙六十一年學使陳世倌檄縣崇祀鄉賢雍正七年再傳弟子劉調贊馮辰等葺道傳祠奉祀元王源配享復設李塨生位於東堂惲鶴生生位於西堂以三子皆有傳元道之功也元所著書行於世者曰言行錄闢異錄習齋記餘皆門人鍾錂所輯年譜最詳則王源與李塨之所爲也

李塨

李塨字剛主蠡人父明性顏元所稱父事五人之一也塨幼承家學敦行孝弟主忠信言動造次必依於禮長而學數於劉見田學射御於趙錫之郭金城學書於彭通王餘佑又從餘佑問兵法從張而素學琴後如浙從毛奇齡學樂定律呂要其歸主於顏元之學元著四存編其論學多與程朱異程朱之說治數百千年已深入人心牢固而不可拔陸王稍與不合動輒詈爲異端顏元乃以鄉曲老生崛起而與之抗藉程朱以譁衆取寵爲名高而實在富貴利達者所至皆是夫又孰肯降以相從者然其爲學必徵諸實用不爲空談故當時學士大夫亦復無以難之吾國學問之道博矣三代以前教人之法內而治己外而治人下至百工技藝之末無一不自學出下與上以學問相交作君作師政與教合故其治蒸蒸日上至孔子以聖人之德不得所藉手見諸行事然將聖多

能及門某也治賦某也足民某也禮樂其分科與帝王之分官初無異也孟子亦謂幼而學壯而欲行之言不見諸行事則所學終歸無用也秦漢而後罷黜諸子百家以儒自高而其所謂儒乃專在訓詁誦讀宋元以來復襲於釋老靜坐爲功以有用之身概置諸無用之地學問既失其傳政治亦因之日益委敗不可振拔顏元乃從二千年後抉其晦蔽直揭堯舜禹湯文周孔孟數大聖人相傳之正道明以示人人卽甚愚不肖亦不能倒上爲下易黑爲白也然顏元鑿空塨益一一實求其可據顏元初辟蠶叢塨益疏通治平之若大路然俾人人可行於是著小學稽業大學辨業論學聖經學規纂詩易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傳注傳注問六藝皆有論著唯學禮御成書最晚而學禮所錄最詳以吾國故以禮讓爲國興學從政俱非禮不行也禮莫重於祭而農田乃立國之本民以

食爲天兵則所以爲民也於是著有田賦郊社禘祫宗廟考辨凡以見顏元之學接堯舜禹湯文周孔孟之正傳其書有可考見於今者皆爲疏引證明之通其窒詳其略益爲披其本根數其枝葉左右扶疏條貫秩如自是學問之途於程朱陸王之外別樹一宗曰顏李其學以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爲主自元開其端而成之者塨也塨自幼躬耕即善稼穡歲歉他人或子不償母而塨田必有所收父明性偕母氏馬鄉居塨奉其生母居城中兩居相距二十里每朔望前日薄暮塨徒步至鄉省親晨興拜父母各四乃還拜所生母以爲常家貧甘旨奉親自食麤糲不使親知塨自家學時苦心志勞筋骨既從元學仿元爲日記攷糾身心得失嘗自謂求仁不能期勉於恕因自號曰恕谷塨篤守師說數往來京師與名公巨卿及四方知名士相接納因倡師說於其間思得所藉手

以其學轉移世運見之實行時三藩初平朝廷向意文學公卿承旨競以收召後進為事海内方聞碩彥之士咸集京師而鄞萬斯同德清胡渭名最盛塨初入都主左都御史吳涵大學士王掞侍郎許三禮徐秉義皆重塨學行數相從問學涵且為刊所著大學辨業進士冉永光翰林竇克勤會知名士為講會塨與陳古今升降民物安危學術明晦之所由以及太極河圖洛書之非屯田水利天文地志兵農禮樂之措置衆愕顧相謂曰乾坤賴此不毀也萬斯同亦有講會皆顯官主供張翰林部郎處士環坐而聽率四五十人斯同始有所不慊於塨金德純特筵招塨與渭會斯同講學論辨久之渭是塨言而斯同默不一語後塨以所著大學辨業就正斯同斯同喜甚為特序其書握塨手曰天下學者唯君與下走耳太原閻生未足多也一日講會塨與偕衆占郊社斯同向衆

揖塨曰此蠡李剛主先生也負聖學正傳非某所敢望今且後郊
社講先講李先生學以爲求道者路因舉辨業所論格物卽學六
藝歷歷指示大言曰此質之聖人而不惑者諸君有志無自外矣
於是三原温德裕蘇黃曰瑚代馮𨔴馮瓚大興郭金城郭金湯兄
弟皆因塨以私淑顏元之學歸德周嶠與王源並介以執贄受業
顏元門下時温德裕及馮氏兄弟皆繼斯同立講會最後𨔴復會
王源黃曰瑚李毓樾朱書諸名士推塨主講或有問理氣五行者
𨔴喟然曰六藝聖門所重今舍不問乃此瑣瑣塨曰君知其由耶
三代而上以仁誼禮知之德發而爲子臣弟友之行緯之以禮樂
兵農之事而其事必習之於學一原共夔典樂所以教胄子大司
徒所以教萬民也一遭秦坑口傳身授之道遂湮漢儒收輯掇拾
專重師承於是誦說多而習行少宋明道學上之虛摸太極下之

僅尋章句禮樂置為緩圖射御書數概為鄙事致使漢唐宋明諸君所與刱定宇宙唯是黥盜屠沽負販而所謂傳道大儒且屏居閒處待異日天下無事珥筆侍講頌太平而已曾是伊呂周孔而僅若是乎且禮樂兵農不務則所持以盡行者何事養德者何具而德行亦因以俱亡矣此學術所以衰敝而天下所以日趨於脆弱而不可振也初朱書聞塨名置為異端及見大學辨業始歎服抵掌稱之王源曰此可見人心之有同然也塨壹意推行元學故人楊勤令陝西富平聘主其幕塨曰學以施於民物在人猶在己也應之往勤師事塨塨曰富平亂國也治法宜嚴教之禁鬬爭止賭博勤聽訟減催科抑強扶弱行之期年民俗丕變乃語以崇孝弟興學校選鄉保練民兵勸農興利百廢具舉關西學者聞風嚮至學禮學樂學易學兵陣塨以省親辭行士民餞送十餘里不絕

勤至欷歔泣下郭金湯爲浙桐鄉往爲之治期年政教亦大行塨四十無子金湯爲置妾每出游必遣役齎資斧以從迻所之有過而問學者飭廚傳恐後其優禮如此塨始從元學與商教養之具每至夜分不倦有所得輒錄之瘳忘編閱史郄視後更分瘳忘編入之平書訂晚歲復依周禮約之爲擬太平策既數爲友人治劇邑小試其端顧終不得大行之機塨始以康熙庚午舉人謁選得知縣以母老改通州學正未幾亦告歸大學士王掞李光地薦其學行於朝皇十四子撫遠大將軍用兵西陲再聘參其幕事皆力辭不就還居博野隱身治農圃以終年七十五時雍正十一年正月朔日也門人私諡曰文孝塨年六十五時朝廷謀聘學行兼優者教皇子已而又謀聘入修明史相國徐元夢張英皆擬徵塨訪於桐城方苞苞爲程朱之學者也不問遽爲辭以老病門人馮辰

劉調贊謂苣與先生以道誼相切劘不應挾私阻之及堪卒後苣爲志墓不詳其德業但載苣與王源及堪論學之異同且謂堪因其言改元師法又與人稱浙學壞於黃宗羲北學壞於顏元而謂元之無後及堪子胥仁之殤皆不信程朱之過調贊謂苣純構虛辭誣及死友今參觀兩人遺文知調贊之言不誣也堪嘗與苣書曰昨歲春相聚王崑繩寓所門下執拙著大學辨業相提論堪因謬陳格物之誼門下稱是其後會友人之葬門下揖堪曰大學格物先儒論之詳矣謂卽格三物終疑之堪曰吾亦竊慮人疑也人方疑周禮爲僞書何有三物門下且不必作周禮三物觀唯以仁誼禮知爲德子臣弟友五倫爲行兵農禮樂爲藝請問天下之物尚有出此三者外乎吾人格物尚有當在此三物外者乎卽雜以後世文章講誦亦只發明此三者耳格物之物非三物而何門下

撫膺曰然朋友所以貴面講也塨聞學於顏習齋先生先生嘗言學非釣異亦非沽名釣異則為異端沽名則為小人乃深憂聖道之墜地生民之蹇屯作存性存學以辨之庶幾聖道生民之不淪胥也蓋先儒歧路亦非有心時勢積漸莫能自主學稽堯舜傳中因天性而成德行道人倫著禮樂興布之則為政導之則為教先傳後受則為學然道雖原於天事必習於學三代承二帝之法於民擇聰穎者為士使之學於學中就樂正大胥習禮樂射御書數之藝而卽以此供子臣弟友之職全仁義禮智之性虞書周禮學記文王世子諸篇可考也論語孔門諸子問仁問孝問政由求公西赤應知以禮樂兵農孔子自居好學而其所學之文朱子解之曰威儀言辭解文在茲曰禮樂制度解學於識大識小之道曰謨訓禮樂所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也博文卽格物也約禮卽將所

學文物而實體之於誠正修齊治平也至於誦詩所以習樂讀書所以考政未有如後儒躬率弟子皋比而談命天摘管而著書解者也秦火後學術劃然一變德行讓之長者如陳實荀淑等政事讓之雄豪如周亞父霍光等而專箋註傳經爲儒者用是塞天地橫四海之聖道僅存一線程朱諸儒出慨然欲任聖緒沿流旣久尋源爲難知訓詁不足爲儒變其名爲章句語錄猶訓詁也而又雜以釋老靜坐內視將孔門不輕與人言一貫性天之教一槪乖反以孝弟忠信爲行註經論道爲學獨於孔門之禮樂兵農執射執御鼓瑟會計忽然不察以爲末務又諉之小學已失而遂置之於是退處則爲鄉黨自好立朝顧爲講官諫臣所稱特開門戶以轉移世教者不過如是若其濫竽贋鼎並得罪宋儒者又不足辨也明太祖崛起儒者惟一宋濂而一無所建今定三藩之難者並

無道學不可見歟聖道之明親止善乃如此歟然人才不一互有長短亦何足病所痛者不自以爲不足而憪然自任聖道率天下之聰明傑士盡網其中以空虛之禪說怡然於心以浮夸之翰墨快然於手目明之末也朝廟無一可倚之臣敵兵臨城賦詩進講其習尚至於將相方面嗚呼誰實爲此無怪顏先生之垂涕泣而道也塨解釋經義多與程朱不合以大學格物爲周禮三物謂孔子時大學教法所謂六德六行六藝者規矩尚存故格物之學人人所習不必再言惟以明德親民標其目以誠意指其入手而已格物一傳可不必補其說皆本之顏元又其論易以觀象爲主兼用互體謂聖教罕言性天乾坤四德必歸人事屯蒙以下亦皆以人事立言陳摶龍圖劉牧鉤隱以及探無極推先天皆使易道入於無用明人以心學講易率持禪偈以詁經言反置象占不問誣

飾聖訓弊不可窮堪引而歸之人事深得垂教之旨堪既知道不能行乃壹志闡明師學仍數往來京師嘗與王源書曰堪滯都門實迫於行道之心既不得志則繼往開來責無可諉當此去聖既遠路岔論歧非偏質當代夙學大儒無以證所見又挽世囂眾必在通衢空谷引吭其誰聞之以吾見曠世奇偉而篤信正學體之於身倡明之於人所望非淺鮮也堪天性畏謹肩輿出門輒竦然曰我何人斯而人肩之坐必鞠躬若謝然者唯恐虛聞過情答問學者未嘗輕語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嚴於取與少年試一等嘗負廩餼有書吏陋規曰是以賄進也辭不補其廉節如此既遷居博野弟子從游日眾四方郵書請正者不絕堪以顏元崛起閭巷學初不顯堪爲傳其說於京師與四方知名士正言婉喻轉相傳佈聲甚風流不數年遂被天下然其時學者狃於一二千餘年之錮

習相率詆爲立異其與者亦疑信參半至於今西學東漸凡其國之政法藝能一切皆出自學而其爲學之次第科目亦與我古昔教人之法大概相同貧富強弱國與國既已相形見絀學士大夫乃易視移聽革其心志痛我學之不足以立事不惜盡舍棄之而一變於夷而不知我古昔之學固一一可施諸實事數百年前早有人見及此且其爲學之次第科目固至詳備至於今門弟子私相傳授者固不絕其書固具在也他書且不論元年譜記躬行實踐塨年譜詳經濟作用後有興者踐迹而入由元塨以上尋孔孟之教堯舜禹湯文周之治時會既至用以康濟民艱釐求上理育萬物位天地二帝三王古昔郅治之隆庶幾其不遠人而西人所謂烏託邦亦庶幾其於吾國見之也弟培字益溪從顏元游學元嘗稱其淬厲起予後隨塨於郾城應三原溫裕德益修之聘主其

幕事精輿地家言著有古事有用集及書集二十卷子習仁字長人幼孝友如成人八歲塨教以小學灑掃應對唯謹旣冠從塨學禮學樂習遂未成塨曰而多直理少曲思兵機俄頃變化無窮也學農學射學書數御最優十餘歲卽能聲控騎生馬鞍轡韉策皆手自作如法度御車人若款段代之御不及鞭捶卽飛騰嘗立日譜仿塨課程攷糾身心得失日所習行夜悉籍之未嘗見有一言一動非法自朝至於夜未嘗見有一刻或偷閒也塨游浙東西樂江介士風習仁御車往相宅騎則執鞭以從塨與南中諸友論學習仁左右其間往往補塨所不及南人皆傾心焉塨以母老未能定遷命習仁與其婦先之至天津疾作將反比登車曰吾父志此久矣疾會愈何反爲遣舟數日疾革其妻出視命之曰勿泣此外艙汝不可久留夜將半遂卒年二十四問至塨哭之慟曰天不使

吾道南也已一遺腹子名敬承初塨使習仁從方苞受業苞亦嘗使其子道章問學於塨道章歸言於苞謂習仁耕且學孝友信於其家苞稱其承親事師交友毫髮皆在於禮而行之甚安且引河間王振聲之言以贊之曰子弟中未有如斯人者也習仁既殤道章亦早卒以塨與苞之躬行學術或不同而天俱早奪其良子人咸惜之

王源

王源字崑繩大興人父世德明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甲申國變漫迹江淮以隱終崇禎遺錄一書世德所著也生子二人長潔純孝篤學源其次也生而磊落多奇不受羈絆喜談兵能文章於古人唯慕漢諸葛亮明王守仁爲文自謂左史昌黎外無北面者晚乃歸其學於顏元源介李塨從元學時年已六十餘逾年元卒不

數年源又卒表章元學李𡊮之力居多然源以高文碩德聲名籍
甚公卿問諸貴人皆握手願交源視之蔑如一旦向鄉曲老儒傴
僂北面就位稱弟子言動唯謹元之學自此益彰名流碩學多傾
心者始源以豪傑自負每夜深置酒痛飲目電須戟張議論旁魄
今古醉則怒罵當時貴顯及負時望閭人雜以嬉笑𡊮深與結不
即言徐謂之曰吾人當與周孔爭短長乃卑卑較論時輩耶源悔
自責立省身錄仿顏元日譜以考紏身心得失甚密學益進然自
負經世之略益堅曰吾乃今始可見之行事非空言也著平書三
卷論平天下之道前籌一得錄十二卷論自周至元興亡成敗之
故又讀易通言五卷文集二十卷詩十卷兵論三十二篇乃其少
年所著詩文皆寓言兵吳三桂之畔天下震動源謂所親曰三桂
鼓行而前直抵中原斯爲上策順流東下據金陵跨江爲守策之

中也徘徊荆襄延曰引月此成禽耳篇馬繼棧安知遺圖必無事矣已而果如其言源幼隨父轉徙江淮任俠喜交所與游皆瑰奇瑋異逸民習知前代故事及山川關隘阨塞形勢之要以故論人多感慨悲激言事輒中肯綮條理秩如兵事尤其所長初從堪謁元元曰聞子知兵其要云何源曰源何人而知兵要然竊以為不外奇正二者元曰假子以烏合數千何法治之源曰莫先束伍元躍然曰子眞其人也古文自少為甯都魏禧所器謂可施於用其論文體本於天見於陰陽律度名物託始於奇偶而溯業於典謨其後鑿險於周誥商盤發皇於詩禮簡練於春秋跌宕於論孟縱橫變化於考工左氏傳公穀莊騷戰國策韓非諸子漢以後若逸雄肆於賈誼鼂錯司馬遷約束於班固而支分派別於唐宋韓歐諸大家道非文無以載事非文不能傳而使人得之如藥可以療

病如麻絲穀粟可以溫可以飽如水可沃焦而火可御寒也其自負如此源四十以家貧游京師相國徐元文賓禮之諸名人排纂文史必就質焉明史兵志其所作也或病其不習舉業笑曰是尚需學而能耶因就有司求試中康熙二十二年第四名舉人或勸其再試禮部謝曰吾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竟棄去不顧益困無聊往往被酒哀歌不自得及從塨受顏氏學乃一歛其淩轢獨出翕張萬彙之氣約以居敬終日正衣冠對僕隸必肅恭塨題其省身錄謂一身理則天地萬物胥有攸賴此執簡御繁篤恭而天下平之術也惜其平書不傳而所謂自負經世之略僅分別散見於塨所為平書訂然其梗概亦約略可覩矣源既以平書成祭告顏元就塨正之曰是書各事相綱維牽一動百一字不可易也平書凡八事一曰分民謂士農工商以分之鄉以合之立鄉官曰

正曰畯曰巡以治之而奸民游食異端則變之除之也二分土謂郡縣久任重權如封建縣統於府府統於藩其地域則因山川隨幅幀不相參不大懸也三曰建官謂內官設府公孤端揆御史成均也設部農禮兵刑等六部也設院通政黃門也設衛金吾羽林也設司歷象醫卜之類也外官則藩府縣縣有堂縣令縣師也有衙六衙也有監是亦醫卜之類也府藩皆如之而異其名其銓選則以一途爲升降不以他途雜之如縣令轉至相國而其官止縣師轉至大司成而其官止縣衙理農者轉至大司農而其官止縣醫官轉至京醫官而其官止之類也別其賢否爲舉錯不以年勞限之天子考相國相國考卿貳以及州藩下則各考其屬外巡按御史劾之內御史府黃門院劾之三年一考九年三考或陟或留或黜而又有不時舉劾不論年勞也四曰取士八歲入鄉學教之

孝弟幼儀識字習數讀經書習小樂舞十五入縣學教之六德六行六藝閱史陳策二十後教成者進之郡學教之三月試之又進之藩學如之進之成均如之遺歸縣謂之太學生分科以爲士曰禮儀曰樂律曰天文曰農政曰兵法曰刑罰曰藝能曰理財曰兼科分之各署三年明習厥事乃實授之職曰下士予祿官以此爲始五曰制田議均田開水利也六曰武備兵制兵法也七曰財用論積聚錢法鹽法商稅也八曰河淮治水也九曰刑罰謂復墨以罪贓復刖以罪盜復宮以罪奸也十曰禮樂移風易俗也而最要者允在建官取士二事所謂爲萬世開太平者也桐城方苞以文學名一世雅與源善源爲介而通之於塨相得甚歡苞之學以程朱爲宗源塨皆欲援苞入顏氏苞則欲援源塨於程朱源塨皆嘗有書開苞塨書期以共張聖道且引孟子仁義之說不行於戰國

終明於後世謂非一人一心之力所能致天地鬼神實啟牖之源之書則曰昔伊尹未遇成湯未嘗不以天下為己任孟子不得志於梁齊老於鄒魯滕薛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然則儒者或出或處莫不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乃源從事於儒而不敢以儒自命何哉蓋以後世之儒謂之道學而近之講道學鮮有不偽者非借道學以掩其汙穢而要祿位即借之以投時尚而博聲名欺人不得不自欺自欺不得不大聲疾呼自以為眞程朱又不得不大聲疾呼力詆陸王以見其所以自命者至純至正而無一之不實著書立說縱橫侈肆無所不至乃試問其心術考其行事不但不足為君子并不足為小人祇成其為穿窬之盜患得患失之鄙夫而已噫若輩奚足道哉且夫程朱之學源亦有未盡服者其德行醇矣學正矣然其高談性

命而不能有經天緯地之才佔畢瞑坐以柔其氣而弱其習必不足以有爲必不足以平天下唯太平無事時使之坐而論道或爲一方之司牧可耳此又何足以希陽明之一二然而源雖力推陽明又不敢以其學爲宗何也以其雜於禪也禪之明心見性似亦無歉於天下而必不可雜於其學者何也以其爲天地之賊須生民之盜賊也何以言之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未有不好生者此好生之心所謂惻隱之心也惻隱之心纏綿固結而不可解故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順而聖人能盡其心性故能盡人物之心性此聖人之於心性實能復而全之體而充之而德以之明民以之親也佛氏則不然與所謂心與性者而滅之而後謂之明而後謂之見夫必滅之而後謂之明謂之見則彼之心明性見而天地之生機熄矣人心之惻隱亡矣可以

立視其父子兄弟之死而不動矣天主生而彼主滅人欲生而彼欲滅是與豺狼之以殺人成性盜賊之以殺人成能者何以異哉顧文之以慈悲戒殺混之以滅爲不滅是豺狼鳴和鸞以噬人盜賊習揖讓而行刼也噫乎學術不明陽明既顯雜於佛氏程朱亦隱爲所壞靜坐觀道非禪而何又何怪其門人之入於禪又何以獨訾陽明之爲禪哉伯夷曰黃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遁遁于古孔孟不作將何所適從焉源所以不得已置道學之說但欲以忠孝廉節爲本而以經濟文章立門戶上之北面武鄉而希其萬一下則與陳同甫並驅而爭先此則區區之夙志也乃自讀李剛主大學辨業而翻然悔勃然興矣又介剛主受業於顏習齋先生之門而慨然以斯道爲任矣蓋孔孟所傳二帝三王修己治人之道備於大學一篇格物者大學之始事程朱之釋格物也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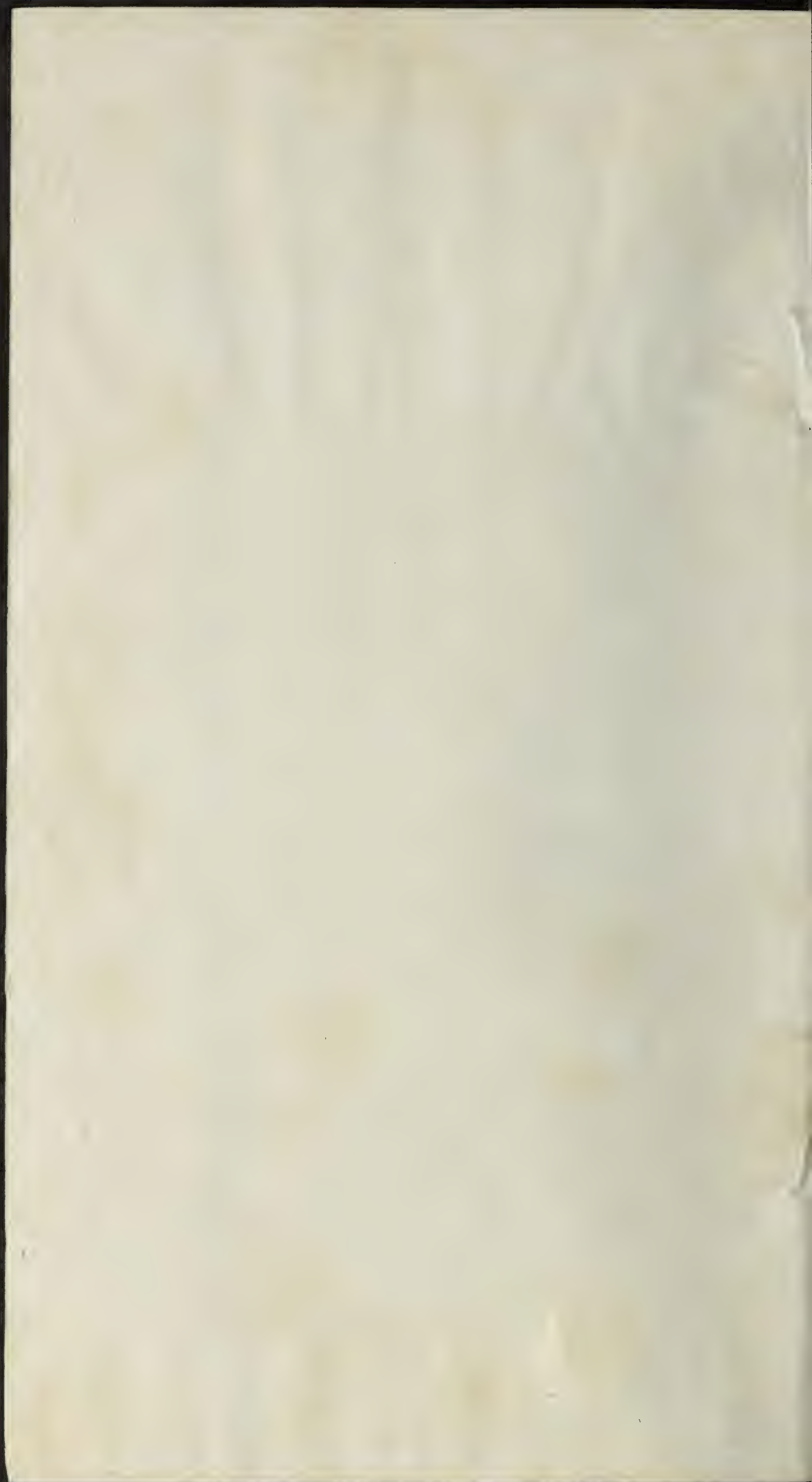
極於性天而下盡於草木非高遠則汗漫陽明意在致良知其釋格物也一以爲正事物一以爲去物欲非修身之事則誠意之功總於格物之義無當格物大學之始事也格物不明而明親之功何由實乎明親不實何由止至善而修己治人之道以傳乎此孔孟之學之所以亡而後儒學術支離龐雜使人不得其門而入也今其言曰物非他卽大司徒教萬民而賓興之之三物也格物非他卽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與行也蓋德行之實事皆在六藝而六藝總歸一禮故孔子謂非禮不動所以修身教顏子以克己復禮爲仁又曰爲國以禮故學禮卽格也致也約禮卽誠正修也齊治平也小學大學由淺入深師以此教弟以此學也士以此造才以此取也士大夫之學出於此君相之學亦出於此也明明德親民由於此止至善卽由於此也豈以誦讀爲事靜坐爲功乎豈置道

藝之實務舍下學而躐等以言性天乎又引馮應京之言曰人之參天地者六德也德之見於世者六行也行之措乎事者六藝也先王之設庠序學校唯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爲孜孜而德行備乎其間矣旨哉言乎切實而可據簡易而可循非學記所謂大學之正業而確然入道之門哉源故心悅而誠服焉矢之先聖以相助明行斯道爲任學禮以立其綱內而身心動靜一致加功不入空虛不流泛濫外而實究專精經世之務不爲夸誕不事繁瑣置省身錄時刻自檢以驗其功之淺深進退發憤刻勵務抵於成一息尚存不容稍懈苟得以餘年進德修業入孔孟之門牆追明親之實境得志行乎天下不得志傳於後世使自嬴秦毀滅漢唐訓詁僅存宋明表彰未盡之道一旦而復明於天下則其德與功之所立與僅以經濟文章自見者何如於戲此顏先生所以

不可不師而剛主之書不可不虛心讀之專力求之而不得以世儒之成說自畫俗人之門戶相持也吾兄得無意乎源又面語苞衆謂我曰空並世人非也果有人敢自侈大乎子篤守程朱終不化吾為是以來而塨亦謂苞窮於辨依違其辭曰但伸己見不必辨程朱若諺所謂受恩深處卽爲家者其後源卒塨唁苞復入京師苞以禍至無以自處乃憶崑繩所言謂所學迂腐事至不能出嗟立辨苞固已心折顏氏之學矣源塨皆以表章顏氏之學爲己任塨始志者大行不得所藉乃思傳之其人以待後之學者故所爲書多闡明師說源始終以能行爲事故所爲書多經世之言源天才卓越始年十餘與其兄潔從清苑梁以樟受學梁說宋儒源不首肯兄責之源曰眞豪傑何必僞道學源弟矢三言無負生平耳兄問之曰忠孝以事君親信誼以交朋友廉恥以厲名節兄白

之師師笑置之而內行純篤兄死旬歲兒若非人既葬其親弃妻子為汗漫游遇名山大壑輒流連忘反已復他往見人不自道姓名康熙四十九年客死山陽年六十餘所著書又有春秋三卷輿圖指掌一卷評訂孟子文章練要若干卷一子兆符康熙六十年進士亦以文學知名著有詩文集若干卷後其兄潔潔所著有三經際攷六十卷以書與春秋相接而詩緯之攷其異同論其世變博采先說參以己意學易經濟編若干卷論列廿一史人物行事是非得失雜引易象以斷之若韓詩外傳體消盤子詩文集六卷

師儒傳七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

師儒傳八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十七

天津徐世昌撰

顏李師友

顏元崛起窮鄉倡明聖道親師交友取益無方然所與游大半不出里閈之間李塨則交徧天下其規模益宏遠矣元塨取友大率在人倫日用行習之常不專重文學其所稱巨人長德多可紀述者元嘗自數生平嚴事者一人曰孫奇逢父事者五人曰刁包李明性王餘佑張羅喆張起鴻兄事者二人曰王之徵呂申友交者三人朝夕共學王養粹之外曰郭靖共趙太若今就其可徵者錄之於篇孫奇逢刁包王餘佑自有傳王之徵坿孫奇逢傳

吳持明字洞雲與顏元同里元始就外傅從之受學持明納婢生子妻妬棄之櫪下元連血胞抱至家告朱媼劉乳之持明妻怒捶

婢婢遁元復匿之朱家徐以義諭解之持明夫妻卒反婢養子成立時元年方十二即能幹師門内難然持明妻終以是怨元不得復從持明受學持明長數術占驗多奇中又能騎射劍戟慨明季國事日非流寇充斥究心百戰神機參以已意條類戰陣守攻事宜成書二帙時不能用以醫隱及卒元貧助其葬爲文哭奠之

賈珍字襲什弟琀字金玉皆鑑諸生顔元早歲先後塾師也珍幼有文季父射斗以鄒令晉篆曲阜珍一侍從得遊洙沂登尼繹徧尋孔孟遺跡及歸厭城市紛囂從居邑西北野從而居者二十餘家因命曰廿家莊立碣志之其爲人知幾善守不爲俗眯清初士子文競恠險字僻語澁往往不可句讀辨識一時標榜如狂珍爲文專事爾疋曰吾於近涂候諸公矣已而果大懲頹風嚴正文體人乃服其先見年五旬餘弟琀以子弟無所模範請歸授徒顔元

豎子姪十餘人皆來受學珍以身教人每昧爽莅齋端坐終日肅如嘗謂門人曰吾年老無能益諸子惟功專耳構斗室闊縱不盈丈取諺語自箴兼箴學者曰心靜自然涼隨材施教寬嚴適宜往往一言片語令人感泣不能自已篤尚儉約每饌市餅四枚蔬一盂不設筯曰卽此是實學學生筵請皆不赴曰一筵中家以下半月費也奈何以半月費供我一飧或曰業備矣先生負其勤無乃更費乎曰負一以靳其餘所省亦旣多矣峩冠博服道貌岸然望而知爲有道君子遇人無賢不肖一以温恭接之外和而內嚴人不見其喜怒之迹性善飲不擇人然不可干以私有姻屬被縶捕廳廳遣役來言但得貴相公隻字卽免珍笑曰倘貸之財字不可得也邑令聞珍名請見不往備儀物致之珍聞而恚時顏元在側進云求名得名君子之恥先生不求名而名隨之此孔孟所不卻

也何辭爲乃受之然亦不往謝也後數月令去任就私館珍往報
禮令大喜迎謂曰古所謂見且不得亟者君眞其人矣元從珍受
學年已十九旣悟道引之妄又好交游時有比匪之傷珍立教禁
及門結社酣歌及子弟私通餽遺元之掃除習染從事正學蓋自
珍始珍嘗以所爲聯語語元元爲大書榜之中堂卒年六十有四
元私謚之曰端惠爲持心喪五月琁卒亦如之琁善醫元集其方
爲美惠方集序之以行世
李明性字洞初晦夫其別號也兄成性弟盡性皆爲諸生明亡遂
不復與試有勸之者輒飲以酒使不得出口事親孝每日雞鳴趨
拜堂下然後升堂問安潔拂厠牏或疾侍湯藥衣不褫帶三閱月
夜聞欠伸輾轉或噫咳輒問睡苦若何思飲食否不俟言也親日
五六食皆手捧持以進親沒毀瘠遵古禮三年事兄如事父兄嘗

怒而舉履提其面則惶恐柔色以請曰弟罪也兄胡爲爾氣得無損乎時年六十七矣明性方面髯際鬚端朴靜謐不嬉祭必齊必處盛暑衣冠必整讀書無膏火則然條香映而讀學宗孔孟不以朱陸爲門戶與顏元學合嘗謂子埰曰吾少思作親民官農時布衣羸馬一二平頭自隨踏行阡陌獎勸警惰與父老量晴雨教子弟以孝弟忠信訟立讞決諭以和以忍訪抱道高士而造其廬酌壺觴商政治歸而庭署蕭然高歌虞夏此吾志也噫今已矣初崇禎末天下大亂明性方弱冠與鄉人習射禦賊常挾利刃大弓長箭騎生馬疾馳同輩無敵者甲申變後遂高隱足不履市闕被紫棉布袍㦸巾夏葛冠六合方領博袖踽踽然偶出則觀者如堵與人無忤嘗闢佛教曰弗人曰佛言其非人道也而人後之何也僧尼往往望而却步凡除髮剪指爪必貯之曰父母遺體敢棄諸生

平慎獨功甚密其教人先行後文藝顏元與王養粹為會講學邀明性入會明性復養粹書曰顏子在聖門獨稱好學當時後世俱莫有及者何哉子曰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如愚或其難及者即在如愚乎蓋如愚不唯不見圭角亦聰明睿知無一毫末之可見也以實學之曾子亦唯是能問不能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較之顏子淺矣又復顏元書曰承下詢無可言必妄言之當涵養沈練至顏子之如愚則英姿不露浮華全消至此效孔子之無言可罕言可即終日言有何不可時然後言孔子不敢遽為公叔文子信也晚年益好射時時率弟子置侯比偶審固無虛發元曰設弧矢神位置弓矢於旁酹酒祀之嘗曰文武缺一非道也治天下可徒尚文乎年六十九卒卒之夕顏元齎酒來訣三飲三拱遺言以有始有終進之有聲發自所居屋上西北隅轉而東南遂卒

王餘佑哭之曰忠孝遺老盡矣顏元哭之曰濟僩溫厚人不得譽而揚亦不得嘗而抑終日無一言而與之處者久而自化自今以往其誰修我矣因共私謚曰孝慤先生五子長即塨次壎培垵巘塨子習仁習禮習中壎子習和垵子習任巘子習智習聖習孝皆有學行成性字倓初盡性字餘初盡性一子早卒已分居矣明性又命塨移之城中教養其孤寡成性亦一子而八孫與明性同既退隱地被圈口衆食不足業造東香每夜孫曾繞几濟濟鐙旁把稚封紙成性手自蓋印號終身不知世有青紫事也卒年七十九顏元聞之哭曰古之遺士也爲之傳謚曰節白處士

張羅喆字石卿清苑諸生甲申城守死難光祿寺少卿張羅彥之弟也與顏元相識自王餘佑嘗謂天爲理斥無極之說爲非是其講學以仁爲主謂敬者德之聚也所聚者何德誠者自成也所成

者何事仁而已其言性無不善而有偏全厚薄不同故孔子曰相近孟子謂爲不善非才之罪乃若其情可以爲善性善氣質亦善不能歧義理爲二與顏元存性之說相同元初篤守程朱羅喆頗不然之及後悟周孔正學則羅喆已卒未得相商定元少羅喆三十四歲羅喆接以兄弟元皇恐辭羅喆曰以年則誠過矣以德則子師也於兄弟乎何有嘗辨論至午夜出逢一干掫皆何夫也溫語慰勞之如見大賓羅喆家甚貧然非賢友之周不受也卒後顏元謂其謙抑之德終身思之不能忘也王餘佑則稱其經濟不可量始城破圍羅喆妻王歸寧遽反羅喆詰之王曰來與子共命耳已而手繩泣且告曰我婦人也計唯一死子男子兄弟俱死誰復爲張氏後日計者羅喆頷之城破王縊死羅喆手刃一賊從水門逸出卒後魏一鰲立劉因等五賢祠坿食焉羅喆有從孫曰秉曜

方函歲有老嫗抱出亦免秉曜字爾韜其祖即羅彥也羅彥縊死其園秉曜長閉門謝絕人事抱膝吟詩至老不出園中一步因自稱曰老園灌園有句云衡門自著一丸泥匾書縱橫三百畦又云不因長者通車轍塞斷蓬門老歲華其掃軌僵臥蕭然高致如此顏元聞而惜之與之書欲其省有用之精神益光先緒因以羅詰所衍孔孟二千年之學進之曰周程張朱皆當低首拜下風也秉曜生平著述甚富傳世者唯老園詩草一卷李塨為之序云

張起鴻字公儀初名來鳳國變後改今名更號石史甯晉人舉明崇禎九年鄉試逆闖陷京師三徵不起特下偽敕擢防禦使怒掌其使碎敕罵之偽眞定尹檄檻北上至保定闖賊敗監送者破檻放歸笑曰幾追文文山乃又不及聞顏元與王養粹講學以聖人相期勉造贈以頤生微論而為序所著存性存學曰子臣弟友得

一分辦一分其贈頤生徵論之言則曰寶劍贈壯士云利用也起鴻迭遭家國大變氣憤抑鬱不得所藉遂放跡遠游歷齊魯魏晉衞吳越閩粵所至有好事者爲築室居之意有不適輒他去足跡半天下晚歲居西山顏其堂曰師忍讀書纂著其中世事不復聞問始鼎革前七年戊寅之難起鴻父還眞母氏楊室氏劉兩弟婦氏霍氏章嫦氏王五人者共投井死及甲申之變起鴻求死不得益弗聊賴終歲放浪他鄉如窮人無所歸卒鬱鬱以死顏元祭之以文爲衍其前日贈言之誼曰天下有壯士而不得寶劍挾寶劍不能用顧惜不肯與人或反以與庸人懦夫者比比此世道人心所以至此極也初起鴻與元會刁包家元診起鴻疾已曰勿患但患來歲長夏一病耳起鴻果以來歲又七月卒所著有五芳井詩蒼巖集策論法存字存等書元赴祭起鴻過安肅弔於趙處士之墓

處士名琰甲申後不試有司從起鴻受學其卒也白虹貫日元爲
詩弔之
喬已百字百一臨城人幼抱異才於書無所不窺十六歲補弟子
員踰年食餼不屑屑爲舉子業志聖賢講求經濟與魏裔介友善
崇禎末兵科給事中范士髦薦於朝辭不赴國變後晦迹高隱足
不履城市好爲名山遊訪異人奇士嘗適晉宿白楊峪暴得疾心
搖搖不自持一聞傅山名即霍然已當是時河北名儒容城孫奇
逢宗王陽明祁州刁包宗朱晦菴聚徒講學時貴如魏象樞陸隴
其等皆趨其餘風已百不立門戶專以孔孟爲的寂然閉修世亦
無知之者顏元遠來訪見其耄年清苦饋以酒食寒舍論學極讙
乃去李塨亦以書問學已百答之曰孔子教人不過忠信忠恕不
止罕言命亦且罕言性蓋性命之說渺茫不如實行之有確據實

行敦而性命自在其中矣此孔子維世立教之意也塨以為名言初已百父若雯由進士官至吏部員外郎崇禎十一年乞病回籍清兵至或告之曰公無守土責可去也若雯曰吾無守土之責而有君臣之義城破卒以殉已百祖母高氏投井死妻栢鄉魏氏女也投井不死或挽之不肯出終亦死已百時不在城得不死家有田三頃至是蕩然已百博學粹德身無畸行口無夸言郡縣長吏造門往往不得見著述甚富不輕示人將卒悉納之屋椽中戒子孫勿動同治十年訓導范鳴鳳撥破屋中得其書多殘蝕不可讀其論顏子略曰唯聖人能知聖人非聖人不足發之發堯舜之蘊者禹臯也發成湯之蘊者尹虺也發文王之蘊者周公也春秋時不知夫子妄加詆議者不足論穎悟如端木亦僅能言其彷彿而非屬眞知眞知者其爲顏子乎顏子發聖人之道有一二則顏子

能發聖人之蘊一則聖人之蘊自顏子而發何者老安少懷聖人之氣象也設唯一車裘不吝之賢恐其不足以承此故顏子之言即足以進子路而夫子之言正所以進顏子陳蔡之役言語政事諸賢皆不能無疑而顏子一言解之迄今觀道大莫容數語眞知夫子之深者矣歷代相傳正統莫要於爲仁之方克復一語孔子豈不欲人人而告然而陽明剛健者不能勝乃獨於顏子發之諸子問政不曰兵食則曰富敎而四代之禮樂則帝王之全局而夫子之全神也亦非顏子不足以勝之此皆所謂聖人之蘊獨於顏子而發一善爲訓千古不毀故周子曰發孔子之蘊敎萬世無窮者顏子也雖然夫子之道如天無不覆如地無不載如萬象之無不有及再傳而至戰國羣喙爭鳴皆托於聖人之說支流愈多本眞愈亂使非孟子起而主之以仁斷之以義則聖道豈能曉然永

明於世而至今不易哉故愚嘗曰發孔子之縕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大孔子之道定天下之統傳萬世無弊者孟子也論者謂已百之學具全體該大用北方學者莫之先也今所存者世譜前集三卷正集三卷後集六卷葬說一卷臨城志八卷弟已千亦知名

邑申字文甫清苑人精術數經濟之學顏元嘗從之問天文少即淹博爲諸生有聲庠序原名可興督學使者姜元衡爲更今名曰此嶽降也鄉試不售遂棄帖括益讀書究心天官輿地及壬奇太乙孤虛風角諸說能背誦其辭始末不差一字尤精堪輿家言相山川形勢以十日十二字相生勝衰克王相求天地之生氣推而納諸死者體魄之中決其後之貴富賤窮興敗利不利輒先定其年月時既至百不失一二其爲說奧衍宏賾神懇鬼謀出天入地觀者不能測其際而類引部招福禍倚伏若磁石之吸鐵轉丸之在

有矣初不相謀終無一爽遠近神之呼爲呂仙而不字嘗言四書朱注有支離之處惜其所著書多不傳年五十五卒元嘗曰予嘗矜莊時輒思呂文甫也

王養粹字法乾蠡人與顏元共學四十年先顏元卒養粹少狂放年十六補定州衞諸生文名籍甚嘗以其文就正李明性明性語以道奮然曰不作聖非人也遂焚帖括讀經學禮投佛像於井朔望率家人拜祖祠父母並相其生母拜嫡母家無間言元聞而納交共爲日記約五日一會訂會日禮焚香四拜孔子已客西主人東再拜主人爲客正坐客一拱主人下與客揖客爲主人亦如之既就坐質學行勸善規過所見時有同異要皆以力行志聖學爲歸其制行元近於狂養粹近於狷論友元主節取養粹主擇交爲學元壹意周孔正學養粹始依違於程朱繼漸染於莊老元專力

胄行養粹兼事誦讀論春秋衞出公輒事元曰聵殺母獲罪周天子可廢輒不可廢猶之南子淫亂衞靈可誅聵不可誅養粹曰聵殺南子亦大義也故春秋猶書世子元曰此微有辨若光武之廢呂后則可毋子之際不忍言也養粹曰淫人男女皆可誅元曰固矣若吾子爲齊太史將不書崔杼殺君乎養粹曰然元曰否君爲桀紂臣則湯武若猶然君父也惡得以一婦人故殺之且吾子而爲管仲也將相桓乎抑誅桓乎爲孔子作春秋將錄桓天下受賜之功乎抑誅桓禽獸之行乎君子不窮人之隱論事當權其大小吾子所言正子路之見非夫子見小君之誼也養粹曰設有無倫之君而用我將爲之臣乎元曰君子隨時處中定公逐兄自立孔子不仕及其晚年歸而用陽貨饋豚亦遂往見養粹曰爲崔杼則何如元曰殺其夏棄官而逃終身不仕其國可也養粹又問孔

子籍季氏維魯至墮三都荀彧藉曹操維漢反為操用以為彧之時難於孔子設孔子而當彧時恐亦不免元曰聖人誠能動物非若後世權謀術數所能比用魯三月而公私強弱之分已定久之而道魯朝周又久之而天下宗周禮樂中興則東周之業成矣又樂之問天厭周德非齊人也養粹嘗論積德如積財大賈不遺細利故能成其富君子不遺小善故能成其德人必先自功也而後人怨之先自長也而後人短之先自是也而後人非之又論仁與戾以類相感凡婦人性陰可束不可順骨肉無間之可離肉雖惡骨不得而怨之骨雖惡肉不得而厭之元皆取其說載之日記又書養粹姓字與李晦夫六字於筆筒每坐一拱敬對之晦夫者李明性字也朱媼之喪元不至以毀滅生為之服期元既知非朱氏子待翁卒乃歸宗義服大功其義皆自養粹發之養粹又言貪先

祭敵客客先自祭降等主人先祭客從之臣侍君食君獨祭命之祭乃祭凡食自祭非禮嘗與元並五祀主行家禮纂灑掃應對進退儀注作勺詩舞節習禮習射習舞退食令門人分列歌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詩鄉里有兩聖人之目養粹生平致知稍遜於元而力行相等非誼道所在收視靜坐不一睇也嘗見人有祝子持準提戒者詰之曰噫異哉自古文王則百斯男欲祝子不法文王而倿無後之佛何為其然也或盜其柴米曰我固周之歲祲絶炊曰今乃得貧之益也家一騾死曰吾每念命還當鬻牛今乃鬻騾幸也其善處拂逆如此養粹既卒顏元哭之慟曰是後無以為聖詔我者矣為之持服往送其葬並屬門人王懷萬教其遺孤名溥者養粹父蘊奇字廷獻亦諸生顏元與養粹共學時時辨難蘊奇則所言皆合於元元自數生平知己言若同口而思

與同心者在博野則魏弼直在蠡則蘊奇二人而已養粹有從兄曰純粹娶李塨之女兒爲室李塨又室養粹女弟蘊奇之次女早卒塨父明性謂蘊奇曰婿則猶是也而君女亡矣俗以婿續取爲續女歸甯非禮也蘊奇然之女未于歸時積有糧數石蘊奇送歸李家明性曰君女在時未聞有是也斯君家物耳蘊奇曰亡女爲李氏之鬼其遺物豈王氏之物哉卒致之純粹字交乾老成有學行顏元亟稱之

任熙宇通州人長刀筆一日寄書問學其大旨謂道不外飲食男女應事接物之間惟在變化氣質力行不倦耳元答書有君抱蕭曹之才兼慕孔孟之道之語熙宇曰凡譽人失實即已身離道之一端若僕之鰲下而誣以蕭曹不可謂非道丈之須臾離道也元竦然感悔後熙宇規元以進銳退速勉之元佩其言奉之終身熙

字後沈水死元爲文祭之有始以神交旋以書交繼以形交終以心交之語至比之彭餓夫云

張鵬舉字文升鑫人始與顏元友元以弟畜之後與李塨共習韜鈐攷九邊圖元至輒商榷窮日夜不厭鵬舉自少爲學即具有輔世長民之略而不屑屑以空文著書爲事元嘗論知交友朋經濟之才身可行而手可辦者北唯王五公南唯楊計公東則張文升一人又稱文升於漢唐宋明制度之純疵政事之得失士習民風之利弊能詳能斷而於三代聖人之大經大法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若井田若封建學校又皆探討其精意酌度其因革具有成書顧不得一藉手而有所爲僅三佐友人幕事而已元嘗謂鵬舉曰事變卒乘仁知迸集動中機宜者聖人也蔽於事物仁知不及輒欲妄行忽覺其非即遷於義所謂不遠復者大賢也狷狂妄爲

仁知皆傷旣而自悟或師友提撕乃深自怨艾舍其舊而新是謀
者所謂聞過則喜改過不吝者賢人也下此利害判然能脫其所
蔽而勉於仁知如漢高祖唐太宗之爲者豪傑也至於是非利害
兩無所知昏昏然生死於天地與萬物無殊焉民斯爲下矣而乃
反居民上此三代以來政事所由日趨於壞敗治日少而亂日多
也又謂鵬舉如天不廢予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
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材正大經興禮樂
鵬舉之佐楊勤富平幕也實與李塨俱司錢穀有柳某者小人也
塨待以和恕鵬舉時與之忤塨解之曰常以己之有餘思人之不
足則無怨常以己之不足思人之有餘則不驕鵬舉不能用竟以
齟齬終其身一日與李塨論唐王畯遷降之議謂宜置諸柔脆之
地驚遠之鄉使之漸染華風久而自忘若如今之回回尚異其服

習其教獷悍難制更禍端也有清一三百年塞外數用兵禍亂幾與國家終始所言蓋如左券焉又與㙓議天子入繼大統尊其父祖稱宗稱皇之非㙓皆取其說入之閱史郄視鵬舉所爲經濟之書名曰存治翼編

賈易字子一蠡人與顏元交最篤李㙓聞元爲聖人之學偕邢台李僩同訪之易塾因問學焉元曰尊君老成簡默僕學之未能也內方外和僕學之未能也夫學問充於中而視之若一愚者此豈人所可及足下歸而求之可也㙓自是舍所學而學元遂執贄門下而易亦自是與㙓常往來易嘗不得於後母元教以不見人過失而唯自盡其孝友之心乃以書喻之曰書云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夫舜尚何罪何慝而不知實有自見其爲罪慝者此乃所以爲舜也昔有父子訟於陽明先生者陽明判以數言父

子遷相抱大哭而去門人問何以致其感悟之速若此陽明曰我言舜乃一最不孝子瞽瞍乃一最不慈父蓋自見其孝者不孝也自見其慈者不慈也唯自覺其不孝則孝矣自覺其不慈則慈矣今子以母氏一言不合遷致詰問勃谿相向而母氏且不敢堅承也尙曰質之神明而無愧乎埰亦謂易人甚不可與尊者辨分所在理所在也無分即無理易性恂樸不好言笑外若無辨中實井井旣與元埰往來能收友朋之益易嘗問交於元元曰元少時納交張石卿刁文孝王介祺張公儀呂文輔皆不遠百里數百里求之近則父事李孝慈兄事郭敬公而朝夕與共三十年相扶翼如一日者王法乾也親君子遠小人子勉斯二者不患無交矣

閻中寬字公度號易菴蠡人康熙十八年進士父際泰字大來以任俠名聞天下天下之人知與不知爭爲之傳際泰亦自喜千里

赴士之急傾財結交散萬金不惜廉潔好誼逡逡退讓有士君子之風能以其德下人人親愛之然愼許可鮮當其意者元嘗與從容問天下豪傑爲誰際泰卬首睨思者久之曰無有稍間曰若張飛雄者抑亦可以言其次矣時飛雄以節鎭西陲有威望目其爲次蓋以第一人自許也顧獨激賞元以爲國士元始設教其里際泰西歸先幣交以四事及際泰妻喪元往弔爲除特室左右侍酒若師弟子自是元往來嘗主其家際泰在西時得二侍姬一日謂之曰吾老矣不可負汝召其父兄各令攜所有可百金去有姻家告之者指一屋楊子之一甄生乞補增廣生費如數以付其人初不相識嘗冬病思食瓜深州有俠士聞之曰閻翁我不識如其人豈可死爲分途走覓江左道上遇一客云聽而言河北人也而識大來不曰即我是也挽騶從數日夜乃令去一日魏象樞以風言

逮際泰祁博之間聞而來援救者至千數百人魏訝其多眾曰我等饑窘時大來嘗活我大來今有急我等亦當活大來際泰以豪俠起家而中寬獨寬厚退讓躬躬然若子弟不輕出一語吶如也其補博士弟子年方十二既成進士大學士王熙愛其年少而文欲子畜之中寬曰吾可謂他人父耶謝不應慕王餘佑學行遣車迎之事以師禮與大名袁佑任邱龐塏宛平陳于王結詩社性恬退淡於仕進丙戌爲會試同考官以殿試一卷不如式被劾鐫職歸家不復出卒年七十二塨稱其積學強識達政能言爲序其詩集行世塨論天之報德報功而功尤較著舉際泰與劉蔭旺爲證蔭旺字潤九蠡人元謂其略備六行其卒也糾眾祭之號爲善人蓋與際泰相伯仲云

劉崇文字煥章號肇南蠡人崇禎十二年舉人選授興山知縣寇

據不得往兩權衆陽宣城解組歸羢巾布袍恬如也母性嚴晨昏朔望拜侍惟謹年五十餘怒輒跪受責聞顏元講學忘年會來拜入會立日記以聖賢相規勉者二十年嘗規元以靜穆又曰君待人恩誼切至而人不知感或成讐者以怒時責人語過當也又曰顏子之明何至為佞人所欺而夫子教之遠者誠恐賢豪專恃聰明為駕馭英雄之具轉不覺為佞人誤耳元甚佩其言其告李塨曰養氣養量處以下人亦箴之也元之反博野也崇文贈一圖榼內實以果曰外無圭角美在其中元謝曰敢不佩教元以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黃帝遞衍以至孔子集其大成為道統龕崇文言士不得祀帝王元立龕之專祀孔子崇文所祀不經元亦嘗為書規之曰禮定自先王自後儒僭妄敢為起義不顧自用自專之罪於是非天子不議不尊不信之大義晦而孔門祖孫開世之大防

決矣故某於國朝之制確遵不敢踰越惟祭五祀斷自法乾各於所主一祀不頻瀆亦不祫祭仍懍然奉周公制作之舊不敢作也今當禮法塗地之時而吾三家毅然從事固將求合於禮也非以苟異於俗也亦非以禮自我出也務使神人各安一人可行人人可法遠不謬聖近不悖王斯可耳顧法乾於祭內外神齋戒簡略亦不遵古人時祀之舊凡事失之苟且僕向已痛切言之翁又好頻瀆鬼神全不考究時王之制古聖之禮夫一家有一家當祭之神一神有一神當祭之時一時有一時當行之禮其間儀文度數各有定則非人所得而增減之也以己意爲增減不僭則妄豈吾輩所敢出哉且今之惑於異端大亂典章者莫過於元旦通設天地三界眞宰之牌狃於貪昧甚爲無稽無識者莫過於家宅六位一主自秦人廢尸始使後世死其親而祭不言不動不飲食之木

然未重桑主猶古也神所憑依故稱主諸神一主何誼也六神何昉也蓋世人不知宅祀中霤而以貪迷妄誕創爲財福二神共門戶井竈而爲六也其尤妄之妄者竟指狐蛇以當之孔子云富貴在天豈媚神所可致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豈能私財貨以與人福善禍淫固上下神祇之所同也豈有專司福人而不禍人者即或有之又豈違禮瀆祀所能邀也況古先王爲生民而祭鬼神備法物以享百靈至貓虎昆蟲之神而不遺焉豈其有忽於財福而不如後人之博物也其不經甚矣賢如煥文而元朔至天地前叩首家宅有六位共主之拜法乾卽不拜天地亦未免五祀元旦一祫僕竊爲二賢不取吾儕窮處茅簷非有生民政事之任宗廟會同之舉國邑邊疆之務止此修齊學教之責其修齊學教又止此冠昏喪祭數事恃契債聒伏惟垂裁崇文順身直立不倚皃莊而

和見人謙抑善譚論晚交李塨雅期以遠大與顏元並爲忘年交年七十五無疾而卒面如生元塨皆往弔哭之甚哀元爲狀其行曰吾嘗恭莊時輒思劉煥章不置也其時蠡又有王紹武張綸王之臣李翼公李翼公之母清初被掠至遼陽翼公入遼百計求之歸李塨聞而過之贈以詩曰匹馬風沙路來過孝子堂客年傳庾愍今日見王祥泔水三牲饌鮑墟百歲觴嘗帷夢裏笑不復在遼陽王之臣康熙五十二年進士出相國王掞門下王掞將以李塨學行薦於朝遣之臣來致意塨屬爲力辭張綸嘗與李塨共訂周易傳注王紹武以孝友著稱其卒也李塨哭之哀曰又亡一善人矣

張而素字函白蠡人習於農事能鼓琴顏元初從王養粹學琴未就後從而素學鼓諸曲李塨亦嘗從之學而素贈以石澗泉嘗所

自用之琴也康熙二十四年而素應保安州幕僚埰往恤埰之貧也埰承元學立教胥主六藝禮樂之用爲尤急禮不外日用倫常古聖王緣人情以爲之節文後卽書缺有間私相授受終不乏人或過或損員以人情爲準行之期於心安且事以誼起無例可拘唯樂失傳最久不能虛搆元埰所與交游知樂者唯而素一人而素所知又唯琴一事然元與埰之嚮知樂學而發明其誼蘊蓋自而素始而素寄性於琴滌蕩瑕穢埰且自謂不能及其寬大則夫深於樂者其爲益身心與用以爲移易風俗之具而輔禮之所不及益可決也元嘗記穀日之筵禮文秩秩唯司樂無人美猶有憾元歌淇澳首章取相勉於學修且以瑟僴赫喧糾正筵儀埰歌伐木取聲應氣求相期以和平感神眾賓歌勺取際純熙共樂者定誼皆無悖於古及歌闋奏樂唯而素鼓琴一曲悠悠渢渢如幽人

語溪谷間一座傾聽無譁者然以獻酬進退之禮與較射技擊及所揭書畫比之亦云儉矣

馮夢徵字繪升安州人拔貢生生而凝厚篤孝友繼母趙待之厲夢徵先其意所欲陰遂之卒以底豫時大河北孫奇逢宗陽明刁包宗朱子講學各著書鳴世夢徵亦守程朱說結廬白洋淀旁闇然自修恬如也後與塨論學抵書爭之及元授以存學編論孔孟正旨又見塨所著大學辨業憣然自省與元結會共砥凡二十年盡改舉守之學及其卒也元哭奠之曰某無友矣無共學之友納我於道者矣夢徵貧而好義屢脫人於難對客恂恂如後生老愈恭謹有子五人能以醇雅世其家

魏弼直字帝臣博野諸生習禮儀善進退周旋與賓客論議斐然無一鄙語施目藥遠來者嘗僕馬居數月疾已乃去妻宋氏敬相

待如賓妾祝事宋有禮宋死祝亦哭泣病死晚歲聞顏元講學知其貧時致薪米加珍羞焉弼直來訪元飯以脫粟忻然曰是以君子待我也聞元構室致之榱橑元之遼左尋父使人追贐諸百里外及奉父主歸來又躬親與弔奠其致敬盡禮如此弼直沒元爲文祭之知遇之感至引管仲生我父母知我鮑子之言爲比弼直年至九十餘長元二十五歲嘗謂元曰生世九十年終日言而不厭者兩人前則田見之後則顏渾然元亦謂生世六十五知己兩人在蠡則王延獻博野則先生及其疾革元來視張目曰已矣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蓋傷生平所交之多而其時唯元獨至也元上私諡曰恭惠先生

孫之葎字深仲號東淵高陽人文正公承宗之從孫也祖敬思好義俠父鋐能文章皆死明崇禎戊寅之難之葎鎮靜端凝髫年有

大志不苟言笑進止造次必依於禮爲文奧博自爲一家年十五
補諸生食餼戊寅城陷闔家殉難妻邊死節尤烈之蓀攖城時被
八矢不死投繯再三不死背鏃嚙骨人爲數纍出之鹿角長三寸
不數日痊論者咸以爲神祐其孝也甲申之變奉母隱西山曲晝
志養廿自告缺膚筆墨以博饘粥母卒哀毀過禮三年斷葷酒不
入內苫塊之餘日取孫奇逢杜越兩先生書朝夕觀省其好賢樂
道若天性然其於羣經諸史皆有注晚尤喜釋老之說元以書規
之曰僕聞先生舊矣聞先生孝傳先生格言曰有母可事之謂富
無母可養之謂貧聞先生友僉曰博愛族姓曲成子姪聞先生端
方僉曰不謁時貴聞先生節行僉曰來年出貢歲前告貢僕皆服
膺之惟前自祁歸遇人述先生近以佛經丹書自娛足迹常在寺
觀飄飄然有山谷之思何爲然哉聖王之治世也以三物教萬民

而實興之學六德六藝六行一德一行不及聖人猶以爲憾卽一藝不及聖人猶以爲憾也六行在人情物理之間未有離人情物理可以爲儒者故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後世之儒講讀著作自以行巳旣高遂厭絶人世冥心長往與羽衲爲徒殊不知人之世卽有富貴諸色厭人猶然人世也世之人卽彝倫斁敗猶有不親之父子不義之君臣不友之兄弟不別之夫婦不信之朋友也寺觀則滅絶人倫之地也羽衲則滅絶人倫之人也是猶庭堂谷藪然庭堂卽污穢人處之谷藪卽粹秀鳥獸處之又猶人類鳥獸然人類盲啞君子伍之鳥獸卽猩鵡君子違之且近世之君子卽視人世而谷藪之谷藪中未始無庭堂卽取人類而鳥獸之鳥獸中亦未始無麟鳳前代無論卽如今世之君子亦尙多也今世亦無論卽如吾郡之節行高潔力行古道者亦

往往有之此屬卽不能盡引爲我友訪求其一二相與結社演禮歌詩彈琴考業互相規過而勸善焉未始不可忘一世之紛囂而釀一堂之虞夏何至足履非禮之地身交非類之人乃以快閒適之私乎之淶康熙十七年九月卒門人私諡曰貞介先生新城王餘佑誌其墓著有尙容齋集承宗孫之藻載入高陽孫氏詩鈔

宋會龍字賡休博野人童時遊京師一僧講法曰說人陞天堂自已陞天堂說人下地獄自已下地獄會龍大笑僧問童子何笑曰笑汝不識字耳說悅也悅人福心何其善福至矣悅人禍心何其惡禍至矣僧愕然已而曰君必前世如來也偕鑑於水見已頭瓔珞環垂如世所繪佛菩薩狀會龍曰幻僧而以術愚我入邪教耶僧驚謝去會龍善事繼母博愛宗族姻戚閭郉咸化之鄉人有紛難見會龍卽釋某生忿弟毆其子將興訟會龍曰君愛子乎惜汝

父不在耳汝弟胸創可使見平生還巳一少婦縊死其母要其壻家作佛事會龍往說之嫗掩扉拒曰翁所言皆聽惟吾女苦死必資佛力超度之會龍曰嫂壽幾何曰七十曰求出面商之曰吾婦人不可與男面也會龍乃大言曰七十老嫗尙不立男側況幼女靈主令羣僧舁之若兒戲乎毋乃止其善爲排解多類此然不食人一孟不受人一錢謝也元始訪會龍會龍方居母喪表衣出迎與元食不飲酒食肉及會龍卒元往哭祭之以文引孔子慨善人之不多見在蠡唯見一劉潤九博野唯見一宋賡休亟稱潤九爲三代之遺民賡休有士君子之行云同里有彭大訓字永年蘇德星字甘石皆諸生大訓老成端厚事繼母以孝聞顏元記其名於日譜東出尋父有耤於大訓後十餘年復遇之易水道衢或指示元曰此彭孝子也元諦視大訓殊鞅鞅元疑焉夜宿旅次再訪之

大訓責元遇舊不爲禮元始悟自責曰故交不拜舊誼不謝大賢不友顏廢若此豈復有學者志耶自是每過訪大訓先以价書往約期宿齋一如與王法乾會學故事大訓以人之認讀書爲學非孔子之學以讀書之學解書並非孔子之書元服其確論爲德星幼孤依祖母朱爲生朱卒德星廬墓側每讀書哀聲動人有羣盜乘馬夜過聞之曰此蘇孝子也相戒勿驚而去顏元嘗詠其事詩云慈孫爲孝子讀書淚沾襟正聲塞天地狂徒不敢侵終喪三年學者宗之

郭靖共字敬公又有趙太若者遺其名皆蠡人靖共諸生太若則未嘗學問性率直人有過失指摘之若父兄之訓子弟聲色俱厲靖共則不肯面折常祕書一小封授之顏元有溢語輒遣誦曰願死代善其性情不同如此元皆稱爲益友靖共康熙十七年卒元

送葬哭之哀三日不歌不笑
元始出門論交太若與蠡人彭通父子彭士奇朱湛相與友善時
元年方二十逮二十八歲乃與靖共等十五人結文社立社儀十
五人今多不傳有徐監生李貞吉汪魁楚者以敬公例之皆字也
其名亦不傳
朱湛字參兩元以其端謹也而友之湛嘗以憂鬱成疾元謂之曰
天地之生人爲貴以萬物皆以奉人而人所以役萬物也若以物
役人則人失其貴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非唯人君
學者亦然有財足以廣身之施無財不足以損身之樂以財發身
也有財適以益身之愚無財又適以戕身之命以身發財也湛曰
莫非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元曰法乾言之矣非唯桎梏巖牆
非正命凡好色好貨饕餮暴戾以致死者皆非正命也以此推之

作無益之憂以損生者亦非正命也湛悅疾立愈湛嘗送楹語於元曰譚天下事何得容易做身上功還要安詳蓋箴之也

彭士奇字恆齋與元同里幼孤失父兄依挺然自強與顏元講求天象地理兵政博極羣書而顫抗絕流俗十七八爲塾師即以嚴憚見稱既補博士弟子員因捐糧面諍邑侯棘棘不阿直聲溢四境旁郡邑搢紳士大夫皆想慕風采壯歲以選拔貢生選爲長洲令長洲蘇之坿郭縣也號稱繁劇士奇到任厲禁婦女游虎邱欲有所爲以不得意上官失職歸未幾卒初士奇選長洲顏元以言贈行稱長洲爲明盛時況鍾所治也其政績著之通紀元與士奇講學時每讀通紀至鍾輒睪然慕望慨欲於身親見之今乃噤不得施失志以沒嗚乎此彭通父子所以吐棄世故雖凍餒至餓死不顧也士奇與通不知其何族屬同里又有彭朝彥者以傭爲生率

妻子賃居人舍性質直好施狷介不苟食於人安貧勤力志爲善視時輩所行不屑也嘗市米棉歸遇有告困者予以棉之半已而曰績乃得食殆矣又分其米之半予之嘗樵歸見有不能舉火者弛擔付之嘗租田種菽隴間生有二棉叢桃纍纍百數終秋不綻擘則濯核不絮歎曰我命無一棉況其多乎命之所賦當順受自是不再租田唯以傭績自給有負朝彥債者以辟他債逋而鬻其妻錢數萬或來告曰我爲翁道索某債他債不及知也朝彥曰唏我向以其貧而貸之今至不保其室貧益甚矣胡索爲有荷錢來償者朝彥詰之曰田稔收乎其人曰未貫牟利乎其人曰未然則錢何自來其人曰貸之富家朝彥曰始予給汝時固慮汝貸出息久必至妻子離也今果致此孰與始者不給疾還其主其人曰念翁亦貧我何日有錢耶彥曰裕則償非終身無冀也有族人宦於

蘇遠寄珍羞樵歸見之呵其妻曰渠在家時曾食汝家乎此胡爲來且我不慣享官家之物郤之有五夫村者大市也距朝彥所居里有通涂二每大雪引其子左箒以往右箒以旋顏元聞其善而筵之朝彥辟席曰我生平非力不食元曰翁之守高矣然請大之孟子云如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爲泰同道奚辭曰我傭夫也奚道之同元曰非士農謂也志善同耳徐孺子之節非不高獨食子茅季偉翁孺子也若元非季偉則請行朝彥乃食自是與元往來朝彥卒元哭奠之爲之傳

顏元嘗以詩文字畫爲四蠹其學務在實踐而以有用爲主高譚玄妙試之事而一不能辨轉不如操一技一能之業不苟食於人者之有以自効所學所講又有以佐其浮沈之具而爲趨辟之方士居四民之首而質直好誼反出農工之下此顏元所以深有取

於彭朝彥而爲筆工王學詩瘍醫王廷秀立傳李堪亦以傳李以而深有取於馮劉二翁也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蓋古人之言學已如此固不唯元與堪然也

劉翁名起聲字宰宇亦蠡人聞元講學慕之老矣遣其子發璋來從堪學起聲少未讀書短軀長髯才幹有口辯喜任俠尚誼爲人排難解紛親友有急赴助之甚於已私嘗爲里保長亟清有黠役挾起聲比鄰少年爲盜者持文緝盜而陰縱少年逸逮其族人縲而拷之起聲爲之緩頰役曰汝解渠噣爲汝解起聲曰汝誰何役曰將拷汝起聲曰拷則殺汝役曰如此青天白日而敢殺人起聲曰如此青天白日敢拷人嗚礮糾鄉兵縛而暴諸日役曰何時殺起聲曰少須卜夜耳及夜將半牽之行役以爲果殺已也竊呼乞

恕死罪及半涂釋之鳴於縣縣具文解巡道與起聲訟不勝役搴頭慚謝去晚歲蓬落浩歌拾薪有以自得恬如也

馮翁名廷獻字翼公清苑馮辰之父粗識書而至性過人孝友能守身一婦人調之故與戲廷獻不答遂巡辟去晚歲猶夙興躬灑掃庭除絜淨如洗

李以名佩字樸公棗强人子杜字文長先從其邑張朏明授讀朏明聞顏李之學是之遂偕杜同來受業於塨以始未讀書而有至性雖饑寒不以干人壯走京師遼東以轉移爲生爲人傭力能兼人而受直與人平或多與之不授也家居或教之稍事衣食令可觀以曰吾可爲他人衣食乎日雞鳴起灑掃庭除推單輪車作行商或力田拾薪父性曠達喜交間貸人財知則償之且屬曰吾父後有需幸勿阻吾行并償若矣復時時供父錢食以甘旨而自卒

妻食糠粃尤篤友于自遼東歸過京師聞兄弟負債不得還盡出所得金償之或曰盍少留哺妻子曰妻子吾妻子也兄弟父之子也舍父之子而顧已妻子豈人所爲乎杜長爲一鄉人家子弟授讀其父兄無禮辭歸有從臾與校曲直者以問杜杜曰辭耳何校爲以曰然曲在汝不可校曲在彼不必校也或以多口醜杜以怡然曰此宜非吾兒所爲向恐兒不能有立今觀此尚議或不至同流合污乎杜欲白之以曰謗之來也如雨集其釋也如霧消久之自明何事白持家嚴不許婦女出門與外事不佞佛喜周人急每盛寒暑輒留行客養之或以難告輒傾囊與之無吝色寢疾將卒衣冠命子具牀簀禂就卧其上曰吾行年六十有四不爲夭自反俛卬無愧怍家人在側吾去亦快也含笑而逝終日顏色不變室聞清芬蠅不入戶以嘗置酒語杜曰吾生平艱瘁備嘗爾後當勤

儉力學使人指曰某宜有賢子吾死瞑目矣吾嘗自東歸過一河無舟楫涉至中流水暴長一老人呼曰急渡急渡以手扶掖登岸水溢出而老人不知所之吾有今日抑幸矣

王廷秀字詢九博野人神醫王忠裔孫也能世忠之業以其術自重招之不以禮不往雖權貴不顧也每療瘍輒出人意表或偏身癰腫廷秀視之曰可治膿豆許耳鍼兩乳下果愈一婦人瘡甚惡廷秀以藥移之他所數之傅氏嫗患頭癰連頭際久不綻廷秀刺其膝下得膿兩盌許而愈蠡武人李立我患睾丸瘡廷秀視之曰嘻毒徹肌肉矣稍遲不救然須縛君橙上立我飲酒兩盂仰卧張股呼割廷秀以刀剝皮肉殆盡瑩瑩二子絲筋繫腹中而已傅藥三日痊其出奇無窮類此廷秀性仁惠能知人有曾子裔易姓爲張景望者僅解章句貧老不能自活哭拜其先墓將丐四方廷秀

延入別舍養之終其身每自外入必問其食或口嘗之既死葬祭皆以身任有清苑名士劉思輯字用光設帳其里北之杜村人多易之廷秀偶見其文曰此貴人也厚遇之已而果成進士納交者踵至皆謝絕惟聞廷秀至必倒屣迎焉

元既倡明絕學其時高人傑士有與元趣向不同者元輒以書往來規勸必引之於道而後已今考年譜及所著書姓名學術有可徵者僅得十三人其他不著者蓋亦夥矣

陳振瞻王鳦皆清苑人振瞻字晃專性豪狂博通羣籍王鳦字契九明太僕登三孫少有高才博學工詩賦落葉三十首人以為逼近少陵嘗從呂申習兵學好雌黃人為惡少所侮深悔之晚年絕口不言人過有以文事質者輒稱佳嘗問取士以鄉舉里選之弊元曰勝於時文多矣譬之一邑一方舉一人有不肖之者約以酒

食賄賂而登其子弟將三方皆不肖乎即皆不肖矣他邑獨不得一良者良約乎三四舉而得一賢或三四邑而得一賢所得不旣多乎當不至如時文百千舉而不見一賢也況選舉復則士飭其行試觀周代盛時士習之美不可及矣雖極其流弊以至戰國亦第云修其天爵以要人爵而已今世求一修天爵而要人爵者豈可得哉弟鶴亦以詩著時論比之軾轍

王曙孔思茂皆新城人曙餘佑之子與元𣲖善元入易州嘗偕登太和峯高歌暢飲而歸思茂字孔軒有文武偉志親喪廬墓三年

李貞吉徐藍生鑑人佚其名皆能規元之過者楊雨蒼弟濟川皆順德人亦佚其名元示之嘆迷途因晤邢臺教諭賈聿修元故人也曰人言教職爲閒署不知人才爲政事之本而學校尤人才之本也勉以修身而教之道聿修不知何許人彭好古彭子諒皆安

平八子諒赭面黃鬚能舞刀善飲穀日之筵元所謂勸善規過儀
色始終如常者也楊計公佚其名亦客平諸生知兵精西洋數學
與元爲忘年交每相見必舉天文地志兵農水利算數披圖指訣
或下及槍棍技擊手箸作式嘗終夜不輟元嘗曰士之留心經世
濟民之業而身可行之手可辦之者吾鄉之北惟王五公南惟楊
計公東惟張文升則儕行矣康熙二十三年李子靜甫亦佚其名
辭氣沈飭教郎仁社學詩弟子皆絜整有儀法其舅氏武躁宰鹽
城令佐其政元爲序送之李堪嘗之客平問水學玉衡恆升龍尾
三車法及測天之術蓋傳其父學者也陳宗文廣平人能文章邃
於易學足迹徧天下一時貴介逢迎者無暇日元以書規之曰人
生兩間上之當學堯舜湯文周孔次之當學顏曾思孟甚下亦當
如三千徒衆雖六德六行六藝得其一亦不虛生爲一人既列名

爲儒若韓柳猥以文名李杜僅以詩著安所用之也
堪之交友意在廣傳師學當時名公巨卿及海內文學博碩之士皆慕與之交故堪之友多在四方畿輔則黃叔琳黃叔璥陳儀王源而外鮮大著者今得八人焉曰彭毓宗武韡趙思光李樹碩劉有餘田中孚張業書何千里

彭毓宗字蘊秀獻縣人堪友也性孝友養外祖母撫孤姪傾貲贖姪之在旗者延師教族子德成名懿行碩德爲鄉里所稱明崇禎十一年清兵破獻城逾年再至民震讋爭竄走毓宗與江把總分守南城事急乃開城門江持巨銃闞門禁民出入毓宗軀長六尺有奇力獨握門櫝丈餘挺出擊攻者連隕馬一賊帥目之揺鞭揮去城得全廣東巡撫王來任夙善毓宗延往爲客爲置副苹氏半載將攜歸母不忍其女去大慟毓宗還其母不顧而去新城王餘

佑流寓獻縣毓宗命其子潢從學邑人士聞風執贄故餘佑門弟子獻縣為多毓宗時率三四老友與餘佑詩酒浩歌餘佑卒又收其孤孫藏襲其遺書傳世人尤義之康熙十九年卒塨為表其墓

武韡字彤函安平人父應元崇信教諭教士以居敬致知之學崇信缺令應元攝令事治尚德化暇則聚徒講學山西石鳳臺時在陝相與論學累月甲申解官歸杜門屏客年六十一卒韡應元少子四歲而孤母翟食貧採樹皮草根哺韡從伯兄學天寒掃敗葉夜燃以照讀康熙二年韡年方弱冠舉於鄉以事母不欲仕進後同年生姚啟聖開府閩中辟韡為幕府亦以母老辭不就終養後康熙三十一年始謁選為鹽城知縣問治於李塨塨告以仁民作福訂其所擬政策十餘事並薦張鵬翀佐其幕先是淮揚所屬州縣濱河負海多荒田鹽城居下游荒田九千九百八十餘頃廢屯

田一百二十一頃逃亡三萬九千五百餘丁二十九年部議墾荒田升科後積逋賦十餘萬百姓逃徙無還者鑅至則力請豁除前後詳揭百餘上大府以格於部議難之鑅坐徵賦遲緩降級者七罰俸者五丙申請益堅至謂一官可棄七尺可捐凋敝罷甿必不可重累督撫漕三大吏鑒其誠合疏題請於是自鹽城泊高寶興泰凡荒田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三頃累歲積逋賦悉奉特詔蠲除耆爲合淮揚數百萬戸歡聲雷動僉頌曰鑅之力也在官粗糲菜茹惟以一二老蒼頭自隨日費錢二十文已足退食則親種韮後圃往時鹽城有流寓編銀九百七十餘兩前後令相循踵據爲私入鑅一不取布政使聞之從容問鑅曰今裁汰流寓編銀豈有點金術乎鑅對曰俸錢自有餘非敢矯廉也鑅爲政嚴明奸吏不敢欺不能阿曲詭隨人終坐此罷官三十五年 上親征噶爾丹予

成龍薦起韓運餉塞外明年又運餉甯夏三十七年成龍巡撫直隸奉命濬渾河奏韓自隨工作未成卒於固安工次年五十六妻門氏聞訃以死殉韓初嘗言兵兼涉佛老與吳玠同上公車相與講求義理之學其學以求誠爲宗於西江之頓悟永嘉之事功新建社會之枝分派別莫不深入而辨晰其纖微離合卒折中於濂洛醇如也著有射陽偶稿欣戴皇仁錄

趙思光字錫之蠡人善射李塨嘗從受學其後思光又聘塨設帳於其家使教其子宏澤宏濟宏深宏澍思光嘗與塨論平海寇鄭國信之策塨曰以中國攻海寇則難以海寇攻海寇則易蜈蚣海鶻能狎風濤望西洋窺管僅如豆大而敵舟已倏忽四至中國之器弗若也以舟楫爲輿馬以波濤爲康衢中國之人弗若也以數十大守鹿耳門山蹊陡峙四圍汪洋雖有百萬之師無如之何其

地理又甚足恃也議撫則不應議剿則無路能達議遷沿海居民於內立木柵以防之而彼且裹糧拔柵以與我難故曰難也然鄭寇雖蟠據有年能保其衆皆一心乎海上雖不乏食然聞中國之禮樂衣冠乘堅策肥能無內顧而生羨乎況海爲中國逋逃藪彼能無室家墳墓之思乎但阻於海外無可如何耳誠重賄航海商賈使之出入海寇間以搆其酋目而煽其黨與必有爲我所動陰爲內助或率衆而來者即不次官之麗宮室美妻妾厚資與使黨自誘其黨衆自惑其衆腹心內潰然後以大兵加之勢如拉朽耳此以海寇攻海寇之道也後姚啟聖平海上果如所策堪嘗數與思光講學思光嘗言凡莊非特自莊亦以莊人凡和非特自和亦以和人蓋規堪也又嘗勸堪應試堪果以是年舉鄉試始堪與其父明性分居城鄉思光知其家貧慮甘旨不足問數曰輒使人餽

粟肉於其父詭言堪致明性不知也其後思光有妻之喪適遣遊未歸堪爲之經紀且告眾曰昔原涉當賓客廣坐聞友人喪輒削牘付客經紀其事輕俠重義若此況吾黨士君子遇朋友急喪之困更宜何如處也趙子錫之倜儻英多今一劍天涯經年未返室中病婦孤燈長往殯葬無資凡我同人慮無不垂泣相視者遂糾眾賻之以成其喪云

李樹碩字鶴臣安平人拔貢生康熙四十八年選內邱縣教諭督修學宮自其邑置文廟祭器百餘事齎至內邱課諸生以文行暇則與之賦詩道志會五十年奉旨蠲畿輔民糧縣令催逋賦日事敲朴民鼎沸相率運坯木砌縣署門令倉皇急倩樹碩往諭民立解適大名道甲過內邱民聚馬首呼冤令懼私句甲執呼冤者繫之獄且謂諸生唆之覔數名呈甲甲讓樹碩不能束士樹碩倜然

正色曰民塡溝壑而號呼誰能禁之諸生何尤且樹碩不能束士罪也願投劾甲爲寡威置諸生不問而去至柏鄉而私遣人屬樹碩爲邑令調停之樹碩揖使者曰吾老矣奔走非所長無以奉命遂告休明年旋里士民擁門呼且哭立碑焚香叩送不得行樹碩性至孝教子有家法世以文行相嬗卒年七十二李塨曰予嘗謂官人要職惟冢宰與縣師冢宰進退人才於上縣師教育人才於下今俱最閒無事冢宰不復問選人賢否惟立簿列年分先後爲用次縣師懨懨閒坐終歲不一教士比學使案臨造册齎送如此則置書吏辦之皆可報稱奚事贅官乃君獨改轍造士且復留心民瘼其不合而歸宜也其卒也乃爲志其墓焉

劉有餘字綽然京師人習天文歷算好交天下士凡名賢碩彥必厨傳延致無資斧者助之人不知其貧士也遨遊士大夫間羽衣

芒屩飄然如神仙中人康熙四十五年卒年六十九

田衷孚字信侯肅寧人康熙三十九年進士授興平知縣縣屬胡家橋舊有泉閉塞已百餘載五十一年大旱衷孚躬禱掘而得泉溉田三千餘畝性尤重文好士立滋蘭學社拔邑子弟聰俊者肄業其中經史大義悉親爲解示文風遒上解組歸士民懷其績祠祀之著有四子書訓解上諭訓解婚喪輯要初衷孚延堪佐興平政辭不往後由富平之興平令其四子皆執贄從學

張業書無極人祖少庭父興家皆以勇力聞然惇謹好義揮千金不吝業書康熙四十一年副貢生選山東昌樂知縣在官一年毀千金家產以紓民困性好友朋急信義遇事咄嗟立辦時關東西苦飢與堪商經濟堪曰經濟自家始業書待其異母弟有恩教其諸甥養於家皆補諸生堪蓋賢之也

何千里佚其名諸生也不知何許人據李塨書言吾鄉椒山之從蓋亦畿輔人也自敘平日喜平易不立畦畛列壇坫十歲以上聽人講琴瑟箏樂嘗願慕之讀成於樂注程子所言蕩滌邪穢流通精神乃自置樂器節奏鏗鏘便有心得蓋知樂者也塨與之書曰天之生萬物與人也一理賦之性一氣凝之形故吾養吾性之理嘗備萬物之理以調劑之吾養吾形之氣亦嘗借萬物之氣以宣洩之聖人明其然也是以畫衣冠飾簠簋制宮室第宗廟辨車旗別飲食或假諸形象羽毛以制禮範民性於升降周旋跪拜次敘肅讓又鎔金琢石竅竹糾絲刮匏陶土張革擊木文羽籥武干戚節聲律撰詩歌選佾以作樂調人氣於歌韻舞儀暢其積鬱舒其筋骨和其血脈化其乖暴緩其急躁而聖人致其中和以盡其性踐其形者在此致家國天下之中和天地之中和以為位育使

生民天地皆盡其性踐其形者亦在此矣三皇五帝三王實見諸宇宙布濩充周即吾夫子亦實見之其身家與三千人之身家矣不幸天禍儒運並禍世運補葺訓詁之儒出而聖道遂止在簡冊道宋家諸先生訓詁猶是漢儒益之以登座講論語錄禪宗而聖道只在心頭之靜敬紙口之空文聖人之成法盡廢歷代不見一行禮奏樂之治曠世不見一禮明樂備之家千百里不見一習禮演樂之人眞可爲聖道太息人心痛哭也曾不思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士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顧咨舉世舍去終身永離乎中庸大聖人之道至於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而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不明以禮爲聖人之道乎論語武城聞絃歌而笑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不明以樂爲道乎竊謂夫子之學而時習之即學此習此也僕不自揣勉力於禮嘗

率三五屬俗弟子習行於敝齋凡家中冠昏喪祭不敢不如禮但苦樂無傳人僅得老友張函白授一曲琴而又老多忽忘所謂其終也已眞終身大憾也聞足下篤志樂學又得苑洛先生志樂書孔子之道自此有傳人矣又聞少學帖括棋書覺其無用即斷絕之改過之勇眞吾友也眞吾師也而吾鄉椒山之後深有望於足下矣

師儒傳八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十七

天津徐世昌撰

顏李弟子

顏李弟子籍所錄亡慮數百人自一二高弟李塨王源之外今卽其軼事不傳但其姓字有可考見於今者非所學實有得於元元實嘗授之以道不能徒師弟其名決也李塨亦然今有可考但見之姓字其賢固皆加人一等不系其事之傳與不傳也王源有言北方學者高闊晦寡交游著述亦不傳於天下士之持高節抱經世大略負絕學不愧通儒而聲聞不出鄉里湮沒無傳者多矣元塨諸弟子猶以有所附而名彰亦云幸也

元初歸宗糾其宗人子弟教以三物於是顏士俊士佶士鈞士侯士鎮士銳從學皆元昆弟行也又有族子行希灝字廉甫從學書

修巳字敬甫從學律爾儼字畏甫從學數族孫保邦從學騎射技擊保邦初不知書元以其有武力也招來入學稍稍爲之說古史軼聞後乃頗知文事士俊字千八士信字吉八皆諸生士俊亦以武力稱元嘗曰吾教射士俊爲及門之首吾教禮士信爲及門之首士信士俊之父字曰心洙心洙之父字曰邃明邃明之父字曰龍泉皆遺其名龍泉好禮每臨筵獻酬周旋皆中規矩諸賓咸厭苦之曰龍泉翁何多禮也龍泉正色曰先王制禮正爲我輩我輩不爲禮復誰爲乎心洙能率乃祖訓以德行見稱士林心洙有兄弟行曰羽洙紹洙於元爲父行元叔父曰愉如從叔父曰怡如族世父曰慊初還初族大父曰後溪邃明之弟曰洞明皆遺其名洞明嘗爲武甯與邃明皆孝友有至性元初歸宗後溪告之曰吾家先世多秀才殊不似今時秀才慊初告之曰秀才好禮然尙不及

吾家先人禮還初之孫元所養子爾樣還初之卒元貸棉百斤助其子文芳治喪又助葬怡如之喪怡如子名早壯孩提從母改適他年迎歸元教之成立愉如子亨利從元學士相見禮紹洙家貧元養之終身羽洙初促元歸宗語以危行言孫謹愼保身後又以其鋒棱未融規之心洙凡有丈夫子五人一時從元受學仍士爲名者六人又有名士倧者字宗八亦從元受學士鈞嘗問孔子稱管仲爲仁孟子不許何也元告以七國與春秋之時不同孔孟因時立論所謂時中也顏氏蓋博野望族以好禮世甲他姓產既落男尙正位乎外女尙正位乎內元既歸宗益申族約約孝約弟約行冠昏喪祭諸禮約周卹約勿盜賭奸欺惡載入家譜家譜之目曰姓氏源流世系派衍遷移離合別嫌明微莊居宅第墓塋圖記祭田樹株餕燕儀注家禮儀注家法勸戒人才列傳嘉言善行先

人遺影珍器文籍簡書誥命婦女甥壻拾遺雜誌凡十七元之父曰景形貌魁碩性樸誠善種植母氏王祖父發祖母氏張元歸宗時尚存年八十餘矣爾儀孝友善習禮頗能得元歡心孫重光嘗於雪夜取薪燎火入有薪置其家近欲取之念不可遽取已薪元聞之喜曰充此意可作聖矣昏夜不欺一也誼利分明二也舉念能斷三也元嘗爲重光行冠禮及重光取婦又爲之行醮命親迎饋食饗婦諸禮

元二十四歲始設教家塾塨二十五歲始設帳蠡之劉村其後塨走四方元亦有關東河南之行相從問學者所在皆是然亦不過十之二三數其多數實在畿輔而畿輔則蠡與博野二縣爲尤多以元本籍博野始常居蠡塨本蠡人後則從居博野地相去遠近之差較之生本同時與曠世相感其所繫固尤巨也元弟子之可

考見者蠡則彭好古王之佐朱體三徐之琇石鸑石鷟石繼摶孫
秉彝齊觀光賀碩德李仁美李全美王恭巳宋希廉朱有文博野
則邊之藩夏希舜王久成鍾鈹馬遇樂曹可成房魁盛李植秀塨
弟子之可考見者蠡則劉心衡劉心蕙劉珙李書思李元英趙宏
澤趙宏濟趙宏深趙宏澍齊春彭如龍彭猶龍閻鍵閻鈉閻銓閻
鎬閻鈺閻茂宗閻世昌博野則劉貫一郭潘趙士秀趙暐趙昕趙
暽鍾淑其先從塨學後執贄於元者蠡則李廷獻陳兆興博野則
管廷耀管紹昌其先從元學後執贄於塨者蠡則張澍劉發璋
元始開家塾訓子弟王之佐彭好古朱體三即來從游名其齋曰
思古自號思古人謂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彭好古字敏求高士
通之子通與元善遺好古從之游元與約問五日投札規過一日
問實學元曰學者學為人子學為人弟學為人臣也又問六藝算

何與於學元曰數者古聖王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故逸書曰先其算數人而不能數事父兄無以承命事君長無以盡職天不知其度地不知其量事物不知其分合試觀公西子之禮樂冉子之藝能當知夫子之所以教與三千人之所以學矣但七十子稍精備耳石繼博字令遠鸞學子雲鸞蓋其兄弟行元嘗謂彭好古曰吾得石繼博而作字不苟得李仁美而冠正得張澍而坐莊每當將發時未嘗不思三子也石繼博李仁美張澍等十一人從元受學於新興村元爲立學規每晨謁先聖孔子揖出告反面揖揖師不答朔望拜先聖揖師師西面答揖節令拜師師答其半朔望令諸生東面相向揖節令相向拜及澍從堞學又廣學規十九事澍字霖生其十一人事蹟多不傳李全美蓋亦仁美之兄弟行也元歸宗返博野其年邊之瀋夏希舜王久成來從游元謂邊

之藩曰人心動物也習於事則有所寄而不妄動故吾儒時習力行皆所以治心釋氏則寂然靜坐絕事離羣以求治心不惟理有所不得勢亦有所不能故置數珠以寄念今子病目既廢學習之功惟有親師訪友以求所以寄心之道乃惟閉戶寂處烏得不身日閒而心日妄乎汝其改之謂夏希舜曰舜負罪引慝罪猶有事實之可言慝則并無其事但見父母不允不若舜即引以爲咎父母一日不底豫已即一日不可以爲人也希舜有父叔之爭故教之如此元聞之藩孝邮曰吾門有人矣馬遇樂字嘗伯元喜其能規過謂之曰志乎正不正不敢志焉志之久則所志無非正矣習乎善不善不敢習焉習之久則所習無非善矣又曰今日四書亡矣學而時習夫子言之非教人講說作文乃教人學道習道也今人有一學而時習者乎倘以六府六藝取士人始眞學眞習四書

始有用矣遇樂性至孝親疾割股療之李堢糾衆舉其行有非之者堢曰非取其孝得中道也取其眞迫可以厲世耳房魁盛字擢元八歲能日記千言屢試不售絕意科名慕元之教與李堢鍾錂講明實學矢志敦行卒年七十九門人私謚靖長先生曹可成習於天文之說一日元與觀天象可成言明日寅時當有雨然不大次晨果微雨元喜曰若可成者可與傳瞻天之學矣一日語之曰孔子稱仲弓可使南面稱子賤霸王之佐論由求等之從政子貢孟子之稱孔子得邦家得百里而君聖賢之學之德可想矣宋人相推有是乎未幾可成卒元哭之慟爲素服十一日中秋節獻先祠瓜果酒肉元與修已爾儼爾儀重光飲月下不歌不能忘可成也可成來從元學甫歲餘而卒又一月餘而元卒李植秀字果齋父清字初好博母氏張賢淑而慈勸之改行父農母績委植秀於

學植秀乃往受業於元人有譏毀之者元告之曰天下方以八比爲正業外此則怪異從之非堅定骨力闇然自進不能有成也一日問禮元曰子有祖父在禮不得專行吾聞之善言常悅於親耳善行常悅於親目爲人子而能感孚其親若自己出而我奉行之者則無不可爲之事矣此我在朱氏時所自勉也又問曰兄弟怡怡植秀深慕之而未能也元曰知如此是病便知如此是藥矣蓋當時教學者惟在誦讀而元所教乃日用倫常之事植秀家既微而父母又易惑以是非之說元恐其學之不能終也故教以感孚其親之道又引詩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勉植秀以勤而終之以無爲俗累也元嘗問植秀學何業取何術植秀曰欲無不知無不能元曰誤矣工虞水火舜命五臣無兼職禮樂兵農孔門諸賢有專長後人乃欲兼綜並貫陵厲古人究之口譚最賢身試輒敗欺

人乎實自欺耳植秀自信有千金不易之守元曰未易言也某嘗以此自勵矣自信一金不易未必十十金不易未必百百金不易未必千千金不易於廣眾之間未必不易於幽獨之地植秀患忘元曰此心無事也某嘗論為學之要莫切於孟子必有事焉一語勿忘勿助助之病生於好名忘之病生於無志曰靜存動察之功何如元曰靜之存也提醒操持動之察也明辨剛斷又一言以蔽之曰不自恕植秀請專志於禮元忻然曰剛主在浙學樂士俊學射修己學律希濂學書賞伯爾儀學數近法乾大奮於禮子又佐之六藝備於吾郡矣植秀質厚而性敏有見異思遷之弊元因材施教壹志納諸家庭軌物之中身體力行之植秀既專志於禮倣立日譜效糾得失及丁艱復問喪禮元報之曰書問父齊母斬為何人所誣禮喪服為父斬母齊子夏傳曰斬者何人不緝也為父

何以斬至尊也父爲一家之至尊雖母不得而並焉重母而輕父夷虜之道也子夏傳又曰齊者何緝也裳內衰外鄭元注曰緝裳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展之衰上衣裳下衣也緝衰向外揖之緝裳向內揖之今則衰而不裳惟以下之緝不緝分斬於齊矣父斬母齊斬明慟極父尊無與比也齊明微殺也周公定制也然子之服斬亦未爲失有明太祖高皇帝孝慈錄更定服制父與母及妾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視周公之禮爲無別據後王之制爲從厚至於負版辟領衰之儀禮經曰負廣出於適寸鄭注云負在背上者也蓋取其負慟之極也又云適辟領也領圍項而辟之取悲哀旁達之義而古禮謂之適適主也親也厚也總亦驚哀之意耳衰長六寸博四寸當心懸之表心之摧痛故衰音摧負廣於衰鄭注云前有衰後有負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也皆重哀也故

功緦則無之子問未及縫向外或不知凶服縫向外乎吾常言縫向外負版適衰所以為喪服也今之喪中只白服而已不知白服吉制亦吉服也故古人非黃白不御明季普天下白服清初猶然靑緇凶制亦凶服也故宋人有墨衰宰予云三年不為禮蓋喪中禮一切俱廢況慶祝乎往日學規已嘗教子皆迷中忘之乎令祖祝壽禮何問也且令祖亦在服中何祝也據子之貧只不飲酒不食肉不入內不與人談笑不失朔望哭奠可以為喪矣禮文縟節不必屑屑爾也論者謂植秀問喪究及纖悉蓋庶幾乎生養死葬始終不悖者矣晚歲復究心卜筮醫藥曰此亦韋布利人之一端也卒年八十八植秀有弟名利者亦從元學士相見獻酬禮當時元之弟子受學最後者曹可成外厥為鍾錂而錂尤稱高第弟子

鍾錂字金若諸生父九經字行一家貧藉課徒養親不足又轉而

行賈賞取息錢市藥物為生計鄉人乞假不問有無曰吾不忍以活人者坐視人死而不救將卒遺言盡以施人不留一物停尸在堂盛暑蠅蚋不入尸元賞為狀其行甚推重之子二曰欽曰錢錢從元受業學六藝正九容李塨稱其學行為顏先生門下一人元之教漳南書院錢實相之元卒門弟子行禮禮器禮位錢一一陳設皆守古制無愆儀錢嘗佩刀侍元與客語市肆客曰若能舞耶錢謝不敏元目之曰能舞何為謾應錢長跽請罪客為勸掖不敢起久之元曰起舞刀錢再拜稽首乃起舞時稠人廣眾觀者如堵莫不嗟歎以謂聖賢師弟之禮猶存於今日錢美髯垂臍聲如洪鐘道貌岸然見者起敬雍正紀元功令講約以諸生學行兼優者充之邑宰趙某延錢從事每月吉侃侃宣講一市皆歎服趙詢以地方利弊為條列十事上之趙委心聽納終未嘗私見於室趙曰

是博陵之滑臺子也錢既爲元輯言行錄闢異錄習齋記餘其所自著又有哀感錄女範淑烈集農書一隅三書年六十四丁母艱蔬食寢苫時方隆冬人以爲難又十餘年年七十九卒門人私謚孝端先生錢幼負經世大略老而不遇其從元學稍晚元得之甚喜約爲學適道之方爲題其日記册端曰王法乾之沒愧不德無能振鼓二三子惟剛主可與交修不常至右近剛主弟培從子修己時時淬厲有起予之助稍用爲快而吾子又能自強匡我不逮頓使衰萎氣蒸神健快何如之其册端所題一曰勿欺幽獨如對父師二曰敦本孝弟篤於家庭三曰自立言行勿隨流俗四曰日新時省過而改之時思善而遷之五曰務實痛戒詩文棋書須求身世有功顏李教學之大旨率如此其所謂孔孟所傳作聖之基堯舜禹湯文周以來郅治之法皆在此也元特爲錢揭之錢子淑

從李埏問學埏又命其少子習禮孫敬承問學於淑鋑亦嘗為埏
教其孫子兩家互為師友蓋皆傳顏氏之學者也
埏居憂時閭中寬聘之設帳新興其子鍵鈉銓姪鈺族孫茂宗世
昌皆來從學埏嘗為鍵以心之體用有無善惡辨朱陸異同鍵妻
李卒埏亦為之傳趙思光子宏澤宏濟宏深宏澍皆從埏於趙莊
趙太若子暐昕暽趙士秀郭藩皆從埏於劉村亦埏居喪時也至
館王家嘗劉心衡劉心蕙劉珙李書思皆從之學埏教心衡馬射
馳馬示之李元英庠生埏館於其家其父字止菴者被訟埏為之
謀並告元英以養亦之道為記其翁媪已事及辭館虞明泣下謀
出亡埏惻然許之虞明當即止菴之名也鍾鋑之子淑字子能諸
生埏老年令課其子孫教之謹小務求忠恕之道因告之曰聖門
言道在人情中庸五達道是也在四德易立人之道仁義是也在

禮樂論語君子學道是也在威儀言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也總一道也庸德庸言也上之為性道之原也聖人罕言之再上之為天道非人事也愈罕言之若常言之則流於空虛矣以空虛為道則異端矣塨弟壎培垓壧皆從之學教壎以家事培以實垓以謹壧以和教子姪以三禮又使培與門人管廷耀李廷獻管紹昌皆從元胥禮塨卒劉貫一與鍾淑等執喪之數人者事蹟皆不彰最著者為劉貫一陳兆與劉發琫

劉貫一字古衡雍正元年拔貢至性過人嘗設教都門有盛饌不食曰其常味門人問故答曰家有老親恐缺甘旨不忍下咽也久之辭歸父患末病語言莫辨貫一以意揣度飲食便溺不爽其候居喪哀毀盡禮七日鬢髮盡白初師李塨祖後講業於塨之門與弟克一及清苑王雲卿同里尹會一結社相砥礪人目為保陽四

子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孝莊先生
陳兆興受業於塨後又從元習禮兆興嘗問朱子以藝爲末或指粗者言之君子禮樂不斯須去身立禮成樂則指精者言之也塨曰禮樂精粗一貫不可分也卽以精粗論心得其中禮之精也身勿跛倚容勿怠肆禮之粗也世有容不怠肆身不跛倚而心尚未中者未有跛倚怠肆而心反中者也若謂心自能中此異端之中非吾儒之中也樂記曰外貌斯須不莊不敬易慢之心入之矣粗者顧可輕耶兆興又問游藝今注謂博六藝義理之趣或不在粗迹耶塨曰姑以射論人必先學能射而由淺入深始得其趣焉未有未之能射而遽得射之趣者後儒於六藝未嘗一着手輒言博趣是不能射而得射之趣也有是理乎塨所著大學辨業兆興爲之凡例云

劉發璋起聲子也其補博士弟子員年尚少塨聞之喜謂人曰發璋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四倫俱有過人者孔子嘗嘆才難如發璋之才亦數百里而一覯者也時馮辰及塨弟培在塨門最稱高第弟子然辰敦孝友省身改過德有餘而才不逮培言事敢為然質性浄偏體未立而遽言致用行且虞本末之背顛也塨蓋數數戒之發璋生有摯性兼培辰二子之長而無其短塨每憂傳道無人所為得之喜而不寐也徇發璋之請既為其父立傳復為文託古人贈言之誼許其可以士而進之以希賢希聖之道其得意比之於顏元之得鍾錂云

顏元之主教漳南遠近來從游者甚衆有可約見者八人郝也廉郝也愚郝也魯茁尚信茁尚儉白宗伊李玄業韓習數諸郝與文燦不知何族屬要其子弟行也文燦字公函肥鄉人嘗寓書從元

問學元既主其書院又從之學士相見禮文燦兄弟有故元告之曰爲兄之道只不見子弟之過則善矣並告以謀道謀食儒與釋老之分古人作事尙敏今人尙緩之別元既歸去三年水患不息益甚文燦屢請不往一日寓書至後坿一契文燦署曰顏習齋先生生爲漳南書院師沒爲先師文燦所贈莊一所田五十畝生爲習齋產沒爲遺產其中心誠服如此

白宗伊字任若肥鄉人始從元肄業書院後又與李塨往來宗伊家貧塨屢資之財以賣筆爲生所至以顏李之學告人衡水爲造筆市肆迄今其邑之南部里聚毗連相比業此者亡慮數百千家每歲杪春初其里人齎貨外出市黃鼬尾者徧幾輔南北右至晉左至齊魯前至陳許之郊黃鼬尾名曰狼毫與南來之羊毫紫毫並行於時宗伊以市筆常至衡水衡水學者以故聞而興起者多

王紹文自蜀歸杜門謝客嘗贈宗伊詩曰大道久晦蝕舉世趨浮虛聾瞶相扇鼓囂囂各自愚天不喪斯文博野產大儒生孔復生顏紹谷起蠡吾蠡博與衡水往返百里餘猶記申酉間肥國來高軍入門爲我言囊中有異書一覽令我擲二覽令我喜三讀四讀坐且起兩目環瞪神爲死三十年前一夢中三十年來一醉裏吁嗟乎豈獨我醉三十年二千年來誰辨此

王紹文字宗洙衡水拔貢生嘗讀四存編及塨所著書有心解及應歲試坿麗平書條數事上之學使陳世倌以爲嫻經濟薦於朝擢成都知縣雍正二年冬將赴任寄言來辭曰聞教於先生者詳矣斷無變塞者塨贈之序曰越人有爲水學者聞銀夏之間有瀚海焉具天潢轆轤往而不施於用歸泛黃天蕩洑不得窮涯革而嘘之抱以泗又不得漁者操刀往來如飛嘻而曰噫來附卬舟遂

置所挾持而從焉漁人毋乃詒人乎王子語予曰不變通祝之矣紹文既爲成都蜀首邑候謁上官日不暇令是者卒工言語伺形勢不以民事第賢否訟到官判狀而已紹文至歎曰何以爲政迺屏交際非公不詣大府日接里老問疾苦教農桑或列狀來卽坐堂皇理曲直民各厭其意以去將軍岳鍾琪駐節成都監司以上爭奔走紹文一謁不再往鍾琪欲獵於水命紹文主辦至日戒車騎空一府且出而紹文未報命使使促之紹文詣轅謝曰令章句儒不諳軍事舟楫益非所習致方公命鍾琪盛怒必欲往紹文曰成都近郊數十里無巨浸彌望澄泓皆民所瀦獵則必決其防決則水涸公奈何圖一時之娛忘百姓之怨辭剴切鍾琪不能屈罷獵目曰戇夫同官皆爲讋歎鍾琪手書優答之同知某素善諛紹文嫉之途遇爭道弗爲讓某怒下輿難紹文市人不能平譁而前

挾同知仆地或罵之逼衢鬨然紹文以是落職而同知亦黜衆環紹文伏地泣慰遣之不去紹文素廉介罷官後無以舉火市上人負米荷薪為酒食隅坐焉紹文與歡飲而去明日餉愈衆絡繹道左吏遏之不能止撫軍聞其事入奏擢西安知府激濁揚清風規益峻會鍾琪握大將軍印征關輔生殺予奪督撫咸畏憚之紹文獨與抗凡均徵輸餽轉運事不便民者必庭爭鍾琪知其賢常曲意從之鍾琪僕強市民貨紹文繩以法僕大憾遇諸衢乘騎過怒目睨紹文立縛之以白鍾琪鍾琪為謝陰戒僕曰戇夫我猶畏汝曹胡攖其鋒謹避之耳屬令陳某陳世倌從子也坐事力揭之無所狥十一年秦饑斗粟錢四百民艱食紹文借庫帑二萬赴河南購米數萬石減直以糶全活者甚衆時城中文武官十數而民間唯知紹文每一令善必曰是王公所爭不善則曰是爭之不得者

屢以事忤當道當道深惡之與資屬計事必小語曰贛夫知不又曰秘之勿令知紹文知不可爲遂謝病免城中譁言民欲卧轅留當道謀禁之紹文曰是我貽民禍也間道微服而去乾隆元年復起卒不得竟其用再以疾謝歸

紹文先嘗從棗強鄭知芳家聽塨講學知芳字若洲父端嘗任江蘇巡撫知芳其季子也伯兄知寵字見百仲字艮仲叔字長民皆遺其名知芳之友曰同里張叔璋字瞻抑嘗讀國語感古人父子君臣之際民社世故政事之端自反無似因發憤與知芳共學立日記自考得失善惡初從安溪李光地游及聞顏元之學約共執贄而元沒乃受業李塨塨以知芳惑於佛氏心性之誤先舉吾儒心性之功以告之知芳曰攻佛而不知其精不如不攻塨曰不然能攻賊即賞之不必盡悉賊之贓款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

之徒也知芳爲刊習齋年譜以表師範李光地爲程朱之學者也知芳既從塨學與訂周易傳注光地之徒忌之知芳來言塨慄然於以賤之亢貴也塨論易專爲人事而作知芳亦專注庸常凡涉幻妙高遠之說皆刪汰之塨嘗與之書稱其天資卓絕而更進之以操存省察於孝友禮樂實有所課遷善改過勿但爲庸近無甚罪戾之人而止則於易以窺測得之與以深造得之者其淺深致有辨也長民問律呂塨與以學樂錄其字知寵也取驪龍之精百里見毫芒爲作字說字之曰見百知寵嘗於所居之東爲園包塨爲記名之曰素景而以素絢之義勉之塨之南游蠡數主其家知寵兄弟彬彬皆質有其文知芳尤英邁既領鄉薦塨屢以心性之功告之知芳以自信爲自反而縮塨曰非也若荆軻亦堪自信而可同於曾孟之縮乎自反而縮非集義不能也曾王源卒知芳與

塨約來歲來共訂其文集及期知芳不至馮辰輯塨年譜塨因自訂之而知芳以爲失緩急且涉爲名塨與書云顏先生四十五歲得僕迄五十五歲僕執贄門下盡傳其學今僕年五十三矣驅車海內一德一才不乏往來而全局負荷未見其人左右之友惟得馮樞天與足下樞天質魯足下又過在聰明瞻顧未定此外則不知肝膽向誰矣聖道有其人則傳之人無其人則書其所學傳之後世豈得已哉且足下以爲年譜可博名乎我欲彂之人且彰之我故長之人或短之好名者無實且不智僕之愚知之久矣惟念宋明來虛學蔓延重惺覺不課行習謀章句不理經猷道藝荒蔑乾坤晦蝕故爲顏先生修年譜以見周孔學行之故迹樞天近又爲僕修譜習齋譜多在躬行實踐而拙譜則多經濟作用合而觀之粗見聖道故不自辭讓遂使成之因而訂之且功過並載使有

志者在千萬里外觀之去僕過而取僕功由僕以尋習齋由習齋以尋周孔卽萬一當世不得其人後世當有興者明道在茲行道亦在茲用以康濟萬物奠安天地非細故也嗟乎僕豈得已哉虞仲翔謂生無知已死以靑蠅爲弔客竊悲其語然彼經生或未免名心也孔孟何如人耶而著書立言不自沒其所學後世卒賴之不然六經語孟亡堯舜周孔今且不識其人矣三德五典之途久湮矣孔子得賢弟子則傳之人人乃記孔子言行爲論語孟子則門下無傳者於是自作孟子七篇自居繼往開來以傳後世孟子有名心哉誠悲天命而憫人窮也人者天地之心孟子曰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存之庶民去之其存其去皆在明道行道而已矣庶民僅知飲食衣室父子夫婦而禽獸亦飲啄亦毛羽亦類聚烏以異哉日在道中而不能明行以及人以

無負天地之心故爲庶民也今行道而未可必果能明此道後世必有行者天地其位萬物其育王先生集猶僅一端而年譜則論道全迹詔傳後學未知疇是而校登簡册尚可自課孰緩孰急難以區分此塨五夜徬徨驚心淚下而無可如何者足下猶以我爲名哉

紹文有弟子劉廷忠者字其德亦衡水人以元塨之學補諸生廷忠將試時紹文聞學使喜辨性因會呈存性編與學使面質若孔孟爲之親受而與張程辨難者學使大奇之後屢謁見賜食論古今學術人物日晡乃出論每出學使外學使屈服塨以其彰明習齋之學有功聖道作序贈之有喪我者吾見習仁甦我者劉生廷忠之語廷忠性穎悟塨謂之曰中庸戒懼不睹不聞與慎獨學者每分靜存動察非也謂不睹不聞之須臾不可離道則睹聞之不

離可知矣人以爲隱微而恕者君子必不恕而愼之則見顯之愼可知矣故曰致中言自不睹不聞推至共睹共聞無時不存其心也致和言自隱微推至見顯無在不敬其事也蓋已不睹不聞之時人所易忽火息修容固爲誠篤而見顯之處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之士亦豈易能致之則三達德五達道三重九經皆全而無憾矣天地萬物有不位育者乎廷忠曰向疑朱子言不睹不聞已屬至靜此外又有一至靜之中是何境界聞此豁然矣廷忠之兄曰廷直字邦司亦聰明塨嘗過其齋觀所立日記嘉其有志

宗伊既盛傳顏李之學有筆工王學詩者亦來從元學而杜謙牧劉調贊林沃皆精宗伊從塨游謙牧衡水人其弟曰謙益字友三從塨學禮塨爲作世德堂記沃字啟心與劉調贊同籍威縣雍正元年同來學士相見禮祭禮彈琴挽弓演數分日習之各立日記

省功過時冀州人士聞風興起趙本中之外有劉焞焞之兄曰熺字露輝雍正元年進士官萍鄉知縣焞嘗持其書來問學塨答曰持身莫如敬應事貴於敏成材務期有用寡過先去自私衡水魏純嘏亦介國之桓來問天文之學塨時自東歸遇張朏明李杜於東強蓋公謨家與塨相見驩甚揖讓升堂壁所縣皆忠恕言句塨為記曰公謨少任俠與其邑貴顯過從以遺事齟齬瞿然而悟掃軌郄足庭堂顏曰忠恕課子弟耕讀不出戶者三十四年津津為予道不敢器若有所甚懼然者昔兩人談虎其一傳聞虎事甚悉肯建衝破畫地卜食聆者以為博其一夙被虎噬談之色變神慴聽未終毛髮淅瀝敝罔靡徙而退身歷之感人如是夫塨之教朏明與杜曰孔子學於識大識小論語言學詩學禮焉有後世以誦讀為學以講論性天為學者二子有志其勿墮於俗學則知所從

事究杜之事具於其父李以傳中
王學詩字全四完縣人以造筆爲業目不識丁嘗割股肉愈母疾
備身葬父孫奇遂爲立王孝子傳學使飛章以聞並及其父三錫
之孝祖母氏金母氏邊之節建三世節孝坊由是學士大夫無遠
近咸知有王孝子而學詩之筆名天下學詩亦自喜矯矯好名集
工八辨技能器使之咸樂爲用工直賒至踰年不怨學詩每環指
告人曰此皆君子也凡天下都會市肆以至下鄉遐陬見學詩筆
爭購之入手皆如人意無一劣者一日荷擔過隔陽有一嫗兩男
子爲債逼投井學詩問幾何錢能已曰三千學詩即探笥中如數
予之事解同邑張氏子入庠與庠師以謝儀搆難學詩爲平之已
而張氏子負約學詩曰吾不可失信於人代出三金學詩子開運
難之學詩曰吾非不知一錢之來不易也但惜金則一世聲名掃

地矣外出宿旅舍主人嘗與其妻父結兄弟者敬之如子婿禮一日其家少婦出挑之學詩厲色拒遂移寓不復過其門有鯨僧挾旂兵誣其鄉人以東人事詐三百餘金陷於罪學詩入京爲鳴寃刑部時魏象樞方爲尚書學詩固魏弟子也鯨僧旂兵正法金皆還之民鄉人德之構縣最爲神宇弁以朱書學詩名於籤置神傍祝酬學詩聞之往揭去其籤里中有侮學詩者忍受之或規其孱曰吾師也若不觀不平非斧斤不器不觀角平非鑢錫不礱是斧斤鑢錫我者也孫奇逢學詩之師也學詩固未嘗學向聞其人名盛則師之蠡有義俠闖際泰破誣爲象樞所捕其子中寬謀救父弃援者千餘人王餘佑爲畫策曰魏所信愛莫如王孝子得書一名事當濟迎學詩議之學詩曰先生何不書名時餘佑兄弟事初解計書名有碍詭答之曰四十年野服不便學詩曰先生何視四

十年冠服之重而輕小人家三世積累乎竟不書後聞顏元名盛三來謁長跪兩晝夜欲侍門下元辭以不德不起元方自東來居父喪辭以哀毀不教不起學詩曰先生錄一不識字弟子何如曰孫魏兩先生今世所謂第一流也子皆嘗委贄兩先生授子何道子所得於兩先生者何學具答則受子學詩默然然亦不起元曰吾惡夫世之好師弟名而無其實者豈容身自蹈之子今方承重子大母喪能從吾行喪禮還則受子矣學詩歸竟以瘧卒元聞其果行朔望哭奠禮也奠之文并傳其事錄入弟子籍

劉調贊字用可少穎異能為歌詩白宗伊以李塨所著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歷轉寄之調贊調贊再四讀之豁如夢覺又得四存編習齋年譜及塨諸著連夜讀之不能寐每滅燭強臥則思古人為學皆切於實用今之人學非所用用非所學輒不覺憤然起立

又念生幸與顏季二先生同時地相去又如是之近不及時請業負此生矣因賦詩一章介宗伊奇堪以示願學之誠堪覽詩甚喜賦詩答之有雄才欲負千秋業高足應登萬仞岑之語調贊遂介宗伊來執贄堪教調贊以習幼儀爲主辨學術爲急日講易一卦專以孔子之言解文周告以絶法復教以愼獨謹微習勤曰執事專一而又能肆應乃可言經濟調贊能琴解歌吹所著書有士相見禮冠禮儀注道傳祠成將以三月上辛致祭用樂堪自爲祝文命調贊撰樂章先升歌三終第一解聖道昌明二解治法醇備三解樂天安命以琴和歌次笙入三終第一奏黃鐘正宮二奏大呂變宮三奏林鐘清宮以笙笛吹之次合樂三終第一闋迎神引二闋饗神曲三闋送神歌以笙笛和歌鼓板節之先是調贊攜冀州趙本中及本中族子迯舜同來受學於堪及祭之日調贊司琴本

中吹笛述舜鼓笙抑揚亢隊無不中節者堘使調贊爲之記而自撰祝文曰我先生以禮樂立教直紹周孔然禮固實體於冠昏喪祭而樂則失傳已久及堘如浙問律呂歸撰勺舞先生顧而樂之先生沒後威縣有劉調贊者來學於堘能心通禮樂之誼能琴解歌吹今東莊祠成續修春秋之典敬撰佾神樂章以妥我師心尊我師道想神聽之喜可知也庶來格歆歆乎堘甚奇調贊調贊初來學年方二十四嘗曰馮樞天愚而固黎長舉愚而謬鍾子能愚而欲求其不愚者其劉用可乎道味深世緣淺則庶幾矣其著書今皆亡佚矣後調贊於方苞作堘墓誌及生時阻堘修史及聘教皇子之事力言方苞之居心誣及死友亢爲顏李之干城云

亢之學得堘而道益彰得諸弟子而教益盛太史公謂孔子之名揚天下皆子貢爲之先後不其然哉今就畿輔諸弟子有姓名籍

貫可指數者凡得十人有吳瑨者安平人已附入吳本植傳不復錄

劉琛字來獻深州人爲諸生有聲能承二人意父冲善病數月衣不褫帶母老畏暑躬負之陰一日數移抑搔痛癢無倦色儉而好施與持家嚴而有禮教子姪以小學爲基訓女口受女經見人非禮至垂泣誨焉立家訓二十四事以元教禮樂射御書數命子庭傑文武兼習補邑庠生琛初於會渦一識元面遂私淑之謂學莫先於禮禮莫重於祭仿元置齋戒牌建祠堂修家譜立墓碑又二八月上辛以元從祀雍正二年卒年七十李塨銘其墓曰斯人之逝兮斯道之慼其痛惜如此

國之桓字公玉深州人長元八歲介塨來執贄元辭長跪求教曰昔董蘿石執贄陽明不論年之桓乃遜蘿石耶遂受之曰學人未

有眞誠如子者惜老矣之桓曰竭力向前死而後已敢以老阻乎因教之學禮及齊家嚴內外之道元南遊中州之桓請侍曰吾敢遜子路乎徒步而從元教之曰正心修身之功不可因徒行懈吾嘗內自提撕也康熙三十七年卒元聞之大哭易素冠服爲位哭奠受弔持心喪三月之桓初名之元避元名改性樂易慤誠見義敢爲邑人王之俊廬墓苦孝偏走嘗道凡五載卒上達建石坊於其墓嘗擬草疏言天下疾苦人笑其愚不恤也老以無子置側室每求嗣夫婦相借齋沐生三子而終

陳天錫安州人問學於元且曰程朱孔孟隔世同堂不可議也元曰請畫一室子觀之一堂上坐孔子劍佩觿決雜玉革帶深衣七十子侍或習禮或鼓琴瑟或羽籥舞文干戚舞武或問仁孝或商兵農政事服佩皆如之壁間置弓矢鉞戚簫磬算器馬策各禮衣

冠之屬一堂上坐程子衣冠博服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楊朱陸者
侍或返觀打坐或執書吾伊或對譚靜敬或搦筆著述壁上置書
籍字卷翰硯梨棗此二堂東同否天錫默然笑

可默字訒言安平人年六十始補諸生初元訪趙衛公兄弟言可
默少年志爲聖賢其年受學於元語之曰佛氏與吾儒異者佛氏
是勿視聽言動吾儒是非禮勿視聽言動默勸元以時文教人借
之以明道倡學元曰吾亦思及此矣其妻岳氏有惡疾默以禮去
之及再娶而岳疾愈或勸改適不應投井死默屬其子立石其墓
以母事之塜爲之銘

李倜字毅武邢臺人事親孝待昆弟友閒居如對上客盛暑衣冠
必整無戲言苟動見不義事如避惡臭行遇古聖賢忠臣孝子廟
墓騎必下步則改容疾馳規友人過不從至垂泣相視讀書過五

經諸子字端楷不爲草書能琴劍闢佛老甚力與塨同師事元塨語之曰學不在誦讀倜曰君學已富當約禮愚學無多當博文塨曰君誤視學文矣文詩書六藝也誦詩作樂能言考書知政練事習禮樂射御書數以致用非佔畢也讀書不解不如返而力行行一言解一言矣倜樸學力行塨與共學謂得一勁輔康熙二十六年卒年三十五塨哭之曰予之寡德不能當此賢友之助遂使哲人速萎耶可悲也

曹敦化字萬初淶水人介塨執贄元教之學禮曰天下無治亂視禮爲治亂家國無興衰視禮爲興衰三重之道王者之迹三物之學聖人之迹也亡者亡其迹也故孟子曰王者之迹熄孔子曰不踐迹吾人須踐迹又曰論語孔子之經濟譜也漢高祇得惠則足以使人一語而帝項王祇犯有司出納一語而亡又曰改過遷善

吾儒做聖賢第一義也規過勸善吾儒交朋友第一義也納諫從人吾儒做經濟第一義也否則人役耳烏能居成吾德出交天下士乎又曰謹守之士患其拘執進以勇爲不可及矣豪傑之士患其粗率濟以愼密莫與敵矣敦化問明理之學元曰治世之民愚愚正其智也亂世之民智智正其愚也三代之士習行以爲事近世之儒思講以爲學自以爲無不知無不能而實一無知能焉可哀也淶水又有鄭克昌者字光裕元以喚迷途示之大悅

齋爟字燧侯高陽人父國琳字林玉明季讀書擊劍與李𠪚結城社善排難解紛雅善孫奇逢杜越聘王餘佑主其家教諸子以經濟之學晚年謀遷河南郟寶豐地三十餘壢元稱爲雄才未就而卒辛酉爟來問學聘塨設帳其家以教其五弟壎乃與其四弟中呂習射詩有誣告爟者塨入京解之西游歸卒高陽李霖字沛公

亦寓書問學稱弟子

李柱字介石深澤人黃門人龍子也康熙二十年舉於鄉樂易喜施與好技擊囊金南走少林寺學武藝數年始歸平居佩觽玉玦韘乘馬則左右雜佩弓韔服矢揷房又好樂延姑蘇善歌者教子甥及門人操鼓品絲竹各習一音每讀書畢即登歌合樂渢渢如也元南游後具幣儀問學時已皤然老矣元返具幣作書答之著有醒葊文集李塨爲之序

詹逵字定侯保定人康熙戊寅來問學時元已六十四矣元寢疾時有張振旅張智吾來視起冠智吾曰病何必冠曰臥則脫冠起則冠固也王巽發王濬王澤王懷萬王溥王繩具來候命人扶揖其卒也有田得豐郝品郝夢麒與鍾錂李植秀等執喪衰服加經數人者大抵皆畿輔人而無籍可徵然則湮沒而不彰者蓋亦眾

矣
塨與元論交謂令人可親乃能收羅人才廣濟天下又謂國之桓
曰後進向吾道凡初來者不可強以難不可摘以過則人樂近又
謂馮辰曰守習齋之道而專發晦覆蔽澌滅矣何以明行此道於
天下萬世乎故不得不通聲氣廣交游也有從者此道傳有排者
此道亦傳此顏先生意也元嘗自言為學二十年而四方未來多
友吾黨未成一材剛主為學僅一載而樂就者有人欲師者有人
吾不及也塨自二十一歲學元之學而又奔走四方博交海內賢
豪俊偉之士故塨之教益廣而元之道益尊不僅畿輔一隅已也
茲不具錄錄畿輔弟子之可徵者京師則申奇章董漢儒董漢傑
郭鋐郭培伊維藩伊維城祁鼐臣易州則祝兆鵬之弟佚其名肅
甯則王業豐王業彪深澤則李遖及其子基威縣則田如龍高陽

則王楫齊勳齊中岳大名則張珂安平則趙垂勳及其子瑞鴻弓巽弓御九王博古王傑期新安則程石開而其最知名者則淸苑馮辰大興郭金湯郭金城兄弟云

兆鵬遣其弟來從學在牧忻州時兼聘塨主其幕塨以親老辭爲薦張鵬舉佐幕事弟培教讀與之俱西業豐業虎爲王陽陶之子適字六經則李柱子也如龍字夔菴其事不詳楫問質鬼神建天地之說塨曰君子三重原本天地鬼神以制之而即以位天地鬼神故上古不惟人治天地亦治鬼神亦治後世反之不惟人亂天地亦亂鬼神亦亂故一則淸宴呈祥一則災怪並至也勳及中岳皆齊燿之弟塨告勳曰好問好察聖所以益聖冥行恥問愚所以益愚中岳問處世曰在閱歷有學問而無閱歷不可致用也問古今治術曰王道淸淨刑名三者而已王道無弊者也淸淨刑名可

以救弊偏任則弊隨之珂字非玉㙮易之曰可玉與習中學士相見禮並命教其孫敬承㙮嘗贈之序曰可玉能甘貧守命不取非義此作聖基也雖然視以人情則鉅程以聖道則微是特公綽之不欲耳若欲成人文以禮樂其功有可窮哉垂勳字偉業本姓劉父命繼其姑趙氏少苦寒時廢讀而學益勤聞元學李瑞鴻問學於㙮質辨經史及河洛太極諸說㙮稱其一堂虞夏康熙五十六年舉於鄉㙮送之序以用禮取士之說勖之以益大其學瑞鴻字漸逵亦舉人後任石城知縣巽或曰字遜甫好學能篆書爲諸生有聲受堪輿術於江南進士沈新周㙮嘗記其父靜菴之事略靜菴名恆矢鄉人嚴之如王彥方陳仲弓者也傑期與可默同來問學因問宋人言周不改夏時月然乎㙮曰非也春秋載春正月無冰二月無冰此夏十一月十二月也若夏正二月無冰何異乎春

王正月日南至二月日南至亦夏十一月十二月也若夏寅卯月有日至乎宋人並不閱經可怪也石開字啟生少好辭賦工制舉文弱冠後見顏元四存編及李塨大學辨業始知力實學乃上書於塨曰聖學之失傳久矣數百年來學者不入於朱則入於陸互起而譁自習齋先生出舉唐虞三代學教成規以正流失廓清絕復之烈未見有如此者也先生嗣其後自當若孟子之遵孔子不然則荒塞於戰國之橫議而孔子之道未必尊師至今為烈也夫物盛則衰以先生師弟得二千載已喪之真傳乘數百年將更之氣運宜一呼而靡然從風然而應者尚寡非三代周孔之學必不可行於後世也近代士子靜坐讀講進可以干祿而退易以自足二先生所為教則孝弟忠信禮樂兵農躬行力學不得漫然虛大者也又安肯違其所甚樂而從其所不便耶雖然勢極必返願先

生省可已之文絕無益之交保愛精神以道自尊而專肆力於周官三物旁求同志益廣其傳令天下不病於道之難行而咸信夫古之易復則先生之無負習齋而大有功於當時後世者也石閒愚弱未能即時北上擔簦執贄擬先撰閑道錄以矢願學之心謹條錄請正焉塨報之曰足下年少才高議論輝光肆映如偉炬燭天此天特生之以使周孔之傳不至墮地者則習齋雖亡而不亡矣

馮辰字拱北一字樞天諸生嘗寓書問學於元元報書稱爲上天先聖惠我良友未幾元卒不果來後從塨游塨所著書多辰爲敘而行之其所自著有士喪禮學規家勸等書與威縣劉調贊同稱高第弟子道傳祠亦二人所耆也初辰設館戲爲塨聞辰名久贈訟過則例辰來書問學塨報之曰讀來翰弁展佳什篤崇實行潤

以詞章瞻覵數百里內少其倫比故友閻百詩嘗謂朝得一士暮
以告人塨則更甚平生偶獲佳品輒薰之沐之首戴而肱持之況
今顏先生王法乾相繼捨我將伯無人若得足下一勁輔輔仁講
學人心世道咸有賴焉昔往謁習齋先生獲讀足下書再三見問
足音杳然竊歎後儒率心中一涉想筆下一成文即傍一者論其
精力所在如此而已今閱來教乃知爾時特以貧累躭閣錯過自
古聖賢無有不資朋友而成者故直列一倫於君臣父子間孔子
大聖而於子產晏嬰兄事之漢儒甚重遊學至於擔簦都養司掃
除不告窮瘁宋儒若程張朱陸俱重聲氣塨少年食糠覈衣鶉結
然不敢以貧自棄入泮後始從顏先生遊三四十里徒步往來旣
而走四方凡海內道學才儁通儒文士無不委曲納交者是以極
愚至陋而於持身經世之學頗有心解禮樂兵農羣經諸史頗有

論著考古過萬卷而所得朋友之力居多因深信五倫百行皆此一倫成之也嗟乎人僅欲爲鄉黨自好者閉門無友可也若如大論所謂成己成物繼往開來之事舍朋友其何以哉孔子之稱孔文子曰好學下問故論人者必曰學問今則學術失傳異言喧豗歧途眯目而欲不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輒言篤行恐誤者不尠矣足下天分甚高而又不憚下問尅期命臨少俟秋爽亂篙去敝里咫尺方將妄託於老馬識路敢辭往來其卜日而卜夜爲長得書遂來共學爲日記互稽功過又三年乃退居弟子之列而以師禮事塨塨觀其日記曰辰近規學習齋力行古道從今相我吾道庶不孤矣又告之曰先人言心如剝蕉顏先生言心時時起漚子力學行心常在道矣自此涵而勿強養而勿息時時以天理洗濯乃心人欲自息天理日新世故人情日析則學可進德可成矣勉之

因卒之晉士相見禮祭禮並事親長之容教以精神包羅闔壓及言語威儀之道又告之曰宋人以格物爲卽物窮理然實未嘗卽物窮理也吾黨乃卽物用力耳書理卽世事未有世事不明而通書理者宋人所言講書而已㞐晚年矢明多倩人代書所輯諺語卽以倩人諺語爲名

郭金湯字子堅弟金城字子固本姓張父盡忠幼養於京旗郭顯名因姓郭盡忠早卒顯名撫之成立金湯出令桐鄉金城由藍旗官學生試高等授內閣中書遷刑部員外郞轉御史李塨於二人少長各一歲兄事金湯而弟畜金城二人則皆事塨以師禮又因塨私淑顏元寓書博野問學塨如京師數主其家金城幼好讀書能詩文既交李塨盡棄所學學天文地利政治兵農射御金湯亦篤信之李塨之佐金湯桐鄉期年旣大治塨與金湯並纍出勸農

羣或赴薦紳家飲酒賦詩金湯皆相隨塨年四十無子金湯出重資爲買一吕氏女爲妾搆留春樓居之環植蘭菊黃楊諸雜卉頫樓一眺池塘竹樹皆在襟下友人贈詩有云一簾春色留官署滿目生機到小樓而樓上每入夜燭必結蕊如幞頭如綴旒自巔垂至跋四壁香氣清澈黃楊梔子月季皆結子蘭生孫金湯聞而雀躍曰吾師獲佳兒矣金湯妻于亦善相其夫塨在桐未有妾時僅六月金湯爲製單複絮簟以及倒頓袙腹之屬凡六十餘襲皆于手縫紩其敬禮之如此塨先未往桐時金城在京亦嘗出資爲買一馬氏女爲妾又嘗餽諸其家賀培婚壽馬太夫人生日金城之仕京有聲亦塨與講學之力在刑部十四司稿皆倚定每決讞再四叙獻全活甚眾有謝者戒閽勿通曰而本無罪非私汝也人感泣去至爲象祀其家及官御史巡城不察察爲明人自不欺都御

史王士禎命諸御史具一稿屢易不當意或推金城立削草士禎連呼曰老吏老吏上疏請裁冗員衆議大譁弗辨也又嘗仿李塨平書訂取士之意疏請復古鄉舉里選指畫已定未及上而卒年四十一又五年金湯亦卒年四十八金湯質直不輕爲然諾好潔勤細務井井有條金城沈默有容見人訥訥如畏然二人性各不同金湯每怒金城謹事之委曲能得其歡金城在北金湯在南念及之未嘗不垂泣也塨嘗從金城傳馬射法與游西山脫帽置地上策馬射之無不中中則帽颺起等身葢絕技也初椎龍江關與總督傳臘塔較射一中五十貫須臾獲采滿數車盡散與從人觀者每公退閉戶讀書不請謁人有尚書甲遇於涂謂曰君盍一往謁曰公事有公地無私事何由謁甲曰時如此勿執曰時如此時而其人如此人也甲默然卒之日囊錢不滿百敝衣布衾以斂都

御史李柟倡曰郭君貧無以葬不可不助共醵金賻焉金城與其兄金湯皆李堪爲之傳追想生平情誼之交蓋未有過之者初留春樓所生子名習仁後又生子習中馬氏亦生子習禮堪每顧諸子謂之曰而世世勿忘郭氏二公也

師儒傳九終

大淸畿輔先哲傳弟十八



大清畿輔先哲傳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十九

天津徐世昌撰

范士楫

范士楫字箕生號橋洲定興人明崇禎十年進士授陽曲知縣丁外艱服闋補洪洞時流寇蠭起士楫見世事不可為棄官歸隱居鼓台山清朝定鼎大吏薦之召起授禮部員外郎尋改吏部典試陝西號稱得士晉文選司郎中一意講明銓法甄錄拔舉審其人才職賢否而啟事之若不可者力與尚書侍郎爭辯不肯唯諾署紙尾遇權貴請託輒拒絕坐是失上官意卒罷職後游揚州歿於旅舍門人賻之歸葬士楫負奇才意氣豪邁異俗子若膩獨好與古人交傾囊購異書萬卷冥心探索恆夜達旦著作故博通少與同邑鹿化麟交善商榷古今學業伸紙操筆彼此互勘訂閒或呼

迺抵掌論天下事有雲龍追逐之樂初士楫父文源與化麟父善繼同被難善繼殉節死文源臥護其屍三晝夜鄉里嚮其風誼僉尊曰懷洙先生士楫禀承祖父家學慨友道陵夷關乎世運隆替迺着古人交箋以質孫奇逢奇逢爲序而傳之奇逢者其祖錫之弟子而文源之至交也士楫初任陽曲時斷獄多平反作求其生錄一書以爲牧令法戒康熙元年致仕家居檢其父所輯范陽志遺兵燹無存乃廣爲撏採修舊起廢自地理至家乘得書十卷名曰范陽識略生平工韻語雕鎪肝腎凌轢古人蓋能於竟陵公安而外獨樹一幟者世傳橘洲詩集六卷迺順治二年乙酉以後作也匪棘堂樾舫諸集鹿化麟杜越皆稱道之今無傳者蓋佚久矣

楊思聖 喬鉢 連佳楊 周鐈 楊繼芳

楊思聖字猶龍鉅鹿人少有神童之目年十二應童子試拔置第

一明崇禎己卯鄉試中副貢生逾四年舉於鄉順治三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尋授編修預纂修實錄之役升修撰己丑會試充分校官得大儒曹本榮等二十八人歷春坊侍讀學士時天下兵革初定朝廷尚文治思聖與同年柏鄉魏裔介以文章道義相劘切負海內重名天下之稱之者必曰楊魏士之抱奇才過都下者爭得其一言爲榮思聖恂恂若不及汲引寒素如饑渴之於飲食一藝之長必爲之延譽以此成名者多平居不喜徵逐讌會無姬妾聲色之奉寓廬湫隘雜植花竹於庭圖書字畫堆疊滿案几每乘羸馬蹩躠歸鍵戶謝客誦聲琅琅達衢巷及評隲人物高下詩文若書往往觸顯官不少顧忌世祖一日坐便殿召思聖及陳熿至賜上方筆札書稱旨賞賚有加旦夕且柄用而忌者謀欲中傷之會上擇廷臣才堪外任者遂出爲山西按察使論者以思聖

為侍從之才不長律例及至官折獄精敏三月清積案二百六十無濫無枉貪墨之吏俱斂迹改行升河南右布政使革羨額裕軍饟以廉潔稱時徵君孫奇逢隱居夏峯思聖屏騶從往見之相得甚歡以道統相屬尋轉四川左布政使欲投劾歸作倦遊草思廣羊山不置廣羊山者思聖與永年申涵光雞澤殷岳讀書處也格於例不得自疏巡撫某又堅止之不獲已遂入蜀蜀新造土荒不治歲入僅三千緡思聖闢心綜理首建開荒之策增額至數萬其次則招外商平劑物價四方擔負而至者不絕於市蜀賴以安居四載舉治行卓異第一入覲賜袍服有差返至賈懷舊病作乞休致河南巡撫以狀聞時雞澤殷岳偕行至軹關曰病亟矣惟青主來可活耳青主者太原高士傅山字也遂自往觸炎冒雨晝夜走千里四日而至大原見傅山跽而請曰猶龍病矣先生其肯一行

乎山曰世無兩猶龍吾雖抱病烏能坐視遂偕行至則已沒一日矣時年僅四十有四魏裔介聞之歎曰猶龍遂作古人山川削色矣然讀其遺詩若文不知涕之何自也申涵光曰以猶龍之才不能珥筆侍天子左右及外出官四方鬱鬱不樂未嘗一日不曰吾廣半吾申子吾殷子也賫志以沒而卒不得遂其初豈非天哉思聖天才雋妙風格秀整擅晉人書法尤工於詩俊音亮節出入於開元大歷之閒入蜀以後山水之助老氣橫發與少陵相頡頏王企靖稱其寄託深遠一往豪邁吳偉業則贈之曰北地詩名三輔少皆非虛語也著有且亭詩七卷

喬鉢字文衣內丘人太原府通判中和之子明貢生工詩與魏裔介楊思聖魏一鼇米壽都陳一得高光國立社相酬唱新城王士正爲一代詩宗而獨盛推鉢嘗寄詩云次公狂自好名字滿人閒

才士無高位吟魂寄百蠻音書湖口縣生死劍門關太息青蠅弔交州幾歲還其心折如此歷官郯縣主簿寧波府經歷東城副兵馬湖口縣知縣劍州知州著有越吟一卷苦吟一卷燕市草一卷劍閣草一卷燕齊詠一卷匡鑫草一卷石鐘集一卷野語一卷奕心一卷申涵光曰文衣詩橫臆而出肝膽外露摧堅洞隙一息千里燕趙人多沈毅英爽無今昆之習文衣其尤著哉

連佳樗字克昌南宮人父三讓諸生年十二居母喪中禮明崇禎十一年城陷殉難時佳樗年甫七歲隨母白崎嶇兵火中求父骨母教之讀書舉順治五年鄉試十八年成進士授內閣中書佳樗博極羣書爲文古雅淵茂學詩於鉅鹿楊思聖其所著損菴詩草申涵光序之曰克昌詩舂容淵博無噍音促節破其渾淪蓋得樂之和以爲詩者牛弘之論葭灰也曰半出爲和全出爲猛不出爲

衰不猛不衰和斯貴焉克昌之謂也其眞楊子之後勁歟
周鎬字告柯南和人諸生家苦貧而性澹遠蕭然出塵壒嘗爲詩
嘗從申涵光游謹守矩度溫潤清脫在唐人項斯馬戴之閒應試
入都有踏雨摇青果添燈留故人之句一時名流爭相傳誦下第
歸里其詩益曠遠與楊思聖相伯仲著有葭里集十七卷魏裔介
序而行之鎬之同里楊繼芳亦以詩名
楊繼芳字仲延號敬容貢生太倉吳偉業嘗序其詩集行世及卒
也魏裔介誌其墓初爲山東新泰知縣豁里民荒田千八百頃寬
逃人之令順治十四年臺使考察奏績第一遷守和州值海氛初
靖姦民誣富室從賊者二十餘家上之州繼芳燭其冤置不問宽
連歲逋賦數萬捐米以振饑民修城葺學舍傾橐爲之未嘗問諸
民秩滿遷浙江嚴州同知奉檄採木深山中以勞卒同官賻之始

歸葬所著詩有頤中堂前後二集仲延文集課子初讀型俗淺言諸書

呂纘祖 劉驊良

呂纘祖字俊發號修祉滄州人順治三年丙戌一甲二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官宏文院侍講學士生有異稟夜視物目炯炯有光九歲喪母居喪如成人事繼母劉一如其所生母讀書嘗達旦父戒其過勞乃假寐已復如故父與繼母相繼亡哀毀骨立教弟姪一守先人家法其爲文高邁雄肆廷對直陳時務言人所不敢言爲司業時以實行勵多士纂修明史無一字苟服官八年以病告歸南游吳會泛維揚走金陵遊雲間武林返櫂姑蘇山川名勝題詠殆徧詩境平淡而天趣橫溢時比之白香山客有嘲者曰詩以窮工先生若此應已充罰盈棟矣纘祖笑曰工不敢然因不工

而竝掩乎窮亦不敢出也旋卒於家賜諭祭著有几園集皆丙戌以後作也同州劉驊良字支莊號六蝶諸生善畫工詩著有帆影筆談支莊詩集十卷其詩清夷淡宕似梅聖俞刻厲峭拔近孟東野王士正序之曰空谷之蘭靜潭之月庶幾近之

石申

石申字仲生灤州人父維嶽明萬歷進士官副使申順治三年進士改庶吉士視學江南搜拔孤寒所取士多掄大魁歷遷學士侍經筵擢吏部左侍郎矢公無欲門絕苞苴以抗直中忌奪職後事定起補刑部左侍郎上愼刑疏天下傳誦尋丁繼母艱服闋遷戶部左侍郎總督倉場舊例廚餽交際取支斗級申一切罷去之綜核清釐無敢弊混者聞慈母訃歸里嬰疾而卒賜祭葬如例贈吏部尚書康熙十八年祀鄉賢先是世祖章皇帝稽古制選漢官女

備六宮申女與焉賜居永壽宮冠服用漢式封恪妃召申妻趙入宮爲家人寵賜重疊賞賚有加禮說者謂維嶽爲副使時王府中官某鴆其王反誣某妃弑逆撫按以下皆納其賄將具獄矣維嶽獨持不可力雪妃冤至是申生恪妃竟入宮掖蓋救妃之報云申爲人曠朗無城府而氣盛才銛不可一世每與友朋讌處酒酣耳熱議論泉湧彈射古今人詩文少當意者於當世盛名諸公尤往往指摘唾棄之不遺餘力聞者或掩耳申益傲然自得習爲故常遂以此遺謗於時其操筆爲文幽折瑰麗非尋常蹊徑不屑苟同今人亦不肯襲古人面貌詩則劌鉥鋟剔矯岸不羣能自成一家言其爲庶常時內院集閣試擬待漏院記諸人爭摹宋人詞調申開章獨云天子無日不視朝宰相無日不入對李霨稱其警拔冠諸作已而果第一後屢應御試皆列高等人多傳誦之者有賚勞

堂遺集行世

谷應泰

谷應泰字賡虞號霖蒼豐潤人聰敏能強記於書無所不窺尤長於史學順治四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遷員外郎出爲浙江提學僉事校士勤明所拔多名宿平湖陸隴其其尤著也應泰學既賅博文亦雅贍嘗采集有明一代典章事實購得山陰張岱石匱藏書及談遷編年排比編輯爲明紀事本末凡八十卷其自序曰通鑑紀事本末者創自建安袁樞而北海馮琦繼之其法以事類相比附使讀者審理亂之大趨迹政治之得失首尾畢具分部就班較之盲左之編年則包舉而該浹比之班馬之傳志則簡練而隱括蓋史外之別例而溫公之素臣也沿及明代迄無成書蒐羅條貫蓋其難哉余謬承學政之役兼值右文之朝夙夜兢兢廣稽博

采勒成一編以補前史缺惟高皇智勇天錫成祖雄姿英毅撥亂反正風驅電掃可不謂隆焉仁宣之間綱舉目張吏治蒸蒸明良洽浹歌詠太平繼體之休風也英宗御極耆舊罷政閹豎擅權遂至翠華輕出乘輿北狩自非樞臣畫謀景帝踐祚則虞淵之日墜地而已及乎南內奪門忠直被誅宗社卒賴焉憲宗嗣服不修儲怨更加謚號寬身之仁也乃憸相柄權大璫羅織祈於登明亦云恩矣孝皇恭仁莊敬虛懷納諫朝多藎臣野無兵革至其晚年尤勤宵問歷選列辟稱郅理焉武宗巡遊無度寵任逆瑾晚乃芟除宸鐇宸濠禍變接踵顛而不亡亦其幸爾世廟籓服入纂綜核察察姦輔薇之僅乃獲鋤國體傷矣穆宗守文俺答封貢乃輟朝日久中旨纔叢無足數也神皇乘運豫大豐亨征徭既繁百工叢脞揆厥亂源所自來爾光宗危懼之餘克膺大寶善政初舉天命不

祐艮足悲也熹廟拱手權歸宦寺玄黃之戰毒流縉紳胚胎禍亡於斯酷矣懷宗冲齡手翦凶貂父老喁喁革觀厥化乃以數乘陽九寇弄潢池僚案營私將士選懦及乎刃及宮闈身殉社稷則庶幾亡國之正也嗟乎周治盛於文武漢道大於高光此前世之所以興隆也孔子傷心幽厲武侯痛恨桓靈此後世之所以衰微也綜觀明政何莫不然昔湯臣進規鑒於有夏姬朝作諷戒在殷商惟我皇清開天初造攬勝國之患逆察已事之明驗保世滋大毋亦於斯鏡見焉余不敏泛瀾衆家編綴是書比於九齡之千秋金鑑德秀之大學衍義雖材智不逮亦復竭其愚忠云爾是書初出有以其語涉譏訕者上調取閱之知其書無他不之禁也乾隆時四庫提要載其書且稱其詳略得中首尾秩然於一代事實極爲淹貫每篇之後各附論斷皆仿晉書之體以駢偶行文而遣詞抑

揚隸事親切尤爲曲折詳盡惟紀靖難時事深信從亡致身諸錄以惠帝遜國爲實於滇黔游蹟載之極詳又不知懿安皇后死節而稱其青衣蒙頭步入成國公第俱不免沿野史傳聞之誤然明史用王鴻緒稿本鴻緒書成雍正年間此書成於順治十五年鴻緒不應未見也其紀太祖平東南遣聘鎮江秦從龍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呼先生不名事在徵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前又紀參政吳雲使雲南行至沙塘口鐵院知等逼令易服不從殺之事在王禕使雲南後明史太祖本紀於徵基濂溢琛及禕死並書而此二事不錄又紀大理少卿弋謙言事過激免朝參以楊士奇言召爲副都御史仁本紀不書按察使林碩振舉憲法中官裴可立誣以沮格詔逮碩親問碩具言故立命馳驛復任降敕切責可立宣本紀不書王恕以南京兵部尚書致仕召爲吏部尚書請禁文職奪

情起用請停止生員吏典開納事例孝本紀竝不書據此知其詳略之間多有可與明史互相參證者至其論胡藍之獄以爲高帝鳳德之衰李福達之獄以爲臺諫爭連坐之過大禮之議則以張璁桂蕚有功存統俺答之變則以嚴嵩仇鸞竝無死道責三楊之競庇鄉曲惜于謙之不言易儲紀江陵柄政謂救時似姚崇徧急則同趙普專政似霍光剛鷙則類安石如斯之類皆具特識不爲苟同隨俗者惟東林黨議後祇載倪元潞之言而不自著論說則與全書體例不合耳應泰任浙時衡校之暇流覽杭州湖山之勝刱書舍爲遊息地及去官浙人士懷之屢修葺志不忘所著築益堂詩集馬惠裕序之稱其意厚詞和有唐之遺音云

周體觀

周體觀字伯衡遵化人順治五年舉人踰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累遷吏科給事中爲人坦直倜儻嘗言天下事臧否人物必盡吐其胸臆無所俯仰立朝若忘其官在官若忘其家人以是敬憚之出爲江西饒九南道副使與施閏章同官又同年友皆風流好事負人望詩學宗法杜陵感時投贈觸興成篇閏章稱其令支道中詩似杜秦州諸什與河朔詩人申涵光郜煥元同稱江北七子王士禎謂過黃州詩不愧古人著有晴鶴堂詩鈔十六卷

陳上年 從子正 裔孫承壽

陳上年字祺公淸苑人順治六年進士授陝西鞏昌府推官內擢兵部主事洊升郎中復出爲陝西固原兵備道遷山西雁平兵備道晉布政司參議移節廣西會三藩亂起逆寇破梧州迫以官不受罵賊死乾隆閒下詔優䘏給恩騎尉世職並入國史忠義傳上年奉繼母孝事伯兄恭里閈無閒言能文章工書與李因篤顧炎

武馮如京朱彝尊梁清標友善篇章酬倡率以道義相切劘炎武
客都下見春秋纂例春秋權衡易傳諸書心悅之而貧不能購上
年出貲佐紙墨得寫本歸炎武寄徵君劉處士大來詩所云一過
信陵君下士色無倦卽謂上年也生平行潔志廉初爲李三秦冤
獄多平反兩權兵備嚴鎖鑰勒部伍雅歌投壺軍中有韓范之稱
雁門屢遭兵燹虎落凋赼胠篋探丸日數數以警前官皆治以嚴
酷盜愈衆上年務寬大與之休息興文教革商稅完葺城垣亭障
不一擾民數月治化大行民頌其德上年死後子孫崎嶇戎馬閒
僅獲骸骨歸其著作皆亡佚無傳者九世孫名永壽者搜輯炎武
如京兩集中始得五七言詩十餘首吉光片羽亦可觀其梗概矣
從子正字正子號端伯康熙九年進士由內閣中書歷戶部員外
郎禮部主客司郎中康熙三十二年癸酉爲貴州鄉試副考官與

顧炎武交至篤亦以能詩文稱永壽字同山幼學詩於同邑諸崇儉長從新城王振綱貴筑黃彭年桐城吳汝綸武昌張裕釗遊益刻志文學光緒二十年成進士授內閣中書改官河南知縣豫撫劉樹堂河督任道鎔常任直隸知其才爭招之幕中二十三年丁酉分校河南鄉試署考城知縣縣與山東曹縣接壤夙爲盜藪莅任三月以計禽積匪許三妞置之法盜遂稀二十六年權祥符疑獄多親訊不假手讞局事上吏以禮不爲勢屈調署唐縣精於聽斷能息民教之爭去官之日士民具牛酒餞送者二十里不絕國變二年卒於家著有家乘蒐遺一卷五禽圖纂注一卷漣漪館詩存四卷愼初堂文集四卷竹所詞存一卷秋菘老屋手札一卷漣漪館隨筆二卷

李儀古

李儀古字淑復號尙友任邱人曾祖魁春祀鄉賢父天敘字完白官陝西有政績儀古生而秀異年十二爲明諸生順治二年詔舉茂才異等之士以實六館遂入太學踰年舉鄉試六年成進士盡讀中祕書文思益豐發名噪都下八年授翰林院檢討又三年升右春坊右贊善纂修順治大訓扈從南海賦詩稱旨十三年轉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丁父艱起補弘文院修撰升內祕書院侍讀知制誥爲上所親禮授國子監祭酒儀古於監事釐守舊章獨念士不通經學古文體卑靡乃日進士子說經史大義旁及古文詩歌於是吳元龍陸棻王鼎基錢芳標輩咸以宿學受知都人士彬彬嚮學以不讀書爲恥康熙二年晉弘文院侍讀學士充浙江正主考得勞之辨孫在豐張又良諸名士遂偕與登吳山泛西湖覽南屏虎林天竺龍井之勝貯詩滿篋蕭然而歸三年充殿

試收卷官母艱服除起原官九年再充收卷官以疾告歸遂卒年四十八儀古篤於孝友嗜古學喜金石不逐時好詩古文辭出入信陽北地其言性理以薛文清呂經野爲宗書法師二王亦閒出新意所著有綸音彙記尚衣山房文集

宋起鳳

宋起鳳字來儀號紫庭一號覺菴滄州人副貢生順治六年授山西靈丘知縣大同白羌壞弃兵郡邑民流竄殆盡起鳳請大府蠲額賦三千二百六十餘兩貨徭銀一千七百三十餘兩其他積逋竝報免教稼勸學民始復業尋擢廣東羅定知州撫恤民猺三載眾建祠以祀旋丁艱歸羅民詣大府乞留環跪戟轅竟日允其請起鳳堅辭不可奪羅民泣送千餘里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詞郝維訥兩遣使至皆不應晚好遊足迹幾徧天下所著有詩說一卷

北京風俗記二卷兩都耆舊志四卷治譜一卷碑記四卷參通兩極二卷丹旨一卷先進遺聞二卷下學錄西都雜記大事記關塞紀行八省遊記湘漢紀行田疇農語等書覺菴詩詞二十八卷

郭棻 子焌 孫青墀 王鼿 王鶴 劉可書 王儀

郭棻字芝仙號快庵清苑人生有異稟工詩文善書下筆千言立就順治元年選拔貢生二年舉於鄉三年會試下第署無極縣教諭士子服教懷德建生祠祀之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檢討升贊善 世祖御試詞臣列第一慷慨好直言因忤權貴左遷山西按察司僉事快快不赴范文程惜其才為之治行李且戒曰勉修職業靜以待時棻感其言單車赴任所甫受事會撫軍白某委查晉省荒地召之謂曰君清貴上官不應屈以吏務奈此事非君不可幸屈為之棻辭出即辦裝趣行履畝詳勘潔誠克己

終事不名一錢而事以辦治上官一切倚毗之擘畫勤劬靡不修舉居八年報最入爲大理寺寺副 聖祖御極有以藝文學奏者詔修章皇帝實錄告成復授編修康熙十一年典試河南所拔皆英俊士論翕然尋充經筵講官侍直南苑 聖祖命書唐人早朝詩揭諸屏榜便殿側時臨觀覽嘆曰郭棻秉事老成優於學洵北方才子也擢正詹與睢州湯斌同充東宮講官免拜賜坐賞貂裘珊瑚念珠上方諸珍物稽古之力榮冠一時棻遭遇曠典益竭誠抒忠講求經世之務凡禮樂刑賞用人理財諸大政莫不探索原委綜覈數千百年因革損益之故因著十策上之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故事政府樞機惟大學士主裁閣學往往無所軒輊棻曰閣學者古參知政事也若徒署紙尾何參知爲每遇論囚蠲振有關民生大計必侃侃抗辨河臣靳輔于成龍因事爭論於朝得棻一

言而決當時滿漢諸相咸虛心采納蔡亦竭忱相助嘉謨讜論士大夫皆仰其風采尋以病乞骸骨歸里閉戶蟄居日探討經史百家老而彌篤開府監司以及牧令朝夕式廬問起居冠蓋絡繹輒屏絕婉辭以謝然遇民生休戚地方利害興除之事必竭情以告罔所顧忌嘗謂天地之利莫大於水莫厚於山莫嗇於桑與棗吾邑有兩泉一曰雞距一曰一畝去城二十里許東西相望淖淖濞濞蓋神瀵也環泉膏壤二三里皆壤皆泉合而瀦於邑之西瀦而放於邑之南淪漣濆瀁於邑之東一葦可以達天津邑之西北皆有山或百里而遙或五六十里而近山有漆有葛有藥有青白灰有石炭有榾柮有棗栗檳棃胡桃榛松蘋婆銀杏之實而木且可楹棟而石且可磉礎皆邑人所需不寧邑人之所需即天津而東亦莫不需之何也天津雖爲百貨輻輳之區饒東南之良者之西

北之產互而市實所上願無如非箠莫致非肩莫達費日費貫賤鬻罔所利貴鬻罔所售故有棄而不采采而不盡者供猿攫而飽鼠食甚非計也誠爲之計莫如先治水余嘗覓其大勢自泉徂河纔八九里須大濬之餘者狹使闊淺使深河深則水大水大則舟浮山之產易致也邑之利也又稍稍轉運抵天水橋之東與天津上下同流津之航實而來不虛而往牟利者樂之矣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將見連橋橫楫絡繹不休東南之美鮮不聚西北之實罔所運緊獨邑之利實爲鄰邑利誠此之圖吾邑無山而若有山不此之圖吾邑有水而若無水長民者以爲何如耶至於開塍種秔稻插籬字鵝鴨亦利也無如田有町畦人非土著格而難行未可輕議耳余故曰天地之利莫大於水莫厚於山也吾邑之田上上者下中者什九皆采地惟境之南陲畎畝猶宛然則又斥鹵墝埆

藝之黍稷弗秀弗實辦正供恆不足往往棄而不治余嘗詢之父老曰吁嗟乎瘠土也不宜穀第宜木十年之計貧民安能爲余不禁憫然以歎曰甚矣邑人之愚也土不宜穀而宜木盍樹之桑桑可蠶也蠶可絲也絲可織也纂組工緻不難衣被西北齊之紬潞之紬秦之褐其始亦人爲之也而利用抑何如之普耶而吾邑之有棄地有遺材者要亦數百年來安於力田逢年之說狃於豆區釜鍾之獲而不知所爲變計卽知之利不近不肯爲功不省亦不肯爲斯蓋坐於拙坐於怠坐於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耶抑貴者無以率之於先智者無以導之於後耶昔歐陽修治滁陂澤之利以興張詠治蜀拔茶樹桑民以永賴然則倡率而利導之責是亦不盡在生於斯長於斯者也議出當道題之棨抱濟世之志家居性好施與每值歲歉恆淖糜食餓者郡中汲井距南北窵遠酷

暑多病暍乃捐金擇中區鑿之至今呼爲一公泉蓋襄事者刑部侍郎趙某也官京邸時買一婢審其色悽慘問之爲秦人已字同里王生歲荒隨父母求食母死父病鬻之以償債者棻惻然覓其夫給之衣費遣歸又門下士李某年四十無子家貧與之粟置妾次年即舉子其陰德穆行多類此保定值兵燹後士習澆薄爲倡興學校佽助膏火而督課之雍乾間踵登科第者皆出其門里中僉稱爲清苑夫子卒之日家產蕭然覆布衾以斂清議美之祀鄉賢祠予諡文清棻文詞美贍理筆詞曹前後垂四十年鉅製宏篇多出其手時與華亭沈荃齊名稱南沈北郭書法妙絕人得寸縑尺楮如獲至寶論者謂趙孟頫董其昌不是過也嘗慨念明季喪亂恐忠臣列士歷久湮滅不彰於時乃著甲申保定府殉難記又爲皇畿大一統賦累數萬言偉麗高皇人比之三都兩京者有學

源堂文集十九卷詩集十卷而畿輔通志保定府志諸書則又蔡家居時所手訂者也子陂能紹家學纂修通志多資其考核孫青壇字岱瞻亦工詩著有雪樵詩稿尤長於書得其祖筆法長箋巨幅世爭寶貴晚年自號香山老人學品爲一鄉之望乾隆間欽賜舉人同邑王鼎與弟鶴皆以詩鳴世博野顏元所嘗與論學者也別詳師儒顏李師友傳又有劉可書王儀者可書字長馨才思傑出與王鼎兄弟齊名儀善書尤工詩意象澹遠在韋孟之間卒祀鄉賢皆與蔡同修通志者

李振藻 父雲華 李暄亨 吳珊

李振藻字天飴號約齋蔚州人明季蔚東盜起官軍集勦調鄉兵爲應父雲華持牛酒犒師指陳機要嘗手殲磐山巨寇城邑獲安値歲大饑先後出粟以振全活萬計鄉邮以長者稱振藻生而聰

慧爲博士弟子員屢舉鄉試不第以選拔貢太學授中書舍人遷戶部雲南司主事會用兵於滇撫臣請免夏稅蘇民困尋議不決振藻力爭於庭得如議宣府順聖東西城懷安諸衛頻年田沒於水有司請豁賦眾格之爲白於主者事得行督理右翼興平倉力除積弊猾胥皆屏迹進廣東司員外郎攝四川司事蜀自兵後歲賦日耗議者令增課佐軍振藻曰養殘黎如養劇病宜急培元氣疾疢彌年而重以很厲之藥鮮不斃矣今惟責大吏招徠流遺闢田增賦不待重督也議遂寢遷刑部山西司郎中會亢旱清刑恤獄多所全活大同姦徒掠賣人子女察其僞務立斷還有神君之稱擢貴州知府以裁缺候補歸遂不出振藻初官中書省爻歸里時魏象樞謫官家居以古儒者自任倡導其鄉振藻從之游益淬礪於學凡家禮譜牒近世弗急者皆服習而修舉之故其生平操

履動師古人學問崛起一時世稱約齋先生云性尤篤孝悌樂善不倦衛守備何某出倉粟振饑未上請病没法當坐振藻力白之得免蘭溪丞徐喆嘗有貸於振藻徐後爲賊死急往弔持券以焚林居數年倘徉泉石嘗過龍門觀太華遨游吳越芒鞵竹杖洒然出塵卒之日適策款段而歸與家人論文藝至夜分而没年六十八

李暄亨字澄園蔚州人康熙三十三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內閣中書性至孝父没廬墓側祥禫後作九問詩寫其哀讀者爲出涕學術準繩先儒發爲文詞力追正始魏象樞見之歎曰此一代之雋也著有趨庭日記澄園詩槐省雜記雲中節義錄若干卷

吳珊字里人安平侍讀學士本植第三子工詩豪飲能書嘗攜酒登泰岱倚醉狂吟聲殷巖谷摩崖題詠墨瀋淋漓傲然自得也爲

諸生入試策文或二三千言判論僅百數十字格格不合常式以是久不第由貢生爲河南唐縣知縣未幾棄官歸與知縣陳宗石交善會巡撫爲壽宗石屬珊代爲詩及書珊諾而久不爲至期宗石促之已中酒笑曰此易耳命紙墨縱腕揮毫字跡皆若鸞鳳翔翥宗石方懼以潦草獲譴既獻乃大嘉賞問誰作宗石以珊對巡撫曰是吳學士少子乎久聞之不意其能如此也遣使請珊入幕珊謝不往曰吳某豈曳裾人門者哉及卒戒諸子曰毋以儒衣冠歛我本植守禮法其兄玠璠循循不失至珊特放縱以狂奢所著無名集四卷詩餘一卷

曹鼎望 子釗　鈖　董榕　榕弟樫

曹鼎望字冠五號澹齋豐潤人博通經史善屬文順治十一年舉於鄉十六年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世祖時召對內廷恩遇優

遲既改授刑部請停嚴冬遣犯豁逃人連坐之法鼎望明敏寬厚又習文法數決疑獄人稱平允康熙五年典試三楚所拔多孤寒士明年出守新安時大旱盜賊竝起聚夥歙婺源諸山熛忽爲害鼎望勒兵禽其渠論散黨衆開倉貸貧民選用良吏尉吏召諸生開敏有材者數十人日講學於紫陽書院捐貲刊朱子綱目新安文獻志諸書政聲翕然嗣忤當路奪職旋起爲廣信知府承殘破之餘招流亡蠲逋賦誅賊首江機楊一豹民慶更生以憂歸服闋再出爲鳳翔知府墾蕪地減科條請停防漢吏番兵馬修橫渠祠喜雨亭以勵後學尋以老乞休卒年七十有六子二釗鈖父子皆擅詩家之勝當時目爲二曹釗字靖遠貢生著有鶴龕集鈖字賓及號癯菴美丰儀善屬文尤精繪事鼎望守新安時鈖讀書黃山之桃花源尋以貢生仕內閣中書舍人聖祖幸奉天南巡吳越皆

以鈖從豐潤東郊有松茨別墅鈖作寫眞圖海內耆宿若陳瑚施閏章王士禎尤侗朱彝尊那蘭成德毛際可梅庚輩題詠殆遍著有瘦菴集黃山紀游扈從東巡紀略筆濤養正圖圖繪寶鑑續纂諸書鼎望與鈖皆善製墨常擣曹素功墨數萬杵滲和冰麝蘇合陶練精緻有玻璃光掌珠書畫舟天保九如諸款識背鐫瘦齋印其瘦菴印者乃鈖作也

董榕字念青號恆巖與鼎望同里雍正十三年拔貢歷官金華南昌九江知府皆有政聲公餘延郡中輔士銓諸知名士研經賦詩嘗取明女總兵官石砫土司秦良玉游擊將軍沈雲英勦賊事譜芝龕記樂府以明史爲經雜搜諸家薈說緯之士銓代爲考訂並題詞焉丁毋艱哀毀過禮扶柩歸舟泊滕王閣夜深忽失榕所往淩晨蹟之溯流里許端坐沙渚閒白衣麻練面目如生適有僕自

九江來告以九江士民爲榕立生祠計之卽沈水日也著有溭陽集十卷弟樫字雨若號潤壑官湖北德安知府亦工詩當時目爲二蘇所著有涉江草濱濼吟于役江干草諸集

張衡

張衡字友石又字羲文號晴峯景州人父培貞字存之順治三年舉人有孝行母喪三年不履中門不茹葷酒居堊室顏曰負劬作鮮民之生文述哀讀者流涕衡年十二通經史能詩文尤精鍾王筆法順治十八年成進士授內閣中書舍人康熙十一年典試山西稱得士繇戸部主事歷升工部郎中以才能薦督窰廠時造築陵工瀛台內殿門觀約百餘所衡親勘督建費少而功倍事竣詔從優議敘視學浙江以講明儒術振拔寒畯爲務嘗曰節費以養親省事以卻謗忍氣以養和讀聖賢書近直諒友以無忝所生浙

人咸歎服刻文教錄諸書以紀其盛二十七年補陝西榆林道疏通茶引建廛舍中外互市部署整肅蠲邊外開田獲粟數萬斛邊氓頓饒三十一年歲大飢巡視長安咸陽諸縣散穀振荒全活者數十萬三十五年 聖祖北征噶爾丹沿邊徵調衡修防禦明戰法戎衣介馬烽火不驚年七十乞休歸四十年卒年七十四衡篤學耆古官工部時貧不能舉火貸錢過慈仁寺購書歸讀之忘饑偶遊燕市得古琴開腹見大唐雷氏斲及宣和字驚爲雷琴作歌記事名流屬和者數十人時宣城施閏章新城王士禎宜興陳維崧任丘龐塏以詩文名海內皆慕與之交著有禊亭詩稿聽虞閣集周在建曰衡之詩過人者三曰典由學問之博也識由閱歷之精也品由涵養之深也識者以爲知言

劉佑

劉佑字孟孚號雲麓曲周人明大司空榮嗣孫也榮嗣以讒繫獄中父爲可就養請室三年佑千里省之榮嗣勗以詩有云官不足貴貴知道貧不足憂憂無聞爾歸開我架上帙不讀書人非我孫佑銘心刻骨淬志爲學未幾祖父相繼冤死匍匐歸喪久之事得雪復官得蔭卹佑杜門謝客惟與孫奇逢申涵光時相往還遲十餘年以選拔生授蘄水知縣時大亂初平悍民猶玩法當事議勦佑不許好撫之全活無算以績最擢泰州知州請免積年舊逋七萬二千釋獄欠戶二百二十餘家舊以歲修號船爲州人害力爭獲免御史俞鐸以員父母頌之旋以兵船誤期解組大吏力疏無罪繼補高唐遭三逆之變親王監軍過境者再大軍駐紮五十七次所徵糧賦盡以供軍用無一毫取之民尋以事落職坐公用銀一萬四千兩變產補償家無立錐地朱宏祚力請免之歸里郡守

縣令延爲鄉飲大賓以二千石儀迎之康熙四十一年夏無疾整衣冠而逝年八十有二佑承家學喜爲詩冲夷澹雅秀發自然有尋遠樓悅柳軒二集各一卷

林徵韓　王煦　馬恂　恂弟恬　魏亨培　亨培兄亨逵
王樸　高作楓　崔樹寶

林徵韓字退思昌黎人父夢韓昌黎而生故名其先本閩產舊家海濱清初閩有兵事徵韓隻身遠避薄游章水會逆藩不靖國家有事東南迺馳驅蜀粵黔雅江湖閒爲親王及督撫上客杖策磨盾時出奇計而睥睨當世遇薦賞輒卻之後寓京師愛識東山水遂卜居昌黎禪伏山謀終老焉時年已五十倘徉自適喜吟詩著忘餘錄以紀其游徵韓生平足跡幾遍天下而才力橫絕所至江山助之矢口成吟涉筆成趣實爲承平詩學一大宗尤侗序之云子美之沈雄退之之博奧往往於斯見之勿謂吾道之不北也卒

後同里王煦刊其遺稾行世
王煦字逍厓昌黎名宿也乾隆五十九年舉人道光二年始成進士以縣令需次河南歷官延津孟縣知縣興學校勸農桑尤勤於聽斷治堂事輒漏下三鼓始就寢故案無留牘以親老告歸鄉民持羊酒追送數十里服闋改江蘇大府廉其能每遇疑讞一以委之兩署武進結上訴五十餘案後改教授旋引疾歸主講永平及遷安書院生平詩以作者自命同輩中少許可惟與遷安馬恂爲文字交書法尤蒼秀著有愛日堂集藏於家
馬恂字瑟臣號半士遷安人蚤歲爲詩文即欲與古人爭席父學賜官陝西渭南縣卒時恂年十四弟恬年十一皆哀毀過禮奉母讀書互相師友與邑中文士結社名籍甚道光二年壬午十二年壬辰兩中副榜選柏鄉教諭非其志也嘗語人曰有母在欲博一

第耳其後毋卒遂絕意進取殫心墳典主講錦州淩川書院多士翕然宗之年七十二卒恬字退叔道光八年舉人由大挑任甯遠州學正毋喪嘔血數升體以羸官甯遠十八年獎掖後進出門下者多以政績著稱大府欲以卓異薦輒力辭之年六十七卒恬淵默善談書畫得晉宋人意尤工吟詠恂主沈博恬主清雋兄弟齊名人比之平淵二龍恂著此中語集共五十六卷詞源如倒峽滔滔不竭駢散雜陳莊諧閒列不屑屑於古人體例嘗自序云入世之緣未解一半情根一半名根養生之主無多幾分書味幾分禪味攄千言於兔穎我心惟祇與天和汗萬卷於牛腰此語不足爲人道時年未滿三十而其骯髒不平之志可概見矣集中紀事感時諸作足稱詩史其排奡處力追徵韓蓋平日所膺服者

魏亭培字竺鄉昌黎人恂之姻婭行也生有奇才五歲解四聲讀

詩至蜉蝣取筆書曰習習蜉蝣胡可不游朝生暮死萬古同愁十三從官之洪崖寓目山水輒有詩成帙而意度恢潤風骨峭秀面黧黑目光射人十步外妙論懸花聽者忘倦以屢試不得志侘傺抑鬱時縱酒酣歌作寓興八首倣玉溪體道光元年復入都鄉試遇恂出所作以示恂怪其悲咽詰之亨培默然良久曰第論詩耳何他問是科中十九名舉人報捷後遂卒年僅二十五人痛惜之兄亨逵字矩園號伯鴻嘉慶二十四年舉於鄉官江甯府知府咸豐三年髮逆破城殉節死詩辭饒意趣時稱二陸遺稾俱散佚惟洪厓合草刊錄數篇傳世

王樸字守愚又號藻春居士臨榆人亦恂之詩友也道光十九年副榜至性孝友母病幾不救具疏神祠減已算十年以益母壽病尋癒及後果符其數仲兄某以事羈刑部櫬提兄子甚急樸慨然

請代瀕行賦斷雁詩詞甚悲咽卒脫兄於難後游陝西歸主講渝關書院四十年好觀佛經悟涅盤生滅宗旨時習五禽旁及青烏撼龍經諸書闢家祠左右兩楹爲靜室焚香注水趺坐達旦頂門有肉墳起寸許毫髮充然年垂耄而視聽步履不衰閒與二三同志登山臨水觴詠抒懷有知白齋詩集志和調雅能得絃外音年八十三無疾而卒後咸豐閒昌黎有高作楓崔樹寶者亦以詩稱

高作楓字紫崖歲貢生博學工詩性好游橐筆遼瀋者數十年主講遼陽書院著鶴鄉吟草風味近錢劉晚年家居耽悅內典卒日自作聯語一笑而逝

崔樹寶字子玉咸豐九年舉人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四川未及涖任而卒樹寶純篤有至性八歲失怙一哭頓絕母性嚴厲其婦不得母懽遂出之繼娶爲母所鍾愛每外返必揖其妻爲奉母謝

母卒營葬匍匐八十里觀者皆感泣平生厚於友朋每游田野與老農泥飲談及君恩輒下拜世咸目爲狂生所著北桃源詩集魄力雄厚頗與徵韓爲近而書法尤蒼古

申涵煜 弟涵盼 子頲 李芳莎

申涵煜字觀仲號鶴盟永年人丰骨峭秀素慕李太白之爲人誦其全集掩卷不遺一字由拔貢生中康熙五年舉人不就選隨其兄涵光長嘯菰蘆中飲酒歌詩有凌雲遺世之思好讀史論古今盛衰政治理亂得失如指諸掌擇其中忠孝節義有裨世教者萃爲一書曰通鑑評語又採古人嘉言懿訓撮而記之曰省心短語以爲淑身涉世之方嘗舉唐人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之語銘之座右一再至京師魏裔介稱其詩爲涵光勁敵王士正謂學詩於兄而名亞之書

法大令時戲寫蘭竹似趙子固蓋高潔士也著有江航草一卷敏求集一卷弟涵盼子頲

涵盼字隨叔號定舫又號鷗盟少從涵光學涵光主文壇於河朔開所游者皆一時名士涵盼力與追逐殷岳劉逢源諸子視爲畏友順治十八年中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預修兩朝實錄删繁補闕鈎纂之力居多五年實錄成學士喇沙禮獨舉涵盼名入對上方嚮用遽引疾歸與其兄聚首衡門嘯歌酬答閒仿李西涯樂府作短章七十篇宋琬稱其言近而旨遠論嚴而語雋乃其破萬卷而爲之者不獨音節之妙琅琅作金石聲也卒年四十五著有忠裕堂文集三卷詩集十卷

頲字敬立副貢生工書畫詩疏宕有奇氣隱居講學郡中利弊守令多造門諏可否以行晚授唐縣教諭不就其平生著作多亡佚

當時所傳者惟耐俗軒詩集二卷大抵皆五言古體源出阮籍詠懷陳子昂張九齡感遇多託意寓言之作近人又得其近體詩輯爲二卷蕭遠拔俗不失申氏家法嘗讀杜子美詩忍過事堪喜句謂聖人以一恕貫萬理吾人宜以一忍平衆情忍之爲道先苦後樂因爲新樂府八十四章取古人含忍百善之意演爲歌詩自勉以勉家人蓋取便通俗頗有補於人心世道云時永年詩人申氏而外李芳莎最知名

李芳莎字臺辰拔貢生順治元年知武鄉縣清操凛凛善發姦伏人情風俗及地方利弊率託之於詩當時擬之詩史升永州同知被謫歸年五十餘卒芳莎詩格沈雄下筆爲文輒數千言嘗爲宰相宋權草謝賜大內書畫表揮毫立就都下傳爲美談著有武鄉縣志準敕草威如堂詩文集

齊祖望

齊祖望字望子號勉庵雞澤人康熙九年進士授湖廣巴東知縣時賊魁王鳳岐據巫山李春儒據施州祖望檄彝陵總兵由建始取施而以計密授遊擊許嘉謀遂平其難以卓異除兵部督捕主事遷武選司員外郎擢刑部郎中監督通惠河務管理太倉上嘗親試部曹祖望以慎簡督撫對拔置第一出守鞏昌臨洮饑設粥厰全活萬計尋以事謫歸卒後事始白復職祖望博雅工詩尤喜研究經學悟因文見道之恉嘗謂文也者道之寄也伏羲啟之列聖紹之仲尼集其成焉於是天地古今之文皆在仲尼矣易二聖之文也仲尼贊之則爲仲尼之易尚書四代之文詩西周及十五國之文也仲尼删之則爲仲尼之書與詩禮樂周公制作之文也仲尼正之則爲仲尼之禮樂春秋魯史之文也仲尼修之則爲仲

尼之春秋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在仲尼則道在仲尼矣竊謂六經得漢儒而始顯得宋儒而始明然猶有不愜者伊川之易傳恥言占筮本義之卦變竟廢乾坤詩序固有謬說而朱子排斥過當春秋所書縱多失禮而胡傳以禮爲常事竟置不書若蔡氏之尚書陳氏之禮記考證尤疎更非程朱比也說經者初非炫其才智以與前人爭勝蓋將出其意中之所安以發明先聖之微言大義而已晦庵言易固與伊川異其言詩又極詆毛氏康侯之於三傳亦互有從違是亦各抒其所見云爾於是撰爲經說十卷凡讀易辨疑二卷尚書一得錄詩序參朱各一卷說禮正誤三卷春秋四傳偶筆一卷續筆一卷易則辨程朱之誤書則正蔡氏之僞禮則正陳氏之失詩多遵小序而攻朱注春秋則糾駁胡傳而左氏公穀亦互有是非然卒以臆斷不能根據古義以正宋儒之

失當康熙時士子束於功令一時學者趨重宋學祖望獨於程朱胡蔡諸書力持異議不爲苟同斯亦讀書有識者矣所著又有增補洗冤錄及素心堂集行世

張榕端

張榕端字子長又字子大號樸園蘭樵其別號也磁州人溍之子康熙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二年以清書第一授編修三十年開左右春坊晉侍講明年再晉侍讀充日講起居注三十三年應制乾清宮賦詩稱旨擢國子監祭酒三十四年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明年出使祭泰岳沂鎮東海旋命督學江南敕照巡撫行事四十二年告歸又越十二年歲次甲午卒年七十六祀名宦鄉賢二祠榕端生於其祖鏡心端署中地多榕樹因以命名長身玉立骨相峻嶒鏡心奇愛之寵之以詩未冠食餼州庠諸老宿見其文

皆歎服折輩行與交通籍後入史館分校禮闈號稱得士纂修明史及三朝國史方略凡四年督學江南得趙能詔任蘭枝方苞黃越諸名宿事竣分理淮工捐張福口千金工成與徵君閻若璩諸人泛舟楚州城西之湖飲酒賦詩因目其湖爲學士湖至今傳爲佳話四十二年扺京迎駕於昌平之温泉帝勞之曰河工勞苦鬚髮皆白矣尋告歸放浪山水間就樸園舊址樊圃搆廬又卜築城隈開池植蓮茨引渠水折旋庭際招二三知己較射流觴分題鬭句間亦巾車蠟屐往來黃華百泉間見者不知爲達官貴人也榕端書法精絕得二王神髓尤好爲詩春容大雅不爲鉤棘之態大抵皆抒寫性靈與香山劍南相近閻若璩宋犖龐塏皆序而稱之著有寶嗇堂詩稿四卷河上草一卷蘭樵歸田集一卷海岱日記一卷

龐塏弟壐 邊汝元 李鑾 邊㯕 李經垓

龐塏字霽公號雪崖任邱人祖招俊著尚書正旨康熙中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採用龐氏說即招俊也父克愼字徽五生平多大節始爲諸生時値崇禎壬午之難母氏殉節哀籲當路以其事聞於朝列祀典家貧授書推產讓弟能分所食濟人有責學子束修者將訟之官或告之曰此可令龐先生知乎其人慚而止有大璫聞其名齎重聘丐爲書記辭不赴賊犯京師士人多具名紙以迎克愼獨痛詈之幾罹巨禍著有尚書傳習錄藝苑歸約諸書年八十六卒塏幼有至性七歲時父中蜚語被逮母日夕叩天求佑塏隨泣拜弗輟母沒求佳櫬不得哀徹衢巷鄰人張在田授之柏棺人兩美之康熙十四年舉於鄉十八年己未以博學鴻儒召試列二等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有明都御史某裔夜懷金乞勿列魏

黨傳力拒之二十四年大攷降補內閣中書舍人升工部主事晉員外郎遷戶部郎中三十七年出知建寧府浦城知縣以嚴苛激變邑人乘夜焚册局殺吏胥罷市令懼而逃壿兼程赴浦集紳民明倫堂數知縣罪變遂定時總督惡閩俗刁悍欲借浦示威壿曰彼令實甚吾可殺人媚人耶儘坐重罪一人流二人浦人立書院祀之九仙山多盜往往圍奪人索贖名曰饞戶壿曰盜在山必仰食於外絕其窩引乃可除密跡得賊黨陳宗茂宗茂請致賊自贖前後獲江洪皋裴光明等數十人賊窘將移穴壿率鄉兵要於路鎗中賊首馬弔英擒賊奔逸得旗幟火器貯庫境內帖然聽訟簡明每遇骨肉搆訟必發其天性令自悟分別是非諭而遣之或書壁頌曰白臉包公謝病歸里其父克慎尚健在喜曰吾不憂汝以墨敗行常恐以直賈禍今知免矣年六十九卒壿癯容峻骨工詩

通禪理性沖夷升沈隨時不以經心詩主於平正沖澹不求文飾毛奇齡謂其詩原本心志言多根柢比之擢本之木入地千尋拔地亦千尋沈珩亦稱其擺脫畦徑瀟落膏瀋洋洋灑灑攄其胸情二十年來談詩家競務刊削菁華搜抉幽峻以爭能合尚非其胸中本有之詩也當王士禎名極盛時能文之士率奔走門下假借聲譽塏獨與德州田雯落落不相親附故士禎亦不甚稱之塏每歷官輒自訂一集初官翰林與彭孫遹馮勗邱象隨李因篤李澄中陳其年李塏施閏章諸人相唱和於是成翰苑稿十四卷朱彝尊序其詩雅而醇奇而不肆合乎唐開元天寶之風格北地之言詩者未能或之先也此其早歲所爲格律緊嚴頗得深婉清微之致一生菁華萃於此時故彝尊極推之官舍人有舍人稿六卷官工部有工部稿十一卷官戶部有戶部稿十卷官建州有建州稿

五卷塏嘗自言漢魏以下少陵以上以陶潛爲師於是自建州旋里有和陶詩集一卷總題之曰叢碧山房詩集論者謂塏詩晚作流於枯淡舍人稿不及翰苑工部稿不及舍人戶部稿不及工部至建州稿以後頹唐益甚田雯爲作戶部稿序以白居易陸游比之塏意頗慍然實箴規之言也又著有叢碧山房文集七卷雜著一卷詩義固說二卷固說大旨謂聖賢立言以明道詩者立言之一體序曰詩發乎性情止乎禮義者吾性之固有由性而有情由情而有詞夫子曰詞達而已矣風人開其宗離騷漢魏守其緒晉人去魏未遠乃不以達意爲詩而以修詞爲詩詩遂亡其亡而不亡者有陶公以正其歸也下此又以纖麗而失之至唐變爲近體沈宋王孟高岑諸公昌明博大自是盛世之音未免文勝於質故嘗以子美爲宗予下逮宋元漸迷漸失遂流入於粗淺鄙俚而不

可救有明代起王李爭於氣格失也膚濶鍾譚矯以幽澹失也淺弱總相爭於皮毛之外大似退之裘葛之喻非中論也學詩者即性情禮樂之旨求之風騷求之陶杜其體雖變而道實有合焉此可以觀其好尚然持論過苛又以陶詩氣稍疏味稍薄句意間有不完押韻間有不穩杜甫五言古好牽時事入詩李白詩五言學選體詞多意少讀之易厭韓愈南山詩如爛磚碎瓦堆壘成邱甚無生氣肆口譏評未免輕於立論後又推衍嚴羽之說以禪談詩轉至於支離曼衍是則其好高之過矣弟璽字信公號紫崖天性孝友極覽羣書甲乙丹黃精詳不苟少時受詩法於塏自漢魏以下無不講明切究尤嗜少陵生平心力畢萃於詩觀詩義固說兄弟論詩之旨可以知其家法著有松閒書屋詩集六卷淡而有婉而多風得三百遺意康熙三十七年受知於安溪李光地拔入成

均雍正二年薦授東陽知縣廉潔平恕勸民完十二年積欠感激爭輸恐後有兄弟爭產者各謀以賄勝璽嚴拒之諭以骨肉至情咸感愧罷訟斷死獄必反覆求其生不可得乃置之法尋以老疾告歸晚年喜讀易精思微會至忘寢食著周易集說四卷閒居錄八卷年七十九卒同邑有邊汝元者字善長號漁山康熙間諸生和易端凝好積書藏錢曰走書肆得善本輒重價購之積久縹緗盈室璐籤甲乙里中目為書倉杜庫汝元爲雄縣馬之驦外甥與龐塏有連切磋道義交在師友之閒塏與之驦皆雄於詩者汝元深得其宗法後家中落困乏無二日糧窮愁著書益肆力爲之其寄言攄懷格調蒼健與塏齊名精樂府音律嘗以所著詩詞授工人按拍歌之無一字戕喉吻嘗謂成詩易所難者字字穩耳蓋自道其堅苦也嘗與邑中能詩者十二人結還真社不問外事社友

李鑾者字野雲任達士也每攜卷帙壺榼據樹高哦醉則痛哭竟以酒卒汝元作亡友五人歌鑾其一也性純孝初母馬暴疾卒汝元擗踊哀號以頭觸棺死復甦釋服日作詩五百言述其悲觀者泣下年六十三卒著有桂巖草八卷文集一卷族子樾字豫章家奇貧日不再食讀書刻苦以能詩名康熙五十七年舉於鄉雍正五年成進士即以是年卒年四十五樾爲龐塏外孫又從汝元受詩家學師承故克自樹立如此著有潔露堂詩集又有李經垓者字性符號拙庵亦同縣人性仁厚孝事寡母絕意進取工書善畫敲碁彈琴皆入妙品常於東園蒔柏種藥築豔雪居著書其中與邑人史以愼殷四端龐塏詩酒往還酣歌嗚嗚無間晨夕新城王士禛贈詩寵之龐塏謂其氣完調逸意奧理愜其精神超越有不可一世之概著有東園詩集七卷南遊草一卷

文學傳一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弟十九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二十

天津徐世昌撰

袁佑 劉六德 劉元徵 黃茝若 茝若子任 儀 黃伸 孫郁、張鴻儀 張鴻佑 黃之鼎 王元烜 元烜猶子維坤 郜煥元 李聘 成象琎 趙皇梅 賈遴奇

袁佑字杜少號霽軒東明人康熙十一年拔貢又七年授內閣中書直南苑著紀事詩六十首才調華美類唐人絕句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改翰林院編修在史館與蕭山毛奇齡分廳起草日落撤筆跨馬出東華門相倡和以爲常乞養歸闢小園奉母母病革籲天減算益母壽竟瘉至九十二歲乃終居喪哀毀盡禮服除終身不食肉三十一年起原官累遷至春坊中允典試浙江稱得士有津亭紀程詩風骨峻上爲同輩所傳誦佑早振文譽博學多文經史子集並有撰著經曰詩禮疑義左史後議史曰史約集五卷

補史集四卷又袁氏族譜一卷子集則老子別註荀楊文中子補注莊子注論離騷補注杜詩注騐又聲聞偶紀一卷子省集五卷圖說五卷其所爲詩原本風騷體凡數變古風雍穆備遠觸境生情五七言近體皆有語之不難俯拾卽是之妙嘗於絲竹繁會中援簡揮毫千言立就而一唱三歎歸於雋永說者謂畿輔詩人與佑同時者首推任邱龐堦而佑之材力實足以相埒有雪軒集及五鹿詩選各一卷年六十六卒其同時以詩名者曰劉六德字智侯大名人性淡泊絕意進取於城西北構匯園肆力於詩有智侯遺集賓遜奇序而行之曰劉元徵字伯誠號夢闇大名人順治十二年進士官刑部郎中有培園詩集六卷曰黃莒若字石笥元城人貢生汲古好學刻意爲詩有留芻草堂集一卷子任字志伊號遜菴康熙九年進士官江南六合知縣行取刑部主事儀字吉羽

康熙二十一年進士官湖南安化知縣其兄弟幼承庭訓既貴而布衣芒屩不異寒素常手錄先儒格言躬踐履之任有坦齋詩集儀有灌園處近草曰黃伸字美中元城人康熙十二年進士曰孫郁字右漢號雪崖元城人康熙三年進士官浙江桐鄉知縣曰張鴻儀張鴻佑皆元城人鴻儀字起陸又字企麓康熙六年進士官山西永和知縣鴻佑字右君號念麓康熙十一年舉人曰黃之鼎字訥菴亦元城人康熙六年進士曰王元烜字用晦號似軒長垣人明兵部侍郎家楨子康熙五年舉於鄉授江蘇武進知縣縣為常州附郭差繁賦重訟獄日數十起元烜精聽斷無滯事其凡利民妨民諸政無不興革之武進趙申喬周清原徐永宣邵長蘅等三百餘人賦詩紀其事有三惜齋詩稿行世猶子維坤字幼輿號鷟知順治十八年進士授四川梓潼知縣甫引退滇黔變起挈妻

子竄伏山谷轉徙播州巒砦中與獠猺雜處歸里隱邑西青岡躬耕薄田以供俯仰自稱青岡農叟生平酷嗜書尤愛山水故游之日歲居十六所歷山川風土皆紀以詩著有搜弃集十二卷漸細齋詩文集若干卷魏憲曰余初得劉夢闍氣厚詞敷以當泰岱彭蠡再得孫雪崖意高文秀以當匡廬西子湖再得張企龐語圓格老以當白嶽王屋平湖浯溪得成仲謙則天目湘江也得黃石笥志伊喬梓則京峴蕩湖也美中則羅浮西洱也最後得訥菴先生歎曰此天台雁宕入海求神仙處也豈僅作詩觀又曰留豹草堂爲少師中五公所遺在元城之西石笥讀書其中以花鳥自娛故其詩悠然有會坦齋詩雅不傷柔文不傷綺彬彬焉澤於忠厚和平之教雪崖論性情求骨力其神矣余與企龐念麗晨夕倡和不啻登機雲之堂攬其菁英而坐進風雅也夢闍詩敦厚似陳拾遺

韶秀似王汜水沈鬱頓挫幾比肩浣花申涵光曰幼輿近體多雋
語曠致磊砢自得歌行長篇縱橫頓挫莽莽然如萬夫敵又何壯
與張榕端曰三十年來河朔談風雅者必屬天雄黃子吉羽昆玉
執牛耳主盟其間吉羽爲相國孫一日招游少傅別墅刻燭賦詩
吉羽振筆疾書得句驚一座其文章聲氣之厚爲近時所罕覯也
郜煥元曰石筍刻意爲詩雄深雅健不落大歷以後吾鄉稱詩者
必首屈一指焉

郜煥元者字凌玉號雪嵐長垣人曾祖永春明嘉靖壬戌進士累
官按察使父獻珂崇禎庚戌進士官吏部主事予告不仕晚號潛
菴煥元中崇禎十二年鄉試年甫十七順治四年成進士謁選得
山西太原知縣太原故土城庳不及尋而地當汾潞衝煥元甫下
車卽議增築甃以瓴石衆迂之然不爲阻未幾姜瓖亂城西南隅

未完者尚三百丈時值嚴冬乃捐俸金三百命熾炭火陴閒甎凷凍堅灌以沸湯晝夜趣工三日竣於是大同告變甯武應朔相繼陷遠近震驚煥元嚴飭防守申條教練丁壯三百人鳥銃三百杆以爲禦俄傳僞檄至縣招撫立命斬以徇手碎其檄焚之詰朝集衆關壯繆祠下封羊歃血誓與城存亡詞氣激昂吏民咸感奮因上書撫軍謂今日賊勢恃西山爲窟穴出入開色諸口萬山崎嶇紆廻五七百里官兵進剿多阻礙惟於山口屯勁卒數千建旗幟張聲勢足以資懾服太原汾潞可恃無恐者如今日倏去倏來兵疲於調發民受其驛騷非策矣是歲順治五年十二月也明年忻州定襄交城清源徐溝祁縣太谷相繼陷太原益孤立煥元再陳撫軍請援兵略謂太原距省四十里爲省會門戶無太原是無省會也今清徐祁谷盡爲賊有孤城危如累卵且賊游騎薄城者業

奮擊遁去賊憤必謀大舉乞速發滿兵捄援背城借一事猶可爲否則煥元一死不足惜如封疆何撫軍見事亟先遣騎三百馳救將軍復率滿兵三千繼至與賊遇戰花各村殺傷相當大軍入城賊亦逼城下夜半攻西南隅城上礮矢如雨賊不得登焚南門門燬堞亦圮煥元急調西門精騎五百張兩翼待之賊逡巡不敢入又身率鳥銃隊從城隙轟斃數賊賊稍卻乃運木石撤門扉塞空隙爲死守計諸將議棄城爭之力又以芻秣缺乏言煥元曰城外青麥足供芻秣脫慮病民吾請於臺以貯麥易之諸將語塞會端重郡王博洛統兵至忻口煥元遣使告急王率師日馳二百里賊嚴陣以待王躍馬麾兵從山巔下大呼陷陣賊披靡斬其渠魁遂解太原之圍餘賊遁晉祠王命刊木樹栅環賊壘列營困之煥元又募窯民數百穴其墉傅以火藥震迅如疾雷從地中發當者靡

碎血攻三晝夜拔之盡殲其眾積尸滿山谷晉水爲之不流王師尋下淸源交城文水諸府縣煥元城守凡六閱月不解甲併日而食者動衆旬日是役微煥元捍孤城當賊衝全晉幾殆王呼勞之曰封疆危而復安實君功爲多隨列上功狀得行取時新罷巡方改補刑部主事尋以考選授湖廣提學道按察使僉事至則釐剔文體拔擢寒畯絕苞苴竿牘所賞識多知名士甲午鄉試元魁以下凡得售者九十三人一時傳爲盛事撫軍某以童子百名屬煥元拒不應曰以朝廷名器媚當道吾義不敢爲撫軍銜之造蜚語中煥元罪且不測臺諫交章訟冤　上敕廷臣會勘事得白鐫撫軍九級謫外而煥元亦投劾歸時年才三十餘康熙初追錄晉中守城功吏部以煥元名上煥元歎曰父母春秋高奈何以三公易一日邪堅辭不起家居著述自娛好遊名山水秦晉齊魯及吳越閒

足迹殆遍後卒於家年七十三煥元工爲詩嘗與鄧州彭而述益州趙進美萊陽宋琬遵化周體觀永年申涵光陽武趙賓稱江北七子又與邵長蘅爲忘年友常竝轡登雲門山踞崖石把盞賦詩以爲樂長蘅嘗曰明季詩學榛蕪歷下竟陵爭餤互熸寖淫五六十年國初猶沿餘習江北七子出然後詩道寖昌長垣郜公以詩鳴河朔閒海內知與不知皆曰郜公今詩伯也而不知公固具文武才饒幹濟屢一試而歸未究其用而竟優游泉石以老有識者所以歎公之難及而不能不爲當代用人者惜也煥元性純孝重名節居父母喪已逾六十水漿不入口或援家禮六十酒食以勸涕泣不應其在太原時親王賜以一女子趙氏詢知爲士人婦訪其夫還之其高義多此類所著有猗園存笥稿其同里有李聘者煥元嘗序其集亦當時詩人也

李聘字莘起號伊庵明開封知府猶龍孫幼聰慧多智略流寇亂薦紳盡掠而西聘亦在其中途次設計逸歸年十五爲縣生員學使熊伯龍亟賞之康熙中舉鄉試十五年成進士選江西寧都知縣邑多林谷佃客李矮等負固抗官租積十餘年聘涖任單騎入開誠撫諭矮感泣咸輸租乃請革諸耗費之病民者勸農講學民俗大醇郡守忌其能以事中解任事旋雪罷守復其官調補廣東陵水縣縣三面環海多瘴毒黎峒三十餘所往往爲變聘躬親履勘椎牛以犒申明法令自是黎民相安有不便者詳革之三十九年雷瓊道以採取花梨木激變黎峒百餘獨陵水黎不從提督上其事獲旌獎四十四年告歸卒年七十六聘博覽羣書凡天官河渠易象岐黃家言無不洞矚尤專力於詩懷才蘊抱不得發攄溢爲幽憂之旨獨獨漉漉大放厥詞有伯玉之簡穆曲江之蕭遠所

著有伊庵集余存集聘之時有長垣成象斑南樂趙息梅大名竇遴奇遴奇尤以文章政事著稱

成象斑字宸御父仲龍字爲霖號環洲明萬歷四十六年進士選授夏邑知縣下車視民疾苦剔梳積垢吏不敢因緣爲姦嘗奪某某田忞以還貧民宦家婦有嫠而貞者爲族人所搆嫠懼與吏謀將行黃金爲醢以獻仲龍廉之即榜殺吏士人楊某爲仇中以法司李文致之臺使者下其狀於仲龍竟白其冤崇禎六年大盜李天然起蕭碭邑故無堅城賊燒關廂以走仲龍捐重賞集邏卒掩捕之輒獲巡撫上其功調永城是時賊已屠滎陽掠氾水陷潁州而南尋出會亭擁數萬至以版芻實濠仲龍投脂炬輒燼賊復貫水漬絮裹榾柮塞坎穴仲龍投炬如前募死士縋而擊之約禽斬首功者予五百金賊大破走明年賊又陷蕭閼永仲龍率勇耀兵

境上寇不敢薄相持三年未嘗解甲臥而永卒賴以全乃以暇治其邑事百廢俱張其事之難理者上官輒檄仲龍往治嘗解睢陽褚張兩姓鬬爭保寧陵呂氏之棺尤爲當事所稱撫按上其治行異等有養民則如父母治兵則如將帥之語十年入都 帝御中左門親策考選諸臣仲龍條奏悉稱旨嘉其知兵特授兵科給事中上封事二十有七以事忤吏部出爲浙江臺紹道參議臺民獷而健訟爭一錢輒數年不解又俗生女輒不舉錮婢弗使嫁仲龍勒石勸戒之著爲令會海寇大陳變起百姓皆鳥獸散其所戍裨將多紈袴兒聞刀環聲則惴惴俟死仲龍瞋目曰我以書生當太邱彈丸地禦數萬巨寇如搏黍何有此鼠子輩哉吾請以身當之遂自將屯楓山選艅艎五百密躡賊後而移檄温寧夾擊之寇窮且食盡遂請降捷聞帝嘉悅賜黃金表裏予一級晉副使十五年遷

陝西關內道參政臺紹士民遮車不前大吏疏請留再上弗報已復舉卓異第一廷推蘇松巡撫而內艱訃至既葬值甲申之變賊繫仲龍脅以官卒不屈順治二年詔推擇前朝舊臣仲龍以臺使爲首薦補山西苛嵐參政再遷陝西右轄以老告歸家居六年而卒象珽明崇禎十二年舉人幼穎慧天性至孝八歲繼母患心疾晝夜侍左右目不交睫隨父官浙東徧遊天臺雁蕩諸勝與倪元璐王思任交最善每一詩成諸老宿皆擊節歎賞元璐嘗曰虞御欽嵜磊落人也歸里值流寇陷長垣象珽冒鋒刃脫父於危父病躬侍湯藥三年父沒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卒年四十有八著有永言集還岫草

趙皇梅字香雪順治間諸生博學有奇氣嘗游京師見知於柏鄉魏裔介會學使者以張衡荀勖王樸蔡沈辨樂問策皇梅條對數

萬言立就學使大奇之自是大河以北無不知趙皇梅者皇梅性
好游所遇佳山水輒有述作發抒胸中之奇著有覆瓿草蒼淡集
竇遴奇序而行之謂其文瑰瑋巨麗諸體俱備貯而爲陶長沙之
竹頭木屑驅而爲陸法和之虎豹犀象鞭風霆叱鬼神輻輳騰躍
而出使人莫能旁睨而正視也既卒裔介聞之曰趙子亡吾鄉失
一博物君子矣子孟符能讀書亦有名於時

竇遴奇字德邁號松濤順治二年舉人明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
七年督餉上谷時三省制府駐大名而餉司設於易水或議以糧
餉由本地交兌遴奇力爭之八年榷蕪湖關嚴條約禁贏羨寬其
遇風難泊及關南陸路負擔行者盡除有司所設欄柵商民稱便
丁憂歸十四年起戶部郎中奉命督漕漕弊在交兌後期易爲及
期兌漕政一新十五年出授江南潁壽道僉事霍邱賊倚山爲窟

漸蔓延難制遂奇協同鎮將征之驅驍騎入深谷連戰斬其魁降者八百人海寇擾江寧嚴爲警備江北恃無恐十八年以裁缺改補徽寧廣德道甫至即廉得徽土豪匿之法風紀肅然尋擢赴京道病歸遂奇和易坦直與人交無妄言洞傾肺腑宦遊不廢吟詠歸田後益肆力風雅孫奇逢謂寄情託志往往在勳名富貴之外年五十四卒所著有倚雉堂集十二卷劉體仁曰賓公詩古體得其樸雅近體得其簡遠其至處與元次山抗行孫郁曰近體高偉雄渾古風則氤氳萬狀橫絕一時蓋與李崆同相伯仲云

陳僖

陳僖字靄公清苑貢生少受業於高鐍鐍爲孫奇逢弟子僖乃再傳學業得其師承善屬文又經心當世要務慷慨負大志豪邁不羣時丁明季喪亂憤世不可爲絕意進取力以詩文自娛嘗撰上

谷殉節紀事詳敘甲申流賊之變邵宗元張羅彥金毓峒諸公事蹟縷晰備舉甚得龍門筆法與同縣郭棻齊名而棻作多酬應僖獨謹嚴立言務補救世道自云無關繫文字平生不作故傳於世者不概見王士禛論河北古文僖爲首劉畡計東皆心折焉汪琬文雄一時嘗致書商榷文字陶澂見其所爲邊大綬傳歎曰此非尋常老縫掖也其爲名流欽服若此然性清介寡交素不耳食非目覩不敢信於方象瑛獨傾重貽書歎相見之晚云所著燕山詩草才雄法贍論者等之苞稂黍離之什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詞

米漢雯 父壽都　崔如岳

米漢雯字紫來號秀巖宛平人父壽都字吉士明貢生韶齡英穎傳其家學少與宗伯王崇簡文學崔子忠相友好以詩文書畫往還入清朝官江蘇溧陽知縣未幾鬱鬱卒初其父萬鍾官太僕時

築亇園在海淀北招四方賓客日夕觴詠極一時之盛嘗繪園中景爲燈都下號曰米家燈題詠成帙壽都親侍左右日與諸名士相倡酬遂以詩名一時王崇簡稱其詩高山榀具蒼佩華纓有廊廟之容及海內多故歌板蕩傷大東悲激淒閔纏綿引抑詩境又一變著有吉士詩集行世漢雯順治十八年進士授江西贛州府推官改補建昌知縣丁憂服闋補長葛知縣行取主事康熙十八年大學士李霨杜立德薦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漢雯好學工詩善書兼擅小令金石篆刻皆精絕書學米芾徑寸外者尤勁媚當時呼爲小米汪琬謂其天才造詣在其祖友石先生上友石萬鍾字也性放宕不羈嘗典試雲南故事試差復命不得過一年漢雯以六月朔赴雲南事竣浪跡江楚至十二月猶未還婦兄王熙遣人敦迫乃就道及至都自言爲相公押解來京人咸笑之二

十六年丁卯主試江南八月八日甫唱名忽飛蝗蔽天迴翔試院中榜發諸生見中者多紈袴子好事者競作檄文歌曲唱傳遠近事聞削籍識者謂飛蝗食米蓋讖之也久之召入供奉內廷遷侍講賜宅西華門病卒漢雯少喜交游皆海內知名士與新城王士禎相友善倡和甚夥著有漫園詩集及始存集行世當時同舉鴻博有崔如岳者字宗五獲鹿人內慧外壯讀書攻苦鬚髮皆墮落康熙十四年舉於鄉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授檢討充纂修明史官工楷書不失晉人法度詩古體蒼堅英拔絕句神似龍標嘉州著有坐嘯軒集

張霖 子坦 壎 坦子琯 鯉 琯子映斗 映斗子虎拜 虎拜從弟虎士 鯉子標 映斗弟映辰 標子靖

張霖字汝作號魯菴又號卧松老衲撫寧人父明宇賈天津遂家焉康熙二十年以例貢官兵部車駕司郎中丁母憂服闋補原官

尋升陝西驛傳道時陝饑民多流亡捐貲振活之三十四年遷安
徽按察使治獄多平反會皖江議裁兵士卒皆譁噪霖推誠諭慰
軍遂輯三十七年遷福建布政使舊例錢糧解藩庫有羨耗諸陋
規悉除之又一年遷雲南布政使署巡撫緣事革職霖天才不羈
尤嗜學爲詩古文詞卓然成一家言生平慷慨樂解推家故饒於
財任部郎時以母老告歸顏其堂曰愛日更築遂閒堂一畝園問
津園思源莊篆水樓園亭中一郡法書名畫充溢棟宇廣延大江
南北名宿如姜宸英趙執信朱彝尊梅文鼎方舟方苞吳雯徐蘭
輩皆主其家供張豐備館舍精妍文酒之讌無虛日時人擬之月
泉吟社玉山草堂所著遂閒堂稿卒後散佚鮮有存者然天津詩
學實自霖倡之其後張氏能詩者歷世不絕說者以爲霖愛文重
士之報云初吳雯主張氏嘗與霖言志曰我家中條山下環以玉

溪之水倘買田鄭谷之口構草堂十餘間有樓眺遠有亭納爽有屋貯書院種竹數百挺黃梅數十株面雷首肘太華倘徉終老足矣霖笑而不言未幾雯告歸抵門廬舍頓改皆霖爲構植一如其所述其篤交游喜任俠如此弟霔津詩一大宗也自有傳子坦壎坦字逸峰號青雨更號眉州散人康熙三十二年舉人官內閣中書幼學詩於王士禎學書於趙執信博覽羣籍叩之立應有履閣詩集及喚魚亭詩文集壎字聲白善草書與坦同榜舉人亦官內閣中書時謂一門雙鳳有二張子合稿秦游集一卷姜宸英序之曰秦游者張子覲其父於西安使署之作詞義飄渺恍惚若不可測寄興所在求之嗣宗以下射洪曲江以上要各有磊落不可磨滅者坦之子琯字元白直隸州州同生有至性家貧善娛親不問生事詩詞清婉能繼其家學鯉一名鯉泠字禹門號子魚又號沽

上聞鷗亦坦之子風懷閒朗與物無競工書畫善詩以祖被議不與京兆試鬱鬱以國學生終卒年三十九琯子映斗字南杓歲貢生承父志風雪徒跣扶祖母柩返葬天津詩主平淡不尚綺靡子虎拜字召臣一字錫山號嘯崖乾隆三十三年舉人踰年成進士歷官內閣中書宗人府主事加銜翰林院編修督學河南者一主試江西者一分校順天鄉試者二性至孝母死廬墓三年在官清愼善鑒別人才所取多特達士尤工楷書大學士阿桂極重其品凡其家先人碑銘墓誌篆刻皆出其手書人得片紙隻字咸寶惜之卒年五十三著妙香閣詩集從弟虎士字環極諸生由實錄館議敘官奉天府錦縣尉端謹寡言笑嘗輯其先人五代詩彙爲一卷同里梅成棟校訂之手錄一通凡數十萬字毋卒以毀死映斗弟映辰號拱之慷慨有幹略亦能詩歷游吳楚閒爲方苞所重歸

津家業復興立宗祠修書院贍族黨人稱其孝與查善和交最厚卒後善和過思源莊以詩弔之鯉之子標字蔭松武生善彎弓馳馬不廢吟咏以家學傳子靖靖字青立乾隆五十四年拔貢生官浙江浦江知縣少日以詩成五字雀黃葉話到三生杜紫薇句得名所著青立詩草亦成棟所訂也

井焜

井焜字季韞號虞章文安人多識古文奇字通十三經注疏補注文選諸賦多昔人所未逮康熙二十三年舉於鄉謁選授蕪湖知縣蕪湖有九江營焜助守將先計折衝之人服其能丁內艱服闋補藩照磨再授湖北竹溪知縣慕陶靖節之爲人以病辭歸白下益肆力著述綴輯殘籍摩研而編削之己亥北歸故園築山房讀書其中劉眉平署以白衣故號曰白衣山人也年七十四卒著有

家乘遺詩文十卷示兒詁六卷古文奇字一卷袖中簡一卷文安縣志二十卷縣爲九河下流苦水患故志獨詳於河渠又幽貞賦一卷幽貞達旨一卷焜早師桐城左光斗而友大興史可法高陽孫承宗容城孫奇逢沒後傅山爲作白衣山人傳錫山許子韶爲作神園圖歷歷寫所謂方塘松林止亭野客巖寒香院茶畦藥圃白衣山房蟿坯隱靜寄軒者既用小李法金碧丹青復以細字書焜諸小記接圖讀之樸奧簡雋髣髴如在焉其所著述今皆散佚無一存者

魏荔彤

魏荔彤字賡虞號念庭一字淡菴柏鄉人文毅公裔介子年十二補弟子員入貲爲中書舍人選任奉陽府丞出家貲振饑山左活民數萬口以優敘授漳州知府採米穀儲之倉以裕民食建書院

延師教士人文蔚興膺卓薦分守江常鎭崇道署臬篆半載所在有聲務形嗜古勤著述自經傳及諸子百家皆有心得嘗自云手注九經道鏡一貫其自負如此罷官後著大易通解十五卷附錄一卷謂畫卦與河圖洛書祇可謂其理相通不必穿鑿附會又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非生卦之次序其論爻則兼變爻言之謂占法一爻變者以上爻爲主五爻變者占不變爻四爻變者占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爲主餘占本爻與彖辭至論上經首乾坤中閒變之以泰否下經首咸恆中閒交之以損益尤得二篇之樞紐不信先儒扶陽抑陰之說反復辨論大意謂陰陽之中皆有過不及皆有中正和平德皆有美凶品皆有邪正非陽定爲君子陰定爲小人陰陽中皆有君子小人陽之美德剛健其凶德則暴戾陰之美德柔順其凶德則姦佞陰陽之君子俱當扶

小人俱當抑陰陽二者一理一氣調濟剛柔損益過不及務期如天地運化均平之時此四聖人前民之用贊化之心而易所以作也其說甚辨不墨守舊義蓋自成一家言者也藐形以貴介之子身居膴仕而詩筆淡遠有陶韋之風著有懷舫詩集三十卷雜著三卷雜曲一卷彈詞一卷

趙炯 趙爾孫 褚爽 張印潭

趙炯字子藏號鶴齋鹽山人少受詩法於王士禎與同邑趙爾孫滄州劉果實任邱龐塏齊名立瀛州社得十二人皆當時洽浹才俊之士而鹽山居其五焉登康熙三十年進士授廣西來賓知縣教猺民創學校文教蔚興三年罷歸益肆力詩古文時趙執信以詩名海內而人有東趙北趙之稱著有香魚山房諸集書法酷愛華亭雜之幾不可辨年八十八卒趙爾孫字子孑號耳仙能爲詩

古文辭尤精駢體康熙三十三年進士授翰林院檢討著有石琴館詩稿同邑又有褚爽張印潭皆以詩名褚爽字澄嵐號瞿菴諸生主瀛州文社與蓮洋吳雯交最篤善畫工詩著南村草雅近陶韋人號西山先生張印潭字曉峯諸生從慶雲崔旭受詩學情韻淡雅有曉峯詩草人以何水部擬之

方辰 子宏度 元孫履籛

方辰字拱樞一字純叔大興人江南布政司參議國棟之子也少勤學有俊才弱冠爲廬山賦三千言劉淵俊逸邵長衡見之大推賞媿弗逮日引與賦詩飲酒賡唱尤密長洲汪琬爲辰父行見所爲文喜曰艾賢不死矣因勖之曰學以經史爲體以詩古文辭爲用若僅以文藝傳末也辰用是博通經史泛覽百家凡周秦兩漢之書靡不精究生平肆力古文服膺王愼中唐順之而上溯歐曾

不失家矩里居時從游者數十人嘗語學者曰宋人道學繼千百年不傳之秘厥功甚鉅然紫陽象山無不博極羣書故能心平氣和令之宗閩洛者徒襲其貌以文其枵腹而考諸心性之本義理之精邈乎未聞焉此皆宋儒之罪人也康熙四十五年成進士授官檢討不數年卒子宏度能紹其家學

宏度字勉仁號曉山舉康熙五十二年鄉試明年成進士官直隸大名府教授少時穎悟絕人善彊記與人較讀時憲書展卷一過靜聽一次即省記不一字失嘗侍辰論遜國人物多所訾議忤辰意將予杖而所居之左近曰顧塘橋橋右有碑所鐫皆捐資者姓氏無文理可通貫其難識蓋數倍文辭責令暗中模索盡得其文字乃免時已昏暮唯唯然去移時歸誦無遺其精敏如此文縱橫肆放不可以繩尺求有司以爲狂不中度屢抑之衆誚其不工舉

業乃笑曰是尚待學耶吾非不能弗爲耳遂勉效時墨式果以其年取進士第衆皆大服主司某見所爲文謂非名宿不辦北直闈有是人耶及晉謁稱譽不置對曰文格卑下某所羞道於人者公顧謂高古則眞高古者將何如也主司默然辰同年某生時柄用異其才動之曰子才當得館選宏度慨然曰有其才無其遇命也使無其才而徒以營緣進人且謂之何某聞之不悅竟以知縣用性嚴厲與人交不欲有所藏匿好面折人辭氣往往過甚坐是人多畏憚之既改校官數年益貧歸老於家弟宏禮宏知宏廉皆從問學友于之愛終身弗衰云嘉慶閒宏度曾孫有履籛者尤以文學顯

履籛字彥聞一字朮民七齡卽穎異讀書每百行一二過輒成誦隨父聯聚官甘肅同官楊芳燦驚爲奇童嘉慶二十三年舉於鄉

座主俱深器之謂學術自兩漢出非尋常經生家言其父聯聚宦游二十餘年以廉吏卒而家無餘貲遂橐筆走燕趙兗豫淮楚間康紹鏞僑寓河內延課其子姓時袁通爲河內知縣聘修縣志通爲袁枚子文望軼時流與履箋交莫逆河內志舊無金石一門履箋偕吳育補之道光六年大挑一等授知縣之官福建時大府議修省志知履箋才學命擬規則即條上章程八體例三十有六大府善之署永定縣邑豪胡鳳兆與族人某不相能殺其子刼其父棺棄深山中前令積數年弗能捕履箋爲書諭之反覆數百言遣一役持往鳳兆見書泣且詫曰鳳兆死矣會勘事經其鄉徑出跽輿前自首遂論如法南鄉民許開玉殺其族幼姪而逃緝弗獲履箋禱於神開玉至廈門將浮海矣忽憒然歸徑抵縣廨堂間負手躑躅門吏有識者執之一訊而服大吏以爲賢從閩縣閩爲會城

首劇號難治尚幹扈嶼宏嶼諸鄉俗獷悍小有睚眦即持械互鬬履籤集鄉老族正諸人戒諭之剖析利害甚懇至鄉民咸頓首敬聽有泣者閩俗婦欲殉夫死者戚鄙率糾錢爲臺於四達之衢婦盛服祭夫辭別其尊嫜乃登臺自縊戚鄙持香送之觀者如堵時南臺有某氏婦將築臺縊履籤偵知之即呼其舅姑父兄來諭曰烈婦殉夫乃至性不容自遏聖人猶以爲過中令築臺而要之是驅之死也不悛者坐以法風遂絕城內外河渠久淤請於大府開濬日往監勸勾稽土方不辭勞瘁每晨戴星出徧謁諸上官白事日昃返衙齋飯接賓客閱簿牘裁函札晡則鞫諸訟者以爲常半載釐積獄凡五百有奇上官有所諮必盡言無隱與同寮言必誠論事必侃侃無支飾鄉人士過從必詢訪利弊其夏六月久不雨米粟騰踊從大府禱蘭若數徒步烈日中凡五日中暍易簀之際

猶問天雨者再卒年四十有二履籛至性過人善事親每晨必至牀下問安移時飯必侍側及仕迎養母馮於署而愛趙氏妹尤篤曰吾無弟倚妹爲弟篤於師友生死不渝所與游皆知名士然最服膺者爲張惠言李兆洛生平博學能文自天文地理氏族金石錢幣及六書九章之法梵筴之典靡不綜貫購書萬卷皆手自丹黃讎讐同異求是乃已尤酷嗜金石文字少壯行萬里所至深山古剎必攜氈椎與俱遇殘碑斷碣隱隱有字者必手自捫搨以歸如獲拱璧足所未到必屬所知代訪所積幾萬種多王氏金石萃編孫氏寰宇訪碑錄所未載者每語梅曾亮曰吾於古今著錄家鈌二碑而已游伊闕居山中彌月徧搜石刻得唐以前造像題名多至八百餘種或謂造像題名大抵鄉曲愚夫婦所爲無關學問君得毋嗜痂曰六朝民罹鋒鏑苦惑釋氏說思種福田以求生全

其情可憫觀之足以識世變且題名中有名人游歷所至者考其年月可證史傳異同豈無關學問乎嘗從室人脫簪珥質白鏹五十兩購西湖僧所藏碑搨本百種比郵緘至已病逝矣詩古體宗六朝近體出入大歷十子扶樹風骨含咀英華其氣磅礴紆鬱而忠愛悱惻之懷時露言表如萬斛泉觸地而出大小疾徐靡不中節駢體文尤精時陽湖爲駢體者以洪亮吉孫星衍趙懷玉劉嗣綰爲最履錢與李兆洛董祐誠董聯鑣繼起皆卓然爲當世專家之學侯官陳壽祺稱其文匯漢魏晉宋作者之風骨神韻纚纚焉御風而行而陽開陰闔雲譎波詭神明矩矱動與神會趙宋以來迄明一人而已蓋嘗醉心黃石齋先生駢儷故所詣若合符節皆秕糠齊梁以下者也世謂知言嘗過洞庭風浪急同舟皆讋慄獨握筆草檄江神文意氣益振與吳育嵬羅金石與張琦討論詞學

與劉壹海攷覈泉幣旁通博涉靡不賅貫善隸書於近時獨推服鄧石如與人交謹重有終始居官勤民能耐雜不以文雅薄吏事望空自高梅曾亮稱爲文行君子著萬善花室文集六卷續集一卷詩五卷詞一卷河內縣志三十卷武陟縣志三十卷永定縣志二十卷伊闕石刻錄六卷富衡齋碑目六卷希姓錄一卷泉譜一卷

查爲仁 弟爲義 禮

查爲仁一名成遴字心穀導師爲贈道號曰蓮坡故又號蓮坡居士原籍江西臨川人世居天津遂占宛平籍家豪於財而性嗜讀書才名籍籍年十七舉鄉試第一是爲康熙五十年主試事者爲尚書趙申喬申喬以革銅商事與執金吾陶和氣相水火欲甘心焉謂爲仁爲富家子人言嘖嘖遂鍛鍊成大獄爲仁當死罪長繫

西寺中憤不能自白乃就白雲司葺板屋數閒偃息其中高雲士人爲顏其額曰花影菴七略四庫之書叢插滿架日與沈元滄程可式沈青崖高曰履錢陳羣輩投詩贈答尚書張照見之曰此我朝唐子畏也越八年事已釋之出賜還舉人爲仁旣不幸嬰世網絶志仕進濳然一無所營因築園於天津城西三里近河之處曰水西莊縹緗錦軸法物圖書金石彝鼎之屬悉充物其中偕其兩弟爲義爲禮以詩文相切劘莊去京都不滿二百里大江南北往來冠蓋相屬一刺之投輒延款如故知一時名宿如萬光泰厲鶚劉文煊陳儀英廉等皆主其家觴詠唱酬無虛日故許渭符贈詩有庇人北海置驛南陽之句當雍乾之際承平日久天下殷富士大夫競以廣交遊開壇坫爲風流盛事其時揚州有馬氏之玲瓏山館杭州有趙氏之小山堂皆與水西莊並擅一時之勝至數海

內詩人爲人所交口稱頌者必推天津查氏爲仁故天姿清粹自經患難後益肆力於學於書無所不讀其爲詩遒脫警悟才藻橫飛神情興會多所標舉袁枚謂詩之精妙深得初白老人之教初白者查慎行字也爲仁嘗自編其稿曰花影庵集曰無題詩曰是夢集曰抱甕集曰竹邨花塢集曰山遊集曰押簾詞總名之曰蔗塘未定稿又有賞菊倡和詩花影庵雜記遊盤日記蓮坡詩話及其妻金含英所著芸書閣賸稿編爲外集論者謂津沽風雅之盛皆自爲仁開之不第一家之著作已也乾隆十四年卒年五十有五初爲仁夢雙鳳啣金篆貞福二字飛集宅旁擲字而去後買兩妾問其小字一曰貞一曰福驚喜與夢合字之曰貞娘福娘因作雙鳳圖自爲詩記其事謂有投老花叢之樂故晚又號爲花海翁云子善和字用咸號東軒工爲詩嘗陶石簣體著有東軒詩草善

和子誠字偉中乾隆四十二年舉人歷官郎中著有天遊閣詩集
為義字履方少倜儻八歲卽能作大字長益博綜經史期為有用
之學會用兵西陲慨然投筆從軍塞上論功授安徽太平府通判
值鄰郡飢民流集境內為具粟分贍各以舟護出境所活無算大
吏以兩淮鹽法敝奏設監掣擇廉能吏司其事舉為義攝淮南儀
所通判在任八年覈虛偽絕苞苴積弊以清將以治行尤異薦適
父喪歸二年又持嫡母喪時生母王氏年亦老遂絕志仕進侍親
課子為山澤之游閒作蘭竹花卉得趙孟堅文徵明意當時天津
善畫者朱岷胡峻惲源濬吳門徐雲陳元復皆與之游名亦相伯
仲詩情閒曠得畫中意論者謂為義席豐履厚而有山人林下之
致讀其詩可以想見其人乾隆二十八年母王病割股以進旋遭
喪以毀卒

禮原名爲禮又名學禮字恂叔號儉堂一號鐵橋幼從其兄讀書水西莊與海內諸名宿尊酒唱酬分題鬭飲年十五即以能詩名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科不售以貲授戶部陝西司主事出爲廣西慶遠府理苗同知擢守太平府太平界安南猺獞雜居撫循有章爲建麗江書院並設學政行署於治所以便應試者在任八年以母老乞終養歸士民送者皆墮淚爲立生祠事之三十二年再起補四川寧遠知府明年擢川北道調松茂三十六年有小金川之役將軍溫福檄司西北兩路糧餉事平清戶口理屯政設臺站提挈綱維無勞無擾三十八年隨征大金川將軍溫福至木果木賊蠭至勢甚危時禮駐美諾率臺兵二百民勇百人馳救之抵猛固橋聞喇嘛寺糧站失守士卒狼顧不敢進禮諭以進退利害狀整旅而前會松茂總兵福昌亦破碉遇伏禮反兵擊之禽其酋三

入餘賊驚遁當是時賊蹤徧山谷木果木已失美諾勢不能保乃退守達圍大軍再進攻禮總卧龍關內外饟需軍械以曾頭溝糧不繼議革職尋賞授松茂道三十九年將軍阿桂進軍谷噶山議改運道禮以夢筆徭馬二山道回遠不便請開楸坻之日拉爾山從其議是山高五十里終歲積雪不消禮縱火燒之鑿石爲磴不匝月通路二百里輓輸捷利省帑金無算時西征之師絡繹於途士飽馬騰皆倚禮爲重尋命撫綽斯甲三雜谷諸土司皆畏服禮威德無敢萌貳心者四十一年大軍凱旋適果羅克刼殺蒙古公里塔爾賊久不獲 上以禮習夷情命往緝先期一月總督文綬已派兵五百出紅橋關禮曰果羅克土地遼濶倏去倏來獷如鳥獸非若金川有巢穴可以兵力取也且兵少則力單兵多則費廣大勞之後豈宜再動以啟戎端今我兵出關賊已遠遁以數百之兵

披浩茫無際之地不但無益且恐有害隨之宜速撤兵入關揚言塞外苦寒且待來春以圖再舉而密調三雜谷土兵四千銜枚疾進會於松岡之下則賊可獲也文綬從其議禮猝至境賊驚愕不及走立召其酋麻克蘇爾袞布至問賊所在答以不知禮怒命縛之檻車送成都其酋懼具道賊主名區處悉禽之由是西北諸夷皆震悚奉法唯謹四十四年擢四川按察使西南夷瞻對番民刧裏塘熱察之麻塘寺親往捕之獲噶克朗忠等寘之法禮長於撫馭土兵皆樂爲用故所至有功明年轉四川布政使事無巨細皆躬親曰事有小不慎而重爲民害者去其害而民之利即在是焉不可不察也四十七年升授湖南巡撫入覲諭留京度歲感疾而卒年六十有八禮少好學老而彌篤雖戎馬倥偬簿書填委未嘗一日廢書凡軍國之機宜民生之利病往往見之詩歌以道其志

軍中舊稿多亡失其子醇搜輯詩文雜著編爲三十二卷曰銅鼓書堂遺稿仁和杭世駿曰儉堂少作已可傳而傳儉堂者尤在服官以後之作其詩杼軸性靈原本忠孝猶蓮坡之教也禮既長於詩詞尤得姜李三昧儲藏唐宋人名蹟及金石碑刻最多最喜古印章金玉銅瓷自吾子行王厚之而下名人鐫刻藏弆至千餘種金川平後歸蜀重築明楊愼之升菴蒔花藝竹招邀爲文酒之會其風流可想見已

劉獻廷

劉獻廷字繼莊別號廣陽子先世吳人以官太醫遂家順天爲大興人獻廷穎悟絕人博覽負大志不肯爲詞章之學年十九親沒挈家南隱於吳吳有高僧說法士人醵金從之講法華獻廷聞之往坐食頃伏几而鼾僧說罷獻廷鼾亦罷明日復往如故眾竊笑

僧詫曰客何爲者呼與語則大驚拜伏地曰公神人也掖登座獻廷夷然不讓暢衍厥旨衆大悅僧率衆蒲伏願爲弟子獻廷笑曰吾正若誤耳豈爲浮屠學者哉拂衣去由是從遊者日衆獻廷於二氏之學莫不窮源探賾取之以爲吾儒之證而絕去俗說直發生生之蘊歸諸心以爲用於天下嘗謂學者曰聖人謂人爲天地之心人渺焉爾且衆胡爲天地之心嘗學易而得其說乾也坤也初交而生風雷無形也水火交之形而虛山澤又交之實矣由是草木生焉鳥獸育焉草木鳥獸不已章乎未竟也草木不實則草木之生未竟而草木熄天不生人則天之生未竟而天地之生熄人者天地之實也故曰人爲天地之心身豈心哉心心爾所謂仁也天地不能爲者人爲之剝復否泰存乎運而轉移之者心之仁人苟不能斡旋氣運徒以其知能爲一身家之謀則不得謂之人

何足爲天地之心哉故獻廷生平志在利濟天下後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計其挈家而南也有貲數千金以結四方奇士傾囊濟人危難散去鄰舍一女子許字夫貧流於外母將改聘之女誓不從獻廷惻然鬻藥肆一廛尋其夫賂使婚娶家益貧西南亂乃入洞庭山亂定妻張氏旋卒於是慨然思徧歷九州覽其山川形勢訪遺佚交豪傑博采軼事以質證所學崑山徐乾學尚書好士多藏書大江南北名流老宿多赴之者獨獻廷兩聘之乃就獻廷負伯王大略凡禮樂象緯醫藥書數法律農桑財賦以及邊塞關要火攻器製之屬旁通博考浩浩無涯涘萬斯同於書無所不讀獨心折獻廷引參明史館事顧祖禹黃儀長興地學亦引獻廷參商一統志獻廷謂諸公攷古有餘而未切實用其論向來方輿書大抵詳於人事而天地之故概未有聞當於疆域前別添數則先

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為主定簡平儀之度制為正切線表而節氣之後先日蝕之分杪五星之陵犯占驗皆可推矣諸方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臘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清明相懸若此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已與七國之中原不合則歷差為之宜於南北諸方細考其氣候取其確者詳載之為一則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溼之徵又可次第而求矣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宣之不同各譜之為一則合之土產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推而見矣其論水利謂西北乃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

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劉石雲擾以訖金元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爲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爲民利乃爲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瀦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虞學士始奮然言之郭太史始毅然行之未幾竟廢三百年無過而問者有聖人者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足食教化可施也西北水利莫詳於水經酈注雖時移勢易十猶可得其六七酈氏略於東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當詳正在西北欲取二十一史關於水利農田戰守者各詳考其所以附以諸家之說以爲之疏以爲異日施行者之攷證又言聖王之治天下自宗法始無宗法天下不可得治宜特爲一書以發明之又言通鑑綱目并滎陽親筆故多迂而不切而關繫重者反遺之當別作紀年一書

凡獻廷所欲撰著其運量皆非一人一時所能成故多未就也生平自謂於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足窮造化之奧百世而不惑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之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眞等音又證之以遼人林益長之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齡自謂蒼頡以後一人獻廷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能通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獻廷之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爲韻本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陰陽即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歷喉腭舌齒脣之七位故有横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而後知泰西蠟頂話女眞國書梵音尙有未精者以四者爲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爲東北韻宗一爲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於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

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為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為韻母横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嘗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乃取新韻譜為主而以四方土音塡之逢人便可印正蓋是書多得之大荒以外者囊括浩博學者驟見或未能通也獻廷留京師四年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復至吳遂南游衡嶽困而歸方謀與同志結茅著書終老不一年遂卒年四十八大興王源在京聞之召其子燮於天津與友人斂金為位哭之而使燮奔喪於吳為文以表其墓王源者獻廷所稱為第一知已者也獻廷負絶世之學以天下為已任而處衆常自下誨人諄諄不倦無貴賤賢不肖皆愛悅而誠服之少讀書每竟夜不卧父母禁不予膏火則然香代之因眇一目又折左股落落擸㩉衣冠躑躅風塵中人無敢

易之者平生講學之友嚴事者曰無錫顧培衡山王夫之而尤心服者曰南昌彭士望彭尚平實獻廷悏張實過之在徐乾學邸第時萬斯同好終日危坐獻廷好遊或兼旬不返各以館脯所入鈔史館祕書數千卷而去全祖望曰獻廷出於改步之後遭遇崑山兄弟而卒老死於布衣又其栖栖吳頭楚尾閒漠不爲枌榆之念蓋避人亡命者之所爲也且諸公著述皆流布海內而獻廷書獨不傳及見其徒黃景夏所輯廣陽雜記述大兵征俄羅斯及王輔臣叛平涼文俱可喜蓋薛季宣王道甫一流嗚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將淪於狐貉之口可不愳哉獻廷死後其子變亦死乃以其門人沈氏子爲後沈彤所爲傳乃得之家庭諸老之傳以爲博物者流未能深知其人也

紀容舒 子昀 從子昭 昭子汝倫

紀容舒字遲叟號竹厓獻縣人父天申有善行歲饑出粟萬石活人無算容舒中康熙五十二年舉人官至姚安府知府博聞强記尤精於考訂初隋陸法言作切韻天寶中孫愐增定其書名唐韻宋陳彭年等重修廣韻丁度等又作禮部韻略爲一代場屋程式孫氏書遂佚無完帙雍熙三年徐鉉校定許愼說文在大中祥符重修廣韻以前所用翻切一從唐韻見於鉉等進書表容舒以爲翻切之法其上字必同母其下字必同部謂之音和閒有用類隔法者亦僅假借其上字而不假借其下字因其翻切下一字參互鉤稽輾轉相證猶可以得其部分乃取說文所載唐韻翻切排比分析各歸其類成唐韻考五卷始知廣韻部分仍如唐韻但所收之字不同有唐韻收而廣韻不收者如東部詷字筧字烘字之類有唐韻在此部而廣韻在彼部者如賨字廣韻作藏宗切在冬部

唐韻作徂紅切則在東部瓏字廣韻作盧紅切在東部唐韻作力鍾切則在鍾部之類有唐韻兩部兼收而廣韻止存其一者如虡部叵字廣韻註又子余切與唐韻合而魚部子余切乃不收叵字之類有廣韻移其部分而失於改其翻切如諄部麕䭹囷頵四字移入真部而仍用唐韻諄部翻切刪部䗞字移入山部仍用刪部翻切之類有唐韻本有重音而徐鉉祇取其一者如規字作居追切宜在脂部而證以隓字作許規切闚字作去隓切知規字當有居隨一切兼入支韻之類其推尋考校條理分明唐韻分合之例與宋韻改併之迹顯然可尋言小學者宗之容舒又以六朝總集之存於今者文選及玉臺新詠二書文選盛行玉臺新詠則在若隱若顯之閒自明以來苦無善本乾隆壬申得宋刻攜之歸里取而校之參證諸書仿韓文考異之例各箋其棄取之由附之句下

引證詳賅字字有據凡四閱月而書成名之曰玉臺新詠考異於是千餘年踳駁舛亂之書始復舊觀論者稱爲藝林盛事此外又有杜律疏八卷乃因顧宸所撰辟疆園杜詩注解删其繁蕪參以己意而成之者也乾隆二十九年卒年七十九光緒十二年祀鄉賢子晫昀昀另有傳晫字晴湖績學不售以歲貢生終性淳實淡靜默默自守不輕與世相酬應嘗言每衣冠見客如臨一大敵不知君輩營營何以堪此其學近黃老然篤倫常謹言行一以聖賢爲歸持躬儉樸一敝裘衣至十餘年飲食起居如寒素而撫其弟昀友愛獨至晫自少至老無二色昀頗蓄妾媵亦弗之禁曰妾媵猶在禮法中併此强禁必激而蕩於禮法外矣昀好爲議論馳騁之文晫弗善之亦弗禁曰爾將以功名娛老親者也以乾隆四十二年卒年七十二從弟昭字懋園號悟軒晚又自號怡軒老人與

從弟昀同舉乾隆十二年鄉試二十二年成進士官內閣中書八年宗人府主事缺出以俸深當遷會聞父疾立請假歸居十二年卒昭平生篤於事親敦睦親舊急人疾苦少與弟昀同以學問相砥礪昀喜詞賦經學攻漢唐訓詁昭爲文專主韓歐學則服膺宋五子書能體驗而躬行之嘗輯古今嘉言懿行爲養知錄曰事父母曰別夫婦曰睦兄弟曰教子孫曰厚宗族曰御奴僕曰制財用曰通論凡八卷又輯毛詩廣義五卷大旨以毛傳及朱子集傳互相勘正而以已意斷其短長其間不盡用毛說又著騷經章句文選賦注諸書昭於陰陽輿地醫卜算數之書靡不研究當世稱爲儒者家有寄莊在交河縣界其南有故河爲滹沱支流庚辰秋水暴漲將漫溢急僱丁夫捍護之手爲規畫河賴以安晚歲益力學不倦沒後三年四庫館開詔求遺書所著毛詩廣義養知錄皆采

入爲子汝倫字虞惇乾隆三十三年舉人官滿城教諭丁母憂服闋補懷安未之任著有易述五卷詩述十二卷五十七年四庫館全書成昀爲覆勘官于役灤陽攜汝倫校閱秘籍於文津閣嘉慶三年舉行臨雍盛典叨預觀禮　上賜金鑄銅章一方曰戊午圜橋聽講八己未覲仲弟浙西有詩二卷壬戌遊閩有閩遊草甲子遊豫有中州集

李基塙　父覲曾　子景澄　曹昕　李法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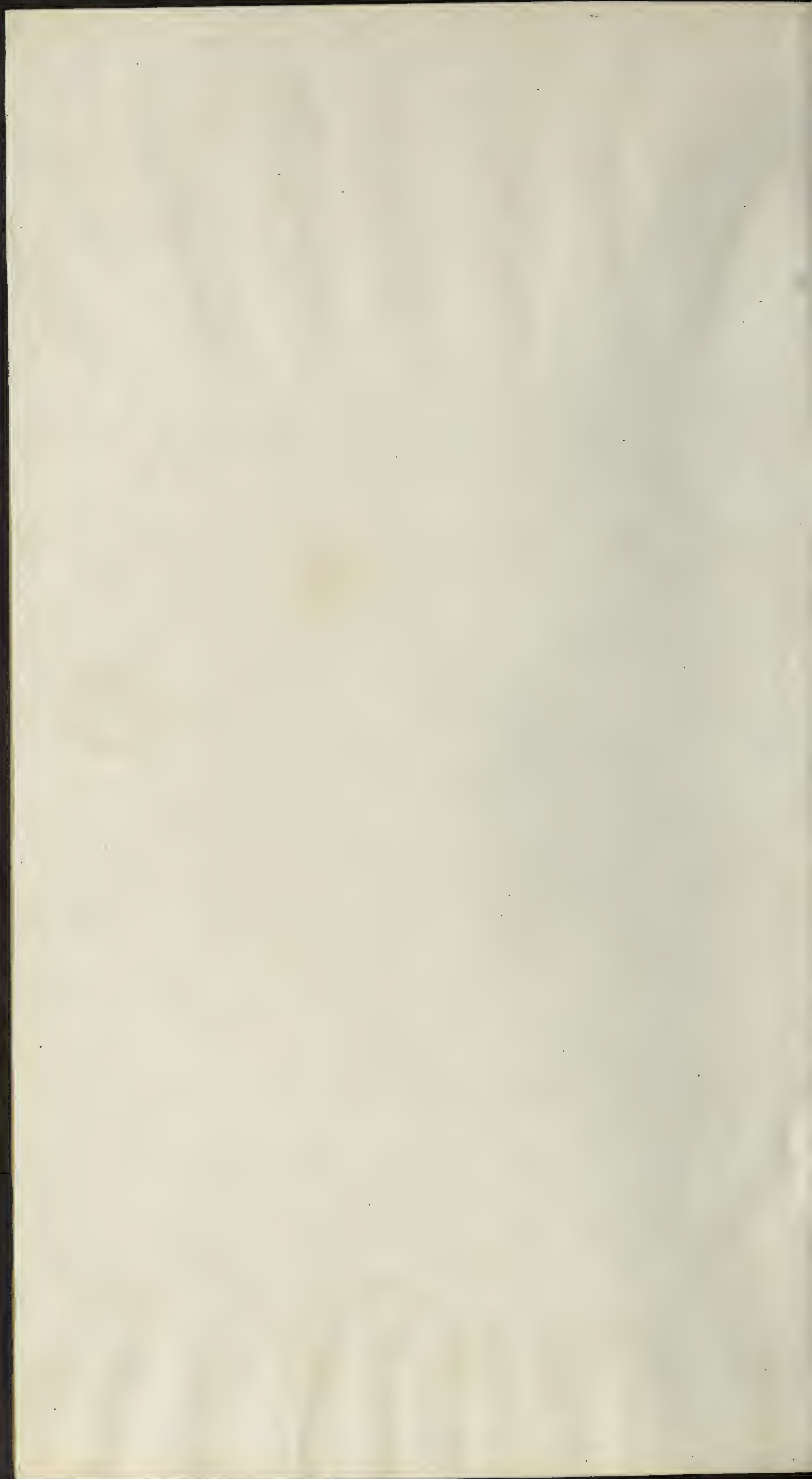
李基塙字露園景州人父覲曾字泰岩號竹逸候選中書北上抵任邱心動返則母王疾作遂絕仕進志工翰墨書畫皆宗米氏沒後金壇王步青誌其墓曰竹逸老人之墓基塙博雅工詩文中康熙五十三年舉人官湖南永定縣知縣初需次日夢得句云鸞翮稍中散蛾眉屈左徒醒而不能自解迨授永定正屆原行吟地竟

卒於官基墧為紀昀僚壻時以樂廣衛玠方之昀嘗作歲暮懷人詩寄之云露園實妙才早歲標奇穎軒鶴入雞羣泊然見孤迥文章老更成壯懷激已冷蹉跎誰復論相思冬夜永基墧丙寅以前之詩韶音令辭妙有參悟後則短章鉅篇閒出悲諷與六義相左右著有墨霞堂詩一卷墨霞堂者覲曾所居之室也基墧與同縣曹昕任邱李法孟友善昕字暘谷又字麗天號綺莊所著中田閒吟沈思佛鬱妙悟希微亦為昀所稱賞為序其集而行之卒以遭家坎坷憂憤而死基墧作五君詠昕其一也法孟字亦珊號鳳莊年十三補諸生雍正七年貢入城均十年舉於鄉考取內閣中書改授廣西永福知縣調西林有循聲乞病家居與李基墧戈濤及同縣劉炳邊連寶諸人相唱和尤工書法當時以邊連寶詩李學禮駢文法孟書法為三絕著有西粤吟基墧子景澄字豹仲號余

山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善書亦能詩嗜古不倦有索書者輒書所作與之時稱二絕著有紅素山房詩鈔

文學傳二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弟二十



大清畿輔先哲傳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二十一

天津徐世昌撰

陳儀 井在

陳儀字子翽號一吾文安人生而穎異讀書過目不忘嗜古文辭尤留心經世之務於禮樂制度輿地河防莫不考究其得失康熙五十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大學士朱軾賞其文與論經濟奇之五十七年散館授編修與修三朝實錄雍正三年直隸大水諸河泛溢壞民田廬 世宗命怡賢親王偕朱軾相度濬治王欲得善治河者俱軾以儀對王延見訪以治河所宜先儀曰朱子有言治河先從低處下手天津上應析木古渤海逆河之會百川尾閭也今南北二運並漲東西兩淀爭奔騈趨於三岔一口而強潮拒之牴牾洄漩而不時下下隘則上溢其勢宜然故欲治河莫如先擴達

海之口欲擴海口莫如先減入口之水入口之水減則達海之口寬而北之永定南之子牙中之七十二清河沛然入三岔口而東注矣王善之丞以屬儀儀先疏下游使四出毋壅徐理其上作長隄束之凡四閱月而工舉儀生長北方為諸生時即留心水利屯田諸務考鏡得失達其經權嘗謂治河者必通計全局之利害而後可定一河之會歸必先定下流之會歸而後可議上游之開築此理勢之當然古今之通論也明胡體乾論江南水利以為高山大原眾水雜流必有低凹處為之壑如人之有腹臟焉彭蠡震澤是也旁溪別渚萬派朝宗必有一合流入海之川為之洩如人之有腸胃焉江淮河漢是也南既如此北亦宜然以畿輔水利言之正定廣平順德三郡之水二十餘河畢匯於南北二泊翕受而渟蓄之然後合為一川出北泊逕衡水之焦岡邨會滹沱之流奔注

數百里至大城之王家口入東淀曰子牙河則是一泊者正順廣三郡諸河之腹臟而子牙一河爲之腸胃也順天保定河間三郡之水三十餘河畢匯於西淀翕受而渟蓄之然後合爲一川出茅兒灣經保定縣曰玉帶河逕霸州之苑家口曰會同河至文安蘇橋之三汊口入東淀則是西淀者順保河三郡諸河之臟腹而會同一河爲之腸胃也至東淀一區南納子牙之流而正順廣二十餘河之匯爲一泊者盡歸之西受會同之注而順保河三郡三十餘河之匯爲西淀者又歸之舉畿輔全局之水無一不畢瀦於茲以達津而赴海則其通塞游暢所關於通省河渠之利害者豈淺鮮哉康熙三十七年以前森然巨浸周二三百里清泓澄澈中港汊縱橫周流貫注自撫臣于成龍奏命開渠永定河不爲全局計而祇爲一河計遂改南流之故道折而東行自柳岔口注之東淀

於是淀病而全局皆病即不定一河亦自不勝其病淤高橋淀而信安堂二鋪遂成平陸淤勝芳淀而辛張策城盡變桑田向之渺然巨浸者皆安歸乎既失地於西北則傾注於東南而獨流一帶淀水與運河僅限一隄至楊柳青以下則淀運相連南隄盡沒矣故曰淀病也蓋淀池以翕受爲功容納之量隘於下則灌輸之勢停於上一遇秋伏汎漲泱漭西來騰涌無歸則旁溢橫奔衝隄潰岸故今歲高陽河決而東斷鄚州官道子牙河決而北文安大城皆宛在水中而南岸欽隄增高二尺水猶與之平人第訝水之大河不能容而不知淀之小水失所受故曰全局皆病也不定本向南流逕固霸之境而會入玉帶河蓋率其自然之性河未嘗淤淀亦未嘗淤也雖東坍西漲時有遷徙亦不無衝齧之虞而塡淤肥美秋禾所失夏麥倍償原不足爲深病治之之法原當順其南

下之性而利導之多其分釃之渠以減殺之覔築陂陀之泊岸以緩受其怒流分建護村之月壩以預防其衝擊如此則害可減而利亦可興何至折而東之導之淤淀爲全局病至於此極也自改河以來河底歲墊而高河高而增隄隄高而河亦與之俱長今去平地已有八九尺至一丈者潰決則建瓴直下爲田廬害豈足異哉總由濁流入止水溜散泥沈下流自塞歸壑之路上游猶築居水之垣不過厚蓄其毒以待潰耳故曰即永定一河亦自不勝其病也夫利在耳目之前而患伏數十年之後當時固以爲無足憂而卒一發而不可救凡事類然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之也 上深悉渾河之爲淀病且深悉渾河病淀之爲全局河道病於興修水利之始即特降諭旨令引渾河別由一道入河毋使入淀可謂探本窮源一言而舉其要矣蓋淀爲定水無沖刷之力故沙入而沈

河無停流有滌蕩之功故泥衝而散永定南入清河自三十七年以前溯之前有百有餘年矣舊所經由之處沙痕的皪岸跡分明袁家橋以北崖高底深牤牛河借以行水者即其故瀆也河性善淤能墊深為高而此道廢來已四十年矣河以經久不淤而歷歷如是蓋下口暢則上流疾此即利於入河之明驗矣雍正四年雖經水利衙門奏於郭家務以下改挖新河而下口仍然歸淀故經王慶坨則王慶坨淤入三角淀則三角淀淤近且駸駸乎淤及楊家河矣夫楊家河乃全局清水之尾閭也此河一淤則通省六十餘河之水無路歸津勢必於楊柳青上下穿運道而灌天津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籌永定於今日乃全局之利害所關則下口會歸之路可不為之熟籌而審處也哉愚以為會歸之路莫如順其南下之性而入玉帶河或謂濁能淤淀亦能淤河玉帶河一淤則

西淀之水無所歸必迤折橫流爲文霸四邑害是大不然玉帶河西受數十河之水渠深流急滌蕩沖刷泥澄沙散已自失其渾濁之性矣即如滹沱漳水其濁泥豈下於永定而滏陽衛河其寛深亦不逾玉帶滹入滏而滏未嘗淤漳入衛而衛未嘗淤則永定之入玉帶河何足慮乎或謂南北長隄文大二邑民命之所係也渾河橫衝而入必有潰決之憂是又不然大隄之決前已屢告矣皆清河爲患未見有濁流也如果濁流決隄而入則文安仰釜之地早已塡平何以低窪如故也況經相國鄂公奏請加築高厚視前數倍矣再於隄外加以埽鑲草壩數百尺以備不虞尚何意外之患乎或謂河流湍悍土性疏惡不隄則汜濫妄行蕩邨莊齧城郭仍爲固霸諸邑害隄之則猶是築牆而束水也是又不然昔渾河南行之時河身不過十餘丈溢岸漫流深不過一二尺旋長旋消

爲期不過二三日本非巨津如黃河之浩瀚而莫可控禦特以東折旣違其性入淀又窒其歸强來東以長隄適足以激其怒耳今若順其南下之性而利導之曲直隨勢多其分釃之渠以減殺之高下合宜寬築陂陀之泊岸緩受其怒流寧厚勿高分建護村之月隄預防其衝擊盜缺勿合如此措置將斥鹵變爲膏腴史起之功可再也縱遇異漲之年溢岸漫流仍不失一水一麥之利亦何負於民哉天下之事極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永定之爲淀病至今日而已極亦變而思通之一會矣當事諸公誠一旦翻然改圖復其南下之故道則病淀者去淀乃可得而治也淀起於蘇橋之三汊河訖於天津之河頭一汊自台山北流逕高橋淀入信安鎭爲信安河一汊自趙家房東北入勝涝淀爲勝涝河逕辛張策城至褚河港分二支一東流爲長子河一東北曲折可八里爲東沽河

又東十餘里爲王慶坨河與長子河合而信安河亦自西來會焉一汊至下馬頭東南流逕崔家房東入張家嵩河北流逕任家莊東流入左家莊泊又東北逕石溝分二支一北流與勝芳河會一東北流至台頭子牙河自東南來會焉會流至羊分港又分二支一北流逕瘸柳樹與長子河會一東北流過高涙泊出楊家河抵河頭而台山趙家房二汊皆出三角淀而東來會焉此三汊之大概也其沿隄東去逕西馬頭堂頭入左家莊泊逕傅家營入石溝河則鹽河之故道非三汊之正派矣自永定入淀以來高橋淀淤而信安河絕台山一汊併入勝芳勝芳淀淤而辛張河絕台山趙家房二汊併入台頭張家嵩河淤而下馬頭一汊併入沿隄小河是淀之上口諸河盡失故道既苦於翕受之難三角淀淤而長子河絕王慶坨淤而東沽港河絕是淀之下口諸河皆成斷港又病

於宣洩之隘所恃以通流者惟台頭一河耳以全淀所受六十餘河之水納之一綫之中而子牙獨河自南來者又從而溷之不亦危哉愚向有末議設垡船募役夫委專官計丈里撈泥挖淺除若開淤家宰顧公已採以入告矣其事一行則台頭一路上接左家莊下達楊家河自可逐漸寬深不憂梗闕而愚猶以為一河納全淀終非其量之所能勝則三汊故道不可不擇其要者而開挑之以分其來而暢其去也一張家嘴河雍正四年開挖未竟水至停工宜接開至左家莊泊以分沿隄水勢一沿隄小河自堂頭至壩嘴頭淺阻礙流宜挖深通使水無停駐以保隄工一趙家房河村中土橋卑隘不通舟楫宜改造加高中留活板使帆檣來往以暢河流以上三河其下流俱經由淀泊之中若草茂蔣停泥壅澀多致淤淺斷絕宜每歲撈挖以為常此則垡船之所有事矣而尤關

緊要者在開挑勝滂舊河此河上承台山趙家房二河之委經辛張策城褚沽東沽二港過王慶坨逕三角淀南至河頭與楊家河會其形勢自西南而東北最爲徑直故土人謂之照直河雖堙塞已久遺蹟猶存若尋逐開疏事殊瓶始寬不過十五丈深不逾八九尺而且陸地施工易爲畚插憑高作岸無事隄防導三汶於西北分流減台頭之東南側注腸胃寬而尾閭暢豈緊淀池廓清即全局之河道隄工均有裨益矣王旣深然其說隨事諏詢用其所長故舉事易而成功速也畿輔七十餘河儀所勘定者十六七論者謂燕趙諸水條分縷析前有酈道元後有郭守敬儀實兼之儀又以北方水利鑿鑿可行因建營田之策進言於王曰興水利者去水害也夫水聚則害分則利壅則害行則利去害之法曰隘者擴之容羨者分之減塞者疏之通漫者攝之注而已水害去田乃

可營而營田以分水亦正以除害一川之水散爲百溝一溝之水散諸千畝將恐不足誰患有餘南人爭水如金北人畏水如讐用不用異也今用水爲田卽用田分水田成而水散則利興而害息矣王曰善然議者謂人力不能及川原之性是乎非乎對曰營田於川非於原也北地高亢合天下較之耳專論北地則高者十六下者十四淫潦泊之半歸淪胥規此營田乃變汙萊爲秔稻也王曰善然旱則奈何對曰北地冬春多旱甘霖嘗於五六月然過多恆爲高田之害初夏養秧可借潤於河及泉迨插秧之時正雨之時水田可無憂旱高田卽苦雨多宣洩於水田亦無可憂潦此營田之便也王曰善然其爲地幾何對曰民間故種稻者無假官營營則營民之不能營者耳如後湖湖也疏泉可田大淀淀也開河可田天津寶坻陸區也引潮可田任縣盜言水鄉也闓泊可田

其他相度地勢可例推也水高於地溝而分之水與地平塍而溉之水卑於地車而升之築埝以防淫潦閘洞以備蓄洩經始既定隨時補修期以十年粳稻與黍稷並茂矣王顧謂軾曰讀書人不當如是耶五年王即奏設水利營田官分四局以領其事時儀以侍講攝天津同知轉侍讀擢庶子乃命儀分領天津一局兼屬以文安大城隄工二邑形如釜底積潦不消秋復大水夾隄內外成巨浸波衝浪齧隄欲壞者屢矣儀購菰蔣十餘萬束立表下樁捍之目不交睫者十晝夜而隄全隄故民工儀以時方被災請於王奏發帑金數萬兩代振民得安業南運長屯一隄隸靜海縣歲撥霸州文安大城民夫協治民弗堪儀曰文大隄工險自治不暇尙遠助他邑乎且長屯所治不過數十丈而遠調三邑非所以均勞逸也檄天津道除其籍三邑民至今尸祝之時議豐潤玉田間多

棄壤鑿渠築圩可使潟鹵生稻粱八年廼設營田觀察使二員分轄京東西以督率州縣儀以命都御史領豐潤諸路營田於天津倣明汪應蛟遺制築十字圍三面開渠與海河通潮來渠滿則閘之以供灌溉白塘葛沽之間斥鹵盡變膏腴豐潤玉田多沮濡之區儀教之開渠築圩皆成良田十一年大雨山水暴漲淹沒田廬萬計儀疏聞或以侵官為疑儀不顧 上命儀董振事全活甚衆轉侍讀學士儀先後營田七萬畝有奇民間自營田亦數千畝田既饒益歲且比登米溢於市儀又慮穀賤傷農奏請發帑金採買充天庾公私稱便一歲田生螻蛄伏土下食苗根儀爲禱於神一夕盡死蝗入寶坻界忽集飛鳩數千食盡咸以精誠所感云尋罷觀察使還領史職如故儀嘗於內行先世所遺田數百畝悉推以讓其兄既仕祿入悉分給諸昆弟無餘財乾隆二年調補鴻臚寺少卿

未任歸七年卒年七十有三所著有蘭雪齋集十八卷直隸河渠志一卷又有毛詩臆評鄉黨私記學庸私記南華經解蘭雪齋讀離騷廣前定錄天游錄藏於家

井在字存士文安人陳儀之師順治十六年進士授山西平陽府推官精敏獨任吏民畏憚之不敢以非法嘗試而決讞多所平反疑案不可究結者務寬期限致正兇不急於鍛鍊入人罪嘗曰事固有急之則有意之彌縫益密緩之則無心之滲漏可期人以爲名言改補永安知縣縣隸惠州東與潮犬牙相接其南嶺大山最稱險利撫目李唐宗者大猾也嘯聚其中蓄髮謀不軌又招亡命數百人開赤溪礦盜睢橫行人莫敢誰何在完隍陴練鄉勇以爲之備防三藩亂起潮鎮劉盡忠寄授僞符陰約唐宗爲犄角在諜得其狀選鄉勇精壯者三百人結以恩信日椎牛饗士設伏誘李

海政戰禽之奉撫檄隨鄧副將進剿乃部分鄉勇扼據要塞而自以親丁會鄧軍於山下賊兵在海上者不得合劉盡忠援路絕唐宗薙髮出山詐降冀綏師以待援在麾兵梯山抵其巢獲僞隆武印敕各一及與潮鎮往來書遂斬唐宗殲其悍黨雪民之脅於賊者百餘家南嶺平適丁母憂北歸服闋再補興縣以伉直不能事上官罷還里以詩文自娛年七十二卒著有天文纂要八卷鐵潭詩集六卷文集二卷合河署詩集一卷講約六諭解一卷篦潭集四卷

成文昭子懷祖　孫誠　提

成文昭字周卜號過村又號鈍農大名人大學士克鞏之曾孫湖南糧驛道光之孫光祿寺署正泰清之子也生長貴盛纖瘦類山澤癯者好殊俗鄉人多避之自少攻苦力學好收錄古書時與顧

嗣立方苞輩文酒讌遊其賦質文弱既不類北人而發爲聲詩盡屏燕趙叫囂之氣一以和平雅儁爲宗偶攜所作走京師東南譽髦咸納交恐後當是時海內詩學首新城王士禎德州田雯次之文昭問詩法於士禎又從雯游然不喜傍門戶詩體清刻巉削自其爲人吳寶崖序其詩謂有明以來畿輔詩學如濬縣王世昌冀城石季方廣平申鳧盟諸人皆其卓卓者要其宗法韓蘇開闔變化自成一家言殆未有過周卜者也以主事註籍吏部未及官而卒年三十七歲人咸惜之所著有蒿觴詩集五卷二集三卷子懷祖字蘭田號尙義晚年又自號北樵懷祖本文昭弟文景之子文昭早逝無子乃以懷祖嗣生有至性侍母魏盡孝養母卒年甫十四哀禮兼至以乾隆六年拔貢生除陝西邠州直隸州判甫蒞任盡革諸陋規邠民耕涇河旁灘地水驟發灘徙糧存民爭新地訟

不休懷祖履勘計畝以新漲準舊沒而請於大府豁其糧之浮者民感其惠鄠縣淯化獲盜屈錢娃捕役妄牽氈匠張招爲盜黨縣令嚴刑致誣服獄具母上控按察使檄懷祖提訊縣令恐縱招去報脫逃招乃自投審遂得其實民以不冤先後兼判乾州權知三水長武永壽三原諸縣事所至皆有聲三水王三子者以匹布聘司氏女生員李珏謀奪娶與貢生張以誠造婚書并以司氏女履爲證禮王控之官而李張爭辨邠俗不用婚書履襪物不足較懷祖故論司氏宜以原布還王司氏供布久成衣願償其值懷祖曰布即古之儷皮純帛也奈何違古禮干法律於是李張皆語塞司女卒歸王三原富商賈三水人妻爲妾縣令庇商不使赴審遁札於懷祖則以扎冠牒文力索之商乃至而論如法長武至西安驛道四百里時西域用兵長武爲首站責尤重懷祖初至民車數十

輛聚城中候載軍停而停至未有期乃悉令遣歸約以一紙出則立集及停至皆如約無後者攝六月清漁竈省糜費縣忘其衝白洪村有九十老人扶杖奉鶩以獻曰老民不至城三十年矣今聞遠近皆稱縣有好官欲得一見也其後長武知縣以倉儲征不及額千吏議上官知懷祖得民檄令往督民喜其至不數日贊輸適萬承壽於陝西縣小而貧西安滿漢官兵過境駝馬糧餉鉛藥同時並集懷祖視事僅八日所需飲食芻秣寓舍器用以千萬計皆取辦數日中無一缺之巡撫鍾音深倚賴之調署三原邑多巨族大賈號難治至則杜苞苴絕請託法無枉撓先是準夷之役大學士劉統勳為總督駐節肅州懷祖隨辦軍需局事軍府草創一切悉準金川例行而故牘山積局中十餘人常束燭達旦檢之不時得懷祖建言當取案牘類析而標目之統勳喜遂以懷祖代記室

三日而事畢旣又攝毛目屯田有豺狼患爲文禱神祠害果絕民驚以爲神三十六年移疾歸又五年卒年六十五懷祖貌癯神旺負經世略居官謹聽訟能應繁劇然性恬淡不樂榮進以故沈滯冗官不竟其所用尤篤內行持家有節制而周恤族黨撫幼弟養寡姑及妹生死無間初在邠州修公劉墓范文正公祠因撰邠州志續筆晚年壹爲詩錢塘汪師韓稱其骨峻風清雄視河朔而陶樑則謂其棱棱露爽不拾過庭餘瀋蓋皆一時之俊也著有關西槖草四卷子誠字自堂國學生有悔齋詩草諟字伯顧號惺齋乾隆三十九年舉人善畫亦以詩名

紀逵宜

紀逵宜字肖魯號可亭文安人初官靈壽教諭以善誨人能造士名聞畿輔士大夫皆稱可亭先生而不名康熙五十二年舉於鄉

至雍正元年始成進士時年已五十二矣筮仕得黃陂知縣黃陂俗刁悍多姦民時出剽刼爲閭里害遠宜涖任羣盜在繫者七十餘人已更赦矣乃集之庭下反復開諭之至相對流涕誓改行終其任無一爲盜者其俗向喜爭訟日受牒三百紙遠宜精於聽斷僉驚以爲神訟遂稀會詔覈天下墾荒田額州縣率承旨以多報爲能遠宜獨無所上曰官以足額邀功則民以加科受害舉磽瘠奇零之地具登畝籍民不堪命終至流亡究於國賦無裨也乃白之上官上官不能奪且以此益奇之適容美土司佔長陽民田掠數十人而去乃檄遠宜往勘議者謂宜以兵從遠宜曰是駭之也遂單騎往繫其酋至荆州諭以曲直利害卒還所掠與之定界而還遠宜沉毅有大畧然性抗直不肯隨俗忤糧道某劾而罷之總督賴柱察其寃爲復其官再補瑞安知縣前任辥偶聲忤於某守

屬遂宜鍛致其罪其私人何詩曾取民贓八百金而又屬其左右之遂宜曰嗟乎此宜無罪汝反收之彼宜有罪汝反說之遂宜何人而可以私託也於是辨僞聲之誣而證何詩之詐以此大忤某守會丈田之役例派新灘畝四錢民旣苦不均而弓人算手又皆自外募任意增減與胥吏相倚爲奸利遂宜曰瑞安之事當與瑞安人共之此圖彼社交丈互勘弓算皆用士人董率責之紳士壤址相錯則耳目難欺儕輩相監則隱瞞無自丈勘一定戶給由單此百年之利也士民聞此議皆翕然樂從事且願畝出銀二分爲清丈費不復派之新灘之地遂以此議上之當事某守多方阻之卒格不行適以令黃陂時疏解流入降調去官瑞之人至今以爲憾十年詔選名行經術之士充太學官孫嘉淦鄂爾奇疏薦遂宜召對授國子監助教三年以才舉晉宗人府主事轉刑部員外郎

遠宜平生不事生產於物無嗜好而獨喜爲詩其源出於從父炅炅以詩名畿輔間如蒼松翠栢挺拔千仞遠宜則菹釀漢魏以來諸大家別開生面有春雲秋月之觀黃叔琳謂炅之遒勁遠宜之雄秀各有所爲傳世行遠者不必形貌之相肖也初夢筆山房詩凡十集晚年并前後諸作删其大半釐爲八卷統名藕甕集附錄詩餘一卷曰閒雲詞其續編一卷則其孫曾蔭輯其辛酉以後所作也

王又璞 張礨

王又璞字從先號介山天津人雍正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明年授吏部主事出爲河東鹽運使司運同以事被劾補陝西鳳翔府通判甲寅告病歸里乾隆四年起復再補漢中府通判調秦州運判擢盧州府江防同知兩權池州徽州知府致仕歸卒年七

十一又璞幼以古文受知於桐城方苞以詩受知於德州盧見曾名噪三津與同里張疊有二山之稱其任泰州也分司下河泰壩至東臺水道一百二十里舊無牽纜之路鹽運時稽阻誤期又璞乘小舟測水淺深探知底堅如石上皆浮泥非淤沙又檢淮鹽志載楊公堰記乃知其地原有古堤遂出己貲取泰州濬河土實諸簍中以空鹽船載之投秦潼河最深之處月餘水中成堤二十餘丈計費丈三金奇商民踴躍爭輸錢助之卒屹然成功為商民大利至今江南宿儒多能道之者其他所涖之處皆有政聲歸里後殫心著述於經學多所闡明嘗著易翼述信十二卷其經傳依王弼舊本冠以讀易之法終以所集諸儒雜論其大旨專以彖象文言諸傳解釋經義自謂篤信十翼述之為書以朱子所云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為文王之說者為非徵引諸家獨李光地之言為最

夥而於義亦時有異同其注釋各卦每爻必取變氣蓋即之卦之遺法其於河圖洛書及先天後天皆不列圖而敘其說於雜篇之末論者推爲有識云此外又有孟子讀法十四卷附錄一卷大學讀法一卷中庸讀法二卷史記七篇讀法二卷詩禮堂古文五卷詩七卷雜纂二卷年譜一卷河東鹽法志十二卷

張曾字石鄰號止山天津人雍正元年進士授山西鄉平知縣清操介節以伉直忤上官誣以贓問配事得雪補江南金山知縣調昭文常昭城河歲久淤塞不通乾隆十年分工疏濬之役八千餘丈而民不擾旋移震澤歷著循聲卒祀名宦曾風骨嚴峻好面折人過然慷慨尚義視友朋之事如已事勞與怨皆不避與王又樸交最篤敦本好學以經術相砥礪善書得篆隸意詩尤工絕惜其集散佚無傳讀康堯衢輓詩其生平可想矣

朱函夏 父同邑 弟紹夏

朱函夏字乾馭號陸槎天津人父同邑字潔臣號晴崖好學工文詩宗王孟安溪李光地督順天學政試其文冠八郡士康熙三十八年舉於鄉會有詔覆試同榜舉人皆股栗有戒心同邑獨奮筆就乾清門試得上等八上公車不第光地好士士之至者擕襆被直入邸第閽人不敢詰同邑受國士知一再見輒謝去或有爲覬且慶者同邑曰宰相掄材如良工之用木建楹栿桷各有攸施某嫉惡忤物心如激湍磯之則怒口如劍首吹之則吷斯匹夫之硜硜安所施於天下哉吾師知我應如我自知也同邑清介嫉惡聞世間不平事輒戟手怒詈然善教人經其指授者多成名津中富人爭厚聘之一不當意卽謝去以此家益貧其所居宅近百年敝惡不能蔽風雨鄰人欲重值易之同邑怒曰此先人之敝廬詎可

以貨取耶獨與文安陳儀爲忘年交晚年館於靜海元氏之別墅主人隱君子也意相得一日抱病歸里閒門人將就試力疾馳至館是夜暴卒貧不能葬大興黃叔琳誌其墓斂錢瘞之函夏讀書必窮其蘊不得不已詩尤傑出一時年弱冠登黃鶴樓預某中丞宴文士雲集酒酣賦詩合座閣筆歎絕嘗隨其祖承命官江南游覽所至必發爲詩雍正初以貢生與其弟紹夏同舉博學鴻詞報罷益肆力於詩悲壯沈雄時時闖入杜韓之室觀其誡諸學子詩云文章猶用兵一以氣作鼓筆鋒之所迴注精石沒羽壁中最堅處深入勇可賈其魄力可以想見函夏殁卒付其稿於弟子汪冉後吳人驥得之訂爲谷齋集四卷皆亡佚不復見近人又有從書肆中得其觀海集一卷者計詩六十餘首其存者蓋亦僅矣周人麒曰世俗之情言以人重其人當路有勢力筆方落紙輒交口讚

誦如恐不及大書精刻不脛而走千里若其詩出於寒素雖陽春白雪掩耳而去無顧之者函夏一老諸生窮困以死死且三十年而子孫陵夷衰微不克守其業數十年之後恐無復知有函夏其人者亦可悲也紹夏字羲玉號西廬能詩文與兄齊名

陳浩

陳浩字紫瀾昌平人雍正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七年典福建鄉試乾隆二年充日講起居注官遷詹事府少詹事詩被議落職六年提調經史館事十五年起用補授侍讀充武英殿總裁又三年視學湖北二十年再遷詹事越二年休致浩幼從舅氏張文樞學授以孝經小學習幼儀言語動止有法以貧廢書仁和嚴自公寄詩勖之其父歎悔聘嚴於家教之遂以第一人入州庠授徒里閭日不滿百錢而爲學之志益堅及入翰林與副都御史趙大

鯨編修李重華贊善諸錦齊名侍直武英殿書局日與當代賢士大夫相砥礪而桐城方苞尤爲至交晚年遊汴主講大梁宛南書院其學益進嘗言聖人之道至程朱而大顯後之學者無可異同也三十六年辛卯　皇太后八十萬壽命爲九老賜游香山時年及八十矣其爲詩清雄雅健各體皆工兼工書法得蘇軾墨妙所著有生香書屋詩六卷恩光集一卷其編錄者又有明詩約存行世

翟鉶 祖廉　叔祖庸　曾孫升　族子宗瑛

翟鉶字杞園趙州人祖廉字靜生與弟庸同以文名中順治十六年進士官廣西柳城知縣有守城功三藩變起巡撫傅宏烈察其才命參機密論功擢布政參議有宦遊偶寄一卷庸字平子康熙二十年舉人授四川峩眉知縣以巡撫姚締虞薦遷行人司行人去官日峩眉民繪臥轍圖爲贐未幾致仕林居二十年築默菴老

焉著有默菴詩集十卷儀禮圖二卷莪眉山志亦其所手輯也鋼幼承祖訓潛心篤學說經守康成家法凡周易爻象毛詩箋注及鄭注三禮皆萃考辨者十餘年雍正四年舉鄉試考取知縣未授官卒著有四書杞園問答又取王應麟困學紀聞分條博考而札記之曰困學紀聞蠡測其書極稱詳實云曾孫升字雲圃與族祖宗瑛齊名以明道翼經為己任尤精於周易及四子書學使劉墉按試趙州奇其文試以策論宏深奧衍舉嘉慶六年鄉試二十五年成進士選順德府教授未赴卒升論心性天道獨闢精義楚南端木國瑚聞其名傳簡論易反復數千言引為知己有四書聊備一說十卷行世宗瑛字聚奎號懿齋貢生博聞強記有三傳異同考四卷懿齋便錄八卷奎垣文集四卷

單鈺 趙鉞

畢鈺字亦聲易州人雍正五年進士官浙江壽昌知縣開利剔弊肅然稱治閩廣來縣種麻者名曰朋民歲以萬數獷悍不馴鈺選立棚長俾自約束終其任安謐無事以讞獄著稱嘗審金華盧姓案手疏十可疑與上官爭卒如其議定爰書擢同知尋升安徽池州知府以疾乞歸鈺工吟咏至老不輟著有鏤冰詩鈔五卷鈺卒後獻縣紀昀爲之序昀稱其詩與任邱龐塏如出一轍兩家均上溯三唐下薄兩宋得性情之正塏詩天分稍弱而研鍊較深鈺則揮灑自如而神骨遒上要其合作均可以相視而笑也其推重如此生平所著又有讀書偶見錄藏於家同里趙鉽字象菴乾隆間官中書科中書購宅宣武門南與遂寧張問陶獻縣紀昀大興翁方綱輩結文字交名藉輦下時和珅柄國屢招致之輒稱疾避去卒祀鄉賢著有愛冬軒詩草四卷

邵大業

邵大業字厚菴一字在中別號思餘大興人生有異稟目能於十步外辨粟米大字書再覽輒不忘爲文操紙筆立就雍正十年舉順天鄉試第一明年以春秋魁其房殿試賜進士於臚唱日行合卺禮士林傳爲美談至是文名益噪諸公卿爭欲羅致之無所答卒歸部選授黃陂知縣下車投訟牒者數百人不移晷決遣立盡吏民一見問姓名後無不識者人比之張睢陽衆莫敢弄以事聽訟不事刑威鉤致有爭產者兄弟皆頒白貌絕相類令以鏡鏡面問曰類乎曰類則進與語聲淚俱下且曰吾新喪弟獨不得如爾二人白首相保也嗚咽至不能語各相視涕泣引咎遂爲兄弟如初縣有溪環城蛟雨溪漲崩隄齧城城壞勢且潰大業立壞處泣拜誓以殉水爲驟止拯溺粥餓完城築隄並仿以工代振之法民

大悅名其隄曰邵公隄歲大旱爲文禱城隍神雨立沛凡五年政聲大著時縣令有行取之例大府以其名上聞會丁父憂去服除發河南權開封府同知收土猾名木耳大王者杖殺之授禹州移睢州均治如黃陂睢頻年苦澇災白大府得緩徵並出倉穀平糶假糧種民不知饑又出俸挑惠濟河不以累民民無遠近皆呼曰邵父當是時蘇州旱饑米價踊貴民告於守守告於大吏不省民相率譁於市於是法譁者而奪守官民益困乃移大業守蘇州至則盡得囤積罔利諸大戶名召集與爲家人語皆心動曰惟命則出酒食彩帛勞遣之價頓減有吳姓爭太伯祠奉祀者大業曰祖宗以天下讓而後人爭區區之祠乎叱而去之大業爲治篤誠寬大絕餽遺簡酬接嚴職司清獄本終身守是道不變所至民不忍欺松江舊獲盜二十餘人獄轇轕迄不得主名多瘐斃者乃檄大

業往治之立取羣盜至皆斷脛折踝身無完膚大業發然呼之曰爾輩亦人子饑寒所迫遂陷於此猶復茹刑詭詞顛倒首從誣殺非罪人且誣殺人何益於爾語未竟有魁然者仰視曰公尚以人類待我耶公廉正不敢欺速命吏具紙筆即起跪呼其黨曰吾等今日結案也一日而獄具由是獄無不待治於大業者尋權蘇松兵備道兼攝江蘇布政使事大吏交薦之部議格不行乾隆十六年 高宗幸江南大業條具巡方事宜不遺不擾御舟左右分兩岸挽行名蝦鬚縴而蘇城水狹民稠議者欲毀兩岸田廬以便雙行大業請於嚮導大臣得改單縴遂以爲例制府黃某欲移大業守江寧撫軍不許黃疑大業爲撫軍私人忌者乘之會積雨治吳江帳殿具未就黃慮不及事且得罪豫以觀望劾大業至則供備咸具黃乃悔然卒以是左遷去官於是再至河南特授開封知府瀕

河多灘地消漲無常民多爭占有陽武祥符民訐告封邱史固民侵灘地者及清丈知侵占不實而畝數則浮於額撫軍欲照欺隱加賦大業力持不可乃徧考志乘及諸舊牘始知豫省地原分上中下三則自萬歷間改併中地十畝有奇完上地糧七畝下地十畝有奇完上地糧三畝畝數雖浮而糧實不減據以陳之撫軍撫軍曰昔爲下則今則膏腴如之何不加大業曰公以此爲膏腴乎此乃河衝淤積百姓以墳墓田廬父母妻子所易之微利奈何以爲膏腴而爭之且今日可爲退灘淤地異日即可爲沙壓水衝冬春播種夏秋之收穫未可知也況此村向稱瘠苦鶉衣鳩面十室九空加以上年河決正當十三堡口門之衝屋宇未盡葺流亡未盡復議振議借苟得延命舊賦已艱復增歲額其何以堪撫軍作色曰是國計所在誰敢撓之大業曰公爲國計某爲民生民生即

國計也即起趨出撫軍語藩司富某曰吾將劾之問能當得不大業曰以撫軍劾一守何云可當況某蒙　皇上棄瑕錄用若復被劾更不可當特不知所劾何事耳曰即封邱之事大業曰如此則某當得矣富愕然大業曰某被罪不過一人之身家流離失所彼桑戸棬樞蓬頭歷齒者獨非身家乎且撫軍之意不僅在此鄉將以爲中州之發端也以某一人殉千萬人何不可當之有且強行之恐興大獄而抗官聚衆之事從茲起矣撫軍汲汲欲以此爲功部議能必其行耶不聽卒以加賦請部議試種三年乃加額次年盡沒入水事遂寢尋以陽武口漫溢復左官以同知之江南補六安知州歲餘民戸書官清民安四字於門總督尹繼善巡撫高晉薦其才攝廬州知府二十二年　上再南巡治江淮行宮明年潁亳水利興一以委大業自經始訖終事民忘其勞省浮費無算其籌

畫之詳核覈之精雖老於河工者弗逮也尋以緝盜例議降去六安六安牧越湖公者大業之先世也大業爲葺祠置祀田及去入祀之越湖公祠而生事之引見詔以原官留江南權知江寧二十七年 上三幸江南徐州爲入境首程守數更替事多廢闕乃以大業攝之駕至詔實授初 上大發帑治徐水利爲久遠計大業以徐城三面距河水漲濤起吹地欲裂城中人仰視帆檣如在屋上行而蘇家山首承豫水之衝奔騰東下直趨城西北勢如建瓴較北東兩面尤可虞因按視得蘇公舊隄於城西起雲龍山迄城北月隄修約三里久湮爲民居歎曰此隄雖若無用然大隄猝潰循此隄南下城可保也力請於大吏修復之建蘇公祠置祀田夾植桃柳自爲文記之越歲韓家山工幾潰已而西門大隄又幾潰民卒恃此無恐越二歲甲申 上命開荆山橋河大吏以大業習於事令

專之河成相國高晉爲河督設醮落之親酌酒授大業謂衆賓曰此役惎重吾之能不辱命倚此知府一人耳三十三年俸滿入覲還會有訛言妖匪割辮之事坐查辦不力落職戍軍臺期未滿卒時三十六年四月也年六十有一上四幸江南大業皆躬遇凡賜朝珠者一貂幣者二又賜與武金牌者一則以旌靈巖山救火功也召對者三有恭紀天語一則記上初幸顧問語也大業精勤強幹事必躬先所至以勸學爲首務因黃陂二程子祠創義學育睢州洛學書院其後蒞六安徐州無不集生徒月課之得其指畫者輒獲雋事親篤孝善養志能使父母忻然忘其貧親沒卜兆形家言不利於仲伯欲改卜大業曰利伯猶利仲也何害遂葬之伯季竝先沒愛其子逾己子在官廉俸外不名一錢削衣貶食型家訓後斬斬不少假宗黨交戚之貧而歸之者如其家食常二千指及

謫邊各散去多失所者其在塞外日以讀易春秋爲娛尤邃於易學其言曰漢魏晉唐以來說易者盛於他經宋儒起而其學始定元明閒從而張之者又无慮數十家顧讀易者所見益多所據益尠每卒一卦六爻之義掩卷以思汎汎乎如適廣野如持散錢茫然不見其本末蓋章句无繇冰釋勿論其他矣所以然者上下篇六十四卦聖人序之雜之宜有相發互見之妙而各說各卦則卦義疑也繫辭曰彖者材也爻也者効天下之動者也一卦之材主六爻之動六爻之動成一卦之材所謂觀其彖辭思過半者而各說各爻則爻義疑也又其言曲其事隱見仁見知卦爻之辭說每互異靡所執以衷其是則辭可惑也元亨利貞吉凶悔吝厲无咎經所爲占者文言繫辭累舉其義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未核於一則占可惑也顧念上下二千餘年名賢碩儒磨精不搜若

此之說豈不及者其意以爲易道廣大引伸觸類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變動不居之謂易儻執而求之卽得六十四卦亦祇六十四卦之用而易道剩矣故朱子作本義曰某之說雖粗卻入得精精義靡不在其中旨哉指遠而意厚也乃求章句者猝不得一揆之義往往惑焉能無嗛乎既而思之易始於卦繫以彖發揮以爻翼以傳猶因端而竟委也傳以明經爻以明彖彖以明卦猶循流而溯源也商瞿子木親受易於聖門十傳而至京氏嗣是以往義例益繁聖學益晦宋儒廓而清之幸矣今之彖傳象傳非注疏之權輿乎果使經著於傳傳合於經因而彖著於爻卦著於彖經緯表裏各不相迕隱然覺四聖之旨如貫珠適廣野者一其途持散錢者貫以索庶義不紛而異可定矣愚不自量輒準彖傳之義以證卦彖而閒及相因之卦準象傳之義以證六爻而務宗一彖之旨

凡辭意偶戾者輒以私解之更作卦爻總論六十四則以綜各卦之旨作總論十二則以規六十四卦之大凡名之曰讀易偶存凡十四卷偶存者不當存而存也精微之蘊無毫末當於學章句之惑聊一二解於心其存偶也傳不云乎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聖人有所不知而夫婦可以與知與知者知夫婦之知而已矣今觀其書於漢儒家言不取其卦氣之說於宋儒家言不取其卦變之圖大旨與平菴凱辭雲峯通釋爲近蓋折衷漢宋而得其平者大業善書尤嗜奕公暇未嘗去手晚治古文有唐法詩揮灑性靈本乎忠孝宦跡所至燕趙吳楚宋衛陳鄭間山川風物悉著於篇所著有謙受集十五卷

何琇

何琇字君琢號勵菴宛平人雍正十一年進士官宗人府主事以

貧病終琇讀書喜攷證詩喜陸放翁獻縣紀昀嘗從之學其著作之傳於世者惟樵香小記二卷辨經史疑義及字學韻學多與舊說異同如論六書秃字當從禾會意說文謂人伏禾下固屬謬妄即六書正譌改爲從木諧聲亦非確論說文訓爲字爲母猴本末倒置當是先有爲字乃借以名猴射字從身從寸爲籀文象手持弓形之譌其論多創獲前人未之發也其解經也以周禮奔者不禁與下句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爲連類之文奔者指男女不禁則指其父母若字訓如左傳請爲靈若厲之若言私奔而父母不禁與不遵嫁娶之制者均罰之以春秋西狩獲麟爲聖王之瑞春秋亂極而終以獲麟思治也謂書成而麟至淺矣鄭帥師會伐鄭慶父帥師伐於餘丘胡傳謂亂臣既得兵權遂兆弑逆此不考校之言古者兵出於農有事則聚而授甲役竣則散而歸田非有

營衞之屯聚方鎭之瓜分可籍之以爲變故公子鮑之取宋陳氏之取齊皆厚施得民非得兵也況爲民武鬭之事皆一夫之力何常擁衆作亂乎以禮兵死者不入於兆域謂指三軍敗北潰卒敗將而言晉趙鞅誓師稱桐棺三寸不入兆域是其事也若執干戈以衞社稷埋輪絆馬首離而心不懟是忠臣孝子宜食報者曾先王制禮而苛爲之罰乎以詩野有死麕王柏乃以爲淫奔之詩而黜之失删定之旨貞靜者守禮尙不足以見聖人之化至於懷春之女幾有越禮之志乃怯於尨吠卒畏人知則廉恥之防明有以過其邪心也其攷辨疏通不拘守漢儒家法大率類此至謂毛詩故訓傳據鄭康成詩譜以作故訓傳爲魯人毛亨老子第三十一章王弼無注以兵者不祥之器以下八十八字不似道德之文蓋皆弼之注傳寫與正文誤合爲一自來考訂家皆未及此此尤其

確然不易者也論者謂琇學問大旨出入於閻若璩顧炎武朱彝尊毛奇齡諸家故多演其緒論云

邊連寶 兄中寶 睿子怡 族人九鼇 怡子繼祖 九鼇族人銘珣 九鼇子浴禮 銘珣子睿

邊連寶字肇畛號隨園任邱人幼聰慧博聞強記雍正十三年學使錢陳羣拔之貢成均廷試時禮部尚書任蘭枝侍郎李紱司校閱署第一發視相賀乾隆元年總督李衛薦應博學鴻辭召試不中十四年錢陳羣再以經學薦以疾辭益肆力詩古文絕意仕進陳羣過任邱賦有烏篇贈之嘗自言僕如孫樵天付窮骨宜安貧守拙入貢士列十黜有司知己日懈朋徒日離然抉文倒魄洗剔精魂澄拓襟慮字字磨校以年知音雖悴如凍灰爛若槁柴老死不易若柳州所云與君無有者僕庶幾焉非惡富貴而逃之自度不堪其勞耳其志趣高潔若此著有隨園詩草病餘草病餘續草

絕筆草鉛山蔣士銓敘而行之其評選手訂者又有五言正味集杜律啟蒙嘗子腋考訂蘇詩施注等帙連寶性簡介不喜見俗士論事侃侃持義理不移少嗜酒晚號苦禪居士戈濤於詩慎許可獨心折連寶爲作生傳時人傳之濤死連寶屏交遊日與兄中寶唱酬爲樂中寶子廷掄官兩浙鹽運使乃與中寶偕遊大江南北諸名勝旗亭僧壁題吟殆遍歸一載卒年七十四河間詩人代起爭勝連寶獨脫絕町畦戛然獨造才識邃衍氣力宏放不名一家戈濤謂其骨近韓其神近孟其氣近李其情思近盧惟其近之是以似而有之北方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嘗自製一棺名曰安樂窩題詩自記妻子惡之又懸小像於壁令妻孥展拜家人誚讓皆爲詩記其事學者稱北隨園先生中寶字識珍號竹巖乾隆三年舉人官遵化州學正知州劉靖延輯州志著遵庠勸學詩士風一振

與連寶遊東南山水之勝並轡唱和都爲南遊壎箎集一卷一時傳寫殆徧陳步瀛謂其詩直舉胸情古質深厚有次山篋中之遺隨園則豪快奔放寄託深遠長篇短什觸緒紛來二人波瀾各殊而體源無二也著有竹巖詩草四卷高陽李才賁詩名與戈濤邊連寶相頡頏人目爲燕南三子其後族人有邊九鼇者字巨峯號時齋父思訥字雲鶴官山西浮山夏縣知縣有循聲九鼇生而岸異八歲通九經乾隆四十年補縣學生學使羅源漢奇其文逢人咨賞五十三年舉於鄉出監察御史曹錫寶門下曹上海人疏劾和珅家人倚勢僭擬 仁宗登極追贈副都御史者也嘉慶十九年成進士官天津府教授平生刻苦力學凡羣經註疏歷代史冊百家雜說靡不研覽貫穿旁及周髀輿圖風角孤虛兵法卜筮諸書探賾索隱盡通其術嘗論正統謂漢唐以後海內分裂莫列於五

代正統不明亦莫甚於五代後唐雖賜姓然能爲唐滅梁復讎當以正統予之如昭烈之於獻帝朱溫本黃巢餘黨凶狡篡弒宜黜爲亂賊晉漢周三代亦草草竊位享國不久俱宜黜歸閏統而以北宋繼後唐如西晉之於蜀漢則正統有歸亂臣賊子知所儆惕矣津郡文廟毀敗祭器多刓敝九鼇鳩工庀材補葺完固又遵依大清會典參以陳氏禮書聶氏禮圖闕里志諸書繪圖仿製古雅堅緻倍前而清正嚴介尤爲士大夫推許調順天府教授辭不赴移疾歸里卒年七十七所著有時齋詩草四卷九鼇五世以詩世其家其上四世族人銘珣者字潤玉諸生著有東陵集銘珣子睿字智臨以諸生舉孝廉方正幼從龐塏受詩學著有十百集睿子怡字孟友諸生與族弟連寶慨然以風雅爲己任其詩情眞味永有騷人之遺母沒以毀卒年三十六著有積翠山房詩稿若干卷

子繼祖字佩文號秋崖尤工文章九歲喪父母以十指共塾師脩脯晚歸侍母側一日覓食於庋母問之以覓他物對恐不得食傷母心也年十九領鄉薦乾隆十三年成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充順天鄉試同考官者一會試同考官者二典試貴州浙江授廣東湖北學政所上水圍賦觀海二章及恭和御製詩皆蒙溫獎皇次孫賜詩有詩壓錢劉學宗濂洛之句上林豔稱之著有澄懷園詩集二卷九鼇之子浴禮字甕友又字袖石博綜羣籍才思煥發性尤嗜詩弱冠所為已數千篇與馬詩齡楊淞華長卿陶樑相友善有畿南才子之目道光二十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居京師閉戶讀書敦厲名節升沈枯菀未嘗攖諸懷 文宗御極膺大臣薦不次召對出典山左鄉試擢吏科給事中外簡河南歸德知府咸豐四年升南汝光道是時楚北烽火縱橫千里

浴禮督師屯信陽扼險以守力抗賊氛軍書旁午數千言刻燭立就從不假手僚吏復手縛巨盜克復光息二城四川遊勇糾眾犯關陽假道圖侵擾浴禮據險邀擊殺百餘人餘眾駭竄　上嘉其功洊擢至河南布政使浴禮負經濟才膽畧過人羽檄紛錯不廢唫詠其爲詩不主故常激昂排奡七古尤光氣逼人其和陶樑消夏諸詞清和諧婉有南宋人風味初浴禮與監利王柏心同在陶樑幕中聯裾倡和樑目爲燕楚兩奇士柏心嘗序其集畧曰詩之肇興盛矣哉然其傑者代不數人君其預於此數者乎挺生慨慷悲歌之地天才俊拔神解超悟自束髮迨中歲吟詠未嘗一日輟其後觸於朝野多虞人才用舍凡所以攄忠欵宣憤懣者一於詩寄之夫古有仕進而才退者矣有愁苦易工歡愉難好者矣何君秩愈貴而治詩獨勤且工也豈非悱惻忠孝貞亮耿介之情結於

內不可得而變耶榮枯得喪通塞顯晦之境乘於外百折而不以易其心邪世之爲詩者役於外以搖其內非才有進退乃心有移易故爾君視榮遇若儻來適適然不知其可喜忽歌忽号惟導吾中所欲言者無使堙鬱故其高者抗霄漢閎者包宙合雄者撼山嶽而悽清婉切者若風雨夜鳴絲竹遞進也較困約時每變益工是非有他也積於內者日以深固外至者莫能奪焉名位彌崇旨趣彌淡纏緜骨肉悵望林泉始末不渝初志以是知君之襟懷遠矣著有健修堂詩集十八卷空青館詞三卷東郡趨庭集行世論者謂河朔文采彪炳而邊氏一族尤爲詩人之藪人比之六朝王謝云

楊方晃

楊方晃字東陽號鶴巢磁州人性躭經史究心宋儒諸書年未弱

冠補諸生事親孝喪葬皆如禮乾隆元年舉孝廉方正總督李衛特疏奏聞有司促行堅以疾辭教授生徒以閉戶著書爲樂嘗言立身行己不外一誠孔門一貫之道卽此也學者能主敬以存誠其極可爲聖人其次賢人又其次亦可檢身寡過時以爲名言卒年七十六著有孔子年譜磁人詩集蕉窗瑣言惟所纂樂經未竟而沒

周人麒 徐炌 炌裔孫士鑾

周人麒字次游又字晴嶽號月江衣亭其別號也天津人生而端整舉動如成人年十二奮然以勤學自勵鍵關夜讀書聲達旦不休少爲文落筆千言立就老宿輒歎爲弗及乾隆三年舉於鄉四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充大淸一統志纂修官十年授檢討時海宇承平崇尚文學詞臣珥筆侍天子左右分韻賦詩迭邀寵

貧當時公卿大夫及海內鴻博之士咸推重其才聲稱翕然人麒故恬退不樂仕進以久疾告歸里臥疴沽上村貧不能治產授徒自給日以閉戶著書為事後主講順德龍岡書院以經術教士子及漢唐以來所以為文之法學者皆肆力於古順德遂為文學淵藪年七十歸里士子多負笈以從遊其門者益衆人麒性清介有雅量少年勤學至老而益篤刻意經學貫通百家之說時出己意以道義為歸嚴寒酷暑手未嘗一日釋卷年八十卒著有尚書簡明錄毛詩簡明錄禮記纂言左傳輯評史記約錄評解昭明文選約錄唐詩類疏檢定唐宋文錄解諸書自著古文雜體詩皆有定本藏於家惟孟子讀法附記一書刊之行世同里有徐炌字朗齋者乾隆四十八年副貢生博學善詩古文辭淵雅閎肆與沈峻齊名藏書最夥丹黃評隲殆遍人爭傳寫之著有朗齋詩文集裔孫

王鑾字沅青咸豐八年舉人由內閣中書歷擢侍讀記名御史出授浙江台州知府涖任九年文教蔚興奸民屏迹不入境廣刊水道提綱學治一得明刑管見諸書頒行郡邑壯年即致政歸里閉門謝客日手一編自娛以天津邑志譌舛闕略詳爲補訂成書八卷名曰敬鄉筆述其於桑梓往事佚聞多所考證又輯古今書籍所載醫方經驗者坿以己意爲醫方叢話八卷人比之陸宣公之集經驗方云

文學傳三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弟二十一

文學傳四

大清畿輔先哲傳弟二十二

天津徐世昌撰

王太岳

王太岳字基平號芥子定興人乾隆七年進士改庶吉士十年授翰林院檢討十九年擢侍講轉侍讀二十年外授甘肅平慶道二十三年調西安督糧道三十三年遷湖南按察使三十六年調雲南三十七年擢布政使是年以審擬逃兵寬縱落職四十二年命在四庫全書館爲總纂官四十三年仍授檢討四十七年擢國子監司業任三年卒年六十四太岳弱冠入詞林與邵齊燾鄭虎文同舉世共推其文學而獨至經世之務所至必爬梳剔抉據今考古咨民疾苦而討論之在平慶及西安皆有惠政尤留心水利著涇渠志三卷其論曰謹按秦鄭國漢白公宋豐利及元之御史新

渠明之廣惠與今龍洞渠涇陽新舊志皆云名殊而實一其說非也鄭渠東北行合冶谷清谷濁谷及溥臺石川諸水逕富平蒲城以達同州朝邑史記所謂竝北山東注洛而徐廣謂出馮翊懷德縣者是白渠東南行循涇水逕高陵臨潼以注於渭故漢書云尾入櫟陽是此兩渠所逕本不同矣鄭渠在唐時僅有故道可考而宋代遂云不可復今更無遺跡矣白渠雖至今不廢然自宋熙甯大觀間鑿中山引涇水東南與小鄭渠會下流二十餘里乃與白渠合則是古今所通號爲白渠者乃在三限口以下而其引水出中山口者了非當時故蹟則白渠亦廢久矣宋渠北移白渠口上五十餘步元渠又移上豐利渠北二百餘步明渠又上御史渠北里餘皆承前代廢蹟而更張焉非因之也今之龍洞雖仍廣惠之舊然昔本引涇入渠今乃即山瀹泉昔以引涇爲利今更拒涇使

不爲害制置旣別功用亦殊安可混而同之世之論者不惟其是非利病是辨而欲驅今就古以相傅會太史公所謂無異以耳食者也若夫穿渠之勞可數而知鄭白之工史不詳其本末然韓本謀罷秦秦覺而至欲殺鄭國則是果足以罷之也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皆言番係穿汾河渠鄭當時鑿漕直渠朔方亦作溉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不就費亦各以鉅萬數白渠之工詎下於此宋之渠以工大而罷者數矣中間嘗調發丁男萬三千人屬孫冕督治而不紀其成其後豐利渠僅而成之而工作已更三歲元之御史渠火焚水淬鑿石尺直至金二兩有半積工十四萬九千五百然且三十餘年而功未成明之廣惠渠五縣民更番供役成之以十七年之久而鑿不甚闊泥沙壅塞雖成無用又況召匠貼役繫椿起堰下至梢椿笆棧麻鐵苫索一切出之於民民

益蕭然煩費矣宋疑曰造木堰凡用梢樁萬一千三百餘歲出於緣渠之民夏潦堰壞秋復率民葺之數歛重困無有止息元史曰奉元亢旱五載失稔人皆相食流移疫死者十七八今差夫又令就出用物實不能辦集涇陽舊志曰五縣民八月治堰九月畢工截石伐木掘泥輓土入水置囤下臨不測十月引水以達來歲入秋始罷已復作役寒暑晝夜不得少休加以官府程督條約禁限瑣屑尤甚近年水脈艱澀沾潤亦寡民或上訴願弛其力以免劬瘁有司以故事恆規不敢輒許後志曰自谷口入山峭壁高巖陰飈慘慄絕少人居宿頓無所每夫分領一工身入洞底掇石爬泥常須兩三人在上為之引綆轉送數人而食一工之食豈能宿飽五縣相去或數十里或百餘里往返奔命勞怨可知嗟乎穿渠本以利民也而民之勞費至於如此朝廷本意豈如此乎今之龍洞

則明之廣惠故渠也渠之水則山下之散泉也因其已成不別事穿治矣收其汎走不更勞陂堰矣於是決疏泥淤完治隄岸不過費縣官錢數千計而此數十泉者固已沖融浩衍畢輸於渠而流潤於四縣以視昔人鑿山堰水力愈勤而謀愈拙者豈特事半功倍而已若乃役出私僱而無調發期會之煩官自購材而無科率抑配之擾役興而人不知豈非萬祀永賴者乎然是泉也項襄毅實嘗鑿而出之而龍洞以南衆泉竝列則尤非旦夕所可得然而昔之人莫有爲之計者何也引涇之利熟於耳盤固於胸臆雖有他便利至於倍蓰什伯而莫與易焉嚮使早知變計如今日則將遠引深閉以拒涇不暇尚何穿山治堰亟困其民不已哉雖然今日之計亦有當急者曰謹視堤壩而已隄之作亦在項襄毅時覓則七尺崇止二尺然更百數十年而其功不壞雍正時始增高二

尺亦數年無恙乾隆二年通判羅國楫請於臺使又增高五尺未二年而涇水大至隄竟毀其後易知縣唐秉剛繼治之以乾隆四年十月隄成至八年六月又毀是何也隄崇二尺至不高也而七尺之徑則已厚其用但以障泉而不以捍涇昔人比之布瓢於地水至則湧而過耳後之增砌至於九尺而七尺之厚無所加非獨不加而已層累之形豐下而削上比至巔纔有三尺如是則形單地危而其禦大水也無力而是水也挾其暴盛之氣出於兩崖之間陿隘束急無所發怒適與隄遭則齧抉掀騰以圖一逞不幸而授以尺寸之間則崩潰遂不可止勢固然也是故治隄之法苟欲崇之則必厚之不然者毋寧卑卑而涇水入焉雖足以淤渠待其過而搜剔爬疏一日夜之力耳高而不厚則水之漲發無常雖更增尋丈猶未能使涇不入也崩潰之患其費必鉅而又需之歲月

而後完使百姓坐失數時之利故曰毋寧卑也諸壩之制惟洞口爲非宜順治間金漢鼎實始爲此乾隆二年之壩特因之耳金之始爲渠蓋猶覬欲引涇既而知其不可引也而見洞中之泉亦足以會衆泉資灌溉於是始慮濁涇之敗泉而置壩以拒其入顧猶低徊顧戀僥倖於涇之萬一可引而姑留洞口之跡以不沒其舊此惑者見也夫洞口之鑿欲引涇也然而常時則涇不受引比其漲盛而濁汚乃足以敗泉然則洞口者揖盜入室之計也自順治時至於今涇流去渠口又益下矣渠泉之爲利較然明矣此其與涇誠有不兩存之勢尚何洞口故蹟之足留哉謂宜毀撤此壩以巨石堅塞洞口視其損敝而時葺之使濁涇不得涓滴入洞泉不得涓滴出則壩之北尚有泉二三孔可以益渠以大其利所謂拔本塞源計無有急於此矣若大小退水槽兩閘水磨橋大王橋廟

前溝渠右各壩皆清濁之要限出入之巨防並須官自檢察不以寒暑輟按行不以細小廢賞罰持久不懈功利滋多此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之道也及在雲南憫銅政之弊病民兼以病官於是上下數十年旁搜博訊窮源竟委指利害所由來以求所以補救之術因條上於總督巡撫畧曰竊見滇南地處荒裔凡言政者莫不以銅政爲先務然自官置廠以來未六年而官民交病進退兩窮何也蓋今日銅政之難其在采辦者四而在輸運者一一曰官給之價難再議加也乾隆十九年前巡撫愛必達以湯丹銅價實少八錢有奇奏蒙恩許半給則加四錢二分三釐六毫越二年前巡撫郭一裕請以東川鑄息充補銅本則又加四錢二分三釐六毫越六年前總督吳達善通籌各局加鑄再請增給銅價則又奉特旨加銀四錢又越六年前巡撫鄂寧遵旨陳請則又暫加六錢越

三年始停暫加之價於是湯丹大水碌碌茂麓等廠遂以六兩四錢爲定價而青龍山等二十餘小廠舊時定價三兩八九錢四兩一二錢者亦於乾隆二十四年前巡撫劉藻奏奉諭旨旣照湯丹舊例每銅百觔定以五兩一錢五分有奇收買卽金釵最劣之銅亦以四兩之舊價加銀六錢朝廷之德意至爲厚矣然行之數年輒以困敝告豈誠人情之無厭哉限於舊定之價過少雖累加而莫能償也夫粵蜀與滇比鄰而四川之銅以九兩十兩買百觔廣西以十三兩買百觔何以雲南獨有節縮乎江陰楊文定公名時撫滇奏陳銅廠利弊疏云各廠公本多寡不一牽配合計每百觔價銀九兩二錢其後凡有計息議賠莫不以此爲常率至買銅則定以四兩以至六兩然且課銅出其中養廉公費出其中轉運耗損出其中捐輸金江修費出其中卽其所謂六兩者實得五兩一

錢有奇非惟較蜀粤之價幾減其半卽按之雲南本價亦特十六七耳故曰舊定之價過少也然當時莫有異辭今乃病其少者何也舊時滇銅聽人取攜自康熙四十四年始請官為理歲有常課旣而官給工本逋欠稍多者則又收銅歸本官自售至雍正之初始議開鼓鑄運京局以疏銷積銅其實歲收之銅不過八九十萬又後數年亦不過二三百萬比於今日十纔二三是名為歸官而廠民之私以為利者猶且八九官價之多寡固不較也自後綜核益密向之隱盜者至是而釐剔畢盡於是廠民無復纖毫之贏溢而官價之不足始無所以取償是其所以病也茲硐路已深近山林木已盡夫工炭價數倍於前而又益以課長之掊尅地保之科派官役之往來供億於是向之所謂本息課運役食雜用以及廠欠路耗並計其中而後又有九兩二錢之實值者今則專計工本

而已幾於此廠民受價六兩四錢之外尚須貼費一兩八九錢而後足問所從出不過移後補前支左絀右他日之累有不可勝言者矣夫銅價之不足廠民之困憊至於如此然未有以加價請者度支之籍制有經非可以發棠之請數相嘗試且雖加以四錢六錢之價而積困猶未遽蘇也故曰官給之價難議加也採辦之難此其一也一曰取用之數不能議減也蓋滇銅之供運京外者亦嘗一二議減矣乾隆三十二年雲南巡撫鄂甯以各廠採銅纔得五百餘萬不能復供諸路之買咨請自爲區畫准戸部議留是年加運之京銅及明年頭綱銅以及諸路買鑄於是雲南減運二百六十餘萬觔後三年雲貴總督明德又以去年獲銅雖幾千萬然自運供京局及留滇鼓鑄外僅餘銅一百三十萬觔以償連年積逋九百二十餘萬猶且不足難復徧應八路之求因請概停各路

採買准戶部議奏許緩補解京銅酌停江南江西兩道採買於是雲南減買五十餘萬觔後半年前巡撫明德又以各路委官在滇候領四百一十餘萬以去年滇銅所餘一百餘萬計之四年乃可足給此四年之中非特截留及缺交京銅不能補運而各省歲買滇銅二百餘萬積之數載將有八九百萬愈難爲計因請裁減雲南鑄錢及各路買銅之數准戶部議奏許停雲南之臨安大理順寧廣西四府并東川新設各局鑄錢暫減陜西廣西貴州湖北買銅六十三萬觔於是雲南得減辦二百餘萬觔通計前後緩減五百餘萬廠民之氣力乃稍舒矣夫滇銅之始歸官買也歲供本路鑄錢九萬餘千及運湖廣江西錢四萬串計纔需銅一百一萬觔耳至雍正五年滇廠獲銅三百數十萬觔始議發運鎮江漢口各一百餘萬聽江南湖南湖北採買至雍正十年發運廣西錢六萬

二千餘串亦僅需銅四十餘萬明年春　世宗憲皇帝諭旨議於廣西府設局開鑄歲運金錢三十四萬四千六十二串計亦止需銅一百六十六萬三千餘觔乾隆二年總督尹文端公繼善又以浙江承買洋銅逋欠滋積京局歲需洋銅滇銅率四百萬觔請敕江浙赴滇買銅二百萬觔雲南依准部文解運京錢之外仍解京銅三十餘萬以足二百萬之數而直隸總督李衞又以他處遠買滇銅轉解孰與雲南徑運京局由是各省供京之正銅及加耗悉歸雲南辦解然尚止於四百四十萬也未幾而議以停運京錢之正耗銅改爲加運京銅一百八十九萬餘觔矣又未幾而福建採買二十餘萬觔矣湖北採買五十餘萬觔矣浙江採買二十餘萬觔矣貴州採買四十八萬餘觔矣既而廣西以鹽易銅十六萬餘觔矣既而陝西罷買川銅改買滇銅三十五萬尋又增爲四十萬

觔矣於是雲南歲需備銅九百餘萬而後足供京外之取而滇局鼓鑄尚不與焉夫天地之產常須留有餘以待滋息獨滇銅率以一年之入給一年之用比於竭流而漁鮮能繼又兄一年之用幾溢於一年之入此凶年取盈之術故曰取給之術過多也嘗稽滇銅之產其初之一二百萬觔者不論矣自乾隆四五年以來大抵歲產六七百萬多者八九百萬其最多者千有餘萬至於一千二三百萬止矣今乾隆三十八年三十九年皆以一千二百數十萬告此滇銅極盛之時然而不能給者惟取之者多也嚮時江安閩浙買滇銅以代洋銅議者獨以滇銅㝡盛靡常當多為之備仍責江浙官收商買洋銅以冀充裕及請滇銅徑運京師以其餘溢留湖廣開鑄而商辦洋銅則聽江浙收買鑄錢議者又以滇銅雖有餘尚須籌備以供京局若遽留楚供鑄將來京銅有缺所關不細

又議浙江收買洋銅亦須存貯滇銅或缺仍可運京接濟即近歲截留京銅部議亦以滇銅實有缺乏之情形當即通籌酌劑是皆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爲天下計非獨爲滇計也至今日京師之運額既無可缺而自江西江南以外尚有浙閩黔粵秦楚諸路開鑄紛綸並舉一則曰此民用也饟錢也不可少也再則曰鑪且停矣待鑄極矣不可遲也而滇之銅政騷然矣夫以雲南之產不能留供雲南之用而截鑄錢以畀諸路諸路之用銅者均被其利而產銅之雲南獨受其害其產愈多則求之益眾責之益急雲南之銅何時足乎故曰取用之數不能議減也供辦之難此其二也一曰大廠之逋累積重莫蘇也謹按楊文定公奏陳銅政利弊疏云運戶多夷猓或山行野宿中道被竊或馬牛病斃棄銅而走或姦民盜賣無可追償又硐民皆五方無業之人領本到手往往私費無

力開採亦有開硐無成虛費工本更或採銅既有而偷賣私銷貧乏逃亡懸項累累名曰廠欠自有官廠卽有廠欠非一日矣然其時凡有無追之廠欠竝得乞恩貸免故歲歲採銅數倍於前而廠民之逋欠亦復數倍司廠之員懼遭苛譴少其數以報上官數年輒有巨萬之積欠上官以其實欠而莫能豁也於是委曲遷就以姑補其闕乾隆二十三年奏請預備湯丹等廠工本銀十二萬五千兩所以償廠欠也三十三年逮治總理銅政及司廠之員著賠銀七萬五千餘兩所以釐廠欠也三十七年除豁免之令而於發價時每以百兩收銀一兩大約歲發七十萬兩可收七百餘兩籍而貯之以備逃亡亦所以減廠欠也至於開採之遠工費之多官本之不足則莫有爲之計者故不數年而廠欠又復如舊三十七年冬均考廠庫以稽廠欠前後廠官賠補數萬觔外仍有民欠十

三萬餘兩重蒙皇恩特下指揮俾籌利便然後廠銅得以十一通
商而以鑄息代之償欠今之東川局加鑄是也然加鑄之息悉以
償廠欠通商之銅又以輸局供鑄至於未足之工本依然無措舊
逋方去新欠已來兩年間又不可貲算矣自頃定議每以歲終責
取無欠結狀由所隸上司加之保結由是連歲無廠欠之名然工
本不足廠民不能徒手楞復而致採也則爲之量借油米爐炭以
資工作而責其輸銅官以此羈縻廠民廠民亦以此餌其口上下
相蒙不過覬倖於萬有一遇之堂礦是雖諱避廠欠而積其欠借
不歸之油米爐炭亦復不下巨萬之值要之皆出公帑也蚩蚩之
氓何知大義彼其所以俯首受役俛形體而不辭者孳孳爲利耳
至於利之莫圖官帑之逋負且日迫其後而廠民始無望矣夫廠
以出銅民以廠爲業民無所望廠何有焉區區三五官吏之講求

其於銅政庸有濟乎故曰大廠之通累積重莫蘇也採辦之難此其三也一曰小廠之收買渙散莫紀也雲南礦廠其舊且大者湯丹碌碌大水茂麓爲最而寧臺金釵義都次之新廠之大者獅子山大功爲最而發古山九度萬象諸廠次之至如青龍山日見汎鳳皇坡紅日巖大風嶺諸廠竝處僻遠礦硐深窅常在叢山亂菁之閒而如大屯白凹人老箐竹金沙小巖又皆界連黔蜀徑路雜出姦頑無籍貪利細民往往潛伏其閒盜採盜鑄選踞高岡深林預爲走路一遇地方兵役蹤跡勾捕則紛然駭散莫可追尋其在廠地開礦又皆游惰窮民苟圖謀食既無貲力深開遠入僅就山膚尋苗而取礦經採之處比之雞窩採獲之礦謂之草皮荒硫是雖名爲採銅實皆僥倖嘗試一引既斷又覓他引一處不獲又易他處往來紛藉莫之定方是故一廠之所而採者動有數十區地

之相去近者數里遠者一二十里或數十里雖官吏之善察者固有不能周盡矣加以此曹不領官本無所統一其自爲計也本出無聊既非恆業何所顧惜有則取之無則去之便於就則取之不便於就則去之如是而繩以官法課以常科則有散而走耳何能縻乎官廠者見其然也故常莫可誰何而惟一二客長錫頭是倚廠民得礦皆由客長平其多寡而輸之錫頭爐房因其礦質幾鍛幾揭而成銅焉每以一爐之銅納官二三十觔讎客長錫頭幾觔餘則聽其懷攜遠賣他方核其實數曾不及湯丹廠之百一夫以滇南礦廠之多諸路取求之廣而惟二三大廠是資其餘小廠環布森列以幾十數合計幾十廠之銅比之二三大廠不能半焉則大廠安得不困故曰小廠之收買渙散莫紀也採辦之難此其四也若夫轉運之難又可畧言夫滇著籍之戶纔四十萬其畜馬牛

者十一二此四十萬戶分隸八十七郡邑其在通途而爲轉運所必由者十二三由此言之滇之牛馬不過六七萬而運銅之牛馬不過二三萬滇既有歲運京銅六百三十萬又益諸路之採買與滇之鼓鑄歲運銅千二百萬馬牛之所任牛可載八十觔馬力倍之二千餘萬之銅蓋非十萬匹頭不辦矣然民間馬牛止供田作不能多畜以待應官歲一受僱可運銅三四百萬其餘八九百萬觔者尚須馬牛七八萬而滇固以窮矣乾隆三年廷議廣西府局發運京錢陸用牛一萬四千頭馬九千匹水用船三千隻念其僱集不易恐更擾民輒許停鑄是年雲南奏言滇銅運京事在經始江安閩浙之二百萬未能一時發運准戶部議運京許寬至明年而江浙諸路之銅且需後命凡以規時審勢不欲强以所必不能也又前件議云戶部有現銅三百萬工部稍不足可且借撥又乾

隆三十五年議云戶工兩局庫有現銅四百五十萬雲南尚有兩年運銅計可銜接抵局者仍八百餘萬自後滇之發運源源無絕以供京局鑄錢有盈無絀其截發掛欠銅三百五十餘萬均可著緩補解此其爲滇之官民計者持論何恕而其爲國用計者論事又何詳也今則不然戶局有銅二百五十萬合工部之銅三四百萬滇銅之發運在道歲內均可繼至者千有餘萬其視往時㬳無所減而議者且切切焉有不繼之憂於是雲南歲又加運舊欠銅八十萬觔通前爲七百一十餘萬而滇益困矣且夫轉運之法著令甚詳初時京銅改由滇運起運之日必咨經過地方並令防衞催稽守風守水守凍又令所在官司核實轉報咨部其後以運官或有賣貨重載淹留遲運兼責沿途官弁驅促遄行狥隱有罰其後又以納銅不如本數議請申用雍正二年採辦洋銅之例運不

依限者褫職戴罪管運委解之上官並奪三官領職如故其有盜賣諸弊本官按治如律並責上官分賠又改定運限自永甯至通州限以九月其在漢口儀徵換簍換船限以六十日自守凍外守風阻水之限不復計除運銅入境並由所在官弁依期申報奏聞而滇蜀亦復會商以永甯瀘州搬銅打包限五十五日其由永甯抵合江由重慶府抵江津並聽所在鎮道稽查委官催督或有無故逗遛地方官弁匿不實報者並予糾劾其後以銅船停泊阻塞輓漕又議緣江道路委游擊都司押運自儀徵以下並聽巡漕御史催趕運官雖欲拾撫遷延固不得矣又積疲之後戶部方日月考課於是巡撫與布政使躬歷諸廠以求採運之宜而責巡道周環按視以課轉運之勤怠而察其停寄盜匿自守丞以下州縣之長與簿尉巡檢之官往來相屬符檄交馳弁役四出所在官吏日

惴惴焉捄過之不暇而廚傳騷然矣嘗考乾隆二年滇有餘銅三百七十四萬故能籌洋銅之停買十七年有積銅一千八九百餘萬故能給諸路之取求二十四年以後有大興大銅二廠驟增銅四百餘萬故能貼運京銅歲無缺滯此如水利其積不厚而日疏抉之則涸可立待勢固然也今司運之官懼罹罪責旣皆增價僱募然猶不免以人易畜官司責之吏役吏役責之鄉保里民每齎數日之糧以應一日之役中閒科索抑派重爲民擾喜事之吏驅率老幼橫施鞭扑瘁民生而虧政體非小故也具此五難是以滇之銅政有捄荒無奇策之喻雖然荒固不可不捄而銅固不可不辦不可不採也嘗竊求前人之論議曆注得失之所由其有已效於昔而可試行於今者曰多籌息錢以益銅價也通計有無以限買銅也稍寬考成以舒廠困也實給工本以廣開採也預借僱值

以集牛馬也雲南之銅供戶工二部供浙閩諸路供本路州郡餼餉其爲用也大矣故銅政之要必寬給價給價足而後廠衆集廠衆集而後開採廣廣採則銅多銅多則用裕前巡撫愛必達疏云湯丹大水等廠開採之初辦銅無多迨後歲辦銅六七百萬及八九百萬今幾三十年課耗餘息不下數百萬金近來礦砂漸薄窩路日遠近廠柴薪伐盡炭價倍增聚集人多油米益貴每年京外鼓鑄需銅一千萬餘觔爐民工本不敷歲出之銅勢必日減洋銅既難採辦滇銅倘復缺少京外鼓鑄何所取資前巡撫劉藻以湯丹大碌不敷工本兩經奏允加價廠民感奮大銅廠本年辦銅六十萬大興廠夏秋雨集停工尚有銅三百七八十萬各廠總計共銅一千二百餘萬歷歲辦銅之多無逾於此實蒙特允初未見有不許也今之去昔近者十年遠者二十餘年所云漕硐日遠改採

日難者又益甚矣而顧云發棠之請不可數嘗者何也有銅本斯有銅息有鑄錢斯有鑄息故曰有益下而不損上者不可不講也按乾隆十八年東川增設新局五十座加鑄錢二十二萬餘千備給銅船工本之外歲贏息銀四萬三千餘兩九年之間遂有積息四十餘萬自是以後雲南始有公貯之錢而銅本不足亦稍稍知所取給矣二十二年東川加半卯之鑄歲收息銀三萬七千餘兩以補湯丹大水四廠工本之不足二十五年以東川鑄息不敷加價又請於會城臨安兩局各加鑄半卯二十八年再請加給銅價則又於東川新舊局冬季三月旬加半卯三十年又以銅廠採獲加多東川鑄息尚少則又請每月每旬各加鑄半卯並以加湯丹諸廠之銅價而大理亦開錢局歲獲息八千餘兩以資大興大銅義都三廠之厎水採銅先後十二年間加鑄增局至五六而未已

滇之錢法與銅政相爲表裏蓋已久矣以廠民之銅鑄錢即以鑄錢之息與廠費不他籌澤不泛及而此數十廠百千萬衆皆有以蘇困窮而謀飽暖積其懽呼翔踴之氣銅即不增亦斷無減於以維持銅政綿衍泉流所謂多鑄息錢以益銅本者此也取給之數誠不可議減矣諸路之所自有與其緩急之實不可不察也往者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陝西湖北廣東廣西貴州九路之銅皆買諸滇咨至迭來滇是以日不暇給夫聖朝天下一家其在諸路者與在滇之備貯固無異也竊見去年陝西奏開甯羌礦硐越兩月餘已獲現銅二千四百觔仍有生砂又可煉銅五六千觔由此鎚鑿深入真脈顯露久大可期又湖北奏開咸豐宣恩兩縣礦廠先後錬銅已得一萬五千餘觔將來獲利必倍蓋見之邸報者如此今秦楚開採年餘獲銅即少亦當有數萬而採買之滇銅如故必核

其自有之數則此二邦者固可減買也貴州本設二十鑪繼而減鑄二十三卯採買滇銅亦減十萬頃歲又減五爐議以銅四十四萬七千觔歲爲常率而滇銅仍實買三十九萬六百六十觔至於黔銅則減七萬將以易且安者自予而以勞且費者予滇非平情之論也是故黔之採買亦可減也又今年陝西奏言局銅現有二十五萬一千四百餘觔加以商運洋銅五萬當有三十餘萬又委官領買之滇銅六十二萬六千二百觔且當繼至以此計之是陝西已有銅九十餘萬而又有新開之礦廠產銅方未可量此一路之採買非惟可減抑亦可停又聞浙湖北及江南江西舊買洋銅每百觔價皆十七兩五錢而滇銅價止十一兩較少六兩五錢其改買宜矣然此諸路者其運費雜支每銅百觔例銷之銀亦且五六兩合之買價常有十六七兩其視洋銅之價未見大有多寡加

以各路運官貼費自一二千至五六千則已與洋銅等價矣以此相權滇銅實不如洋銅之便則此數路者竝可停買也誠使核其實用則歲可減撥百數十萬而滇銅必日裕矣所謂通計有無以限買銅者此也廠欠之實見之楊文定公始籌廠務之年後乃日加無已逮其積欠已多始以例請放免其放免者又特逃亡物故之民而身有廠欠受現價採現銅而納不及數者不與焉是故放免常少而逋欠常多乾隆十六年議以官發銅本依經徵鹽課例以完欠分數考課廠官賞罰之法止於奪俸廠官尚得籍其實欠之數以要一歲之收於採固無害也其後以廠欠積至十三萬而督理之官自監司以下竝皆逮治追償尋以銅少不能給諸路之採買遂以借撥京運之額銅二百六十幾萬者計其虛值而議以賞罰於諸廠之官罰金至十有四萬尋以需銅日急嚴責廠官限

數辦銅其限多而獲少者既予削奪或乃懼罹糾劾多報銅觔則又以虛出通關按治如律罪至於死斯誠銅廠之厄會矣夫大小諸廠爐戶砂丁之屬衆至千萬所恃以調其甘苦時其緩急者惟廠官耳顧且使之進退狼狽莫可適從至於如此銅政尚可望乎故曰歲供之銅猶累累千百萬者幸耳今欲慎覈名實規圖久遠蘄以興銅政裨國計則非寬廠官之考成不可何也近歲之法即以歲終取其所欠結狀而所轄之上司又復月計而季稟之廠官不敢復多發價必按其納銅之多寡一如預給之數而後給價繼採是誠可以杜廠欠矣然而採銅之費每百觔實少一兩八九錢者顧安出乎給之不足則民力不支將散而罷採欲足給之而欠仍無已必不見許於上官是又一厄也然則今之歲有銅千百萬者何恃乎預借之底本與所謂接濟之油米固所賴以贍廠民之

價之而適廠政之窮者也謹按乾隆二十三年預借湯丹廠工本銀五萬兩以五年限完又借大水碌碌廠工本銀七萬五千兩以十年限完皆於季發銅本之外特又加借使廠民氣力寬舒從容攻採故能多得銅以償夙逋也三十六年又請借發特奉諭旨以從前借多扣少廠民寬裕今借數旣少扣數轉多且分限三年較前加迫恐承領之戶畏難觀望日後籍口遷延更所不免仰見聖明如神坐照萬里而當時猶以日久逋逃新舊更易爲慮不敢寬期多發僅借兩月底本銀七萬數千兩而以四年限完廠民本價之外得此補助雖其寬裕之氣不及前借而猶倚以支延且三四載此預借底本之效也又自三十四年三十七年先後陳請備貯油米炭薪以資廠民廠民乃能盡以月受銅價僱募砂丁而以官貸之油米資其日用故無惰採斯又所謂接濟者之效也今月扣

之借本消除且盡獨油米之貸當以銅價計償而遲久未能者猶且仍歲加積纏繼此不已萬一上官不諒而責以逋慢坐以虧挪則廠官何所逃罪是又他日無窮之禍而為今日之隱憂者也前歲雲南新開七廠條具四事戶部議曰爐戶砂丁類皆貧民不能自措工本賴有預領官銀資其攻採硐硔贏絀不齊不能絕無逃欠若概令經放之員依數完償恐預留餘地憚於給發轉妨銅政信哉斯言可謂通達大計者矣今誠寬廠官之考成俾得以時貸借油米而無他日虧折之誅又仿二十三年預借之法多其數而寬以歲時則廠官無迫陿畏阻之心廠民有日月舒長之適而銅政不振起採辦不加多者未之有也所謂寬考成以舒廠困者此也小廠之開渙散莫紀求所以統一整齊之者不可不亟也竊見乾隆二十五年前巡撫劉藻奏言中外鼓鑄取給湯丹大碌者十八

九至餘諸小廠奇零湊集不過十之一二然土中求礦衰盛靡常自須開採新礦預爲之計庶幾此縮彼盈源源不匱今各小廠旁近之地非無引苗惟以開挖大礦類須經年累月廠民十百爲羣通力合作借墊之費極爲繁鉅幸而獲礦煉銅輸官乃給價甚微不惟無利可圖且不免於耗本斷難竭蹷從事又奏云青龍等廠乾隆二十四年連閏十有三月共獲銅四十八萬自二十五年二月奉旨加價至二十六年三月初旬亦閏十有三月共獲銅一百餘萬所獲餘息加價銅價之外實存銀二萬九千數百兩較二十四年多息銀一萬有奇而各廠民亦多得價銀一萬二千餘兩感戴聖恩洵爲惠而不費又三十三年前巡撫明德奏言雲南山高脈厚到處出產礦砂但能經理得宜非惟裨益銅務而數千萬謀食貧民亦得藉以資生由此觀之小廠非無利也誠使加以人力

穿峽成堂則初闢之礦入不必深而工不必費又其地僻人少林木蔚薈採伐既便炭亦易得較大廠攻採之費當有事半而功倍者尤不可不極圖也今廠民既皆徒手掠取而一出於僥倖嘗試之為而為廠官者徒於坐守抽分之課外此已無多求是故諸小廠非無礦也貨棄於地而莫為惜也又況盜賣盜鑄其為漏卮又不知幾何哉小廠之銅歲不及湯丹大水諸大廠之十一者實由於此誠於廠之近邑招徠土著之民聯以什伍之籍又擇其愿樸持重者為之長於是假之以底本益之以油米薪炭則渙散之衆皆有所繫屬久且倚為恆業雖驅之猶不去也然後示以約束董以課程作其方振之氣厚其已集之力使其穿石破峽以求進山之礦而無半途之廢雖有不成者寡矣若更開曲靖廣西之鑄局而以息錢加銅價則宣威霑益諸山之銅不復走黔路南建水蒙

自諸山之銅無復走粵安見小廠不可轉爲大也所謂實給工本以廣開採者此也滇之牛馬誠少矣滇之所儲備又虛矣而部局猶以待鑄爲言移牒趣運急於星火殆未權於緩急之實者也銅運之在滇境者後先接踵依次抵瀘既以乙歲之銅補甲歲之運又將以乙歲之運待丙歲之銅而瀘州之旋收旋兌者亦晷不停息則又終無儲備之日矣夫惟寬以半歲之期會然後瀘州有三四百萬之儲儲之既多則兌者方去而運者即來是常有餘貯也如是而凡運官之至者皆可以時兌發次第啓行在瀘既無坐守之勞在途亦有催督之令運何爲而遲哉若夫籌運之法固非可以滇少馬牛自諉也則嘗竊取往籍而考之始雲南之鑄錢運京也由廣西府陸運以達廣南之板蚌舟行以達粵西之百色而後迤邐入漢而廣西廣南之間經由十九驛州縣各以地之遠近大

小僱牛遞運少者數十頭多者三五百至一千二百竝以先期給價僱募每至夏秋觸冒瘴霧人牛皆病故常畏阻不前既又官買馬牛製車設傳以馬五百八十八匹分設七驛又以牛三百七十八頭車三百七十八輛分設九驛遞供轉運會部議改運滇銅乃停廣西之鑄而以江安浙閩及湖北湖南廣東之額銅竝停買歸滇運京於是滇之征耗四百四十餘萬悉由東川徑運永寧其後以尋甸威寧亦可達永寧乃分二百二十萬由尋甸轉運而東川之由招通鎮雄以達永寧者尚二百二十萬其後又以廣西停鑄之錢合其正耗餘銅通計一百八十九萬一千四百四十觔竝令依數解京是爲加運之銅亦由東川尋甸分運至乾隆七年而昭通之鹽井渡始通則東川之運銅半由水運以抵瀘州半由陸運以抵永寧十年威寧之羅星渡又通則尋甸陸運之銅既過威寧

又可舟行以抵瀘州矣十四年金沙江以迄工告而永善黃草坪以下之水亦堪通運於是東川達於昭通之銅皆分出於鹽井黃草坪之二水與尋甸之運銅竝得徑抵瀘州矣然東川昭通之馬牛亦非盡出所治黔蜀之馬與旁近郡縣之牛蓋常居大半僱募之法先由官驗馬牛烙以火印借以買價每以馬一匹借銀七兩牛四頭車一輛借以六兩比其載運則半給官價而扣存其半以銷前借扣銷既盡則又借之往來周旋如環無端故其受僱皆有熟戶領運皆有恆期互保皆有常侶經紀皆有定規日月既久官民相習雖有空乏而無逋逃亦僱運之一策也今宣威既踵此而試行之矣使尋甸及在威寧之司運者皆行此法以歲領之運價申明上官預借運戶多買馬牛常使供運滇產雖乏庶有濟乎然猶有難者諸路之採買僱運常遲也頃歲定議滇銅每以冬夏之

杪計數分撥大小之廠各以地之遠近銅之多寡而撥之採買委官遠至東馳西逐廢曠時月是以今年始議得勝日見白羊諸遠廠之銅皆自本廠運至下關由大理府轉發黔粵之買銅者鮮遠涉矣而義都青龍諸近廠與雲南府以下之廠猶須諸路委官就往買銅自僱自運咸會白色然後登舟主客之勢呼應既難又以農事牛馬無暇夏秋瘴盛更多閒阻是故部牒數下而雲南之報出境者常處遲也往時臨安路南之銅皆運彌勒縣之竹園村以待諸路委官之買運其後以委官之守候歷時爰有赴廠領運之議然其時實以雲南缺銅不能以時給買非運貯竹園村之失也誠使減諸路之採買而盡運廸西諸廠之銅貯之雲南府以知府綜其發運又運臨安路南之銅盡貯之竹園村以收發責之巡檢如是則諸路委官至輒買運去耳豈復有奔走曠廢之時哉若更

依仿運錢之制以諸路陸運之價分發緣路郡縣各募運戶借以官本多買馬牛按站接運比於置郵夏秋盡撤馬牛歸農停運則人馬無瘴癘之憂委官有安閒之樂於其暇時又分尋甸運銅之半由廣西廣南達於百色並如運錢之舊卽運京之銅亦且加速一舉而三善備焉矣惟擇其可而採納焉書上不果行其後銅政日益困弊始取其說稍稍用之然亦不能盡也滇之官吏至今莫不誦習其書初昆明縣五華書院祀鄂爾泰楊名時尹繼善陳宏謀李湖明端爲六賢祠滇人思太岳功因祔祀更名七賢時乾隆戊申歲也太岳事母孝四十年如一日宦轍所至必與板輿俱遭母喪年逾六十哀毀一如少壯者性好朋友以文章道義相劘切常自言直性狹中與世少可惟二三友生與爲性命朝啟夕發歲浸月潤鞫剔荒翳規恢陋阨引伸類長增益不能時以一二竊見

作者蓋自紀其實也太岳論學兼取漢宋諸儒不分門戶文詞贍茂與柳州爲近詩之源出於陶五古最工近體亦淸蒼拔俗然撰述矜慎致功於修詞字字句句不敢以容易出之蓋其生平固未嘗苟作也今傳世者有靑虛山房二十四卷

李棠 父大章 子燧 燧子辰垣

李棠字召林號竹溪河間人父大章諸生與同縣王之銳相勖以聖賢之學時稱王李乾隆七年成進士歷如臯元和豐句容上元天長合肥知縣治行卓異遷大理寺評事天子召見才之授廣東惠州府知府至官數月忤大府罷歸授徒家居年七十三卒棠在官二十餘年以廉介著丁父憂後無北還資平居語言吃吃及際疑當危明察勇決乃無能與齊者尤善聽訟立摘案法如讀書課程案無十日不結者如臯陳某懷金出所善姚德謀攫之乘某夜

醉歸擠之張氏池陳兄以謀殺訟池主德助之力棠察德泣號有詐狀厲聲曰殺人者德也德色變脅以刑遂服句容賊王二供孔甲與同竊棠不問孔而鞫王得其挾仇誣扳狀或問故棠曰盜賊引人十無一實者原犯得其情而後鞫之則思過半矣原犯賊也刑之何傷苟無辜而遽加刑焉雖輕足愧況重乎吏固不可爲盜竊用也乾隆二十一年江南米貴貧民聚者萬餘謀劫王貢生家棠單騎往召老成者前語有三人闖然出對曰民飢求振耳棠曰求振當詣縣不當詣王家汝命衆歸振即至矣三人回顧揮其肱衆立散棠知三人造亂者也命具姓名受粟至縣立縛之荷校以徇合郡肅然上元有旗營小兒失路從跛者行苦頭眩跛者飲之水頓解街卒執之謂其以術迷拐人棠笑曰此寃也果以術迷拐人挾小兒遠遁矣寍肯跦跦然與行市中且又烏肯使飲水解其

迷以自敗乎孰不與治通濟門外有教場旗兵牧其中民田於其外者逾百年將軍突檄縣稱民侵旗地棠請出檔案曰無之卽請營員會往勘則教場周有石柱爲界界外民田糧券又甚具營員瞠視無語將軍亦悔之總督尹繼善聞而難曰孰謂李令有德無才乎如皋有坍江蘆課無地而賦棠力請於巡撫得奏除之揚通閒有舊河可漕鹽泰州徐家壩則舊例截其上游之水使不下行以溉田者也壩立百餘年商人賂閘官司啟之上游水涸不盡槁棠臨勘見下游有七十二洞通水足漕商不修舊迹私啟壩病民遂請於大府立石永禁之棠勤於爲政嘗曰前案不清則後案又積是自苦也故所涖之處無留牘者其性自少好爲詩與弟樸戈濤戈濟諸人結香泉詩社及至江南與袁枚蔣士銓朝夕相唱和而枚交尤篤著有思樹軒詩稿四卷士銓爲序而刻之其論詩尚

性靈所作多諧暢和緩之音蓋沿袁枚之流派者也子燧字東生號青墅官浙江下砂頭場大使幼承庭訓工聲律無題咏物諸體寄託遙深不失風人之旨其取法在晚唐而青蒼雄肆時闖開元大歷之奧著有青墅詩稿十卷燧子辰垣字紫亭嘉慶六年舉人授南和縣教諭性嗜吟承祖父兩代詩教遨遊南北酷好趙翼甌北之詩而所爲七律尤相近與同年錢徵吉唱和獨多徵吉稱其詩有眞性情而磐礴揮霍得江山之助著有紫亭詩鈔

周焯

周焯字月東七峯其號也天津人初以名諸生貢成均不第遂棄舉子業肆力於古工詩精小篆八分及摹印法性之所好堅確無二志必以全力赴之家貧授徒所得束修金舉以購愛玩諸物古帖異書名畫金石彝鼎之屬狼藉滿案家人告米匱掉頭吟哦弗

之顧所居去津城東三里門臨大河老屋數閒草亭於簷際誦聲琅琅達戶外平生之學盡萃於詩鉤索深入窮神遺形不得不已嘗會友人家徐步搆思出門陷淖中援之而後出偶作蟲豸詩欲易一二字不得會將赴都賫秣且發矣忽思得之亟走友人齋中商定而後歸僕夫譙責弗聞也一日暮歸待渡水濱孤艇獨橫寂無人響因得句云呼船人不應水應兩三聲且行且誦不覺狂叫見者皆匿笑之又勝日偕友人分韻東郊逡巡失焯所在徧覓之方尋詩林薄閒喃喃自語及返座眾方閧飲獨鬱鬱若不樂累夕詩乃成其嘔心苦吟類如此相國英廉嘗稱之曰月東之詩如磵溜忽鳴籬花自開淸微蕭遠自寫其性情所欲言而一空撏撦規仿之習蓋傲然自喜不肯爲眾人之詩而自爲其詩者焯癯不勝衣有瘠田一區不能自給然生平嚴取予重然諾喜怒不宿於心

大節所在毅然百折不可奪儒者多重之世人每呼之爲詩癡焯因自篆其章曰癡絕向游海潮菴得宋謝文節橋亭卜卦硯背有元人程文海銘珍之至夜抱而寢體爲之冰因名其所居曰卜硯山房詩曰卜硯山房集又得一佳硯墮地爲數片焯粘好如故作詩銘以刻於四周寶之尤甚卒之日以卜硯贈查禮以破硯贈高靑疇二人者皆其知好也乾隆丁卯以病廢自知必死製挽詩與諸朋好話別且屬吳廷華爲之生傳曰死不朽矣汪沆曰天津以詩名者茇梁梁氏及笨山張氏叔姪標奇樹穎一時稱爲極盛二十年來聲沈響絕杳焉不可復得今七峯崛起創爲詩社里之人爭附之其總持風雅提倡後進使三津詩教墜而復興者七峯之力也

戈濤李中簡　鮑梓

戈濤字芥舟號蓮園獻縣人少穎異讀書志氣激發年十六補諸生從南宮鮑梓學文從瀋陽戴通乾學詩受知於學使嘉興錢陳羣弱冠舉於鄉官河南嵩縣緣事解官傭書養親遊京師五年學益力以經學薦徵未屆期中乾隆十六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改官御史終刑科給事中濤性介特不爲苟同數上封事言人所不敢言伶人魏三以色藝傾京師濤巡視南城遇三偃蹇不下車後車數十乘皆貴介濤令卒禽三杖之諸貴介皆側目將甘心焉濤弗顧杖訖令三書同遊諸貴介名將入奏衆懼不敢聲由是風稍歛大學士和珅聞其名欲羅致門下誘以美官濤抗疏劾之遂有郤晚年銳意著述詩古文疎宕有奇氣著有戈氏族譜獻縣志坳堂詩集坳堂雜著諸書乾隆中畿輔詩人盛於河間一郡而必以濤爲稱首濤之論詩也禁綺語理語力除剽襲靡弱之辭故其所

作格律峻整氣力磅礴於高岑李杜王孟韓蘇諸家均登其堂而嚌其胾平生以詩相切劘惟任邱邊連寶一人連寶和詩有云有盞必雙斟無韻能孤押互築累所卑交注餉厥乏蓋紀其實也濤死其友李中簡哭之痛曰古道絕矣爲修服緦禮

李中簡字廉衣號子静一號文園任邱人乾隆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充國史館纂修官二十二年遷直尚書房明年擢中允遷侍講二十八年晉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分校鄉試者二分校會試者一典試山東湖南湖北者三視學雲南山東者二所至號稱得士三十九年值逆匪王倫之變會諸生有從賊者坐失約束降授編修以疾告歸年六十一卒著有應制詩二卷賦頌二卷嘉樹軒詩十七卷雜體文二百餘篇中簡少與濟陽戴通乾講漢魏盛唐詩法五古出入陳王謝客曲江伯玉摩詰少陵諸家

七古氣體岩逸闊然入東坡之室在詞館與朱筠紀昀相切劘一時文譽冠海內杜門著述未嘗標榜聲氣其爲學本之孝弟文行交勵視學所至必察士風便安陳奏刊布應讀書目以教諸生孫星衍序其文根本孝弟翹然爲有用之作其志趣之醇學養之粹尤爲時所推服云女亦能詩嫁滄州監生左善洵有麗景樓詩草

鮑梓字朡亭又字敬亭博學好古工爲文爲諸生時學使奇其才覆試日有老人自內出呼與語且曰爾文從大蘇來若熟讀韓文當更進退詢其人則宜興儲欣也梓遂肆力於韓窺古作者堂奧雍正元年成進士授霍山知縣丁父艱未授代而蛟水暴發民舍多漂沒梓具船拯溺發倉粟振之活數萬人上官以擅發奪職責之償旋起爲福建漳平知縣革陋規省繇賦鋤豪強越二年政通人和民爲之謠曰官淸如水吏窮如鬼民尸祝之値上徵大木道

役擅威福幾激變梓馳往拘道役數其罪而送之道忤上司意改教職補獻縣教諭啟迪諸生有法濤與李中簡紀昀皆其門人也同年楊炳欲舉鴻博力辭後以病歸戈濤爲文以送之且賦詩曰獻王宮畔水柳色向誰青同時餞者皆泣下梓博學好古尤長於詩著述甚富以屋燬失其稿

文學傳四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二十三

天津徐世昌撰

翁方綱 子樹培

翁方綱字正三號覃溪大興人年十二補府學生十五登鄉薦二十成進士是爲乾隆十七年壬申改庶吉士十九年授編修初清朝新進士用館職例擇年少者十餘人學習清書庶常館課及次科散館皆以清書第甲乙是年散館　上以翻繹陶潛桃花源記命題方綱甫脫藁適鶴出至其號所取卷閱之問姓名至再諭曰牙拉賽音漢語甚好也御定一等一名方綱之受知自此始二十四年典江西鄉試二十七年典湖北鄉試越二年督廣東學政凡三任前後八年四十一年充文淵閣校理官四十四年典江南鄉試四十六年擢國子監司業升洗馬四十八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

四十九年遷少詹事五十一年督江西學政五十五年扈蹕山東明年督山東學政嘉慶元年年六十四預千叟宴賜上方珍物十三種四年授鴻臚寺卿十二年重預鹿鳴宴得旨賜三品銜十九年重預瓊林宴賜二品銜時年八十二矣又四年卒方綱精心績學宣言考訂以衷於義理爲歸一字一句必求根據不爲漢宋門戶之見嘗爲考訂論三篇以揭其要曰攷訂之學以義理爲主其嗜博嗜瑣者非也其嗜異者非也其矜己者非也不矜己不嗜異不嗜博嗜瑣而專力於攷訂始可以言攷訂攷訂者對空談義理之學而言之也凡所爲攷訂者欲以資義理之求是也而其究也惟博辨之是炫而於義理之本然反置不問者是即畔道之漸所由啟也如近日惠棟之於易極意博綜而妄取他本以解經字甚至以繫辭傳天一地二以下爲後人所增以富有日新諸語爲後

人所訓以說卦傳乾健也以下為後人所益又如近日閻若璩之於書苟求古文毛舉細碎逞其口辨甚至以危微精一十六字為非經所有凡此謬說皆起於偶有所見而究其自信自炫遂反唇而不顧其安皆嗜博嗜異而不惟義理之求是也學者束髮受書則誦讀朱子四書章句集注迫其後用時文取科第又厭薄故常思騁其智力於是以攷訂為易於見長其初亦第知擴充聞見非有意與幼時所肄相左也既乃漸騖漸遠而不知所歸其與遊子曰事漂蕩而不顧父母妻子者何異攷訂本極正之通途而無如由之者之自敗也則不衷於義理之弊而已矣然則攷訂之學轉不及空談義理者歟曰攷訂之學豈惟勝之正賴有攷訂之學然後義理為尤長近日秀水朱氏經義攷其有資於攷證人所知也然吾所最憾者每書載其原序而於序尾之年月反多刪去將使

觀者何由而得其師承之所自乎何由而參驗其沿革同異乎宋以後言義理則益加密矣顧有恃義理之益明而轉薄視漢唐注疏者忽視爾疋說文者甚且有以意測義而斷定訓詁形聲者有無所憑藉而直言某與某古通用者此皆空談義理不知考訂者誤之乃激而成嗜博嗜異之侈爲囘說者是二者其弊均也言正誤則開妄改之弊言錯簡則開妄作之弊若究其所始則錯簡之疑始於鄭康成之注玉藻其段段言脫爛者原自有所以處之非私見也而極其弊至於宋儒之改康誥首段以爲洛誥之文則誤甚矣至於正誤以某字當爲某字則鄭氏之失爲多後人豈得尤而效之語其大者則衷之於義理語其小者則衷之於文勢語其實際則衷之於所據之原處三者備而攷訂之法盡是矣然而文勢亦必根柢於道也所據羣籍亦必師諸近聖也故曰攷訂之學

以衷於義理爲主客曰子謂攷訂必衷於義理者以治經言也若博攷子史諸集其盡然耶曰吾固謂攷訂在於審其來處也如攷史則所攷之事必以所據之書爲斷其所據之書出於正史歟出於別史雜史歟出於野史歟即同出正史而正史所據必有其足信之實有前後數代之失以證之有前後諸紀傳之歲月以證之有旁推諸紀載以證之攷諸子集亦然既有其所據之書則其記載之先後互校之虛實此其中即有義理之所徵者即有文勢之所區別者故凡攷子史諸集者皆與治經之功一也天下古今未有文字不衷於義理者也豈惟諸子諸史諸集哉即稗官說類之流皆可以此概之豈惟稗說哉即里俗鄉曲傳誦勸善之文苟其合於義理者即無庸執攷訂之學以駁難之此所當權其輕重而已矣如權其輕重則不至泥古反古致以爲攷訂者之累矣如古

有父在爲母服朞年之說通儒皆信之然吾合古今參攷之雖其明有所徵而不得不直言其不可從也又見近日全氏祖望著一文辨閩海祀天后事此惟衷諸義理有功於民則祀之而毅然奮筆以辨之可乎故曰凡攷訂者一以衷於義理爲主客曰子謂攷訂衷於義理而所據之書與文勢兼之是三者固足以該攷訂之學矣惟有一事不能以此例之則攷訂法帖耳豈其攷訂法帖者必皆以書法爲主耶曰金石自是一類法帖與書畫自是一類攷金石則仍吾前所云攷史之例若攷法帖則專以書法爲主何者法帖書畫者藝而已矣雖言藝亦必根於道然未有言藝而轉舍藝以爲言者故凡攷法帖而博極參證於經史者此言藝之本也其有不甘於言藝而必假攷訂經史以爲名者此自欺之事也嘗見陝碑有修某城一碑字極醜拙而其事足以證史如此之類不

以書法言可也至若篆變隸隸變楷以來歷朝諸家之原委亦必講求之以定學術之淳漓趨向之邪正此非衷於義理者乎如漢唐隸書肥瘦骨肉之上下源流非關於學術乎楷行以下雖流別漸多然如王羲之書以樂毅論爲首者正爲其小楷中具開闔起伏正變之勢所以瘞鶴銘可與並論也而後之不知書者推吳廷所刻本一例圓熟者爲眞則適以開作僞者之漸此非關於學術士風者乎近日如王澍知學書而所撰帖跋避論書談藝之名而嗜援史事矜爲考訂之學實則所攷轉多舛誤今之學者動輒舉碑刻之文以斷史之誤然其中固實有史誤而碑可信者亦有不妨兩存以備攷者如唐文宗年號大和是大小之大史皆誤爲太和遼道宗年號壽昌史皆誤爲壽隆此則必以石刻正之若其他歲月職官名氏或有不得執一以遽斷之者近日言碑帖者不知

藝之與道通也嫌其僅言鑒賞似遊客之所爲故於碑帖必先求其與史傳之合否然又往往申石刻以抑史傳其實則欲避居論書之名爲大言以欺人而已矣歐陽子已薄視鍾王虞柳以書飲圖畫爲比劃道與藝而二之吾不敢也有訓詁之攷訂有辨難之攷訂有校讐之攷訂有鑒賞之攷訂古之立言者欲明義理而已不知後之人有攷訂也古之爲傳注者欲明義理而已不知後之人有攷訂也若東漢時淹洽諸經如鄭康成者知後人欲加攷訂之功則所見之書尚多必已備陳之矣所據之音訓何自必亦詳說之矣豈惟鄭氏之於諸經古之人有先我而稽纂者當早剖其本末而具其節目則無事於後人之攷訂矣此固必不能之勢也然而原其大要則稽古之勤自漢儒始漢儒所自爲訓義者又不盡傳於後於是荀虞鄭氏之易申轅之詩服之春秋反賴後人爲

之掇拾輯錄至有不能知其上下文義若何而專舉其一語爲證者然而師承之遺緒時有聞見引述賴得假途問津者即徐邈明二劉之徒尚矻矻綴及之而又間隔以有唐一代博涉詞藻而其源弗探也陸氏在隋末唐初作釋文已多兩歧之音訓矣何況鄭康成生於許慎作說文後之二十九年其上下源流沿革同異之所以然孰從而一一詳覈之即當北宋時亦安知無一二遺聞逸說在人口耳者而啖趙以後爲春秋學者已多自立議論推而上之昌黎已有三傳束閣之語曾不知三傳俱束高閣更何據以究遺經之終始乎直至南宋而朱子出焉吾非敢目朱子爲攷訂家也謂其用心之精用心之正也即一攷訂之事未有不本於用心之精用心之正者也夫然後鄭樵馬端臨王應麟之輩出焉用心之精自南宋始也而其後又間隔以有明一代之不知攷訂明人

之不知攷訂則八比時文之弊也學者童而習焉則由八比時文入也然而上下千古言攷訂之學者未有盛於國朝者也宋人之推歐陽子也曰以通經學古爲高乃歐陽氏之於攷訂尚有待焉者則通經學古之事必於攷訂先之國朝雖沿有明之制藝而實承宋儒之傳義萃漢唐之注疏固未有過於今日者也學者幸際斯時其勿區漢學宋學而二之矣然而劃漢學宋學之界者固非也其必欲通漢學宋學之郵者亦非也今日上則有欽定諸經傳疏義說下則內外皆有四庫書寫本卽以科舉時文亦人人知有稽古通途所自出昔之患其儉陋者今已轉欲防其騖廣嗜異之漸是則此時之攷訂視前人倍易爲力其收功也亦視前人倍多所遞獲則用心之精用心之正與用力之勤兼而出之何不可隨所近之路以適於大道乎故吾曰攷訂之事必以義理爲主然則

證據經史整齊百家近儒孰先耶曰豈敢品次之哉前乎我者誦其遺文而已此中分別出入之際難言之矣若就吾見聞最近者無錫顧氏之於春秋元和惠氏之於諸經婺源江氏之於三禮吾皆未及見其人而粗得其緒矣吾所目及見者則休寧戴震歙縣金榜金壇段玉裁是皆惠江氏之後出者然吾雖皆嘗知其人而未與之友也就吾所與辨析往復者則如餘姚盧文弨嘉定錢大昕大昭也諸子之書具在抑又不必從而軒輊之吾門從遊者若寶應劉台拱海州淩廷堪曲阜孔廣森南城王聘珍亦其亞已高郵王念孫與其子引之皆推服金壇段氏說文之學引之亦謂劉台拱深於論語昨阮侍郎元以所錄台拱之書來示其論語卷中有精審者亦有偏執者而淩廷堪之儀禮釋例雖不爲害而究亦無所益蓋此事原不能求其備善者也故執己所長以議人之短

者可偶舉其一二而不可繩其全也惟詩文家竟有不事攷訂者此固無害其爲專長秀水錢載詩人也不必善攷訂也而與戴震每相遇輒持論齟齬亦有時戴過於激之然而錢不敢斥言攷訂家之失也惟鉛山蔣士銓詩集有題焦山瘞鶴銘一詩其言曰注疏流弊事攷訂鼯鼠入角成蹊經此則大不可者攷訂瘞鶴銘特金石中一事耳與注疏何涉而以攷訂之爲弊歸咎於注疏是特俗塾三家村中授蒙童者第知有范翔四書體註語以十三經注疏則茫然未嘗開卷者蔣或即其人耶若非其人何由有此語耶聞蔣主講席於揚州諸生有汪中者夙以博辨自詡起而問曰女子之嫁母送之門是何門蔣曰姑俟查攷汪曰俟查攷則無所庸其學教矣蔣以此深銜之語學使欲置之劣等今若以蔣此詩證之則其咎汪生似太過自抑矣推其題瘞鶴銘而斥注疏之攷訂

則其答汪生應云母送何門不應來問則與其詩相應矣而蔣不敢也吾所識如諸城劉閣老墉之於金石碑板及錢侍郎載之於詩文皆不善於攷訂而不敢公然斥攷訂爲非惟一蔣君出言之違失竟若此蔣之詩近頗爲人傳誦此豈得阿私好而諱匿之凡人各有所長豈其人必攷訂而後成家乎要在平心而勿涉矜氣則攷訂與不攷訂皆無弊矣凡攷訂之學蓋出於不得已事有歧出而後攷訂之說有互難而後攷訂之義有隱僻而後攷訂之途有塞而後通之人有病而後藥之也乃若義之隱僻者或實無可闡之原或猝無可檢之來處則闕以俟之可矣事之兩歧說之互勘而皆不得其根據則待其後定而已矣此亦莊生所謂緣督爲經也借如未有緣卻有何從批之導之哉若其立意以攷訂見長者則先自設心以逆之而可言攷訂乎若其於事之兩歧說之互

出義之險頤尚閒以私意出入而軒輊焉者其爲攷訂也必偏執而愈增其壞矣又奚以攷訂爲哉攷訂者懲棼絲而理之也未有益之以棼絲者也是故攷訂之學可以平吾心可以養吾氣可以漸問於學道之津故曰攷訂之學以義理爲主答曰攷訂之學其出於後世學人而非古先聖訓所有也乎曰聖言早已具矣特未明著其爲攷訂言之耳嘗反覆推究上下古今攷訂家之所以然具於此三言矣曰多聞曰闕疑曰愼言三者偏而攷訂之道盡於是矣大抵攷訂者之用己意初非好矜己以炫所長也亦實因乍見某書見處有間可入也而未暇於此事之旁見於他處者悉取而詳核之則誤者什有幾矣其或又見一處正與此處足以互接也嘗而竝勘之以爲兩端之孰在是也而不知前乎我者某家某文早有說以處之吾不及知而遽以吾所見定之又非漏則畧

故觀書貴博也每有積數十年之參互待決者一旦豁然得之矣而後此又於某書見有此條其所見又倍於我者乃始皇然省也此皆未多聞之故也至於不肯闕疑不甘闕疑則其弊最大今之言攷訂者相率而蹈之者比比皆是也何者不平心不虛己而好勝之害中之也未攷訂之前已有胸中成例在矣及其所遇偶有不合於吾例者則遷就圓合以爲之說必不欲闕疑也經史之事有能析其一端而不能盡白其後一端則恥之則概以己意演繹之必不欲闕疑也今有衆賓廣坐中某舉一事爲問其知之者則應曰某作某義某出某典其不知者稍有愧色不欲顯也則起而更以他事亂之不則出一別說以閒之今有市鬻貨者某貨取直若干其欲應者則緩圖之矣其黠者則詭言他物以亂之若不以爲意者俟其人悔而更議也於是黠者以離得合矣此固市井小

人之爲也其出別說以閒亂者奚以異此然則攷訂而不甘於闕疑是殆與市井小人之習相埒乎曰不然彼聞一言而出他說以閒亂之者固非矣然而坐中有識者輒掩口笑之衆皆知其無能爲役也若攷訂家遇難解處毅然以一說强質之則竟筆諸著述傳諸藝林甚且有奉爲定解者直有以爲利而不知其害者此其爲弊中於人心學術以視市井小人之所爲不更下一等乎不意攷訂本至精之正業而其可笑至於如此則强不知以爲知之爲患大也夫然後知聖人教人灼見後世人心學術之利弊至深遠也客曰子以疑必當闕則古籍可疑者多矣如盡從而闕之將安用注釋爲耶曰聖人固明言之其必不可不闕者則無寧闕也其稍有可通之處則愼言而已矣治家者惟儉可以養廉治經史者惟愼可以補闕有愼言之一途而闕疑之法圓足之至矣至於併

欲愼言而無從者則仍歸於闕疑而已然而愼言亦豈易哉有出入採取之愼有比較絜度之愼有落筆字句之愼有出言詞氣之愼夫非爲貨物議而愼爲友朋箴規而愼也學者立言本宜敬以出之遠鄙倍而擇尤雅或者且其庶幾乎攷訂者訂證之訂非斷定之定也攷訂者攷據攷證之謂非斷定之謂如曰攷定則聖哲作之也非學者所敢也近見戴震謂非典制名物不足以窺聖道且如宮室之制必據大戴記盧注謂明堂卽路寢夫盧注所謂路寢與明堂同者未知是言其中某制某義之相同也而謂路寢卽明堂可乎如井田之制近日沈彤得漢尺卽準之以定有周之世分田制祿之法可乎如祭祀之制鄭康成氏謂禘是祭天實是誤會祭法而近日爲鄭學者必傅會其說謂禘非宗廟之祭可乎愚謂治禮經者但當纂言而不當纂禮蓋纂言則古說卽有沿革同異

或不妨並存以資考析纂言則諸經雖各爲指歸而閒或取彼以證此亦未伸此以抑彼也若竟居然斷定某制當如何某事是如何非其目覩誰則信之自聖人仰述夏殷已云無徵不信今日之視周與周之視夏殷何如哉況居今日而斷定古之典制名物非妄則鑿也妄則啟僭以誣世也鑿則嗜異以自欺也凡學問之事苟非大爲害於世教者愼勿剖斷之也且勿論不當纂禮凡典制名物吾未目見必不可斷定之已且卽以纂言之法雖一字義詁非有前人成說亦不可以斷定嘗見一友集中述戴震說朕兆朕字謂是舟之拆裂隙縫此字從舟而說文舟字條下無此說也今以已見造爲說文可乎又見一友集中援近日段玉裁說左傳人盡夫也句謂此條杜註數句皆有天字欲改云人盡天也可乎然此皆不足道也請就一事言之尚書武成王若曰以下乃是史臣

重述之文而蔡傳必執原本爲錯簡居然更造一篇名曰攷定武成至今塾師遵爲定本此則宋儒明於義理者自蹈於蔑古皆擅言攷定之弊有以致之可勿慎諸方綱宏覽多聞晚年研精經術攷諸儒同異與友人辨難斷斷竟日訂通志堂經解目錄一卷補正朱彝尊經義攷一十二卷凡一千八百八十餘條又於金石譜錄書畫詞章之學皆能抉摘精審所著兩漢金石記剖析毫芒參以說文正義幾欲駕宋洪邁而上之所爲詩多至六千餘篇自諸經注疏以及史傳之考證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徹洋溢於其中雖瓣香在蘇黃亦不專執一家之說論者謂復初齋集中詩幾於言言徵實使閱者如入寶山心搖目眩蓋有其學而後有其詩也嘗言漁洋王氏以神韻爲宗固超妙矣但其弊恐流爲空調故特拈肌理二字欲以實救虛也初王士禎選唐賢三昧集特伸嚴滄

浪羚羊挂角無迹可求司空表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旨又爲古詩選五言止於唐獨收韋柳二家三昧集久爲趙執信諸賢所詬病方綱後起又爲小石帆亭五言詩續鈔引伸而補綴之謂五言詩必通徹古今上下風會論之固不可汎濫無歸離經而忘祖亦豈宜執一而廢百乎漁洋論五言詩意在含蓄不使說盡充斯義也數十韻以外之五古皆類急管繁絃幾於放鄭之旨矣然此中有本焉漁洋獨未鈔何遜之二十四韻江總之二十韻庾信之三十韻乎或曰此雖長篇而句法不似杜韓以後之縱宕也故鈔之若句法太縱豈其古義歟故先生又每謂柏梁體枇杷橘栗桃李梅在七言則可施之五言則不可亦此意也愚應之曰盡亦思其本矣句法之縱宕例焉同一南也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忽至五言八句無害也同一雅也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忽排至

五言十二句無害也且周雅簡古極矣而商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受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排宕展拓極矣豈其句法之是例乎吾故謂杜韓以下之五言詩即陶謝以上之五言詩無二理也李滄溟云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之兩言者蓋漁洋平生篤信而圭臬之故其論太白則曰有古調有唐調意以古調者在所宜鈔唐調者在所不宜鈔也吾每舉漁洋三昧集有王孟諸家而無韋柳五言詩鈔有韋柳而無王孟諸家遍以叩諸學侶竟無能答者蓋漁洋意中以古調唐調爲此疆彼界久矣其實論詩不宜如此唐賢三昧集姜西溟序之曰新城先生選五七言詩所以別古詩於唐詩此即漁洋意中區別古調唐調之旨蓋漁洋偶以語姜姜又不善措詞此固非詩之通論矣今欲續鈔唐五言則李杜之前豈得不以右丞爲大宗乎李滄溟選唐五言雖不足爲式

然首取魏鄭公述懷則此篇實上接漢魏六朝下啟三唐即宋元以後皆當俎豆不祧者也杜公五言詩若自秦州入蜀紀行之作篇篇可鈔即至晚歲湘衡諸什愈勁直乃愈含蓄含蓄云者豈短篇沖澹之謂乎此中伸縮精微不可以貌論也愚於論詩深不滿趙秋谷以後嗜異者集喙於漁洋而於漁洋所論又不得不分別疏之今續鈔五言詩仍準漁洋不求備之義其前鈔唐初一卷首魏公此篇次即三昧集所錄五言王維孟浩然王昌齡王建四家之作後接唐宋金元二百十一首附爲八卷斯於五言詩有餘師矣書出議者嘉其持論之平生平嗜古成癖使節所莅殘幢斷碣必多方物色摹搨以歸鑒藏之盛甲北方焉嘗以黃易所得漢石經尚書論語三段借摹於石因用洪适摹石經於越州蓬萊閣事自題扁曰小蓬萊閣又合如皐姜氏金匱錢氏摹熹平石經一十

二段殘字六百七十有五勒於南昌學宮書初學顏平原繼學歐陽率更隸法史晨韓勑諸碑年八十餘猶日作蠅頭書自課能於西瓜子仁上作四楷字又於一粒胡麻上書一片冰心在玉壺句其神異如此一生心力所注尤在禊帖自姜夔撰禊帖偏旁攷桑世昌撰蘭亭攷俞松撰蘭亭續攷言禊帖者宗焉方綱謂桑俞之考世所共知而繭紙流傳與石刻本末說者或異辭至於五字之損謂出薛紹彭而樓大防據畢少董見時所見定武石帶右天字已損此在大觀之前則五字未必皆薛氏鑱損也宋人跋蘭亭者皆稱湍帶右流天五字損然而今所見古今新舊諸本湍字竝不損也然則考系原委參合同異去古既遠存以資印證而已爲今日學者計則非患其窮原之無本而慮其沿流之或失也於是就嘗日所習見之本稍爲區擇爲蘇米齋蘭亭考凡八卷一曰偏傍

尺度攷專以定武本言二曰神龍本考三曰摘五字考則以今所需講者得五字也非舊說之五字四曰蘇耆本五曰領從山考六曰訂穎考七曰趙跋考八曰合集字考是編於乾隆乙未秋初脫稾時齋壁有摹蘇米書石因以名之嘗得宋槧蘇詩施顧注本方綱自爲補注因以寶蘇名其室室中儲書數萬卷丹黃幾徧好宏獎士類一篇之美稱道不去口與朱文正珪紀文達昀鼎峙而三誠一代偉人也屢持文柄所拔英碩厥後多以文名馮編修敏昌吳刺史嵩梁其尤著者官翰苑即蒙寵渥賜柑橘橙荔枝諸果恭紀有詩貤贈曾祖父母時方綱晉經局洗馬四品以下向無貤封曾祖例蓋異數也所著又有詩附記禮記附記論語附記孟子附記十三經注疏姓氏考春秋分年係傳表禮經目次毛本改誤米海岳年譜元遺山年譜粵東金石略晉楷偶紀樂毅論書

勢表海字本考黃庭經考隸韻考正書原小草詠物七律偶記石州詩話復初齋詩文集行於世清朝耆舊重賦鹿鳴者多矣若重宴瓊林乾隆間則惟黃侍郎叔琳史文靖貽直嵇文恭璜繼之者方綱自方綱以後惟咸豐間潘文恭世恩而已

樹培字宜泉方綱子也生時值父典試瓊州占者曰此子壽命不長宜子異姓爲子或可免及父北歸以語同年錢某錢曰是宜爲吾子矣遂攜至錢家名曰申錫字曰申之比長歸乃更名樹培是時方綱再入翰林預修四庫書目樹培日侍左右窺所校說文心獨嗜之凡諸墨帖皆不顧也日夕摹寫篆隸專力考校於史家年月歷朝年號後先同異尤所詳核乾隆五十二年成進士授檢討歷官刑部郎中以稱職著性謹細善勘訛字凡本章文移及司稾檔册堆几案盈尺夜漏盡猶篝燈詳審每儤值或備奏西苑皆件

系手抱五鼓趨入則夜半即起恆以爲常嗜酒日飲爵無算積毒厚又勞於治官書疾發始自瘇漸瘢瘕腸臟遂不治竟以酒卒著錢錄若干卷爲世所稱泉譜自唐封演以下諸家多不傳傳者僅宋洪遵泉志爲最古第其書雖賅博不無附會樹培旁搜博採綜括靡遺洵稱專門之學遺詩一卷排奡多帖比之蘇氏斜川不失長公家範云

朱筠 章宗元

朱筠字美叔一字竹君號笥河大興人父文炳官盩厔知縣筠與弟珪皆生於盩厔年十三通七經十五爲詩文見者驚爲老宿與珪讀書同起臥以道義文章互爲師友乾隆十年兄弟同補諸生順天尹武進蔣炳集諸名人設筵招筠珪飲試以藍田雙玉歌詩成皆歎賞不絕因受知於諸城劉綸爲之延譽年二十五中乾隆

十八年癸酉舉人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二十二年授編修充方
略館纂修官二十六年分校會試甲申丁父憂服闋不肯出仕欲
爲名山大川之遊已請假矣會珪入覲 上詢及鈞乃不敢引疾取
假呈歸鈞曰弟敗我清興矣是年授贊善明年大考擢侍讀學士
充日講官知起居注戊子分校順天鄉試三十四年欽派協辦內
閣學士批本事充己丑科會試同考官庚寅典福建鄉試辛卯分
校會試鈞歲持文柄宏才碩學多入彀中益卓然以韓歐自任振
起古學獎拔寒畯後生小子一善之長譽之如不及因材施教各
饜其意而去天下之士翕然稱之曰竹君先生是年秋提督安徽
學政下車躬拜萬婺源故士江永汪紱之主祠之鄉賢以勸學者
鈞以南宋以來說經之學多蹈虛或雜以釋氏宗旨明儒學無淵
源矯枉不得其正又牽於制義放絕經學國朝顧氏炎武閻氏若

璩創通大義惠士奇父子抱殘守缺而謏學者尚未盛行於是以經學教士以文字訓詁爲經學之階梯乃重刊許氏說文解字使學官子弟知所誦習其敘畧曰漢汝南召陵許君愼范蔚宗儒林傳不詳惟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於家作說文解字十四篇本書召陵萬歲里公乘許沖上書言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愼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凡十六卷愼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病遣臣齎詣闕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廿日戊午上徐鍇曰建光元年安帝之十五年歲在辛酉也按賈逵傳肅宗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傳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

受業黃門署據此知許君校書東觀教小黃門等當在章帝之建初八年歲在癸未也本書許君自敘言粵在永元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次列微辭徐鍇曰和帝永元十二年歲在庚子也按逵傳逵以永元八年自左中郎將復爲侍中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據此知許君本從逵受學其考之於逵作此書正當逵爲侍中之後四年其後二十一年當安帝之建光元年歲在辛酉君病在家書成乃令子沖上之也其始末畧可考見如此夫許君之爲書也一曰世人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一曰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一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恐巧說衺辭使學者疑於是依據宣王太史籀大篆十五篇丞相李斯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博學篇黃門侍郎楊雄訓纂篇諸書又

雜采孔子楚莊王左氏韓非淮南子司馬相如董仲舒京房衛宏數十家之說然後成之又曰必遵舊文而不穿鑿又曰非其不知而不問蓋其發揮六書之指使百世之下猶可以窺見三古制作之意者固若日月之麗天江河之由地其或文與言微不盡可解亦必明者之有所述師者之有所授後學小生區聞陬見不得而妄議已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陳其大要約有四端一曰部分之屬而不可亂敘曰其建首也立一爲耑據形聯系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是以徐鍇作繫傳有部敘二卷本易敘卦傳爲之推原偏旁所以相次之故使五百四十部一字不紊今起東既疑韻書而比類又從字體便於檢討實昧聲形自李燾之五音韻譜作而部分紛然自亂其例矣一曰字體之精而不可易夫篆本異文而今同一首者奉奏春奏泰是也篆本同文而今異所從者

𨑩從辵徒是也賊之从戈則聲而改从戎賴之从貝剌聲而改從負牛譌也舜之爲舜匬之爲壼因之爲曲爵之爲爵全譌也以气化之气當乞而氣革之氣遂當氣於是有俗餼字以委飼之委當婑而饑餧之餧遂當委於是有俗餧字此因一字以譌數字者也匈已从勹而又从肉州已从川而又从水既重其類巠从土而加土蜀从虫而加虫又重其从此并二字以譌一字者也从者失从滋者不滋自隸一變之楷再變之而字體莫之辨識矣一曰音聲之原可以知農之从晨匈聲玉篇匈窗同考工記匠人四旁兩夾窗窗一音悤徐鍇以爲當从囪乃得聲非也移之从禾多聲古音弋多反楚辭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徐鍇以爲多與移聲不相近非也能之足似鹿从肉㠯聲古音奴來奴代反詩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

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徐鉉等以爲𠂤非聲疑象形非也
摘之从手啻聲陟革反去聲則陟賔反啻與商同文摘與適同聲
詩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徐鉉等以爲當從適省乃得聲非也此音
聲之可據者也一曰訓詁之遺可以補易其牛觢觢一角仰也爾
雅皆踊觢郭注今竪角牛也書西伯既戡黎戡从戈今聲殺也不
當作戡戡刺也詩深則砅砅从水从石履石渡水也在彼淇厲蒙
梁而言亦此訓也得此𪓿𪔀𪓿一爲鼀鼀𪓰詹諸也縞衣綥巾綥
从糸畀聲未嫁女所服處子也周禮垗五帝于四郊垗畔也爲四
時界祭其中也春秋傳修涂梁溼溼荆州浸也職方豫州其浸波
溼鄭注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溼則溼宜屬荆州在此非也闕砮
之甲砮水邊石也論語小人窮斯爁矣爁从女監聲過溼也孟子
呭呭猶沓沓呭呭多言也沓沓語多沓沓也所謂言則非先王之

道也爾雅西至汃國謂四極汃从水八聲西極之水也廣韻汃府巾切西方極遠之國又普八切西極水名也不當作邠邠周太王國也此訓詁之可據者也部以屬之體以別之音以審之訓以絜之文字之事加諸蔑矣後之非毀許君者或摘其一文或泥其一說歷代以來不量與撼要無足論惟近日顧氏炎武修絕業學者所宗而於是書亦有不盡然之言竊恐贅說附聲信近疑遠是不可以不辯今如所舉秦从禾以地宜禾宋从木爲居辥从辛爲辠威爲姑也爲女陰殹爲擊聲困爲故廬晉爲日無色貉之言惡犬之字如畫狗有曰不宜有𧮫爲解衣耕弔爲人持弓會敺禽辱爲失耕時臾爲束縛捽抴罰爲持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宰爲辠人在屋下執事寅爲十六日月始虧刑爲刀守井凡此諸說皆始造文字取用有故必非許君之所創作書契代遠難以强說復不當

删是以觀象闕文之訓明著於敘書得以勦說穿鑿橫暴先儒乎
至若江別沱洍爲殊擧已迷救各引載旃爲坺當時孔壁古文未
亡齊魯韓三家之詩具在衆音雜陳殊形備視豈容廢百擧一去
都郎鄙耶又言別指一字以鎦當劉以畀當由以絻當免此說亦
非按本書之例从某者有其部也某聲者有其字也瀏之从水劉
聲細之从糸由聲勉之从力免聲具著於篇乃知書闕有閒傳寫
者之過謂別指一字以當之者謬矣記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居
不當爲法古乎易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用不當爲卜中乎賓晢
之賓改爲桀訓爲衆桀按陸德明經典釋文曾子問注作桀晢桀
音秘鄭君說也童爲男有皐按易喪其童僕作童至僮之字國語
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韋昭注僮僮蒙不達也史記樂書使僮男
僮女七十人俱歌本書敘尉律學僮十七已上亦同當知僮子之

僮从人辠人爲奴者正作童也訓參爲商星乃連大書讀參商星
也卽如水部河水出焞煌塞外泑澤在昆侖下之例明參與商同
爲星非參商亦不知也其引齊之郭氏及樂浪事古人往往隨事
博徵不拘拘一說也至據莽傳及讖記以劉之字爲丣金刀謂許
君脫其文據劉之字从刀从金丣聲丣古酉字非丣也讖記不可
以正六書後漢書光武紀論王莽以錢文有金刀改爲貨泉貨泉
字爲白水眞人於篆貨或近眞人泉豈得爲白水耶五行志獻帝
初僮謠曰千里草何靑靑十日卜不得生以千里草爲董十日卜
爲卓按董字从艸重聲非千里草卓字爲日在甲上非十日卜又
可據以爲證乎又據魏太和初公卿奏於文文武爲斌言古未嘗
無斌字按彬字从彡从林爲文質備文武之字經典闕如不知所
从無以下筆徐鉉列之俗書是也又可據魏以疑漢乎凡顧氏所

說皆不足以爲許君病輒附疏之用詔學者時　上方詔求遺書筠奏言翰林院庫貯明永樂大典中多逸書世不見者宜選擇繕寫入於著錄又請立校書之官參攷得失幷令各州縣所有鐘鼎碑碣悉拓進呈俾資甄錄　上覽奏亟下軍機大臣議行而劉統勳顧不喜謂非政之要欲議寢之金壇于敏中獨善其奏與統勳固爭執卒用其說　上之開四庫全書館凡十有三年而書成共存書三千四百六十種計七萬五千八百五十有四卷其得自永樂大典者凡五百餘部次第刊布公之海內皆筠發之也筠又以十三經文字傳寫譌舛奏請倣照漢熹平唐開成故事擇儒臣校正立石太學議不果行因著十三經文字同異一書藏於家尋坐某生欠考事左遷編修入四庫館纂修日下舊聞敏中總裁館事獨倚重筠而筠執翰林故事不肯造私第又時時持館中事與意忤敏中

大慽一目見　上語及鈞稱其學問文章殊過人敏中僅以辦書遲對無以害之也四十四年八月復奉命視學福建四十六年使其弟珪代之時閩士各饋一石積試院成山起亭曰三百三十有三士及行走送數百里不絕珪承其後凡知名之士皆以暗中索拔多鈞所賞契者故世稱據經好古之儒爲朱派云歸京數月卒年五十有三鈞天性孝友好博覽書無所不通解說經義文字訓詁象數名物並主漢儒之說論史宗涑水而歷代諸史皆考究貫串證其同異爲文仿遷固淵雲尤長於敘事才氣奇橫於義理事物情態無不包所欲言者無不盡前後遇大典禮告成頌聲宣上公德鴻篇奧冊皆褎然推首詩則導源漢魏出入韓蘇變化創闢神明獨得書法一本六書自然勁媚蓋學與年進海涵嶽矗不足喻其所蘊也尤愛山水探黃山武夷之勝峭壁巉巖不通樵徑攀藤

附葛必登其巔題名攜石而下性又喜飲至連舉數十觥不亂每
酒酣耳熱時議論天下事自比李元禮范孟博激揚清濁分別邪
正慷慨激昂聞者悚然生平耿介疾俗先生諸城劉統勳家及統
勳在內閣不一往候統勳遇於朝戲之曰獨不念老夫耶則正色
對曰非公事不敢過丞相門統勳歎息稱爲狷者嘗言翰林以讀
書立品爲職不宜修小禮曲意委順於達官貴勢顧篤好交遊門
生故友及四方問字之士踵接於門閽者不能盡通聽其自入賓
位不足嘗有循欄坐者笑語酬酢連日夜無倦容一才一藝譽之
常過當有過輒覆掩之後進多因以得名陸錫熊程晉芳任大椿
皆其所取士而黃景仁洪亮吉章學誠則北面稱弟子戴震汪中
兀傲不羣好雌黃人物在筠幕中獨無閒言孫星衍以未見顏色
爲恨屬亮吉爲紹介願造執弟子禮筠許之其分校禮闈也總裁劉

統勳得一卷五策淵奧以示鈞鈞曰此餘姚邵晉涵拔置第一及
拆卷果然其督皖學也高郵王念孫避禍天長往見之爲飛書當
道護持之甚力其游宦所至學士大夫多從之游聯鑣並行座爲
之滿來學之士聽其緒論多能名家所居室名曰椒花吟舫亂草
不除雜花滿徑聚書數萬卷而貯藏金石文字尤夥嘗論今人讀
古人書魚魯帝虎之譌不可勝詰獨金石文字歷久如新篆隸變
革之源流瞭然可見且名物雜陳詞義典貴可以羽翼經傳注疏
諸家之言自歐趙著錄下逮近人採輯論說之書詳爲考訂遇四
方人士來見者輒屬購某地吉金貞石生平所過郡縣名山水必
偏訪磨崖舊刻古刹殘碑每得唐以上物輒狂謼賓從欣賞笑樂
之聲達林壑其癖者如此鈞嘗以經學不明由訓詁之不通通
經必先識字庶幾兩漢諸儒所講之經可以明而後世望文生義

之弊可以絕乃倣揚雄訓纂而譔纂詁又謂學者不通古音無以達稽古訓故劉熙釋名因聲求詁揚子方言以異域之言證爾雅之訓以殊方之聲推往古之音乃倣方言而譔方音禮起於未然制莫精於喪禮乃譔禮意禮莫古於儀禮苦節文之難讀乃譔釋例又倣裴松之注三國志之例譔五代史補注書成誤燬於火今所行世者惟笥河文集十六卷詩集二十卷乃其子錫庚所編輯蓋亡佚者多矣錫庚字少白乾隆五十三年舉人候選直隸州知州緣事罷官讀書好古精左氏春秋能世其學時有章宗源者字逢之亦大興人乾隆五十一年舉人聰穎好學積十餘年博采經史羣籍傳注輯錄唐宋以來亡佚古書盈數笈撰隋書經籍志考證數十卷今所存者僅史部五卷餘俱佚

紀昀

紀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獻縣人姚安知府容舒子也少奇穎坐暗室不燭能見物讀書過目終身不忘少工詞賦裔皇博麗能爲班馬之文年二十四中乾隆十二年舉人初闈中已擬大興朱珪首卷後得昀卷二場儷語冠其曹遂定昀第一珪第六榜發主試阿克敦劉統勳以得人賀遂以二人名上聞昀之受知自此始十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時西域準噶爾平行獻俘告廟之禮昀獻賦曰臣聞弦弧剡矢肇自皇初帝王保大定功莫不式辟四方奮揚威武伏考夏征有扈大戰於甘商伐鬼方三年乃克六月江漢常武諸詩發揚功烈鏗鍧炳燿矣然南不過淮徐北不過太原求其震疊威靈有征無戰奏膚功於指顧揚天聲於萬里粤稽書契未之前聞欽惟 皇上陛下瑞元陳樞撫臨函夏桐生茂豫壧處霆聲日月所照莫不砥屬準噶爾以元人牧圉竄伏西荒[illegible]

食諸蕃寖成四部恃其險遠睢盱不賓 列聖以來屢干撻伐玉門絕徼三窟猶藏近乃敵匿奧鞬更相攘奪拊離曰貳迭搆釁端因使達瓦齊赤虺白狼乘機竊據毛鷙搏噬部曲離心休屠渾邪之名王呼衍須卜之貴種莫不龥求天討率眾款關此皆至治馨香三靈助順故天人合應代我驅除眾驗響臻大勳顯兆 皇帝規萬年之計答眷佑之心命將出車戢凶禁暴牙璋方起捷書旋來鋒蝟斧螗莫敢齟齬不煩涿鹿之戰盡歸白阜之圖後舞前歌渠魁已繫告成太廟靈緒益光唐哉皇哉厥功至鉅夫兼弱攻昧殷士式廓觀光揚烈周道爲盛至於兩階來格三旬靡逆雖放勳重華德盛化神未臻斯驗也彼燕然之銘蒲梢天馬之歌蔑如矣臣載筆翰林職是歌詠謹拜手稽首獻賦一篇抒懽忭之忱揚 聖天子之鴻業其辭曰旃蒙大淵獻之歲仲春之月 皇上飭軒轅之五

兵申周官之九伐召司馬以振鐸命元戎以秉鉞鞭列鈇與雷碩捎欃槍於月蛸將蹴天柱之嶒峻歷崦嵫而弭節蓋大一統之規模蕩平西域之餘孽也原夫準噶爾者昔在有元攻駒監牧執其羈靮馴爲臣僕和林北徙以分庭瓦刺西行以別族脫懽擁衆於臚朐額參出沒於雞鹿東突盧龍西抵苦峪控弦十萬飛而擇肉明十三朝未能釁溫禺而爲日逐我皇清提挈天綱奠爲荒服迨九首之奇鵂鬬岑陬與大祿驅妖梟以西飛析昆彌而兩屬渺隔越於龍沙久蚑行而蜷伏俄冥頑以鞠凶乃憑凌乎氐羌而肆毒爾其據康居掠焉耆蹴于闐躪龜茲淩小宛捲扜彌包西夜絡無雷跨婼羌與且末越輪臺與渠犁莎車鄯善疏勒姑師陽關一道烏壘所治十荐食其八九殆西薄於條支盤伊犁爲窟穴藏封狼與貙貚彎鞮右臂實在於斯其境東巴爾坤西哈薩克抵鄂羅斯

之南縈烏斯藏之北內職則伊吾柳城高昌舊國卻背則月氐罽賓大宛安息出五郡之故疆渺河源於絕塞蓋距帝京者萬有一千三百餘里尚綿延而未極其險則陰磧摩天流沙界域兩戒蜿蜒崷崒崱屴南絡乎博克大山接嘉峪之關路隈壘以欹側北盤乎阿爾泰嶺據大地之脊攀星斗以仰逼杭靄分支出乎其肋日月吞吐雲霧蔽匿猿猱為之卻步飛鳥為之斂翼別有塔爾奇嶺嶮逾邛僰洪河中坼界其闤闠苟持戟以當關雖萬夫其莫陟是以豺虎縱橫恣為凶慝白環之貢不修南仲之師屢棘宜禾之尉罷屯契苾之碑久沕微聖代之天威固莫能控制以銜勒昔噶爾丹之逆命也　仁皇帝操井鉞揚參旗驅谷蠡馘屠耆凌姑衍震燕支總桓桓之七萃凡三駕乎西陲鞭應龍於大野取蚩尤而戮之姑旁存其一綫示解網之鴻慈爾乃涸鱗更躍妖鳥難訓銜千奮

鞾馳突風塵鏡我瓜沙之屬國納我青海之畔臣赤囊旁午白羽紛紜　臺帝審五稔之末盈用偃革以盥入戊巳校尉屯田將軍九象之力縶金鏁而守以庚辰蓋待天時之至而後撻伐是申也皇帝是以揆人事測天意審地形定軍勢因摶噬之相殘知猰貐之將蹶緬巾机之銘辭曰日中其必熭玉弩西垂雷霆砰礚降王執梃前茅揭旆張兩翼以合圍若獮禽於月窟羌角之而掎之俾顧腹而失背西則交河之戍天山之口蒲海瀉潏火山燗吼巨靈擘山以前導河宗鼓欃以左右太白荷殳以旁驅孛收抗旌而奔走奮雄劍而一動蹴雪山猶培塿北則東受降城拂雲之祠跨竇顏摩淩稽渡匈河越眩雷召燭龍使炳夜嘷元武以揚麾候鷸雲以飇捲紛蕢馬與燕犀直歷平陰山之北而出乎白龍之堆爾其移玉帳傳金柝騰白鵠鞭雷駮淬芙蓉礪龍雀占太乙與河魁役

貙虎與鵰鶚巨礮飛屑以辟歷鼓角殷地以回薄山精瑟縮以遯藏狼星睒眒其欲落意困獸之猶鬬或窮鳥之必攫刳鯨鯢之千里不跋浪而一躍而乃五城翎侯二部昆莫降旛纛纛千羣面縛奉詔書而稽顙信王師之除虐毳幕氈牆左璫瓔珞豐豆貕羊馬酮乳酪膜拜獻犒袵摩㢘錯郎有彫虎黃熊飛猱健玃傳尺檄而定之皆弭首而就羈絡故師之行也迅乎若長風之捲籜錚沸乎若洪流之赴巨壑崇關徹其闉闍複嶺失其嶻嵲叱黿鼉以為梁渡伊犂猶一勺追遊魚於沸鼎辨棲烏於空幕左軍未濟右師已克飲馬濛池洗兵鹽澤犂庭掃閭曠然大漠刈茵稽以為芻引蒲桃而滿酌檻已繫之飛狐追突圍之巨貘張天畢與星弧掣靈鼓而大索威稜之所衝激猛氣之所凌轢鶴唳風聲中宵駭愕引虛弓而下之若驚鴻之聞繳蓋不待花諾海西之奔潰與圖爾滿部

之就獲醜旅八千己知其一呼而盡卻飛走路窮可以縛兕題於槃橐於是插羽書馳列校日六百里飛黃騰踔疊迹躡影捷音遝到五月壬辰告收西徼藉場艾旃驅除虎豹伏莽百年歸我丕冒紹 聖祖之業繩武以維肖成 世宗之志繼述以克孝 列聖以來贊烈彌耀圜壇方澤精禋申報社稷是歆執律而遣昭薦 先師列懸振翮鼎湖珠邱涓辰遣告練六月朔獻於 太廟華蓋上垂句陳引導駕十二龍黃屋左纛雲旓摩盪日珠熠燿播七德以象功揚朱干而舞蹈薦大房之馝芬赫蕭火之煬燎讀版陳辭光靈煜照是蓋王師大獻之禮司樂之所掌樂師之所教者也越七日己酉諏日惟良 皇帝詣壽康宮恭奉寶册煒煒煌煌神龍盤紐精鏐栗黃雲篆璘瑞允籀軼倉副以金簡青瑤爲章鴻文葳蕤符采炳煥崇徽號以十二頌 慈訓而顯揚慶荒裔之敉盬祝 聖母之樂康善必

歸親孝治是光遂闢閶闔臨正位御太和殿萬靈祇衞龍旂肅穆
以交拱翠罕卷舒於雲際綵鞭奮響乎天半銅鶴噓香乎釦砌委
珮瑽琤華纓容裔九拜奏賀東西雁綴爾乃渙汗大號行慶施惠
百神歆沃萬物沾溉金雞揭竿以翹立木鳳銜書而下墜丹詔一
降甘雨立霈合萬國之歡心感陰陽之和會蓋中外一家功成治
定與天下同慶之意也望後二日獻俘禮行於廟於社昭告薦馨
翼日庚申 皇帝御五鳳樓楯戟夾陛肅肅魚鈴司馬司寇左右祇
承褚衣頻顣組練交縈擁以斧鉞聲以金鉦獲毚兔於既脫檻雄
虺而就縶因貳負而右桎戮防風而抗棱釋爰劍以為隸準無弋
之初名既而西蕃外裔遐聽風聲水慴陸慄效順貢誠捕樓蘭以
對簿縶頡利以擒生捩赤豹之長距鎩蒼隼之修翮束以犀革繫
以長纓厥擎七十盡族以行望虹旃以傳送拜霓旄而屏營馳檻

車以詣闕待藁街之明刑六月庚戌西域悉平大書露布揭以朱旄十二晝夜報達紫庭歌舞交於朝市愉樂洽於萬靈四極四和大定永清乃命大章豎亥之流隸首容成之屬循黃祇之支絡步道理之盈縮驗分野於昴躔考中星於昧谷測珠斗之高下證銅渾之遲速七十二候頒示蕃族三十六國咸遵正朔浩乎大哉此王道之極盛而三五之退躅也是以百辟卿士陳書獻議輯采芑之雅述征苗之誓作典寶於三朡校兵占於黃帝炙汗青以紀載授蘭臺而編次別采歆至於學之文準在泮獻囚之義樂石銘功靈鼉贔屭乾坤之容莫能藻繪岣嶁龍書聖謨垂制配十鼓於辟雍掩塡金之寶氣教化之源觀光所萃瞻拜赤文摩挲綠字於鑠鴻猷永昭垂於萬世是役也動乎九天之上決勝萬里之外建斗極以握奇規地員而執契葱嶺之陬視如閫內開陵之屬役如僕

隷熊虎之臣運如指臂不須乎授鉞登壇禡牙軍祭出偏師以臨之蹴鐵山而立碎方叔召虎莫能測其機風后力牧莫能效其智按六經而校德合雒攝提未屈指以二二篇而 皇帝方穆乎深思持盈保泰謹馭貴之大權示宴安之炯戒震動恪恭式序在位復與天下沿溯乎道德之源磨礱乎鄒魯之治備九獻與八佾觀車服與禮器天保采薇文經武緯且將法周室之四巡準虞書之五歲喬嶽懷柔翕河裒對揚力田勸孝弟采風謠禮耆艾功彌大而彌勤卜億齡之永賴聲靈赫濯湛恩汪濊紀縵乎三光之昭明沕穆乎五氣之暢遂坱圠乎元萌黃芽包二儀而涵蓋神州赤縣圜顱方趾之民其孰不以手加額稽首至地乃作頌曰河源星宿九折朝宗山祖崑崙環絡趨東參狼白馬詎外帡幪皇書其武四海大同太陽爚爚是傾葵藿春雷震雲蟄蟲胥作碎葉西臨販章式

廓波濤不驚星緯咸若於赫鴻業光我五葉我武維揚我仁孔洽旣畏旣懷匪餌匪脅豚魚胥孚鼓桴喻捷孚彼遠人咸飲我醇鷹化爲鳩感我陽春灝灝元氣太和絪緼臣作頌聲播示無垠二十二年散館一等授編修二十四年充山西鄉試主考官明年督福建學政二十七年分校順天鄉試再命視學福建升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晉左庶子三十三年授貴州都勻知府旋以四品留任擢侍讀學士坐泄漏運使盧見曾事戍烏魯木齊時遣戍單丁積至六千餘白都統上奏得釋爲民三十五年釋還三十六年上幸熱河昀迎至密雲御試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詩立成五言三十六韻以進得旨優獎授編修時値　皇太后八旬萬壽昀作天西效祝賦獻之曰臣聞孝德之至光乎四海尚已然古昔九域肇開廣輪猶隘聖人特擴其宏量極諸瀛壖非眞能囊括荒憬畢隸黃圖一

一合其歡心也炎靈握璽拊攣覲而斷其右三十六國始臚於蘭臺之書而德不逮古或梗或馴迄不能俾祁連南北剗滌畛畦化爲州郡與函夏黔黎同和聲而歌曼壽然則元元本本孝奏天儀協氣順成和甘溥鬯五福敷錫滲漉無垠俾黃支烏弋之區咸沐浴醇醲推原慈蔭饗然而頌延洪非軼邁三五之盛德莫不應若斯矣欽惟我　皇上斟元陳樞膺圖三紀德聲神感迓福穆清璧合珠聯祥符炳示是以萬祿駢衍景貺日增重光單閼之歲縣算周甲適逢　皇太后八袠之慶康彊逢吉占協大同詵詵振振一堂五世宮闈愷豫太和充愉曠古未覯之盛也我　皇上篤祜天庥彌祈申錫華蓋葩瑤躬導紫蹕東登日觀禮神嶽以報嘉北巡松漠構紺宇以讚佛貺耆艾弛髡鉗鐲租賦登孝秀膏露醴泉應期涌霈霆聲豫奮壧處發衆乃有柔然舊疆須卜別種初因牧馬之釁睽

賨容以萬里茲奏白狼之曲譯唐菆以三章月第八更乃踵邊圉
天人和會應我昌期所謂孝治天下不遺小國之臣者茲其驗歟
冬十一月坤成屆節秩宗陳儀具如典章而慶典喬皇眾忱和樂
大瀛內外梟藻旅來繡舄雕楣九達雲構魚龍曼衍韶韺鏗鏘五
色八音翕合震耀逮莊嚴多寶皈禮能仁演梵笈祈嘉祜者皆覩
釁倍盛　皇上虔奉長樂益極崇閎采于闐之璪鐫延壽之字鸞書
龍書胥炳奎文復闡述徽音敷陳鴻號詮文詁義俾翼贊經作為
頌聲章凡十六又圖讚松柏取象周詩集字為林用紀實祚數贏
二萬遠邁九龍至於盦百福介萬壽龍袞舞綵奉上玉觥侑舉之
詞篇準乎孝經律諧乎法樂分刌節奏胥出睿裁而麟趾螽斯聯
句共韻春華摛藻絢采御屏尊養之禮亦與日升川至彌崇彌增
大孝備矣德音昭矣宜乎丙丁之曜紫霄垂其象仁壽之鏡黃祇

貢其符挹太極之泉福無方之外萬物嘻嘻熙我春祺融洽平龍沙葱雪皆澤洽而頌作也臣夙荷殊恩近侍黼扆乃自貽百悔西出玉門今叨荷賜環再入東觀得追隨襏珮覯大禮之光敢愉之忱實倍恆情萬萬竊欲殫竭膚末頌揚盛美而天文爓采儷景儀璘諸廷臣復颺拜矢音斐然競作震震耀耀昭示無極可無庸臣之復述惟念神武者定西域祗屬開屯戍設官吏南北兩道地圖隸職方版籍登司徒其編戶秔秸粟米與中土等詩書絃誦駸駸有鄒魯風即投荒禦魅者流亦皆力稼穡綏婦子湯滌瑕垢熙熙春臺其方鎮之兵屯戍之卒偃戈灌燧春服耕秋肄武居者樂妻孥行者豐儲峙無所謂室家離別東山零雨之感其富商大賈牽車往來錢刀充牣貨溢五都行萬里而不持兵齎糧其降番屬國供徭賦貢贄幣水慴陸慄不叛不侵穹廬氈牆之族役之如臂指

白山赤坂之外視之猶郊遂蓋自耤場文旂以來外僭威棱內洽亭育十餘載於玆矣平時蹈德詠仁二萬餘里風謠響答際玆敷天慶洽之辰祈求命詠薵蘆者益合沓雜遝彌參狠之墟而溢燭龍之野顧巡歷縣邈閒以山川爲輶軒采風所未及而承明著作之司亦無由睹而記之臣既身履其域目矚其狀耳習其謠得知頌祝之音達於荒溆爲十紀以來所未有不可使聖朝懿美有遺典冊謹覃精研思撰天西效祝賦一篇宣遐陬之豫以介萬年無疆之庥其詞曰於鑠哉孝慈之福上豈高清下浹定盜而普氾乎貪紘也粵自太素胚渾厖鴻孳萌元氣昆侖孝與俱生鄒魯之儒摧三五之令名云亭之號紀八九之蜚聲丹文綠牒圖緯代興推溯本始張皇登閎語神異則赤龍元鳥薏珠玉英臚符命則樞星雷燿搖光月明事或飾而斟實詞恆夸而弗經徒迂怪之是侈匪

顯揚以爲榮抑或自阜圖脈暨亥紀程夷堅博述乎山海騶衍矯語乎裨瀛流沙蟠木太史所稱以爲合歡乎萬國叶契乎三靈然獻令所秩恍惚疑似王會所甄俶儻譎詭賓其人匪我赤子納其贄匪我疆理偶逖聽而風聲達狄鞮於譯使不過圖畫珍怪炫耀靑史蓋自赫胥栗陸以來未聞指撝蕩滌會同一軌拓周索於太蒙咸稽首而介繁祉者也我　聖皇丕承五葉駿烈大昌契帝緯炳道光流滈熙播馨香格於太一嘉貺以彰俾仗大順而拓我西疆星弧耀爓下射天狼五月犁庭組繫降王再亂再平太白熸芒刑天瑟縮而輟舞貳負左梏而立僵越玉門陽關而大啟版章循地形之旻衍俠雪嶺而翼張其南則伊吾之壤扜罙之遺（今哈密地）跨車師之前庭考六國之故基交河柳谷風我邊陲（今闢展地）掃欃槍闢坤維襟烏壘帶輪臺原隰奧衍是曰焉耆（今哈爾沙爾地）裒延姑墨包絡龜

茲（今庫車地）庫俱毗羅之城（今賽里木地）達阿悉言之西（今拜城地）收溫宿之沃野（今阿克蘇地）劉疏勒之嶮巇奄有難兜而控馭無雷（今喀什噶爾地）莎車之國枕皮山之厓屢連亘乎西夜子合而覊諸蒲犂（今葉爾羌地）于闐之墟記玉水之漣漪延緣乎渠勒戎盧扜彌小宛錯犬牙之參差（今和闐地）相尉頭之舊址規形勝以建陴庸握奇而制要詔都護以統之（今烏什地）鈎沖種落散布於斯（山南回部仍其舊民）其北則東蒲類國隸茲力支折羅漫麓甘露川湄（今巴里坤地）初畫界於金滿（今奇台地）今開道於且彌踰越單桓逺烏貪訾離維唐北庭開府所治（吉木薩東舊城唐北庭都護府所治）今建兩郡攘攘熙熙（今烏魯木齊地）旁倚乎葛邏祿部接沙陀之逶迤（今塔爾巴哈台地）徑歷乎攝舍提暾（今呼圖壁地）抵烏孫之所棲劘碎葉之大牙汨千泉之流澌杳不知其所屆接混茫於天倪（今伊犂地）易廬帳而棟宇變射獵而耘耔降人附處寄我藩籬（降附額魯特附居伊犂諸處）屹元戎之

玉帳擁巨鎮之虎貔其外則康居烏秅捐毒休循今哈薩克拔達山布魯特諸部驗海占風拱翊北辰誌旅獒以底貢歌天馬以來賓拓葱嶺以西被咸蛾伏而受馴歲來歲往為我雁臣　皇上乃睿思經綸長駕遠馭挈天樞以握機規地員而運矩山陽則釐戶版定租賦默德那族按堵如故譯長君冬分司厥務虎士踐更韜戈坐戍惟孤石與赤河役一旅於農扈山南軍儲取諸回部惟烏什設屯兵五百山陰則芟夷蘊崇廓清妖霧四鎮毗倚盤石孔固畫壤綺交分屯棊布相流泉以闢畛紛渠塍之回互煙火萬里皆我黎庶噓黍谷以春陽融冰天之塞沍是皆闓衍孝德愜宏慈祜長養以景風涵濡以甘露根荄鬯遂桐生茂豫魚喙流於深源鳥擇蔭於高樹請繻度關款塞應募前唱後和韻臻影附譪乎若山川出雲奄忽而翕聚沛乎若谿谷赴壑懸流而淙注駕高轂之峩軻日隱轔而西騖匝歲星之一周屢金

穢而大裕吹豳籥者賡多稼之章通象胥者譯安樂之句伊民氣之康娛久謳吟之載路茲葛盛之受釐揆八袤之初度儀燕喜之景光益東瞻而退慕爾其隰佃山農溱溱莘莘類別以五塞外之民有民戶兵戶商戶安插戶遣戶五種衡宇區分豐豆被野穬麥亘雲青稞鬱蔚香稻酴芬雪液溫融殊派異源者洩灌溉年穀阜殷班竈頤養乎父老黃小長育其子孫羔羜以娛其賓負酒醴以洽其婚姻東距敦煌西達移支之原陶黃鍾之嘉月望太紫之高垣者諧聲以擊壤道路應節而拊轅曰律送而綏徠化沙漠而岐豳受介福於王母均含和而飫淳祈泰元之保定承錫羨而用中乃有龍興舊部鷹揚奮出暨白霫之猛鷙與青羌之馳突東自日域西駐月竭屹八陣之森嚴肅風雲於戎律復有三秦驃騎五郡勁卒執殳河源荷戈天末或胥宇而宜家或瓜期而更迭攜家永駐者謂之眷兵五年換防者謂之差兵或列

障於秋防或截芟於春墢土銜惠於衆徽婦靡感於烝粟屬斥堠之宴清飴稻粱之贏溢酣蒲桃者七萃飽苜蓿者萬匹卷牙旗而晝靜息金柝而宵逸述附寳之懿徽啟黃軒之駿烈延矚三素跽祝聖節鐃吹合奏笳簫競發颭祥飈於慶霄融天山之積雪若夫于婁之谷賓魯之墟今迪化甯邊二城地京觀鯨鯢經野建鄒既蕃既庶澤以詩書術序黨庠祁祁生徒乾隆三十四年建置學額集青衿而鼓篋鬻縹帙而列衢扇洙泗之儒風邁翰雝而西徂文露濃郁而凝醴奎躔朗潤而耀珠惟壽考之作人均帝澤之霑濡信大任之徽音兆姬籙之鴻模誦古義者稱含飴之德披瑞牒者陳流虹之符演休徵於姒疇臚福應於孔圖濬泮水於蒲海允三古之所無又有長商善賈輻輳駢坒緤賄溢廛緡鏹羅肆揩鬻兼贏聳殷畢至隱隱闐闐紛葩翕萃蕃敕勒之牸羝集炎陬之孔翠繁衆炫乎繒紈雜佩耀

乎珠貝南通印度之逐北達堅昆之地敉玉路於夷庚咸不脛而
自致班陸離其駭矚信閎富而耆麗睇百産之蕃茂識元化之醲
粹醵飲酺燕騁歌程戲蹈舞皇風謳歈慈懿詠阜財於南薰介景
福於旣醉伊涼雜作侏𠍉兼備稽首而稱眉壽者蓋數萬以二下
至寄棘所屏豪猾頑讒虞刑流五毳德宥三儕胥靡以輸作隸都
尉之所監殖嘉穀而鉏莠用馴詭而艾貪慶再生於鴻造沃愷澤
之柔涵感視網於至仁漸心格而意慙鴞集魯而音好荼殖周而
味甘緊橫戈而負弩或釋赭而解鉗登名籍於韎韐復戶版於黎
黔今遣犯年滿者滿洲蒙古送伊犂披甲漢軍入綠旗充伍漢人改入民籍咸囂瑕而礪玷浴益獎之
潭潭荷蒼繂之旭升溯元萌於初函瞻上瑞之告符炳珠緯於弧
南扶絜耆稺招攜丁男瑪努霏鄉薰熱馣[illegible]音雜五土鞠䐁呢喃
願實命之烏奕齊升恆而丞瞻其降蕃則突厥舊庭瓦剌遺種初

風鶴之貽愕避旗鏠而震竦聞我綏輯款附相踵象胥合於溟渤浩東注而靡蹔列周廬以星布環高牙之雲聳牛馬谷量茹酪飲湩藉大廈以帡幪蓋風雨之是恐以迨天方部族列城星拱戊校是鎮翎侯所董侔三壤於中邦歲賦鋌而納總朵寶璞以漉波藝甘瓜而破隴均受我羈銜馴其鷙勇同卉木之發陳欣向榮而葚奉云集安宅慈恩賓重邁祝遐齡膜拜相擁都盧之技畢呈優鉢之花交捧演瞿曇之法者多羅貝葉梵唄以潮湧傳墨克之教者摩訶兜勒調絲而擫孔願介壽於南山亘元會而長聾外臣則奉朔之邦納琛之域謁大鴻臚隸典屬國遣侍子以來庭集交閭而受職通貢道於丹梯列互市於紫塞勃律之香充溢乎筐篚大宛之驥弭馴乎珂勒氍毹毾㲪毛氈所織珍麗斑斕不知紀極裴矩之所未圖甘英之所未識古稱絕徼今爲闐闠磑磑郎郎師象山

則章沃膏澤詠歌聖德溥嘉惠於殊風聿皇心之永錫贊普奚斤
禮容修飭留犂撓酒旋舞揚抑詞不盡詳古人宣臆祝福履之綏
將贏時萬而時億斯時也大球小球罔不來旅居國行國罔不式
序天無別風地無淮雨和颸蓬蓬以八律青雲滃滃而千呂占黃
氣於震旦識貞符於華渚春暉融怡茂育六宇喙息者咸歌蚑行
者畢舞紛鱗集而仰流蓋不遑於盜處遂有谿匿名王呼衍別族
初聲援乎頡利俄搆釁於大祿遂增擊而高逝避戰蝸之蠻觸烏
三匝而靡棲依羅刹以蜷伏維威弧之西指盡大圓之所覆釁溫
禺於鼓下縛兜題於馬足懼塗山之後期鐫昭華而貢玉白鹿初
賓未絜厥屬德音彌章怗然思服越鳦熙日陽鳥就燠畬愫者十
有五年乃遷喬而出谷爾乃捆載扶攜彳亍斷續蓬沙際天榛莽
極目陰嶺犖确陽冰硌碌格拒鋒鏑跋涉川陸元冬結軔朱夏駐

轂險阻艱虞未悔心而卻曲蓋瑣尾之餘倘七萬戶有奇來叩我
荒服 皇上嘉呼韓之賓享閔吾離之迫逐曰天人和會協爾吉卜
克有爾師惟文母福沛汪濊廣涵育度水泉相林麓經旃裘貰毳
屋儲餱糒孳畜牧油雲霮𩃬甘津滋漉其發自瓊林大盈者朱提
地寶溢二十萬而贏俾樂郊之我穀復召單于驛見莫陪獵長揚
侍宴五柞陳角觝之戲奏大予之樂飫當戶以肴烝酬屠耆以醴
酌錫冠帶賜名爵榮逾始望以喜以愕歸告部人湛恩磅礴睢睢
盱盱西音競作祝鳳紀之增緜播蚘徽之懿鑠呼萬歲三響畣中
岳浹百族以臚歡極四和而無堮信大孝之備矣育含識而咸若
於是建牙持節之臣宜示効㲉之屬咸抃躍以稱曰昴界天街古
所未通參狼大野寥廓莫窮惟聖武之揚故保大定功括地絡而
和同惟聖孝之備故殊音異服餐顥氣之鴻絧介純嘏以衍慶問

謠俗而采風書契以來未聞崦嵫之野駢衍而頌璇宮也夫奉以殊域之翌戴乃爲至崇養以別國之珍貢乃爲至豐祝以荒裔之歌謠乃爲大合萬靈以祈福於高穹夐乎哉黃神蒼牙莫我比蹤又何論稽樏橇於禹迹畫圻甸於堯封徒以九野之內尊修已而戴陳鋒哉臣乃拜手稽首而作頌曰帝錫嘉祥惟德克受俾熾而昌百祿益阜謨烈重光丕基孔厚篤生聖皇啟以聖母於維聖皇軼古莫耦於維聖母平格益壽大化翔洽彌於細柳古曰西陬仙釋之藪鷲峯鹿苑荒唐什九瑤池閬風渺茫何有方趾圓顱實皆黔首格之斯字如指隨肘前古德涼畫疆而守狉狉榛榛鴻荒未剖皇耆其武靈夔震吼柔祇效珍如闢於丑疏鑿滌軌區畫畎畝既字孩幼亦頤耆叟蕃殖鯤鮞溫煦㲉敦戴堯如天喁喁額手推本思齊曰 皇太后舞者旋袂謳者拊缶聲聞感屆牲牲奔走來値

嘉辰厥衷天牖貢其龍媒亦獻春酒衆籲紫霄以祈黃耇帝曰貺
哉天地長久遐躅軼前榮光炳後臣作頌聲寫模衆口億萬斯年
昭囘星斗三十八年擢侍讀開四庫全書館命爲總纂官昀貫徹
儒籍旁通百家凡六經傳注諸史異同子集支分派別以及詞曲
醫卜之類罔不抉奧提綱溯源竟委每進一書仿劉向曾鞏例作
提要冠簡首　上輒覽而善之又奉詔撰簡明目錄存書存目類皆
昀手所訂評隲精審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論者謂本朝大
手筆推昀一人四十一年擢侍讀學士充文淵閣直閣事日講起
居注官旋擢詹事晉內閣學士四十七年授兵部右侍郎仍兼直
閣事改任不改缺乃異數也時欽定四庫全書告成昀撰表上進
其文曰伏以天璣甄度書林占五緯之祥帝鏡懸光藝苑定千秋
之論立綱維於蘧極函列雲珠媲删述於龍蹲契昭虹玉理符心

矩絜三古以垂謨道叶神樞匯九流而證聖治資鑒古德洽敷文
臣等誠懽誠抃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神霄九野太清耀東壁之星
懸圃三成上帝擴西崑之府文章有象翠嬀遂吐其天苞繪畫成
形白阜肇圖其地絡書傳蒼頡初徵雨粟之祥籙授黃神始貯靈
蘭之典洞庭祕笥稽大禹所深藏柱下叢編付老聃以世守秦燔
金策聖籍雖焚漢理珠囊遺經故在儒生甾寶維孔鮒之承家謁
者旁求見陳農之奉使蝌文以後篇章自是滋多麟閣所儲條目
於焉漸備杖吹藜火夜讎別錄之編衣染鑪香坐校中經之簿王
仲寶區其流別定新志之九條阮孝緒撮其叢殘括舊傳之五部
勘書妙畫世摹展氏之圖捲幔飛仙史載隋宮之蹟唐武德訖乎
天寶鈿軸彌增宋景祐繼以淳熙牙籤再錄南征俘玉元遷三館
之嫏北極營都明運十艘之櫝莫不前徵遂古丹壺溯合雒之蹤

起發空林青簡班頻斯之篆西州片札辨點漆於將磨南雍殘文
檢穿絲於已斷竹編未朽名認師春瓠本猶攜橐存班固爬羅織
碎或得諸玉枕石函掇拾畸零均給以螺丸麻紙精鏐廣購一篇
增十四之酬華贖重縮三品别兩廂之等凡以窮搜放失獵文林
辨圍之精互鏡瑕瑜立聖域賢關之訓結德輿而軒輶軌順經涂
儀學海以沿波源通道筏然而掇餘易匱四千卷既丐殘賞鶩廣
彌蕪百兩篇更珍贗鼎丹青失實或貽誚於王充朱紫相淆孰齊
蹤於鄭默甚乃別風淮雨惜奇字而偏留或如詳緣紂紅踵駮文
而莫悟蘭臺庋貯多如賄改漆經栞板摹傳遂至誤尊閣本故秘
書總目鄭夾漈復議校讎而文苑英華彭叔夏重加辨證從未有
重熙累洽雯華懸紫極之庭稽古崇儒冊府闢丹扆之館彌綸宙
合識大識小之無遺榮鏡登閎傳信傳疑之有準金模特建實思

周融如今日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瑞席蘿圖神凝松棟播威棱於十曲響震靈鼉洽文德於四溟兆開神鷟帝嬀歌詠已題九萬瓊牋臣向編摩更輯三千寶牘博收竹素仍沿天祿之名珍比琳瑯永付長恩之守乃猶尋端竟委溯支絡於詞源緯地經天探精微於義海昭陽部歲特紬翰府之藏永樂遺編俯檢文樓之帙例取諸吳興韻海割裂雖多體宏於孟蜀書林苑羅終富榛楛宜芟命刊削其讕言瀝液堪珍敕比排其墜簡焦桐漆斷重膠百衲之琴古璺銅斑合鑄九金之鼎復以羽陵蠹簡或有存留宛委藏餘不無佚漏十行丹詔徧徵汲古之家七錄緗囊廣啟獻書之路逸經斷策出自大航雜卦殘篇發從老屋錦帆捩舵孟家東洛之船玉軑飛鈴吳氏西齋之軸鱗排玉字多王粲之所未聞笥束金繩率張華之所莫識光明繭紙朱題芸帙之名蟠屈鸞章紫認槐廳之

印紅黎隔院曹司對設於東西青鏤濡香品第詳分其甲乙天潢演派光連太史之河卿月澄暉彩接文昌之宿總司序錄叨楊億之華資分預校讎列任宏之清秩銀袍應召驪雲路以彈冠粉署徵才記仙郎而題柱懷鉛握槧學官願効其一長切線割圜博士亦研其九術遂乃別開書局特分署於龍墀增置鈔胥競抽豪於虎僕圖與史竝陳左右粉本鉤摹隸與蝌兼備古今縹痕遍局曹連什五各隸屬於寫官工辨蝨員均稽研於計簿提綱挈領董成者職總監修補闕拾遺覆勘者官兼詳定凡器預儲於將作棐几鎢簾傳餐徧給於大官珉瓈珠餡溫鑪圍炭紋凝鸜鵒之青覭甓涵冰色映玻璃之白花飄入直地同兜率天宮蓮炬分行人到瑯嬛福地瓊箱牒送金搜滕囊帷蓋之餘芝殿籤排共列木扇金華之謬程材效技各一一而使吹累牘連篇遂多多而益辨香霏辟

惡擁書何止百城瀋漬隃縻側稟盦惟兩屋譬入眾香之國目眩脊於花光宛遊羣玉之峯神愕眙於寶氣豈但鴻都多士駴聞見所未曾貫令虎觀諸儒辨妍媸而莫決所賴恭承睿鑒提玉尺以量才仰稟天裁握銀華而照物初披卷軸共掇零璣即荷絲綸務鸇完璧奐澄易翼辨顛倒平陰陽楊簡詩音斥混淆乎周漢稗官剿說刪馬角之荒唐譯史傳聞摘象胥之譌異醮章祈福發凡於劉跂之詞語錄參禪示例於齊庶之記固已南車指路陟道岸而衢亭北斗旋杓揆文星而度正洎乎羣書大集品雜金沙聖訓彌彰鑒澄珠礫詁經忌鑿黜錯簡於龜文論史從公溯編年於麟筆立言乖體四明之錄必刪贗古誣眞五柳之名宜辨七籤三藏汰除釋老之編五蠹九奸排斥申韓之術毒深孔雀無容校寫其青詞巧謝璇璣未許增添其錦字小山豔曲側香奩脂盒之篇金谷

新詞刊酒肆歌樓之句凡皆詞臣之奏進誤點丹黃一經聖主之品題立分白黑至於銅籤報夜紫殿勤披玉案開緘丹毫親詠五家易說歧途附闢其傳燈四氏書箋餘緒兼詳乎括地前車後鑒陳風雅於經筵斜上旁行寓春秋於世本盧陵處士特申僭上之防安定門人大著尊王之義王元杰名同讞獄爲雲谷之重儓洪咨夔跡類探囊竊玉川之餘瀋四箴誤註盜知顏巷之心二佛同稱轉隘尼山之量六經作繪全收諸楊甲圖中七緯成編知出自莊周書後五音分配篆文互備其形聲二史交參奇字各通其假借古香馣馤細辨班書碎腋穿連重刊薛史清流肇釁示鑒戒於東林正統明尊存綱常於西蜀派沿涑水袁朱之新例兼存俗記扶餘班范之訛傳並訂黨碑再勒嗟揖盜而開門權談彌張嗤教星而晳月西湖游蹟殊憐野老之藏名北使賓筵深陋詞臣之校

射宋鈔僅賸蒐舊志於臨安金刻稀聞寶遺文於貞觀或攻或守
徒從十鑑之兵謀相勝相生未信五行之德運建炎政草愧彼中
興至正刑章斥其左袒李尊洛學辨道命於天原酈註桑書剖源
流於地理史腴詳摘有逾漢雋之精經笥懸探更勝曹倉之富至
於孔庭舊語首定儒宗蔡帳秘文嚴排異說范祖禹之帝學具有
淵源曾公亮之武經姑存崖畧橫戈危堞節取陳規握筴靈臺參
徵蘇頌算窮杪忽九章研鮑瀚之藏術雜縱橫十卷稽趙甡之撰
楚中隱士互權韓柳之評婺郡名賢不廢呂唐之學臚登讖記衍
洪範而原非妄議井田託周官而更誤錢唐遺事深譏首鼠於宋
元曲洧舊聞微憾操戈於洛蜀絀聰有取旁通方朔之言指佞無
難慎聽韓非之說陳思書苑列筆陣而成圖馬總意林搴詞條而
擢秀黃伯思之博洽石墨精研孫逢吉之淹通雲龍遙溯多知舊

事病歌舞之銷金一洗清波笑詞章之諛寔太平御覽徒粉飾乎嘉名囦學紀聞偶抨彈其迂論晚唐小史入廚盦取乎卮言南宋枝談按鞫深嫌其曲筆十七卷騷入舊製更證以草木之名二百年吏部清吟特賞其煙霞之氣兼推韓杜續來鳳觜之膠並採郊祁擬以棠華之句文恭著作先歐尹而孤行忠肅風裁抗蘇程而角立勤王留守呼北渡者凡三殉節侍郎壯南朝者惟一學如和叔原不限以宗朱詩到儀卿乃轉嫌其入墨讀書祕閣明詹初論古之非從官金淵賞仇遠耽吟之癖楊維楨取其辨統而頌莽則當誅劉宗周閔其完忠而吠堯爲可恕凡茲獨斷咸稟睿裁懿此同情實予公義苞千齡而建極道出於天綜百氏以歸型言衷諸聖權衡筆削事通乎春賞秋刑絜度方圓法本乎乾規坤矩是以儀璘懸耀揆景鳧趨鏞棧先鳴聆音鸞集鯨鐘方警啟蓬館以晨

登鶴籥嚴闕茨蘭膏以夜繼披文計數盈止於萬七千篇按月程功務得夫四十五日裁縫無迹先成綴白之裘傳寫相爭齊炙汗靑之竹架羅黃卷積盈有似於添籌几擁烏皮刊謬時防其掃葉畢昇活板漸看字是排成皇華官書已見序稱校上加以乾行至健七旬之念典彌勤離照無遺一字之褒譏恆審梁騶練士庚郵遞初寫之函雲輅巡方乙夜展重修之卷至三至再戒玉楮之遲雕數萬數千摘金根之屢誤坤原爲釜兼搜刊板之訛芊或作羊細檢鈔書之謬豪釐不漏戳旁添待補之戈塗黜必嚴羅上辨續加之网削除不盡時飭以妄下雌黃輪廓空存常指其竟同曳白明周纖芥共欽睿照無遺報之微涓彌覺愧心生奮若夫考勤校惰督課雖詳荷寵邀榮恩慈實渥風雲得路先登或列於九官雨露均滋中考亦賜以一級柏梁聯句聽鳳律之新聲芸署題名踵

麟臺之故事墨勻蝶翅祖帖雙鉤帙簇龍紋天書五色猩毛擢穎
膩魚子之華牋龍尾雕紋融麝煤之芳氣銀罌翠管細縈百和之
香錦段香羅交映五明之扇繡囊委佩鋋貯朱提珍毳豐茸帕裁
白氎雕盤列飣果分西域之甘華俎嘗新瓜勝東陵之種自天宣
賜多非夢寐所期無地酬恩惟以文章爲報周賅始末擬勒長編
別採華英先爲縮本曩長庚之紀歲慶叶嵩呼屬太乙之占祥象
符奎聚八年敬繕挹古今四庫之精兩部分儲合大小二山之數
惟全書之浩博實括羣言合衆手以經營倏逾數載香薰蘭櫝方
粗就而未終閣聳雲楣已先成以有待文河疏瀹初如江別爲三
筆海朝宗繼乃瀆增以四望洋無際慮創始之爲難登岸有期幸
觀成之可冀較删繁之別帙又閱兩年勒總彙之鴻裁已盈一部
插籤分帙次按甲乙丙丁列架臚函色別其赤青白黑經崇世

教貴實徵而賤虛談史繫人心削誣詞而存公論選諸子百家之
粹博收而不悖聖賢懲十八九集之非嚴汰而盡拘門戶上沿虞
夏咸挹海以求珠下至元明各披沙而見寶六千餘璋分圭合延
閣儲珍二百卷部次州居崇文列目釋名訓義因李肇之解題考
異參同近歐陽之集古事稽其實循文防誤於樹萱詞取其詳求
益非同於買菜人無全美比量其尺短寸長語或微瑕辨白其玉
瑕珠纇一經採錄眞同鯉上龍門附載姓名亦使蠅隨驥尾元元
本本總歸聖主之持衡是是非非盡掃迂儒之膠柱至其盈箱積
案或汗漫而難尋復以提要鉤元期簡明而易覽譬諸典謨紀事
別行小序之一篇類乎金石成書先列諸碑之十卷分綱列目見
義例之有條按籍披圖信源流之大備水四瀛而山五岳侔此壯
觀前千古而後萬年無斯巨帙蓋非常之制作天如留待於今而

希有之遭逢人乃躬當其盛叨司校錄實忝光榮臣等功謝囊螢
識同闚豹鑽研文字未能脈望之逢仙延緩歲時僅類鞠通之食
墨仰蒙訓示得聞六藝之源曲荷寬容許假十年之限百夫決拾
望學的而知歸一簣成山嘗書巖而幸就欣陳寶笈對軒鏡之澄
光恭進瑤階同義圖之永寶從此依模笵狀若疊矩而重規因之
循軌知途益輕車而熟路先難後易一隅可得而反三謀始圖終
百里勉行乎半九精心刊誤八行細檢朱絲協力鳩工萬指齊磨
烏玉連緗告蕆竚看四奏天閶迅速先期不待六更歲籥人文成
化帝機運經緯之功皇極敷言王路示會歸之準觚稜雲構嵬峩
乎銀牓璇題方策星羅珍貴乎金膏水碧曰淵曰源曰津曰溯長
流萬古之江河紀世紀運紀會紀元恆耀九霄之日月並五經以
垂訓道通乎丹書綠字之先合六幕以同文治超於元律蒼牙之

上臣等無任瞻天仰聖踴躍歡忭之至謹奉表恭進以聞　上覽之
歎曰此必紀昀所爲特賚書幣四十八年轉左侍郎明年充會試
副考官知武會試貢舉又明年晉左都御史轉禮部尚書充經筵
講官賜紫禁城騎馬五十七年畿輔水災奏請截留南漕數萬石
設粥廠十振饑民全活無算又奏請考試春秋廢胡安國傳用左
傳本事爲文參以公羊穀梁之說得旨允行六十年定內禪禮儀
昀參稽經訓綜以會典諸書斟酌進呈皆次第施行嘉慶元年充
會試正考官授兵部尚書八年癸亥六月壽八旬上遣官賚上方
珍玩賜之是年奏婦女猝遭強暴捆縛受污不屈見戕者與抗節
被殺無異請與未被污者畧示區別量予旌表事得施行十年復
調禮部拜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管國子監事卒年八十有二
賜祭葬予諡文達昀歷事兩朝以才學受特達之知造膝納言多

所啟沃實錄館請甄敘或言其過優仁宗以問昀不置可否但云臣服官數十年無敢以苞苴進者惟戚友倩臣爲其先人題主或銘墓雖厚幣輒受之　上輾然曰然則朕爲先帝推恩何不可之有某科考試差後有宣布前列詩句姓名者臺臣密以告上召昀問之頓首曰如臣即洩漏者問何故曰書生習氣見佳作必吟哦或記誦其句出而欲訪爲何人手筆則不免於洩漏矣上含笑事遂寢昀於書無所不通以學問文章著聲公卿間四十餘年國家大著作非昀莫屬其學在辨漢宋儒術之是非析詩文流派之正僞主持風會爲世所宗嘗謂說文爲字學之祖書中古文籀文李燾據林罕之說指爲晉弦令呂忱所增入攷愼自序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其語甚明又云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其數亦具在則罕所稱呂忱字林多補許氏遺闕者特廣收說文

未收字耳非增入說文也字林今雖不傳然如廣韻一東韻烔字
徑字四江韻噥字之類注云出字林者皆說文所不載是其明證
焉蓋未詳考也又謂韻書迄今盡數變陋者類稱沈約好古之士
則據陸法言切韻爭之不知法言之書實竊據沈約而作約書雖
唐代已亡今不可見然約旣以聲病繩人則約之文章必不自亂
其例所用四聲卽其譜也今取其有韻之文州分部居而考之平
聲得四十一部不合切韻者纔一二仄聲得七十五部不合切韻
者無一焉陸氏所作豈非竊據沈譜而稍爲筆削者乎其敘歷述
呂靜夏侯該陽休之周思言李季節杜臺卿等獨不及約約書隋
志著錄開皇閒不應遽亡同時撰集之顏之推又生長梁朝不應
不見知法言諱所自來不欲著之也又謂戴東原於等韻之學以
孫炎反切爲鼻祖而排斥神珙反紐爲元和以後之說夫神珙爲

元和中人固無疑義然隋書經籍志明載梵書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漢明帝時與佛經同入中國實在孫炎以前百餘年且志為唐人所撰遠有端緒非宋以後臆揣者比安得以等韻之學歸諸神珙反謂孫炎之末派旁支也其源流精審證據詳明諸皆類此生平精力萃於提要一書未嘗別有撰著自謂校理秘書縱觀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備後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範圍其自謂過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胸懷坦率性好滑稽有陳亞之稱然驟聞其語近於詼諧過而思之乃名言也所著閱微草堂五種皆虞初家言讀者會其旨趣尊漢薄宋之意亦具於是矣阮元曰山川之靈篤生偉人恆閒世一出河閒獻縣在漢為獻王封國史稱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被服儒術六藝具舉對三雍獻雅樂答詔策文約指明學者宗之後二

千餘年而昀生其地起家甲科歷躋清要 高宗純皇帝命輯四庫全書會諸家之大成光稽古之聖治準諸獻王之寫定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厥功尤茂焉嗚呼可謂通儒矣

文學傳五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弟二十三

大淸畿輔先哲傳第二十四

天津徐世昌撰

張湘 吳人驥

張湘字楚山天津人少負雋姿有文名書法尤冠一時與汪舟紀春稱三才子乾隆十九年成進士授江西餘干知縣風骨淸峻以廉隅自飭豪猾憚之皆斂迹值郡守某貪黷無行湘鄙之諸所求皆不應然愛湘書必欲得之以爲快湘謾應曰予書非大醉不能工某立召僚佐置盛筵出佳醞自起爲壽坐者皆避席湘獨偃蹇酒酣出絹素迫之書湘舉杯笑曰書易爲顧視其人何如耳若君者吾手可斷書不可得也某變色曰狂奴吾不褫爾職非人也湘碎杯於地曰吾三年於此如羈囚待錄求脫桎梏久矣何以腐鼠相嚇耶卒以此罷官囊無一錢惟攜破竹牀附糧船而歸同里姚

應龍爲繪竹牀圖一時名流題詠殆偏藝林傳爲佳話尋改官新城縣訓導湘善爲詩與同邑吳人驥齊名著有大雅堂詩其孫巖彙之成帙梅成棟稱其詩古體發源青蓮奇氣奔放如九折洪流汪洋屈注動宕萬象茫然不見其涯涘嘗爲序而藏之後巖死其稾散佚今所見者一鱗一爪而已

吳人驥字念湖乾隆三十一年進士性倜儻方瞳戟髯體幹修偉善詩詞刻燭立就喜爲駢儷之文並精繪事工絲竹以材藝稱幼年廣交遊歌場綺席徵逐殆徧文酒之讌無虛日官山東蓬萊歷城諸縣擢萊州知府所至有能名初閻若璩著古文尚書疏證人驥爲梓之行世及入都見惠棟後漢書訓纂定本復獨任校刊之役人稱爲今之汲古主人官山左時於農家獲一銅硯因又自號銅研與孫星衍交最篤收藏金石書畫均精妙風流文采映照一

時後其家燬於火珍祕圖籍及所爲詩文集皆付之一炬人咸惜之時同縣有龍鐸者亦以詩名

王大鶴

王大鶴字子野通州人性孝友博通經史爲文務根柢矩矱先正乾隆二十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三充鄉試同考官再校禮闈疊典四川雲南湖南鄉試督學河南學政所至輒以得士疊累遷詹事府詹事日講起居注官受　高宗特知充上書房師傅授皇四子皇十一子皇四孫讀以親老乞歸　上謁東陵駐蹕通州命皇子幸私第恩禮有加焉大鶴品學器識爲海內重而持家接物勤儉寬和周急難掖後進尤見推於閭里嘉慶初丁母憂服闋被召命時權貴尙竊威福大鶴弗善其所爲遂不起卒年七十有一著有嘯笠山房詩集愛吾廬思存藁若干卷

雷鐏 子學淇

雷鐏字宗彝一字西夸通州人乾隆二十七年舉人官江西崇仁知縣政聲卓著道光二年重預鹿鳴而其子學詩亦於是年舉於鄉父子前後同科賞賚如例時人榮之初 宣宗御極令天下臣民嚴服制之辨八年又申明詔時鐏年八十九矣以爲禮別尊卑嚴內外辨親疏莫詳於服而僭妄者亦於是兆端故古經之義服爲尤重漢唐以來注疏家言服者多有乖誤蓋以禮服之名散見經傳作之者代各異制言之者人各異辭學者苦於龐雜無所折衷因統諸經之言服者縷析而條貫之使之從衡考核皆以無忤竝可因是而得制禮之意焉於是口授學濤學汾諸子成古經服緯三篇竝屬學淇爲之注釋上篇爲目二十原始一首服二冕三弁四冠五首服之等六冕之制飾七紞瑱笄紘之等及冕旒形色

之異八弁冠之制飾形色九著冠之次始冠之禮及冠布之升數武飾十上服之等十一冕服韍舄之等及弁冠服之衣裳韠屨十二庶人之服制十三裨服之有等無等及長衣中衣之異名十四齊服之等十五裘襦之等十六帶之制飾十七佩之名物十八通用之服十九服之不常用者二十也中篇爲目十八內之首服一內之上服二內服裨衣之異名三內之常服四內服之等五布帛之淸制六端衣深衣長衣中衣之形制七裳之形制八襦與袍澤及婦人童子之衣制九韠袧之制十舄屨之制十一服物之異名十二服色之異名十三服制之變亂十四服制之禁令十五服用表十六內服表十七服次表十八也下篇爲目二十四喪服之大凡一喪服之名及衰服之十三等二斬衰三齊衰四大功衰五小功衰六緦麻七受服十等八免與練縞心喪六等九喪冠之制十

經十一衰裳衣裘之制十二杖十三帶屨十四內之表制十五五服外之衣物十六遭喪變易之禮十七復衣及贈襚之衣物十八銘旌及襲斂之衣物十九大斂之服制二十卜宅卜期之服及飾柩之等魂衣遺衣之用二十一賵贈之幣物及葬時葬後衣服受除之節二十二喪服之變而非常者二十三喪服表二十四也凡三篇之所述以經證經而閒亦取於傳注如虞書十二章諸儒於經文多所牴牾鄭以考工記正之而蛇雉之義取證於歐陽尚書及前鄭司農裳之尊章在下則取於馬季長周人登火於衣王備升龍降龍則取於鄭康成作繪宗彝則取於僞孔傳如斯之類皆以經有明文擇其可證經者卽用以爲說也又或經無明文散見傳注如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此經之闕文見於鄭君禮注者證以雜記士三旒王制士視附庸之文其說不可易也又如

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此亦經無明文見於王肅書注後出孔傳者也證以周官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以皮帛視小國之君則其說亦有可從如斯之類亦即以爲說也然亦有經文不備不可強說者如禮服皆有裘裼惟均服無文則缺之又內之六服裏以素沙外之諸服不言何裏則亦缺之又有經文雖具或偶一見而不足爲證者如月令五衣及孔疏十二衣之說則不從之又婦人無裳十四經僅丰詩有裳名此本非正名故亦不從之也其守蓋闕而愼於取裁又如此又鄭康成三禮注行之已二千餘年學者靡不尊守鑽作服諱一準之古經不專主鄭氏故其子學淇注釋中指出鄭君之誤者甚多如冕曰玄冕玄冕亦曰裨冕此本周官弁師玄冕司服玄冕爲說而鄭注玉藻玄端

朝曰玄端以祭改端爲冕又謂裨冕爲五冕之通稱誤矣又爵弁
韎弁通曰皮弁亦曰韋弁此本書爵弁傳雀韋弁爲說而鄭注士
冠禮云爵弁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注聘禮云韋弁服有二其以
韎布爲衣而素裳誤矣又王旒十二此本郊特牲戴冕璪十有二
旒爲說而鄭注弁師云衮冕無旒誤矣又田冠以皮朝冠以布此
本周禮句冠弁服爲說而鄭注司服云冠弁委貌諸侯以爲視朝
之服誤矣又緇布冠無緌此本雜記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爲
說而鄭注玉藻云縝緌是尊者之飾誤矣爵弁紂衣者如玄冠朝
服此本檀弓爵弁經紂衣爲說而鄭注讀紂爲純誤矣又齊服有
玄端素端吉齊則天子玄冕端衣此本周官司服齊服旅賁氏王
齊衮冕爲說而鄭注司服謂其齊服句專言士禮誤矣又禕衣揄
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衣皆袍制無袘此本周官內司服六服士

昏禮纁裳緇袘爲說而鄭注昏禮以緇袘纁袡爲衣裳緣飾之名誤矣又三夫人及三公牧伯侯伯之夫人皆揄狄九嬪及九卿子男之夫人皆闕狄世婦四命者皆鞠衣女御及王之上士中士侯國大夫妻皆展衣王朝下士之妻諸侯之妾凡侯國之士妻皆緣衣此本周官內司服王后之六服外內命婦之服爲說而鄭注周禮禮記疑三夫人及公之妻闕狄以下九嬪及王之三孤妻皆鞠衣王之卿大夫妻皆展衣王之士妻皆緣衣諸侯之臣妻皆分鞠衣展衣緣衣三等誤矣蓋鄭君禮注有功名教然或與經文拂戾或自相矛盾不無千慮之一失賈孔義疏每敢於違經而不敢違注雖明知其誤必從而爲之辭甚有疏此注則旁引曲證疏彼注又指摘其非此等體例最誤學者鐏乃會萃經傳作爲此篇蓋以闡禮意之精微而破俗儒之拘執絕不爲漢宋門戶之見論者歟

其精絕九年學淇注釋成竝附釋問及異同表於後是歲鐏年九十說者比之伏生傳經云

學淇字瞻叔號竹卿又號介庵乾隆六十年舉於鄉嘉慶十九年成進士授山西和順知縣改貴州永從縣課士育民俱稱職兩充鄉試同考官通雅之士多出其門二十五年解組歸里學淇邃於經學旁及諸子百家之言嘗自謂讀書好為討論之學每得一解必求其會通務於諸經之文無所牴牾傳箋注疏取舍多殊然皆期於事理之合著經說十卷一周易二尚書三毛詩四周禮五儀禮六禮記七春秋八論語九孟子十孝經爾雅又補遺一卷其為說也不專主一家言於易溯三易原始謂周易乃伏羲之舊周人因之是為周易連山者神農之易說本姚信皇甫謐孔穎達羅泌諸人而不從杜子春至歸藏為黃帝則又以杜說為不可易又易之

治歷明時謂歷可革而時不可革此可正三統歷附會緯書之謬而卦爻直月直日又以其說出於孟氏費氏焦氏京氏及古五子書則緯書亦不可廢於書申說古今文謂孔安國司馬遷初亦習今文者泰誓雖有今文謂爲今文可爲古文亦可謂爲出孔壁伏壁則不可書序出伏壁非出孔壁故亦非古文其二十八篇之外一篇即書序此舊說之可信者然書序篇次淆亂舊說止辨及康誥多方成王政諸篇而其實當釐正不止於此乃別據古籍爲詮次之於詩不主刪詩之說謂詩之體律訂於樂正南豳雅頌各有所宜風詩之中亦有雅頌此誼爲傳箋所未及其言周樂九成可考者六據申公詩說而證以左傳樂記之言以勺爲成王誅武庚事據漢禮樂志春秋繁露白虎通而不從傳箋之說而申爲方伯非伯爵相土爲夏方伯則又以箋說爲長於三禮辨經曲之誼謂

經禮三百當從鄭說即夫子所學所從者儀禮乃六典之一左傳曰是儀也非禮也是也而禮記注之誤說者則辨之如祭法之誤明堂位之誤檀弓之誤以及祭服章服之等皆是於三傳主劉子駿左氏親見公穀傳聞之說謂世無公穀讀左傳而春秋之義可十得六七世無左傳讀公穀二傳疑信何從者質然左氏好言將來往往不驗亦有言已往而亦不符者如衞遷帝邱周之定鼎唐叔之世其年數多不相合其失也誣亦不爲左氏諱於論語考五家三家之異同謂張禹以夏侯魯論爲本取齊論之善者從之於是齊之說合於魯如冕衣裳者見冕者等句釋文謂魯作絻古作弁然則今書冕字即張氏之采取於齊者鄭康成以包周所注之張論爲本而以馬孔所注之古論正之於是古說亦合於魯蓋讀正者五十事今見於釋文者二十六皆是以古正魯惟冕字改從弁

此則正齊之事舊謂鄭以齊古正魯非是張氏取正於齊鄭氏取
正於古耳然堯曰一章簡脫失次不可盡通以義求之古論分子
張問從政以下別爲一篇在此章前魯論因脫去不知命一章遂
以從政章附堯曰後合兩篇爲一篇也曰予小子上應脫湯字雖
有周親四句上脫武王曰三字周有大賚二句上脫孔子曰三字
次在予一人句後此下接所重民食喪祭六字再接謹權量三節
證以漢書律歷志藝文志何休公羊注李善文選注並以所重六
字謹權量三節爲孔子之言則古魯兩論互有得失又必籍他書
以訂正之於孟子謂趙岐題辭獨得旨趣而考證其書則又以竹
書及高誘注國策爲據亦不拘守邠卿也如孟子先至梁後至齊
此經之明文據竹書知至梁在惠王後元十六年王卒之前一歲
至齊則齊宣王卽位之二年史記謂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又

或謂先至齊後至梁者誤也又齊人取燕孟子明謂宣王時事史記於齊失載悼子侯剡二代將威宣之立移前二十二年司馬溫公又將宣王即位下移十年以遷就孟子據竹書知伐燕在宣王七年實周赧王之元年史記移年於前通鑑移年於後皆誤也於孝經謂古文止多一章於齊家治國尚有埤益非同尚書古文倍於今文以僞亂眞也而朱子吳幼清竝刪古文不古不今與劉陶之中文尚書同然古書流傳經千百載轉鈔覆寫難免乖訛苟有眞知確證取而訂之可也一舉而刪之則不如仍舊之善於爾雅謂十九篇是周公所定從張揖葛洪說而游夏之徒更增益之尸佼孔鮒又復廣之則又與揚子雲鄭康成所謂孔子門徒所記釋者其說相通蓋學淇之說經以傳注一義爲主而參酌衆書以衷於是或衆說皆誤而自下己意又必旁證曲引以訂其非此其所

長也學淇以竹書紀年是先秦古書爲三代眞蹟甲子事實有益於世教者不少從事九年博徵載籍爲之釐訂謂紀年者魏史記也秦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春秋而外獨紀年藏冢中獲免晉興既得是書命荀和衛束諸人遞相詮次歷宋齊梁魏儒者咸寶守之隋唐之際著作家亦多徵引然諸經正義史漢注說每斥曰妄不以爲據故傳者日稀宋史藝文志止載三卷朱子使林擇之求焉不獲今之二卷乃元明人所校宋本之殘缺者耳紀年起黃帝終今王周宣王後用曲沃晉魏之年以夏正紀是今本幽王後仍紀周年用周正非竹書之舊也紀年體例與春秋同房元齡管子注謂是周公之凡例今紀中閒有差異而實係紀年舊文者蓋紀出襄王冢此王未沒時魏之史臣纂錄古志及其國書附辭紀下以進於王供撿閱者是卽紀年之傳矣其初傳文必與正紀

不相淆特竹簡科斗湮蘊難辨故晉時杜預郭璞已合紀傳同稱近時傳本溷亂尤甚今所校正凡紀文作大字傳文在紀內者以小字別之其附於後者亞記一字使傳與附注有別紀與體例無違紀年又有沈約注相傳既久姑且存之其他注文唐宋人亦或稱引別加注字並從勘定著考訂竹書紀年五十三卷卷首曰總目曰略例曰紀年為卷六又紀年考證紀年辨誤為卷各一則以李唐而後議紀年者多誣趙宋以來傳竹書者實誤誣者枉正誤者失真也又紀年甲子年表列國年表為卷一則以班馬二書尋文覈事每有難通三統歷增益歲年六國表紊淆事實如商周改革齊湣伐燕異說滋多據竹書知歷象歲差俱有定數無庸後代頻更史傳疑義證以古經尤合也又紀年歷法天象圖為卷一則以三統三正即史記之斗綱三建司馬氏世掌天官所著十書最

古儒者不察乃以湯武改正朔解三統沿譌非一日也又紀年地
形都邑圖爲卷一則以冀雍形勝實爲神臯徐豫土饒每多河患
或者謂禹有鴻溝之鑿湯爲迂道之師證以竹書其誣立見也又
紀年世繫名號圖爲卷二則以史遷謂黃帝至紂四十六世至武
王止十九世自言姓氏所出並舉重黎昔人嘗譏之矣竹書所
紀有異於舊說而實與經傳相發明亦考古之一證也又紀年義
證爲卷四十則以晉獲紀年十三卷其說與秦漢來傳注多殊故
王庭堅輩頗詰難之束廣微隨疑分釋作釋難一篇論者謂皆有
義證惜其文今不傳矣今竹書所載核與秦以前諸經子史悉可
徵述以求其實是亦束氏之意也自來爲竹書者無如徐文靖統
箋至學淇用力之勤取材之富其成書雖在徐後而詳考博辨則
過之爲學淇又以漢以後禹貢之山川儀禮之宮室春秋左傳之

國邑具有成書而言天者恆畧甄鸞之五經算術止計九章王伯厚之六經天文編雜以陰陽五行但著梗概史志載機巧之製以儀器釋經注疏或訛誤相承失正朔之義乃爲古經天象考十二卷附圖說一卷匯爲八篇分爲四紀其於元紀也歷敘天星而列宿又爲天星之所最著者虞書載鳥火虛昴李淳風疑其不足證此古有是星而後世不能據法以求其故也素問載角亢牛斗知歷者疑其爲僞託此古無是星後世不能據理以求其故也學淇詳爲考正知素問之宿爲天正初建之宿天正之宿不可知特藉後代之宿以表明之堯典之宿爲人正初建之宿人正之初本如是即據當年之宿以表示之至年運代遠歷代星座不同堯有建有罰有留濁弧狼與注星在張前夏有南門有織女有鞠井罰於參觜則別爲一宿商周用角而不用南門用斗危而不用織女建

鞠罰不屬參易弧狼以井鬼易張星以星張此證之爾雅小正月令諸篇而知之者爾雅小正月令諸篇有一定不移之法如中正出入流伏繫納朝覿與見者是二千年已無有能知其所以然者其於亨紀也歷舉日月星歲之法而與諸法最有關繫者莫如北斗帝典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尚書大傳謂琁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琁璣漢書云衡平也佐助旋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後世不察乃指洛下閎之儀器以爲此卽璿璣玉衡之遺制失之遠矣學淇嚴斥其謬釋璿璣爲北極釋玉衡爲北斗其說本之星經星經云一星至四星爲魁四星至七星爲杓四星獨居正中不偏不倚爲魁杓所共則爲衡魁建子中爲天正衡建子中爲人正杓建子中爲地正是曰大正大正悉則三正自不煩言而解矣其於利紀也歷舉帝王之年歲而

證以歲差古無歲差之名自晉虞喜始立差法歷代宗之而所定之年數多少究各不同或五六十年或七八十年及百年又其甚者費直謂冬至在玄枵次首蔡邕謂冬至在星紀次末三統歷謂冬至在星紀次中次逐星移殊多刺謬學淇本徐氏天元厤理之說定為六十二年輒差一度堯初冬至猶在虛七四十五年後在虛六帝舜四年後在虛五夏啟二年在虛四后泄之世女始當至周康王二十三年後牛宿當至據此以推悉與竹書紀年相合其考訂年歲謂歲從步聲日入戌宮則為歲論節氣不論朔望年從禾千聲禾稼一熟則為年論朔望不論節氣以朔望與節氣較而閏月生焉周自幽王六年失閏兩月八月日食下移於十月說見十月之交一詩後人遂謂周改十一月為正月眾說沸騰牢不可破卽大儒如董仲舒輩不能更正又從而穿鑿之以致成周八百

年之歲時月日訖無定論而古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之義幾乎晦矣其於貞紀也崇祀典重民事辨妖祥審術藝而頒朔又所以應乎天而順乎人也夏后氏紹唐虞之治仍頒朔於孟春孟春之月爲正歲正歲之朔即歲首殷改季冬爲正歲正歲之朔即歲首周改仲冬爲正歲正歲之朔即歲首三代自有定制後人誤以改朔爲改朔日則謬甚矣學淇謂朔有二義一曰朔旦朔旦乃日之始每日百刻此其初刻也夏以平旦殷以雞鳴周以夜半其改在人一曰朔日朔日乃月之始每月三十日此其初日也魄死復蘇其會在天人則烏得而改之至頒朔之辨又有異鄭康成論語注謂告朔於廟即禮之朝享是混告廟於大祫也穀梁傳范注謂諸侯受朔令藏於禰廟是誤太廟爲禰廟也閻丘謂謂天子無每月告朔之禮是不知天子於正歲奉天命以布告天下又於每月朔令

之則在明堂或太廟也朔有告朔受朔視朔聽朔之辨統曰須朔此古禮之最重者說者謂學淇不遵正史而獨信竹書紀年以致陶唐以下至周厲王千五百年間縮短二百一十二年又以辰在申向失閏至四五月之多并左氏記童謠火中成軍亦謂爲誤月合統一月以言昏旦固呂氏之疏乃竟指此以爲牴牾並朔氣中氣亦不可推是皆詳於理解畧於推算之故然尊經黜緯訂譌補遺紹絕學諗來者究不得藉推步一端執以相難且使後之人因此而曉天算明星學焉其功尤不可沒也學淇又以夏小正殘缺失次脫簡甚多如昴則見主夫出火爲三月脫簡時有霖雨爲六月脫簡參中則旦爲七月脫簡南門見不與初昏相屬爲八月脫簡織女正北鄉則旦又與南門見不能並在一月爲十一月脫簡此脫簡之顯然者又正月文時有俊風當次在啟蟄前鞠則見初

昏參中斗柄縣在下三句當在正月二字下二月文有鳴倉庚及
萊色至剝鱓十六字當次在竈鼓後往耰黍禪以下至榮堇二十
五字皆當在春分後三月文祈麥實至鳴鳩十七字當次在昴則
見後參則伏前四月文鳴蜮王萯莠五字當次在初昏南門正之
上五月文鳩爲鷹唐蜩鳴當次在此月之末七月文漢案戸參中
則旦斗柄縣在下皆此月朔之象當在莠雚葦前爽死苹莠灌荼
皆中氣之候令二紀辟在漢案戸前十二月文重出隕麋角亦
此月中氣之候麋乃鹿之譌字當在乃瓜二字下此失次之顯然
者而注家援尊經之說闕疑之義或曲爲之解其實誤耳著夏小
正經傳考二卷本義四卷學淇嘗自言讀書四十餘年著述一遵
古經其援据之宏博校證之精審一時考訂家殆無出其右者洵
一代之通儒也學淇又有古經服緯注釋已載入其父鐏傳中又

校輯世本二卷文集三十二卷統名曰亦囂囂齋集

崔述 弟邁

崔述字武承號東壁大名人乾隆二十七年舉人嘉慶元年授羅源知縣明察詳慎能以經術飾吏治武弁有藉海寇邀功誣商船爲盜者前後平反凡數十人姦徒控其擅釋巨盜巡撫汪志伊故知述者察其誣得免議四年調上杭關稅向贏數千金悉解充緝盜公費縣中聽訟營弁必遣兵竊聽刺其陰事持短長要賄述聽決勤明竊聽者皆愕嗟去再任羅源無名之征悉蠲之民有餘之稅悉解之上及投劾歸里囊無一錢僦居山村隘巷中飯一盂蔬一盤而孜孜嗜古著書不倦嘗謂古之異端在儒之外後世之異端在儒之內在外者拒之排之而已在內者非疏而別之不可余少讀書見古帝王聖賢之事往往有可疑者壯歲記錄其事則向

所疑者皆出於傳記而經文純粹無不可信者惟尚書中多可疑論語後五篇亦間有之後覆加檢閱則尚書中可疑者皆在二十五篇之內而三十三篇皆無之始知齊梁古文之僞最後考論語源流始知今所傳者乃漢張禹彙合更定之本而非漢初諸儒所傳之舊也至於禮記原非聖人之經唐孔穎達強以經目之余幼卽聞其說無足異者由是言之古人之書高下眞僞本不難辨但人先有成見者多耳於是編陳古事抉摘眞贋折衷於孔孟取信於詩書不以傳注雜於經不以諸子百家雜於經傳傳注之與經合者著之不合者辨之異說不經之言則闢其謬妄而削除之平生著書甚夥而心力所萃尤專在於考信錄一編其議之大者謂唐虞以前未嘗有繼世爲天子之事有聖人者出則天下尊之爲帝聖人者沒則已耳又有聖人者出然後天下又尊之無所爲繼

亦無所爲禪也自唐虞而後有禪自夏殷而後有繼故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齊桓之霸也僅一世而晉文之霸也乃十一世不得以其後之繼霸而遂謂其前之亦繼霸也晉文襄之霸也其卿未有世者閒有父子皆爲卿者初不襲位於其父卒之日景厲以後荀林父卒而子庚代之士會老而子燮繼之而卿遂爲世及魯鄭亦然不得以其後之繼卿而遂謂其初之亦繼卿也古之天子亦若是而已謂摯非繼嚳堯非繼摯堯與摯皆非高辛之子堯之有天下也經固嘗言之矣經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言堯能明其德以施於同姓同姓皆歸之而堯始立家也姓同故以族別之柳子所謂智而明者所伏必衆故近者聚而爲羣是也經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言堯能推其德以漸於異姓而異姓之長亦各率其九族歸之而堯始建國也邦同故以姓別之柳子所

謂德又大者眾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於是有諸侯之列是也經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言堯能推其德以大布於天下而天下之君亦無不各率其百姓歸之而堯始爲海內生民主也柳子所謂德又大者諸侯之列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然後天下會於一是也古之天下原無父子相傳之事有德則人皆歸之堯之天下果傳之父兄則堯當世守之丹朱雖不肖廢而他立可也舜雖大聖相堯之子治天下如伊尹之於太甲可也堯安得而授之舜舜安得而受之堯哉孟子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非獨以子之非其人也卽令其賢能治燕而世傳之業亦非子噲所得專父兄之天下堯安得而專之哉乃自秦漢以來世之論者皆謂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於是撰僞古文大禹謨者補綴以實其事不知堯以天下讓舜經言之舜以天下

讓禹經無言之者蓋自舜崩之後天下諸侯皆歸於禹臯陶稷契皆讓於禹禹辭之不獲而遂受其朝覲治其訟獄耳故禹終身不稱帝而稱王蓋以天下無主姑稱王以鎭撫之所謂天下歸往謂之王也不然堯以帝位授舜而舜帝舜以帝位授禹禹何以獨不帝而王也哉天下者天之天下也非天子所得而予奪之者也堯以洪水未平生民未安禮樂亦未興已不能終其事故使舜代已治天下若舜之世則洪水已平生民已安禮樂已興初無待於人之終其事也身沒之後聽天下自歸於有德舜不必挾天之天下而自授之人以示其恩也蓋堯之禪舜乃創千古未有之奇故二帝合為一書而統名曰堯典明乎兩帝之猶一代也不可以此為例而謂有一天子必復傳之一天子也晉羊祜欲伐吳未及而卒薦杜預以自代既克吳不聞薦人以代已也何者事未畢而自擇

代者臣之忠也事已畢而聽君之擇所以代者臣之分也必人人自擇夫代者是臣侵君權也夫堯舜之事天亦若是而已且堯之使舜攝政也在位七十二載其年已老而舜年始三十有二故堯以身後屬之若禹之年則與舜相近舜沒甫十年而禹沒矣舜安知已之必先禹而沒而預以身後之事屬之哉謂啟之有天下亦非禹之自傳之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唐虞以前天下諸侯皆擇有德者歸之不惟無傳子者亦併無傳賢者獨堯以天下多難故讓舜而使治之非慮身後之爭天下而傳之以絕覬覦也堯之初意原非傳舜舜亦未嘗以傳禹禹之不傳人何怪焉故舜以禹爲相舜之事畢禹以益爲相禹之事亦畢禹崩之後天下之歸益歸啟禹不得過而問之也天下不歸益亦不歸啟而別歸有德之諸侯禹亦不得過而問之也後人但見商周以來

天子世世相繼遂以爲禹傳之啟於是乎有德衰之譏不則以爲禹傳之益而啟奪之於是乎有殺益之謗不則又以爲禹陽傳之益而陰傳之啟於是乎有以啟人爲吏之誣即能尊信聖人如韓子者亦但以爲憂後世之爭故傳之啟其說雖不同其失聖人之眞一也且啟繼禹而王僅一世止耳太康失國相居帝邱夏已降同於諸侯矣有過之難厥祀遂殄適羿浞淫暴民不歸心而少康能布德以收夏衆是以天下復歸之藉令少康僅屬中材或雖有茂德而先有聖人者出滅羿浞以安天下則少康不得復中興矣是故少康之興禹之所不料也又幸而杼能帥禹天下歸於夏者先後四世其間干天位者皆以惡終於是天下之人耳濡目染安於夏政若天下乃夏之故物者雖庸主撫之而諸侯皆懲於羿浞不敢生心然後夏遂家天下耳由是言之夏之家天下天也非禹

也故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非但禹無家天下之心縱使有之而唐虞禪讓之天下禹亦安能獨取而畀之於子孫至四百餘年也哉至有商繼世而王已有成迹又適有伊尹之輔太甲之自艾故復循夏故轍其後甫衰即有賢聖之君出而興之由是家天下六百餘年至周遂爲一定之例而不可變然則三代之家天下其端萌於啟其事遂於少康杼而其局定於商之賢聖六七君與禹初無涉也故凡論唐虞三代之事者惟孟子得其梗概孟子之智足以知聖人又幸生秦火以前古書未失得以考而知之也謂史記夏本紀有桀召湯囚之夏臺之語儒林傳載黃生與轅固生爭論湯武事而後之儒者遂以征誅爲湯武病此皆誤以湯爲桀臣故爾其實不然湯誓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是桀之政不行於諸侯也使桀猶爲天下共主則當云割

萬方豈得但云割夏邑而已乎湯誓曰今爾有衆女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使桀與湯有君臣之分商民何不以大義責之反但言舍穡之細事乎商頌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是湯未伐桀時已受諸侯之朝覲矣若湯果臣於桀安得寘然受之以桀之暴雖無罪猶囚之況受諸侯之朝而能容之乎商頌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是湯未伐桀時已滅數大國矣若桀果爲天下共主湯安得擅滅之桀既力能囚湯豈有聽其坐大不問而束手以待其伐己者乎由詩書之言觀之則湯與桀之事固不如世所傳云云也蓋三代封建之制與後世郡縣法異夏當家天下之始其事又與商周不同昔禹有聖德天下歸之啟賢則又歸之太康失德民視之猶虞夏之視朱均耳羿浞迭起后相遠逃天下無主已數世矣少康布德收衆然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當是時八

以繼為適然非以繼為必然也孔甲既衰諸侯復叛韋顧昆吾迭起夏之在天下若一大國然但一二小弱諸侯畏其威力耳是以湯之受球受共伐韋伐顧安然而無所疑桀亦聽之而不復怪何者諸侯本不臣屬於桀也桀安能召湯而囚之夏臺哉天下者天之天下非一姓之天下也故舜繼堯禹繼舜人以為固然適禹有賢子閒兩世而又得少康后杼之孫天下附於夏者數世由是遂以傳子為常猶齊之伯僅一世而晉之伯遂至數世也然一姓子孫不能世皆有德既已傳子又不能復傳之賢故揖讓之不能不變為征誅者天也聖人之所不能違也戰國以後楊墨並起而楊氏之言尤橫非堯舜薄湯武毀孔子以自張大其說一變而託於黃老再變而流為名法習黃老者務以清淨無事為貴故以堯舜為擾民以湯武為弒君習名法者務以苛刻慘忍先發制人為強

故謂啟嘗殺益太甲嘗殺伊尹以保其國桀嘗釋湯於夏臺紂嘗釋文王於羑里而卒亡其身司馬談受道論於黃公兼通名法之學遷踵之而成書故其中多載異端之說然觀轅固生之與黃生爭論則漢初儒者猶不惑於楊墨但以景帝諱言放伐之事是以後此學者莫敢昌言明湯武之受命耳至魏晉以後狐媚相仍遂公然借禪讓之僞當征誅之眞而曲學阿世之徒從而合之相沿既久反若爲不刊之論者良可歎也曰然則齊宣何以謂之臣弑其君也曰齊宣之問亦爲楊氏邪說所誤春秋傳中賢士大夫曾有一人之爲是言者乎然其所謂君臣云者亦但就天子諸侯之名分言之非以爲食其祿治其事之君臣也故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未聞弑君也但孟子之意在於警人主故以仁暴大義斷之未暇詳申其說耳謂文王未嘗親立紂朝北面爲

臣史記殷本紀謂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後醢九侯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告紂囚西伯羑里西伯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獻洛西之地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伯此妄也君臣之義千古之大防也文王旣立紂之朝矣諸侯叛紂歸文王文王當拒其歸而討其叛安得儼然受之文王生死懸於紂手紂親見其三分有二其勢將移商祚而漠然不復問此在庸主猶或不能況紂之猜忌暴虐者哉古者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文王果受紂命爲西伯伐密伐崇滅之可也人臣之義不得自私其地皆當歸諸天子安得據之而遷都焉晉四卿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當是時晉之公室已卑出公猶欲討之紂果能制文王之死命安有聽其坐大而不問者乎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紂脯醢大臣文王身爲殷相則

當諫若知紂不可諫則當去不言不去而竊歎之可乎楚欲戮叔孫豹樂王鮒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弗與晉之執叔孫婼也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見而不使出叔孫父子賢大夫且猶不欲貨免豈文王反以貨免且以貨得高位乎文王之事詩書言之詳矣與國若虞芮仇國若崇密下至昆夷亦得附見紂果文王之君不應詩書反無一言及之況羑里之囚乃文王之大厄斧鉞之賜周王業之所自始較之虞芮之質崇密之伐其事尤鉅尤當鄭重言之何以反不之及若文王與紂初不相涉者而文王之至德又無所容於諱豈非文王原未嘗立於紂之朝哉紂囚文王之事始見於春秋傳傳云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固已失於誕矣然初未言文王立於紂之朝也其後戰國策衍之始以文王為紂三公而有竊歎九鄂脯醢之事然尚未有羑

女善馬之獻也尚書大傳再衍之始謂散宜生閎夭等取美馬怪獸美女大貝以賂紂而後得歸然亦尚未有弓矢斧鉞之賜也逮至史記遂合國策大傳之文而兼載之復益之以爲西伯專征之語豈非去聖益遠則其誣亦益多其說愈傳則其眞亦愈失乎且春秋傳以爲四七年戰國策以爲拘百日其久暫固已懸殊尚書大傳以爲在西伯戡耆之後史記以爲在虞芮質成之前其先後亦復牴牾春秋傳以爲諸侯從之而紂歸之尚書大傳以爲散宜生賂之而紂釋之其所以得出之故又不一說學者將何所取信乎尤可異者殷本紀以爲竊歎九侯而被囚周本紀則以爲積善累德而見譖殷本紀以爲獻洛西而後賜斧鉞周本紀則以爲賜斧鉞而後獻洛西此一人之書也而先後矛盾亦如是其尚可信以爲實耶曰紂天子也文王諸侯也安得不立其朝而生死懸於

其手乎曰此後世郡縣之法然耳古者天子有德則諸侯歸之無則諸侯去之故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然則武丁以前諸侯固多不朝天下固不皆商有也故商頌曰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然則成湯以後中衰之世固多有不來享來王者也周介戎狄之閒去商尤遠是以太王侵於獯鬻商之方伯州牧不聞有救之者事以皮幣珠玉不聞有責之者去而遷於岐山亦不聞有安集之者蓋當是時商之號令已不行於河關以西周自立國於岐與商固無涉也自馮辛至紂六世商日以衰而紂又暴故諸侯叛者益多特近畿諸侯或服屬之耳是以文王滅密則取之滅崇則取之商不問文王亦不讓也三分有二之國相率歸周商不以爲罪文王亦不以爲嫌也何者諸侯久已非商之諸侯也文王自以其德服之其力取之於商何與焉

由是言之文王蓋未嘗立商之朝紂肯得囚之羑里而錫之斧鉞也哉曰然則論語之以服事殷傳之師叛國以事紂其皆不足信與曰孟子曰湯事葛太王事獯鬻湯與太王豈嘗臣於葛與獯鬻者哉所謂服事殷者不過玉帛皮馬卑詞厚幣以奉之耳非必委質立於其朝也春秋傳韓厥之言以喻晉楚也晉楚敵國而以為喻則亦非謂文為紂臣也其後晉司馬侯之諫平公亦以文喻晉而紂喻楚假令文果嘗委質於紂則二子之取義為不倫矣蓋自滅崇以後周日以大而亦漸近於商不能不為紂之所忌而文王委曲退讓不肯與抗其實紂無如文王何也謂文王之不伐紂與武王之不得不伐紂皆天也孟子曰取之而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蘇氏以孔子贊堯舜禹為不足於湯武又謂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

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君臣之道豈不兩全而以兵取之而殺之可乎不知文王之時諸侯新服周化未大行紂賢臣尚多其虐亦未甚故文王可以不伐商至武王之世商之賢臣已盡民困而無所告爲武王者安能宴然聽其駢首以就死乎當商之末諸侯相吞併西方則崇爲大東方則奄爲大中州之地大河南北則殷之王畿也文王起於西陲故先伐崇與密至武王而克商至成王周公而後踐奄自西而東化以漸及先後之勢然也故曰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言其三世相承以共安天下也但武王適當其中耳不得遂以此爲聖人之優劣也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學皆以文武並稱從未有歧而二之者是孔子於文武其尊信無以異也且論語後人之所記非孔子所自著也其

論堯舜禹亦僅一見則聖言之遺者尚多於今也據孔子之贊舜禹而遂誣孔子之罪湯武則孔子嘗稱稷卽可謂之罪契嘗稱周公卽可謂之罪召公矣夫可以取信者孔孟而已孔子未嘗斥湯武也則曲爲之說曰孔子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也然則孟子不必諱矣而孟子不惟不斥且表章之蘇氏不復能曲爲說則直曰孟子之言不可爲訓而已孔子旣未嘗言孟子之言又不可爲訓則雖欲不入於楊墨不可得矣至所稱兩全之術尤繆武王之伐紂不過欲救民耳非貪其地而滅之也若殷別立賢君武王又何必強之事已且夫力能靖殷使之不至於亂而不肯一援手乃冀幸其自相屠戮而享其利以脫己之惡名此豈聖人正大光明之心也哉蘇氏之計皆曹操司馬懿狐媚竊國者之所爲蓋以利天下之心揣武王故欲進之以此而不自知其肝膽之楚越也至謂紂

見殺於武王則亦承史記之謬武王豈有是事也哉張子厚云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爲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此爲武王解似矣然天下事未有不以漸者天命之絕豈在一日況君臣之分猶天澤之不可更昨日竭忠貞而奉之矣今日稱干戈而加之可乎孟津之會諸侯不期而至史記文耳武王未必不告之也縱果諸侯自來要亦聞武王之伐商而會之耳武王早至孟津則諸侯早會遲至則遲會如之何其可以一日之間爲天命去留之界也天命之去殷當在文王之世故書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詩文王之篇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天命已去而久不肯伐商是以謂之至德若至孟津之會而後決則文王之伐密伐崇三分有二庸得不謂之跋扈乎凡論周事者皆爲史記所誤而以文王爲西伯專征伐爲

紂之所賜故以後世君臣之分斷武王之是非不知殷衰以來聖賢之君不作諸侯因以漸而叛矣周介戎狄之閒乃商政所不及及其寖昌寖大諸侯歸之又商所不能臣自文王之世固已未嘗一日臣於商矣況武王乎牧誓曰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夫曰于百姓而不曰于萬方曰于商邑而不曰于下國則是紂之號令止行於其畿內之明證也故凡眞古書之文未有謂桀紂之令行於天下者惟僞書乃往往有之如湯誓及此篇皆馬鄭相傳之眞古文尙書其文但曰率割夏邑奸宄於商邑而已而僞古文尙書之湯誥則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於爾萬方百姓泰誓則曰殘害于爾萬姓曰毒痛四海何者僞書撰於東晉以後彼固以漢晉之事例之也學者苟能分別觀之則不但古聖人之眞可識而古

書之眞僞亦可辨矣是故論文武者但當問其實爲紂臣與否而不必問其伐商與不伐商果君臣也則雖以曹操之不篡漢而罪與至無殊果非君臣也則雖以武王之伐商而至德與文不異惜乎世之論者皆不折衷於此信楊墨者則以湯武爲罪人尊聖人者亦但以天命爲解釋六經之晦聖人之受誣也久矣述痛後世儒者雜採傳記異端小說之言論聖人之事而無所取裁故作是書上下討論創言強辨而力以維持聖經爲己任嘗論唐虞謂舜以前未有州舜始設之故曰肇十有二州其後水患既平乃倂其三而爲九僞孔傳謂禹別九州之後舜改爲十二州者謬謂舜竄三苗於三危何以復命禹征之何以舜之德久不能格舞干羽而七旬遂格此僞書采韓詩外傳而增飾之者其論夏商謂彭蠡別一地非鄱陽彭蠡自在江北爲漢水所匯鄭樵以東匯澤爲彭蠡

東爲北江入於海十三字爲衍文固謬朱子蔡傳不疑以鄱陽爲彭蠡之誤而反疑經爲誤亦非謂庭堅非臯陶當是兩人謂胤征乃僞書羲和廢職黜之可也何必興師且羲和黨羿羿必助之仲康安能征之至六卿分掌六師甘誓所記甚明自周官始言司馬掌六師而僞書周官篇因之夏時必無是語也謂奡盪舟非陸地行舟乃力能摇斟尋之舟而覆之也謂玄鳥生商當從毛傳春分玄鳥至祈於郊禖而生契不當從史記吞鳥卵之說謂外丙仲壬當從孟子不當從僞孔傳削去外丙仲壬兩代程子胡氏之說皆謬謂祖甲乃武丁子非太甲當從馬鄭其論豐鎬謂夏商周未有號爲某公者公亶父相連成文猶所謂公劉公非公叔類也古公亶父猶言昔公亶父也謂太王流離播遷之不暇何暇謀商閟宮詩語夸誕僖公乞師於楚以伐齊而此詩反謂荆舒是懲則鄭商

一語豈可信以爲實謂齊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爲康王時詩關雎取興河洲而岐陽距河絕遠況序但言后妃尙未指爲何王之后安得據一言而廢三家之說謂文王羑里之厄詩書不言論語孟子亦不言至易傳始言之易傳本非孔子所作是以汲冢周易有陰陽篇而無十翼卽所云大難亦未言爲何難謂武王牧野以前其事殷之心與文王不異孔子言周之德周者文武之統稱況上文所記者武王之言以爲論武而兼文則可若以爲專論文而不及武則上下文不相屬矣謂僞泰誓云惟十有三年春不書月而反書時尙書無是文體又云惟戊午王次於河朔蒙日於時而反無月不特尙書卽春秋亦無此文體也謂雖有周親二句承周有大賚而言周雖有親戚不敵善人故大賚之也上句周指武王下句周豈可指紂謂唐叔乃成王母弟周公之東也唐叔實往歸

禾則成王非幼明矣蓋成王居喪不言周公以冢宰聽政後人但聞周公攝政遂誤以成王爲幼耳謂管蔡二叔以殷畔漢以前皆不言霍叔至晉皇甫謐始稱監殷有管蔡霍三叔而僞尚書采之謂儀禮非周公之制古禮臣拜君於堂下雖君有命仍拜畢乃升今儀禮君辭之乃升成拜是拜上非拜下矣古者公之下不得復有公今儀禮諸侯之臣所謂諸公者是春秋之末大夫僭也覲禮大禮也聘禮小禮也今儀禮聘禮之詳反十倍於覲禮蓋周衰覲禮缺失而聘禮通行故也王穆后崩太子壽卒晉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今儀禮喪服篇爲妻期年果周公所制之禮叔向豈有不知何以所言喪服與儀禮迥異且十七篇多係士禮而文繁物奢已如此然則此書之作當在周末文勝之時周公所制必不如是謂周禮條理詳備然以爲周公所作亦非也書曰弼

成五服至於五千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今周禮封國諸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天子邦畿之外分九畿畿每面五百海內安得如許地而封之畿之耶古者建國必本大而末小今周禮天子之地僅四諸公而諸公之地乃二十五倍於男邦正賈誼所謂脛大如腰指大如股者是豈先王之法制乎孟子其實皆什一也公羊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今周禮乃云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其非周公之法明矣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是正賦之外無課於民者今周禮使不毛者無職事者出夫里之布其非周公之法又明矣謂古者止有一郊祭天乃如郊祭地則如社今周禮云祭天南郊祭地北郊果爾則周公於洛何以一郊即兼祭天地且南北郊亦不當同日春秋書郊凡九皆但書郊果有南北兩郊不應混而同之謂共和

者固周召二相和衷共攝而稱之以爲共伯和者謬謂龍蔡事荒誕不足信謂伯夷叔齊無扣馬諫伐紂事辟紂故餓餓故思養而歸於周論語但言餓於首陽不言餓死於首陽蓋戰國時楊墨橫議常非堯舜薄湯武以快其私毀堯則託諸許由毀禹則託諸子高毀孔子則託諸老聃毀武王則託諸伯夷太史公尊黃老故好採異端雜說學者但當信論孟不當信史記其論孔孟謂今論語非孔門論語之原本亦非漢初魯論之舊本齊論語章句多於魯論是齊魯互異也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刪而合之號張侯論然則今之論語乃張禹所更定也禹但知媚王氏以保富貴耳何足以知論語其不當刪而刪不當採而採蓋不少矣如公山佛肸兩章蓋戰國之士自便其私故誣聖人以自解而張禹誤採之夫佛肸叛乃趙襄子時事其時孔子已卒矣何往之有此誣聖之

大者也謂孔子家語原書已佚今之家語乃魏晉人雜取子史中孔子事跡增益而成者謂孔子事見於異端雜說者人猶不信至世家及家語載之而人始信之矣至孔子年譜則又採之世家家語及諸雜說者其謬尤甚謂左傳言孔子相者相禮也非相國也史記誤以爲相國之相謂匡爲宋邑似畏匡過宋本一事匡人其如予何桓魋其如予何似一時一事之言記者小異耳謂孔子無删詩書之事先儒以春秋爲託南面之權行黜陟之事其說亦非蓋春秋所關者天下之治亂所正者天下之名分不可仍以諸侯之史目之故曰天子之事耳春秋得孔子修之則善不待褒而自見惡不待貶而自明大義懍然功罪昭著故曰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謂論語左邱明非作傳之左邱明作傳之左邱明未嘗親炙孔子劉歆謂親見夫子無所據謂天下之理皆寓於事非聞見閱

歷不能知故聖人教人多聞擇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至宋儒始好以窮理爲說以靜坐爲功以明心見性爲道然則聖人何爲教人多聞多見乎謂孟子至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當在後元十二年襄陵既敗之後蓋惠王三十七年始僭稱王惟既稱王故孟子稱之曰王惟既敗故有喪地之語謂後人疑孟子當尊周室不當勸齊梁行王政不知周顯王時周已失國至東周西周君判爲兩國已降同諸侯是時民困已極孟子急欲救民故勉以王政保民之事此時而責以尊周是不識時勢而妄議也書出石屏陳履和見之於京師即執弟子禮爲刊之行世其立言大畧畢具於自作提要一書論者謂述之學考據詳明如漢儒未嘗墨守舊說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微如宋儒未嘗空談虛理而不核乎事之

實尚書汪廷珍稱其書爲古今不可無之書其功爲世儒不可及之功其心折蓋如此嘉慶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七所著又有王政三大典攷三卷讀風偶識四卷論語餘說一卷尚書辨僞二卷五服異同彙考三卷易卦圖說一卷大名水道考一卷讀經餘論二卷桑梓文獻志二卷水木本源志二卷荍田雜錄二卷荍田瑣記二卷荍田綴語二卷荍田賸筆二卷見聞雜記四卷知味錄二卷存陵書四卷知非集三卷無聞集五卷小草集五卷弟邁字德皐幼穎悟十歲能文年十二與兄述同補諸生乾隆二十七年復同舉於鄉文名噪一時性喜博覽有異書未見如負刺於背必求得之然後已敏於記憶少嘗與述讀海賦述未及成誦而邁已熟之不遺一字好爲詞賦擬上林七發諸篇繽紛陸離讀者幾不能句愛倣宋柳耆卿小詞名其稿曰步柳三十以後文益進潮湧瀾翻

浩浩汩汩不可涯涘其究考名人事蹟必辨其終始同異著有魏墟雜誌四卷魏郡瑣談二卷訥菴筆談一卷尙友堂說詩一卷大名文存四册大名詩存三册自訂其詩曰寸心知集二卷詞曰夢窗囈語一卷文集一卷又有魏郡叢譚金石遺文記畧雜記凡三種未成書而卒

劉鶴鳴 劉會璇

劉鶴鳴字臯聞滄州人乾隆二十七年舉人嘗從戈濤遊以經學稱於時及門著錄以百數沒後門人醵金葬之鶴鳴於諸經皆有傳注而所著春秋比事錄四卷授其門人劉會璇會璇本之撰春秋書法比義述鶴鳴說居多謂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盟宿諱公而盟浮來莊十八年不諱公何也以盟宿爲諸侯與大夫盟之始也如初盟幽莊十六年諱公而再盟幽莊二十七不諱初盟爲諸侯主諸侯盟之始

也盟齊僖十九年諱公而盟蜀成公二年不諱盟齊爲楚人與中國盟之始也盟扈文公七年爲大夫主諸侯盟之始故趙盾變文書晉大夫而新城文十四年則書趙盾矣圍宋僖二十七爲楚序中國上之始故楚子變文書楚人而厥貉文公十年辰陵宣十一年則書楚子矣此皆書始之例也桓九年紀季姜歸於京師凡逆稱女者諸侯與諸侯敵故本其父而言之若祭公逆王后於紀劉夏逆王后於齊本其夫而言之者諸侯不敢與天子爲禮也莒慶來逆叔姬高固來逆子叔姬本其身而言之者大夫不敢與諸侯爲禮也所以明君臣之義也然伯姬歸於紀王姬歸於齊無論天子諸侯之女皆言歸者其當無違夫子一也杞伯姬來求婦蕩伯姬來逆婦無論諸侯大夫之娶女槪稱婦者其當順於舅姑一也所以明夫婦之義也春秋之義不以夫婦掩君臣亦不以君臣掩夫婦桓十六年蔡季自陳歸於蔡此

與陳侯之弟黃楚公子比皆以弟歸者也而所以歸者不同黃比之歸爲易詞比之歸也楚苦虔之暴而受之則其易不在自晉而在楚黃之歸也楚受黃之愬而納之則其易不在陳而在自楚若蔡季之次當立故蔡人請之陳人奉之視黃之以弟抗兄比之恃公子爭國其義迥不侔矣是其歸獨爲順詞也僖九年諸侯盟於葵邱諸侯旣會而盟有稱諸侯有不稱諸侯何也會有王臣者王臣不與盟則稱諸侯葵邱臯鼬是也王臣與盟則不稱諸侯柯陵雞澤平邱是也會無王臣者中有閒事則盟稱諸侯祝柯重邱是也中無閒事則盟不稱諸侯馬陵戲亳城北是也會盟同地有再書其地有不再書其地何也同地而再書者越時越月也首止葵邱平邱是也同地不再書者同月同日也溴梁是也越時而不再書則已疏同日而再書則已贅故文不同也僖十九年衛人伐邢

師及齊圍郕而郕降齊師怨魯者深也邢與狄伐衛而衛伐邢仇邢者甚也蓋郕於魯衛於邢皆兄弟之國其望之也切故其怒之也至然而郕可矜也衛不可恕也所謂尤而效之罪尤甚焉故邢伐衛則惡邢衛伐邢則惡衛詩云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春秋之志也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以楚師伐齊以夷殘夏也蔡以吳子敗楚以夷救夏也楚之以春秋所惡而吳之以春秋所取乎曰皆無取也以楚病公之殘夏也固無取於公以吳病晉之不能救夏也而亦非有取於蔡與吳蓋內夏外夷天下所以理也外之則不與其干於內故會盂執宋公圍陳納頓子雖仁暴不同而皆所惡也內之則不欲其藉於外故公以楚伐齊蔡以吳敗楚雖殘救不同而皆所譏也僖二十八年衛侯鄭自楚復歸於衛衛元咺出奔晉衛侯鄭初歸殺叔武再歸殺公子瑕其事同也而殺瑕

書殺武不書何也曰瑕不當殺而武當殺也或謂武以迎君見戕千古寃之何以反言當殺曰此可據經而得也經於殺瑕以公子書則是未立之詞也踐土之盟武實書衛子目序莒子之上則是已立之詞也夫睥睨之事有心以爲譏離衛之設知者以爲議況寡君播越而儼然列壇坫之上據非其位稱非其名其誰曰非簒或曰晉實立之而非其罪也然武以死辭晉亦何能强之者或曰武之立凡以爲衛君也然武之用心自苦而立乎其位自非所謂人臣不知春秋之義必蹈簒弒之罪者正此類也殺得其罪則不書故宋公殺其母弟須不書衛侯之殺武亦若是已矣然則衛侯何以名曰國有疑君則君名衛侯之名正以武立而名非以殺武而名也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晉人敗秦師於殽議者紛錯自當時欒枝先軫已然然比事觀之春秋之志殆非之

也晉稱人略詞也蓋其結戎以殘婚姻則公以楚師伐齊之類也背殯而從金革則鄭伯伐許（成公四年）之類也其不顧德施則晉侯及秦伯戰於韓之類也其不先辭命則公子友敗莒師於酈之類也雖入滑殘兄弟之國於殽爲門庭之寇有未可以婚姻背殯忘施拘者然獨不可先以辭命乎且西師過軼晉其知之矣夫以秦師己至滑而弦高區區尚能以辭命沮其襲鄭之謀使晉當秦師之方東而遂問師故秦將何辭以對是不惟可以保鄭且可以全滑而兄弟無恙婚媾如故不亦善乎乃計不出此待其入滑也而乃爲之罪待其於殽也而乃迫之險是志於敗秦也自此以還由彭衙至遷延之役（襄十四年伐秦）秦晉交兵者一十有二次構禍者歷六十有八年孰非殽爲之始亂哉春秋之譏貶以杜亂耳使於殽而無譏貶是春秋賞亂也故曰非之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

射姑出奔狄凡殺大夫自君殺之者稱國自下殺之者稱人例也然亦有君不在而殺之稱國君在而殺之稱人者夫衞殺元咺成未歸也晉殺處父襄已葬也而以君殺之爲文者君雖不在而實與其事故入之也成致賂襄漏言也宋殺司馬昭已立矣晉殺先都靈已立矣而以下殺之爲文者君雖在而不與其事故出之也宋亂作盾專權也然入之者罪之也其君無德也出之者彌罪之也其君無威也無德無威其何以爲君宣八年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猶昭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也而公書有疾遂不書有疾者君自爲可以疾復也臣受命不可以疾復也至黄乃復非聘禮實入境而死則遂之義矣故譏之有事於太廟仲遂卒猶有事於武宮叔弓卒也而彼書去樂卒事此書猶繹去籥者去樂不止去籥卒事謂其可

以卒也去籥不盡去樂猶繹謂其不當猶也猶繹去籥非大司籥大臣死則弛縣之義矣故譏之春秋此志所以見人臣事臣之忠雖瀕死而有所不敢辭人君使臣之禮雖當祭而有所不忍遂萬世君臣之極則也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殺胥童者欒書荀偃而以晉書從其偽赴也弒州蒲者欒書荀偃而以晉書不從其偽赴也蓋其弒之赴不以程滑必以晉人而春秋第以晉書則見爲當國者之詞而弒之爲書偃可想矣且州蒲既以嬖胥童而見弒則殺胥童之非州蒲而爲書偃亦可想矣又曰宋督殺孔父而後弒與夷書偃殺胥童而後弒州蒲其事類也而春秋於孔父與夷則合書而先與夷於胥童州蒲則分書而先胥童者蓋以與夷之弒先孔父則見孔父爲與夷而死所以表其徇難之忠也以胥童之殺先州蒲則見州蒲因胥童而死所以著其近佞之殆也一

年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於戚遂城虎牢圍彭城彭城爲楚所取也城虎牢虎牢爲晉所取也而彭城仍係之宋虎牢不係之鄭何也係之宋者不許楚之取宋也攘夷也不係之鄭者不許鄭之從楚也亦攘夷也然城虎牢不係之鄭戍虎牢又係之鄭何也鄢陵以後晉厲師三加而鄭不畏晉悼師再至而鄭不服則其從楚者心也是亦楚也故城不係鄭以奪之所以罪鄭之從夷也雞澤以後鄭侵蔡而楚伐之鄭盟戲而楚伐之則其從楚者勢也猶是鄭也故戍復係鄭以還之所以病晉之不能攘夷也又曰經書城外邑而不係國者三楚邱不係衛緣陵不係杞內之也安夏之仁也虎牢不係鄭外之也攘夷之義也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於戚此與齊陽生入於齊事異而義相通彼書入者罪陽生之蔑父也此書

納者罪輒之拒父也陽生於荼爲兄其當有齊明矣而立荼者其父也則當有齊者而不當有齊何也父故也故書入爲罪陽生蒯聵得罪於父其不當有衛明矣而君衛者其子也則不當有衛者而當有衛何也父故也故書納爲罪輒凡鶴鳴所說比附至精雖因事立論而義亦自見也其所著又有易經史鑑坎卦解尚書文鏡詩經解禮記解春秋直解四書講義左傳文離騷讀法諸書然多散佚鮮傳世者

劉曾璇字毓源號蔭渠臨山人乾隆五十七年舉人性穎悟好學十三歲通五經年十七以古學冠闔郡嘗作鶴和堂讀書賦以見志例選爲定州學正升甘肅秦安知縣引疾歸以著書自娛初曾璇受春秋學於劉鶴鳴始知屬辭比事之法鶴鳴令先自爲說以觀其所見則條舉經文以類相比即傳說與講貫所及者略爲引

仲錄質於鶴鳴其後廣搜精研創爲綱領發爲凡例謂春秋書法要以比事見義義有合上下文而見者則屬辭以聯貫之故以比義名編比義之指在卽經文參其異同同者則類敘而總論之異者則錯舉而反證之文相似而義不同者則辨析其同中之異文不同而義相似者則推原其異中之同或互勘或對舉兩兩相比書法之義自見又義在以事相比與各條解釋者不同或卽本事相比或舉他事相比或相比以近事或相比以遠事要使融會貫通參觀互見其爲說兼採左傳公穀及胡氏諸家又從欽定彙纂御纂直解所取者以發明經義爲主至會盟侵伐之類事實具見左氏則不註之閒有引傳作註者或先經以起事或錯經以合異要皆與經義有關著春秋書法比義十二卷所著又有易鑑補遺二卷稽古錄隨筆錄連窗書室文詩賦集若干種卒年七十五

劉錫信　王萱齡

劉錫信初名錫侯字桐村通州人幼讀書目數行下及長博極羣書尤長考據之學乾隆三十年舉人令山東卽墨有政聲援例補戶部湖廣司員外郎時朝廷開館修日下舊聞考學士朱筠以通州潞縣諸卷分屬錫信爲考正數十條詳加案語於原書所未備者采摭各史及說部雜記並諸家詩文集以補其缺遺暇日涉獵羣籍隨手劄記復增輯若干條又摘州志譌謬並方輿諸書之有關通潞者條舉而正之釐爲三卷曰潞城考古錄其漁陽攷云漁陽郡自六國燕時已置秦因之見史記漢書地理志後漢書郡國志魏書地形志俱載漁陽郡所領有漁陽縣卽秦與西漢郡治其故城在今密雲縣南境見太平寰宇記方輿紀要諸書北齊後周二書無地志可攷隋書地理志始無漁陽縣蓋廢於齊周之世矣

隋志漁陽郡領縣一曰無終無終自昔隸右北平元魏隸漁陽至隋移郡以治之此無終始兼有漁陽之名也唐書地理志潞縣下云武德二年自無終徙漁陽郡於此置元州領潞漁陽并置臨泃縣貞觀元年州廢省臨泃無終此漁陽縣之名復見於唐初者玉田縣下云本無終武德二年置貞觀元年省乾封二年復置萬歲通天元年更名蓋徙漁陽郡治潞而廢故漁陽郡爲漁陽縣又析其地而以故縣無終之名名之其實無終漁陽皆無終地非秦漢之漁陽故地矣至開元十八年置薊州治漁陽縣唐以後因之歷梁唐遼金元皆同明初省縣入州歷年既久時代且近後代地理諸家不加詳攷皆習見唐置之漁陽遂混爲秦漢之古漁陽通典通攷方輿紀要及各地理諸家書多以鮑邱水沽水載薊州漁陽縣下而地勢水道始紊亂矣鮑邱水攷云朱氏日下舊聞沿前代

地理諸家之訛於通州既載太平寰宇記方輿紀要諸書以白河爲鮑邱水矣於薊州又載水經鮑邱水經文一條未免歧出水經云鮑邱水從塞外來南過漁陽縣東又南過潞縣西又南至雍奴縣北屈東入於海按漢潞縣今爲通州薊州在通州東一百四十里中隔三河縣若以薊州爲古漁陽則此河出薊州之東烏能返過通州之西地勢睽隔有不能强通者況水經明言南過漁陽縣東又南過潞縣西則漢時潞在漁陽之南非東西相距也薊州治所之漁陽乃唐所建非秦漢漁陽故地鮑邱水卽潞河一名白河白河自塞外流入密雲縣境南逕順義又南至通州酈注云鮑邱水東南逕漁陽郡治秦始皇二十二年置方輿紀要於密雲縣載漁陽城在縣南十八里秦郡治此據二書則水經所謂南過漁陽縣東者指此通州潞河東有古城爲潞縣故城與水經所謂又南

過潞縣西合酈注亦云鮑邱水又南逕潞縣故城西屈而東南流逕潞城南今潞河過州東即轉而東南流正經古縣城之南與經注俱屬相符則潞河爲古鮑邱水無疑又潞河自通州南流入武淸縣境南會衛河入海武淸爲古雍奴縣與水經又南至雍奴縣北屈東入於海亦合與薊州俱無涉薊運河辨云方輿紀要既以通州白河爲鮑邱水又以薊州城南之運河爲鮑邱水又稱爲潞水通州白河名潞河者以州爲古潞縣鮑邱水逕潞縣故稱潞水見之水經本文及酈注甚明今薊運河全不經由潞縣豈有名潞水之理又因班志漁陽縣載沽水水經注有沽水逕漁陽縣故城西之文復冒以沽河之名詢之薊人云並無此稱總緣著書家概以唐置之漁陽爲漢漁陽而未嘗核其地勢之東西南北也沽水合鮑邱水於云水經元文沽水鮑邱水列爲二水各有源流酈氏注鮑邱水云

鮑邱水又西南流注之於沽河亂流而南又云鮑邱水入潞通得鮑邱之稱矣其注沽水云沽水又南逕安樂故城東俗謂之西潞水也又云沽水又南濕餘水注之沽水又南左會鮑邱水世所謂東潞也沽水又南逕潞縣是以沽水爲西潞水而云左會鮑邱水世所謂東潞指鮑邱水爲東潞水也云左會則鮑邱水明在東沽水明在西矣至潞合流今通州白河自東北來富河自西北來至州城東北合流爲潞河以水經注及今地勢攷之白河爲古鮑邱水富河當爲古沽水富沽或音相近而訛耳況所云沽水又南濕餘水注之濕餘水即今昌平榆河下流爲沙河入於富河合攷之益見富河爲沽水之證乃地理諸書但知白河爲鮑邱水而不及富河太平寰宇記以爲潞河一名沽河一名鮑邱水似一河有二名實乃兩河會於一也其云北自檀州密雲縣界流入亦專指白

河上源耳高梁水攷云水經注云鮑邱水入潞高梁水注之首受㶟水於戾陵堰自堰枝分東逕梁山南又東北逕劉靖碑北又東南流逕薊縣北又東至潞縣注於鮑邱之水今都城西直門外迤北半里許有高梁河源發西山玉泉東入都城西水門稍東流入大內環繞宮殿南出玉河橋水門東行會南北城河由大通橋東下經慶豐閘平津上下閘普濟閘東至通州入白河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郭守敬開此河置閘蓄水通舟以濟漕運賜名通惠參取長安客話帝京景物畧蓋此河在西直門外今仍稱高梁河入都城大內則稱玉河流出東便門外大通橋下或稱大通河由五閘迤邐而下至通州則稱通惠河土人呼曰裏河本一河而隨地異名是今通惠河即古高梁水也白河為古鮑邱水據水經注高梁水至潞縣注於鮑邱水據通惠河下流入白河與酈注合攷之前代魏劉靖見水

經注北齊斛律羨見齊書本傳皆導高梁水會潞灌田者又桂文襄公奏議亦云此河元郭守敬由古水道開濬非自守敬創始可知守敬即因高梁水入潞故道廣爲開濬上源多引白浮神山玉泉諸水下流因地勢建閘蓄水以成河耳今人習焉不察皆知爲通惠河而不攷其即古高梁水也書出朱鈞見之歎曰北方學者第一也錫信又以避諱之說殷商未之前聞左氏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則諱之故避諱斷自周人始然克昌厥後駿發爾私形諸雅頌歌於朝廟殆所謂臨文不諱者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始以諱改官制矣魯以獻武廢二山始以諱改地名矣秦漢而降避諱益詳其初避帝名既而漸及中宮漢雉晉春是也既而并及儲貳北齊廢帝隋煬帝俱在青宮即已更改郡縣名號唐因章懷亦易崇賢之館自時厥後追尊之帝與握符御宇者不殊割據之君

與統一函夏者無別或子孫推崇其先世或偏隅各奉其聲靈莫不敬避名字更易舊文夫周秦漢避正名而已隋唐已來竝及嫌名至宋而嫌名之避益繁每一帝嗣服應避者多至十餘字凡文字援引書史追改前代人名如荀勗稱孫勉之類幾於不可辨識淸興廟諱御名止避正字畢凡同音之字概不全避一弛唐宋嫌名之禁比來宏開册府甄錄遺篇諸書中如公孫平津鄭康成名字皆直書本字缺其末筆大公至正超越前古第近代著述如年號謚法之類皆有專輯之書惟避諱更改名物至夥向無專書記錄斯亦藝林之闕也於是搜討往籍裒而集之類分十二援引證據輯成歷代諱名考一卷以爲識小之助錫信生平不務聲華深自韜晦窮達一委之命年踰七十孜孜嗜學尤人所罕及嘗取諸史地理志參稽史傳旁徵金石文字及古今水道地輿諸書訂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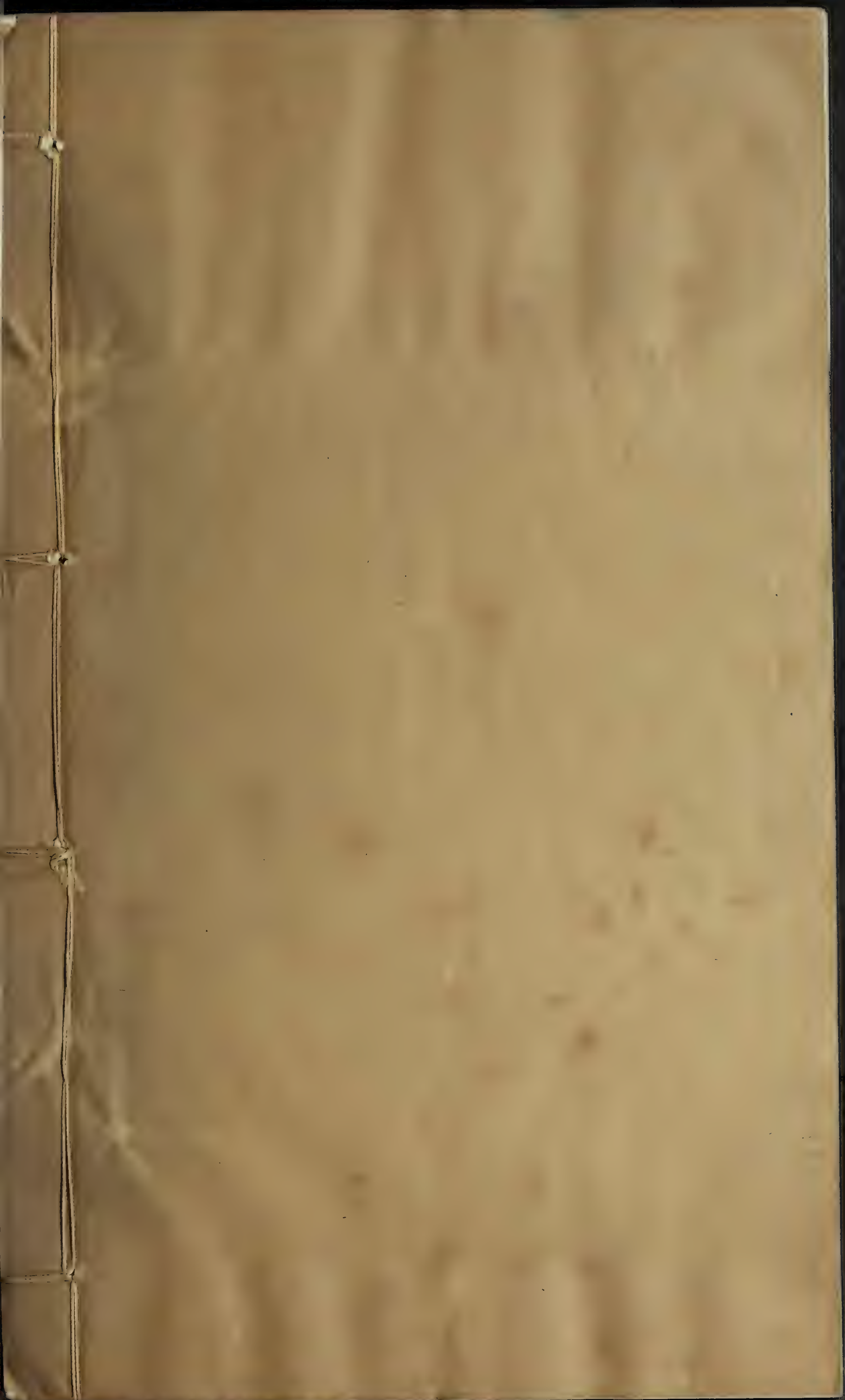
訛舛仿宋儒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之例作歷代史記地理考證卷帙浩繁迄未成書而歿其所著煮石山房存稿菱溪筆記諸書世亦鮮傳本士林惜之

王萱齡字北堂昌平州人道光元年副貢生舉孝廉方正官柏鄉教諭讀書爲訓詁之學見王引之周秦名字解故其末附闕疑者三十二事爲之攟摭經傳疏通證明成爲一卷如釋鄭公子魚臣字僕叔謂魚氏也詩茲其臣僕謙爲賤者之稱禮運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釋公祖句茲字子之謂月令句者畢出說文茲草木多益也之出也象艸過屮枝莖益大有所之一者地也故勾茲字子之釋魯孔箕字子京謂古箕茲同字箕子孟喜易作其茲史記曰萬物方茲滋孫子算經十京爲茲茲京俱大也釋趙李緅字牧謂緅卽棷之譌字禮運鳳皇麒麐皆在郊棷天官藪牧養蕃鳥獸

椒藪同字故椒字牧其他究聲音之假借察訓詁之會通頗爲有
裨經學然逐條疏辨穿鑿附會在所不免萱齡自謂遠闕疑之義
蓋自知其得失也萱齡精九章之術工駢文㫓平志稿其所纂錄
也

文學傳六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弟二十四



大清畿輔先哲傳

大清畿輔先哲傳弟二十五

天津徐世昌撰

賈炎 從子汝愚

賈炎字午橋號蕉園故城人延泰子年十八補縣學生乾隆三十年以選拔貢成均援例候選布政司經歷其弱冠時侍父京邸日與老師名宿闘酒吟詩衆客冥心苦索炎援筆揮灑若宿搆然書法東坡駢儷之文仿唐四家塡詞學秦柳而尤工爲詩著有蕉園詩稿二卷練思運詞無棘句鉤章之苦吳錫麒稱其秀情標舉天骨開張如謝元暉所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此實蕉園所自得者炎狀貌魁傑豐下腰腹十圍發聲若洪鐘勇於行義拯人急如恐不及而天性肫摯尤篤友于之誼其兄錟官京師久炎冒雨買小舟往省視中病而卒歸葬之日鄉人往奠者哭之失聲錟從子汝

愚字柳溪五歲能賦春雪詩弱冠舉於鄉九上春官不第棄帖括業肆力於古從興化任大椿餘姚邵晉涵游友曲阜桂馥宛平史兆蘭偃師武億諸宿儒研究經史旁及金石篆隸生平著述連犿函麗累數千篇文名噪甚出官山西權絳縣渾源州諸篆晚歲居京師步市中突一人前捧足叩頭曰公尚識小人乎小人有二子矣驚詰之迺宰絳縣時其人繼母控所聘同里某姓女不謹求退婚汝愚審其僞叱出之趣命納娶事遂寢二子即其婦所出也其在渾源有兄弟爭訟者汝愚夜召至廳自持燭燭其面曰爾二人狀貌何相類也問胥吏曰類乎曰類令堂下縱觀之皆曰類復引鏡自照二人感泣罷訟自是友愛倍篤於前其仁德感人類若此汝愚既工爲詩文然不自愛惜稿成輒棄置卒後其子孫蒐輯殘缺得椿莊文集一卷孟門詩草一卷梓之行世初史兆蘭得秦皇

墓磚製爲硯汝愚喜奇者古聞而走索之兆蘭即出贈附以長歌中有柳溪卓爾當壯年篆隸突過熹平前文辭江海迴洪瀾之句汝愚工漢隸又喜爲繆篆不失古法而古文辭尤爲時所推蓋紀其實也

辛大成　温如玉　如玉子序斌　宋赫　寍長年

辛大成字展亭號蘿村又號達夫盧龍人乾隆三十一年進士授四川昆寍知縣昆寍居邊徼彫敝難治大成威惠兼施內絕苞苴外興學校租稅之不便民者悉捐除之民呼爲辛太清患土苗不靖每力請於大府籌豫防之策後果變勞師征伐其先識若此在官八年報最將擢會理州適丁母憂大府知其貧貲以千金始獲歸里平生所歷山水皆有題詠過巫峽瞿塘灩澦堆嘉陵江諸作蒼涼悲壯頗似杜陵晚年益肆力典籍帷鐙咿唔若寒素然與撫

盛溫如玉宋赫為詩友性情恬淡常策蹇游山谷雖販夫牧豎皆知為辛先生

溫如玉字尹亭號廉圃天性孝友髫齡就傅日誦千餘言乾隆十年成進士由翰林院檢討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十八年充廣西正主考官升禮科給事中轉刑科兩視學湖南北二十九年巡視山東漕務旋以病歸歷官清要廉潔自持著有靜淵齋詩存醇粹恬雅不事叫囂得風人遺旨子序斌字石坡食貧讀書力紹父學為詩不矜格調而機趣自然屢試不售橐筆遠游足跡半天下年七十始歸里家徒四壁立授徒自給梅成棟官永平教諭與序斌交最懽朝夕辨論經史以及儒理禪宗歷算輿圖諸書莫不洞悉精奧成棟歎為有本之學著有六足心聲詩集

宋赫字東野乾隆二十三年舉人生平一介不妄取言行方正與

時多齟齬家貧授徒餬口境愈窮詩愈工卒抑鬱客死著有東野詩草長洲陶樑輯畿輔詩傳稱其樸老蒼秀爲永平獨步其時有樂亭瞽者竇長年亦以詩名

長年字芝亭四歲患痘失明及長志趣高遠從諸兄授讀旣成誦皆貫通大義因舉漢魏六朝三唐詩一一耳熟之默識竅竅作有韻之文輒得新語所著芝亭詩草一卷其蹊徑不專主一家靈府澄澈靄然孝弟仁者之言論者以宋時楊希閔明季唐汝詢比之二子皆瞽而工詩者也其早秋病起偶述云殘暑晝猶長早涼秋尚嫩露荷散淸香風竹合疏韻幽閒竟日臥寢病無人問薄暮宅門前槐花深一寸春日偶成云蓽門春草色終日無俗客倦眠長日曛兀坐每更末弄笛花鳥知題詩風月和偶步長松林無朋惟引鶴情思瀟逸讀其詩可以見其人同里楊開基序其集謂其學

足以自成品足以風世蓋不僅以詩傳也

紀曾藻

紀曾藻字文溪號小癡文安人少駿偉九歲日誦萬言十五通十二經乾隆三十五年舉人出爲縣令歷任山西陽城太平長子諸縣有政聲丁母憂服闋授廣西永福知縣時安南軍興羽書絡繹供頓不一擾民調貴縣縣界廣東高廉海匪嘯聚廖三進者尤强橫官不能制曾藻至躬率民壯入山禽三進及其黨十餘人以次抵法縣境獲安擢思恩府理苗同知以積勞卒年四十六曾藻學富才贍下筆輒千言立就詩思深湛氣骨尤儁偉黃世發序其集謂爲才人之作非僅詩人之詩也有小癡遺稿一卷

李維寅 子雲章 龍鐸

李維寅字春旭一字欽伯大興人父蔚字青岑乾隆二十一年進

士官廣東潮州府知府有嵐秋山房賸藁維寅少篤學年十九舉
乾隆三十九年順天鄉試四十九年會試以國子監學錄用授廣
西義寧知縣義寧地瘠民惰維寅勸墾種興學校鄰邑有僧惑衆
作亂微服入山縛之散其衆調宣化適安南用兵徵輸饋餉車舟
供帳之役什倍他邑維寅措置裕如而民不擾總督福康安廉其
賢奏擢左州知州嘉慶二年西隆州苗變時方署養利得替乃馳
赴舊州募鄉勇禦賊總督吉慶率官兵繼至維寅上書言軍事略
曰苗不足憂當安民民遭焚掠無所容且從賊而賊勢成矣古稱
徵兵滿萬不如招募數千蓋以募爲振則民心安民心安則賊氣
奪而急私讐悉敵情尤無過於土著之民者苗性本嗜殺承平日
久驕而思逞非先剿後撫使力窮心餒則翻覆尚未可知且博引
宋明征苗前事辨論數千言繪地圖山川夷險攻守形勢了然吉

慶大喜檄維寅隨營理糧餉嘗督鄉勇開隆愛山苗以木石拒山徑維寅奪其七隘礟碎馬前蓋不爲動山澗湍急無舟粱衆相顧逡巡維寅縱馬涉中流衆皆奮呼以從遇賊戰繫其酋歸紅水江者黔粵之限苗恃以爲險者也造巨艦十餘來犯吉慶患之維寅夜至江察隔岸鐙火滅沒使人泅而過盡斷其纜沿流鼓譟守船賊暗中突觸自相殺卽得其船渡江解册亨州之圍事聞升授太平府龍州同知官兵凱旋大府檄維寅與左江總兵穆克登布留後時近江十三寨觀望不卽附維寅破高寨之匪招撫餘苗安其居民歲盡蕆功明年將引見以事不果行歷署永寧全州河池諸州染瘴卒年五十有一維寅威儀俶儻居官二十年治行卓然不名一錢而周恤急難獎拔後進汲汲如恐或後性耽吟詠精藍巖洞留題殆徧德泰稱其詩寄託深遠皆有關於風教湯藩則謂高

明伉爽激昂悲壯之氣具體韓蘇雖生平仕宦功名未竟其志而詩則必傳無疑也有廉餘詩集二卷行世子雲章字子文號壽君嘉慶二十三年舉人官撫寧縣教諭博學工詩所作戛戛獨造意在力追古人古體馳驟豪宕光怪陸離律句整練高華肩隨七子與唐李五代纖佻薄弱之習一洗空之詢詩壇射鵰手也著有咫聞齋集其時同縣有龍鐸者

龍鐸字振升號雨樵乾隆二十四年舉人生而穎異十二歲時杭州朱某命詠瓜子皮應聲而就有莫道東陵無託意此中黑白儘分明之句朱驚曰此子將來必以詩名後宰江蘇吳縣袁枚每掃墓杭州必過其署臇鵠炮蹯觥籌交錯聯吟鬬勝豪氣飛騰枚稱為風塵中奇士其詩集散佚無傳

李廷敬 兄廷揚

李廷敬字景叔號寗圃一號味莊滄州人生有夙慧淹通羣籍乾隆三十八年應天津召試欽賜舉人四十年乙未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旋改戶部主事出知常州歷江蘇江寗蘇州知府擢蘇松太道所至興利除害慎獄省刑政績卓然初廷敬由翰林改部曹乞假省其兄廷揚於粵東道署廷揚友愛獨至寫風雨對牀圖並畫其像於座所夕聯吟爲樂及同官吳中一僕一舟數數往來於山林泉石之間人以比之眉山兄弟廷敬性豁達好客能容物題襟投轄從者如雲時與吳錫麒袁枚王文治祝德麟洪亮吉陳廷慶趙懷玉何琪林鎬陸繼輅輩以詩文相雄長商推古今經史疑義恆達旦不寐晚年益嗜書丹鉛不去手所輯二十二史紀傳節要三通節要唐詩百家選列朝詞選平遠山房詩話又自訂詩古文詞爲平遠山房集其所塡南北曲輒付小伶歌之尤好古精

鑒別嘗得銅琴一張上鐫薛道衡三字又輯歷朝名人書刻平遠堂帖士林爭購寶之廷揚字巖野號隨軒又號退廬乾隆二十五年進士由員外郎視學雲南期滿轉郎中外授廣東高廉道調惠潮道多善政去之日拒輪遮馬者老穉塡衢凡三百里不絕四十八年擢江蘇按察使調廣東以海豐案罪名錯誤鐫級遂引疾歸著有遂初堂詩文集皆罷官後編定者也卒年七十五

張太復　潘文本　李昌舒

張太復原名景運字靜旃號春嵒一號秋坪南皮人博學能文尤長於詩乾隆丙申　上東巡獻賦津門詔在翰林院四庫書謄錄四十二年選拔貢生授浙江太平知縣以洋案謫戍破產得贖改遷安縣教諭性好遊嘗南浮江淮西登太行東走歷下再至錢塘吳門懷偉抱負奇氣激昂振奮一洩之於詩大江南北詩人如陽

湖洪亮吉遂盜張問陶皆慕與交年七十餘馳騎射鵠如少年書舍一區琴書几榻瀟灑夷曠舍外茂樹連雲皆數百年物所謂因樹山房者也其詩跌宕淋漓神味淵永獨來獨往有不可一世之槩閒作小畫秀逸超衆書法出入晉唐論者有鄭虔三絕之目自作生傳營壙題碣曰詩人張太復之墓著有因樹山房詩鈔二卷西齋小稿四卷今文集四卷餘集一卷北郵集二卷後集一卷岫雲集一卷後集一卷南浮集一卷續集一卷又北上集晉遊集歷下遊集賜錦集瀛館校書集益津集金臺集橫湖集北歸集居京集知非集沽上集鹿城遊集觀瀾集京邸集吟風集各一卷又有秋坪新語續新語田盤紀遊諸書

潘文本字立堂號石湖遷安人與同里李昌舒以詩文相砥勵交甚篤嘉慶十一年南皮張太復訓導遷安張故負詩名海內意少

許可見文本所作迺大奇之稱爲詩友以家藏古墨代縞紵焉文本放情肆志與俗多乖忤著有石湖詩草其自序云願耕於西山暇則以硯田自娛故號石農將置別墅於西山石湖之側故亦號石湖子或稱竹伯者竹在本上猶云笨伯也世人皆巧我獨拙期不失其素耳又欲自號鈍散漢鈍則以鋒利讓人散則不受束縛漢者欲終不失爲丈夫也故所作多悲壯語年五十竟以諸生終

李昌舒字坦齋號伯度父綸字春卿乾隆五十一年舉人著有賓翠軒遺稿昌舒學問淵雅弱歲即以文章名嘉慶二十三年舉鄉試時年四十餘矣道光六年以大挑一等官甘肅合水知縣縣磽瘠風俗椎鄙昌舒以誠意感孚民欠租累數千爲捐俸代償丁父憂歸服闋請終養事母母卒復補環縣值大旱禱雨於城隍神不應爲文以責取鎖械與神並繫暴烈日中民環跪泣請是夜雨歲

大豐始環米斛錢三千賤至五百又慮其傷農買穀貯倉廩明年夏水災昌舒日行泥淖中障隄補決四竟得無恙時議淸隱田官吏承風旨以多報升科爲功昌舒第報五頃曰盡矣上官責促之終不應民有感於繼妻而追其孀婦改適成訟者牒至庭剴諭之民大感服孀婦節始全環人少文學教士子尤有法如課其子弟後以勞疾卒著有挂雲山房詩草西行草西行續草等集生平服膺袁枚答沈潛論詩二書故所造近此晚年格韻益高其書畫尤爲當世珍貴

何詒霈 父夢蓮

何詒霈字東垣號緯齋正定人父夢蓮字淨亭號周溪乾隆四十二年拔貢生授刑部七品小京官越二年領鄉薦洊歷主事員外郎中嘉慶元年楚苗之亂奉旨馳驛赴軍營權衡永彬桂道旋入

都補戶部郎中轉山東道監察御史上疏條陳時政論長蘆鹽加價不爲商利祇以病民疏入得減去每斤錢一文尋出知陝西榆林府護延榆綏道坐事鐫級歸薄田數十畝僅供饘粥恬如也夢蓮幼穎異七歲能文善爲詩歌其雞鳴居庸及捕蝗苦雨之作接響少陵鐵堂赤谷新安石壕諸篇倚韉一編則又借問關戎馬以發其纏綣忠愛之忱蓋兼學人詩人而有之者卒年六十有五所著有式古堂詩集四卷詒霈嘉慶十年進士恬淡好學究心經制之書嘗讀儀禮朝覲等篇及周官大小行人職輒掩卷長思以爲古諸侯以彼區區之國山川林麓三去其一采邑菜田二去其一再加溝畛洫涂澮道之浮廢則入公者無幾耳往來餽贈禾米數十車醯醢數十甕乘禽一日數十雙雖曰優渥不甚頓乎此無他故版圖廣狹但以井計菜田在外物產富矣寓兵於農軍餉裁矣

戎軍一乘役車三之驛費節矣下士以上各有采地歲所獲稍視
年上下官俸省矣既有分土即有分民銜命行役各徵其私供億
輕矣鄉遂公役粟備王食此外家削都鄙皆有歲納而關市山澤
幣餘亦各有稅九賦斂之九式節之歲之所入十倍所出人主得
以其餘聚迎來送往通商惠工養老孤卹囏阨涵育士儒崇獎風
化故井田者萬事之根本也制莫詳於三代法尤備於成周於是
撰爲成周徹法演一書假設賓主問答以盡其詞并訂爲圖譜凡
二十四章其爲說以周禮爲主而援據古訓以定其制如本古文
尚書濬𡿨巜距巛而得制產計畝之法本說文田從口象四圍畝
巜田十十四方而得畫井授田之法是也又參攷羣籍以盡其義
如造士之序命民之制則本之尚書大傳封爵之等附庸之名則
本之白虎通義革車役車戎馬之數則本之司馬法是也又有訂

正舊說而得其證者如舊說鄉遂五數都鄙九數則證以匠人爲溝洫遂人治野知國中居民以五起數與鄉遂同舊說魯爲次國侯國無太宰宗伯司寇則證以大戴禮國有四輔知魯國千乘侯國六卿是也又有薈萃衆說而得其解者如謂夏貢五十舉下農以賅上中殷助七十舉中農以賅上下周人修而並用之徹者通也百畝者舉成數也是夏亦可曰七十殷亦可曰百畝周亦可曰五十也又夏制皆私田而公賦仍百畝殷制有公田而私田仍八百畝周之貢雖除廬舍二十畝而公賦止八十畝惟徹兼貢助而言九十猶什一也是也蓋詒霈於周官一經融會貫通而井田之說準以孟子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惟鋪敘太極兼及河圖洛書牽强附會是亦好奇之弊也詒霈詩學近體類元白其從軍諸作尤沈雄蒼莽論者以爲得於過庭之訓者居多云

張德懋

張德懋字允昭號芥洲一號研農滿城人生而聰慧五歲母趙授以經悉能成誦學爲文下筆驚其里宿年十七補諸生嗜學不輟雖寢食未嘗釋卷一夕讀史記忽有得文乃益進乾隆四十一年應召試列二等四十四年以拔貢舉鄉試第七四十九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五十一年典試雲南明年與會試分校所拔稱得士又明年遷員外郎以諳悉曹司掌故久留不調得風疾卒於京師年四十七德懋生平豁達重交遊急言諾嘗鬻田以助鄰人之喪自爲諸生時好客賢名藉藉官京師交益盛座上客常滿豪於飲醉後即爲歌詩下筆不假思索淋漓傾吐聲激金石劇譚古今事滔滔若決黃河投轄擊缽深夜無倦然非其人不屑作一語也不喜人言家中米鹽事又不善會計坐是終其身無一錢其所爲詩

曰河朔曰古耕曰宣南曰滇行吟草曰五溪歸棹吟曰甲午後編凡六集總名曰石蘭堂詩刻九卷論者謂石蘭詩意取師心法必摹古清鏘排宕一歸風雅之正使天假之年所造固不止是也

杜南棠

杜南棠字召亭一字荔材贊皇人乾隆四十二年舉人五十二年進士授翰林院檢討刻勵爲學思以文章鳴世擢左春坊左中允有丰骨尚節概時相國某權勢能進退人同館爭拜跪趨赴南棠獨長揖守儀制某愕然問籍貫以贊皇對某曰李衛公桑梓也意頗不懌時都人士好談古學以隱僻爲博割裂爲新南棠立論頗持大義有居要地者慕其名欲羅致門下會宴客主人將前席行酒衆皆以門生辭某笑曰自有不爲門生者而南棠亦不爲動太考遂以平等左遷居京師境益窘或勸其一謁當路侍御可立致

南棠曰窮達有命奈何因一跌遂失生平乎卒不往旋告歸遊湘湖浮江漢所造益深後主講恒陽書院嘗自述生平坎坷心氣和平無一毫尤怨其雅量蓋不可及云著有荔材詩稿

舒位 鄭佐

舒位字立人號鐵雲大興人誕之夕母沈夢一僧手折桂花稱從峨嵋來故又小字犀禪幼承家學工詩古文辭丰神散朗如魏晉閒人十歲下筆成章十四侍父翼官粵之永福讀書署後鐵雲山因以自號安南入貢隨父出鎮南關迓使者賦銅柱詩相贈貢使者奇之逾冠舉乾隆五十三年鄉試值父喪僑寓湖州十年徧交當時知名士而士大夫開府東南者競相羅致遂從王朝梧觀察之黔值南籠狆苗不靖威勤侯勒保統兵征之檄朝梧從戎位爲治文書勒保見而器之恆與擘畫軍事狆苗平勒保移督四川晉

經略率三省兵攻白蓮賊與位約曰子之才傅修期駱賓王流也從我游治中別駕所以煩士元者在吾其無憂位以母老道遠辭曰昔太眞東晉之國士也絕裾違親爲論史者所惜吾豈以五品官而置七旬老母於八千里外乎謝勒保南歸貧無以養恆負米湖湘間歲一歸省母旣又客雲間秣陵會稽地較近輒數月一歸省九上春官皆下第遂絕意進取嘉慶二十年客眞州聞母喪戴星而奔不納勺飲者彌月以毀卒年五十一距母歿兩月餘耳生平好學不倦於經史古文無不讀尤喜觀仙佛怪誕九流稗官之書一發之於詩當乾嘉之際海內詩人相望沈氏德潛守宗法袁氏枚主性靈而位以奇博閎恣之才橫絕一世蓋於長吉玉溪飛卿之外別成一家者祭酒法式善嘗以位及秀水王曇昭文孫原湘竝稱爲三君爲作三君詠善書各體皆工雖倉卒點畫不苟能

吹笛鼓琴度曲不失分刌所作樂府院本脫稿老伶皆可按節而歌不煩點竄在勒侯戎幕時有龍幺妹者貴州土司龍躍妹也勒保征狆苗檄調土兵適躍病命幺妹帥兵馳抵軍門妹年十八長身白晳結束上馬出入矢石閒所戰必捷秦良玉不是過也事平勒保爲幺妹執柯欲以歸位位婉辭之復爲詩紀其事時傳爲佳話位爲詩專主才力每作必出新意不沾襲古法而精力所到有他人百思不能及者嘗論人無根柢學問必不能爲詩無眞性情卽能爲詩亦必不工故所作合騷揜雅精奇洒落雖極意馳騁而無覂駕之虞蓋由博涉羣籍性情根柢載之以出非枵腹從事拘牽格律者比也著有梟橋今雨集二卷瓶水齋集十七卷皆梓以行世位本燕產先世久宦無家毋久居吳安焉位生卒皆在吳友人謀葬於吳從其志也

鄭佐字伊圃一字湘芷豐潤人官布政司理問性孤介工文詞少隨父濟燾官蘇松與昭文孫原湘秀水王曇大興舒位相唱和選勝徵歌極一時之盛著有紅蕉花館詩稿

馬允剛 王居建 王企曾 王若璉 若璉子淑向

馬允剛字見一號雨峯開州人明鐵鉉死建文難有經歷宋某負義挾鉉二子逃開州長匿李氏次匿馬氏遂從其姓允剛蓋鉉次子後也舉乾隆五十三年鄉試嘉慶二年奉撫軍檄轉餉甘肅協川軍麥十萬石赴畧陽濟軍食賊高三馬五餘黨聲言寇畧陽鄉民恐偕老幼避難城中武弁閉門不納允剛曰城以衛民不納民奚往乃出城督民囊麥入須臾麥盡賊已半渡嘉陵江即攻城城門朽壞允剛以麥囊堵城恃以無恐三日大兵至賊解圍去四年移任沔縣賊勢張甚所在焚掠乃牒鄉父老築堡四十餘處賊技

窮秋毫不能取或以築堡爲迂未幾朝廷有堅壁清野之命大吏檄州縣築堡同僚始服其先見方賊圍沔時請於上官發鉛丸火藥靳不予則以火藥一囊分十餘束多製竹籠籠標一旗曰軍需火藥故令民開累日往返運賊疑有備而去賊渠羅半年者尤凶狡匿縣之鐵鑪川茅壩出沒爲害允剛督鄉兵攻戰三晝夜用連枷梘法破其長矛生擒半年戮之十一年王文龍蒲大方倡爲亂削平後奉檄撫卹周巡林箐目擊居民焚掠之慘爲賦哀鴻篇歎災行諸詩紀事讀者以爲有元次山舂陵遺響云後升安徽池州知府同治九年祀鄉賢祠允剛論詩主體格而以李杜韓白爲宗所選曰唐詩正聲不錄李長吉孟東野賈浪仙三家者有關中吟及馬氏家譜同里以詩稱者王居建王企曾王若璉及子淑向居建字霞起號述園康熙四十二年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有述園

集企曾字紹宗諸生有西亭集若璉字墨癡有墨癡集淑向字漢儒有斗室集皆允剛爲之序居建詩峭拔無宋元卑調企曾學晚唐若璉五律有劉文房風格淑向專學盛唐惟色澤枯淡故終以山林老耳

吳名鳳子濤源

吳名鳳字竹菴鹽津人晚年寄居吳橋遂家焉乾隆五十七年舉於鄉官江西奉新知縣有能稱調都昌再調東鄉以實學教士建書院會龍岡麓時德化縣桑落鄉有圍隄隄外歲患水人爭相訟歷年莫能決大府察名鳳才檄守德化名鳳建外圩捍水患遂息百姓德之呼吳公隄江路險惡多覆溺患創積善堂於大姑塘置救生數船並麼旅會皆捐俸爲之以課最第一升饒州府景德鎮同知鎮多火災設水龍局禦其患奉檄修豐城雷公腦石上築建

昌四十八圩人建生祠以祀擢攝府篆會安仁民變當事擬加兵名鳳單騎諭散之常曰兵刑所以濟政教之窮非大不獲已愼勿輕用也歷攝九江瑞州撫州南康知府名鳳居官清勤善聽斷座右豎牌爲記案無一牘留嚴緝會匪毀淫祠數十江西人呼吳青天爲演傳奇詞頌其政道光二十六年致仕歸咸豐二年重宴鹿鳴四年卒年八十八生平工文章篆隸博覽嗜考據之學解組歸里著禹貢解至導河節喟然以前儒說九河者多未詳確因證據傳志勘察地形作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二說人服其精審又著有古本大學解四卷論語解二十卷讀易解十二卷洪範解四卷此君園文集三十卷此君園詩存二卷學詩臆說一卷竹菴詩鈔四卷詠史百篇二卷此君園文集續鈔竹菴詩鈔續集若干卷同治十三年入祀鄉賢祠子濬源字棠湖幼稟家訓能食

貧篤學兩兄皆工帖括文字潯源獨肆力於古光緒元年領鄉薦年已五十矣試春官不第遂絕意進取窮探經史考訂三代秦漢魏晉金石文字凡鼎彝碑版圖畫書史旁逮方輿沿革訓詁異同審鑒精覈能補古籍所未備又工篆隸精鐫刻手勒石逾數十種曲盡古法書名噪一時持楮乞墨者無虛日得片紙隻字珍若拱璧桂良督直隸常急遞至邑句印刻當時朝野晏安士大夫爭以古物玩好崇尚奇博每獲古文奇器多質潯源品題之以定眞贋初父官江右歷四十年歸後貲產不及中人潯源繩樞粗糲日常下帷讀書門庭寂寥車馬絕跡性落穆寡交不履城市近三十年同治九年直督李鴻章聘請襄修畿輔通志閱十年書成直督奏請獎敘堅辭之初捻匪北犯竄吳橋潯源與邑宰督勇役環雉堞而營賊偵有備不敢犯城內難民數萬家皆獲安堵光緒二十六

年拳匪之亂聯軍至吳橋城民皆遁潯源獨閉門靜坐夷兵往來如織竟無一闖伺者故友張某權湯陰縣知其貧寄金濟之潯源聞故人劉恩溥遭兵亂困居京市即以張金馳贈之其篤於交誼如此生平嗜音樂歌曲常在保定肆中得一塤置懷袖中風晨月夕必出而弄之以自消遣並爲譜錄張之於世案頭列古錢數百種視若性命然孤僻好潔不輕與人言每有所作輒自矜詡擁鼻吟哦人或指笑之不顧也妻孟通詞翰繡畫尤工絕牀笫閒互爲師友先潯源而亡終其身不再娶年七十八卒所著有徵俗咫聞三十六卷湡絲龕雜著偶存二十卷湡絲龕金石考正十二卷石鼓文考正一卷湡絲龕詩集十四卷湡絲龕印稿十種心經印解合編兩卷石軍年譜一卷塤譜一卷

李光庭 兄光里

李光庭字樸園寶坻人乾隆六十年舉人以內閣中書出爲湖北黃州知府下車值黃梅水災割俸拯飢完修潘興口江隄工成而民不累興頌翕然光庭博通羣籍善歌詩嘗謂四子書惟孟子最善喻戴記曰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說經者當以喻言爲先導隨筆摘記經史中語釐爲八卷曰經史喻言又謂農諺童謠村歌輿誦散見史傳者頗能備天時地理人情物態之蕃變而音節之高下長短亦出於天籟之自然於是隨事記錄分別部居爲鄉言解頤五卷光庭與劉位坦友善精金石鉤摹著吉金志存四卷前二卷專錄錢幣後二卷錄及鼎彝鐘鐸而瓶瓦之屬附焉其在黃州時自錄其慮受齋詩鈔二十卷付其友番禺張維屏題識之又錄其黃州留別詩爲步雪聯吟一卷咸豐五年重宴鹿鳴七年作八十自壽詩四章陶樑和之因與訂交有陶李唱和詩一卷又有甕齋

詩話四卷感舊詩一卷兄光里字勉齋乾隆五十四年拔貢生官獻縣教諭文廟久不修出五百金爲士子倡不受諸生贄遇寒士輒佽助之後授蘇州總捕同知以毋呂老改京職入爲刑部員外郎嘉慶十三年舉於鄉次年成進士補刑部員外郎擢郎中外授江西吉安知府尋調京內用卒於家年五十五光里能爲詩官同知時奉檄運餉蘭州有西行紀畧詩一卷與唐仲冕洪亮吉孫星衍諸名士傳箋唱酬有花塢聯吟集一卷官部郎時查案閩浙有湖山日記詩一卷其平生與其弟光庭倡和者尤多編爲一帙曰同懷唱和草坿日記詩後總名春熙堂詩稿光庭序之以行

毛士

毛士字若入一字夢蝶靜海人幼穎慧剛貞岸異不隨流俗年十六補諸生學使者不以士禮相遇遂拂衣去竟被黜自是絕意進

取潛心經學晰夕靡倦父泰初貢生嘗與同室寢覺而弗見也起覘士端坐月下執春秋一經研究之領曰匹夫不可奪志矣泰初嘗有志於傳春秋因與講胡氏解春王正月之失謂士曰諸經惟春秋草昧爲甚士能繼志昌明之是吾願也但訓詁經書非易事輕議先儒非小失其慎之士敬唯嘗從父游盤山三年始反未幾又游遼東塞外終設教於正定無極之間父卒奔喪歸以不得親含斂服闋仍白衣老死不釋其授生徒衣食外不取一錢惟屬門人購所欲讀書既讀則棄去館餐粗糲無所擇惟禮貌疏即謝遣之其接物以和因材施教雖遇頑愚反復啟迪未嘗稍倦怠至終無所益必以素餐爲戒而去盛禮不足以留也嘗困無所依持一瓢乞食郊野開終日不食吟詩自若自號曰一瓢子夜宿破廟中大風雪積滿衣巾聲息不聞鄉人以其死也啟視之面温然無寒

色終身客游不欲歸閒飲泣私室中而不言其所以然雖至友門人亦不能道其故一生博綜經傳而精力獨注於春秋一經其書約取公羊穀梁二傳之說刪而存之二傳有未安則補以泰初子之說謂之三子傳泰初子者託於其父之文也又取左氏及漢唐以來諸儒之說春秋者參以己說謂之諸家解以補三子傳所未備又取三傳之可疑者斷以己意謂之三傳駁語以明所以去取之意傳前又綜其崖略為答問之辭大旨以春秋經文有實有脫有詳有略經文之外有不可書不必書不足書者經文之中時月日爵字氏名人不盡以褒貶說也嘗取論語孟子與春秋合而評之又取通鑑綱目書法與春秋比而治之語多創獲詞義簡明是書凡數易藁晚歲館晉州疾亟猶自刪訂授其弟子曰吾自童冠志於春秋此傳既成無遺憾矣不藥而卒時嘉慶四年九月二十

五日也年七十有二或曰士遭繼母虐被逐終身不得歸已聘妻謝之著春秋畢七日不食而死嗚呼其志亦可悲已

王廷紹 父繼燿

王廷紹字楷堂大興人父繼燿字鷺坡一字澹山乾隆十七年舉人官贊皇訓導性嚴正重義節博極羣書詩以神韻勝著有不自收拾集二卷廷紹能傳詩學人譬之杜甫之宗文嘉慶四年進士由庶常改官主事滯刑曹二十年兩校禮闈陳繼昌出其門貧而負氣傲睨一切音吐宏亮所至驚其座人嘗以詼諧忤某司寇幾爲所中同僚咸爲惴惴而廷紹夷然不顧也詩宗少陵沈酣三十年著詠史詩一卷起莊周迄倪瓚共二百二十三首沈鬱頓挫議論所至筆力嶄然自言昔人作史謂宜兼才學識三長易而爲詠則有不能徑遂者且比事屬辭束之以七律更不似樂府五七古

可以己意為馳驟也劉大觀論其詩云才雄力厚別創一格要皆取法老杜直書婉譬悉寓樞機字有光芒萬丈之概然其他詩不概見今所傳者僅此而已廷紹性警敏多才藝斗室中雜蒔花竹狂歌泥飲家藏古端硯長七尺餘阮元為作長歌末云器大反與恆情乖楷堂寶此休輕開蓋規之也終於員外郎年五十八艱於嗣以姪汝弼子為後

吳鼎臣 張澍

吳鼎臣字伯盃臨榆人嘉慶四年進士歷官戶部郎中出知江西贛州府少有雋才為文脫盡恆蹊研精漢學嘗校勘羣經文字異同三篇成帙尤精三禮嘗謂經生置喪服記不觀聖人因情制禮之深意不復明於世矣罷官後僑居都門與中書徐松攷訂疑義每晨炊不繼弗顧也其書多散佚世罕知者懷來張澍諸生博學

通經精訓詁早卒著有春秋經異十二卷詩傳題辭攷四卷論語異文輯覽四卷

梅成棟 崔旭 旭弟暘 晨 劉錫 錫從父維祺

梅成棟字樹君號吟齋世爲天津望族父履端字雅村事節母孝工書畫竹蘭稱絕品擅名一時成棟篤於孝友父死都中一日夜馳三百里親視含斂扶櫬歸里值大雪蹋冰而行髁骨皆穿折幾瀕於死讀書聰穎博通羣籍而於詩學尤深嘉慶五年舉於鄉與慶雲崔旭同出遂鹽張問陶之門有一日得兩詩人之慶屢試禮闈不第授徒講學經其指授多成名甚達以去天津當南北通衢名流詞客往來觴詠爭推成棟爲詞壇主盟又在西郭查氏水西莊故址創立梅花詩社日集諸詩朋倡和其中因繪研盧雅集圖風雅之盛於斯爲最天津當道爭重其名延主輔仁書院講席十

餘年之久不受一錢又爲倡捐膏火以贍寒士士論翕然宗之成棟益以奬掖後進提倡宗風爲己任嘗念三津爲詩人淵藪有明迄清名流著作沈淪散佚磨滅而不彰者往往而是乃廣爲物色博訪窮搜爲津門詩鈔三十卷時長洲陶樑守大名有刊選畿輔詩傳之役必欲得成棟爲之主裁遂聘長天雄書院畿輔詩傳者高繼珩所手輯而陶樑據之以删益而補訂之者也一時詩人如崔旭邊浴禮高繼珩沈兆澐沈濤輩皆萃於一城月夕風晨鬮題鬭韻極一時之盛尋授永平訓導從學者至室不能容在任七年卒於官年六十有九成棟家貧好義濟人之急無難色有烈女墓圮於水獨力完復友人成西域爲經紀其家里閭族黨及故交子弟多以之存活道光癸未歲大水成棟上書大吏捐設四粥廠並副之以錢米一日領五日之糧一人代五人之數其舊族不肯赴

廠者送至其家計施米都一萬餘石民不知饑成棟故拖偉畧旣窮困不得志感懷觸目一託之於詩陶樑賞爲刊成棟及崔旭兩家之作爲燕南二俊集旭之詩醇古淡泊成棟則雄奇超邁而眞摯之性流溢毫端讀其詩可以想見其人著有欲起竹間樓詩集十卷文集三卷吟齋筆存四卷四書講義二卷管見編四卷儒釋合談一卷其所選又有所見集耐吟集行世

崔旭字曉林號念堂慶雲人父大本有孝行亦嫻吟詠旭生而端秀八歲卽能詩中嘉慶五年舉人出張問陶門下曰此我之崔不雕也道光六年以大挑授知縣之官山西補蒲縣知縣建書院葺城垣倉獄皆捐貲爲之不出民一錢縣處萬山中民俗剽悍爲減其例供一以恩育之民心帖然聽訟之暇召邑中文士詩歌唱答有文翁之目分校秋闈所得士爲衆多以文章政事顯者告歸之

日士民餞送數十里不絕歸十有一年卒年八十旭爲人恬靜平淡幼而嗜學至老不衰而尤寢饋於詩清嚴雅正與梅成棟劉錫齊名所著有念堂集十二卷慶雲詩鈔一卷念堂詩話津門竹枝詞村居雜憶念堂賸錄諸書弟暘字時林號月沾嘉慶二十四年舉人詩學郊島著有月沾詩鈔晨字曙林工五言詩著有柳橋詩草

劉錫字夢齡號韻湖天津人風姿玉峙聰秀過人博學無所不通善談玄理聞者多傾靡嘗論五倫之中無朋不樂慷慨尚義俠傾囊佽友千金無吝容一日遇人之急弗能應解裘予之竝爲忍寒呵凍寫梅花數幀令售價自給錫故善畫得其一紙賞獲重金兼工行草書旁逮琴棋簫笛皆神明於心能入微妙而尤酷好爲詩飛翰騁藻壯美幽秀能自成一家之言梅成棟見之謂其從父維

祺曰此君家石麒麟是能拔幟獨樹於文壇中者桃源袁潔遊宦於津得錫與成棟之詩深相結納與締交而去惟身素淸羸又喜飲好勝詞場酒壘日馳逐於名公巨子閒而體不任其才卒以此致疾錫性情眞篤弱冠喪妻不再娶遭父喪哀毁骨立逾年而卒年三十四著有寫梅閣詩草一卷題畫詩一卷梅成棟爲序而行之從父維祺工爲文幽峭拔俗著有昔遊集一卷

吳蔭松 王瑞徵

吳蔭松字景嵐一字聯崖撫寧人嘉慶七年進士官河南沈邱知縣詩調襄城時郡守某與蔭松同年知善楷法以書壽屏召之蔭松艴然曰此豈屬吏役耶竟不往某後以他事中傷改教職遂請告歸蔭松性豪放不能與世俛仰家故饒於貲以仕而貧歸後益縱酒賦詩爲樂居常賓客恆滿座金日盡則割田以鬻慢不訾省

惟論文獨斷斷少許可同里王瑞徵徵時蔭松見其詩文遽致書訂交王造謁適置酒高會起迎之門引為重客酒闌獨留瑞徵討論墳典連十晝夜不倦曰子文必榮世矣後瑞徵果成進士以文名如其言蔭松工詩賦及駢儷文又出河間紀昀門居其第甚久昀晚年酬應文字大半出蔭松手年八十餘卒貧無以斂其壻單光裕為買棺葬之

王瑞徵字蒲田號紫瀾嘉慶十九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訊斷明決獄無宿滯民呼為王一堂蔣攸銛時官刑曹嘗語人曰案經瑞徵勘辦必無枉也二十四年出權江鹽知府道光八年再入為刑部員外郎遷郎中十一年以道府需次江蘇署常州知府會洪湖水漲決隄捐俸振饑民多所全活尋補常鎮通海道以勞卒卒後有貴州按察使之命所著滇黔吟草才藻清麗與蔭松齊名

徐松

徐松字星伯其先紹興人幼隨父官京師遂家大興問業錢塘吳錫麒之門九歲入邑庠補弟子員年二十應嘉慶五年順天試張問陶得其文大加歎異遂舉於鄉十年乙丑以二甲第一人成進士改庶吉士十三年授編修入直南書房時總司書房者大學士董誥以松淹雅儁才心重之一切應奉文字皆出松手明年奉詔纂輯唐文因徧視四庫讀未見書得河南志圖於永樂大典中亟爲摹鈔采輯金石傳記合以程大昌李好問之長安圖撰唐兩京城坊考五卷十五年充文穎館總纂官尋命視學湖南坐事謫伊犂寓城南官闤門南墉署所居曰老芙蓉庵戍館撰新疆賦二卷初伊犂將軍松筠撰伊犂總統事略一十二卷洎十四年再任伊犂屬松周歷南北二路重加考訂適塔什巴里克莊阿琿孜牙敦

作亂殺伊勒百楚卡倫侍衛走出邊松筠督官兵勦辦松方攝軍
幕府籌畫方畧禽孜牙敦於偽塔克山穴中事平出伊犂度木素
爾嶺由阿克蘇葉爾羌達喀什噶爾每携開方小冊置指南鍼記
山川道里下馬錄之至郵舍則進僕夫驛卒台弁通事一一與之
講求風土備悉嘗以班固作西域傳顏師古注未能賅備而後之
考西域者多未親歷其地耳食相襲譌誤滋多如傳言西域三十
六國荀悅所紀與漢書異松則據班氏以駁荀之誤傳言南北火
山顏氏不加詮釋松則據通鑑注以正顏注之疏傳言河有兩源
松則證以今地知河有三源出葱嶺者二出于闐者一傳言玉門
陽關出西域有兩道松則據隋書裴矩傳知漢時兩道皆在山南
山北爲匈奴故無道至隋有山南兩道又增山北一道漢之南道
隋之中道今亦謂之南道往回疆者由之漢之北道今亦謂之北

道往烏魯木齊伊犂者由之諸若此類皆詳爲考訂援古證今撰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又以西域水道向無專書松乃偏稽舊史方畧及案牘之關地理者筆之爲記以擬水經又自爲釋以比道元之注其爲近儒聚訟久無定論者松悉證以今輿地而折衷之如記大積石山云阿彌耶瑪勒津木遜山卽古大積石今之大雪山此卽漢志金城郡河關縣下所云積石山在西南羌中者也自章懷太子注後漢書誤認龍支縣之小積石爲禹貢之積石杜佑踵其謬至蔡傳沿以釋經而大小積石合而爲一矣小積石山在今甘肅河州西北七十里山之西北百二十里爲積石關記河源云自先秦古書言河出崑崙而不言崑崙之所在言河伏流而不言伏流之所出至漢書始有源出葱嶺于闐潛流地下南出積石之文是得河之初源而失其重源唐劉元鼎使吐蕃誤指庫爾坤

為崑崙山巴顏哈喇山阿克培祉山巴爾布哈山三山竝峙總名庫爾坤山而云河源出其間是失河之初源重源而竝失崑崙元潘昂霄撰河源志以火敦腦兒為河源而誤指大積石山為崑崙小積石山為禹貢積石是失河之初源重源而竝失崑崙與積石凡此數書歷代言河源者所共宗仰而愈矯愈失去古彌遠其他附會更何足云記弱水云說文作溺水為正字禹貢作弱水為假借字今謂之黑河又曰張掖河後儒不知本為一河分張掖河當禹貢之弱水黑河當禹貢之黑水誤矣禹貢雖指言弱水原委甚詳且正程大昌以條支嬀水為弱水之訛惟附會後漢書東夷傳及晉書唐書之文謂弱水自居延澤東北流歷夫餘挹婁而歸東海者亦誤又江氏永羣經補義以梁州黑水為今金沙江雍州黑水為今肅州黑水言其水自沙漠中南流經黑山下南合白水紅水又西南流入臨羌為青海之上源青海即

西海禹貢道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爲西字之譌松按江氏所指蓋謂張掖河也源出甘州府城西南東北流至府城西二十里折而西北流復西北經高臺縣鹽池驛北與洮賴河匯而入額齊納海青海在甘州正南豈能北流入之乎又謂西海流至積石入黃河其謬尤不可枚舉凡此皆爲之精据博攷實事求是撰西域水道記五卷二十四年期滿賜環經庫舍圖嶺得漢裴岑碑唐姜行本紀功碑訪破城得唐金滿縣殘碑造象碣過煥采溝得漢永和沙南侯獲碑過莫高窟得周聖歷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龕碑元至正造象記於睡佛洞外得唐大歷李府君修功德碑碑陰爲唐乾寧李氏再修功德記皆手搨之以歸二十五年總統事畧書成繕進　宣宗垂覽御製序文賜名新疆識畧以其書付武英殿刊行因召見奏對西陲情形甚悉授內閣中書道光十六年擢禮

部主事十八年升鑄印局員外郎撰唐登科記考三十卷二十三年授江西道監察御史轉掌江南道明年出爲陝西榆林知府與陝西巡撫李星沅議不合乞病還京二十六年再補榆林有政聲護延榆綏道再署潼商道致仕歸卒年六十八松研究經術精史事長於地理之學又性好鐘鼎碑碣文字謂足資考證經史文字自塞外歸來文名益噪其時海內通人遊都下者爭以一見爲榮泰興陳潮烏程沈堯平定張穆輩時時就松烹羊炊餅置酒大嚼劇談西北邊外事及漢唐以來地理訂譌糾謬博辨以爲樂若忘乎當日身在患難中者海內言地學者羣推爲巨子其他所著又有新斠注地理志集釋十六卷元史西北地理考西夏地理考若干卷宋三司條例考一卷明氏實錄注一卷其所輯永樂大典書有宋中興禮書二十四册宋元馬政考一册宋會要五百卷河南

志三卷皆今世所罕見者松在京師負重望三十年其所居在宣武門大街廳事前古槐下顏之曰蔭綠軒讀書處曰治樸學齋至今名流學士過其地者猶流連不置云

李廣滋 世父掖垣 薛國琮 張九鼎 九鼎子山

李廣滋字卷山樂亭人祖蘭字汀倩康熙五十六年進士官至安徽布政使父詞垣字掌絲雲南晉寧州吏目善詩歌工書廣滋嘉慶十四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尋擢福建道監察御史二十三年充會試同考官在諫垣抗直敢言以東巡興役忤旨謫戍烏魯木齊抵戍浹旬卽賜環素性高爽脫俗風味似晉人放歸後益肆情觴詠不問世事道光間蔣攸銛督直隸聘主蓮池書院廣滋善爲詩與同里陰振猷張九鼎齊名著有窗南草塞游草閒中吟草及雪泥鴻爪保陽諸集縱橫跌宕古體法靑蓮近體在隨

州柳州之閒論者謂北方詩學鉅子初盧龍薛國琮有伊江雜詠百首而廣滋塞游諸作摹寫天山戈壁旃裘邛籠風景縋幽鑿險入尤驚其奇闢國琮字魯直乾隆二十四年舉人官山西樂平縣知縣因事謫戍伊犂後賜歸卒於家世父掖垣字司直號南浦由廕生歷光祿寺署正大理寺左丞以京察一等授湖南桂陽直隸州知州升廣西慶遠府知府清積牘平徭役治蹟卓然以事與大府齟齬旋被劾歸越十年 上幸天津掖垣獻詩特授河南彰德府知府因母老告養閉門卻軌以經史自娛著有敬慎堂存稿

張九鼎字象之號雪樵父夢得鼎而生性伉爽好義不事生產而博聞強識能文章輒下筆千言瓌瑋連犿弱冠補郡庠生屢試京兆不第遂屏棄帖括日肆力於古人所爲慷慨抑塞發爲孤響喜遨遊山水芒屩竹笠嘗隻身走遼瀋溯混同江登博科里山探高

句驪故城出渤海往返萬餘里而還不交一人時梅成棟以詩名海內引爲詩友朝鮮貢使張德基致書索稿稱爲中國詩人晚年厭塵囂於淸河東岸闢耳園以居植果種菜課傭保雜作偶得佳句輒於松石間拈髭吟哦過者異而目之有忌者摘其集中義倉捕盜諸樂府指爲訕謗時政訟於長官因作責詩解嘲年六十二卒所著雜文一卷詩話類編四十八卷皆藏於家今傳世者惟得未曾有齋詩鈔陰振猷爲之序云子山字亦仙號景君幼稟父學不喜舉業家言顏所居曰樂此閉戶吟詠駢散文皆博麗詩尤警絕領異標新迼迼突過前賢以歲貢生終其身卒後史夢蘭歎曰吾黨稱韻士者惟景君最今玉樹埋土中吾道孤矣山妻宋氏字宜堂亦工詩閨闥酬唱有梁孟風先山卒

高繼珩

高繼珩字寄泉遷安人父占魁字約齋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宰霑化十年地瘠民貧以清靜治之嘉慶癸亥患水災捐俸以活饑民海濱漁戶向供官魚日一尾占魁卻之曰吾食一魚吾署內外人各一焉恐百魚不給也鐵保撫山東廉其清慎以卓異薦調冠縣升濟盜知州未幾引疾歸至濟南而卒囊無一錢惟三味齋詩文殘稿而已繼珩生十四而孤依寶坻外家王氏以居讀書能刻苦自立喜爲詩古文辭年甫踰冠中嘉慶二十三年舉人授欒城教諭移大名值冠警親督兵卒禦之於冠縣禽數十人大名城獲全以功擢廣東博茂場鹽大使鹽場故沿海治居電白之水東爲海估聚會區號稱繁富時巨盜陳金剛嘯眾數萬寇高州陷信宜利水東之富謀取之爲利繼珩練團勇整軍械以待賊窺防禦嚴不敢犯同治二年以勞致疾上書乞休行有日矣賊偵之突宵至眾

驚亂悉趨海舟遁繼珩至登大舟集市人而告之曰有能擊賊者賞二千金市人聞令皆奮躍乃集估船爲戰艦十六每船礮十礮手爲師各百人蓐食銜枚分兩隊而前賊方炊未食悉竄走凡失水東一日而復方賊之至也焚大使署火不然斫壞之繼珩葺之而後去士民攀送於途有哭之失聲者初福建謝金鑾著教諭語以訓士子言皆近裏著己而聞者病爲高遠繼珩官大名教諭就所說而闡明之尤爲平易名曰演教諭語始於立品端本知恥而約以治經讀史兼及詩文詞賦策論正字列爲三十三條當時士風丕變凡秀士俊才成進士入詞林者皆奉是書爲法云繼珩少負才名涵茹古今涉筆成趣駢文之工上追徐庾詩以發抒性情爲主不假追琢自然華貴性好客喜談兵與人交誠樸真摯不矜不吝嘗輯畿輔詩傳窮二十餘年之力得八百餘家長洲陶樑擴

之以爲己有不惜也所著有培根齋詩集養源堂文集海天琴趣詞蟫階外史欒城縣志諸書女順貞字德華亦能詩著有尋微軒詩鈔

沈道寬

沈道寬字栗仲大興人嘉慶九年舉人二十五年進士以知縣用歷權湖南寍鄉道州茶陵耒陽補酃縣知縣江華猺爲亂酃之龍權猺古有四姓而盤氏趙氏生齒日繁其分居桂東南麻者悉聽龍權猺指揮民間時謠傳大府將盡殲猺人羣猺負山聚械與官兵抗桂東令何彤文急遣使問道寬道寬曰此易了也即夕命健役諭盤雲逵召赴猺山南之中村雲逵者猺管也道寬先馳以待雲逵至則曰峒中人眾勢洶洶官愛吾猺如赤子可入峒使見顏色道寬從之羣猺環跪路旁乃諭以朝廷撫字一視同仁勿惑浮

言羅法綱猶咸感泣弭首帖耳投戈甲無復有鬭者道寬遂宿於峒而亂定道光十二年調署耒陽尋補桃源久之去官歸初道寬家貧褰筆游津沽中州嶺南山左擅詩歌工書畫尤精於字母聲音之學嘗病玉篇廣韻內切語上字多用類隔當改音和如示部祇阿鄰切當呵鄰切阿是類隔玉部玢方貧切當比貧切方是類隔之類是也又有古讀用音和而今讀成類隔者如鋩無方切當改莫方鋩字海內讀明母篇韻皆微母卽非類隔是也又有南北異音者如辰宸字本禪母南音用本音北音多用澂母是也又有篇韻不誤而近人誤用者如東韻雄以淺喉切深喉江氏四聲表入喻母則匣母失一陽聲又贖䞘示實術食神脣順船蛇射繩乘甚十餘字玉篇皆禪母其陰聲皆審母四聲表並入牀母然脣船蛇乘尙有讀牀母者餘則海內並歸禪母蓋陰聲在穿母陽聲乃

入肰毋是也又有篇韻一誤而後人因之亦誤者如質韻觱注引說文羌人所吹角屠觱屠訛署又二或相向卽古悖字觱字從之得聲省下或字篆文下戈末筆連上戈橫畫上戈末筆又連下戈橫畫本從戈錄者誤認爲戍省下以半不成字遂移一畫於上成咸字說文注皆從之不知從咸如何得聲段注說文喜紛更而此未糾正是也又有俗讀多誤而篇韻因之亦別出一二者如人姓別出之字多是本字改音諸有遮音姓改爲語余有沙音姓改爲佘玉有肅音姓改爲玉厙姓本作厙後漢輔義侯厙鈞廣韻收厙字可證角里之角古讀錄故書作甪度有鐸音今姓作庹是也蓋以篇韻專論隸書爲說文後最近古之書承用已久習焉不察特爲之詳加討論求其無戾於說文而聲音淸濁輕重之閒纖細必審使學者沿流溯源以進窺六書而後從事六經庶幾無妄說無

疑義著六書䅐秕三卷上卷篇韻類隔辨析音理不爽毫釐中卷篇韻正誤凡載籍之謬脫點畫之訛舛一一考訂下卷正誤拾遺則旁及俗書僞體訛音歧筆悉取而糾正之其用力勤且密矣道寬又以講學家盛氣陵人貽禍家國折衷論語定其是非如論程伊川論張德遠論學統均足以發迂儒之瞶聾定學術之眞僞著論語比一卷又以琴理失傳王坦琴旨緊絃換調一說沿譌襲謬蘇璟春草堂譜傅會一絃領調改前人之法別立名目又謂變宮變徵不可入律遺誤後人甚多於是重爲訂定以世俗工尺字言之使人人易曉著操縵易知一卷又以談詩者之聚訟無過性靈格律舍性靈而言格律是爲土木形體舍格律而言性靈必至細棄規矩淺人自矜已得論甘忌辛萬不足信著六義郛郛一卷道寬書法一縑片紙人得之珍如拱璧其論書與翁方綱之唐碑選

包世臣之藝舟雙楫相似著八書筌䟽一卷晚年僑寓長沙與湘南人士訂文字交觴詠無虛日咸豐三年長沙戒嚴移寓揚州揚州陷復徙泰州而卒年八十二所著又有話山草堂文集一卷話山草堂詩鈔四卷話山草堂詞鈔一卷

趙文涵 弟文濂 文濂子曾棟

趙文涵字海門淶水人父鋆字鑑軒嘉慶六年拔貢生生平立品節著有且宜軒文稿文涵幼承庭訓十五歲能默誦十三經嘉慶二十年以詩古文詞受知於學使吳芳培入邑庠旋食廩餼負笈京師從易州趙鉽通州白鎔游道光二年舉於鄉益淬厲爲學凡諸子百家靡不瀏覽尤嗜春秋好孫子兵家言及讀博野顏元蠡李塨諸書愈以敦實致用爲務屢上春官不第二十一年署博野訓導至則修文廟整學風士氣一振二十二年選鐵嶺訓導鐵嶺

地居邊塞椎陋不文清初定州郝浴居二十年講明性理人始知學浴去百餘年士風日墜文涵下車拜浴祠整飭銀岡書院召諸生以行誼文學相勉勵立課程嚴考試文教復興從游之士以數十百計二十七年學使按試奉天旂兵因事侮生童生童憤甚羣聚將軍署大譁勢汹汹幾釀變文涵至眾立散去試無違期丁毋憂歸服闋再游京師文名益重南皮張之萬滿洲英翰任邱邊浴禮爭相請益詩酒之會殆無虛日咸豐二年署容城訓導三年粵匪林鳳祥北竄畿南所至州縣多殘破容城距京津近民尤惶懼文涵建議仿湘楚各省舉辦團練籌經費定章程召集紳耆勖以大義舉先賢孫奇逢守城事為說辜咸感憤一日而集丁壯三千人親為教練以二百五十八人為一隊前敵五隊後應五隊左右翼各一隊觀旂旋定趨向聽金鼓節進止授以三才五花陣勢及擊

刺鎗礮諸法處眾費不支酌籌輪演之法日以三百人訓練十日一周二十日以後百五十人訓練二十日一周無事僅需費百五十人有事則收三千人之用每三十日大校一次不數月容城團練之聲大著當是時賊踞深州走獻縣佔獨流竄入天津近畿益震容城屬白溝河為京南第一巨鎮距獨流僅二百里賊屢謀來犯商民一日數驚文涵復設分局於白溝河聯絡四鄉成為一氣共得練勇六千名朝夕操練不間風雨正定鎮總兵雙祿侍衛王灼駐防白溝閱其操法皆驚服於是聲勢動數百里間賊聞風不敢遽犯四年正月賊將大舉直逼白溝文涵與知縣楊景彬營於白溝河東北八里適大雪積地深二三尺天寒甚而鄉勇晝夜整軍以待無或懈者賊偵知有備折而東南竄踞東鹿時從弟文涫治團練於淶水王仲倫治團練於易州張念徽治團練於安肅皆

取法文涵於是大吏以文涵知兵倚爲綏急賊踞東鹿窺保定總督桂良以高陽爲省東阨塞急擇守者乃檄景彬署知縣文涵署學官辦團練一如容城不旬日威振鄰邑賊亦不敢入境以兩次防守功保升知縣是年秋選淸豐教諭甫履任大名道聯捷即檄辦團練擬防守十策定籌款章程練勇三千餘名六年捻匪陷夏邑濱河州縣皆震文涵率勇防堵先後拏獲捻匪李大賓等數十名七年秋廣平土匪戕官作亂文涵帶勇截勦與官軍相犄角民賴以安任淸豐六年治團練功最著加五品升銜當捻匪四竄之際黃河頻歲溢東明諸縣水汎濫數百里文涵奉檄勘災歷查村鎭千數百人口三十餘萬請帑振飢皆身任之九年水益大東明城不沒者僅一版文涵考古今沿革建遷民之議徙城內民千餘戶免死無算文涵具經濟才有膽識知盜賊之熾由於難民之多

故卹災防旱捕蝗諸事肩之必力而興學校育人才提倡風雅雖戎馬倉皇無一日疏懈十年調武邑教諭團練大臣桑春榮保奏欽派隨辦團練時文涵年已六十五不願言兵而地方官又不足與共事遂壹志整飭書院以實學課士暇則飲酒賦詩講論經史然督兵官吏多欽服文涵時時以書牘諮詢軍事文涵答之亦不厭也又四年以病乞休同治七年十月卒於家年七十有三文涵天性孝友兩居親喪哀毀骨立母卒年近六十作孺子泣教諸弟如嚴師常以敬宗收族莫重於譜因仿歐陽譜例重修家譜敘列秩然生平重實踐自道光乙酉立日記瑣言迄同治戊辰凡四十四年共成書四十四册當咸同之際髮捻屢犯畿疆記者多失實文涵每隸一事必窮極源委論者謂足補史乘缺遺遵化張椿曰古人置器投豆焚香告天或奉行功過格如袁了凡先生後學每加

疵議以爲有望報之心近於二氏之學今先生所記據事直書數十年如一日其勤於爲學嚴於律已可以法矣文涵長身偉貌美鬚髯飲酒至數十觥不醉抵掌談天下務灑灑數千言可聽晚自號醉頭陀所至飲酒賦詩爲騷壇上客在博野與知縣曾貫之教諭楊國棟聯詩社互爲賓主成同人唱和集一帙在淸風與紹興許培元遷安高繼珩爲詩友郵筒往來殆無虛日所著有毋憚改齋詩集八卷知非子年譜一卷捫蝨叢話一卷毋憚改齋文集一卷弟文匯文濂文沂而文濂最有名

文濂字鯉門幼聰敏道光二十九年舉人官肥縣教諭時髮捻諸賊擾畿南肥鄉屬之胡盧營勢尤熾賊數千晝夜逼城下文濂甫受篆與知縣楊樹屏增城濬濠環以礮壘募丁壯五百名教之陣法屢出擊賊有斬捕功鄉民避賊者數萬人匍匐求入城樹屏懼

不敢納文濂曰城以衛民拒之將焉歸遂開門使盡入同治元年賊復至適練勇奉檄援鄰縣城虛無人文濂自守北門而使訓導劉光陛守西門臥鎗礮旗幟不露賊疑不敢逼乘其隙擊之獲賊首王守清常二歷論功加五品銜肥鄉書院舊無經費文濂議以葫蘆營逆產充膏火又建魁星樓椒昭忠祠祀死事者士民感戴九年遷正定府教授獎拔寒畯敦勵名節手編正定井陘贊皇三縣志蒐輯鄉先哲遺書三十餘種請旌節烈婦女三百餘人復重修正定府志以籌款艱窘自編校歷十年成書八十卷百四十萬言生平好學能強記每指某本某卷某頁某行默誌不忘一字嘗辨淶水釜山非黃帝時會盟之山作賦訂正之人稱其通博云光緒十五年卒於家年八十四所著有讀史偶錄肥鄉縣志梨雲山館詩集子曾棟字杏樓通經史百家下逮醫卜星命諸書無不精

研尤酷好算術能自造推步諸器咸豐九年舉於鄉光緒初官河南知縣攝孟縣著有四元代數通義一卷代數摘要一卷桐鄉勞乃宣爲之序行於世

王慶元

王慶元字穀孚臨山人倜儻負奇氣少年遂學能爲詩古文清剛拔俗一脫恆蹊登道光六年第一名進士授吏部主事升郎中吏部胥吏善舞文積弊猝不可爬梳尚書朱士彥一倚慶元吏輒不敢爲姦士彥奉命查辦豫粵江浙諸省積案及海塘阿庫奏以慶元自隨在官二十年丰采峻整莫敢以私關寄遇事奮發侃侃議論驚座人詩酒縱橫輒以白眼睨世一時戲以大王呼之言其狂也二十年授浙江道監察御史嘗曰好語某紙坊爲我具白簡一束來逾年命稽查大通橋漕糧是役也故事歲派滿漢御史各一花

戶蠹吏私餽規費以爲常滿御史旣受之又餽之慶元家人家人亦受之慶元不知也慶元䣄滿人甚滿人弗可堪曰君豈異人者而誚我爲慶元察其語有端詢諸家人得受餽事慶元病之是夜自絞以死慶元有學行爲南皮張之洞所稱以明自煎論者惜之著有聽槐館詩藁古文奏疏皆不傳

文學傳七終

大淸畿輔先哲傳弟二十五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二十六

天津徐世昌撰

苗夔 張焱光 翟學易

苗夔字先麓肅甯人幼讀書卽異常童不好爲科舉文藝而竊嗜六書形聲之學讀許氏說文若有夙悟精研而力索之已又得顧炎武音學五書慕之彌篤曰吾守此終身矣家苦貧授徒窮鄉制義試帖之屬一不中有司程度學者稍稍引去夔益寘心孤往孑焉寡儔閒之河間城外得漢時君子館專又得開元瓦於獻王墓旁私獨欣喜以爲神者餉我道光十年知縣王光鍔聞而敬異聘主具經書院明年爲學政沈維鐈所知舉十一年辛卯科優貢生祁寯藻視學江蘇得影鈔繫傳宋本屬夔校勘異同夔以許愼遺書多有爲後人妄刪或附益者於是纂說文聲訂正六朝五代以

來聲傳譌者八百餘字如牧從攴牛夔謂牛下當補牛亦聲牛古音恰從牛聲平音枝仄音墨論語摘輔象力牧作力墨詩出車牧與來載棘韻可證本部枝玉部玫當皆從牧省聲敍從攴古聲夔謂古非聲古應占字之譌老部耇從老省占聲宋小字大徐本譌作古聲可證小徐以古敍旁紐溷之非也彭從壴彡聲夔謂彡非聲當從壴彰省聲從彡得聲之字尋彤在侵覃示部𥛱從彭聲詩助祭於祊亦作閍足部趽曲脛馬也從足方聲讀與彭同知彭不得以彡爲聲也𠭥從又亯省聲夔謂亯非聲當從䈞篆文䈞省乃得聲亯篆文作𠅘𩫏篆文作𦎫知䈞篆文必作䈞也因今本脫篆文䈞而𠭥遂譌亯省聲也䈞從亯竹聲毒古文作𥳑從䈞聲䈞之聲在竹亯並無從竹之字安得謂之亯省聲也狄從犬亦省聲夔謂亦非聲狄音義近翟春秋狄泉穀梁作翟泉漢書匈奴傳凡狄

皆作翟凡從翟得聲之字藋嬥曜燿濯糴公羊二十五年傳昭公噭然而哭噭古弔反一音古狄反是狄古音弔也何休傳謂狄爲天之驕子杜詩擬絶天驕拔漢旌天驕二字即切狄字平聲知狄不得以亦爲聲也當從犬睪省亦聲他若牡從牛土聲䙴謂土非聲當作從牛坴省亦聲證以詩還三章牡與茂道好韻信南山雝有騂與酒考韻而斥段氏謂土作士毛氏改牡爲牝之謬鞄從革包聲讀若朴大徐作讀若樸䙴謂朴樸二字并非當作讀若鮑以卜菐在魚虞包在蕭肴而斥嚴氏朴樸與鞄兩通段氏鞄朴合韻之謬虜從虍虍聲䙴謂虍不得爲虜聲當據元戴侗引唐本作虎省聲而斥小徐旁紐段氏歌元魚歌古通之謬散從殳肯聲䙴謂肯非聲當從建首字聲例作從殳肯殳亦聲而斥王氏以肯與㱿同在一部段氏四江無散音轉讀韶之謬斆從教從冂冂尙蒙也

曰聲䨻謂曰非聲從曰得聲之字如昦䴇字與斆不同部當從建首字聲例作從教從曰冂開其冡也教亦聲據華嚴經音義學字從教因聲相生以斥陳氏學字以曰爲聲之謬虘從虎谷省聲䨻謂谷非聲當作甘聲據爾雅字林以斥玉篇虘下重出虘字姚氏聲系嚴氏聲類以虘列谷下之謬炗從火干聲詩曰憂心炗炗䨻謂干非聲據心部惔下引詩節南山釋文引說文當作憂心如炗以斥盧校釋文丁校方言姚氏嚴氏以炗列干下之謬其逐字證明精審典確多爲諸家所不及䨻又謂說文建首五百四十字爲一篇韻語乃纂建首字讀謂弟一玨古岳切岳正篆作嶽從山獄聲左傳賂晉侯玉二玨今作瑴瑴㱿聲是玨音㱿與下㸚字韻幷收集韻十姥滿補切㒼㒼等字從之得聲大徐以孫愐唐韻模朗切小徐以李舟切韻謀兒反皆失韻弟一八與此册二字韻宋吳

才老韻補收入聲五質音必益切明趙古則六書本義八音皆詩松柏斯拔釋文拔音蒲貝反今人拔讀如八謬矣第二革小徐溝厄反司馬貞史記索隱革音棘論語棘子成漢書古今人表及三國志秦宓傳皆作革子成漢書功臣表煮棗侯革朱史記索隱曰革音棘殆子成之後檀弓凡病革疾革釋文竝音紀力反又韻補收五質夷益切詩本音又古音肄革又皆韻弟四朋羽瞿萬子角四聲同用萬唐韻正萬古音故說文構從木萬聲是萬亦音故也角廣韻集韻併收一屋音祿弟五血吳才老韻補收五質戶橘切與丌曰喜虞食矢高久槃亦四聲通用弟九髟玉篇必雕所銜二切髟與県包韻當以必雕切爲正唐韻集韻誤收二十七銜皆累玉篇所銜之謬弟十火大亦韻火韻補收四紙虎猥切爾雅說文俱云火燬也釋名火毀也物入其中則皆毀壞也據左傳襄公三

十年叫鳴譆譆爲火之徵是火平音譆从音喜大據韻補太沈皆
音佗計切則大字之音可知第十一凡音納與从㞋韻㔾部𤸫列
也從㔾吏聲讀若迅是從丮之字皆當讀如𤸫丮與囟音同音先
雉切刻玉篇者謞嗃爲進而收韻者遂收入軫震部矣第十四囯
小徐符九反說文旭從日九聲讀若好字林呼老反而九字之音
可知姚伯昂使瀋灺有牢九詩謂九當音絞符九如河間之俗讀
缶上與勻韻下與𦥑韻其中又有間句韻隔句韻間句韻者第三卤
隔十音二字與巽韻十音自爲韻第八尾隔人先二字與完韻人
先二字自爲韻弟九長隔而互二字與彖韻而互二字自爲韻隔
句韻者第四白丫步隔句自爲韻弟九面印岫隔句自爲韻時日
照許瀚魚臺馬星壁饒陽趙瑩章旌德吕賢基肅寧知縣秦聚奎
王光鍔猶子春逵同受建首字讀侍讀馮譽驥爲山東學政亦求

正句讀而成誦焉高郵大儒王念孫見其書歎曰此小學絕作也甄鶯喈顧書音學所立古音表十部宏綱已具然猶病其太密而戈麻既雜西音不應別立一部於是纂說文聲讀表併耕清青及蒸登於東冬部併歌戈於支脂部定以七部而自敘其義畧曰顧氏炎武修紹絕業學者所宗既讀小弁首章巧言末章忽然改韻心竊未安考說文𣏟之爲言微也春秋說題辭作麻之爲言微也漢儒訓詁義兼聲既以微字釋𣏟與麻知古人讀麻從𣏟必在支齊部矣說文戈從弋一今本一下無聲字必傳鈔者以今韻刪之玩唐僧元應一切經音義一書知戈麻本西音周人未嘗有也春秋宣公八年葬我小君敬嬴公羊穀梁二傳竝作頃熊熊何以不從嬴收耕清青而在冬東也顧氏唐韻正謂熊當改入蒸韻及檢說文熊從炎省聲如果炎聲則又當收侵覃矣思之數日忽悟炎

乃㕣譌後人寫㠯作大故譌成雙火集韻熊與雁竝收十六蒸因悟雁從隹疒偣省聲心部應從雁聲夫子傳易於蒙於比於未濟三用應字皆與中功從窮終韻顧氏易音謂夫子用方音不敘強解亦爲謬本說文雁從瘖省聲所誤不知熊與雁所省之聲乃㠯本東冬部中字也余既據春秋說題辭及說文朮下說解併戈麻於支齊復據春秋公羊穀梁二傳併耕清青蒸登於東冬爲七部後見晉江陳慶鏞齊陳氏韶舞樂疊銘攷釋過癸昀即調七韻知周人七韻即唐虞三代聲教之遺非臆說也祁寯藻謂姚文田說文聲系嚴可均說文聲類皆聲襲舊本之謬系而不系類而不類者有之藂以許證許字以聲從韻以部分若網在綱有條不紊顧氏而後當代一人而已又著毛詩韻訂一書本之顧氏本音兼採戚學標安古琴諸說而解其癥結去其支漏推闡攷證益加密焉

奠泊然無營名其齋曰理董居亭曰漢專亭暇則徒步造訪諸友與辨論前世音學暨近人江永戴震諸家部分之多寡意指之得失褒譏指摘窮日夜不倦一時講小學者如王念孫父子祁寯藻曾國藩何紹基張穆陳慶鏞何秋濤胡焯皆慕與之交紹基嘗命工圖已及穆奠三人貌簑笠而處蕭然若世外人奠生平著書凡十種其廣擠說文聲讀攷集韻經存唐韻正補正經韻鉤沈說文聲例皆待梓藏於家嘗自爲理董居十種題辭云虙戲御宇一畫開天粤惟皇頡科斗生焉唐虞揖讓聲教相宣三代讀字聲在中邊六朝娭孳讀改反切五代黏塗專業字書宋吳才老寐而有覺明代陳第天霧將霽近有達人崑山顧公修紹絕業學者所宗或推韻學直接周孔世俗未知仍傳謬種吾爲此懼定韻以聲樂則韶舞黍吟疊銘器存誰氏蘇州揚州頌南攷釋千載風流余生也

晚圓翰亭荒莞豈有非禹末餘糧蟫窬蠖屈蠹隱蝸臧鄰虛董相世隔荀卿空思黎老未遇毛長亭林私淑汝南瓣香若或見之食生羹牆遺編聲誤或自齊梁傳鈔改竄百孔千創今以聲貫綱舉目張珠還合浦笑對邑鄉鬼神默佑斯文未喪鸞擊入寢豈曰矦剛其酷好可想見矣夔家貧嘗斷炊不繼童僕皆散走躬自治爨而嗜學不倦甘之如飴道咸以來言韻學者一人而已咸豐十年卒年七十五將死戒子葬我衆書叢中其子乃擇生平尤嗜之書納諸棺中以殉當時開州張焱光趙州祿學易並以小學著稱於世

張焱光字方南嗜音學諸書殫精三十餘年於形聲之本末分韻之通轉韻書之得失皆條分縷析一以貫之著說文併音八卷說文對鏡二卷說文聲原四卷說文缺校錄等韻注切等韻解聲等

韻發覆篆隸考轉注假借論今韻并音俗書正誤凡十一種其書以諧聲爲主謂韻本於音字之音本於聲廣韻一千八百聲字之不諧聲者甚寡知聲則餘字之不諧聲者可不辨而明故諧聲可以該六書也書成挾遊燕趙無所遇旣遊大梁卒於客邸年五十八學者稱韻齋先生

翟學易字章卿號鼎林道光十七年拔貢生幼工詞賦善書長攻漢唐經注小學象緯及割圜弧矢諸法字學韻學尤多心得苗夔一見推服之耽嗜古器鑒別鼎彝諸物能識其眞贋著有毛詩古韻周易逸象編天學圖說鼎林詩文集年五十三卒

華長卿 祖蘭 子光鼐 鼎元

華長卿原名長懋字枚宗晚號米齋老人天津人祖蘭字省香號春浦善古近體詩兼工金石分隸篆刻與同邑沈峄齊嘉紹張虎

拜同以才名乾隆四十二年應秋試取內廷謄錄官充四庫全書館校錄益取內府藏書讀而錄之廣交輦下諸名士文名藉甚四十五年舉於鄉以知縣分山東母喪歸服闋補全椒知縣善聽訟案無留牘獲鄰境巨盜泥首伏罪連呼曰公好官不忍累公解至他邑則脫械逃突攝含山山水幽險其人多大俠好械鬭莅任半載爭以興訟爲恥改權五河上營水利五事次第舉行大吏廉其能擢署安慶府江防捕盜同知五十七年回全椒任卒年四十四蘭右手過膝能彎弓射必中的好客工弈識拔吳鼒於未第時與張葆光孫嘉瑜往來倡和爲詩友善畫山水皴法不著色嘗寫劍閣圖能狀棧道險峻在含山時學博徐來鳳工花卉蘇廷煜能以指畫竹一時稱爲三絕所蓄書畫萬千卷渡江沈溺殆盡沒後又燬於火著有左癖膏肓及詩文集皆散佚長卿搜得皖城集一卷

刊之行世長卿能紹其家學道光十一年舉於鄉少受詩學於梅成棟董懷新余堂長客其舅氏沈兆澐江安道幕中十載縱遊吳越楚皖齊晉大梁足跡半天下與曲阜孔憲彝懷盛方朔諸名士遊文思益進時稱長卿及遷安高繼珩任邱邊浴禮爲畿南三子咸豐三年選奉天開原訓導時大學士倭仁爲府尹奇其才檄纂盛京通志凡三十六卷開原地僻鮮賓學教以經史士風蔚然以明成化時有三萬衛都指揮劉旺竝其子答廝於古城堡禦寇死難言於上官請列入祀典又以公都子名或見孟子外書請於學廡木主補書其名遇旱則用董子祈雨法遇疫則修周官招弭法遇寇警則講商子搏力法遇災歲則行左氏勸分振廩法大吏以其才可任民社議薦於朝辭不就同治六年告歸士民乞留不可得泣送者至數百人學使王家璧奏保加國子學正學錄銜光緒

六年卒年七十七長卿宏覽多聞喜爲考據嘗著古本周易集注十二卷尚書補闕一卷毛詩識小錄四卷春秋三傳異同考四卷而於史學體例尤爲精核嘗謂史漢以後至唐書而始有表五代史創爲十國年譜益歎其用意之妙而服其取法之精因思漢晉以後南北割據閱二百八十五年隋文始統一之前之三國後之五代未有如斯之久者於是擬廬陵之式襲子長之名起晉惠甲子迄隋開皇八年鈔集一表以便檢閱其間沿革興廢篡弑征代悉準之紫陽綱目著兩晉十七國南北朝年表二卷又謂五代史序次簡潔獨體例外盭未能盡當於人心朱溫以大盜移國凶逆淫暴而列於本紀之首稱爲太祖石晉興滅皆由契丹奉表稱臣靦然無恥亦列於本紀而尊之爲高祖謬矣夫宋接周緒以歷朝皆都汴洛似屬相承然漢承晉周承漢尚屬有因若後唐當朱滅

朱梁之先已由晉而踐帝位至契丹立石晉以後始擕璽登樓而自焚又安得謂之代嬗哉是只可名之曰五季不得名之曰五代劉暠父子僅四年耳即可稱爲一代乎史臣撰一代之史書必盡載一代之事實未有合七姓十三君而總爲一代者況其建都也或汴或洛記事未能畫一論其享國之年又遠不及南漢吳越也則莫如仍以唐爲主而列國皆分爲載記如晉書之例李唐立功河朔世篤忠貞即老敎使尙知推尊唐室不忘舊德固非賊溫可比其繼唐也亦宜徐知誥本姓李氏既復本姓立宗廟以高祖太宗爲不祧之主割據江淮名曰南朝聲名文物甲於天下誠衣冠禮樂之國較之石晉又不可同日語也以後唐繼唐不以石晉繼後唐而以南唐繼之直削朱梁國號比之安史黃巢追南唐奉周朔去帝號而宋興矣此唐宋相嬗之義也因就綱目後六卷及續

修綱目前三卷始唐天祐四年終宋開寳九年本原書事實黜朱梁石晉而崇奉李唐不以建都爲統緒而以族姓爲紹述竊比蜀漢繼東都之例自羣雄分據以迄炎宋之併土宇前後七十年閒予奪勸懲一秉麟經心法著唐宋陽秋五卷書出識者歎其公允長卿又以通經在先識字而識字之法在辨形聲其說與嘉定錢繹說文統繹相類因許氏原書始一終亥按其偏旁別爲編纂凡從某某聲從某某省聲之字俱改歸偏旁之下凡從某從某或從某省之字添註本字之下本字無偏旁可歸者仍載原部之後其有古文籀文重文又變體者詳註之著說文形聲表十四卷部首一卷復將爾雅十九篇分類編輯撰爲說雅六卷專論字義與形聲表相爲發明又爲正字原六卷仿康熙字典檢字體例按畫分部由楷法以通篆籀上探字學之原兼註音義及所從之字於其

下備載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重文新坿依類編入計畫得字由形悟聲一切俗體僞文無從紊亂尤爲有裨後學云其他所著又有歷代宰相表五卷聖廟崇祀圖考二卷史駢箋注四卷疑年錄小傳四卷查初白張船山年譜二卷畿輔人物表一卷津門選舉錄六卷或作一卷石鼓文存一卷漢碑所見錄一卷說文引經考一卷韻籟四卷或作一卷方輿韻編五卷或作二卷俗音正誤一卷姓藪四卷泉譜二卷時還讀我書文鈔梅莊詩鈔共三十二卷一作西嶽山房文鈔四卷[illegible]香館詞鈔二卷子光飛字少極諸生著有東觀室詩文鈔津門文鈔先其父卒鼎元字文珊諸生官江蘇同知著有津門徵獻詩行世

吳士俊

吳士俊字傳巖天津人道光五年舉人十三年進士授湖南知縣

歷黔陽辰溪清泉零陵權茶陵武岡郴州知州長沙寶慶知府充湖南鄉試同考官者一充內監試者一以獲盜升補彬州未幾病乞歸里士俊性勁直遇事持正不爲媕婀而慈廉愛民所至皆有循績告歸後值粵寇起奉旨助團練大臣文謙創辦津團捐資募勇全郡獲安大吏上其勞加知府銜光緒九年卒年八十四直隸總督李鴻章奏祀文謙祠士俊博學工爲文喜著述耄而不倦著有蕉雨山房詩鈔四卷讀史閒評一卷駢體鑑略一卷祝融佐治眞詮十卷字學策攷八卷而平生致力則萃於易學泝源一書嘗謂世以義易有卦畫而無文辭攷之山海經云伏羲作易神農因之曰連山黃帝因之曰歸藏神農黃帝所傳皆伏羲易卦而連山歸藏卦名或不同蓋羲皇畫卦時所創周特爲改訂之六十四卦之名即羲所繫之易辭也迨文王依以演彖周公據以撰爻易之

辭始備理氣象數爲周易之秘要廢一不可易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書者象數之權輿即作易之根本也王巽卿大易輯說爲先後天卦探原取河圖分緯之以定義易卦位取洛書錯綜之以置周易卦位是作易者本從象數而出象數者聖人藉以傳理氣之玄妙者也譬諸造酒醴在麴蘖得魚兔在筌蹄若釋理氣而遺象數其與捐麴蘖以釀酒醴舍筌蹄以求魚兔何以異乎自孔門易授商瞿子木後五傳至漢田何易學寖微漸失師法論象數者奇離怪誕孟喜舉孝廉爲曲臺署長以易之數占驗從變東郡京房託名孟氏學作積算雜占條例一卷擲三錢視面背以定卦火珠林即其遺法術數小技駸駸乎爲易書之蠹焉易學之失此其一劉安貧易訓於淮陽則九家之逸象補虞翻垂易義於浙水則八卦之半象傳穿鑿傅會捃諸絜靜精微之易教寖

無關涉易學之失又其一此非推理氣者不知引用象數要皆言象數者不克發明理氣象爻正旨渺渺茫茫學者厭之魏王弼出以清言說易於是馬鄭荀陸諸家著述竝歸廢棄而小王之注獨行弼之言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道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抛棄象數直將孔子說卦一竝斥駁斯亦肆無忌憚者矣魏晉以來習尚老莊學易者惟弼之清談是從亦無足怪六朝以後玄風寖衰唐之東鄉助有周易物象釋疑劉禹錫有辨易九六論言易者亦知象數理氣不可偏廢奈唐祖老聃易老並重孔穎達奉太宗詔定九經正義惑於時好所鍾易從王氏注違者斥爲異說繼以宋講理學專釋易理亦樂弼之說簡且便也程伊川從王朱新安從程前明以程傳朱義頒布學宮示天下士習易而不遵程朱者罷勿用自此王氏易行之愈遠而漢儒所論象數書沈淪消毀

蕩然無復存者易學失傳迄今千數百年如長夜然景迂晁氏所
由慨歎也謂王弼爲易之罪人當自刻論所賴有唐李鼎祚易傳
網羅散失采漢諸儒易說三十餘家刊嗣輔之空言補康成之遺
集國朝西河毛奇齡晃季元和惠徵士棟武進張太史惠言亦復
祖述漢學掇拾於廢亡之後彙成一編片詞隻字稍留人世是爲
易之幸未嘗非學易者之幸也予自道光丁未解組歸田得漢易
家遺書昕夕玩索因舊荅納甲納音爻辰卦氣以及焦氏世應虞
氏消息諸說專從象數推勘理氣且引彼卦證此卦以經注經使
全易融會貫通無相矛盾都爲二十四卷竝附錄先儒講易古法
於卷首摘敘隋唐前後諸家易說有合於漢儒者補綴卷末亦稽
延漢學於一綫焉爾是書之成自道光庚戌訖同治丁卯凡十八
年功力可謂勤矣其祝融佐治眞詮一書於古今鎗礮源流製造

之法亦極詳備云

馮栻 從子秀瑩

馮栻字亦軒號曉滄其先慈谿人曾祖以懋遷來京師祖大亨占大興籍爲名諸生父瀚嘉慶十二年舉人初大亨妻童氏邃學能文親課子孫讀嘗黏甎四面錮其三子留二穴課文字出納衣食歷三年始出應試其年三子同入邑庠秋闈瀚領鄉薦明年戊辰仲子洵亦舉於鄉十八年季子沆選拔貢生時栻正齠齡同受祖母家訓性穎悟書過目若夙誦道光十四年舉鄉試二十五年成進士改刑部主事擢員外郎歷充提牢秋審處坐辦律例館提調官精研律例每秋讞具牘反覆詳核情雖當者常累日不懌以此受知於 上壽陽祁寯藻讞琦善於甘肅長白崇實勘曾望顏於四川 上旨命栻隨往粵匪洪逵全妖人辟之中姦人劉秋貴諸

大獄栻皆主其事荷文綺福字之賜異數也咸豐三年劉秋貴甥於獄讞獄者自尚書侍郎以下七八咸罷職栻亦與焉時母吳春秋高急欲謀祿養以娛其親乃援例復官以知府待銓旋丁母憂服闋遂不復出栻故貧無恆產歷佐直督恆福晉撫鄭敦謹忠親王僧格林沁幕同治十年湘鄉曾國藩督直隸聘主柳川書院講席明經篤行以率士子而尤精三禮之學栻以宣化府志久失修乃手爲纂輯時與貴筑黃彭年新城王振綱商榷義例補漏删繁六年成書數十卷嘗謂宣郡及所屬縣志於兩漢沿革皆未詳審人物事蹟元魏則失之濫李唐一代又寥寥無幾獨蔚州最著蔚州人物又以蓋寓最著通鑑極力表揚以爲唐末藩鎮諸臣之冠而府志及蔚志皆無其人蓋緣五代史歐公不爲立傳薛史久佚直至乾隆中始從永樂大典裒輯成書作志者無由得見故亟爲

之傳以箸之又謂婦人內夫家不當入之母家里乘然春秋魯史也於內女例不詳載獨紀叔姬宋伯姬既書其歸又書其卒二人皆以節義著者是聖人已特爲破例但系於本郡本邑節婦烈婦之末又與體例未符故於西盛烈婦侯氏白小山尚書夫人延慶劉氏皆附載列女篇末而標姓則必從毋族毛西河謂婦人宜從夫姓實未當也論者服其精允居恆閉門習靜以詩文自娛著有三禮精義禮通蜀道歸程記夷夏大防記壽補堂集光緒十二年卒年八十二從子秀瑩字子哲咸豐二年舉人充景山教習同治二年選授雲南恩安知縣以循良課最調昆明甫受事聞父襲病即乞養歸時滇遭回亂凡引退者輒罪以規避秀瑩堅請於巡撫林鴻年再三始允改教職歸而父已沒矣既從楊禮南校士四川服滿改中書旋改同知需次蜀中十年轉饟入都敘勞擢員外郎

以貧故仍返川歷主講芙蓉少城錦官書院光緒二十三年沒於蜀年六十三初秀瑩娶沈一清女仲懿工爲詩詞夫妻唱和互爲師友逾七年而卒秀瑩方壯年誓不再娶取七發意自號桐根居士名其齋曰守雁山房其所爲詩古文詞卓然名世而詞尤工晚號握月生手輯蕙襟集四十卷藏於家

葉圭綬

葉圭綬字子佩滄州人道光十五年舉人博學多文從其兄圭書山東任內究心輿地之學著埏紘圖考五十卷圖二卷見者驚爲奇作嘗以顧炎武山東考古錄頗嫌簡畧於是博采羣書及各縣乘志凡有關於山東地理者輒錄而訂之爲之排纂州分部居作爲序例謂山東百餘郡縣自漢迄今城不遷名不改者惟歷城掖縣耳故其爲書於考沿革最詳又謂察無地志不可遥據漢志乃

以秦郡見於總沿革縣概從畧又三國志無地志而以洪亮吉補
志爲不足深據洪氏所補東晉及十六國疆域志紕繆尤多近志
或據以入沿革與正史並列殊爲未合故於洪氏之誤附辨於晉
代後一統志通志府州縣志其錯誤屢見迭出故於各州縣沿革
古蹟二門之誤皆爲摘錄散見各條又別作一統志辨誤二卷其
分目曰沿革考曰雜考曰山考曰水考都爲三十二卷名曰續山
東考古錄其體例雖與顧氏書殊而志則一也圭綬幼嗜古學覃
深沈之思凡書號難讀他人累時日不能了者一二過輒得其解
撰述之博與天津華長卿竝稱一時所著有乾象易知錄一卷習
察編四卷知非齋詩草若干卷其滄州殉難錄四卷則圭綬與同
里王國均同纂也

史夢蘭子履升　王一晉　一晉弟一翰　常守方　蘭士
元　楊在汝

史夢蘭字香崖號硯農樂亭人生六月失父幼受母王氏教端謹如成人家故富饒藏書數萬卷肆力瀏覽凡羣經諸史百家之說靡不淹通而尤嗜宋明儒者之書一言一動奉爲師法道光二十年舉於鄉選山東朝城知縣以母老不赴築別業於碣石山名曰止園以奉母著書爲樂同治八年湘鄉曾國藩總督直隸設禮賢館徧徵畿南北通儒碩士一再招之不應廹於敦促始一往見爲論古今學術得失及地方利病大端益爲國藩所器一時幕僚如方宗誠吳汝綸游智開皆慕與之交國藩欲留以主講蓮池書院卒以母老辭不就合肥李鴻章繼督直隸開畿輔通志局於保定之蓮池延貴筑黃彭年主其事復手書招致夢蘭仍以家居奉母爲辭僅爲之刪定志例而已定州王灝有刊刻畿輔叢書之舉以古今藝文考相屬游智開守永平以纂修府志相屬皆設局於其

家往返函商其見重如此夢蘭學無偏倚嘗病近世學者於程朱陸王過分門戶非孔門四科之旨解經無漢宋之見訓詁義理必折中於一是四部之籍手自丹黃無晷刻閒平生著述甚富不名一家嘗以名物之稱中多複字形容之妙每用重言爾雅廣雅釋訓之中偶一及之未能詳備於是集經史子集及諸家注疏之用疊字者搜羅疏證爲疊雅十三卷又以方言土語動關訓典學士文人有習其語而不能舉其字者於是採載籍中與鄉音里諺相發明之語掇集而參訂之爲燕說四卷又以士子讀書束於功令專攻朱註然先儒異說皆所以廣見聞翼經傳也於是旁採衆義爲論語翼註駢枝二卷又以羣史地名沿革不一於是依韻編次以便檢稽爲輿地韻編二百卷又以古今興亡治忽之原每肇於宮闈而及於天下自唐王建作宮詞百首歷宋元明代有作者然

偶然託興只見一斑於是上起黃帝下逮有明正統偏安僭竊割據凡正史雜史載記小說及歷代詩文所載有關宮闈風化之事無不廣搜博采形之詠歌爲全史宮詞二十卷又以鬼谷鶡冠別號之稱始於周秦之際自後競相標尚又有出於別號之外爲當世所指目者緣事類行有美有刺足寓勸懲之意於是取史傳志乘所載彙而錄之爲異號類編二十卷又以楊愼所輯古今風謠及古今諺二書可以參考天人之故然隨手摘錄重出與脫譌之處不一而足於是重加釐正爲古今謠諺補注二卷並取羣書所載爲楊書所未備者爲古今謠諺拾遺十卷又以永平一郡二百餘年人文迭出名流逸士滅沒牖下姓字翳如者不可枚數於是廣爲搜訪吉光片羽悉入吟筒或以人存詩或以詩存人各就其所長者錄之爲永平詩存二十四卷續編四卷又以雜事異聞足

以資勸懲廣見聞者輒筆記之爲止園筆談八卷至其詩文以抒寫性靈爲主不拘拘於格調著有爾爾書屋詩草八卷文鈔二卷其他所著尚有圖書便覽氏族考異四朝詩史史肪雙名錄靑衣小名錄遼詩話樂亭縣志遷安縣志諸書光緒十七年順天學政周德潤以篤學耆儒薦於朝賞四品卿銜二十三年學政徐會澧復以學行薦年八十六卒夢蘭性至孝老而彌篤自奉儉約而喜施與里人有相訟者得其一言可以不爭見義勇爲輒先人倡咸豐十年英法內犯僧格林沁督師至樂亭屬夢蘭募鄉勇以備皆出私財養之尤以獎掖後進表彰先達爲急務嘗爲刻佘一元楊開基倪上述遺稿爲永平三子遺書又刊行王好問高繼珩史一經畢梅陰振猷諸人著作以公諸世其視人才如性命率此類也夢蘭書法鍾王亦工繪事然不輕爲人作詩名噪一時朝鮮進士

任慶準越南使臣阮荷亭爭購其全史宮詞攜之歸國人比之雞林賈人之於白樂天云子履升字旭東讀書能世其業仁和夏同善督學順天以經史試全省高材生詩百首履升冠其曹中光緒元年舉人官內閣中書遭父喪以毀卒著有放言百首箋注及有所不爲齋詞行世

王一晉字鶴山灤州人夢蘭舅氏也天姿敏捷讀書數行竝下居恆從夢蘭假閱藏書日盡數十卷往來更換使者疲於奔命叩其大義隨聲響答爲文操筆立就嘗對客口占四六序文一篇倩夢蘭代書筆無停刻或以太速規之曰君不觀閉門索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乎無已之不能爲少游猶少游之不肯爲無已何相強爲道光十五年鄉試中副榜鬱鬱不樂竟得狂疾年未五十而死著有鶴山詩草弟一翰字宗齋口吃善議論從其從父官江

南作徽游日記歷載山川人物風土事蹟隨敘隨議詩主清婉與樊川相近著有歸囊草

常守方字職卿號半禪樂亭人道光二十四年舉人咸豐三年入都應春官試且謁選聞粵匪亂棄筆歸遂絕意仕進聞遼東名勝襆被出山海關涉幽探險長白鐵嶺龍眉宮馬哈丹河游蹟殆遍家居築培園植竹木果菜躬自灌溉性耆飲晚歲作戒酒詩有云灌夫罵座非小疵靈均獨醒多怨詞但願說詩能解頤無酒不妨自撚髭其機趣如此曾游繡嶺山斫一竹杖自命曰老虎眼作歌記之又善音律工橫吹每遇風月清曠高奏古調見者疑爲神仙中人與史夢蘭交最篤病劇時手檢遺稿屬夢蘭刪訂家人環泣問他語不答含笑而逝著有半禪初草臨溟游草續游草昌圖游草

藺士元字臚三號少香臨渝諸生性蘊藉貌清癯風神清俊多聞強記於詩賦尤工家貧以館穀養親自縮其衣食市書籍鐵帙充牣日兀坐一室苦吟致疾年三十九以肺病卒著有黎雲館詩草清麗緜邈尤擅長樂府史夢蘭嘗爲評定之亡後無子全稿散佚刑部郎中郭長清蒐輯數十篇刊行於世

楊在汶字魯田樂亭人道光十四年舉人風貌清俊而體孱有痼疾時劇時瘉後以大挑二等選授邢台縣教諭未滿秩即遭母喪哀毀過禮疾復發遂卒年四十八所著鋤經草堂詩集勁響奇采與王一晉藺士元同以詩名初在汶幼時夢前身爲廣平女子作感舊夢詩以紀其事故當世謂爾筆婉秀貌類子房云

劉書年子肇均

劉書年字仙石獻縣人嘉應州知州廷楠之子也年十五補縣學

生道光二十年舉於鄉二十五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充會試同考官浙江鄉試副考官三十年京察一等出爲貴州安順知府後移知貴陽府有錢冶治工交通官吏乾沒無算書年四冶工令具疏姦賣狀曰後勿復爾貸汝不則斬汝或以官貧諷之書年曰劉某男子貧死終不自盜自後歲益官錢六百萬故事省會府縣不理獄牘候伺諸大吏接賓客爲僚屬關說而已書年晝了人事嚮夕秉燭坐堂皇批刷訟牒盡數十百紙貴定舊縣民訟田游言陷人命吏執某逆旅中客來貴以教訟客不平搜索行李竟得其訟牒稿迺叩首服罪人吏駴歎爲神是時貴州大亂省城洶洶或言於通衢得賊密書署封曹大王某名書年曰密書不稱王稱王詐也拘曹至迺貴縣者椎儒粥粥旣果廉得其讎所爲又巡徼白優人王大糾黨二十八人鷇匿道觀內宿室謀變按驗

無實欲不坐巡撫必盡殲之執辯抗論爭持八十餘日卒斬王一人餘俱活初任安順府時洞夷煽亂以恩信招降之洎代者至稍稍侵奪諸土司復叛討之不克揚言若劉公來牧我乃帖服耳大吏檄往諭之至則召其酋立至旬日而定時遭母喪巡撫欲奪情使人諷指以司道餌之書年叱其人去又數强之爭以死乃聽罷貴陽而仍留辦團練城守事會亳賊北犯逼畿輔詔以大臣督團防命書年爲佐召還直隸迺得歸嘗曰兵未易言若典一郡領一道使所部條綱整肅吏無貪墨安甿興學雖陋劣當爲國家勉之其自信若是書年去後黔益亂不可爲惟提督趙德昌樸勇善戰闔省賴之德昌者書年知安順日所拔之市人使領其牙兵者也書年官黔十年吏著治績以防過桐梓賊陽鳳功加道銜以平鎮甯賊曾三浪功賞花翎以團練城守功記名道員簡用未除官而

卒書年狀貌哲瘠溫溫下人然內峭直不爲利祿所撓交游簡貴論人物辨是非厓岸斬絕嘗憤同官卑諂忍酷無人理一道及輒發怒仰首視屋梁作歎咤當食擊匕箸有聲居喪復哀毀過禮其卒也距葬母未及百日年五十有一錢塘許乃普聞之以書告曾國藩曰劉仙石書年內行純篤才藝豐多其在門下則扶風之都講生其於不佞亦香山之上入室違離禁近作郡夜郎枳棘瘁其身倥偬犯其慮然而貪泉增爽於澂襟吏歌流韻於窮籌太歲在西以母喪歸里四喪皆未卜葬黔中道惡歸裝可想但有破屋四壁遺書兼兩門生故吏牢落無幾孤嫠弱息朝夕不謀夫四喪不舉子瞻心惻冬日練裛孝標發憤以彼絜此是則荼蓼未苦而淵谷非深者矣閣下鈞陶含靈敦崇風義加與此君投分特甚儻悉此狀其爲感動豈直河汾有標擗之悲代公有聾絹之惠哉幸得

紆長籌於油幕挹德水於洪波俾其廣輪掩坎營魄有託半菽膏燈細弱無慮則遊佚精爽猶當南嚮而感恩清白士夫咸將銜舊而知勸仙石平生所爲詩古文詞長短句之屬甚夥絜靜妍雅已有足傳後蓋擩嚌道義鎔灼淹禮聞其緒餘之頃樂筆不廢惜其譔著都未寫定頗有亡佚已屬其戚張孝達編修之洞爲之掇拾首次剌取菁華都爲一集冀存未亡之琴以爲榮名之寶云爾書年生平篤內行十歲喪父與諸兄別居僅老屋兩間遽條釜鑊紡具枓杅淩雜數事母黃鞠育之與其弟逢年其年一日或不再食書年自十九歲以至成進士卒教授州郡以養一錢無所私斥賣妻服略盡自少好學知名於時散館試擬楊子雲長楊賦　宣宗擢寘第一益肆力於經史小學手寫口誦至能諷乃已其成進士出湘鄉曾國藩門下國藩愛重之以學行相切劘與河閒苗夔善

化孫鼎臣貴筑黃彭年遵義鄭珍獨山莫友芝輩友善討論學業長大不衰晚年尤好三禮之學其說經篤守諸大儒益務爲詳密喜爲詩兼工長短句類南宋南皮張之洞所選思舊集十八人書年其一也著有滌濫軒詩鈔三卷黔亂紀實一卷黔粵接壤里數考一卷聖廟從祀錄四書集字元和潘氏刊其經說數十事行世子二肇墢肇均皆卒遂無後妻汪告哀於門生故舊賻金以葬張之洞爲文表其墓銘之曰孝友文貞實無媿云肇均字伯洵咸豐十一年拔貢生有雋才志節魁落游京師與張之洞齊名之洞思舊集載其詩有撄甯齋一卷

劉培元

劉培元字植菴清苑人父熾積德名穆行培元幼聰穎四歲授書即過目不忘咸豐元年領鄉薦授徒山中日夕講求宋儒先諸書

力崇實學湘鄉曾國藩督直隸設禮賢館招致天下賢能文學之徒聞培元名具禮聘之不至同治十年以大挑知縣分湖北代理應山減雜差苛擾光緒三年權黃梅歲旱蝗步禱烈日中躬率吏民督捕出錢收買之歲得無害秩滿貧不能辦裝寄居蕭寺念母老涕淚成疾告歸卒年五十七生平嗜古泉幣及金石文字足跡所至窮力探索獲殘碑斷碣珍逾拱璧作詩歌以記著有古圜詩鈔然乙齋筆述孔孟年譜考略諸書

蔣慶第

蔣慶第字季蕚號杏坡玉田人生時母夢人賜朱墨著各一故又字著生生而穎異年五歲父敘倫授以杜詩截句四十首皆成誦十五應童子試邑郡院三試皆冠軍補博士弟子員道光二十三年舉於鄉咸豐二年成進士以知縣分山東三年權武城市七閱

月調署濰縣值登州兵過境供億有章事舉而民不擾濰縣官行鹽兼昌樂前令獲私販多瘐斃慶第至釋數十人民相戒不敢再犯法洪楊之亂土寇乘間起慶第捕獲刧盜二人寘諸法四境宴然在濰五月餘移汶上濰人設生位祀三賢祠瀕行公餞於小于河棚帳絡繹日僅行三十里四年七月至汶上募勇治城防濟盜營兵有不法者立杖斃之莅任凡七十五日補博平時高唐久為賊踞博平北距六十五里民惴惴一日數驚上官促令之任至則與士民議城守練義勇製軍械且下令曰高唐賊不滿千大兵圍之急敗則四竄不暇攻城但攖埤堅守以俟大兵之至無他慮也五年二月朔李開方竄茌平之馮官屯去博平三十里慶第往北門樓躬督兵民晝夜環守僧格林沁將決徒駭河灌賊屯檄沿河守令分工開濬博境河長四十二里慶第督民夫興作分書尺丈

於簿賫無中飽工無後期及賊平論功慶第不與亦不校也五月
蝗蝻起親督鄉民撲擊斃蝗五十石復率掘蝗子無遺育民不知
災明年夏旱盡出倉穀食民約來秋以新穀還倉奏上破例允之
有陽穀鹽梟朱大武者强暴為民害莫敢誰何慶第率丁壯捕而
斃之官民皆稱快七年調嶧縣時兖沂曹濟土賊蠭起句結滕蘭
各縣投誠諸匪抄掠無虛日慶第下車與費令林士琦密商勦辦
費兵戰賊焚其藥庫驚而走伏南山下官兵不得前慶第令勇目
賀鳴魁銜枚西趨邐迤而下礟丸盡以刃相接斬賊二十五人墮
山澗死者無算賊遂奔境内以寍乃延三十社紳富勸募修城垣
為久遠計以邑舉人褚修孝董其役投錢者不威而集六月受代
去士民呼號謁大府請留格於例不能得再至博平十年二月以
病去官買宅豐潤山中隱焉同治初元僧格林沁檄赴大營以病

辭不就二年閻敬銘祁寯藻連疏薦起再補博平至是蓋三任矣初黑團胡四噴趙敦本丁四辣皆博徒胡以嫌迫前令殺丁胡益橫官民皆視其喜怒爲禍福前令被劾去繼之者爲宋某誘殺胡於署中胡黨千餘人入城焚署宋匿以身免有庫存貲與一乘將毀之或曰此蔣公故轎也乃不毀慶第抵任趙他匿偵其除夕歸家拘獲之其黨洶洶來索入慶第潛率勇役捕爲首者數人重責之而寘趙於法於是匪徒皆斂迹乃出俸金重建衙署並以其餘修葺城垣之不完者六年調章邱首除里差墊糧之弊訟牒日數十起尅期送審案無稽牘五月粵逆賴文洸任柱東北竄由沈口渡河慶第傳諭居民徙入城或入圍圩村堡自保遷者歷一晝夜賊大至乃率民夫登城以軍法部勒之值大雨傾注無敢下城休逸者開倉平糶禁市儈居奇民咸便之尋大兵至峙糗供芻軍用

無缺復設肆城上兵皆縋而交易之是役也用錢數千皆慶第捐
廉濟之無一毫累民賴文洸再至緣女郎山而西礮擊城關不克
而去七年張總愚東竄撫部檄令防守河南築長牆四十餘里賊
平乃解兵其所屬牛牌莊有諸生馬純序者嘗用一拳技人守家
後遣去為省兵所獲受刑迫誣供馬督師丁寶楨檄解營治罪慶
第力保之得免及去官馬氏設位於其家世世祀之八年丁寶楨
具疏特薦其賢旋以病喘不能支請去職不允復手書慰之在章
邱四年奉部章迴避改安徽因納貲為內閣中書先是慶第以章
邱城歲修無資自節四年廉俸得八千金為購省城市房數十楹
付之士紳章人後立生祠於書院之側距去官之日且二十年矣
慶第持躬廉介精於聽斷鄰縣有訟者多越境訴曲直平生歷六
邑而自謂在嶧頗盡心最下莫如章邱而民之譽我者必曰章邱

至尸祝我於廿年之後以此見自知之甘苦與他人之是非不必盡合也慶第有城守功未嘗求保擢惟汲汲以著述自娛嘗曰吾政績亦尋常耳後世知有斯人者或詩文數卷耳初慶第登賢書出臨桂龍啟瑞之門嘗受詩古文辭義法顧文不輕作尤不喜爲酬應文字嘗與友書曰某君爲其先德請銘慶第所以固謝者古人記事之文與國史表裏法在核實而矜慎慶第於某君不相識其先德祇是鄉里善士燕吳遼隔風聲不及足下亦非與久故不能道其詳然則何所徵信耶言之而弗慊於心在己先不謂是遑論他人彭秋士爲其家翰文尚書志墓寥寥數言人或傳笑要爲鄭重不過乎物若恣爲諛辭則是一邱之貉耳勿曰舉世皆然可從同同也是非之在天下非我能主慎其在我之是非而已是非中分際非博訪深思罕得其眞不溢則歉而溢者尤多雖狀吾祖

父亦當字字著實毫無愧赧況誣人耶或宜避就必衡量重輕其大功十而小過一爲賢者諱可也然史家於此猶旁見側出於他傳以無失實至於功過參半則理不得諱諱之是私一人而誑天下也艾千子謂陳大士許人一文當如許人一女斯言良是人無不欲傳其親而傳者非一有其人其事足傳文雖不足以副而猶傳有人非絕特得工文者亦以傳慶第文辭之拙無能自標異於今時而某君先德又未有超然高世之行是兩無可藉也如欲傳諸子孫邑里則其自述已足猶勝不知之人臆爲揄揚也慶第嘗念先人生平事蹟多爲宗黨戚友稱道前遊京師及服官齊魯亟思求得名人筆之不朽而反覆計慮設求得其人幸不見拒則是吾先人本末必傳而藉彼以傳也此其賜不肖者何如而將何以報耶財幣不足言宜終其身誠蘄親愛視親舉手出於危難者而

有逾也吾矢是以報矣或有因事不滿其人之意於後則違心以奉之否乎以此一二十年志願尚虛惟深自咎不肖之身過佚前光而已慶第孝友篤於內行治家嚴肅教子弟以實學堅苦厲行不爲浮夸頗近於顏李之學其儒說曰蘇子瞻謂佛之道難成學之者勞苦卑辱過於農工而世之名長老者治荒唐之說刻其患而專取其利斯言也釋之箴歟其儒之箴歟凡儒者以學聖人之道而貴之也而孔孟程朱之所爲閉其身心養其德性貞其遭遇曰從事乎其說終身背而馳焉者比比也猶夫學佛者之更千百年而未有成也近世顏李之徒忍嗜欲力耕作以其餘暇治詩書往籍求給乎天下國家之用其於古昔教術合乎不合吾不能知也然而循其塗必非僥倖小民之所樂則亦衣疏麻食草具供薪水糞除之役者僅得稱沙門比邱而已然而目笑之曰何谿刻也

研極四書五子之精奧高之測量宇宙下不遺乎名家之細其次家書壁簡文字形聲宮室器服鉤抉源流同異如目覩身歷其次富於文辭縱橫辨博窮盡事理傳之金石同壽而其目綦色耳綦聲口綦味鼻綦臭心綦佚不克制也視尋常人未或異焉用其言以措諸世迂而寡效幸終不遇委蛇自意沒而獲通人之名噫儒若是也其亦違道譁眾與夫上坐衣紫藏機蓄械不可捕捉之爲類乎而賓賓然而斷斷然曰三古以降不祧之傳也不其然歟然則曷從六藝者道之迹也備文武之事兼工商之術禮書文也射御武也樂近工數近商士皆習之獨不及農昔者舜伊尹躬耕顏子有田不願仕而夫子非其徒之學稼則非禁爲其事陋其請學焉耳聖人之所以自臻於聖吾不能知也其從事乎六藝有時乎耕稼而耳目口鼻心知之欲亦猶夫人必無或自即於積墮放恣

則顏李為近然今儒者有習處田野能爲堅苦而恆患無民物在抱之志與夫有其志而孤僻自信不適於宜抑又顏李之駢枝也而通都大邑王公大夫之世躬不操拚沃戠醬之器聞菽麥之名則啞然笑將慮存無逸之思其奚致力哉有如于清端湯文正者所以淬厲夫子若弟必有道焉而所居固不能限也富貴貧賤出處之不苟乃氣節所由立勤苦之不習一衣服不便體一食飲不嗛口一居處不縱適肢膚已若跼天蹐地之無所容見可欲而神志從之矣其能貞於利害生死之際乎孫高陽登第後食未嘗不菲惡也能措其身於無一時一事之得少便安而不失其度則日試磨涅可徐以考其堅白之庶幾此儒也聖則所不知也慶第僑居歷下三十餘年苟非甚疾未嘗一日釋書去筆硯所著有友竹草堂文集六卷詩二卷隨筆二卷皆六十歲後作晚年自訂刊行

之長白盛昱豐潤趙國華榮成孫葆田福山王懿榮咸推爲畿輔文章之冠其所輯錄又有二十一家文鈔四十冊歷代文輯覽五十四冊歷代賦鈔六冊歷代駢體文鈔三十冊十二家詩鈔十六冊歷代詩鈔十二冊詞略四冊選輯子書日食跖集者二十九冊藏於家光緒三十二年卒年八十有四

楊光儀

楊光儀字香吟晚號庸叟先世由浙江義烏北遷佔籍靜海曾祖世安賈鹽天津遂爲天津人父淳爲邑名諸生值家中落至光儀生計益艱攻苦力學幼隨母讀書績燈下夜半饑母取殘餅劃其半食之益自刻厲不少休弱冠補博士弟子食廩餼文名藉藉庠序間咸豐二年舉於鄉授徒養母春秋兩試邑人士掇高第者半出其門樂亭史夢蘭贈詩有云卻國諸生半在門蓋紀實也十一

上春官不售光緒九年選授東光縣教諭以年高辭不就主輔
仁書院講席減已修脯益諸生膏火教士一守先正法式讀經史
務求大義而尤主躬行實踐初爲詞章擅藻麗兼工倚聲後以無
裨實學盡焚其稿終身不作一綺語嘗讀溫公通鑑擇其關治亂
沿革涉及兵事者仿紀事本末體例手自編錄適見胡林翼讀史
兵略歎爲經世傑作遂輟筆平生於學無不窺而尤好爲詩中年
以後詩名爲尤重主持壇坫以扶植大雅爲己任所爲詩近自漁
洋船山取涂徑遠宗少陵壹爲七五字句近體揉化故實生拗獨
闢詞與意適至聞孝烈大節激厲薄俗氣載聲出能肖其人居恆
與二三知交更唱迭和極文字歡或獨坐一室哦詩夜深漏數下
一鐙熒熒猶凝神苦思往往終夜不復交睫集中若河樓題壁庚
午紀事諸作目擊時艱發於忠愛一時傳誦咸目爲詩史臨桂倪

鴻作二香詩美之二香者光儀與樂亭史香厓夢蘭也其詩集已刊者爲碧瑯玕館詩鈔正續八卷未刊者曰晚晴軒八卷留有餘齋八卷閒爲古文於古人嗜史遷昌黎近人則最喜劉大櫆曾國藩所箸文嘗自嚴汰之存者僅十二三其零篇短語則別爲一集曰髦學齋晬語亡慮皆心得可訓可戒年逾六十遭母喪哀戚一如孺子坐皋比設絳帳者垂五十年性喜飲好談座上一日無客則愀然不樂晚年集同鄉諸老爲九老會又與後生同學結消寒詩社分題選韻思如泉湧自壬辰迄甲午三載王守恂趙元禮袁集其詩曰消寒集光儀又徧搜嘉道以後鄉人諸詩爲津門詩續鈔嘗謂詞章根於學問非孤儉者所能強爲一時名公巨人如劉樹堂吳菁賓胡燏棻宮昱嚴信厚均以詩文就質其弟子之最著者則嚴修華學瀾陳驤胡濬王守恂徐士鑾徐漢澄皆一時之雋

也光緒庚子拳匪亂作光儀方病卧危城中礮丸壞其廬不爲動時作小詩自娛八月三日卒年七十有九

俞燿

俞燿字雪岑本籍生浙之湖州與曲園俞樾同族嗣以游學京師遂占籍宛平自署北平俞氏性瑰瑋奇邁不徇時俗徧交當代鴻生巨儒自負少所可大學士曾國藩督師剿捻燿出參其幕意氣傲岸不肯稍降屈再從左宗棠西征亦落落不滿其意留落無俚乃浮湛山水間俶儻踔絕益不可一世而時時流露於詩燿久居河南與天津徐世昌最善世昌謂其詩取法盛唐而得於太白樊川者爲多其下筆初若不經意而機軸天成豪宕激越稱其人之意氣其盱衡時局亦往往有刺譏感慨不平之旨寓於其間可想見其爲人燿爲詩甚多然皆散佚無傳世者世昌取其生平往來

唱和之篇集爲一卷梓而行之其可見者僅此而已

王柘

王柘字顛枝號拓園大興人初名允中字菊生號雪庵更名陶益後改今名自以屈身下僚世無知己若與木石居故又號曰木石生焉柘生外祖孫家三四歲時外祖抱置膝上口授唐人詩輒記誦不忘年十歲外祖沒十五其父官江南理問亦卒柘奉母入山東依其伯父以居年二十二以貲爲吏需次遼瀋司書記尋補遼陽吏目有治行奉天府尹吉某廉其賢嘗謂僚屬曰王吏目經濟文章非風塵俗吏也嘗爲人所搆已解任待劾矣會侍郎全某使朝鮮駐節瀋陽爲緩頰於大府乃得免全與柘無半面交見柘所作詩序憐其才爲之請而柘不知也柘爲文工駢體尤長於詩歌少好馳騁有不可一世之概中年斂才就範一法唐賢取舊所作

大削之存古今體三百餘首桐城夏少巖爲之序初名抱甕散人詩草後於遼陽得莒小刀古錢百餘枚因重編爲先庚集後庚集總題曰閱莒草堂詩鈔其門人銘安搜其原編不可得乃收拾殘缺復由鐵嶺魏燮均處得二百餘首編爲四卷刊之栢又有拓圖雜著木石生詩話及選四十賢人集皆散佚無復存者栢嘗謂吾人爲詩宜法古不宜趨今若唐之王杜宋之東坡餔其精華得其糟粕即堪與當代諸名家鼎峙矣論者謂栢之窮甚於梅聖俞而詩之工亦不多讓焉栢恃才放誕有狂名然篤孝友重交遊言行皆有終始性好金石尤工鐵筆蒐羅三代秦漢以來故物及古今名賢書畫悉能辨款識別眞贗購之不較值雖傾囊不少惜軀幹小而短於視平生未嘗識星漢五步外不辨鬚眉其妻兄郝生有子病劇夢神告以得王栢誦周易三晝夜可甦郝哀而允之病果

已而聰明頓減非復曩時之強記矣年四十卒無子

趙國華　郝植恭

趙國華字菁衫豐潤人弱冠以辭賦帖括受知於學使李清鳳三擢冠軍年二十六中同治二年進士作宰山東五年權莘縣知縣莘先遭賊亂不守者七至是甫定民相讎互訐從賊國華一不問曰賊降尚可活況吾民耶拊摩瘡痏政聲蔚然民樂爲之用協築濮范金隄毗連九縣獨先成復以莘土城不可恃督民坎其濠五日而竣賊至賴以守訊讞明敏凡檢驗畢所連皆立釋只取一凶歸而證無不具八年權德州卸任先一日有告殺人者距城七十里或意不可往曰稽一日即縱矣輕騎驗鞫得其抵而還聽訟讞員無隔夕者衆呼爲趙一堂有繫者夜輒至其所密察輸服即弛之去至鄉父老呼子弟舉肩輿連村遞易以進夫役從走而已其

得民如此東鄉有訛傳賊至者河漲不得前國華策馬竟渡曰官不至則民益疑矣補鄆城未抵任謝官以治中注選光緒四年改同知九年擢知府十一年署沂州十四年署濟東泰武臨道國華才思明決操守廉峻巡撫丁寶楨周恆祺任道鎔陳士杰張曜福潤皆延居幕府垂二十年牋奏軍諸鉅章多出其手無一語外洩行止堅正莫能干以私歷管營務軍需河工河防振撫捐輸二十餘事提挈綱維鉅細竝舉檄移塡委夜取不以燭左右無敢隱匿纖毫嘗一日押十三銜尾不疲也其總司工振歲出納數百萬金鉤稽井井廷臣有論及工者延煦祁世長吳元炳前後奉欽命來東査辦國華列簿以待三使皆信其操無詰難歷保道員鹽運使銜二品頂戴賞花翎十七年署按察使甫數月判決欽讞三十餘事其行政不苛而獨深惡縱弛以爲寬大飾巧辭出人罪者遇則

必奮筆斥駁明年署鹽運使吏胥皆悚惕不敢延宕舞文凡兩爲秋試分校官三爲監試提調齊魯士傾慕以出門下爲幸居恆省約治事績密有定程期候必以信接見寮屬言吏治娓娓不已樂成人美不使知最以時俗貴恩爲大恥又精識絶人熟於古今治亂典章因革文獻盛衰詞章得失之故其少即究心古作者一以韓愈歸有光方苞爲鵠深洞奧窔而恥與爲貌肖顧不喜有宋諸家謂平易易開沿襲之漸其爲文獨造幽秀不使一言失累黍不知者或誤謂孫樵劉蛻之流則向所不屑也詩鬱曲深邈發源玉谿生玉谿長近體而國華七古獨勝結字挺鬱鏗訇陸離尤善隸事讀者驟不得其故久乃研說玩味不盡駢偶公牘詩餘之類皆自闢新境每一篇出見者以爲非國華莫能爲所箸有青草堂文集十五卷賦三卷駢文四卷古今體詩十八卷詩餘三卷雜箸一

卷江窗山水記一卷光緒二十年卒年五十七

郝植恭字夢堯三河人年二十歲舉咸豐二年鄉試以知縣分山東歷夏津堂邑升臨清州知州長於聽斷尤精邑聽趙連芳首其家五命植恭廉得之置首者於法人稱爲神其令夏津值捻賊結梟匪竄邑東部民勇夜襲之禽其渠黼七事聞賞花翎同治七年東軍皆集飄忽擾掠兵民相讎殺有將領挾郤入以兵向植恭植恭坐叱之不動變以解城守四閱月卒獲完尋奉覆賊之檄監築沿河牆六十里十日而功竟未幾賊盡殲牆之力也令堂邑疉運河水患修牐以減水數縣利之遇旱檄開井灌田東昌地沙鹻不宜井且擾鄰植恭爭罷之荷澤河決徵稭四百萬民苦運植恭抱病走冰雪中卒集事累擢萊州知府以道員補用加按察使銜甲子癸酉乙亥三爲同考官一充內監試官植恭弱冠治詩古文辭

壯而益力無聲色珍玩徵逐之好與趙國華蔣慶第同以能文名山東公暇閉閣研精手一編不倦嘗論復州縣行取御史及漕運官革軍丁以州縣轉運時議韙之所著漱六山房文集十二卷詩集十二卷光緒十一年卒年五十三

弓汝恆 張廷楨

弓汝恆字子貞安平人同治九年副貢性孝友少喪母善撫其弱弟穉妹弟汝直沒於捻匪號泣奔赴賊中求之凡六旬不能得憂思至病既老病且死猶遺言割地數畝刻石紀弟被掠年月以示後父晚年患足疾汝恆侍左右不去三年如一日好讀書刻志厲學絕意聲華不務標榜名字蕭然一室插書滿架日夜寢饋其中自題其室曰書隱樓學者尊之曰書隱先生桐城吳汝綸知深州汝恆事之爲敬遵師傳終其身不爲他說所奪汝綸撰深州風土

記頗自矜慎汝恆與武強賀錫珊任採輯及汝綸去深汝恆攜稾錫珊冊載其家所藏書以從歷三十年中更變亂輟而復修者再抱一稿同性命以至成書則惟汝恆一人金石傳記世族譜系以及謠俗物產皆所搜采稾定猶以所聞列書眉上以獻汝恆精地理學考歷代沿革爲表六十四卷采諸家說以備考訂者又數十卷其例以清代府縣爲綱列歷朝沿革於下考郡縣以治所爲本而參以疆界遠近紀分割並省之迹采用之書自歷代諸史元和郡縣志寰宇記及近代顧祖禹洪亮吉李兆洛楊守敬所箸爲多窮數十年精力五易稿而後成書甲寅病革前一夕囈語猶曰檢三十二頁邊行再問不復語遂卒年七十三賞復武強賀葆眞論地理書曰竊謂古今談地理者求象於圖求理於書兩言盡之矣然陵谷有變遷河渠有移徙則疆域之廣袤沿革代不侔矣土宇

有分合則城治有廢興境界有短長則至到有增減如此則圖不能盡記也記亦不能盡翔也廣輪之度山川所箸也山川脈絡準望所生也方邪迂直近遠高下均於是乎憑之然一言東則東南東也東北亦東也果何據而爲此郡縣之東乎即辨其爲東南矣或以南而兼東或以東而兼南或南東各半始差毫釐終失千里果何據而爲東南之定數乎或由某州至某郡由某郡至某縣又自某州郡縣所治所界忖之或饒或減歧出多端果何據而可折衷一是乎如此則書不能盡告也告亦不能盡信而矧古籍流傳至今絕少諸家箸述搜集良難信如所言非強有力者不能也然即有所獲而以此校彼不合頗多作者既視聽而未見閱者復注心而不疑烏可哉果於自信固所不敢果於信書亦有未安此所以終夜旁皇恨不得起前賢一問也蒙始爲此竊自思維欲知古

今之形似必先據目前之圖籍稍詳明者如胡文忠之一統輿圖馬素臣所訂六德只之歷代沿革圖楊守敬饒敦秩同撰之歷代沿革圖倣為本朝輿圖數十圖上注我朝某地即先朝某地推而上之以至史志言地之始辨方位量道里審水道之所經定關隘之所在參伍錯綜以証之直曲圓徑以準之以志繩史以史印志取材於諸家地理書之說與所著他書之涉及地理者以互證參稽之久之乃能略得其實嗚乎豈易言哉有此諸難終不自量而竟欲為者以用力既久不忍中輟耳今已粗成大概而由今所見證左絕無者則闕疑以待亦猶班氏漢志時云俟考沈氏宋志每箸存疑從事於斯者當若是矣茲為表若干卷復采諸書之說以備考訂取材無方有得即錄非敢遠冀精覈亦思漸臻明備如蒼蒼不負假我數年亦終矢此移山塡海之志已耳僻處窮廬既尠

書籍之証明又寡友朋之討論鬱鬱半生有懷莫姑因足下垂詢觸我胸臆遂一吐磊磊不自覺其言之不足而長言也觀於此可以知其用力之勤考核之矜愼矣時深州有張廷楨者字湖周同治閒歲貢生候選布政司理問性篤好漢魏人書法搜集漢魏六朝金石積十餘篋雖殘碑斷碣字迹模糊莫能辨者視若珍寳必精心攷求而摹臨焉嘗言漢魏人書體氣味深渾魄力雄厚隋唐以降雖不無善書者然氣味魄力皆遠不及前人桐城吳汝綸箸深州風土記廷楨與弓汝恆蒐考之力爲多晚年書尤進廣昌鍾念慈議建城隍廟碑徵文汝綸則告以必得廷楨書其見重如此卒年六十四

張佩綸

張佩綸字幼樵一字繩菴豐潤人安徽按察使印塘之子也印塘

卒於軍佩綸方七歲轉徙兵間十餘年操行堅卓肆力爲經世之學登同治十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充國史館協修官光緒初元大考擢侍講尋充日講起居注官疏陳西域粗定邊地空虛請抽調旗丁屯新疆以固邊防蘇旗困下督臣議覆格於例寢不行

穆宗升祔詔集廷臣議位次佩綸請建文武世室於後殿左右恭奉　太宗文皇帝廟主以次遞遷以絀於贊與當道議梗南皮張之洞讀其疏歎曰不圖鄭小同杜子春復生於今日遂造廬訂交焉時中原初定外侮日深佩綸以爲圖富強必自飭紀綱始累疏經國大政請於新疆東三省臺灣諸處嚴守禦專任使以杜日俄窺伺會晉豫大飢畿輔亢旱乃引祖宗成訓請上下交儆時恭忠親王奕訢有大勞於國遭宵小有讒搆上言宜責任王竭誠負重　上嘉納之自佩綸屢上封事不避嫌怨人始知講官有言責

在朝諸臣多畏而忌之者會通政使黃體芳繼陳災狀語稍戇下吏議佩綸抗疏力爭 上意悟特予寬免言路之氣以伸崇厚之使俄也佩綸奏言議界必先知新疆形勢宜道伊犁陸行且不當假便宜名加全權後果擅立約如所慮尋以憂歸直隸總督李鴻章父執也延之佐治軍因得周覽北洋險要討究水陸戰守之策張之洞時爲洗馬特旨預議俄約常就佩綸咨決佩綸又以張家口密邇京畿自恰克圖庫倫以至居庸沿邊數千里空無屏蔽商於鴻章調宿將防察邊復謂杜外侮先清內姦建議口外三廳同知漢滿并補移協鎭於多倫駐練軍於經棚鴻章據之奏爲定制墾荒理訟杜匪恤察邊人便之七年服闋補侍講仍充日講起居注官時琉球已亡法圖越南且急佩綸以亡琉球必及朝鮮棄越南必失緬甸疏請建置南北海防設水師四大鎭裁江海艇船而

代以西艦又薦安襄鄖荊道徐延旭久於粵西得交人心四川建昌道唐炯號知兵可分任邊事並招致劉永福黑旗兵爲用未幾朝鮮內亂日本果以兵劫盟佩綸復疏請定冊東征趣南北洋練軍勇廣購戰艦與山東臺灣相犄角又陳朝鮮善後六事疏下北洋鴻章心善之以朝日甫歃盟而購置師船又絀於費遂中止但酌駐陸營以牽倭軍而已佩綸屢疏論朝貴侍郎賀壽慈尚書萬青藜董恂相繼罷職見者皆側目獨李鴻藻愛重之所言恆省納雲南報銷事發大學士王文韶以樞臣掌戶部御史洪良品給事鄧承修交章劾其受賕狀文韶方綰用事鴻藻甚謹佩綸請令引嫌乞養鴻藻慮其再三瀆忤　上旨欲兩全之佩綸責其瞻徇會地震乃援魏象樞劾索額圖明珠遺事爲言　上意動召對便殿遂罷文韶超擢佩綸署副都御史入臺即劾罷臺臣不職者數人

舉朝震悚卿貳中多有望風引去者九年充會試知貢舉佩綸以鄉會試支應徒糜巨金充有司囊槖嚴除宿弊場規肅然試竣晉侍講學士旋充殿試讀卷朝考閱卷大臣人歎爲異數佩綸論越事章數十上朝廷始遣兵越境行邊剿土匪以牽敵法人不便所爲於是其使臣寶海有分界通商之請政府本無志越南聞寶海言則益弛兵法乘我不備遂陷南定佩綸憤當事一再誤啟戎心適永福大敗法師法議紳怨其執政佩綸請乘法師未集飭粵督水師潛渡順化護越都而廷議終倖和慮佩綸強聒乃出使接事陝西陛辭力陳法入秋必大舉請嚴北圻以待既而法果襲順化刼越王而要之盟越事乃益壞使歸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時法人揚言內犯佩綸入對便殿謂越亂未已黑旗猶存萬無分兵東來理宜堅持以俟不宜撤防使敵乘虛要挾啟各國環侮

上韙之詔就李鴻章妥議鴻章然之廟謨始定滇桂陸軍分道出關不相統疏請悉受滇督節制不能用及唐徐兩軍以參商僨事始以關外事委滇督發南北洋利械濟前敵飭粵督主轉運展電綫至龍州以速軍報佩綸自受命即下榻署中典客三月於權利事持之尤力英使巴夏禮以論沙面案不得逞法使謝滿祿議曹州教案狀驕倨佩綸面責之爲改容謝罪客使見佩綸不爲剛折益重之議事多就範者美使楊約翰謂在華所見大臣忠清無氣習者惟佩綸一人而已洋商以海關存票抵稅又改造土貨牟民利佩綸請嚴禁之復請大開煤鐵絲茶之利恭王恨相知晚署中事悉倚辦通商衙門之始建也以國分股佩綸建議設商防文教四司以海防爲當務之急乃先奏辦海防釐定章程爲門有七曰海防形勢邊防形勢經費器械營制籌議外商專司既設乃購

中外海道圖說精本詳繪島嶼礁沙等類請恭王仿日本設海部京師令南北洋分任而選械一事尤力求精良謂器不素利與徒搏同請飭津滬機局多方購製之中法相持逾二載法既據越都圖北窺佩綸謂宜乘法師未備以攻為守坐困非策也粵督張樹聲延不濟師北窺告陷唐徐以失地逮問祭酒盛昱劾佩綸誤薦人解恭王政枋樞臣降黜有差更命禮親王世鐸張之萬閻敬銘孫毓汶代之而以醇親王奕譞總其成　上方嚮用佩綸獨不加譴醇王以佩綸有盛名俾其助己佩綸念恭王勳望係中外不宜置散地屢為王言之王感動後有譏之者事遂沮佩綸歎時局日棘為時所詬遂以疾請休沐　上數遣樞臣就咨國事趣不時入直佩綸感泣始強起視事如常時時興化軍戰不利法人乘勢趨閩保勝薄諒山將犯瓊臺其總兵福祿諸故與李鴻章善介稅司德

璀琳致書議締和鴻章以聞下廷臣會議樞府咸色喜佩綸獨謂法人屢以和誤我請益軍備戰為和地拒廷議會疏不畫諾又固爭不宜詔回曾紀澤墮法人計以此忤樞府命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加三品卿銜閏五月十三至閩而法又敗盟當局狃和議趣命會國荃道滬行成法索償酷聲言取船廠佔雞籠為質佩綸以和議難恃而閩海防地空虛兵雜將倨不足一戰彊臣東南茭壺江鎖海門戶縱敵深入全局已盡潰乃急營臺壘置大礮二尊守之化散營爲整隊以備援應屬紳士聯漁團以絕漢奸練水雷水勇增船礮與礮臺相倚部署甫十日法艦大至其統帥孤拔屯馬尾船廠孤懸無近援大吏相顧莫肯任馬江防者二十八日佩綸會猝提陸軍三營馳駐馬尾集兵商各輪雜泊以牽敵船窮日夜制雷移礮囊土堆沙設臺山口多張疑兵設伏以爲守孤拔初謂船

廠可唾手得及見有備則退壺江欲他駛朝旨飭稍制之勿令出閩海法遂不果去益增調鐵艦魚雷逼我舟師佩綸累乞南北洋援船弗應自審眾寡堅脆不能敵請先發冀一當廷議不許飭佩綸移船他守燬廠勿畀敵佩綸執不可璽書褒之且有通籌全局不必拘守一隅之諭佩綸曰天子命吾保廠當與廠存亡他非敢知也相持逾月法人陽屬英美人排解緩我兵而陰備戰事七月朔連日大風雨法遽發戰書於閩督乘潮而進三日黎明佩綸始得書急屬學生魏瀚趨敵船覘虛實未至而礮聲已隆隆起矣佩綸之停戰待和也有謂法人譎詐不可信者佩綸堅謂外邦重信義不我欺悉揮絕之復諫違眾至是卒墮其計水師九艘殲焉初福星管駕陳英手巨礮專注孤拔坐船痛擊之抵死不退兩蝨船旁出助之戰一時許坐船壞大纛遽折孤拔受創而死是役也法

焚大鐵船一沈魚雷船一孤拔坐船傷尤巨我師惟餘伏波藝新兩小船耳翌日法分兵登岸趨船廠提督黃超羣道員方勛督眾力戰斃數人伏兵四起藥雷發沈其船一艘再易船進不得志始毀兩岸礮臺而去閩督遣人刺戰事逡巡不敢前中道歸詭告船廠失遽聞於朝而佩綸電報適至　上切責督臣憒憒既復調守廠軍回顧省城佩綸訟言棄門戶守堂奧非計督臣被嚴飭風聞士劾其擁兵自衞而佩綸亦以水師失利自劾督撫船官均褫職奪佩綸卿銜交部議尋命左宗棠督閩師仍命佩綸會辦兼署船政大臣閩京僚復會疏嚴劾之　上下左宗棠及閩督楊昌濬按其事覆疏謂佩綸不知兵請交部議時佩綸已坐薦唐徐奪職詔責左宗棠等袒護謫佩綸戍邊居塞三年日藉文史自娛以管子書足以經世而尹知章據謏本作註既多抵迕國初諸儒僅以訓

詁註疏精言大義未能條通良績成規久且湮晦爰據善本紬繹羣書盡取漢晉隋唐諸子百家之及管子者博引繁徵詳爲詮註而尤以發明其術業闡揚其治法爲宗旨於是成管子學二十四卷先是馬江之役李鴻章有船廠可失張學士不可失之語十四年戍滿賜環值妻邊氏卒鴻章延之幕府以其女妻之佩綸故驕亢專己自用恃盛氣好面折人而不喜受人善以此叢怨鴻章素重佩綸又申之以姻據權要之地內外輻湊罔知自韜晦御史再劾之驅命回籍時二十年八月也明年攜家居金陵時南皮張之洞署督兩江佩綸摯友也至則之洞遣人示意絕往來人多不直之洞佩綸既見棄於世卜居青溪之曲蒔花藝樹閉戶卻掃以著書自娛庚子拳匪禍起李鴻章以粵督奉召赴京佩綸累電促之且爲畫和戎策江鄂創保護東南之約有責江督劉坤一悖旨通

敵者密遣使商之佩綸佩綸請堅持勿淆眾議東南再啟釁愈速亡姑羈縻之速濟師以清內亂可也鴻章抵滬佩綸請坤一聯疆臣名列奏畀以全權速止兵議和坤一題之貿夜草奏電聞比奏達而李秉衡督師適抵都議遂寢迨鴻章奉全權之命聯軍已集城下矣佩綸以議和先懲禍首而昵拳者半親貴宜就慶王奕劻大學士榮祿擇一人預其議江鄂有保護之績宜使二督有會議權鴻章皆據電以聞且奏薦佩綸熟於交涉命以編修入都隨辦和約講成召以四五品京堂補用固以疾辭二十九年卒年五十六佩綸嘗買山於豐潤縣之北郭病革屬其子曰死即埋我於此余以戰敗罪人辱家聲無面目復入祖宗邱壟也佩綸才高志大有不可一世之概負其所抱嶄然欲有所建樹而馬江一役身敗名裂論者惜之少工駢儷文才思敏捷下筆千言立就官翰林時

所爲進御文皆燬於火嘗輯兩漢經師嘉言懿行爲漢儒近思錄又著莊子古義晉書補注均創長編未脫稿所存者惟穀梁起廢疾補箋二卷潤于奏議六卷潤于草堂集二卷詩集若干卷晚年藏書甚富手自較勘仿四庫全書例成管齋書目並爲管齋日記若干卷

賀濤 父錫璜

賀濤字松坡武強人父錫璜字龢生號古漁同治三年舉人以候選知縣官故城訓導孝友敦謹有學行歲饑出粟賑鄉里創醵金法倡修歷亭書院言表章鄉邦文獻在武強訪劉謙遺著在故城建明代馬中錫祠刊孫緒文集印行賈氏叢書及明儒學案爲振起人才之首務既解組歸故城人愛留之錫璜亦不忍舍去遂移家於故城之鄭鎮年八十九卒濤少承家學與弟沅以文字相砥

礪同治九年同舉於鄉考取國子監學正學錄改官大名縣教諭光緒十二年又同成進士以學使案郡至大名不及殿試而歸桐城吳汝綸知冀州邀之主講信都書院因調署冀州學正十五年殿試以主事分刑部仍兼冀州講席凡十有八年既以目疾歸漫游京師保定中丞陳啟泰太保徐世昌爭延主其家袁大總統督直隸時創文學館於保定屬意於濤曰濤不至則館可廢也再三強之始應未幾濤以疾去而館卒廢如其言初汝綸倡爲桐城古文之學其牧深州時見濤所爲反離騷大奇之遂盡授以所學及武昌張裕釗北來主講保定之蓮池書院汝綸復使往受學於裕釗裕釗歎曰北游得松坡不負此行矣濤之爲學以文章爲諸學之機緘讀古人書必堅求其文字既從吳張兩家學益摶精於古人之文自周孔以降若左丘明孟軻莊周太史氏韓氏之書心維

而口誦之通微合漠盡得古人著書之意於姚氏曾氏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之說尤必以詞章為貫澈始終而兢兢於歸方姚吳數大家之評識日與學者討論義法不厭不倦又大聚古人之書有所編輯以為文章大觀而補姚氏類纂曾氏雜鈔所未備嘗答友人論文書云專書以文事相質以謂多讀書曉世務則理當理富則文有質幹而義法自從不必斤斤以學文為事予之言誠當矣雖名能文者不能外予所言矣雖然以濤所聞文之能事猶有未盡乎此者齞脣蹙齃曲脊跛足枝於指而瘿於項固不良於用不美於觀矣官體肢骸不失其形所以辨臭味聲色而任提挈戴負者與肖所職以呈其材則凡名為人者皆然也然而闊隘伉耎猥猥舒急都鄙之相去而相反倍蓰十百乃至不可計數泄於面顏不能自閉過卒然遇之而能辨者則精神意象之為也

執子之說以爲文誠具其形且可適於用矣而文之是非高下猶未定也古之論文者以氣爲主桐城姚氏創爲因聲求氣之說曾文正論爲文以聲調爲本吾師張吳兩先生亦主其說以教人而張先生與吳先生論文書乃益發明之聲者文之精神而氣載之以出者也氣載聲以出聲亦道氣以行聲不中其竅則無以理吾氣氣不理則吾之意與義不適而情之侈歛詞之張縮皆違所宜而不能挈然有當於人之心質幹義法可力索而具也聲不能強揆而得也冶金以爲鍾斲桐以爲琴截竹以爲管依古譜而奏之伶人樂工蓋可學而能矣至於感陰陽動萬物而辨治理之盛衰則伶倫夔曠之外蓋無幾人以其神解妙會無法之可傳不能據成迹以求之也後之學者將取合乎古必取古人之文長吟反覆而會其節奏其徐有得也含而咀之毋操毋忘薰炙浸灌而漸而

進焉以契乎其微而幾於自然然後吾之氣與古人之氣相翕合而吾之文乃隨其意之所嚮措焉而皆得其安此之不能羅列纂排章摹而句仿之其精神意象豈有合哉子且謂多讀書曉世務不求文而文自工何其言之易乎三代之後文莫盛西漢而韓退之所稱道者司馬遷相如劉向楊雄而已賈生之洞澈今古釐錯之綜覈事物董仲舒匡衡劉歆之通明經術其才學蓋不下數子其文亦且非後世所敢望而退之獨未嘗道焉亦卒不能與數子並其離合深淺出入之故當有別之於微者而顧可易視之乎子嘗有志於斯世欲樹功名以自見以子之學行子之志其庶幾矣若舍其所志降心而學文則請無易視茲事而忽鄙人之所言濤既精於為文以謂國之積衰由於人才之消歇欲起而振之必有賴於文字而又深喜西儒學說欲以彼國之法匡我之所不逮乃

作國勢篇推世界進化之理以啟吾國改革之基及新學大興舉國若狂詆毀中國文字必欲盡滅絕之而後快時汝綸之子闓生方游學日本乃爲書以勖之曰去秋讀惠書承知游覽東國欲徧交其賢士公卿而周知其政俗術業以廣吾學甚盛甚盛後又得所爲論說數首文辭益高人咸謂遠游之效濤則以爲得力於古者愈深新學方興而吾道有賴至爲慶幸往者時會未至有言新學者輒爲世所詬病今朝廷欲以外國學制育才而取其政藝之說試士學猶未立而趨時之士或走四方以求師爭購西書惟恐不及民智漸開世運可轉此固憂時者所深喜其憂之尤深者乃又喜而繼之以悲何也朝廷既倡道天下以新學矣中國之書雖未遽廢孰必有所偏重其修舊業者不過如胥吏之考故事幕賓之讀律法俗儒宋集性理之說耳先聖昔賢之所撰著通人志士

之所編摩其精神意趣多寓於文字之閒文字至深難知以世知重之而好者之多也而能之者乃僅閒世而一遇今乃以胥吏之故事幕賓之律法俗儒之性理當之吾恐秦漢以來知文之士適承迭禮流衍於數千年之閒幾絕而復續者將遂掃地以盡夫西國之學今勝於古學者皆用見行文字數十年前好古之士乃兼習臘丁今則學者皆習臘丁其好古者乃遞上而及埃及而於古希臘及羅馬人所著書尤加愛重新學日益興好古日益甚彼豈侈爲淹博視同玩好以供耳目之娛哉亦以今日所刱獲之理或由往籍所論載遞推旁觸而得之故紬繹之而不能窮其蘊也今中國之學百不逮古而於古人之書反淡漠遇之聽其廢墜而不爲之所豈不大可悲乎吾師遂知其將然也故於士狃舊習時輒以新學啟迪後進既知變矣則又急起而持之以防中學之廢大

賢閱世之苦衷固學者所宜深體而急圖者也雖然人之才知至不齊也向無他說之奪所守而能與於斯事者曾無幾人今方汲汲焉惟新是謀其於舊業雖欲不爲胥吏幕賓俗儒所爲不可得也閎博通敏之才力能兼顧得不以文之在茲而引爲己任乎且道無古今也無中外也學焉已矣吾學已精而彼學之奧窔乃得而窺尋既藉彼以擴充吾學而竟乎其量彼學且因以愈顯不能者並營而兩失能者相得而益章此吾學有功新學之尤宜特重而非狃於故習者比也足下識高而才鉅力果而志堅尚友百世采風異域兼收博儲俾出一治固無古今中外之可言矣文章天下公器自今日觀之已爲吾師家事傳襲授受外人不得與聞而猶以區區之說進者屢蒙師訓輒以存中學爲言自顧衰廢難與有爲然猶不敢自外故私撰其說以進質耳非謂足下之事業尚

待他人之敦勉也濤論時事憂言其大者遠者不隨俗爲轉移其訓世必以博通世務爲有用之才深以取近名謀小利爲大戒一方一時之事不爲喜戚也自幼至老卷册不去手舟車旅館之中人事叢雜之際不使一廻所學既病目失明講學不少輟日令學者誦說中外羣籍爲之解說未嘗厭倦所評隲古書及所爲文章亦得目疾後所爲爲多濤雖以詞章爲學然於羣經尤觀其通每誦前人於學無所不采亦無所不掃之說於易書則手錄諸家說積成巨帙儀禮周官講之尤精宮室車服之圖登降拜跪之節與後生解說一若身與其事而周旋之者以爲儀禮非聖人不能行亦非聖人不能言故編次古今大文而首儀禮實以古聖自著之書傳至近世無僞託者僅此又謂左氏非解春秋之書太史公固與虞氏春秋呂氏春秋同稱取經文而釋其例蓋漢劉歆所爲後

人誤人之傳耳不得與公羊穀梁比爲說甚具又爲天算輿地之學於天象凡割圓曲綫諸新理新術皆錄其要而會通之行星軌道邃遠觀象以求其密合輒因圖而悟其理輿地爲讀史關鍵乃探原禹貢水經下宋歷代地志於顧氏祖禹諸人所言形勝李氏兆洛諸人所爲考證近世江防海防中外疆界險要尤深致意自州縣山川方域以至大地渾圓皆爲之圖精書工繪纖細如毛髮別以五色依其犬牙鉤綰裁剪之使行省自爲圖可分合與學者說太史氏班氏之書輒取所圖上溯周漢以謂沿革明而文章乃可讀也嘗曰吾無過人之才惟不敢爲無益之學攄其神明而費時日爲人爲學尤宜善養其氣象使淵然邈然爲不可測宋程氏每求古人之氣象可謂善學矣濤有至性事父母能承順其意於無形尤以敦勵學行不辱其身而成名於後世爲敬親之大者兄

弟怡怡家庭無閒言講學四方在冀州爲最久冀人傳其學者亦獨多論者謂濤擘精典籍若錮生命沈潛專到突過時流其文章導源盛漢氾濫周秦諸子唐以後不屑也其規橅藩域一仿姚曾張吳諸家而矜練生㧱意境自成獨樹一宗不蹈襲前輩蹊徑而亦不爲前輩所掩蓋繼吳汝綸後卓然爲一大家非餘人所能及也壬子三月十五日卒年六十有四

張宗瑛

張宗瑛字獻羣南皮狂士也後慕揚雄爲人以玄之尚白也更字雄白性剛氣豪勇於趨義不計利害遭淸末世濁亂百維弛縱侘傺憂憤忽忽且發狂居恆戟手俛仰指畫天地白眼睨世人益自傾智力於學初喜兵法取古今名將戰略度地畫沙校其得失又習歷代典章法制輿地沿革閒爲詩歌攷音韻訓詁及聞西歐學

說從歸安章世恩踔海西邁出亞丁灣至德京柏林購外國器械遂躒巴黎躡英倫徑大西洋入華盛頓窮探悉覽浮東海躡日本而歸更閱滋多益痛中國人才疲靡學問墮壞偶見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所爲文則驚歎大喜求其門人得武強賀濤濤曰此怪物也吾當寶有之爲己私時濤方主保定文學館宗瑛執卷從諸生後尋塗改轍學爲桐城之文既得其傳孤往負出光怪駭幻往往突過其師宗瑛乃益自負以爲古人所謂盛德大業無有逾於此者然卒以此致疾疾革仍取其文而要刪之曰雄白文集初其宗人太保張之洞嘗進宗瑛詢其術業宗瑛以所學對之洞無言既退之洞目之曰此子爲吳摯甫所誤摯甫者汝綸字也或以告宗瑛宗瑛如故也宗瑛家稞貧世既無知宗瑛者宗瑛益落拓乃作逐窮鬼文曰南皮張子兀坐著書窮愁氣噎有鬱不舒塊若

喪耦仰屋而吁咄爾窮鬼汝何祟予胡不宅去而傚我居我生之初今三十載屢負詢叢海深山碥非我作徵緊汝之辠汝聽我言百罰奚悔天之生人予以媚骨下首屈膝韋柔脂滑自汝來祟變我為剛有直無曲砥鍔淬鋩簧言佞口巧者所能諾唯應對熱火寒冰汝祟使我鑄鐵為喙生語刺人劙心鉥肺人皆有心孰䏭其良利趨害避無毀與傷汝乃祟我俾知廉恥義有未安未為先泚職此數者乃窮不通百艱干阻輳集我躬植學樹文世所不喜出示於人愚駭智鄙掞筴鬬耗邑罷覺歛如持燋蕘以火烏㪍六科取士才人所黜有市而招避乃如忝為笑於時曰予狂僭衒憤出走環海一周魑狂獝魅實為我讎藏鏹百萬來即與謀倪擬而取誰言苟媮棄擲不顧冀土與侔輿讒造謗乃此其由身廢名毀埋首荒邱南趙北燕跧屈潛伏左右圖書亦遭斥逐人之在世隨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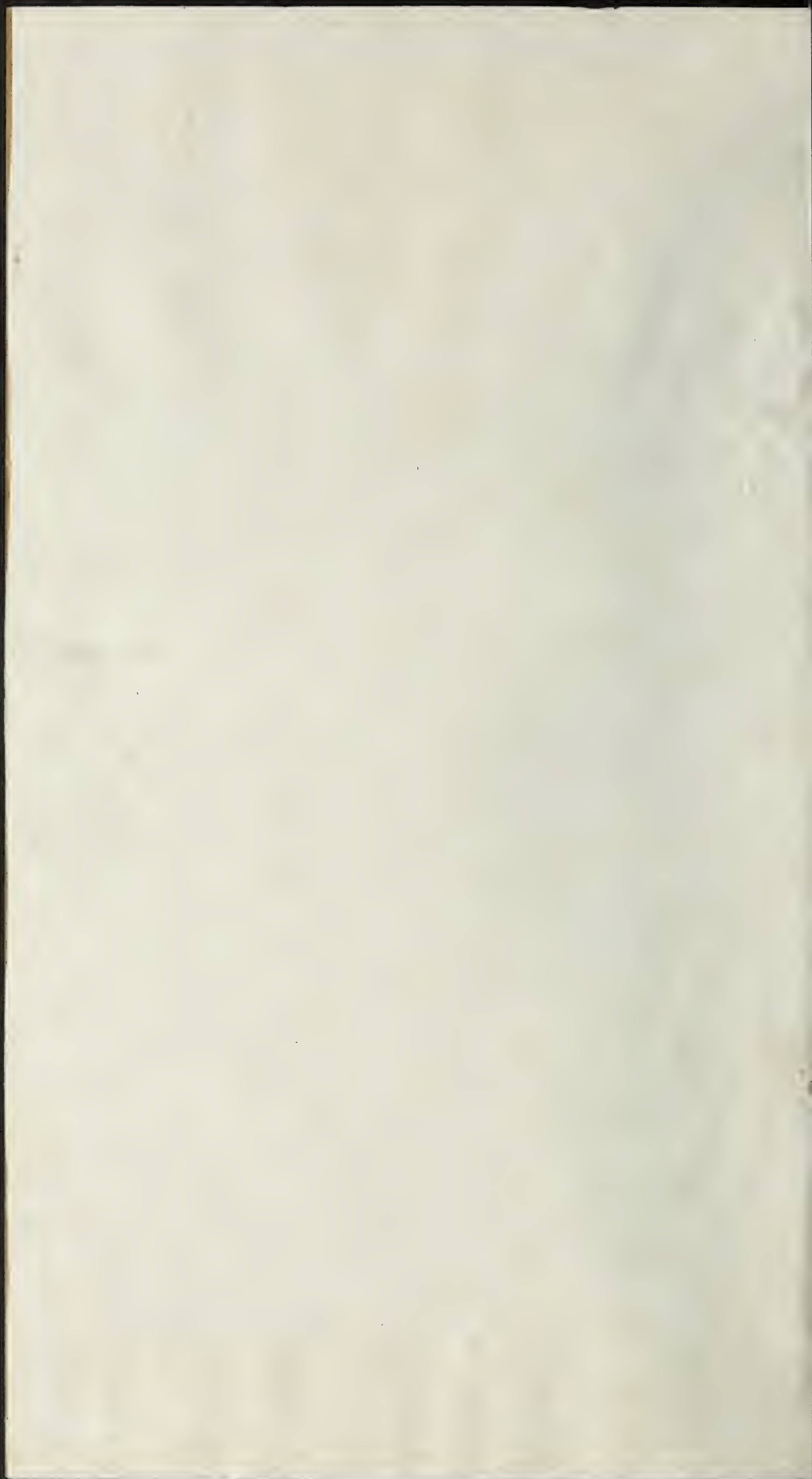
委蛇獨我不能蹈平爲巇友不我信人不我知我所爲者舉世所譏及世皆然我又倍馳妻兒彫殘母弟寒饑不黔其突而虛其椸非汝之故其又誰尤汝鬼我人何虧與負汝乃我祟離我殃咎汝祟於韓朝行莫還胡今祟我無少閒然汝既我欺我豈汝可將召電霆施鞭歕火逐汝遣去陰山之陰氣沴毒霧[illegible]淫瘴淫怪鳥叫嘷野鬼歔吟汝在安此無我復侵言未及終大聲忽迸詭狀殊形驚顧怖愕若有明言予見何晉天地之生有氣有形有光有聲有毀有成大山秋毫何重何輕爲雄爲雌爲隸爲君爲王爲虜爲富爲貧惷人自取天不與聞至其精英靳不予界因鐍牢扃臧幽閟邃能與我俱乃探其祕倉聖作字我來人間啟蒙剖昧鑿荒闢頑是時百鬼心淚崩墮大笑仰天志得唯我遐瞻遺矚歷姚汔姬擇人附託首歸聖尼莊生恢恢亦我爲儔南浮湘水屈氏從游孫卿

讒毀韓非拘幽太史稍顯終與禍會相如封禪半塗罵稅凡此諸公其才蓋最卒老困窮來者歎喟豈知斯故皆我之為乘酣騁怪抉微抵幾搜天之寶洩地之奇雕劖元氣壞其緘機俾茲造物失所挾持凡物有生惟天轉移猝與我還天遽毀披竊賄盜財入猶為訾豈攫天寶而天不疵降瑕構覷前嶇後崎搤扼愈奮天終不枝巨唐有作韓愈退之五十七載我追我隨中道信讒驅我令去謀亦終輟還歸處所自茲以還泬寥無語世不我取我不世許千載闃聲今與子遇我非崇子以貺則多詩書之蘊文周之華忞陳競進瓌寶駢羅抵遮福澤麾斥叱呵勿使闖入為作子訛子誠聽我靡志於宅蒴雲拂蜺逐雄追軻其為祥祉鉅細如何妍嫫嬙施自古則那人世之論又足徇邪張子聞之仰天大笑再拜請留曰吾聞教宗瑛之卒在宣統二年年三十二卒之前自銘其墓曰不

世希與古期走孔馗軌他歧轍萬千茫所之𡋯兒力寸不移得大
師𩂣圛披又不進誰之尢某某鄉四尺邱骨埋此銘奠幽

文學傳八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二十六



大清畿輔先哲傳

高士傳一　　大清畿輔先哲傳弟二十七

天津徐世昌撰

沈嘉

沈嘉字嘉客號無謀故城人因世家西溪之上又自號西溪生明天啟元年拔貢入清朝或勸之應試笑謝之自署讀書之室曰食豕山房少食貧家無書嘗走藏書家借讀手自鈔之遂博通諸籍性孤介有潔癖終日端坐三十歲後覽阮籍劉伶輩託迹於酒乃究心釀酒法一日亡去策驢囊被歷梁宋涉淮泗過白下抵金閶裴回大江之上顧而樂之滿引江水一杯而返平生與德水盧世漼臨清汪大年以詩相唱和遊吳交姚希孟楊彝顧夢麟遊梁交吳伯讓徐作霖與容城孫奇逢尤相知好中歲作閉關疏送客不出籬落一畝之宮花竹清深著書教士從遊者屨滿戶外縣令過

其里每式廬免其徭役年八十三卒卒之前自作西溪生自誌中有云以善善生生無可善以罪罪生生亦無可罪無已有一罪焉曰嬾殘而已矣遺囑命其弟子買石二片一以刻自誌一殿以亡婦之銘樹之墓左長松之下有過者沽酒一瓢澆其墳頭土呼之或可出也嘉人品高貧所爲文字別具町畦詩好學陶晚尤嗜讀韋詩謂澹泊中無味可咀建安以還風韻蕩然矣其淮南春雨詩爲新城王士禎激賞所著西溪集年久漫漶無傳賈臻撫輯邑中文獻以馬中錫孫緒周世選宋諾與嘉合編一書曰故城五先生文傳

張鎮

張鎮字庚生武強人明季盜賊四起上飭督學使凡試高等者必較射學宮以定甲乙鎮弱冠試眞定已取第一及校射凡九中的

督學使曹溶大驚謂此文武才也超其等崇禎十六年河北大亂盜賊剽鄉閭鎮乃集蒼頭設櫓登臺四瞭出奇計襲營取桀賊梟之既而京師陷鎮奉母闔土室棄文武事皆不道每歎曰吾兄弟三人皆以文章雄於世而予體稍健壯思出奇計爲救時之豪乃終不得遂豈非天哉順治三年畿甸圈田之令下將入境鎮策馬赴行幕晝地抗論謂武强圈屯未便反覆詰難千餘言時畿甸圈屯數千里獨武强免鎮之力也鎮家故素封自謂推財不能如田文居鄉行義不能如王彥方則家食何爲也乃焚所責券給族戚孤貧爲代償官錢有上谷劉生者因葬親南遊凡附身諸物楄柎皆具獨不得一美大槨以陰娛其親徘徊武强界鎮聞之感其意立予百金東明袁佑名士也不得於縣令羅織他事嚴捕之鎮挺身營救事解陰爲治裝赴都值開博學鴻詞科詹事沈某聞佑名

薦之人試中上卷授翰林院編修時中制科者北直五人而佑居其一焉鎮性至孝父病籲天求代母壽至九十猶孺子慕巡撫于成龍以一門好善奏請旌表建坊書有理數家傳行世

李童

李童字蔭繩新安人幼從伯兄楚學循弟子職楚病侍榻旁晝夜不解帶十九補邑庠連遭父母兄弟之喪煢煢一身家自此衰落益發憤爲學明天啟十一年以諸生食廩餼問業鹿善繼於江村善繼殉難死童號啼數日曰天奪吾指南矣傳習師學益力邑之三台爲元劉因設教地童於書院中建茅屋三楹日誦讀其中並倡同人捐葺祠宇清順治四年東歲貢不赴選攜妻子移居成安以教讀生徒爲業時時爲人解說其師說約一編肥鄉賀應旌造其廬檄諸士曰新安李先生學述陽明派傳忠節吾儕所當心服

而儀型之相從者五十餘人十六年過蘇門新鄉郭士標傾蓋投歡令子姪問春秋居一載抱病歸成安遂不起門弟子憂之童笑曰出門以來死於溝壑吾志也今復何憾童性豪嗜酒習兵家言遭逢家故益好學至老而不倦倡師學於趙衛之間門弟子隨錄問答之言曰讀書歸要卒年六十有八友人杜越誌其墓孫奇逢曰童逸士也士必遺聲利而後能逸遺聲利矣或稍有戚戚於貧賤之心而心已爲貧賤所役是亦不得逸也逸士當出門時固以不忘溝壑爲志即死貧死旅心安往而不逸哉蘇門以貧旅死者有新城張果中以熹宗恩選士四十年不謀一官困窮阨塞以死蠡縣諸生彭之燦恥爲苟食竟餓死於公和嘯臺逸士嘗往來蘇門過兩人之墓低徊憑弔不忍去嗟乎是可以知逸士之心矣

史以愼

史以愼字眞常任邱人崇禎三年舉人明亡絕意於世顏其堂曰粥若山房讀書賦詩其中累旬日不出自稱粥若山人性高介寡合惟與同邑劉心一兄弟及殷四端李經垓相友善聚則分題命酒口不談世事晚慕竹林諸士脫畧不羈使酒作達遇飲必醉醉必狂呼歌哭傾杯倒瀉人厭避之呼爲酒狂嘗露頂行街市閒逢人輒呼飲一夕偕四端經垓諸人醉登城言更吏以爲賊也奔告邑宰倉卒偕役持械來捕至城悄然惟聞鼾聲以燭照之羣相枕藉而臥涎吐滿地宰曰醉何至此命役分扶歸舍他日過徐金吾呼飲時釀熟未壓就甕挹而飲之以愼曰以糜作酒欺吾醉耶傾之馬槽中卽坐槽上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聲音悲烈聞者壯之又入張別駕舍延客未集陳設甚都主人望見避去以愼徑詣罏取酒獨酌奉問其僕客爲誰僕以某某對以愼大罵曰以彼位

高多金耶掀衣出醜穢堂中而去然性至孝事母劉如嬰兒家甚貧供母務備甘旨夜必上堂問安侍婢答曰安然後歸寢雖極醉不失常儀值發狂時友人謬以家嫗出呼曰孺人安汝醉矣可睡去以慎輒俛伏移時成眠其天性純孝如此歲荒隔日一舉火未嘗告人邑宰翁年奕餽之食以慎曰此周粟也盜可入史公腹辭不受生平著作多乘醉爲之醒亦置不收檢散失不存惟李經垓藏其粥若山房詩一册雜文十餘首

孫爾禎 弟爾祚 妹夫侯保

孫爾禎字玉屏容城人生而穎異甫成童補博士弟子員家貧嗜讀嘗坐枯井中精研義理履穿衣敝處之泰然世父炳屢試不利成疾爾禎泣請於學使者願去己廩餼以全之學使者嘉其意給衣巾授儒官崇禎六年舉於鄉丙子寇犯容城爾禎父子兄弟率

族黨當其衝城得全爾禎故貧士而見義勇爲如恐不及嘗助人之貧不能婚葬者質園圃得十金贖已鬻之婦資其完聚甲申後困乏益甚而好施急難志不少衰父死獨力營葬不以煩諸弟崇重節義率紳士表揚孝婦之廬嘗假金走浦江路逢一寒士助之舟以歸其慷慨好義多類此沒後孫奇逢銘其墓曰舉世所苦總之怨貧君獨甘之若將終身貧乏日甚名義愈親不慕榮祿古之逸民靜修之風庶其不湮弟爾祚女弟夫侯保皆名諸生也甲申致廪餼於學使者徜徉山水間妻子饑寒不暇顧爾祚死於邱縣之勝永村保隱於烏龍溝爾祚所著有四書事實保所著有讀史心見奇逢並爲贊曰志士不忘在溝壑

劉永錫

劉永錫字欽爾號膹菴魏縣人崇禎九年舉人十六年官長洲教

諭邑令遂寍李實廉知其貧欲煩以吏事謝不應已署上海知縣沈德潛撰傳云署崇明縣事此據顧亭林年譜與妻子日食蔬粥居三月還長洲乙酉之變率妻栗氏及童僕二十餘人隱居相城大吏造其室欲强之出袒暢疾視曰我中原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伾躍馬鳴鞘兩河豪傑誰不知我者欲見辱耶取壁上劍自刎門下士抱持之得解謂其妻曰彼再至我與若立決矣皆裂尺帛握之尋移居陽城湖濱與妻及子臨女貞織席以食市中見永錫攜席至皆呼席先生食不繼時不舉火有遺之粟者非其人不受時沈德潛之祖某亦避地陽城定世外交嘗登高邱弔落日相與歌泣曰茫茫宇宙中知我者乃在沈君後沈歸故里求同志士不可得益困憊其女已許字未嫁亂後恐遭辱絕粒死其妻哭之成疾亦死其童僕遇水災乏食相繼餓死或散走者有老奴從魏縣來勸之歸曰室廬故

在也丞錫曰我非不欲歸者奉君命來此義不可一步離此地命其子與婦攜老奴還里曰祖宗邱墓責在汝麾之去時歲荒得食愈艱每雜糠粃作飯臨既歸思父不置假貸得百金馳獻父中途馬驚墮地死靜志居詩話云為盜所傷而死丞錫容貌甚偉至是毀形骨立既自悼無家買一破船往來江湖間嘗泛舟中流鼓枻而歌曰遡彼中流兮采其荇矣呼君與父兮莫之應矣身為餓夫兮天所命矣中心殷殷兮涕斯迸矣又歌曰白日墮兮野荒荒逐鳧雁兮侶牛羊壯士何心兮歸故鄉歌聲悲烈聞者哀之尚書錢謙益念其窮招之往丞錫曰尚書為黨魁受主眷枚卜時天子以伊傅期待彼豈忘之邪卻不往卒窮餓至不能起一夕大呼烈皇帝者三遂卒時順治十一年秋也弟子長洲徐晟陳三島友人常熟陸泓經紀其喪葬之於虎邱山塘以妻女祔之按顧亭林年譜謂同時有齊文入者撫其喪葬於閶門外半塘

沈傳云晟字禎起三島字鶴客泓字秋玉皆志士泓無家圖己像於水墨尺幅中自號水墨中人所著有洹水遺詩傳於世沈德潛曰永錫一擧博耳守初志至死不變古之入山蹈海者何以加哉

王正中

王正中字仲撝保定人明武甯侯之仁從子崇禎十年進士授長興知縣國變流寓紹興魯王監國以兵部職方主事攝餘姚縣事時義軍猝起市魁里正得一劄付輒入民舍括金帛繫累呼號交錯道路郡縣不敢詰何正中率所練鄉兵之任所旣視事令各營取餉必經縣票品覈貲產以應否則以盜論民間稍安總兵陳梧敗於嘉興渡海掠餘姚正中遣民兵擊殺之諸營大譁忌者劾正中擅殺大將黃宗羲言於監國曰梧借喪亂以濟其私致犯衆怒是賊也正中守土當爲國保民何罪之有議乃息張國柱田仰荆

本徹各卒所部過姚江舳艫蔽空而下以正中嚴備不敢犯皆帖帖趣行國柱後從定海入縱兵焚掠正中單騎入其軍呵止之國柱迄不得逞尋擢監察御史諸軍從浙西來會一聽約束嘗率輕騎馳渡海鹽奪澉浦縣人倚之若嚴城焉正中短小精悍勇於任事好讀實用之書不飾文采初因高唐州以銀杠驚城事株連繫獄論死獄中有閩人柯仲炯者精星象正中欲從受業柯曰朝夕報囚何學為正中援黃霸從夏侯勝授經事為說柯賢其言遂授之繫更數年講習不稍怠洞悉天官律呂度數諸書後刑科給事中李靖理而出之從黃宗羲學王遁孤虛之術宗羲歎曰傳吾絕學者仲撝一人耳遂遣監國魯元年丙戌大統歷以進迄浙東亡避竄山中貧不能自存傍鑑湖佃田五畝佐以醫卜自給康熙六年八月卒年六十九宗羲哭之慟表其墓云余與仲撝交二十餘

年同事而無成共學而未畢其生時已無人知仲撝者向後數年復更何如耶此碣不滅亦知稽山塊土會塞黃河也所著周易註若干卷律書詳註一卷行世

梁以樟

梁以樟字公狄別號鷦林世爲清苑人後從京師與兄以枏弟以桂並知名時號三梁以樟尤風格秀整朗拔負異才八歲讀書家塾中值壁裂作壁裂歌云壁猛裂龍驚出其父大奇之十六歲補弟子員受知左光斗崇禎十二年己卯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天子命試騎射進士皆書生夙不習以樟獨躍馬彎弓矢三發的皆應弦破觀者歎異卽授河南太康知縣當是時中原盜起十餘年所在荼毒督撫莫能辦率倡撫議苟且倖無事盜且服且叛而河南比年大旱蝗人相食民益蠭起爲盜人爲以樟危僉都御史

史可法以其有經世畧獨勸之行抵任探知境內賊凡三十六窟集紳士議剿撫或默或言撫以樟與兄以栴謀曰陳奇瑜熊文燦皆以撫誤國故賊至此縣雖小蹈覆轍可乎以栴曰不能剿而言撫猶不能戰而議和也剿之便於是練鄉勇修城堡嚴保甲募死士入賊巢伺賊出入嘗夜半馳風雪中帥健兒密擣賊壘賊驚佚禽其渠燬巢而歸居半載境內賊悉平威名大振督撫上首功十五年調商邱時李自成犯開封不能破乃東攻歸德以樟甫莅任知城不可守急積薪樓下謂子燮曰汝父命不可必宗祀惟汝是賴屬乳母匿民家乃嬰城血戰三日夜城陷妻張氏率家人三十口自焚死以樟被重創仆亂屍中死復甦商民救之出奔淮上史可法時總督漕運爲之請以栴亦脫走會於淮上十六年被逮讞請室冬陝督孫傳庭戰沒賊長驅入潼關全陝悉陷甲申春賊復

渡河東犯寧武太原京師震動時以樟已將釋出獄聞之大驚曰事急矣乃從獄中上疏請皇太子撫軍南京輔以重臣假便宜從事係人心倡召豪傑義旅大起勤王兵擇宗室賢才分建要地而重督撫權行方鎭遺意合力拒賊疏凡三四千言執政見之訝曰免死足矣又自貽感邪尼之弗得行後月餘出獄而都城陷天子殉社稷死以樟與兄脫身間道南走鳳陽總督馬士英等聞京師變迎福王即位於南京以樟自德州臨淸南下與各郡邑建義文武吏豪傑歃血盟人皆感憤流涕受約束待命渡淮見可法因建議山東河北爲江南藩蔽若無山東河北是無中原江北無中原江北區區江南豈能自守耶今宜於河南北山東設三大鎭倣唐節度使宋經制招討使之制以大臣文武兼資者爲之寬其文法使自爲戰守而閫部大治兵居重馭之又言北方人心向順宜及

時撫爲我用否則忠者不能支黠者反戈相向矣前後奏記百數十而馬士英專政貨鬻官爵用逆黨阮大鋮爲兵部尚書競立門戶斥忠讜之士君臣日夜酣樂左良玉高傑劉澤淸等各擁兵跋扈莫能制以樟知事不可爲憤鬱成疾辭去乙酉可法仍舉以樟爲兵部職方司主事經理開歸未幾揚州破可法死南都相繼潰以樟遂與以枬遯跡竇應之葭湖買兔避田數十畝躬耕自給淸初召用勝國諸臣以樟年纔三十七才名傾海內朝貴致書勸駕不應自築忍冬軒日與張軏孫爾靜講學其中四方之士若閻爾梅王猷定劉純學崔干城僧松隱暨其鄉人舊金吾王世德父子時時過以樟劇飲慷慨激昂繼以涕泣晚年偕耆處士出塵陳貢士鈺朱上舍克生劉司務中柱結文字社康熙四年七月十五日端坐作論學數百言擲筆而卒年五十八世德之子潔源昆季集

其理學經濟諸書及詩古文合爲一編曰梁鷦林先生全書今傳世者惟卬否詩集而已

李孔昭 單者昌 崔周田 劉繼莊

李孔昭字光四（一作光泗）薊州人性孤介博洽羣籍能詩善書平居教授生徒倡明理學中明崇禎十五年進士見世事日非不赴廷對以所給牌坊銀留助軍餉奉母隱盤山中躬執樵採自給母病刲股療之甲申流賊陷都城素服哭於野者三載薊州城破妻王殉難死終身不再娶形蹟數易人無識者淸初詔求遺老撫按交章薦不出一日當道遣吏持書幣往遇負薪者呼而問之曰若識李進士耶負薪者詰得其故以手遙指而去吏至其室虛矣鄰叟曰汝面失之向所負薪者李進士也後屢物色之卒不得時有某孝廉嘗上公車輒止不行曰吾出郭門一步何面目見李光四乎會

值邑中方興役按戶僉夫驅孔昭孔昭曰吾力不能任願出資以代吏持去閱數日大學士杜立德聞孔昭在邑急往候之吏聞趨謝罪孔昭曰此間不知有李進士若勿說也由是蹤跡愈密或黃冠或儒服見者甚稀惟寶坻單者昌崔周田劉繼盛皆高士與之友善往來無虛歲者昌字蔚起才名埒孔昭爲文伸紙疾書風發泉湧早餼於庠入清不復應試杜立德招之不能致獨與孔昭徜徉田野間悲歌慨憤有所作輒焚之不以示人竟以憂死周田字錫齡順治中充歲貢不與試建一樓貯古本書及金石刻萬卷日吟嘯其中嘗過盤山與孔昭坐林石間相笑語孔昭亦時下榻於其家周田命其子執弟子禮且迎孔昭母事之如所生繼盛字兌菴少負義氣有古俠士風嘗出重金贖難女二爲之擇配歲饑煮粥食餓者視周田如手足有緩急恆資之周田亦弗謝也晚年爲

子擇師遊盤山蹤跡孔昭得之邀至其家令其三子從受業暇則與周田聚讌歌呼以爲樂然每一念母雖深夜必馳歸弗能禁也晚好陶詩因又自號潛翁論者謂其品節與靖節頗相類順治十七年庚子正月爲門人講孟子盡心章曰此傳心法也言訖而卒其弟子私謚曰安節先生周田聞孔昭没悵然無所依久之亦死繼盜之子從心爲文以誌孔昭之墓蓋能傳其師學者也初孔昭與杜立德少同學長同年交最篤密立德身仕兩朝而孔昭抱夷齊不仕之心窮死不悔其志節之不同若此孔昭常寄以詩有黄門青鎖君恩我流水高山我憶君之句時徵書疊至立德方勸駕而孔昭乃賦招隱亦一時佳話也康熙二十九年入祀鄉賢祠

樊夢斗

樊夢斗字北一號文成文安人少穎敏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淹

通奎籍嘗著漢賦音釋而中庸講義一書原性道究天人尤爲精貫桐城左光斗見之曰此洙泗眞傳也明崇禎十五年舉鄉貢廷試第二人念國事日非率同貢十餘人上書闕下將受職矣聞母艱慟哭出都門跣行三百里喪葬一依古禮撫兄子事兩姊皆有恩義如母在時論者以內行純篤比之陽亢宗邑中築城濬河賦役鹽鐵諸大議人所不敢言者輒言之鑿鑿可見諸行事撰屯海八議將上之朝會亂不果明亡絕意仕進攜家入桐柏山偕二三老友攀枯藤捫蒼壁游覽翠屏玉女龍潭石門諸勝窮極幽絕放歌浮白慨然有超世之概病中遺命子翰曰死即葬我山中百歲後樵採茲土者指某邱某水爲隱居樊某遊釣賦詩處足矣著有駐槎亭詩集若干卷

夏道一

夏道一字元眞大名人明崇禎中舉人甲申後削迹田間率子躬耕足不履城市饔飧不給作紡車自鬻或攜婦績綫易薪米市人利其精細爭購之不自言値得錢入懷袖輒短衣行歌旁若無人興至爲詩文寫赫蹏紙寸許有窺之者即投諸水火諸子皆不令讀書鞭牛負薪而已

彭之燦 猶子通

彭之燦字了凡蠡縣諸生善爲文工書畫家貧時絕炊甲申後攜妻寓饒陽作村塾師未幾妻子相繼死至蘇門與孫奇逢遊然性不諧俗愛靜坐有人延於家以市囂輒避去嘗渡河南遊韓鼎業爲館之僧舍年餘又棄去獨擔瓢笠圖書徧遊嵩少王屋諸名勝在九山絕粒數日奇逢挽之夏峰勸歸老先人墓傍之燦曰某出門時已誓告先壠不再返不能蹈東海入西山而死即溝壑道路

無恨也戊戌六月竟死嘯臺東北石柱下奇逢爲鐫石記其事立墓上曰餓夫之墓新城王士禎爲詩以弔之猶子逋字雪翁與上谷張秉曜結北邨社縱酒行歌書畫尤工絕同里李埈嘗從之學書家貧時絕炊妻子嗷嗷據案揮毫不輟一日出門竟去家人無知之者嘗遊京洛貴顯家皆愛禮之醉輒作狂語曰許大長安何寂寂也有贈以錦衣者晝夜不去體其妻請珍之曰吾豈爲衣役耶見人輒笑或與人語至半往往一笑而止有延之者必置酒無酒則蹙眉而去每高吟云終日萬吞吐不道一俗字年八十餘狂益甚書畫益大進卒死於酒

韓昌

韓昌字經正一字石耕宛平人父某布衣有行誼與無錫高攀龍善攜其二子來南中因家焉昌好學能詩文尤善鼓琴恥作妮妮

兒女語游江南徧歷台宕諸勝吳越間名士爭延致爲上客然畕伉率無威儀性復迂僻不當意輒棄去或主其家役使僮奴少不應輒呼主人與杖多厭苦之望其去雖其主人雅知畕亦不能久留也性不善飲而好酒與客會不爲酬酢禮已醉即止稍強之即拂衣去與人語操北音刺刺不休人不得以他語閒其間家故貧無貲裝惟囊琴一以二竹篋貯其生平所爲詩文如性命行則攜之無頃刻離也平湖令某聞其善琴招致之館於官舍一日令他出畕獨鼓琴命其徒進酒酒酣據令卧榻大醉淋漓污幃褥其徒愈益厭苦以令素重客無如何既而謝去會一監司道錢塘聞畕名欲從之學琴畕言非謹執弟子禮不可且我非伶人一曲奚啻值千金邪監司聞其言咋舌而去坐是游益困然益高自負遇客不肯輕鼓琴請者必肅衣冠卑顏色伺至夜分或爲一鼓若坐中

有左右顧及笑語者即怫然推琴起雖請者百輩不能得矣久之無所遇客死平湖年四十三卒終身不娶妻無子嘗自敘其流寓始末爲詩一篇長數萬言江淮間傳寫幾徧又倣白居易醉吟先生傳作睡琴先生傳以比之藏於兄家其他雜詩文又數百篇曰天樵子集唯琴祕甚不輕授人無傳之者

張蓋

張蓋字覆輿一字命士永年人清癯狷介少負制舉名非所好好爲詩郡人聞其詠哦聲則相疵而笑學使某獨奇之曰子鶴形非富貴中人也蓋家故寠貧罄其財爲服飾綦履珮玉飄長帶望之如貴公子儀貌甚都時遊狹邪攜豔妓飲歌竟日城頭水次出洞簫袖中嗚嗚自得善草書見紈楮輒書盡或累百過至不可辨識有求書者弗能得則匿紈楮不令見已自尋得之便濡筆急書唯

恐人奪去書成大叫輒自讚不虛口稍忤意又復拉雜燒毀故遠近識與不識皆傳以爲狂甲申後以次貢太學不受脫去學官弟子籍悲吟侘傺閉門獨坐客至竟日不一語或問之曰無所當語者間授徒得升斗粟奉母性又不耐未幾輒罷每獨行曠莽林薄間自作手語有哀其貧者贈以金道逢寒士中分之不問姓名而去游故人幕數年一語逆其意引錘自擊其首血淋淋被面遂發狂自河東舁歸歸築土室自封穴而進飲食歲時出拜母雖妻子不復見母卒出室成服已復入室如是者八年有司慕其行求一識面不可唯申涵光殷岳至則延入土室爲終日之談一日破壁出攜琴一囊書一壺至清源而返偶入郡城士大夫爭迎之彈碁蹴踘爲樂稍頃已逸去臥東橋土室矣蓋爲詩哀憤過情酷嗜杜子美五言高簡得其神韻而歌行絕句則雄放類太白然每有所

作啞自滅其稿不以示人卒後申涵光輯其遺詩得百六篇曰柿葉菴集梓而行之涵光謂詩在前者不復論刻其甲申以後諸作而語之深者又難顯布於世嗚呼蓋之可見者僅此可悲也夫

杜依中 子其旋 裔孫正灼

杜依中字遜公號致虛靜海人明諸生崇禎末嘗叩閽獻十七策皆關天下大計利害鑿鑿懷宗嗟異手署紙尾曰賈陸重生銳意欲用之為當途所沮由是賢名震天下甲申後棄功名縱情邱壑性忠義剛正篤於彝倫目擊不平以危言繩之為人敬憚清初召用遺才相國陳名時以宿儒高行薦力辭者三竟不應熊伯龍嘗謂依中不獨以詩名海內余造其廬輒作隆中之想其風抱可見矣依中既痛明亡貞隱不出心目所觸含悲茹苦一託於詩董其昌稱其詩沈雄悲壯如幽燕老將著有雨花集行世吳應賓曰讀

遯公詩知北地之才不獨崆峒也子其旋字考之號雪牕守其父家學善屬文浮沈諸生間意落落不自得築小屋三楹雜植花木琴籥卮籠悉具閉門吟哦不問世事臨終語諸子曰殯我中庭花竹間每夕以蒲酒奠我古琴一古陶壺一葬以為殉引鏡自照而沒著有詠雲齋詩集長洲韓菼為之序謂其優於德行有大儒氣象不為世用退而肆志於鶯花棊酒之間故其為詩和平澹遠之中寄託感慨雖未能嗣音開寶而格律神髓擬諸李從一疇差相彷彿也其後依中之裔孫有正灼者字蔭宇號叔華貢生善為詩神骨蒼勁幽秀與天津金玉岡張霔相伯仲著有臥鵬軒詩草行世

楊彭齡

楊彭齡字商賢宛平人少以學聞與禮部尚書王崇簡善其子大

學士熙則嘗從之授學者也明季盜賊蠭起彭齡與金鉉悲憤時艱講用世之畧甲申春鉉闔門殉闖賊難彭齡父維垣官副都御史南都變作亦自經死彭齡收父骸骨奔竄江淮間懷辛茹痛遂與世絕旅食江南倡明紫陽之學於六經諸儒書穿穴發伏舉朝聞夕死之義顏亭曰晚聞爲文秀隱喜短篇追摘舊事謂明末大臣畏台諫台諫樹朋黨終誤社稷其言多切中至序忠臣烈士之篇輒嗚嗚飲泣間粥文辭取償石不肯作熟濫語人輕蔑之卒坐窮困不悔一妻一妾生女慧能爲彭齡鈔詩居宅傍桃葉渡僅蔽几席雅通日者言或用其術得百錢沽酒欣然移日王熙官尚書婁逢迎不往京師顯貴數屬當事者餉遺終不詣謝所與游惟秣陵徐延吳一人餘者罕識延吳亦吳中高士也施閏章官吉州邂逅相値班荆敘歡閏章稱其詩清逸幽寒能削浮響將序而傳之

彭齡狂喜浮白大醉後過閩章泣然涕出曰黔婁子且死矣恐不復見亡何果於是月卒時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也年六十三熙命入經紀其喪葬於牛首山後閩章誌其墓云

王崇節 從曾孫順曾

王崇節字筠侶宛平人文貞公崇簡弟也生五歲而孤多病習懶慢不喜爲章句學學擊劍走馬爲武學生辦事錦衣衛衛員以善刺人陰事爲稱職有藉以挾取人貨財者崇節歎曰此豈吾所能爲耶遂棄去與萊陽崔子忠友善子忠字道母號青蚓流寓京師工畫天官佛子鬼怪諸變相與諸暨陳洪綬齊名清古傲岸不苟隨俗甲申變後入敗窯中餓死蓋介士也崇節得其筆法世稱崔王順治八年舉試科爲興州衞千總賣屋之官未幾缺裁歸徜徉西山峰巒間益肆力爲畫解衣盤礴精入神理所畫山水樓觀人

物草木蟲魚脫略凡格而蕭遠閒曠間出南迂北董上時崇簡父子俱官大宗伯彭縵華胄烜赫宇內崇節獨蟄居斗室屏蹟公卿之門甘心貧約以畫自給即或乏食亦不肯向其兄及從子輩索一錢士大夫雅慕其人求畫者恆滿戶外然性任誕不羈非所悅雖貴族權門輦金幣以迫之不屑作也先是京師未有知者梁大司農清標見其幅稱爲絕藝遂著名梁一日以繒帛酬其畫辭不受曰崇節貧安用帛爲更易金如其常値强之乃受生平不飲酒喜婦人得金即持往狹邪立盡朝廷聞其名召見中和殿崇節偉丰儀鬚長數尺上命起立視良久令供奉畫苑時年已六十餘矣以足疾引退從子熙爲築室娛老遂不出未幾病卒崇節兄崇簡之曾孫有順曾者字青山幼岐嶷淹雅負儁才讀等身書詩文倚馬立就屢舉京兆試不售遂屏棄舉子業放跡於山水間日飲酒

賦詩善篆刻尤工畫山水層巒疊嶂枯木竹石之槪橫溢胸中發爲丹青吞吐煙雲窮變萬象每杖策浪游有笑語投洽者爲之揮洒累幅否則卽貴顯不能得其片紙也中年考職得候選州司馬嘗自戲鐫一印曰何州司馬然境雖困而詩益奇畫益工飲興亦益豪論者謂有其從曾祖崇節之風

王炘

王炘字濟似號曉巖一號芙菴雄縣人明湖廣參政喬棟子幼事父母以孝聞九歲讀尚書卽通曉大義長而博覽經史肆力於詩古文詞下筆數千言立就高陽孫承宗以孫女妻之隨喬棟歷官閩浙一切大政多與之參酌喬棟歎其有經世才旣而喬棟殉國難炘痛哭嘔血絕而復蘇卜居六合之西圩三十餘年教子及兩女爲詩文作拂志篇千餘言著悔詩六章見志守令訪之卻不見

或以詩文相正輒與談終日無倦容歸里門從游者益衆宛平王熙大城劉樾少時與交好及其貴盛未嘗以片札入長安也著有越嘯近言西圩草茭莩前後集歸來稿病餘錄凡百餘卷康熙四十七年祀鄉賢

霍璉 邵汝德 左築

霍璉字問生號寄莽鹽山人明諸生入清高隱不出精研理學與同邑邵汝德左築爲淡交號三處士彙四書要領爲朱子一家言竟衣博帶乘牛車遨遊齊魯間所至人以名師事之嘗三謁孫奇逢與之講學多所質難唐山徐長善每懸榻待之呼爲畏友篤守程朱闢陸王之學與陸隴其相近

邵汝德字雙彌號蘇泉幼擅雋才負奇氣相貌魁梧耳大過中人一倍其外祖程雪門奇愛之名以宅相比之魏舒後改今名年十

七補縣學生喜任俠歷游齊魯登泰山謁闕里與同社鑴告文泐石而歸遭母喪嘔血斗餘明季亂作乃究心參同契陰符素書及孫武李贄之書鼎革後詔舉諸生優行者入太學得除正官學使曹溶首以汝德薦力辭不就又奉尺符趨赴試亦不應詩酒嘯傲終其身年六十三卒卒之前自爲文以志其墓

左築字玉素博學有氣概明亡隱於醫往來故家氈巾褐衣翛然自得人無敢慢者進士趙烱爲作二處士傳並繫以詩

趙湛 劉逢源 路澤農

趙湛字秋水號石鷗邯鄲人性豪放岸然自命不治家人生産曰陶情於詩酒之間與申涵光張蓋劉逢源殷岳路澤農往來唱酬同開河朔詩派諸子者皆逸民也湛故雅游周覽天下名山巨川所至士大夫爭倒屣以迎相國魏裔介與之交最篤謂其詩寢食

三唐平曠高遠鏟去巉巖蹊徑若不求勝於人者而蕭然沖適不可攀躋正如武陵桃源逶迤而入而霞紅水綠別開異境非人間所有也晚年究心根本之學篤信紫陽作省心吟十二章見志著有玉暉堂詩集六卷

劉逢源字津逮曲周人貢生少好讀書自經史百家星數河洛之學靡不研究皆能洞其原委嘗手鈔二十一史讎校精審他書亦數千卷喜談兵擊劍恥與流俗伍當明季亂離崎嶇轉徙於江漢淮海之間載酒吟詩名士異人多樂與之遊其詩悲憤蒼涼聲出金石中涵光殷岳視爲畏友尙書王士禎亟稱慕之著有積書巖詩學迂軒稿

路澤農字吾徵一字安卿曲周人明都御史振飛子甲申寇南窺振飛巡撫鳳陽禽僞將縛之竿令兵民叢射之澤農三發三中觀

者籍籍稱路公子神勇不絕口振飛丁毋憂會道梗寄其家蘇州洞庭之山中時閩中立君招振飛澤農從中道忽相失有強帥擁重兵者留之欲字以女曰置酒屬參軍從事款曲道意不爲動至督以兵澤農按劍太息曰嗟乎人生不得行胷懷有仗劍死耳某廣平血性男子父方奔播自有室家不遑恤而乃闌入茂陵女家如司馬相如之爲乎帥聞意稍解遂留書記室謝絕之乘間微服而去遇父於廣州海上逆旅人曰孝感也時閩廣已內附振飛積憂憤祈死成疾湯藥不入口澤農夜焚香禱北辰祈以身代長跪奉藥七進竟卒澤農一痛嘔血數升時年十七耳含斂扶櫬行且行且哭頻於毁伯兄杲侍母洞庭訃聞奔喪兄弟相抱哭踊哀感路人澤農負奇才踔厲駿發性尤篤孝友伯兄留滯洞庭貧不能歸里歲南行省視後迎歸爲置宅一區并曰器用悉具割膏腴田

三百畝以養仲兄某早沒遺孤教之成人卜景陽負百金疾急取劵面焚之卜沒更恤其妻子客蘇時與處士顧炎武友善假顧金無一人知顧沒償其家嗣子來留肄業二載厚裝遣之嘗言人生無論出處當有惠澤及物故居雖約而親族賴以舉火者嘗數十家平生不忘交與外家中涵光兄弟以詩古文切劘工撫琴善畫晚年殫心易理詩格專主少陵著有宜軒詩一卷草堂雜著數卷琴譜一卷

龐柄

龐柄字斗樞雄縣人平居重然諾喜讀書尤好兵家言精奇門六壬五行類占諸術人呼爲龐神仙與新城王餘佑交最篤後徙居壽州東村有田二百畝棗千株結茅數間見者呼爲高士置義學教士其教以六行爲先六藝次之文爲末一時從其化者多名家

云

劉夢 潘班 王家基

劉夢原名佚字無逸號患骨晚號蓑落道人明諸生隱居不仕妻亡不再娶有二女通翰墨亦早卒菜羹粗糲晏如也博覽經史及宋儒諸書書法瘦硬畫山水以草勢成之善篆隸尤工草篆愛摹刻古印詩蒼涼悲惋有騷雅遺風順治十一年炎夏臥病有數卒排闥入辱之遂縊死著有三教合宗篆中隸宜五車韻瑞補昨非今妄集惟删正資治通鑑未卒業焉弟子潘班字淵度號盤實一號芥孫別號黃葉道人滄州貢生博學工文尤長詩畫幼從夢學書篆隸行草得古人筆妙詩宗溫李體詞尤纖媚有致畫以墨水寫意枯木竹石與東坡頡頏終身不求聞達嘗與一林下巨公連座屢呼巨公爲兄巨公怒且笑曰老夫今七十餘矣班曰兄前朝

年歲當與前朝人序齒本朝年歲則僕以順治二年九月生兒以順治元年五月入大清僅差十餘月耳唐詩曰與兒行年較一歲稱兄乃古禮君何過責耶滿座爲咋舌未幾以狂卒著逵齋詩集

同里又有王家基者明萬歷四十六年舉人第一魏忠賢擅政欲招致門下啖以利正色拒之試禮闈又示意遂歸終身不試清朝定鼎耕田自給絶迹城市其別業在城南新縣鎮北人呼之曰解元莊

褚士奇

褚士奇字百常號斗華晚號笠叟鹽山人博學宏文性淡定不事聞達明崇禎間選入太學七赴秋闈不第清初部促就仕以親老辭順治十一年禮部疏授通判復堅辭不受顏其齋曰苟安居治蔬其中躬自灌植暇則課兒孫書史日所需不求有餘曰吾對山

川草木得無愧焉足矣邑有畢姓子饑弗得食以其祖田請直士奇曰我之貧彼豈不知耆而數來告我以我為君子必不乘其急而枉直也迺典衣而售之並使之任耕種分粟以食後其人因侵官貯事逮獄幾斃士奇出前所買田還之以補公帑伯兄合通許没於任子坦幼孤鄉族覬其財産士奇竭力調護卒獲保全士奇喜讀書垂老不倦嘗曰吾生平自立可以生可以死恃有書耳所為詩歌文辭適意而已稿成輒毀去曰不欲在人耳目間也著有家訓及泰山闕里遊覽記諸篇

聶繪千 徐景雒

聶繪千以字行曲周人世業農有隱德五世祖為明諸生絕意仕進李于鱗志其墓其父耆古能文邑令常奉檄徵之不應繪千體質豐厚少負磊落才好讀書不事生產既為諸生益肆力於古學

築書樓珍襲萬卷每披閱盥手正襟矻矻不少倦叔父著聖學心脈等書繪于旁參異同刻意搜討叔没時以書授之曰子吾家學傳人也其爲我廣之甲申寇變邑士多被拷掠其父亦見幽繪于號泣犇赴哀動路人賊咄咄相謂曰孝子也卒脫於難清朝定鼎繪于奉父鄉居耕讀孝養有終焉之志父疾籲天願以身代比没哀毀骨立幾至滅性母相繼卒一如居父喪時每朔望必詣塋拜掃手培松楸涕泣終日伯兄早没遺子女尚幼悉撫之成立無異己出嘗遇歲祲施粥以拯貧乏秋熟迺罷鍵戶教子不問世事好爲詩歌文辭病革猶檢篋中書偃臥讀之語兒輩曰吾家世爲諸生恃此長物也其善守之年五十六卒初里中有官中州者招繪于遊嵩山往則握手道故言不及私其狷介若此同時有徐景雒者字仰止唐山人少而奇貧勵志講學雖終日一餐未嘗或輟年

十九爲諸生文名籍甚明崇禎九年舉於鄉遭甲申之變杜門隱居厚重多夜行清初屢被徵辟堅不就或規其著書曰才不逮古人多矣其雅志貞操世以晉處士陶潛方之年八十三卒

牧犢翁

牧犢翁靈壽人逸其姓氏翁起於牧犢故稱焉翁早孤奇貧傭爲人牧而性穎慧聞見輒能識八九齡時驅犢憩村塾傍聞童子讀書聲悉默誦之然未解何書得間訊塾師師曰四子書也包其本因以童子敝書授之復爲點次翁且牧且讀遂悟四書奧義既長築瓜廬自居聞藏書者輒婉轉乞借借未踰宿已成誦不數年經史墳典以及輿圖讖緯周髀縱横醫卜諸書靡不博洽於是薦紳士大夫始知牧犢翁名邀與遊亦不拒皁帽芒屩傲岸自適或諷以儒冠曰我齊民也奚借此又勸其著書翁言六經而外盡糟粕

耳聞者嘆服嘗偕友朋訪華陽無蔓雪浪劍石舊蹟捫古碑碣讀之有歎賞其文者閱十餘年舉以難翁翁誦之不爽毫髮其強記若此一日遍詣親故辭謂旦暮且死皆哂其狂翌晨攜酒榼往候之審死故翁曰易有之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人乎余諳天官家言聞以律呂氣候按之一身呼吸爲數若干居今午數止矣數止安得不死酒盡出平日親舊贈遺圖書箋箑之屬一一返之洎午翁入戶不出衆趣視已死矣年七十餘翁廬前一柏爲其父手植日盤礴其下落實輒摭拾之久而盈數石世稱其至孝云

易柏 武之烈

易柏字象南蔚州人美鬚髯性豪侈不謹細行官洗馬林守備不克終歸焉卜宅數畝蒔花架石貧而好客典衣充酒資飲不醉不輟醉後爲詩歌動百言多羽音然不示人人從旁聽之得其擬古

閩詞凡若干首會嚴冬炭盡家人索之柏曰屋上椽非新乎成毀吾事耳客有惠米者傾以易花環座前簷際籠諸鳥能語者當半部鼓吹曰或不再食曰胸中免俗足矣飽何爲耶藏古琴玉環各一朝夕撫弄之手譜數曲有叫斷白雲鄉之句名曰壯士操彈罷輒抱琴泣曰此吾生死交也而物之乎又摩其環曰安得君子分遺之以白玉人以其言放多疏之卒不少貶後所居草廬僻穴地五六尺攜妻子處之嘗元旦服葛衣行市上手攜二子身無完袴褰鹿革緩步行不少亂與人談驚四座無抑鬱聲有疑難商之可立決里中巨家未嘗投一刺獨與縣人武之烈善自號奇窮子尚書魏象樞嘗爲作奇窮子傳云武之烈字承之號動忍子性疏懶見不義人輒狂笑讀書博古漢魏以上唐宋以下年月姓氏世系爵里悉成誦通術學與人卜多驗四方之人入蔚者無不知有動

忍子者幼喪母長事其父備色養父疾晝夜侍牀榻衣不解帶父卒晨夕奉木主一羹一菜必整衣冠揖而獻之旣撤乃食垂三十年如一日作五噫歌追念庭訓跬步不肯苟嘗指天問曰性命形骸皆主人翁子我者我敢效賈客之營利而忘本耶論古今事有才辨頗類滑稽聞人有過面諍不少假人多銜之時攜妻子居荒村不入城市獨與魏象樞以道義相勉偶來京師不數日輒告去曰吾與飛狐山下耕者有約象樞亦不敢固留也柏鄉魏裔介聞其名每就而問之得所著詩文一集名曰動忍齋小言爲行於世曰荊卿梁鴻之儔也

劉續邵 李桂昂 冀璲 郭壐

劉續邵字高風邯鄲人少補弟子員有文名性孤潔不可一世每出遊輒手一編且行且讀衆咸以狂目之嘗設帳東明觀說經鏗

鏗尤熟歷代史抵掌談成敗如親見之西韓巨室念其貧奉一篋金爲壽詰旦則招諸弟子課其文高下倒篋授之其門人問曰八言師狂續邵笑曰八狂我我焉得而不狂也既而嘆曰命固然矣閩人鄭方坤令邯鄲嘗爲表其行與同里李桂品冀璲郭璽同載入詩人小傳中皆當時高士也

李桂品字蘭如諸生博學善辨明季館於武安方講業忽士寇至以刀擬之則大怒踞案叱曰若何爲者吾邯鄲李蘭如也俄一錦衣怒馬者入曰聞李先生名久矣果眞先生也請爲數二十八將名則爲屈指數數已因撫髯太息言曰此皆古烈丈夫視彼赤眉銅馬其智愚賢不肖何如也寇戒其黨遠去曰毋溷李先生平生所契惟劉高風張崧高二八一日忽揭通衢以某日集某所講書既至寂不發一言或請之曰無解人既劉高風至乃言曰今人不

但不知書乃亦不識字如子字應作丫頭兩點乃同頭顧母也高風大慟曰吾無母可顧矣二人相抱而哭竟日乃罷後以病卒

冀璲字長石按察使光祚之孫聰穎能文少即工書法摹古帖十餘年技益進出入褚河南米襄陽之間而自成一體家滏水濱求書者趾相錯性顧簡傲嘗爲賣茶傭書當路貴人齎金帛來輒麾使去曰昔陶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後世稱之吾亦豈肯以阿堵物役吾學耶能爲七言小詩楚楚有致年三十二卒

郭璽一名西字楚玉水村其別號也志行高潔少即棄去舉子業築廬先人墓田側蒔花種菜蕭然自得工爲有韻之言時曲周劉榮嗣主詩壇物色得之於是三輔人士無不知有郭水村者鄭方坤曰吾讀水村詩想見其爲人冷韻遙情誠長江之別派而笠澤之橫枝也

李友泰

李友泰字仲白號大拙天津人年十三遭明鼎革遂自號逸民性迂介以禮法自繩趾步必謹嘗過市遇雨急趨已自咎責仍返其地徐徐行如常時遇婦人於途必卻立回身度已去遠乃進世人皆怪而笑之然憚其爲人見者皆引避友人子雖顯貴見之必受拜有隋生者偶忘拜責跪於庭叩頭久之乃解平生重節義急人之難山東王金聲攜家赴京旅困將鬻子贈之以金同里邢秀才以貧典女爲贖而嫁之又葬節婦梅氏書石以表其墓其爲人所難爲多類此性嗜古如命凡篆籀分隸碑碣鼎彝書畫之屬一見能別其眞贗摩娑品題終日不去手卒以此傾其家而志操益堅不少苟貶榷津關大吏赫某重其名以束帛招之不可則躬造其廬求一見又不可或詰之曰吾明人也烏可見當代貴人耶某歎

息而去有憐其貧者介其友陳玠餽遺之卒不受晚歲松身鶴立目炯炯如寒星步履强健雖少年不逮也所居之室可五六尺許一榻僅容身布衾不能遮體一破硯置竈上繩束禿筆數枝而已工畫人物山水然不爲人作嘗於讌集揭壁上堊片盈尺畫千巖萬壑豆人豆馬形態如生爭索之碎於地人執一片去有以絹素求者弗爲也其妻徐名鑾字煙玉亦精繪事生二子不教名其長曰狗尾次曰畫鴨蓋取續貂刻鵠之意謂不足以繼其業而幸不爲世用也一女名芝圃字卓菴讀書通孝經列女傳以其父黄冠高隱自亦爲女道士誓終身不字以事其親母病侍藥餌目不承睫籲天減算以益母壽父患疽口吮所患者四旬工繪事學李龍眠白描人物然自以女子手筆不可爲世人見隨作隨毀後以家貧不能給朝夕畫大士像遣人走京師鬻之不自署名年五十四

卒爾留時以二親未葬屬其弟以白衣斂之君子謂之知禮

宋之弼

宋之弼字介石遵化州人年十四爲諸生不慕榮利以讀書養親爲樂兄弟析產擇腴田美業給孀嫂幼弟而自取磽薄者尙書文貞白與之弼有連愛其才行以書招之爲買田園廬舍於北平復假千金之弼不顧曰吾家敝廬雖湫隘而有天倫之樂他無所慕也甲申闖賊敗奔有少年賈姓者潞安搢紳子爲賊脇適撫軍至召諸生詢民疾苦之弼乘閒力言其無他撫軍感動沈吟久之乃釋去其慷慨任事如此晚年喜恬退慕白香山故事邀縣中高年者八人爲怡老會歲時飲食衎衎如也卒年八十有二

苗君稷 楊大年

苗君稷字焦冥昌平諸生早歲流離播遷避居盛京三官廟隱於

黃冠閉戶著書與錢塘高士奇善屢招之不出日與二三同志飲酒賦詩雄渾激宕有振衣千仞俯視塵埃之想著有知白齋集若干卷高士奇謂其人不役役於富貴不隕穫於流俗沖平自下確乎自持有古隱者之風爲序其詩而傳之薊州布衣楊大年名允昌以字行亦同時高士也喜遊名山水尤工爲詩古抱今懷蒼茫欲絕王士禎古歡錄朱彝尊日下聞舊時采錄之

霍則白

霍則白字亮雅曲周人原名奇則白字也後以字行嘗與友人刺署以則白友怪其慢已亦以字答之後始問知呀然一笑也父如白官參政善飲乞歸林居則白飲酒類其父父喜更縱之飲性脫落恥問家人生產事與世無競終其身無疾言怒色貌清癯如鶴語操南音生平好尚屢遷始好性理嘗刻行先儒語錄好佛茹素

持準提戒勒彌勒金剛像虔事之好仙奉呂純陽憑乩語唱和好詩文墳典子史靡不研討韻語清迥脫俗尺牘類蘇黃小品讀者解頤好碑帖圖畫能鑒別真贋鼎彝皆商周法物位置精雅好客居第宏敞甲於邑多叢台複閣吳越閩蜀之士至者如歸畢極肴饌日飲酒高會家以故中落不恤也好歌畜俳優時自度曲按拍好博作博疏摹畫博事曲盡酒闌鐙灺繞牀驩呼常負負益豪不以勝敗為意好游游不至數百里外乘小犢車車中置酒榼有招之者出飲之或贈以金幣聽人取攜好潔日輒數浴几案無纖埃行則兩童執箕帚以隨涕唾必騷除人謂其庭一草一木皆有六朝丰致晚多病諸好悉罷獨好客益甚不能飲而臥觀客飲客歡乃大喜久之病益劇自知死期與親故別談笑而逝年五十二申涵光為傳以嵇阮稱云

丁懌

丁懌字若思南宮人抗迹沈冥與世多齟齬嘗自狀其爲人文曰有目而視不明有耳而聽不聰有手不能巧作有足不能超距是天放我於形骸之外也有心思不能備文武之用親無父母兄弟復落落寡交游是天放我於子臣弟友之間也有遺產可以給饘粥有子孫可以慰目前衣食不擇惟取適口便體後人之賢愚不計未至之疾患不憂生不慕死不怖是天放我於生老病死之中也爰作歌曰書不甚解酒不爲量無束無拘何得何喪逍遙一世之間瀟灑萬物之上生時自立碑碣死後不煩行狀守高曾之畎畝從祖父之穴壙不貪桓氏石槨寧必王孫羸葬知我者謂我爲達不知我者謂我爲妄浩浩落落名之曰天放世遂稱爲天放散人以邑庠生終

龍震 張霔

龍震字文雷號東溟天津人少放曠不羈不肯低首事家人生產天津豪戶率用鹽起家震有分業值數千金一夕催逋吏持牒至勢洶洶震曰且去旦日具矣立售其業盈逋數納之謂其家人曰吾不鹽奴輩敢向吾吠聲耶嘗治舉子業一試不第遂舍去曰義不可再辱方震之失鹽業也人多訾笑之見者輒走避家人亦厭苦詬責無虛日震大言曰吾義不爲世俗所爲耳爲卽可立致會人有引地求貰者震與立券約三日付直乃集諸小賈醵金與共利以其餘市車馬衣服奕奕而去至則操奇贏智積居與時逐鹽大行其贏三倍既盡償所負日買牛酒徵歌伎大會賓客走其門者如鶩向之訾笑者皆嘖嘖曰賢哉仲子不持一錢乃能起富若此震謝曰戲耳行賈賤行豈丈夫所爲哉卽易券畀諸小賈退而

偃臥一室盡絕諸賓從往來獨與同邑張霆詩酒唱酬以爲天下之人之事無有足以當吾兩人之一盼者然霆之詩特寄焉耳其於世既窮困不得遂其志凡遇可驚可愕可歌可泣之事嬉笑怒詈噫呼叫號一發之於詩論者謂其遇窮故其音悲其痛深故其詞隱鬱勃輪囷之氣纏綿悱惻之情庶幾乎屈子之遺響焉然每有所作皆不自存嘗曰人之於詩猶蟲鳥之有聲音也蟬嘒鶯啼要皆自適已耳必欲執管而傳之操縵而調之是豈蟲鳥之性哉其弟子輯其遺稿自康熙甲戌訖於癸巳凡得四千餘篇甲申客蘇州聞張霆死遂發狂落落無所偶間出墟市閑沽邨醪獨醉醉則悲歌指畫人莫能通其意歸臥木門名人貴客往謁者拒不見悵悵懷刺而返有善酒者則召之飲自爲監飛觴糾令俱醉而後罷嘗再游江南一游山東登山臨水輒流連憑弔或大叫涕泗橫

流被面其狂益劇晚年築別業老夫村自額曰玉紅草堂題其詩曰玉紅草玉紅草生崑崙之圃食其實者醉三百歲其友陳儀得其草爲序而藏之凡三十卷好事者請以千金付梓梓成而震亦不復爲詩矣

張霔字念藝一字帆史號笨仙又自號秋水道人其先撫甯人父明字以鹽業起家長蘆遂家天津霔由貢生考取內閣中書鄉試累舉不第遂絕進取志專肆力於詩其時兄霖由福建布政使歸家搆問津園與大江南北名宿觴詠其中梅文鼎朱彝尊姜宸英趙執信等皆主其家人比之月泉吟社玉山草堂當時門第甲三津最稱豪貴霔獨蕭然無所與科頭䟀履行街市中或爲車馬客所辟易所居如村舍自題曰帆齋又營別室於齋之右亦曰帆齋客徵其故則曰吾所居既爲帆齋矣客有定處乎人皆怪其狂獨

龍震善之以青眼相視曰此熱場中冷人也二人者居比鄰無日不相見見則必鬬酒賦詩以爲樂震豪毅機敏踔厲風發如干將莫邪光爍爍逼人不可狎視霆則瀟散淡泊如山間林下人二人所趨不同而驩然相得無閒逾於骨肉震嘗爲笨仙歌玩世傲睨見者咋舌甲申震游江南霆作寄遠詞貽之震捧詩而泣曰此絕筆也已而果然霆臨沒見兩道士來迓寫玉真經一笑而逝時康熙四十三年六月二日也初霆著詩萬餘首斵石匣藏之曰吾年過五十當删定也乃其卒時僅四十六人皆惜之今所行世者曰帆齋逸稾讀晉書絕句欵乃書屋集綠豔亭集然不多覯錢陳羣序其又存詩稾今亦無傳之者其亡佚久矣霆故工書年十二善臨鍾王石刻古逸蒼勁草書神骨似張顛論者謂頗肖其人云

蔣玉虹

蔣玉虹字雄甫天津人家赤貧好學年五歲聞鄰塾書聲輒竊羨之以貧不能具筆墨塾童經其門要而遮之出片瓦假墨並索敗筆習書墨盡取竈煤代之七歲其父令就市而朝夕讀不輟市人厭苦之乃送之塾讀三字經至爲學者宜立志句舉筆題其旁曰人不立志非人也師異之識非常童也其父每日給兩錢不肯食蓄以購書久之博通古今號稱績學嘗以文請業於同里高喆喆宿儒也奇賞之補諸生食餼授徒養親益沈酣羣籍老而彌勤每歎天津自乾隆初設縣以來無志乘可稽乃躬爲采輯凡故家譜牒前賢著述搢紳誦說父老傳聞靡不旁搜而詳記之嘗袖筆墨油紙徧行荒郊野寺間遇殘碑斷碣廢鼎卧鐘必掘土剜苔摩挲辨識錄之以歸積二十年成志稿數十卷又采鬼神果報事爲幽冥錄十卷以寓勸懲有笑其迂誕者輒毅然爭之曰大易言鬼神

之情狀是不惟有情且有其狀聖人垂訓豈誣妄者玉虹貌古樸慎取與生平不妄交無妄語然善談論詼諧多風趣衣冠補綴而徐視闊步襟情洒然喜語忠孝節義事所至人環座而聽婦人孺子皆以先生呼之其所居僻巷近狹邪斗室闃寂或就門外置矮几著書倚門之婦往往侍硯旁執役不以爲忤撰述極宏富一日鄰家火起勢將延其屋玉虹大呼曰屋燬不足惜所可惜者數百年名賢事蹟一旦盡耳已而風返火息書得無恙玉虹嘗自言前生爲周遇吉幕客同時七人皆隨遇吉殉難者卒年六十有二其所著詩文及長蘆志俱付於其孫珍之不以示人故罕有見者

袁嘉敖 畢夢梅 李雍

袁嘉敖字甘泉樂亭人少貧廢學以繪事自娛性怪誕中年親沒恆垢衣敝履往來於遼瀋間自號鐵腳行者又號妻子酒肉和尚

尤工韻語不繩縛聲律縱橫排奡兼具禪理嘗登醫巫閭山火鑪花絕頂作詩有凌雲之致人比之李青蓮又題古佛龕云天造古佛龕一佛兩佛坐默默兩無言大千早覷破晚年書多指寫間用木筆爲之而蒼勁特甚卒以頑道人自名

畢夢梅字雪莊號夢餘灤州人少穎悟讀書用赫蹏紙錄其精要者積久成帙學益博詩文亦益工以明經老平日信釋氏輪迴說輒言記前生事耆酒好音樂嘯歌自適晚年得風痺疾手足牽掣人有載酒至者則左絃右壺拊髀歌嘯嘗自爲祭文云嗚呼雪莊而今已矣白雲青山乃以酒死一墜輪迴剎那彈指悵望千秋幾人知已生平懺悔惟情是累從今了卻拖泥帶水其曠達傲岸若此著有論語說夢餘詩草同縣李雍字春亭諸生勵操勤學精研性理諸書家貧隱於醫三旬九食人有無故助之者瞠目視之終

不受工五言詩清微澹遠在韋孟間無子有女皆能詩年六十卒

金銓 沈銓

金銓字汝衡號野田天津人童年補博士弟子員慕晉陶潛宋林逋之爲人絕意進取性篤孝事父母年至九十餘鬖鬖白髮盡孺子歡工書法精摹晉魏唐宋名賢眞蹟能得其神韻家貧鬻書以活購之者門檻爲穿其印刻刀法一以秦漢爲宗蒼莽秀勁與李定業高秉沈銓並爲時所重然非其人兼金乞一紐印尺幅書掉頭去不顧善奕工詩詩古淡學陶阮吟成輒棄去曰不足傳亦不欲傳也家居破屋數楹一鑪一硯古帖數十册焚香默坐或與二三野老彈碁飲酒陶然終日未嘗見其有憂戚容者阿林保都轉長蘆時重其名數造廬不得見一日屏騶從徒步訪之遂與定交天津守李符清贈之以詩推爲沽上第一流人謂其詩四十字可

作銓一生小傳也卒年八十貧無以殮有遺之金者其子樹曰吾父平生不受人憐我顧於身後敗之耶卒鬻宅以葬樹字蔭亭能書有父風

沈銓字季掌號青來天津人善繪事山水師沈周花卉宗惲壽平生平慕黃山之勝嘗裹糧往游凡山中怪石古松奇花異草咸圖繪之以歸其摹印法能自名一家有養素軒印譜二卷邵玉清高喆謂其品高學博故氣味渾雅非沾沾於點畫形似也家居奉母至孝淡於名利以詩文自娛善彈琴藏有六琴十硯因以名其齋著有黃山紀遊一卷灤陽日記一卷六琴十硯齋讀畫記八卷青來閣詩文集

金玉岡

金玉岡字西崑晚年改名舟又改名介因自號芥舟其先浙江會

稽人留寓津門遂家焉幼有至性舉田產盡畀諸弟事父母以孝聞好讀書博覽不求仕進工詩善書畫有鄭虔三絕之目當道重其學爭聘之不就壯歲出游四方聞佳山水必至其地窮幽躡險足跡徧天下嘗航海至尉陵島觀日出東越鴨綠江探長白山兩出嘉峪關窮冰山雪嶺青海無人之境登天台跨石梁游棲霞雁宕眺西湖之勝浮南海至普陀瞻拜大士像入山陰問禹穴訪蘭亭遺址所至囊筆硯一老僕負襆被蕭然萬里不持一錢鬻畫以自給士大夫聞其至者爭倒屣以迎家居天津城西北隅構其宅曰杞園有亭曰篔簹顏其室曰黃竹山房植黃竹一叢晚自號黃竹老人時花壘石與沽上諸名士彈琴瀹茗往來倡酬畜一鶴侍左右若童子見者歎爲神仙中人嘗游燕都廛市中忽漫吟云雪嶺界空天際白無人回首望西山時相國英廉方休沐閒步拍其

肩曰君得毋仙乎延入酒樓訂交而去年逾六十隨其友鄭熊佳之官廣東爲羅浮之游時攜巨酒罌置身側詩興發則取瓢探飲之一日卧病罌中有五色蝶一雙翩翩如掌飛出繞牀久而後去是夕聞室中大聲如雷驚視之而玉岡已趺坐而逝矣檢其衾得問得詩稿積寸許中有絶筆詩四章蓋了然於來去者玉岡素慕陶宏景林和靖之爲人野服幅巾頽然自放所畫山水變黃王細筆自成一家設色淡雅爲畫中逸品其書法之妙骨力蒼勁逼近鍾王詩則追蹤於黃山谷陸放翁之間純任性靈自然高淡論者謂玉岡一生極意於遊收山川清淑之氣納諸毫楮以之爲畫則天然印鑿也以之爲詩爲文則眞氣磅礴與境俱適也所著有天台雁宕田盤紀遊諸作詩二千餘首曰紀游詩浮槎集嶺南草梅成棟搜其遺稿訂爲二册曰黃竹山房詩鈔不過全詩之二三而

已熊佳字南翔號蓬山天津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官廣東電白知縣著有蓬山詩存二卷其山舟草則蓬山芥舟唱和之作合爲一集者也

張世恩

張世恩字苐園景州人白皙長軀儀止疏簡博學能詩耆酒日飲無算飮醉則放歌頃刻數十篇嘗南游醉登焦山俯視大江興勃發滌坳石爲硯束松枝濡墨書七言古詩六十韻瑰奇偉麗游者競傳寫之駭爲神怪性强記論史能舉年月人地無一失家饒於貲族弟某覬其產乘醉置毒食器中以饋世恩方舉箸心動棄其食曰弟何出此迺別具酒召族弟飲談笑大噱旣而歎曰吾幾陷族弟於不義者唯多財耳因召宗部閭里揣量親疏散數百金延諸名士數十輩日夜飲酒賦詩爲樂人引陳遵杜季良以戒世恩

迺納貲為郎官京師湛浮郎署怏怏不快意後出守麗江知府以酒忤上官竟解組歸適代者至鈎稽文籍世恩方與客奕曰無敗我興代者慚而止歸舟過鄱陽醉墮水家人出之紀之以詩旋里閉門卻軌自中抑鬱佗傺恐發為詩歌訂其集曰沙溪漁父草自序梗概病劇伏枕呼酒引歎觴頹然索紙筆擬古樂府五章而卒

吳建勳

吳建勳原名國鎭字甸侯號子靖清苑人副將璋之子也性剛介喜任俠事父母以純孝聞讀書通大義不事章句好言兵有古烈士風咸豐初應童子試已前列入選聞其父隨大軍出征遂不終場而去其父叱使歸至以掌摑其頰終不聽璋提師轉戰直豫魯晉鄂及大江南北建勳朝夕侍左右歷四年之久身經百戰每戰輒以身護翼之其戰阜城破賊屯四手刃十七賊馮官屯之役首

先陷賊陣奪礮台以歸督師僧格林沁勝保屢疏薦其才勇皆堅辭不受曰吾以事吾親耳受一階之賞則此身當許國不能侍親側矣璋隸西隆阿軍與用事者齟齬告歸里建勳侍其父家居口不談兵事惟以娛親爲樂一飲一食皆手烹以進不假婢僕璋性惡囂獨居書齋建勳每夕攜襆被寢牀下先意逆志歷十餘年如一日父沒哀毀柴瘠不飲酒食肉廬於庭三年每言及其親未嘗一日不流涕也咸豐十年英法犯京師直隸總督恆福招建勳募勇三千人謀勤王講成賞優獎力卻之劉長佑督直招之入幕三聘不往就同治七年捻匪張總愚圍保定省城母命出家貲募鄉勇治防守且屬積薪於舍曰勿顧我賊至即自焚也建勳拜泣而出倡立團練四十八局陳戰守三十三事於總督官文悉議以行事定賞翎銜不之顧也光緒四年大旱民死飢疫者日以千計直

督李鴻章設振局以建勳董其事遣吏敦請再三辭不獲已則與鴻章約不用官吏不掣肘不報銷事竣不受獎數事皆允之即日出集鄉耆醵金立平粥會晝夜與飢民共餐寢且出私蓄助掩戶局自春徂冬凡全活燕晉飢民數十萬人鴻章高其行求一見不可得先是保定故有全節育嬰兩堂弊竇叢出無實效當事者一以委之建勳建勳擘畫周至條章井井尤綜核名實數年嬰孩增至三百八十餘名積款盈萬金兩堂皆設義塾延師教課掇巍科登顯仕者歲不絕人至今咸俎豆之建勳亮節高行喜周人之急家以凋落而口未嘗言貧有周之者亦不受浙江陶模朱采勞乃宣皆慕與之交陶模撫新疆朱采巡視雷瓊請與偕率謝不往惟勞乃宣令吳橋聘之始一至署會拳民起建勳曰此匪耳請嚴懲之禽數人置諸法後聯軍入京師治縱匪者吳橋獨獲全建勳善

談時事有先識然澹於名利不受人羈勒一日動作皆有定時終身不易與人交有終始故人或貴盛不通一書及其家有他變或死於外卽挺身出恤其妻子不避嫌怨善養花木魚鳥皆絶俗人鮮能及者其所居室曰野鶴軒精潔出塵表偶爲小詩遣志同治中僧格林沁死於賊哭之以詩曰泰山石可崩黃河水可斷僧王忠義魂天風吹不散其俠烈之氣可想見也

賢能傳一　大淸畿輔先哲傳第二十八

天津徐世昌撰

王原膴

王原膴字安之正定人明太常寺卿鍾麗之子也幼穎敏敦厚舉動若成人少長補博士弟子員升國學選入史館入清爲中書舍人肅王帥師平蜀請諳曉掌故文學記室相臣薦原膴賜冠服鞍馬遣之原膴隨王平秦入蜀贊畫軍機王倚重焉蜀疆初闢領川北道事披荆棘招流亡規模粗立權左布政使時蜀惟保甯一郡稱小康然庫無藏署無官野無民堂下無胥吏原膴殫心區畫招撫僞將安輯殘黎拔賢才定經費重農功修鹽政議改折庶司各舉其職民心翕然原膴之居保甯也羣盜悉敉平獨張顯者擁衆錦屏山下數謀來寇原膴以計招之還報曰須原膴親至營乃降

僚佐悉尼其行不則必以兵衛往原膴笑曰撫盜豈以威哉遂與副將嚴自明單騎詣賊營諭以大義賊拜且泣曰公誠信如此吾屬雖死敢不聽命是時文武吏咸就糧保甯土豪武人擁旗纛稱將軍者卒驕亢不可制原膴一以誠相接皆受教飭無敢忤法者順治八年提調秋闈賊警猝至士子謀散走乃同巡撫李國英御史郝浴力督士子入試外示鎮定以安人心榜發得人爲盛甫撤闈賊大至劉文秀者賊渠也率衆數十萬登山隔嘉陵江瞰城中遣語之曰好爲我炊我將登堂作客矣尋渡江梯城原膴與諸大吏晝夜捍禦會吳藩至率藩兵出北門原膴從國英率郡兵出東門因語國英曰我兵寡必出奇制賊乃多張旗幟揚塵蔽天日鼓譟而進與藩兵夾擊之有善射者殪驍賊一人賊膽落悉竄走捷聞晉秩一級陞按察副使修陝西榆林兵備嚴斥堠核軍實命護

理延撫六閱月境內肅然舊有例金萬餘應歸己原膴貯之庫以待來者踰年擢參政分守大梁臺使者檄治河與夫役同甘苦不期年告成論功晉秩一級尋遷按察使丁父憂歸里服除補福建按察使時海上多故訟牒蝟集原膴一以寬平治之政務簡約總督李率泰初見原膴貌毅然謂人曰臬長其武健吏乎後察其政績乃笑曰吾幾以皮相失子矣於是益敬愛之數讞大獄平反寃民甚多給事中何誕登典試閩中過其署門屏蕭然胥役寥寥無幾人因問曰外臺最號繁劇待訊者當累累公門若是何也原膴曰膴受先大夫訓刑官不可不讀雋不疑傳閩人苦兵革久詎堪毛鷙擊斷乎以故非大辟皆報罷何嘆服曰公誠仁人也在閩三年陞廣西右布政使理鹽課稽賦入秩然有法程粵人便之康熙六年朝議裁右藩遂歸里家居卒年五十三

崔應鳳 郝士錞

崔應鳳字鳴陽霸州人明天啟四年副榜潛心理學著述日富以月川白沙諸大儒自勵順治初以明經高第除鎮原知縣值土寇賀珍攻城應鳳誓衆死守城賴以全遷西安府通判兼攝同州篆同有織造絲價及協濟潼關郵傳額設無幾而每歲所費甚鉅且科賦有金銀銅三則爲例不一吏胥嘗上下其手應鳳一一釐正之著爲令官民兩便焉秩滿陞福甯州知州福甯當兵火後士多廢學爲建書院課生徒人文蔚興士民至今尸祝之因事解任復補山西朔州知州以母年高解組歸卒年八十四康熙二十七年祀鄉賢子之瑛由翰林官至雲南布政使同州郝士錞字子希康熙十八年進士授直隸順德府教授數年薦陞山西盂縣知縣革陋規清耗羨緩催科興教化治行卓然行取兵部督捕主事缺裁

改戶部陝西司主事遷山西司員外郎晉禮部儀制司郎中歷三部四任聲望蔚然四十四年陞湖廣漢陽知府漢陽轄兩邑而漢口當數省之衝舟車往來百貨輻輳官斯土者向納商稅之贏以自潤士錞至盡請裁革之大吏笑謂曰曷留少許以養使君之廉乎士錞正色對曰蠹弊務盡甯敢自爲計而留遷就之私卒勒石永禁商民德之總督密疏上聞五十三年 上預簡學臣在廷諸大臣交章薦之遂陞按察使司副使提督雲南學政拔孤寒杜請託以校閱積勞致疾請告將去滇人士作爲詩文以志去思撫軍入告疏曰學優守潔考試公明惜其不能終事蓋實錄也北上抵漢陽舊屬父老競治酒漿具雞黍送之舟次請暫留遂卒於漢陽年六十有五

甯承勳

甯承勳字昭德號康侯其先山東武定州人明宣德中有福讓者始來京師遂隸籍大興長兄承熙兵部員外次兄承烈戶部員外俱殉甲申之難承勳自少即究心理學經濟明崇禎二年舉順天鄉試謁選署易州學正九年陞授江南巢縣知縣時流寇躪盧鳳間承勳修城隍厲器械練鄉勇備火器寬民征徭厲以忠義賊聞風遠跡不敢窺巢湖以高等行取廣東道監察御史去巢五十日而城陷天子益材之入臺抗言直論與時論多迕告歸家居甲申鼎革起補吏部主事尋考選山東道監察御史二年巡按河南兩河當流寇後民無孑遺承勳入境首招流亡勸開墾興學校令民立室廬復田宅郡縣印官多以本省人委署承勳嚴為澄汰貪墨蠹循良將弁不法者輒按論不少貸風紀肅然事甫就緒乃具疏請修復省城塞黃河決口略言汴城地形低於黃河獨恃層堤以

爲天塹自逆闖決堤灌城河水建瓴而下臣由大河汎舟直抵城下城垣半在沙淤水浸之中進至安遠門則甕城敵臺滅沒無影循此而入高者爲沙爲陸路卑者爲水爲川流土人謂城中沙淤漫衍似高阜者乃當日最低之地今則街市廬舍盡埋其下矣水流浩瀚似低窪者乃當日最高之地今以他處淤高則此地反卑矣進行三五里始見屋脊露出沙上南門迤北周王府盡成水鄉宮殿僅見榱桷樹木惟存枝杪此汴城大略也今銓官漸集辦事無所請敕部查照省誌舊設官衙幾所除府縣守土等官仍駐汴城其餘司道諸官暫使分駐某州某縣以俟修葺之成庶涖政有區職司克盡而堵塞汴口尤爲目前急務斷不容緩者疏入報可自此河口始塞汴城獲安官舍民居皆次第興復按豫一年條奏凡三百餘章八月鄉試主監臨爲廣解額優廩餼兵荒之後士氣

復伸中州人至今德之以爲國初巡方第一云尋奉命差按雲中以他事左遷福建布政司都事轉大理寺右寺正十二年恤刑廣東多所平反事竣還朝道卒年六十

邊大受

邊大受字素一號長白任邱人明崇禎舉人官陝西米脂知縣縣爲闖賊李自成故里大受潛率勇役掘其先冢黑氣沸涌出小蛇鱗角蠕蠕欲飛立劃殺之闖賊既陷都城執大受全家將慘刑以報會清兵入城闖賊奔竄竟獲免清朝定鼎徵補河南修武知縣値西境焚掠之餘招徠遺氓勸耕振學以治蹟著稱陞山東青州府海防同知青州瀕海梟徒踞險阻爲盜出沒飄忽常苦劫掠大受修禦戰備賊懾畏不敢犯邊大府報最第一擢山西太原知府執法嚴明民庶懷德蒞政三載以病告歸卒於家初大受遭賊拘

藝潁死者再著有虎口餘生錄論者謂闖賊亡命罪至通天竭四方師武臣之力不能一矢相遺長白忿志報國誅及神鬼發枯骨毒逆命洩明室之憤開清興之基智奇功偉一時無出其右者是錄傳誦率多援据失實附會神怪乾隆中大受裔孫思訥始重加刊訂焉

秘汝煥 父業捷 弟汝煜

秘汝煥字震之晉州人父業捷號射斗明崇禎四年舉人授虞城知縣清初起補戶部主事陞郎中監督九江鈔關剔弊除奸陞浙江衢州知府左遷陝西平涼州同知崇禎十五年汝煥與弟汝煜同舉於鄉授湖廣漢陽府推官以事去職順治九年總督李率泰征兩廣輓運有功委攝電白知縣官舍民廬俱燬於兵至則闢草萊招流亡弔生問死數月城堞衙署葺之如舊勸農桑興學校教

養之事泱第舉行尋告歸寓姑蘇虎林之間日與諸同人講藝論學嘯傲山水二十餘年晚年旋里謝絶交遊杜門靜坐粗衣淡食宴如也汝煜字升之號雪巖性豪邁尚氣節官浙江台州府推官以父擢守衢州迴避補江西瑞州府推官阻於兵違限左遷山東武定州州判州民苦於漕久抗不輸汝煜爲除其積弊民爭先完納不半載宿逋悉清尋丁內艱回籍繼補山西平定州州判陞浙江於潛知縣勸農講約興學教士潛民戴之分校丁酉庚子鄉闈得士二十餘人父憂歸里士民送者攀遮流涕集有輿頌一帙謳思之服闋補江西萬年知縣以勞卒於官年四十有九子書扶柩旋里囊無一錢邑人士貲送之始得歸

陳實

陳實字郁文保定人明崇禎八年拔貢入清選授睢州知州睢殘

於流寇又沒於河城郭邱墟田土榛莽寔至寓民舍布袍蔬食招流移勸開墾勞問疾苦煦煦如家人集州之秀者立社課文暇輒匹馬行鄉間一吏持印囊老卒前導而已撫按交章推薦 上賜白鏹以旌其廉陞陝西延安府靖邊同知去之日睢民遮留數日不能行爲立碑父老見之至流涕延綏地僻而民悍難治寔惠以愛民而不畏彊禦署道篆省冤獄中邊禁兵民肅然丁母艱扶匶歸里行李蕭然惟圖書一篋老僕二人跨驢侍其行見者嗟嘆服闕慨然曰昔年捧檄而喜爲親在也今胡爲乎遂不起僻巷數椽以授徒爲業喜談經義酒後賦詩旁及小詞落落有宋人風致康熙十七年卒年七十三

李天敘

李天敘字完白任邱人父魁春諸生有孝行祀鄉賢天敘明崇禎

十一年拔貢清初授平涼府通判地遭兵燹戶僅二十四男女六十餘口鳩形鵠面且胥且民天敘以恩撫之多方招徠流亡復集甯夏逆弁王元馬德殺撫軍焦安民以叛關西震動新撫張尚檄天敘往撫毅然以行至則二弁命左右露刃睨之從者股栗無人色天敘坦然若不睹諭以順逆利害二弁就撫張以二弁終反側當誅天敘謂宜散其黨乃可圖卒如其策治內羅山地險群盜嘯聚出沒無時殺參將勢甚猖鎮帥率兵往剿天敘獻策募鄉導引軍直搗賊穴令鎮兵繞出其後夾擊之賊宵潰遂平丁外艱歸士人感其德裹糧攀送二百里不絕卒祀鄉賢

祕延瑞 子丕笈

祕延瑞字祥甫故城人明崇禎十二年舉人官枝江知縣邑固荆江之枝也疊罹寇燹近始移治於江心之百里洲延瑞招撫流亡

士民飲食教訓如家人父子禽捕流賊餘黨誅其魁而止墾荒蕪之田四百餘頃建義學督士子讀書朔望集庾山寺中親爲講授聽訟催科不事敲扑蒲鞭示辱而已士民歌頌之如出一口每號於人曰我枝百年來無此賢使君也延瑞爲治安和靜重與枝之民雜居而樂之嘗與友人書云近狀無可道者江水一勺與士民斟之酌之而已分校秋闈所得汪衡魏邦哲等皆知名士順治五年以勞卒官年三十六江漢之民長號大痛所舉士至有赴弔其家者祀枝江名宦祠子丕筊字仲負初延瑞宰枝江爲悍卒所誣幾不測荆南道蘭民孚扶翼之事乃白及臨終語丕筊曰蘭公之德不可沒也故又別號曰德蘭績學善爲文尤潛心皇極經世西銘性理諸書能窮其閫奧家貧教士授以持身御物事君澤民之大義康熙二年以三易舉京兆十二年成進士授內閣中書舍人

改禮部主事尋陞工部正郎二十九年督榷蕪湖釐剔宿弊以惠商通工爲首務人不敢爲私差竣以病乞假回籍建宗祠修家乘設義塾置田儲穀以備水旱又以注四子書者羣言淆亂不歸於一因彙諸書而刪定之名之曰鈔以教子弟三十八年病痊赴部補原官尋命視學陝西抵任焚香自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所至絕請託斥苞苴所拔取多積學力行之士按華之日得蘭氏之孫曾一人並能文錄之私喜曰無負我父命號之意矣丕𤼵每試皆手自評乙三年如一日四十一年卒於官年六十七四十四年秦人請祀名宦聞於朝　聖祖諭曰祕丕𤼵學有淵源究心傳注志行誠篤其在中外端謹廉正朕所深知依奏入祠無庸部議洵可謂千秋特達之知矣

郭永昌

郭永昌字繩祖靜海人明崇禎十二年舉人清初定鼎按學兩院交章薦除裕州知州時裕州遭兵燹後人戶凋殘允昌下車即首倡三年全蠲之議略謂闖逆首亂南陽裕州三擾屠戮城有積骸人無遺種歷鄉踏勘秋熟者僅百頃耳即此百頃之田恩免三分之一所徵亦復幾何哉惟是官可無俸役可無食京邊倉口可無起解所不可無者獨驛遞耳本州路通九省絡繹輪蹏郵使之往來如故夫馬之催呼如故廩糧之辦給如故而塘報軍情視昔有加一有不給鞭箠隨之參劾隨之乃欲以除荒除免實徵百餘兩之銀供驛館數千金之費不待智者立見其不支矣況漕米河夫京邊等項又復時時追呼其何肉以補此也即使賢如管子聖如后稷授此一州有海可煮有穀可樹縱能爲期月三年之計必難應風火雷電之符徒令郵客詬詈上官誅責以致甫化之嗚再生

驚眼方集之雁又作哀聲方城四境不依舊論胥以亡平爲今之計惟有於三年之外再定賦役之科此撫綏流離定安新附之急務并一爲知州即可閉關無事作一簞一瓢一琴一鶴高致也議上民爲立生祠祀之以功內擢刑部員外郎出爲東昌府通判兵民爲立碑東門歷陞福建延平知府卒於官

楊晙 王顯祚 冀靖遠 彭憲祖 秦揚

楊晙字冬可曲周人明崇禎十二年舉人順治初知桐鄉縣桐鄉新造邑伏莽竊發至則單騎往諭悉解散爲良民田荒不治者給牛種暇則進諸生以經義課之擢工部主事榷蕪關革除浮冒積弊一清出知潞安府薦升廣東按察使時廣西將軍孫延齡與叛藩交通　上遣內大臣鞫之晙主司刑筆孫遊啖之不動脅以兵卒不可奪尋乞養歸同縣王顯祚冀靖遠彭憲祖秦揚皆有能聲

興畯齋名

王顯祚字襄璞崇禎舉人值逆闖亂謀城守不克間道走山左爲討賊計順治初授兗州知府歷山西布政使籌邊措餉有能名性慷慨嘗有故人虧帑數千金其子來謁留數日及去則已盡償所負矣時以爲有郭代公之風

冀靖遠字揆文康熙二十七年進士官峽江知縣苦田賦不清請當事履畝丈勘積弊一洗以最遷知朔州已改倅泉州攝晉江民有行賄千金欲購成其族孫罪者叱卻之爲白其冤引疾歸卒年八十八

彭憲祖字仲嵩康熙三十二年舉人知嘉善縣歲凶糧漕責民不能輸憲祖傾產代完時有白英者兄弟爭財成訟感其義皆恧然拜伏涕泣請罪歷三載獄無一人以年老解組歸

秦揚字德開康熙四十二年進士授恩平知縣邑濱海多盜捐俸設練總備戰船以守以巡民得安堵革陋規三千餘金歲荒設法勸輸活饑民甚眾民居多茅蓬會失火值大風揚朝服往拜風息火滅大旱禱於神雨立沛民感其誠有禱雨滅火詩歌於市卒祀名宦祠

李人龍 趙耀 李正華

李人龍字光震深澤人明崇禎十二年舉人甲申保定被兵父兄俱死難清朝定鼎人龍補授浙江昌化知縣縣處萬山中民多梗化人龍以養以教人心翕然擢禮科給事中首疏請行釋奠禮褒崇聖賢後裔孔興師顏光曾等六人復上進經筵行召對正文體敦實學諸疏 詔旨施行順治八年典浙江鄉試旋改兵科給事中時河南遭闖賊蹂躪田地荒廢二十餘年奏請開墾起科尤關

國家大計云告養歸慕易州風土乃奉母居焉

趙耀阜平貢生順治二年知河南舞陽縣時寇氛未靖耀請上官招撫之單騎入裕州土賊李好纂諭之降而西平賊渠劉洪亦相繼投戈受撫境內帖然招集流亡民皆復業遷衡州府同知祀名宦

李正華獻縣人順治間拔貢生累官松江知府松人呼為青天有侍御李森先者按下江誅鋤豪右以讒被逮吳民號泣攀送者數萬人旣登舟皆相顧揮涕正華最後至攜酒一瓢滿酌送森先曰吾曹期不愧天曰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禍福生死造物司之公之行人情如是可云俯仰無愧矣諸君何至效楚囚相對耶森先掀髯大笑眾亦改容謝之後正華以事鐫級去行之日囊無一錢松人醵金數百人製一衣凡數千領投之舟中正華堅不受松人

走白巡撫下檄使受之歸家所居數椽僅蔽風雨時騎一驢往來田間歲一至郡城南新城王士禎稱爲廉吏第一云

楊春茂 子自牧

楊春茂字全東昌平人崇禎十五年舉人甲申賊竄昌平春茂戰縛其魁傑而祭諸陵聞者快之淸朝定鼎謁選授山西猗氏知縣猗氏當兵燹後城內外皆墟春茂招集流亡蠲賦役勸樹藝民始獲蘇尤善折獄捕姦燭弊無遁情有某掾不法下牒拘之紿云死矣知其詐拘益急舁至堂下令杖之掾欻起稽顙乞命吏民皆驚服謂李洛陽張貟源無以過也任九月擢工部屯田司主事累遷郎中監督兩窰一錢不私尋以艱歸服闋補庫部郎 上知其淸介深嘉之順治十三年以副使轄甘州屬吏多武人結之以誠咸樂爲用有持金帛獻者峻卻之或餽以苦茶一筐欣然受之人疑

其喜嗜菜餽者如織笑曰肉食者鄙昔人恥之范希文齏粥固吾分也得此以給盤飧可勵清節人由是益知其廉以他故忤某撫軍屢欲劾之撫軍母讓之曰監司得人民之福也我數聞楊君冰蘖聲汝身率僚屬有一賢吏而不能容獨不惜輿議耶撫軍悟而止甘肅地貧瘠例不輸丁銀後有增之者民以爲患春茂力請得罷遠邇士民爭以羊酒爲壽頌之不置口春茂曰此朝廷恩澤也十六年以疾卒於官四民痛哭下至販負小兒皆焚楮錢泣拜其得民如此子自牧字謙六號預菴工吟詠不事舉子業詩英爽不落凡近得邊塞之氣居多與崑山顧炎武交最善以蔭官江南婁縣丞著有潛籟軒詩集

柳愈

柳愈字景韓號麟墅嵩晉人家貧讀書頹廟中博聞强記下筆千

言立就事繼母以孝聞撫嫁孤甥稱貸過當曰十餘年拮据維艱止冀慰母心之萬一耳明崇禎十五年舉於鄉順治二年謁選除山西大同府通判愈素與卒上官皆易之會開府被盜嚴索之莫能獲一鎮沸騰愈曰緩之則可得矣旬餘有鬻女衣於市者市人識之訟於愈鬻者曰汝有據歟我製衣時即藏銀葉於襟底驗之果然愈察其人有異曰驗汝他衣亦有藏否即馳其家檢篋衣亂置方狹澁素莫能自辨嚴訊之即開府所索盜也供吐盜黨俱潛總兵姜瓖幕府姜勢赫甚捕之拒弗與愈挺身入詰之聲色俱壯姜氣沮乃盡自縛以獻人皆爲之咋舌由是上官皆雅重之有疑難輒檄之往遷湖廣蘄州知州蘄久爲獻賊蹂躪人烟寂寥至則多方招徠爲誅茅構居室儲穀振飢裁徭役給牛種四民稍稍復業乃修學宮興文教立邑學鄉學擇諸生爲之長而以時課之所

識拔如顧咸泰汪衡張正志董良宣方舟張承瑞張志淑王協張承位李本晟俱知名士時文風詭僻為徽全楚文選刻以程式之風氣為之一變金聲桓變寇湖廣黃梅廣濟皆望風靡愈謂參將韓友曰蘄為全楚咽喉蘄不守楚去矣賊徒欺我寡且我任其守予以奇兵伏而伺之賊圍城聲言救至多張疑幟突擊之彼烏合之眾必駭潰也保蘄以全楚在此舉矣明日黎明大霧賊撲城伏驟起四方喊聲大作副將高承日以死力應之賊驚疑大敗走殲之殆盡獲偽將軍偽道各十餘人疏聞　上嘉獎之詩告歸攜殘書數卷士女沿江送者不絕抵里四壁蕭然陶情詩酒夷如也晚年潛心周易窮索太極之原率諸弟子講性命真樂卒年六十有四貧不能殮門人蔡含靈為經紀其喪人兩高之

趙申龍

趙申寵字恬如灤州人性孝友兩弟爭宅訟於庭申寵曰弟之爭兄之罪也願以申寵所市宅讓弟官義之爲表其門明崇禎十五年以廩生授山東布政司理問甲申逆闖之變申寵權陽信知縣僞命至集義勇禽殺之清朝定鼎走京師上其狀即補陽信復禽僞都司孫邦奇斬之四境遂安以轉餉功陞陝西莊浪衛同知茶馬御史以前官事誣劾申寵革職未行米回忽作亂犯莊浪拘申寵强以官不從以刑逼之終不屈幽之別室總督孟喬芳援至賊遁走既復圖再舉申寵矯總督檄聯絡西番七十二堡以禦之事平總督首其功　詔復原官改浙江湖州府同知甫莅任復移歸安以漕糧過淮遲期被劾逮至京昭雪復補福建汀州府同知未行而卒年七十三子御眾別有傳

江山秀

江山秀字子玉號尋華玉田人少孤事孀母盡孝母王教之讀至廢寢餐明崇禎十五年舉於鄉甲申流寇陷京師將東掠山秀負母晝夜馳百四十里足指迸裂始免於難順治間宰咸陽咸陽當孔道驛費舊出自里下民不堪下車首陳其弊改爲官置歲省民間錢四萬餘緡明年麥熟値大兵平蜀還民惶惶慮踐踏山秀馳騎見主帥曰邑苦凋瘵惟恃此麥爲一歲計無麥是無邑也帥賢之令屯山原秋毫無所犯百姓泣謝曰咸民再生使君之賜也在任四年建學校築隄梁古先祠塚皆以次修葺無不舉者大吏交章薦之以績最遷鎭江同知咸民如失慈母遮道泣送出潼關始返尋致仕歸卒於家祀鄉賢

董應徵 子珏 從孫煜

董應徵字錫九高陽人以拔貢生授山西孝義縣丞陞廣靈知縣

順治初起知涪山攝漢中府同知賀珍之亂圍城月餘以有備解去擢知府李自成燬棧道重築之立碑於雞頭關捐贖婦女無歸者擇配嫁之陞陝西糧儲道建招買之策軍民便之晉山西參政擢右布政使後上官檄勘荒田以亢直失直指意摭他事劾之降補陝西隴右道病卒卒之日筒餘二金僚吏賻助櫬始得歸葬應徵前後蠲秦晉荒田租賦數十萬卻羨金千餘西陲至今稱之子玨字彥琢端莊謹飭工詩古文辭順治八年拔貢授山西蒲縣知縣禁苞苴嚴寄託革陋弊值兵燹初平請蠲請振無虛日時有荒地蠲銀熟地站銀及加增銀兩為民累玨繪圖申請始豁除復改撥宣鎮兵餉於曲沃請免汾西告協驛馬民困獲蘇尋告歸優游林下者三十五年卒應徵從孫煜順治十六年進士授四川金堂知縣邑久為賊窟人跡殆絕煜披荊翦棘招撫殘黎僅八十餘戶

休養生息增至一百家親課農桑興學校官民相洽如家人父子復捐金修先師殿暨郡城僑寓者皆受廛考滿報最遷以疾卒人咸惜之

李復修 劉繼昌 郭文炳

李復修號謙菴蠡縣人貢生清初授雲南新平縣知縣縣居萬山之中民蠻雜處以恩威馭之無不歸化者會土司變起僞將軍祿益突率賊數千圍其城復修嚴守禦誅內應者得無恙總督上其功補廣東四會知縣縣中賦額多混雜前官受羈者六員復修逐一清釐糧遂如額並完前任之虧者皆獲釋歸里大吏嘉其能擢廣州府同知吳三桂遣逆黨馬寶等攻韶州急將軍莽依圖會平南王尚可喜疏調韶州抵任而北城已擊碎成平壞復修親冒矢石督民晝夜完治之兵食匱乏籌運糧草以供軍實堅守三月城

獲全同縣劉繼昌號世培崇禎十二年舉人順治二年授山東平度州知州闢荒地二千頃遷浙江溫州府同知擢廣東按察司僉事雷廣道平逆賊陳博之亂李定國率賊八千餘攻其城竭力禦之賊宵遁遷陝西布政司參議商洛道擢湖廣按察司副使辰常靖道緣事罷官郭文炳字郁甫號中宇康熙十五年進士選授廣東東莞知縣邑有新淤田舊鹽場也官責民租而鹽課如故爲詳請更正之邑租賦舊皆大戶攬收猾胥土豪輒上下其手文炳合折戶自輸賦完而民不累當事者疏其最績內擢戶部廣東司主事疏陳廣東全省輸租之困致仕歸卒

張雲

張雲字六御赤城人以恩貢入太學補兗州通判順治初河水爲患乃相度形勢檄二十七州縣合力築長隄袤延二百餘里復建

數牐以防旱澇以憂去官再補湖廣漢陽通判大兵南征有上官差役滋爲不法者雲坐河上悉重杖之以卓異擢四川潼川知縣時閬南賊甚熾雲出撫殘黎僞國王突至挾置馬上而去抵僞營下馬挺立責以大義衆錯愕舉觴以奉責罵如故乘隙逃歸閬中總督李國英爲具疏略言雲爲民望其被執不屈孤蹤苦節可擬古人給咨令赴部卒議罷歸卒年八十

楊春芳

楊春芳字莪菁青縣人由貢生知陝西高陵縣時秦隴用兵大軍絡繹春芳輒預儲糧糗具於郊單騎迎數十里師不復入城民得安堵順治四年賀珍亂起竄三原距高陵三十里城人有脅春芳以印趨賊營降者春芳曰吾甯守死不以累吾民不幸城陷卽縛我以獻明非汝曹罪也其黠者復勒借庫金春芳恐其變與賊通

權輿之及賊退其人慚恐請罪悉置不問陞南陽清軍同知時流賊初附民多梗化裕州守某貪虐以遷將去民呼噪閉門將為變春芳聞警星夜馳至裕州城下呼曰楊二府來衆皆泣曰長令苦我特甚耳楊侯至此敢不釋戈惟命春芳遂入悉除州守苛令闔境帖然陞河南按察司僉事駐磁州政平刑措補甯夏道僉事地僻而瘠勞心撫字之陞江西分守饒南九江布政司左參議甫聞命適值朔方大旱渠流不入田冒暑親督開濬竟以勞致疾卒於官

白惺涵

白惺涵字集虛號山公河間人明崇禎十五年城陷惺涵侍父允奇為賊執索萬金不能應將殺之惺涵痛哭解衣伏父身求代軍中憐而釋之順治元年成進士授江南全椒知縣罷協驛雜稅管

支數萬金勒石以誌聽訟明允多異徵上官交章薦於朝以卓異
赴京士民餞送亘二百里爲詩歌紀其事擢吏部稽勳司主事調
驗封司釐正命婦不許改醮之例陞考功司員外郎調文選司議
覆御史請復舉人揀選疏同官欲格不行惺涵據往例力言獲允
陞稽勳司郎中病歸卒年七十四著讀書隨錄仕學編默成子集
六宜樓詩文集康熙十二年祀鄉賢

梁維本

梁維本字立甫號定人祖夢龍明萬歷間官吏部尚書文忠以蔭
授錦衣衛千戶維本天啟元年舉人順治元年 世祖詔求賢才
以兵部尚書劉餘祐薦 召試內院稱旨除中書舍人尋遷禮科
給事中時天下初定一切制度草創左右勳舊大臣多以戰功顯
經筵日講諸大典未遑舉行維本疏稱竊計今日所以助成聖德

者莫急於經筵伏願　皇上延見碩輔親禮儒臣留神經史之學讀漢書習漢字奏章不藉翻繹大臣面陳幾務通上下之情防壅閉之漸況　皇上說學則滿洲蒙古大臣莫不說學其裨尤大疏入　上嘉納之初前明經筵故事先期禮部擇吉日以聞是日內侍陳講座勳臣駙馬陳侍衞夾陛皇帝出御殿鴻臚引知經筵侍班講讀臣北面載拜以次上殿東西鄉立御史給事中各一人東西北鄉鴻臚贊進講翰林進講臣二人出班北鄉立展書臣二人進立銅鶴下東西鄉鴻臚贊拜已展書臣跪展書講臣進講已命賜酒食以次下殿北面載拜出議者以禮儀繁縟議久未行維本復疏言　皇上幸採臣言將肇舉曠典甚盛事也臣愚以爲時有質文禮有損益況禮貌過盛厭怠易生　聖躬有臨涖之勞臣下無由進納牖之益進講儀宜從簡易期可行於今者故　世祖親

政開經筵興禮樂妙選侍從文學儒臣皆維本啟之也維本美顔頎長身白皙居家孝友和易鄉里稱長者及爲諫官數慷慨言事疏請明職掌議遷除興水利皆關國家大計四年遷刑科右給事中充會試同考官五年遷戶科左給事中再遷禮科都給事中益侃侃發舒無迴避條上封事以十數 上多從其言七年以疾卒於京邸子清標自有傳

金鎮

金鎮字又鑣號長真宛平人父晉生子三兄鈜明萬歷二十八年副貢生弟鉉天啟二年進士鎮舉崇禎十五年鄉試第一時有三珠之目嘗舉國門大社四方名士集京師考鐘伐鼓冠蓋屬於路兄弟三人束髮士壇坫觀者榮之順治元年授山東曹縣知縣旋艱歸補河南閿鄉知縣巡按巡漕巡鹽諸御史上章交薦以鑾儀

衛經歷司經歷擢刑部河南司員外郎奉詔陳言得 優旨褒異
康熙十三年陞郎中會 上方慎獄復矜恤之典分部使循行郡縣
鎮使河南恤刑凡七閱月計全活約一百一十人矜疑半之援赦
又半之十五年轉河南汝甯知府時淮蔡多盜兼無年民田荆榛
道殣千餘里眞陽西平諸遺孽未靖往來萑苻間新蔡李樊泌陽
郭三海據平頭寨相結起事民爭逃村落皆虛鎮一意撫字除苛
細下墾土之令生聚教訓示民以自新取爲政去太甚一語書之
訟堂而親統鋭丁剿李樊傾其巢一切勿引蔓會清理藩產躬驗
丈尺而海上投誠兵適安插眞光之間開屯升稅設法調劑令民
兵相安一切津梁祠宇宜毀宜復者皆爲整理鎮夜治文書垂樑
雞二炬往往達旦不休晝接民事與男婦對語絮絮若家人父子
顧好禮名士東西往來投刺入吐食跕屣迎之躬率諸子設廚食

讌飲酬答有風流太守之目治汝十六年上官連疏薦加一級紀錄三十二次會弟鋐補河南布政使乃改補揚州知府值撤藩兵變維揚當其衝城中震恐一日三徙至有爭門而奔者鎮力爲慰諭且以威怵之始安兵馬驛騷處以鎮靜嘗招名士游讌修復平山堂作文誦之事治而民不擾擢江常驛傳鹽法道副使兼署鹽運司事陞江南按察使值大計入覲　召對敷陳二事其一請定盜案嚴減之例謂江左連年災盜賊多有三載之中題報八十餘而其中饑寒逼迫可減者衆如一時窮困被誘並不傷事主或得財未俵分或于事主家雖取棍械護身原未嘗攜帶器仗皆宜敕部分別量減永定爲例至捕役營兵豢縱勒財以致先取贓物然後報官甚有指稱打點代行錢令行劫償還是盜有時盡而捕盜之盜反無窮也如得實宜從窩盜律一體重擬則犯盜者少而民

得安矣其請定旗下買人及獲盜審訊之例謂江甯京口二旗買人多有無籍者自立賣契旗主但送上元江甯丹徒三縣用印而並未行文原籍察其眞僞多有展轉掠賣而不之知者嗣後請三縣用印官將所買之人申報巡撫巡撫按季報部隨卽行文原籍出示招驗其有可疑者令旗主還契追價其用印官不報照新例治罪至旗下逃人奉有承審官夾訊之例獨旗人爲盜被獲難以刑訊其狡賴展脫將何底極嗣後旗人爲盜倘夥證甚明贓證已確許承審官徑行刑訊則奸宄畏法而盜風息矣疏聞稱 旨時鎭以足疾被議 上不聽敕令回任康熙二十二年引疾歸明年卒年六十有四鎭性和厚好文築樓秦淮之濱名叢勝樓聚書歌嘯其中詩格淸蒼無靡靡之音著有淸美堂詩集

方國棟 立孫聯聚

方國棟字干霄號文賢大興人生卽穎敏十歲善屬文順治二年與伯兄同舉於鄉伯兄成進士國棟連不得意於禮部試尋例授蠡縣教諭遷國子監助教晉博士擢刑部江西司主事歷雲南司員外郎福建司郎中決獄務寬恕多所平反每與尚書爭讞事必傅經義據律例尚書多屈意從之出爲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海北道値巨寇鄧燿據海島時出沒剽掠爲雷廉患國棟請諸制府檄五路裨將會兵三千躬總之進偪賊巢計賊窮蹙必跳而走預爲檄鄰壤左江道及安南國王各出兵分扼要害燿果惶懼受禽乃散遣其衆貰脅從招餘黨所全活者數千人雷廉富民被賊誣株蔓繫獄者纍纍國棟爲白其寃破械出之諸富人裒白金數千兩爲報國棟駭曰吾憫若無辜耳奈何以金污我卻不受雷廉人感其德爲肖像祀焉遷山西甯武兵備參議甯武地當邊徼故瘠

貧官府所需率多取辦於商估吏卒因以旁緣侵漁於是行旅不至公私交困國棟革易前弊屬吏洗手奉法商貨流通嘗攝雁平道雁平主給三邊兵餉先時監司多貪臟餉不時發又朘減其數國棟悉更之出納亡毫髮染久之以裁缺改分守蘇松常道康熙十二年也蘇當江浙舟車之衝視他道倍劇會用兵甌閩大軍數往來其地芻茭牢廩之供責辦倉卒大吏督趣郡縣以集事爲能郡縣吏遂承望風旨益苛急繳繞不暇爲閭閻計吳人經鼎革後甫脫鋒鏑即罹亢旱淫潦沴癘夭札之災饑饉流亡焦然愁苦又紀綱隳地不理人無復知有廉恥事者國棟懲前毖後獨毅然持正事事與民休息每遇急徵羽檄星電交馳鎮靜籌畫軍興無缺乏四境亦安堵如故自是郡縣貪墨嚴酷者稍稍知以百姓爲根本不敢盡力敲剝國脈稍蘇時　詔遣滿洲蒙古兵數千駐防蘇

議築營舍於偽王府基國棟以謂兵民雜糅勢難久安且基為偽吳張士誠宮址明初嘗建府署其上官吏罹禍甚酷後遂為禁地爭於中丞甚力乃改營南城隙地民以為便善權寺在義興萬山中寺僧與豪姓陳氏爭墓地久不決陳氏聚眾百餘人燔燒寺屋殺僧眾令以倡亂聞疆臣議遣兵撲滅國棟曰陳氏為墳墓計不顧難耳非謀反也急之則亂成自請單騎往馳諭其地縛首禍數人置之法餘無所問事遂平康熙初三陲連歲用師度支苦不給詔督撫以下吏計畫有可裕饟者許便宜條上國棟持論以為古今生財之法不過開與節兩者議開於今日無可復加則當議節而節儉當自朝廷始舊制歲市江南宮帑五萬匹僅以供宮府賚予罷之則歲省帑金三萬計大吏采其議上之 詔報可太湖隄岸歲久傾圮躬率吏民修築又復沿海墩台及吳淞劉河兩閘區

書經費均不擾民初莅吳時邵長蘅以部諸生壽以文大略謂吳俗奢而民實貧譬如聲色芻豢之夫肰貌魁然肥也然元氣朘削外彊中乾醫者不察又投以金石之藥其患將有不可言者宜噢咻而安養之救之以節儉載之以清靜吳疾其庶有瘳乎國棟納其言吳以大治江南需戰艦檄國棟采木義興山晝夜督率吏士跋履叢篁峭阻深林窮壑之中以勞勩遺疾遂不起康熙十六年冬卒國棟頎然長身學問淹雅工詩善書而於奕尤入能品性儉約歷官三十年布衣糲飯日設饘具鮭菜倡優聲伎裘馬珠玉玩好之需一無所嗜操胥吏如束濕薪而附循士民靄然具有恩意性故慈善不輕用刑訊與人交和易無町畦雖接卑下士未嘗疾言倨色然意所不可則崭然不可以勢利刦中朝貴人遣幸伶入吳伶故吳中亡賴子至是怙勢恣爲奸利人以貴人故爭折節下

之或揖讓行鈞禮惟國棟不少屈伶以非法干請亦不聽或勸其
葢稍委曲為一官計卒峻拒不可伶大怒去然竟亦無如國棟何
由此聲望益大重陸隴其嘗曰今之論治者皆爭其流而不知澄
其源獨方公能於嚴霜堅冰中噓以陽春消弭禍變可謂得其源
者迄後逆臣授首四方漸次削平皆謂神器震而復甯者師武臣
力也孰知賢者培植國本撫輯瘡痍使腹內乂安而後將帥得以
龕定於外推其功實與頗牧相表裏而人顧不知也當歿時閭治
閭者自士大夫以下至於委巷老稚無不痛哭失聲百姓咨嗟罷
市相與歛錢致奠醊以千數及喪歸爭設槃案路側輿枳不得行
後三年其子辰以事至吳舟過閶胥兩門父老爭招攜往觀或太
息泣下相告曰見公子猶見我公也明年辰復至聚觀而泣下者
如初又合詞請於台立祠虎邱山麓祀之元孫聯聚字樹星又字

友槎乾隆五十一年舉人以大挑一等分發甘肅署安化碾伯靖遠等縣嘉慶三年教匪滋事調赴軍營明年署禮縣又明年署階州直隸州借補王子莊州同未幾調知成縣以卓異薦調平番升靜寧州知州丁內艱十七年服闋謁選檢發廣西署蒼梧縣凡三月遂調柳城凡五月又調羅城轉署永安甯明二州補永康州知州二十四年以疾請告逾年卒聯聚敏於從政所至治辦大府倚以任盤錯故奉檄往來幾無虛歲所歷州縣無久暫去無不見思者靖遠縣無通渠民苦遠汲聯聚至則引泉穿渠環繞城郭提閼水門民以便利罷其瓜果之獻大府怪而索之對曰縣無公田官不治圃何敢奪小民衣食以取媚也禮當賊衝奉檄之日即單車抵任所晝夜宿城上葺濠塹備矢石儲糗糧鼓勵兵民誓死以守者九閱月劇賊張漢潮王三槐更迭攻之不能勝卹民爲賊所劫

既而逃歸者數萬人田廬悉燬飢且死聯聚立具文請振而先以城中餘糧作餅粥散之卒得全活有某將軍者將兵過禮請休於城聯聚察其眾不輯乘城語曰賊勢且急恐民驚擾請舍於城外將軍曰我本逐賊且爲護汝城來何相拒也答曰若逐賊則賊固不在城若護城則當在城外卒不納蒼梧風俗澆薄有花艇博場菸館誘諸少年奸盜滋起每新令至即鳩金以餽聯聚至卻其金嚴禁之俗頓改永康州民韋成保兄弟以爭產訐訟爲開說孝友之道各慙以去頃之復訟者再又委曲誘勸卒不加刑成保等大悔悟各讓所有曰公以人類待我我乃自比犬彘耶然性彊直出語又伉爽意所不可不爲大府挫嘗奉甘肅布政使委勘會甯災布政意以會甯非實災重聯聚直故使勘既至則周行邨落計其災之輕重戶口多寡纖悉簿錄以還布政曰會甯果災乎對曰赤

地數百里宜急振布政曰是會簿合爲汝言耳曰聯聚親歷村落十日其所當振之民皆以白堊書戶口於壁可覆勘也覆勘不實與揑災等咎布政哂曰如是則可謂詳審矣慨然曰民命至重不敢疎忽也布政卒不能奪然猶悻悻曰孔子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斯言之謂何也聯聚言必達其誠行必遂其意仕官二十三年歷州縣十五所在稱治而一列卓異一晉官卒老於遠州羈旅而死年六十七

蔡含靈

蔡含靈字子虛號止齋甯晉人順治二年進士授浙江天台知縣天台爲新闢士民多梗化含靈下車慨然曰赤子而潢池耶作爲文誥以訓諭之出奇計擣賊營斬其渠民始獲安宰天台七年洊擢工部主事十二年督兩廠理通惠河所在咸稱職十六年奉命

權龍江值海寇犯金陵一時官吏軍伍皆登陴含靈戎衿彎弓立江上賊艘數萬泊河滸不一離足及寇平總督讓之含靈曰某職在權關居民商賈皆伺官吏爲動靜一移足則勢如瓦解而城中空以爲援耶總督壯其言康熙元年出爲河南睢陳道嘗自書屏右曰居官愛民本之至誠而出以婉巽上下自相諒也莅任四年門鮮私謁三年署學政歷權驛傳道按察司僉事任臬司僅六月清滯獄四百餘案巡撫以含靈優吏治深倚重之以積勞臥病七日而歿年四十八歿之日家人啟其笥不足充殯殮貲同官割俸賻之士民至輟耕罷市涕泗相告曰自公之莅吾陳也無纖芥事苦吾民而公顧自苦若是於是有典衣輸金投贈者轉車北發哭送百里外初含靈在天台時黃岩富商窺居民陳玉妻馮美乃殺玉而強納其妻既馮悟夫死故以血書遺其弟謂天台官廉明必

能雪我仇也其弟持狀趨白令鹽假他事鬬富商至縣訊之吐實議欲重金求脫卒置於法令靈嗜書能文以儒術飾吏治柏鄉魏裔介蔚州魏象樞亟稱之著有吏餘草勞治堂詩集五年祀名宦鄉賢祠

張令儀 鄧孟魁

張令儀字則九欒城人多力善射而性嗜讀書明季流寇起關西畿南土賊全集應之令儀練團保鄉曲以貲誘賊渠殺之餘黨皆散走所俘男婦畀資糧遣之歸順治二年舉於鄉授江蘇嘉定知縣下車按畝清田賦力除侵冒影射諸弊縣瀕海大風雨輒漂沒民居令儀殫心撫恤全活萬計會海氛不靖奸民乘機嘯衆揭竿而起令儀捕前亂數人寘之法餘不問境內帖然以績最聞於時後一百五十餘年同縣鄧孟魁字廷颺嘉慶間由拔貢授陝西澄

城知縣縣有大峪河與郃陽分渠灌溉值旱水少民輒爭訟不休孟魁為築塘以時蓄洩之爭遂息嘗坐堂皇決事有老婦人突入跽訴曰家恃五車為生困於役盡棄之自公莅治無敢擾民者今復有二車免饑寒矣言已稽首而去其政治嚴明為時最云

劉國英 劉鏘

劉國英祁州人順治二年由拔貢任南陽同知拐河土賊李好殘劫為民害國英陽結好約之會飲乘醉手縛之并禽其妻子南陽平德州副將馬某驕橫為不法擄民婦二人愬於國英國英揭其奸置諸法資送二婦歸其家有衛兵駐南陽民苦供應將卒誣以反將屠之國英力辨全活數萬人劉鏘字木菴亦祁州人貢生順治六年為袁州府同知鎮守貪橫強索諸士民械繫纍纍毅然爭之得全釋尋權知府抑衛弁禁營將清逋賦功最著罷歸攀轅泣

送者數百人祀袁州名宦祠

魏裔魯 弟裔訥 裔訥子緘 猶子勷 族叔韶鏞

魏裔魯字竟甫號曦菴柏鄉人大學士裔介之兄順治二年副貢歷官山東鹽運使工詩文而政聲尤著初令費縣巨寇趙不伐等攻刼兗州斥堠日警裔魯以費凋劫城高不及肩令斫棗木萬餘株銳其尖倒埋之而灌以水會嚴冬大凌城堅如鐵部勒鄉民環守之賊騎不得入費賴以全旋補江西建昌知縣有大盜呂蘇者剽掠邊境扼江爲險阻裔魯預造浮梁三道率兵南下駕橋而度賊衆錯愕悉就禽升淮安河防同知分鎮徐州地窪下多水患築長隄百里開渠以灌田歲獲豐熟擢四川龍安府知府郡罹張獻忠亂白骨富野乃購城東地掩之報最移山左父老祖泣擁道不得行以老乞歸卒年七十三弟裔訥字觀周一字辯若號邁菴順

治十八年進士官江南桃源知縣桃源濱河值夏秋大水居民流離裔訥走謁撫軍請蠲民間積欠盡為疏豁又率民墾荒數月闢田數千頃民賴以活性倜儻負奇著有逸休居詩永年申涵光謂其詩嶙峋突兀得太行之氣為多子勰字袁豫號和菴年十四歲補諸生康熙十一年舉於鄉十五年成進士授內閣中書三十一年補廣西潯州知府郡遭兵燹後勰政尚寬大期與民休息禁刁訟懲貪商恤徭役嚴保甲廣招開墾以廉能稱以勞卒官六十一年與裔訥同祀鄉賢裔訥猶子勷字亮采號蒼霞本裔懃子裔介三十無子乃子焉以廕補刑部員外出守建昌政務寬和一規世父裔介前所訂令甲時有裁兵之議主將行過急一軍皆譁勷單騎諭定之補荊州荊為駐防要地糧餉歲四十餘萬土著半乾沒或過時始給兵恆有噪者勷請建倉廒百五十區屏絕侵蝕卒伍

便之監利諸邑遭水旱民多逋賦勸為代償貧民絕戶銀五千兩康熙四十一年擢陝西臨洮道整塘驛經理茶馬商民便之卒祀名宦著有玉樹軒詩草裔曾之族叔有韶鏞者字倫俶號也菴明兵部尚書謙吉四世孫也十二歲能為文十五補諸生順治十二年以貢生授廣東順德縣丞時海寇猖熾時乘潮犯境韶鏞造大艘十餘設哨防禦海壖以安調署增城知縣撫逃亡開荒田諸生以逋糧被斥者為之請復有巨寇五條龍嘯聚為亂韶鏞練義勇設伏禽之委署連州猺獞數梗命導以信義皆欣然嚮風力雪智姓人命株連案擢河南道許知縣邑多盜卒丁壯盡捕之境內肅清卒官年五十七

宋牧民

宋牧民字尚愚容城人順治三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戶科給事

中彈劾不避權要十一年具言御史巡方首嚴察吏懲貪務期覈實併陳剔蠹之法略曰官評向屬推官揭報審勘並出一手望其平允難矣嗣後查取賢否切實開報當專責知府發審貪酷虛公究擬當專責推官在知府以審不由己自不敢行私意在推官以報非由己自不至執成心又言救荒之政在速報速查不許稽延時日所論皆切中時弊十二年山東獻雙穗穀舉朝稱賀牧民具疏言臣聞河南山西山東終夏無雨秋禾已槁山東有蝗大如雀枯苗食盡秋災已成草澤無良之徒將有甯死於盜不死於飢鋌而走險者此勢之所必然也惟我　皇上念雙穗爲瑞止在一方而旱蝗爲災徧及三省急敕督撫早議安輯用遏亂萌庶召天和而被休嘉者當不獨瑞穀爲然也是日同官季開生以言事干
上怒逮獄俟流徙而是疏適至　上覽之未盡卽變色令近侍傳

呼牧民時退食歸邸聞　命策馬急趨及入端門宣者已三至同官相顧驚愕謂禍不測至內閣　上已旋宮命閣臣詰牧民有別奏論否牧民對曰科職司言責只此憂盛危明一心而已閣臣命北面稽首授原疏而出武闈期近因奏論武闈朝審事宜又疏彈巡撫鑽營詞臣膚鄙銓司婪惡言詞激切舉朝側目久之出爲河南副使分巡汝南兵備道以罣誤左遷解組歸家居二十年康熙十八年卒年七十三

李順昌

李順昌字燮五新安人生而岐嶷頴異讀書目數行下時祖國光年九十餘其父燦侍病躬浣廁牏順昌八歲卽能代父滌除便溺無倦容同里李吏寶鹿善繼高弟也奇其才教之以學坐卧一樓書聲達四野至夜分不輟出應童子試輒三冠軍食廩餼蜚聲庠

序間益研究經史留心當世之務清初首膺里選以經明行修充
太學順治三年舉於鄉以母老就肅甯教諭適河間府丞缺廉知
順昌能命視篆參軍務時姜瓖倡亂伏莽竊發順昌撫良戢暴境
内獲安七年遷陝西中部知縣中部處萬山之巔流寇遺孽穴其
境順昌單車就道諜知賊魁劉鐵棍狡悍聚眾近萬人以計誘間
其甥丁仲甫以三千眾就撫督撫稱快曰有令若中部山後不足
憂矣未浹旬劉果就禽八年四閱月不雨順昌禱弗應厲聲曰水
旱疾疫神實司之今民罔敢愛牲牷神其弗歆將奈何與神約三
日雨則已不則吾立死神當立碎三日內果雨如注邑人勒石誌
其異邑西北瀕邊陲民事騎射好武順昌為之講學課藝出俸資
士之貧乏者是年劉爾怡登賢書士風遂振以母憂歸里服闋補
商南商南經兵燹民多流亡順昌多方招之復業勸課農桑視勤

惰爲賞罰復以牛種給其貧者邑苦鹽額戶口減而引如故力請蠲之暇則訪四皓遺迹表甪里故里適以詿誤拂衣歸掌科劉某連章白其誣十五年補山西和順地界黃榆松子四嶺間山高風冽地不宜五穀惟產麻民不解紡績順昌擇老媪之工者分教之日課線二兩月責布一疋滿城軋軋鳴皆機上聲也邑賦舊以四季徵民貧不能應爲申請春二秋八迄今晉有秋完之名實自和順始和順地鄰樂平額有協濟驛站銀兩舊例簽富民充役往往破產不恤力請撫軍題免邑人德之十八年冬以上考擢濟甯知府濟當水陸之衝號煩劇至則首嚴里甲猾胥積弊鉤核簿書嚴核隱漏人懍懍不敢爲奸有以兩造至者片言輸服而去遇大憝必置之法有可矜者則不憚反覆詳讞以求其生時有捕逃之令人皆取盈數博陞遷不暇計眞僞順昌嚴株連懲脅嚇一時皆屏

迹不敢逞濟河巨工皆倚民力請於大吏寬豁之民困甦而漕運亦不病督漕使者交章薦其有經濟才康熙三年適以進呈表忠錄被逮表忠錄者紀甲申闖逆陷京師諸公殉難之書也其書爲孫奇逢所草創順昌勒爲一編上之時緹騎交馳禍且不測順昌乞對部面質諍言正論人不能奪廷臣以是益嘉之事白復起職未幾患痰疾視事八閱月竟卒於官順昌爲人軒舉英毅宏才肆應張弛得宜爲守令二十年布衣蔬食如寒士見者不知其爲官也享年不永士論惜之

劉瀾

劉瀾字安東霸州人順治三年進士授河南盧氏知縣邑處萬巖中爲賊巢穴一日方視事賊忽至勢張甚瀾從容跨馬而出直突賊陣矢中左腕瀾不顧益督諸騎殺賊須臾盡殲之始呼左右拔

其矢其壯如此瀾勤於事吹枯噓朽四民獲蘇部使者交章上聞
上以其才內召盧民遮道擁留至不得行中途聞訃一慟欲絕
服闋補兵部車駕司主事再轉武庫司郎中十四年丁酉典廣東
鄉試事竣復命建節建南以板輿奉母行及衢州以母喪歸里除
喪補固原道固原爲秦北地郡宋置經安撫諸使勝國屢以總督重
臣控其地瀾識遠慮深一切興革皆酌軍民文武之宜邊備賴焉
尋以疾卒

楊惠心 邵沖 韓藎光 崔鳴鶯 周根台 牛樞

楊惠心字仲成安人順治二年以貢生授歸德推官性廉介亢
直有以貪敗事者納重賂揮之竟置諸法陞開封府南河同知金
龍口決度勢鳩工一舉而定事聞賜之金南河有漁戶例供悉屏
御之有役私索船賄杖之死大吏廉其淸苦厚助之擢開封知府

歸卒

邵沖字翁源鹽山人順治十五年進士授陝西武功知縣有治聲父喪歸除服補河南溫縣溫南鄰汜水中界黃河河水時移徙溫汜兩縣民爭灘地訟久不決沖據庫中石碣購竹竿數十萬丈越山歷河清其界爭遂息沖神於聽斷案無宿牘溫人建祠祀之陞陝州知州興利除害甫三月民謳歌之以不善事上官罷歸囊無一錢處之晏然沖工行楷書善尺牘著有讀易偶記數種

韓蓋光字篤臣高陽人順治十八年進士康熙九年授河南中牟知縣創建廣學書院設義塾立文會親教課之復重建縣衙之大堂修縣志拾殘葺缺百廢具張壬子分校秋闈稱得士縣南田薄租不克完納爲墾荒田補之徵糧定期限去淨費民如約而至鄉里間至不見一胥吏前令開陂七十二復相地形濬渠增一百二

十蓄洩以時歲獲大稔再調四川榮縣以勤政安民報最內陞刑部主事何餘卒官崇祀中牟名宦祠子雄嗣貢生官樂亭教諭以孝行著稱

崔鳴鷟字文鷟號卉菴內邱人順治十八年進士康熙中知偃師縣聽訟有能名大軍過境革商民供給之費葺兩程書院相北邙山南麓溫泉開渠資灌田至今民賴其利再調河津首革雜派諸弊均水利正經界嚴保甲抑豪強修學建橋事舉而民不擾父憂歸士民冒風雪籲上官留之鳴鷟中夜去後數年有同姓官過者民以爲鳴鷟至也趨迎如鷟其繫人思若此歷官廣信府知府

周根台字稷裔號遜齋南宮人順治十三年舉於鄉適遭奇疾覆試報罷十六年再舉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授上猶知縣兵燹後民稀賦逋根部撫以寬簡賦立辦里胥舊供邑令月三十金名小

條鞭立革之康熙十年丁曾祖母憂十四年補山東青城知縣值歲祲單車巡鄉里察宜振者給以符而與之粟胥吏不得營私給牛種勸開墾故比年荒歉人無流亡者立錦川社課士鄰邑爭來受學文運大昌十八年以卓薦循良第一擢兵科給事中究心軍政上固西陲疏論者服其先識嗣以他事罷官歸

牛樞字伯衡一字雙溪元氏人少嗜讀書負薪以養其親舉順治十四年鄉試十八年辛丑成進士授湖廣宜城知縣為政尚寬喜培植士子以憂去邑人作攀轅歌紀其事服闋授河南鹿邑知縣鹿邑患水為築隄障之旱則洩以資溉田三年報最行取中書復出為陝西鞏昌府洮州撫民同知催科弭盜民弊而事煩以鎮靜處之手披口畫如理亂絲調江南常州府海防同知以詿誤去官初樞在鞏昌捕盜急盜憎之至是有被獲者以讎誣樞為御史所

劾柏鄉魏裔介力白之事得釋擢浙江嘉興知府三月卒於官著有燕臺新藝秋月堂記滇遊草行世

張愼行

張愼行字五從號恆菴南宮人順治三年進士授山東沂水知縣清初定鼎軍事旁午愼行撫輯小民厚儲糧餉以應軍需揀練鄉勇以防草竊民賴以安五年丁內艱服闋補靖安知縣邑僻處山隅無城池值金聲桓甫平人心洶懼愼行以諸生居公弼總鄉兵朝夕訓練之十年正月賊驟至愼行入居生家檄諸鄉總指授方略夜半出不意攻之賊大潰去巡撫蔡士英總督郎廷佐飛章交薦陞昌康饒九四郡興屯同知躬履隴畝觀耕植墾田至萬頃黎元寬作召父歌紀之分校省試得戶部侍郎焦毓瑞等六人及爲同知分校秋闈得名儒徐春榮置之榜首後補晉甯州知州知逆

藩吳三桂有叛志致仕歸時康熙十二年夏日也是冬三桂變作人皆服其先見云

楊璜 弟璥

楊璜字半玉號澹若宛平人順治三年進士與弟璥馳名都下稱二楊比之二陸登第授刑科給事中會日食上言辭多切直罪幾不測以新進言官得寬假先是中外考試官皆由部院考取璜疏言非體宜改其制由　上定從之尋陞戶科給事中念國家取民之數不可不惜籍不定則病民其匪頒賚予不可不嚴籍不定則又以病國於是籌多寡出入之數按簿書立經制革關梁弊政監於前明以裕國恤民爲務其條畫創建多見諸施行顧恒焚諫草故事載國史家無傳者左遷補金吾經歷人皆惜之璜曰大小皆朝廷之官唯盡職而已拜命四日丁外艱歸遂不復出家居五年

卒瓛字執玉明崇禎十六年進士生而聰穎博極古今初授禮部主事陞陝西學道僉事力杜倖竇有氷清玉潔之稱及備兵雲中值姜瓖變大兵西征委瓛攝巡撫事籌畫調度姜瓖卒授首招集殘黎士民得所爲東萊道時值防兵以重遷鼓譟擁入道署瓛慨然登堂曉以大義兵皆投戈感泣反側以消擢太常卿歷左右通政卒

石維崑 紀耀

石維崑字輿瞻清苑人順治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侍御史巡視中城時京中年少多坿輦下擾民維崑嚴懲之悉置於法人稱之曰硬石御史五年巡按陝西值河西回叛勢甚熾維崑選將禦之亂遂定未幾左遷十六年復職再按陝西減儀從卻厨傳風節凜然西安人爭田屢興訟涉及巡撫維崑斷以公忤巡撫意巡撫欲

撫維崑事奏聞久之無所得乃愧服以勞疾卒官民至罷哭者且千人崇祀學宮同時紀耀字光甫亦清苑人順治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遷郎中出爲紹興府知府詳慎有惠政民爲之謠曰紀公爲政旣簡而清白隆三杯黃齏一甌蓋言其淸節也後遷四川山東按察副使裁缺後補雲南巡道未赴以病卒於家

李及秀

李及秀字公愚玉田人聰穎能文父培初歿時及秀年甫十餘歲事母以孝聞補邑庠生家寠貧躬率家人食蔬而日必以一臠奉母餐登順治三年進士歷官戶部郎中遷御史巡按河南上疏百餘有人避驄馬之目其巡防河上也時黃河工派夫不均爲民累士庶叩馬以請者以千萬計及秀查實上疏略云黃河爲患自古皆然從無一勞永逸之規而有因時制宜之法立法善則官難行

其私奉行公則民皆忘其役若不奮百姓之筋力不察地方之遠近不斟酌河工之有無止於循例而行以勢相督宜其筋力日盡遠近皆勞而河工之患爲甚酷也臣愚以今日之河工當更議者一當酌議者一如舊派夫以地四十五頃而今派夫止地二十二頃五十畝蓋昔年荆陸甫寨朱源繼潰每年之間用夫萬計是以派夫加倍僅坐地二十二頃五十畝今則稍慶安瀾河工有限豈可以河口潰決之日爲例乎此其所當更議者也夫隄岸雖有一定之地方而百姓亦有一定之筋力今河南額課每年大率五分若河夫一名每年計用銀五十兩如瀕河州縣或每夫止坐地四頃或止三頃甚有止地一頃有奇是河工之費十倍於正項矣雜項偶同於正項民猶告困而反十倍爲民何以安況河患關乎通省原非一縣之力所可禦若不通長較算惟本縣之民是責如河

道詳稱各府州縣皆地二十二頃五十畝派夫一名者安所用之平臣聞近河百姓有棄其家而逃者矣夫使小民無安土重遷之情此其心可憫其勢可虞也臣以為近河地方亟當酌議每夫一名應坐地若干頃至於逾額則議所以協濟之而後近河之工可以相繼此其所當酌議者一也至於南陽一帶去河工數百里離河益遠則僱覓益難據河道開報各州縣協濟夫數不敢增減是與附近河工地方一同按畝計夫又豈為情理之平乎臣以為遠河地方併當酌議每夫一名應坐地若干頃須加倍於附近州縣非河有大工不得輕派而後遠河之地可以相安此其所當酌議者二也以上三欵皆河工不平之數為通省利害所關不敢不據實入告也奏上下部議行士民皆尸祝之及秀在職數年每以國計民生為己任釐剔奸弊名振一時其巡方條約十八事累數千

言有云將使本院之咨嗟與百姓之疾苦鹽梅相濟呼吸關通庶足以裨益兆民蠲除苛政可以窺其用心矣卒祀鄉賢

王天鑑

王天鑑字近微別號毅州宣化人順治二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恩縣知縣恩古貝州地素爲羣盜藪一歲常七失守天鑑甫下車寇突至乃開門坐城樓從容指揮賊疑有備引去遂治樓櫓浚濠塹爲門五爲樓二十有八復按鄉鄙舉古田役追胥之法立寨十有九枹鼓相聞募民兵萬八千騎兵三百訓練之賊知有嚴備悉遁走無敢犯恩境者大吏疏聞於朝稱其治盜兼能治兵 上嘉獎之是時濟兗賊未平毗連恩境諸賊竊發道爲聲援天鑑偵知其渠乘夜至其鄉以籤叩戶呼賊名甲乙無一誤者賊錯愕出不意皆羅拜願效死因得其情實與賞通賊者禽誅之盜源遂息

他邑有警上官檄之往戰屢捷適賊破貴縣城勢洶甚都御史統
諸路兵會剿天鑑輒率所部深入其地諸軍繼之遂復其城一日
天鑑追賊急陷重圍顧從騎纔數十會日暮矢且盡賊見其騎少
圍之數匝天鑑操利刃殊死戰手斬三人賊潰乃馳去天鑑在恩
數年大小數百戰馘俘無算其在行營也救被擄諸婦女完其家
室者以千百計兵燹之後招徠流亡復舊業暇則建育英書院以
教士子其貧不能讀者贍給之士民皆立祠肖像以祀七年舉卓
異擢禮部主事十一年　世祖舉行耤田禮時掌故闕失天鑑參
酌古今上之因命陪祀蓋異數也轉祠祭司員外是秋典試山東
稱得人明年進儀制司郎中提調會試會　上命簡京官才優經
濟者出為監司天鑑列首選擢陝西布政使司參議分守河西道
至則絕餽遺肅吏治政聲翕然以戇直忤上官謝病歸家居杜門

謝絕惟同里胡以溫時相過從大學士魏象樞疏薦於朝堅辭不就康熙二十年卒年六十祀鄉賢

張純熙 武士豪

張純熙字晦先正定人幼與梁清遠施肇元講學滹沱之上履貞守潔磊落有大志順治二年舉於鄉三年成進士授鳳陽推官時爲吏江南者多貪黷玩法純熙獨一介不苟取猾吏皆斂手權要請託嚴拒之無敢以私進者蔚州魏象樞溧陽陳名夏極稱之内陞主事轉御史出按廣東清直有聲招撫巨盜續尤著擢四川兵備道調雲南改貴州提學道卒於官其同年進士武士豪字方塘亦正定人知山西永和縣五年改官山東萊蕪時土寇竊發隣邑多不守士豪招募壯勇繕治守具城賴以全兩理劇邑賢聲卓著以與上官不相能廢歸卒

崔維雅 孫祖詒

崔維雅字大酯號默齋新安人順治三年由舉人任濬縣教諭因家於魏升河南儀封知縣儀封瀕河歲苦河決北岸三家莊爲要害地十四年水勢北注岸崩五里餘維雅於上游十里故流處疏使東行北岸遂安復與塞封邱大王廟決口督撫連疏薦之擢江南淮安府同知改開封府南河同知十七年河決祥符之槐疙疸露宿河上三月卒塞之明年復疏三家莊新河截舊河築壩全河盡東自是三家莊河不爲患康熙元年五月河決山東曹縣石香鑪村總督河道朱之錫檄維雅往視士民皆欲速塞維雅獨持不可工將成壩東復決至冬乃塞悉知維雅言遷浙江甯波知府會東南用兵王師雲集維雅調劑得宜民以不擾副都御史總督河道王光裕心識其才薦擢河南河道按察司副使河兩岸險工數

十計先事防之得無患陽武潭口寺隄直河衝水勢迅急下埽輒蟄維雅預於上游疏引河待之是夏埽果不蟄北岸遂固虞城縣距河岸數里隄沒入河北岸引河衝刷不利維雅迎河溜挑之至秋水歸新河舊河遂爲平陸江南桃源縣七里溝河決漕運爲梗十一年夏光裕檄維雅治之維雅言河頭深入囊囊勢不可回請俟冬月乘舊壩基自外迎築避其險不從果無功十二月光裕復檄維雅往勘維雅條列八事以獻復陳事宜言引河百丈節短勢蹙當接挑二百丈闊損十之八而深半之河將開必於河頭南岸下埽截河以東水勢然後衝刷有力正月又言開放當在河頭西北留近埽之五丈勿開則河流入口有倒洩之勢其埽亦向西北迎溜下之此機不可以毫釐誤也光裕悉用其言二月決口塞新河成漕舟悉通無滯維雅復陳善後之策言桃源之河屢塞屢決

皆由河勢北徙去隄逼近嘗於上游龍窩疏之導河南行則北岸可永無事光裕上其績於朝累遷廣西布政使入為大理寺卿卒著有明刑輯要河防芻議六卷維雅身歷河工二十餘年著此書其意見與靳輔不合康熙二十一年河決蕭家渡維雅因上疏條奏河務斥輔所築減水壩為不可用請變前法而更張之 上特遣大臣履勘復召輔與維雅廷辯輔指列情形具陳維雅勦襲之謬維雅無以對卒從輔議而河患以息議者以其說多出於一偏之見不可據為定論也維雅有經濟才所至皆有政績其按察江南也生員楊大鶴方以訟事繫江寧未得結不能與鄉試乞於維雅維雅為言於總督不許維雅遍集案中人即貢院前訊之食頃而結總督無以難大鶴遂於是科中式子徵麟康熙三十一年舉人以文學名於世孫祖詒字繩菴好讀書博綜今古家豐於財求

者輒應賞語人曰丈夫子擁有多金當洒掃如意不可徒作守錢奴也廣平知府趙城祖詒之外祖也以解青海軍糧失守當事將按其罪祖詒急輸三萬金助之事遂解先是有相者謂之曰君之骨當無子而夭祖詒益周貧乏卹孤寡又於宅傍作放生池老牛病馬網魚籠鳥之屬貨者屯門常如市歲費錢數百萬而家遂以此中落後果有子四人年四十一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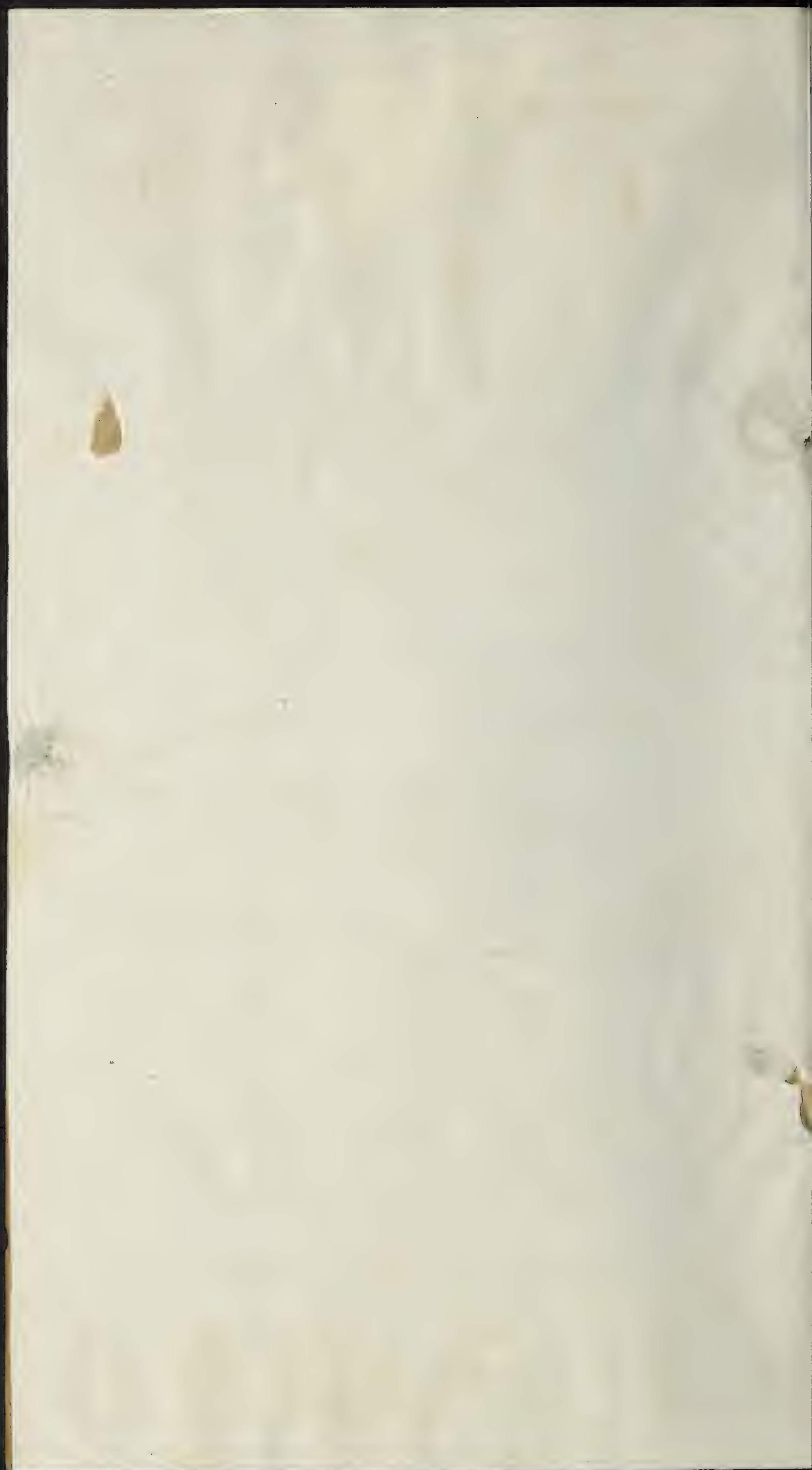
劉霦

劉霦字潛夫高陽人順治三年進士授河南武陟知縣值兵燹後招撫流亡民復其業決河救旱全活者多改補陝西文縣地當秦蜀吭田多磽确糧賦不如期立八比法賦額以盈邑有百頃里民獷悍教化之改名向化代銷明軍屯地逋租免徭三千丁屯疃去邑遠艱於征納請於大吏分隸旁近邑復修文廟毀淫祠建陰平

橋靜江樓爲控制諸番計民勒石頌之擢隨州知州拯荒振饑除無主之糧修常平倉飭武備豁免軍需二十萬巡撫于成龍薦於
朝擢禮部員外郎康熙十五年會試滇黔試者投牒同官以吳逆未平疑其僞爨力任之皆得與試歷充鄉會闈三次考官外遷浙江提學僉事公勤得士心總督薦之增秩爲藩司少參歸里歲饑出粟數百石振之三黨貧者賴以舉火嘗數十家卒年七十有五爨操行淸介見義勇爲性喜讀書老而不倦與大學士李霨刑部尚書魏象樞善稱爲畏友祀名宦鄉賢

賢能傳一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弟二十八



大清畿輔先哲傳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二十九

天津徐世昌撰

倫品卓 子可大

倫品卓字宣明灤州人順治三年拔貢生授江西南康府經歷康熙十年南康大饑品卓請帑金三千市糧減糶饑民賴之南康地處下流舊制以米交漕運舟多漂溺患品卓力請督漕以南康米竟達京口著爲例明年親運糧赴通倉除私折盜賣諸弊倉漕合疏薦之擢南康知府愛民重士重修白鹿書院文風蔚興十三年冬饒賊逼城守兵單弱品卓檄勸鄉團之師會剿每戰輒捷殲其渠 上嘉其功會遭父憂以軍事奪情先後撫僞官百二十餘賊黨七千餘餘匪悉平旋以失重臣意劾之落職事白不復仕年八十五卒子可大字子受貢生官四川新津知縣邑遭兵燹城中遺

民僅二十餘家可大斬荆棘招流亡墾荒除賦五年生聚大蕃薦陞廣東化州知州州多積逋士民遭繫辱者悉與寬釋至鐫十五級怡然受之而逋亦竟蘇丁內艱服闋補山西澤州杜苞苴革陋弊時有鹾商賄白金三千即白大吏除之在澤十年手著澤政紀會鹽梟搆禍可大與參將率兵往梟民聚衆以抗參將欲屠之可大力阻之單騎往諭梟民感泣羅拜悉散走卒以此干吏議去官澤民攀轅號泣爲建生祠祀之及歿男女赴祠號奠者旬日

趙如瑾　劉世豸　常來譽　王統鈞

趙如瑾字荆璞雄縣人明崇禎九年舉人順治三年授浙江遂昌知縣遂昌接壤閩嶠無城郭依山隘爲門盜賊起練鄉勇嚴斥堠間道走婺請兵擊殲之歲飢籌振綏征活萬衆緝大盜鄭奇置巨猾於法三載報最行取授御史視鹾河東革車戶號頭苛派引張

諸弊修城築解池決隄撫山賊荆啟運以通運路商民感之歲額且溢巡按福建殲逆黨理冤獄聲震海邦聞父病告歸年四十七卒祀遂昌名宦祠同縣劉世务常來譽皆以清能著稱

劉世务字直生明崇禎十五年舉人康熙初元授淮安府中河同知水泛溢築隄岸濬淤塞民濆恃以無恙禁包折冒代諸弊政聲卓然二年擢廣東韶州知府御屬縣供支陋例獲奸徒以八百金求解大怒御之卒服其辜捐俸修葺學宮於回龍巷建書院取六邑秀髦之士親課之在韶七載民立碑誌思祀韶州名宦祠四十四年祀鄉賢

常來譽字中孚順治五年舉人康熙十年授山西臨縣知縣河潰浸城出俸錢完之邑有閻氏孀婦被殺死眾控其鄰劉成章來譽釋不問微服訪知趙頑皮獲贓具抵其罪邑民正供外諸陋規悉

革之時行窮谷間問民疾苦民愛之不忍欺任三載以逃犯罷官士民餞送三百里外十五年補江西興德縣丞卒於官年五十三

嘉慶間雄縣有王統鈞者字仲衡貢生嘉慶十六年選授江西峽江縣丞清江劉李二姓爭山訟不決統鈞勘斷兩姓帖然十七年協理新淦縣事邑有蠹吏周某朘民贓累鉅萬統鈞廉其狀置於法調餘干縣丞駐瑞洪鎮當朱毛狸亂後以鎮靜治之居民安堵鎮當鄱陽湖西岸夏秋水漲渡舟者多覆溺統鈞捐廉購巨舟渡者限十五人患遂息人刻石紀之道光元年權崇義縣懲械鬬禁溺女惡習並建育嬰堂收養之六年丁艱旋里宦囊蕭然服闋授江西龍泉縣丞十四年權安福知縣戢鹽梟有功引病歸焚香餞送者數十里不絕十六年卒於家

劉三章 孫儼

劉三章號逸仙景州人順治三年知懷仁縣會姜瓖變統帥嗜殺三章厚結帥請勿殺懷仁民帥喜令刻木爲懷仁字台民印其臂活數萬家事平賜貂蟒晉戶部主事榷淸源北新請免北省通草兵民稱便十六年遷福建漳南道僉事靖南王耿繼茂入關大府檄上杭民千人至蒲城聽差三章力陳民困狀獲免粵東山賊起禍數省設計誘縛謝艮殲三百餘境遂淸民立生祠以祀移江南池太巡道兼攝安徽糧儲三載歸卒孫儼康熙中爲蕭山知縣弟佩市家產數千金佐其廉邑有大猾除窮之奸民歛迹時稱良吏第一遷山西吉州知州歲荒民流儼出財代輸民逋三千餘金調知丕州州與交趾界俗獷悍立學校教之州人事巫鬼以術惑衆刑法莫能禁有矛生者爲之魁儼破其奸由是皆爲善上官累表其治狀擢兵部選郎轉工部郎中出知甯波府致仕卒

蘇就大 弟俊大 從孫琠 琠子曙

蘇就大字自康交河人歲貢生性孝友尚節義歷官藍田知縣城東隅有水渠壅塞就大穿石築堤水復故道民得灌田利又浚城隍清里書罷追呼新學宮立墟市易直子諒士民感德建祠立碑頌之乞休歸卒祀名宦鄉賢弟俊大拔貢生幼有至性父病侍湯藥衣不解帶數月及長究心經籍長於春秋授徒甚衆官贛州推官卒著有四書講義春秋胡傳句解諸書卒祀鄉賢從孫琠康熙三十三年進士官江南休甯知縣輕刑減役歲省民費數千再除甯國縣定三時緩征例決訟以至誠體民案無留牘擢吏部出知貴州思南府卒子曙康熙五十年舉人知廣西北流縣賊李梅聚黨峒穴間朝廷密責粵東西大吏購捕曙承檄獲之造講舍教士買田四百畝為膏火費免北流關榷無名稅萬七千金商旅稱便

縣有圭江歲苦盛漲時平其灘築石岸水患以息卒於官

高光國

高光國字淑觀號媿賓甯晉人父去靡以孝友著巡按御史兩旌之光國生而端凝性和易七歲讀書通大義年十五與兄廣璽同補博士弟子廣璽讀書者程朱之學兄弟互相質辯光國嘗汗下深思輒有奇悟明崇禎十五年舉於鄉試順治四年成進士授福建松溪知縣值閩疆不靖光國冒險抵松溪而建甯郡城爲賊踞久未下盜賊麻起民皆逃亡署中惟一老吏左右之設法招徠民始稍稍安集時大軍責糧餉光國素得民輸將恐後事平以正賦抵銷之邑承兵燹後百廢待舉乃重學校勸農桑嚴保甲修義倉嚴懲暴骸申錮婢溺女之禁五年分校鄉闈得士九人巡撫張學聖以其治行鐫式諸邑特薦卓異第一　世祖賜衣服獎勵之署

政和以徵糧遲解罷職歸十四年起補江西龍南知縣邑瘠苦粵山土寇時出擾民光國嚴飭保甲練鄉勇備之恃以安堵值歲旱禱雨輒應歲大稔調署信豐士民歡抃迎之康熙四年陞四川劍州知州改廣東連平州連在萬山中多伏莽至則善爲撫綏徵輕生敝俗歲活人無算鑑重賦之弊請於上永革之著爲令光國廉介自矢不妄名一錢嘗闢署隙地種蔬自給自署其庭云有菜儘堪咬無魚奚事懸蓋紀實也平南王吳三桂慕其名薦擢驛鹽道僉事除一切火耗改驛之實富差貧者按簿撥遣宿弊頓清尋卒官著有無事齋詩草

高明 紀從龍 從龍子溎

高明字曜南號天如晉州人順治四年進士拜陵縣知縣時盜賊遍四境明修城垣練鄉勇守備粗具而寇大至發巨礮勁弩擊之

賊傷而走追斬無算陵民苦漕糧上官徵求檄如雨下明力請緩追呼民德之爲立祠以憂去服闋授臨潼知縣邑當衝途大兵過境供應皆出自官不絲毫累民當道交章薦剡行擢取矣值督軍者至以抗直不拜觸其忌尋以病卒官行李蕭然秦人憐之樹遺愛碑誌之同州紀從龍字雲生雍正三年以貢生授廣東潮陽縣縣丞抵任値歲儉民多流移大府將撥邊縣令先期拘繫五百人候供役從龍力言於令暫釋歸農旣而撥邊不果至民獲安全海門創營房千餘楹當事者以從龍主其事淸釐弊均勞苦工竣而軍民不擾命攝饒平知縣饒俗悍至則整學校緩徵徭寬刑罰民大悅時新令且至停徵以待民爭先輸納去之日送者數萬人作德政圖以紀再署饒平百姓歡呼載道十二年內陞西城兵馬司副指揮値耿逆亂北歸卒於途子澐字澤九雍正八年進士授內

胡昇猷

胡昇猷字允大大興人順治四年進士十七年分巡福建興泉道山賊季月高糾黨二千餘人應海逆鄭成功掠泉漳諸郡昇猷偕提督馬得功進剿擒斬之餘黨悉平又率參將張應詔攻殺泉南賊首王貴明年山賊劉尾陳鎮等據黃肚寨海寇黃昌等遘黃崎崇武昇猷分遣陳天玉討山賊遊擊郭懷宇捕海寇皆克之康熙十一年調漢興道十三年吳三桂變起時昇猷已擢江蘇按察使

上知其能仍留漢興昇猷暴吳逆罪且鐫之石眾感奮知大義固守數月力不支卒陷其城昇猷被執械至成都獄百計誘降至絕腦椎脛堅不從幽囚六年勇略將軍趙良棟入蜀乃得出事聞授四川按察使尋擢戸部尚書

張弘俊

張弘俊字識之號及菴大興人幼有至性九歲父沒哀毀如成人客進弔擗踊哭泣如禮十歲徧讀五經服闋補博士弟子試高等食餼與叔丞祺弟弘儼弘佐相爲師友順治四年成進士選秘書院庶吉士六年授秘書院編修弘俊爲文典雅宏贍性嚴毅言笑不苟館閣爭推重之有欲致門下者謝弗往會有內外兼用之旨以材堪外任補湖廣分守武昌道參議時年未三十聞命怡然就道凡簿書刑名期會徵發皆躬自裁決黃州有疑獄久未決一鞫得其冤楚人驚以爲神明年陞廣西糧驛道副使以內艱歸十六年起補山西驛傳道副使陞山東兗東道參政轄境故多盜下令盜得自首及相告捕者貰其罪期年盜遂絕壽張濱運河舟師往還索縴夫爲民累弘俊飭所屬毋濫給郵符下按額應之將兵者

憚其方嚴不敢譁民困以甦康熙二年擢福建按察使抵閩未一月卒年四十三

李翼鵬

李翼鵬字弱水號翥九大城人順治二年舉人四年副進士授平鄉縣教諭捐資葺學宮立社課士人文蔚興十一年丁父艱歸服闋補無極縣教諭十五年陞廣東西甯知縣西甯遺寇蹂躪戶口星散幅員八百餘里皆山谷虎豹時傷人縣中土官多跋扈自恣不受約束又值請藩移鎮軍用浩繁翼鵬親與土民約以至誠相結馴者給牛種寬舊欠獷者溫語告誡之示以福禍三年民居始葺乃開羅旁羅同二墟資民貿易縣署學宮書院城隍壇廟關梁凡所廢闕者皆次第興舉之十七年分校秋闈所得皆知名士會奉上令採大礮車王轂王船及神柴青藤民惶惶思竄避翼鵬瀝

血上章爲民請命事乃得寢民立生祠尸祝之計册兩注循良第一康熙三年擢奉天府承德知縣承德新造無縣治印信吏民露宿荒煙朔雪中翼鵬首請鑄印信以防詐僞招人民以固邦本乃立廛市課耕稼崇祀典修學宮每隨朝會與各部滿臣請嚴八旗蒙古之禁以爲聲教必自輦轂始積二歲有民二千四百餘家編爲二十四里六年 上欽賜表裏各一襲士論榮之未幾告歸建茅屋三楹以詩酒自娛十一年卒年六十著有瀝血披誠集

崔成名 師人淑

崔成名字仁齋安肅人順治四年以諸生廷試授廣德州知州民苦徭賦重爲申免雜費塩額銀四千九十餘兩又解芻糗越楚歲費萬計請於上官革其弊有土寇聚山藪剽掠爲民害率兵覆其巢禁賭博懲訟徒教民節儉以躬率之邑大治遷眞定知府釐奸

剔弊誅玩法者吏胥皆凜凜不敢爲非有貪吏持金八百緡貸不法事成名寄金於庫即以上聞　上命部記其名嘉獎之陞浙江按察司副使以清軍驛傳爲專務會親王統大兵征兩粵過境索船民多逃竄成名抗言於王陳弔伐大義王納之嚴束士卒民賴以安尋謝政家居卒同縣師人淑字子梅順治三年舉人署靜海教諭遷國子助教再遷刑部主事會有讞決失平者人淑獨上一議　詔切詰之幾得罪　世廟覽其覆奏以爲可遂獲免擢郎中是時延綏甫平俗強悍廷議以人淑往至則息郵遞累年不決之訟定鹽茶馬政諸規申嚴市口條教闢荒二千餘里兵民思懷巡撫上其事將不次用矣竟卒於官民彝號哭有失聲者

張經安佑　馮毓華

張經字政九贊皇人順治五年拔貢生授吉安府通判禦倭寇有

方調温州陸授杭州知府耿逆之變總督李之芳知其明敏有智畧任以軍事嘗語人曰經人傑也尋丁外艱之芳命奪情經涕泗誓以死遂放令歸里服闋補順慶知府果敢有爲一如在杭時後乞病歸值年荒捐貲振之卒祀鄉賢同邑安佑字自天祖瑀字象淑順治十一年舉人知慈利縣有循聲佑與兄偲代稱河北三才子代弱冠舉康熙五十三年鄉試佑與偲同捷雍正二年進士選授開化知縣縣素苦浮糧相沿百餘年佑力請上官援圖丈除蠲其逋賦一意與民休息而尤以興學育才爲務乾隆元年分校鄉闈其所甄拔皆淛知名士內擢吏部稽勳司主事病歸復起未期月病復作而歿佑子學聖與偲子學醇代子學元復同舉乾隆三年戊午鄉試人稱爲一家盛事云馮毓華字温若以主簿改授宜春澗高嶺巡檢值麻棚之亂民逃亡殆盡而流民自閩來眾千餘

肆行搶掠毓華請於上給牛糧籽種墾植荒田民安之如故土輸賦恐後旋丁內艱歸服闋補新平縣揚武壩巡檢招撫阿白等寇八百餘人復丁外艱民泣請籲留力止之後補博羅石灣巡檢廉明仁恕如一日民皆德之

多弘安

多弘安字君修號畏菴阜城人順治五年以選拔貢成均廷試第一授廣東靈山知縣縣當兵燹後盜賊為民患弘安徵勸兼施萑苻以靖時地荒多逋賦力請於上免之捐修學校以教士子政聲翕然康熙七年調奉天承德察挾旗抗法者嚴繩之滿漢讋服時兵部以姦盜不靖捕關外商賈解京弘安悉心稽核取戶口冊言之將軍按驗冊內有名者及貨物牛車著實者逐一釋放由是行賈帖然無意外患　聖祖東巡供應敏給　上諭承德賦稅已納

三分數外悉行蠲免以已完之賦均於未納之戶照數減免書示
鼓樓大門　上過止輦覽之顧左右稱善　賜讌大清門外　賞
三爵十一年遷陝西延安府靖邊同知靖邊當要衝協同鎮將屯
兵控險清釐兵餉除扣尅浮濫之弊旋丁內艱十六年服闋補江
南淮安府山盱河務同知時淮水大發山陽堰堤潰決奔高寶下
流不復出清口下雲梯關海口盡淤墊弘安與總河建策先築高
堰東淮敵黃治積淺諸故道導清入裏河運道始通復修兩岸及
河口清江大閘與治淮之工相表裏清河達雲梯關數百里榛葦
梗塞則以水攻沙之法塞周橋高澗閘座使水無旁洩畜全力以
攻積沙會明年大雨淮水與黃並驅入海於是治淮治黃治運並
收成效十九年擢臨安知府總河以河工奏留乃以郡守兼河務
事二十一年特簡淮揚道嚴明賞罰杜絕侵移諸弊　聖祖南巡

閱河工由吳門幸金陵駐蹕高郵問弘安官方於總河命左右書之　上曰若係河間人是曾爲遼東令者相去十三年其才能獨掌記注時人榮之二十四年陞安徽按察司清理案牘雖酷熱祁寒無少間讞詞有律未協者得情卽爲正之遞解者免道斃資屬亦鮮罹過失者其干重典則悉問如法不爲權勢所屈是年入覲值河臣開下河治高堰敕大臣會勘弘安疏陳略謂高堰之工無論下河開濬與否亟宜加治至堰上加工之法砌石工則必先打地釘湖底水深費將甚鉅用板工埽工水勢衝擊尤易摧殘若用密釘排樁內灌碎石以敵風浪庶爲兩全且可節省金錢之費十餘年後黃河刷深則河湖之水面俱卑而高堰之下河亦可漸次就理疏入　上嘉獎之下淮揚施行二十七年楚省叛卒煽亂皖屬上游營兵謀響應乘機禦防一郡肅然是時大軍征討或馬鷹

集皖中弘安貝鄒秣糗糧預待江干以犒莊村無一卒擾者士民歡騰明年轉江西左布政司裁革陋規及錢糧解費洪都大治咸謂有古大臣風弘安莅官三十餘年剛方自持生平無一欺人語臨事慎重不輕發發即不可挽回而其趨向要歸於天理人心之正歸里後值黃運兩河潰溢當事者欲疏請起用會病卒年八十餘

劉澤霖

劉澤霖字雨若鹽山人順治五年拔貢生明年授河南陳州衛經歷裁缺補山西沁水縣丞十六年陞陝西漢中府同知漢水灌田為一方大利年久堤失修水且不足民爭訟不休澤霖築堤障水樹之桃柳人至今歌之號劉公堤大軍過境無缺供而民不擾復醵金贖回民間子女之質於兵營者完聚千餘家康熙二年擢鳳

翔知府復值王師南下飛芻挽粟軍無誤期嘗以鳳屬影射積逋爲民害請於大吏復面陳之至爲流涕因題豁數十萬金其鋤豪强修學宮整士習凡有利於民者無不興有害於民者無不去士民爲刊莅鳳簡言二册皆實錄也以伉直不善事上官七年歸里十二年卒於家年四十八

李士宏　張珽　王謹宸　宋大中

李士宏磁州人順治五年授台州推官性廉介執法不阿台州鎭將縱恣擾民士宏一繩以法仙居防將趙德悍而黠陰嗾盜誣平民巡撫檄士宏權仙居趙爲斂迹民咸相告曰李公生我及去任出郊士民擁環不得行者累月後六十餘年同州張珽字孟芳以諸生授鄞縣縣丞鄞傍山濱海地斥鹵築塘堰閘以時蓄洩之士紳橫持灌溉多不平珽婉諭嚴懲條其利弊數事上之當事民

始不爭長春塘當江河衝毀於水爲完築之雍正七年以薦擢鎮海知縣鎮爲浙東門戶竈戶流亡而民田多溢額斑均而補之大吏議加田賦畝歲輸錢一文爲築塘費斑條其不可遂止八年丁父憂總督疏留之明年署嘉興調象山除餘額糧四百金革筍炭陋規定買穀腳價以紓民力時大吏以墾田多寡課吏最斑以潮汐無常恐貽民累上書力言之十一年浙東饑象無河運斑由海運濟民食全活者無算縣有田孤懸海中向爲藏奸藪奸民請開墾且以利啗之斑執不可遂罷乾隆二年以卓薦調海鹽未赴任丁母憂回里卒於家又後四十餘年王謹宸字晉齋其先通州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歷官安徽霍邱潁上知縣分校江南鄉試前後十科在官三十餘年興學校減徭役禁民械鬭久之民氣遂大和有盜誣服已定讞力爭得平反人尤難之嘉慶十三年乞病歸

前代完民積欠漕米萬石或請作交代抵銷謹宸曰予不願令後任苦吾民立命取欠簿焚之解組僦寓磁州遂家焉其後磁州又有宋大中者字立甫乾隆五十三年舉人嘉慶六年大挑知縣試蜀中歷署儀隴開雲陽通江補萬縣所至有循聲既卒貧不能歸櫬民爭賻之所莅諸縣咸來會其喪有哭失聲者廩生魏士良走八千里助紼送其柩歸葬御史程某弔之以詩云使君原不死廉吏苦多貧萬之士民爲建祠於城東曰遺愛祠

孫昌說

孫昌說字念貽號獻甫猗氏人順治五年以貢生考授河內縣縣丞司河工故事椿篰諸器用及夫役折扣動輒數千爲丞者藉自潤又懷慶糧運强半隸丞主其事抵免人不貲昌說一切革除之簿書倥傯而勸農業申教化日經營之不稍怠有父鳴子逆者爲

講解倫理動其性天其人感泣卒爲孝子署河內知縣政聲翕然直指使以績最聞陞紹興府同知抵任招撫白頭賊數千餘姚縣執漁業者數人以通海論死昌謨察其冤力白當事得釋去進士陳某者家遇刦盜偵盜隸總兵麾下索之不與昌謨往面質之聲色俱厲二十人盡寘之法復禁溺女沒婢除淫祀善政纍纍大吏以蕭山衝煩民敝多逋賦擇廉敏能任事者強昌謨往署除侵漁包攬之害不事敲朴而輸將恐後夙逋皆清完甫兩月以例入覲部核完欠急藩司以蕭山誤入昌謨名疏上冢宰以昌謨獨無接管月日駮之令核實昌謨實無欠而報者恐罹咎昌謨曰歸歟歸歟吾豈以一人累諸上官乎遂歸里年八十八卒

王寵受

王寵受字龍錫號濯陸甯晉人順治五年舉人明年成進士授福

建德化知縣時地方初收復盜賊穴山谷臨一勝臨忠各嘯聚數百千人人煙幾絕龍受曰此王化尙睽耳乃推誠布信釋擕貳廣招徠申保甲之法簡精壯五百人設糗糧器具教進退刺射且勦且撫不三月羣賊悉平於是與民休息勸農桑興文教九年丁母憂父老請留不得立祠祀之勒其政績于石十二年起補山東郎墨知縣邑錯處山海地瘠而民囂龍受一以治德化者治之民稱便利初奸胥甯廣生盜庫銀七千兩奇已擬辟矣中道亡去事在龍受未到官前也竟落其職使留緝廣生竄層巖依羣盜阻兵不易得龍受故若無意者取內經諸篇及漢唐以來諸名醫書說窮極奧縕復走數千里求良醫質其術試輒效遂以醫名山左而陰迹廣生所在康熙元年七月防海兵變一城驚潰龍受挺身大言曰若曹爲餉噪乎吾能爲若正其漁者果不自戢且海環于東北

大山阻其西南膠州兵旦夕至若曹齏粉矣衆咸涕泣羅拜遂安堵如初四年得甯廣生匿處直往手縛之以歸督撫具疏上其狀寵受不願再仕竟拂衣歸里以刀圭術濟人遂終其身

方于光

方于光字垂裕號澄嵐先世德清人明永樂間徙居大興神宗朝中極殿大學士文端公從哲四世孫也順治六年進士除知蘄州蘄爲楚門戶遭兵賊變燹殺無虛歲田野荒蕪戶口籍燬棄有司徵調無度豪右侵軼民失業散逃其不逃者輒相聚依寨居頑梗不率教於是徵輸調發無所出號稱難治于光至教養周至百姓翻然革故習更訪求民間得天啟中舊册始正疆界均徭役殘黎獲安其生皆曰吾刺史公之賜也方七閱月境內大治以父憂去服闋補知商州州在秦萬山中故流寇盤踞地城市無炊煙百里

內外不聞雞犬彫殘較前尤甚于光招徠安輯政治尚清簡與民相休息詩以舊令事落職六年按驗得澄雪起知陳州州爲漢汲長孺舊治于光任此一以古人爲法八年如一日報政著勞績陞台州府同知受事月餘卒年五十三

謝泰

謝泰字彙征號建侯大興人順治六年進士授湖廣竹山知縣竹山古之上庸巖谷深邃叢篁蔽天人出入鑿罅中行邑遭兵燹無城郭泰初至棲鶯崖寨居民纔二十家時明季殘寇楊明啟據邑之先鋒寨賊老當當擁眾五六萬竄境內叛兵王二破襄鄖走房縣川冦劉二虎郝搖旗出沒永歷營與之犄角前四令皆死於賊泰從民入寨簡勇士得三十人銃二具爲死守計川獠來犯戰卻之楊明啟虎視久謀一逞泰飛書請援兵鄖將蔣崇武至合兵入

賊巢破泥灣寨禽賊婦馬氏諸寨多降遂攻明啟泰往來督餉値霪雨連旬溪澗暴漲不得前禱於伏魔廟天果霽明啟方恃險不之備泰用降賊計踔山後小徑乘夜入破其寨明啟遁鉤結劉二虎郝搖旗等師萬五千人來復讐泰以鷲崖不可守移鐵壁蔣家寨結鄉民八十三人自固時蔣崇武已還去新帥張士元不任事賊破虎伏寨渡河繞鐵壁攻羊角寨泰乘隙擲書搖旗營間諸賊諸賊相疑不敢動久之知爲泰所紿進兵入竹山破蛟龍樂豐諸寨遂攻鐵壁時順治十年癸巳八月也賊築木城爲長圍周山腹二十餘里泰命鄉勇禦其前而自堵其後戰自辰至酉前攻者多中丸墮崖下殺賊二百餘其後攻者泰自擊之殺賊六百賊不支退走踰日賊運竹箭塡後埡而進泰夜然火燭之發銃斃賊數十入賊不能上復以礮攻之九月望寨中乏水泰祈神得雨曰天誠

助我也兵士益奮厲誓死守二虎計窮與搖旗更代圍困之泰潛使兩健卒穿木城赴興安總兵趙某鄖陽總兵張某求救兵張不應趙呼使者問狀歎息者久之乃命參將張德俊副帥化守登率兵三千星夜馳援時寒水復竭泰入廟卜之得凶兆欲自殺旁有四歲啞兒忽語曰援兵至矣越一日兵果至圍解追至太平寨賊多投鶯崖河死餘逆悉遣貸一邑獲全經略洪承疇上其功遷軍前督餉同知卒祀忠義祠泰工詩著有蔓集編客中吟惜其集多散佚無傳於世者

顏敏

顏敏字乃來別字澹叟世居曲阜明時有以軍功襲錦衣者籍宛平遂爲宛平顏氏敏少爲諸生與其弟斆齊名清初中順治二年舉人六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晉郎中海寇闖入內江江介士大

大多株連興大獄敏典江南司江南臺使奏報下部屬敏定爰書敏披牘每達曙不寐必求得其可以生者入報卽近上官不顧獄籍之成外授池州知府池故宋包拯所守州也至則拜拯曰豈有繼公官是邦而敢負公者三年考第一民思之如拯並祀之遂遷湖北按察司副使上荆南道會孫可望由西南來歸我兵迎勦者大將軍貝子固山以下皆集荆南厚索供億敏爲廣儲峙芻茭精糗一切支放皆有法軍無譁者遷布政司參政分守下荆南道大經略洪承疇夙知敏薦擢貴州按察使攝布政使事時大軍進滇必道黔値黔饑斗米錢十千前此轉餉至黔以道險手牽足挽幾三十鍾致一石因改黔秋糧令折本色至是民不堪土司奔逃敏請撫軍仍改如舊賦徵銀民使之不數月遷廣西右布政使隨轉左改陝西康熙二年王師征西南大會各路兵分隘進勦而大將

軍獨取道關隴士馬之集興安者日以萬至多不給敏立疏險易別水陸措夫辦餽按程而應之事平 上嘉悅召回京改補是時敏通籍十餘年而九遷其官所至有能名駸駸將大用敏獨歸里與其弟斆家居事母十三年康熙十九年八桂亂大兵方南下議非重臣轄其地不可特起敏開藩廣西定南王藩下官兵家口約數萬盡遣還京餽無所出敏立發帑金募船逮起發而後捐輸以補之以勞致疾上書乞罷不能得遂卒年六十八

鄭名 雷一龍 一龍從子譔 高光夔

鄭名字君實甯晉人順治六年進士授福建永春知縣兵燹後人民流散名廣招徠不朞月列肆充溢九年丁內艱服闋補山西宜君知縣宜君荒殘倍永春官僦居村堡名移入城舉廢興墜流民復業以治行第一擢山西道監察御史上疏陳國家大計簡下肅

然康熙元年巡視兩淮鹽課下車首列八條曰飭吏治訪利弊甦商困剔鹽蠹嚴征解緝私販禁差擾停免會有蠹商占額窩六千四百餘引廉得其實資之法因具疏變通鹽法以銷遣課奏免徐瀆一場積欠六千餘兩移臨洪興莊二場竈丁於板橋鎮私販絕迹國課頓盈督鹺一年再轉掌河南道未幾歸卒時同科進士又有雷一龍高光夔者

雷一龍字伯復通州人以進士授山東汶上知縣潔己愛民修學宮革贏羨超雪冤獄人稱神君課最內擢歷工刑禮吏四科給事中諸所陳奏悉以國計民生爲急其里居近運河尤洞悉漕務嘗上通漕濬河疏畧言從來河道通則漕運行河道塞則漕運阻臣以爲欲立通漕之法先察濬河之要夫黃河決口既塞轉東南數百萬之粟以濟國軍急需者惟運河是賴淮徐之界有董口濟汾

之界有分水口張湫有沙灣口天津有棉花口修築不固運河必有衝決之虞則河口之關於漕運急宜乘時修築也又蓄水則有昭陽湖南旺河安山湖出水則有鄒滕曾汶諸泉皆賴以濟運河之不足第時久事異姦民盜種湖地壅遏泉源以致湖洩則河涸泉竭則水枯運河必有阻塞之患則泉湖之利於漕運急宜乘時疏通也又如夏鎮南旺臨淸各有閘座皆積河水以通漕運近者天津河西務一帶泥沙漸積隄岸未修糧船到此臨時挖淺掉拽愆期誤運皆由於此即石壩裏河舊有五閘隄岸各工未見繕修完固故閘已廢啟閉無時以致大通橋糧船每多延緩宜令管理各官挑淺就深移緩趨急庶以後糧船可以通行無阻臣請敕下該管諸臣察勘某處淺阻當挑某處衝決當築閘壩隄岸時加修理泉流湖口時加疏濬天旱則積蓄之水澇則開導之務期有裨

漕運逐一詳明造册奏報至於催趲巡防稽核錢糧禁治豪強盜種湖地河灘等弊律例固在無待贅言疏入議行十五年分校禮闈網羅名宿殆盡是科殿試第一人孫承恩其一也從子謙字雨若順治二年進士授山西和順知縣有循聲擢戶部郎中任大通橋河西務監督愼出入薄征收德之者衆雍正二年並祀鄉賢

高光夔字念侶文安人年十九舉順治五年鄉試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出爲廣東督糧道布政使左參議再遷江南揚州海防兵備道副使其赴嶺表也念積貯爲天下大命興大利除夙弊一時漕政肅清會奉　詔咨詢兵民疾苦光夔條陳四事　上皆採納淮揚爲東南都會民勞兵弛號難治至則撫綏訓練尤以培育人才爲務會海寇犯江上大兵將掃蕩淮揚光夔力爲護持全活無算以詿誤免去之日襆被蕭然揚民立去思碑以志遺愛

尋起爲處州同知以母老陳請終養上官慰留之不果行未幾奉
命視學廣東丁母憂歸康熙三十年祀鄉賢

郭之培 劉汝埴 張重振

郭之培字生洲任邱人明兵部尚書乾曾孫諸生茂勳之子也茂勳殉戊寅邑難之培事繼母紀祖母邊以孝聞順治三年舉於鄉六年成進士授固原州知州勸開墾勤撫字通郵傳清編審治行爲三秦第一總督孟喬芳薦擢平鳳臨鞏興屯道母憂服闋補甯夏河西道抵任路出固原士民遮道攀留數日乃得行尋擢廣西桂平道攝按察使移江西驛傳鹽法道以裁缺去官補四川威茂道御史有方金川阿日二土司皆釋嫌奉法又定松潘瓦剌之變蠲俸三百金代完川西逋賦蜀人德之再補陝西漢興道有廢堰重築之民獲灌溉之利秩滿陞浙江按察使值閩藩變有守禦功

治訐告詟從諸案無枉無縱人稱其平以辦濟師船艦中暑卒祀浙江名宦同縣劉汝埴張重振皆以良吏著稱

劉汝埴字建之順治五年貢生授沙河縣訓導歲大饑埴煮粥濟貧就食者數千人更出家財爲僚佐倡督學熊伯龍按順德高其義疏薦陞陝西甘泉知縣邑遭水民貧不能自存活汝埴噢咻而保聚之十年富庶甲他邑報最陞河南陳州知州甫下車與吏民約省賦役專務休養鹺政緝逃墾荒諸政當道持之急汝埴從容措施不促期厲禁皆要之成斷獄坦平詞無宿留與百姓語款款如家人父子其秀者爲敀行不忍以一言欺尋致仕歸四壁蕭然年八十八卒

張重振字仲起號筠皋雍正八年進士時年二十四授山西馬邑知縣邑鄰邊徼地瘠民凋積欠累數萬九載凡八易官重振至週

按所部上書當道略謂縣令宜身先認墾舊欠宜陸續催徵米豆宜變通輸納書凡數千言當事韙之乃裁徭役免息穀以紓民力諸所請皆次第行之比兩載野無曠土積逋盡清尋調石玉縣旗民雜處繩以法無所撓俗輕生喜訟多以小忿自盡累人者重振廉其情勒自瘞風漸息殺虎堡市廠房課爲民累重振詳請革除之調介休士人健訟日率十餘事重振案無留牘訟遂稀邑素饒歲納粟入監者五百餘人陋例人贄十二金盡豁之量移晉陽陞保德州知州以疾歸乾隆十五年卒年四十八

馬之駿 兄廷贊 族人光

馬之駿字元敏號橘聞東光人順治六年與兄廷贊同登進士授行人奉使粵西所至謝卻供張不絲毫累守土吏旋擢督捕郎聽决明敏案無留宿冬寒捐市皮衣七十餘給獄囚督捕年餘職無

廢事適秦閩三楚督學缺出　上命取清勤素著學行兼優者親試擢用之駛應選督學陝右尋以疾乞歸秦人泣送者不絕於途至靈寶而卒年五十五祀鄉賢廷贊字君襄性至孝事父紹貧親舐瘡癰籲天求代以進士授宜都知縣時楚地初復鮮居民下車後捐俸金給牛種躬勸農桑開地五百餘頃宜都地逼賊氛乃練鄉勇築城垣剿撫兼施賊畏服無復有渡江南下者任兩載卒官歸櫬時行李蕭然惟圖書數帙而已祀鄉賢著有禹貢略行世同族有馬光者字耿伯號覲文康熙十一年拔貢初授廬江知縣有治績調建德父憂服闋改選樂平蒞任撫流亡給籽種墾荒蕪修廟學皆捐俸爲之四十三年　聖祖西巡召對栢井驛賜御書曰春風晴旭並諸珍物擢登州同知仁聲洽聞所在民懷乞休後家居歲歉出倉代振施藥餌棺木鄉人至今德之

高爾修

高爾修字中寅號正庵靜海人順治三年舉於鄉六年成進士出授遂安知縣遂安多深山窟盜賊爾修偵其渠禽滅之釋其黨無辜者一境肅然民爲立祠祀之十四年陞刑部山東司主事又明年轉江南司郎中時朝廷大獄皆提部親鞫江南案牘尤叢劇爾修參勘愼密日夜鉤稽同官皆倚之爲重康熙元年丁父憂服闋再補貴州司郎中六年遷江南道監察御史七年轉雲南道巡視東城立朝懍懍多建白時部院衙門事務應完結者駁查耽延則例繁多官吏多乘機弄弊於是　上有指名糾參之諭爾修上疏略曰政務之大者無過刑名錢穀或因款項不明支解未晰勢不得不駁查以求清晰至於刑名則不然臣莅任刑曹將近五載每見督撫之惕於功令者凡遇鉅案大獄靡不詳愼參勘層層批駁

親提面質而後成招具題誠恐留一疑竇而虛部臣之駁查也問有部以一二未協而駁之者曾未見原問之輕者因部駁而加為重原問之重者因部駁而減為輕使一經部駁而遂得游移於倏輕倏重之問亦何賴此承問各衙之讞法為哉是多一駁查徒增一番部覆徒煩一番睿鑒而於本犯之輕重未嘗加減也且恐奸惡之徒自知其罪難逭反藉駁而啟冀倖之端而胥吏為祟又借駁而開詐騙之路況各省遠近不等有限四五月者有限六七月者案內人犯眾多往返拘提稽遲時日牽連拖累無辜斃獄者有之及至題覆到部之日官更吏易案牘塵積殊非清理之道也臣請自今以後督撫之審讞既詳部臣止核其有無舛錯如果有故出故入徇私作弊者即指名參處引擬稍有未合具題改正停其駁查案牘為之一清而無辜者亦免拖累疏入報可內外皆稱便

焉尋以疾乞休歸卒祀鄉賢

劉宏譽 何澄 梁允植 王明翰

劉宏譽正定人順治六年進士出授陽和推官聽訟臨民政崇寬簡陽和舊無獄舍罪人皆置土窖中死亡相踵宏譽以囚罪有不至死者乃捐俸修獄房三十餘間多所存活丁父憂服闋補兗州山東有巨盜某人訐之督撫檄宏譽審理盜故多財因緣求寬假嚴拒之卒置於法人皆稱快復丁母憂終制補南雄邑遭兵燹民舍之未燬者靖藩兵占據之宏譽親詣靖藩痛陳利害悉還之民會大軍入粵索船急事集而民不擾太平稅驗多積弊爲清除之陞戶部主事督理滸墅鈔關卒於家同縣何澄字誕登順治九年進士授瓊州推官有巨寇爲民患入其巢招撫之以治行卓異召入諫垣歷吏刑工三科都給事中有直聲典試八閩所取多知名

士分巡川北招徠戸口興學勸農以土賊謀竊發練勇築城以備閭里獲安旋告歸卒祀鄉賢梁允植字承鶴以貢生官錢塘知縣甫下車即召邑子弟講學課業暇則登眺湖山題咏自娛康熙三年閩變總督李之芳巡按田逢吉督兵會剿咸以允植才檄佐軍餉秣夫役民間苦不支允植獨力當之勢蹙投江水民救之出多方措置民不困而兵不擾擢袁州同知代者將至民攀號請留大吏允之三載以功遷福建延平知府卒於官王明翰順治間以貢生官長汀知縣清約不殊寒士中秋餽上官僅奉一瓜詣府自獻縣有巨憝坐法當死上官爲緩頰明翰不可杖殺之

呂補袞 姪非虎

呂補袞字翰公長垣人順治六年進士授山東日照知縣邑濱東海地瘠民貧時巡鄉課其男者以耕女者以織日照之民始有常

業驛馬舊累民補袞改給於官著爲令又設義塾立義倉百廢具舉撫按以治行第一交章薦陞禮部儀制司員外士民思之爲建祠立碑以太母春秋高告養歸卒於家年六十三姪非虎字君輔康熙二年舉人授臨朐知縣臨朐大姓相望多恃豪扞文網不肖者依之爲患下車即嚴治之俗囂好訟立分限投審法抉摘如神明尤嚴保甲禁賭博期年俗大變乃捐俸建奎閣選士考文臨朐科目之盛遂甲他邑兼攝安邱甫三月積弊一空士民鐫石誌之非虎與世父補袞令山東俱有聲人有二呂之稱莅任六年以大吏薦擢戶部主事監中南倉卒於官年五十七臨朐人思之不忘纂其政績爲令朐治要一書論者比之魯恭之治中牟云

韓玗 李浣 浣兄灝

韓玗字玉田晉州人順治八年舉人授南皮教諭捐金修學宮勤

月課士之貧者助以膏火貲士子皆愛敬之會裁缺康熙五年補
授南和創建魁星樓射圃重修兩祠濬澧水刊修縣誌百廢俱舉
闔學立碑以志其恩十三年陞江南當塗知縣值耿逆之變大兵
絡繹供支不費民一錢其興利以革弊爲先操行清介人無敢以
私進者歷任三月餘告歸里士人贈清風吟一帙同屬元氏有李
涗字雪生順治八年舉於鄉十二年乙未成進士初宰華亭改治
婁多惠政公餘周歷四鄉率民墾荒田皆踴躍赴功遂成沃土縣
苦於催科涗與民約合分月輸納不事追呼去之日百姓祠祝之
兄灝字漢元順治十五年進士授永康知縣民有煎土鹽者商訟
之灝以民任地賦當得地利鹽道怒罷其職士民泣送如失怙恃
所著有宦稿及居家寶訓諸書

李如喬 張冕 王之俊

李如喬字廷標肅甯人沈毅有志略順治八年拔貢初授廣東南雄府通判陞曲靖同知曲靖多山苗彝雜處嘗不靖如喬甫下車易服操土音潛入苗境察其險要出入道徑遣兵直擣其巢禽首亂數人寘諸法餘黨駭潰爭乞降賞以牛酒羅拜而去終其任無變動者事聞 召見候陞時吳三桂有異謀 上命順承郡王勒爾錦為靖寇大將軍駐守荊襄知如喬賢命招之幕府從容贊畫無遺策將軍深倚之旬月寇平 上嘉之賜宴便殿並諸珍物補甯波府同知康熙十六年充鄉試同考官檄監振務如喬按戶受食不假手吏胥全活者以億萬計民為勒石紀之以功特授揚州知府調瑞州加布政司參議總理刑名摘伏鋤強案無冤抑百姓有青天之呼時福建延平道缺人督撫合疏薦之 上知如喬才允其請 命下未赴任而卒歿後無歸櫬貲士民為醵金殯殮臨

行奔走號泣者塞路同邑張冕字姬綖順治五年拔貢除廣西柳城知縣時柳城尙阻兵改署武宣蒞任後核軍營難婦三百八十餘使還里完聚之尋至柳城地經兵燹後曠莽無居民冕芟荊棘驅虎狼掩骼胔招流亡男婦五百餘口還舊業督墾荒田作興學校期年教化大興更單騎入獞賊韋扶教峒巢諭還所掠士民妻子八百人肖像祀之王之俊字秀甫順治八年舉人知豐縣邑值黃河要衝民歲修隄防費重爲累之俊捐俸置田五十畝植榆柳數萬株備樁築用勒石以紀邑人至今利賴之

劉永祺

劉永祺字齡九冀強人順治十一年拔貢生考授中書舍人管司經局正字康熙十九年出爲陝西臨洮府同知駐河州管茶馬舊例以官茶易番馬永祺奉部檄改徵銀邊地銀少多逋負喟然歎

曰民窮如此將使鬻兒女哉因代輸家財七千金番人感泣上官僕役有凌轢州郡者杖責之聞者失色土民疑獄檄訊輒立斷事關風俗勸懲之尤力二十三年遷貴州銅仁知府時吳三桂初平戸口凋落苗司鴟張軍卒多不奉法合丞祺威惠並行一郡帖然二十六年以目疾告歸初丞祺家素封好施與前後焚券四千餘金及代輸番銀家益落幾不能自存而德望益隆鄉里爭訟者造廬就質不復詣官至今人猶樂道之

紀元

紀元字季愷號子湘文安人順治十二年進士初任杭州推官康熙六年量移江南徐州河防同知十年陞湖廣漢陽知府十九年再起為陜西鞏昌知府所任皆繁劇地元處之裕如杭為東南都會訟獄繁多元聽斷明允寃獄多平反向時罪無大小輕重共繫

一獄牢戶湫隘多染疫死元擇錢塘空地別建室數十楹以居輕犯全活不可勝數杭嚴道范印心爲御史汪之沫所劾落職逮問元知其寃力爲剖雪時汪適典試兩浙大吏重違其意駁之令復審元俟試畢攜案牘詣汪汪蓄怒以待元笑曰此朝廷三尺法豈容私意於其間耶手摘疑件逐條指示曰必如公意請公出一讞語職當平署之可乎汪愕然汗下遜謝曰君執法不撓眞包孝肅一流人也遂引入座上締交盡歡而范事得白時浙中有通海逆書諸大獄元嚴禁波累民賴以安其防河淮徐也茶菴隄決城不浸者三版闔郡惶惶爭避水登雲龍山時值大風雨紛傳隄岸盡潰夫役皆奔散吏胥懼固請元元屹不爲動曰吾任河工避將焉往此身與堤當委命陽侯耳馳騎河干從者僅三四人張蓋隄上人夫望見稍稍進遂置布袋數萬囊土以塞之隄完無恙守漢陽

時兼攝武昌府事武昌駐防官兵數千困乏糧圖不軌元聞之請於撫軍持三月糧至營開諭之三軍戢然是時王師數十萬下楚軍需絡繹元咄嗟立辦蒲圻縣紅石等團跳梁負固大將軍遣官招撫皆畏難不敢行元曰叛在賊不在民朝廷赤子豈敢久抗耶遂慨然銜命往單騎入營開誠勸諭皆相率歸命官鞏昌邊徼荒涼民無完堵元招徠安集之始復業修整學宮講明祀典博求遺籍以教士人比之文翁之化蜀云元平生慷慨好施予遇事敢言無所避批駁導窾輒中機宜故所至上官皆倚重之然好以才傲物又性疏直不能闒媚趨時好故躓而起起而復躓以卒著有臥遊山房稿行世

王階

王階字裕清號晋若景州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授台州推官有蠹

民父子相濟爲惡詗得其狀治之民挾勢以賂請階揮其金杖殺之海上賊起階城邑無算官軍抵天台阻於險階進曰兵法虛實而已請先馳檄以虛聲恫之旋縱火燔其山沃以水加斧鑿軍遂逕行東南達府東達寧波西達蒼嶺南至於溫北至於新縱橫六百里悉用其法撥兵倍道進出賊意外郡賴以安復請造疑城三十六遏賊鋒捌屋數百間居流民內徙者是秋暴雨海漲寇又至階率先登陣會颶風大作發石拔樹階部勒將士順風燒賊舟鼓而前賊潰獲大礮器械無算量移華亭丞分防涼州涼絕徼番變環伺士馬飢羸階申言積糧之弊免貽誤兵食軍府上其事遂爲例監司忌階能將以事中之時莊浪屯大兵數萬使饟糧草三十萬期以十日自鎮番至莊浪六百里多氷險不如期會則殺之階至輒先一日總督奇其才解衣以衣擢廬州知府再移湖州攝杭

嘉湖道初台之太平縣上浦里虎爲民害隋備牲醴牒於神虎遠匿尚書胡兆龍撰祛虎碑記之守廬江夏大旱禱於包拯祠雨降蝗滅守湖州卞山有蟒妖敗稼檄之蟒自死人稱其異教士以行己有耻爲本治民以無情不盡詞爲本故所在有能名著有世法同行德音初集越秦政餘冰心齋文集詩集詩學詹言等書

孫際昌

孫際昌號名卿河間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刑科給事中時江南饑饉大吏奉行不實際昌上疏曰江北數省州縣去歲傷於澇今歲傷於旱饑饉流離至人相食撫臣入告棠 皇上賜錫噓枯燃燼人人感泣及臣同官姚廷啓臺臣顧豹文各請借支漕糧沿途振濟雖部臣以俸餼給經費不便挪支臣知 皇上中心耿耿未嘗忘此數萬生靈也竊念此數萬生靈者流離顛沛至於此極

而府縣吏役奸蠹不息或怵官以考成之嚴或誘官以羨耗之利或閭閻難措而勒里胥以攤賠或骨髓已乾而追田廬之盡賣若再逢荒歲必至於借貸無門即幸遇豐年亦苦於恆產久失耕植無地富者貧貧者丐丐者死斵削至此元氣索然若不預為請命恐被災州縣官吏但知肥已罔顧殘黎或一面私徵或一面詳請者有之追呼一到攝魄驚魂違旨虐民莫此為甚請敕令直省巡按御史查有被災州縣先嚴檄不許開徵仍察如有私徵等弊置以重法庶 皇上非虛被之名而饑民有實沾之惠矣疏上議行時把都公擅國權果於刑戮獨際昌力爭不可上疏劾把都專恣得請緩死者甚眾把都公怒出際昌為臨洮副使陰屬總督使陷際昌際昌知之遂告歸初臨洮舊有以盜繫獄者二十餘人讞未定多以拷死惟七人僅存際昌疑其冤反覆勘之果得情皆免死

時人神之

于琨

于琨字勝斯號瑤圃大興人少孤居喪盡禮家素貧不能赴村塾竊耳授諸生講誦或假觀經史各弗與者日過其宅強識之學業遂大進補博士弟子員順治十四年試於鄉巳中式矣以字誤被落會　詔校天下諸生之在輦轂者錄取能文工書之士以次擢授內秘書院中書舍人琨善言論遇事果敢在院數載諸大臣皆優異之尋外授浙江湖州府倅郡有三代盜者以勇力聞白晝衷甲爲市人厭遇輜重則挾之而趨琨偵知出入地單騎前往命胥役躡其後悉禽之耿逆據八閩浙江騷動　朝命督師宣言歸順者予不次賞郡人孫某素無賴一日引趙甲季乙持僞告身自稱賊中大帥願率兵三千內附督師大喜將奏聞先給銀牌署銜各

有差檄琨往驗兵數琨心知其詐廉得甲乙姓名孫乘大輿持刺往謁琨僞爲恭敬狀揖入內署語相得也叩兵數及器械安在孫誤以琨爲長者吐其實且曰願公少緩期申報琨佯許諾謂曰且日可命二人來詰朝甲乙果擁騎隨孫至琨預伏健役門外悉禽之叱曰若非某邑盜牛者耶何敢誑吾下之獄疾馳白道府皆錯愕不知所爲命往督師言之督師怒叱琨欲殺降爲功琨不爲動瀝陳利害數百言督師釋然悟降階執手曰吾幾失今知汝非常人也洎湖十餘年調福建都轉鹽運使司運同以廉平署上考康熙二十六年主科場外供官內徵海錯數百斤力言行戶苦狀減止六斤餘稱是小民感德肖像祠之閩督將修戰船都八十餘艘巡撫檄琨往勘應修者祗三四艘耳將校醵金五百餽之弗許巡撫益賢琨特薦升常州知府時水旱洊臻閭里凋敝一意撫循以

清靜爲治吳中積習爲之一變尤善鉤距疑獄初佐湖時杭郡有盜未獲刼主誣其仇某執繭衣爲證合逮至鍜鍊成獄琨疑其冤詢衣自製否刼主曰然命衣之其長及地琨厲聲曰焉有自製而身不稱若是刼主懾伏立破械出冤者既守郡以事往蘇州道經無錫漏二鼓舟纜忽斷琨驚起月明見城下橫屍急呼邑尉問之對以醉墮城死其母與妻已具狀矣反郡逮妻婉詢之果吐實言吾夫利與某有姦弗吾禁也既以金盡卻之某昨醉吾夫登城遂不反繫某至不待榜而服江陰翟禮里豪也私鄰妻闞氏謀殺其夫詭云以貧自刎死有陸姓者知之憤甚畏翟弗敢言夜發冢破棺見屍其門闞虔不能隱反控陸於縣縣令援律擬大辟事上郡琨疑有故微行得其狀逮闞詰曰與爾同謀殺夫者非某耶彼已具供爾何諱闞語塞遂幹役偵翟獲之大呼稱冤檢其身得數紙

皆所錄卷案現据之地曰此何爲者耶翟伏罪與闞俱論死其發
奸摘伏多類此以老致仕遂家於常康熙四十五年卒年七十一

賈雒英

賈雒英字子才號漢升河間人明殉難知縣太初子也九歲爲兵
所掠逃歸河間其母沈氏撫教之十四歲爲博士弟子進謁縣令
適戚黨有相告訐者令疑其理枉詢及之雒英以數言剖決令驚
曰君他日此席不足爲也順治十四年舉於鄉授四川筠連知縣
筠連遭兵火邑里蕭條雒英招流亡具牛種募民耕墾之戶版漸
充改廣東新會知縣新會山海交錯素稱盜藪其渠梁氏尤悍羽
翼徧城內外雒英密請於大吏謀而殲焉脅其黨數百人曰此皆
赤子也後皆爲良民以功擢山西岢嵐知州州以七月隕霜殺穀
適西陲軍興上官不欲以災告雒英力請乃得振有人爲怨家所

誣者罪不測雖英爲雪之遷戶部員外郎再遷刑部郎中以老乞歸初甲申歲禔出穀捐振當事旌其閭少孤養於舅氏於其歸也爲買腴田百畝報之

王澤洪 父顯 從弟澤長 澤長子楨 楨子涵熉

王澤洪字郇雨曲周人父顯字純伯明崇禎十年進士授吏部主事清初薦起河南道御史視鹺兩浙商民感德爲肖象六橋三竺閒歷官湖廣備兵有惠政澤洪順治十四年以廕貢謁選泉州知州撫字得民心歷署晉江同安皆有政聲康熙七年陞饒州知府十三年逆賊蔴起廣信副將柯昇舉城以應饒州大震澤洪儲糧清野具器械爲城守計賊黨以逆書相誘卽時申報之參將程鳳陰通賊勒兵執澤洪詰責申報狀抗言曰吾職在守土逆書安得不報賊怒詈辱之不少屈願乞一刀以完臣節賊相視擁之行至

弋陽橋乘間投鄱江民船救之獲不死間關赴省從定南將軍討賊十四年六月復饒城仍知府事時偽參將陳武魁擁眾饒南廣信間澤洪開誠佈信曉譬順逆武魁率所部投誠並禽賊首吳華貴等數百人克復樂平萬年諸縣經理善後修繕城堡以勞卒官從弟澤長字說霖康熙五十四年進士任偃師知縣卓行戶奉檄理截漕二十萬饟秦黃水泛溢月餘不得前乃決策白撫軍立廠孫家灣民不累而事集以廉能擢御史卒官澤長子楨字宸楓蕪湖知縣邑爲古鳩茲地兩浙大都會民多四方雜處商估輻輳狡獪隱現號稱難治楨至百爲俱舉決疑獄馴旗丁革陋規清盜源勸農治水明倫課士捐俸贖難婦療疾病備旱災再年而頌聲滿道路禮部尚書韓菼稱其合能吏廉吏爲一人康熙三十九年卒年五十六楨子涵煩字漢珠號鼎勛幼有至性純孝異常人丁父

艱毀幾殆母勉之始稍食飲如禮釋服後昕夕侍母側初以歲貢選句容知縣未任改西安績最當遷而思母甚遂請急歸母卒久之除金華同知尋改神木念先人邸隴時悽愴急舉引年例乞歸涵煩吏事精敏在西安時發伏若神明民有殺其兄誣人者廉得其情實諸法在金華有大姓以析產搆訟出槖中金請間叱不受處神木嘗攝縣篆脫裔姓誤傷罪一時有賈父謡涵煩有兄涵焜早卒撫其子賈成立如所懷性慷慨樂周人急醫士孟某當葬乏貲出百金贊其成鄜州牧虧帑千五百金悉爲代償喜哦詩工書法所爲詩曰撚鬚吟請告後八歲卒年七十一

范育蕃 胡俊

范育蕃字百子號西柳雞澤人博學工詩性純孝家貧躬漁佃奉親順治十四年舉於鄉官寶坻教諭待士有禮餽贄卻不受尋中

十五年戊戌會副擢永甯知縣甫下車錙火耗謝苞苴除豪強莫敢干以私夏旱作祈雨詞自責雨立應歲乃大熟時關中有寇警大師駐洛陽責民運餉風雪中首畫建就地採買之議卒祀河南名宦著有深柳堂詩稿同縣胡俊字升士康熙三十三年進士居家以孝友聞里有房姓挈婦外出夫殞婦依異姓扶櫬歸不逞者誣以姦冤莫辨鬻女求白俊與金而還其女山右周某旅困欲棄室俊厚給之夫婦得相聚如初官崇陽知縣修廢舉墜邑俗貧富多悔婚夫病或夫歿者其妻往往借養夫養子招他人入室名曰坐堂招夫俱嚴禁之民始知恥有豪強刼聘女奪之歸其夫再攝蒲圻振饑捄荒所在多惠政民勒石頌之

張尊賢 陳萬春

張尊賢字賓臣號松濤唐山人順治十五年進士家苦貧事親至

孝與其兄尊美同居終身無間言其通籍起家尊美之力居多授湖廣醴陵知縣學宮歲久圮捐俸修葺之均里甲勞逸招流亡設法存卹來依者如歸市康熙四年邑大旱繪圖申免糧賦九分之三墾荒田五百餘頃民飢發帑振之活民千戸遠方流民至其境者捐廉設粥廠全活數萬人有清政紀德政錄行世後百七十餘年同縣陳萬春字惠溥號東華道光十二年舉人令山東三十年海賊剽掠石島商民多失業萬春督勇禽賊數百寇遂平權高苑值河決請緩征減漕米數百金補平原卻賄金五百咸豐三年河決陽谷奉命賫帑金二萬餘振貧民全活甚眾調曲阜南捻北竄七犯縣城萬春率團勇登陴固守獲通賊數人置之法賊遁獲安年六十七卒官

谷峰 高廷獻

谷峰字飛巫號北野元城人順治十五年進士授四川東鄉知縣邑遭大亂諸政廢弛乃興學校修城垣立倉庫丈田畝開茶利清戶口安流寓招難民劉應元等九百六十戶時亂賊楊秉徐邦定猶抗阻不服大兵進勦而艱於餉峰請總督李率泰檄鄉民刈其禾設奇兵衛之彷古資食於敵之策二逆遂出降乃以兵歸總督民隸有司及稽其兵數不敷使者謀諸峰欲以難民劉應元等實之峰毅然曰為民父母宜化盜民為良民寧得指良民作盜民乎尋巫山賊劉二虎作亂總督率兵勦之檄峰運米七千餘石餉軍峰兼採焰硝千斤鐵彈數萬輸之巫山總督喜曰谷東鄉眞文武才也寇平內升兵馬指揮行至洛陽而卒同縣高廷獻康熙五十六年舉人授江南虹縣知縣豁免河淤田賦革採辦秫料舊章雍正三年朱家口河決虹大水廷獻懇停徵撥臨淮米分五廠振之

碭山毛城鋪水溢倡率紳士捐穀數百石分振災民復減價平糶給籽種民無流亡歷遷吳縣溧陽休甯所至有政聲仕至安徽安慶府同知

魏雙鳳

魏雙鳳字雝伯又字陽伯獲鹿人順治十五年進士選授江西新建知縣前令以虧累被羈者凡五人雙鳳下車即爲出結縱令還曰吾以一身當之五令皆泣拜去新建當省會衝繁地清初定鼎值三藩之變大軍往來郵驛無缺供日坐堂皇往往至夜分不息寬催科緝盜賊縣署學宮驛堵書院皆次弟修復在任十年弊剔糧清四民樂業臺使交薦稱爲疲邑健令以卓異膺行取擢御史第一康熙十二年試四川道監察御史巡視北城特差巡按兩淮鹽政題蠲湖南江西等郡逋課數十萬一年報滿轉江南道稽察

崇文門稅課盡吏無所行其奸疏凡數十上皆國家行政大計其恤刑獄一疏謂上司濫發人犯州縣濫禁應詳議處分定爲例又婦女非重罪不收監應敕直省修女監俾男婦有別以昭廉恥又謂四書五經大全故明永樂時刊布序列前代君臣不合大一統之義應選取通經博古之儒詳加考訂刪繁正譌名儒如元之許衡明之薛瑄凡議論純正有合經義者悉爲補入且四書大全止有朱子大學中庸或問而無論語孟子或問亦應增補以成全書頒行學宮永爲遵守兩疏皆奉 旨議行十八年 詔舉博學鴻詞特薦杜越袁佑崔如岳十餘人尋爲督捕理事官洗冤直枉多所平反二十一年遷大理寺少卿奉 命祭告炎帝虞帝二陵有南征紀畧南遊詩草行世升宗人府宗正卒於官年六十有六

杜鎮

杜鎮字子靜南宮人明崇禎十二年舉人甲申之變盜賊蜂起鎮倡義集士民盟於神修戰具固城守賊薄城下知有備不敢攻鎮出不意簡精兵大創之賊遁走順治十五年成進士康熙初知山東陽信知縣邑疲瘠積逋十萬四千餘金鎮諮其在民者其在官者則爲代補之十餘年積逋一清鎮爬搔利病如營其家私不數月邑大治擢中書舍人六年陞刑部湖廣司主事纂修大清律並與修　世祖實錄授翰林院編修鎮倜儻負智略嘗思任艱鉅一試其才文學侍從之臣非其志也康熙十二年請急歸里十五年起補中允陞侍講晉侍讀復移疾去家居蒔花植木徜徉其間性善飲能竟夕不亂徵歌顧曲雜以滑稽善談當世之務大學士梁清標謂其才左宜右有可以斷決大計宏濟艱難而不究其用可爲太息也白蓮教匪之亂官軍攻克之掠婦女以千計鎮貲宅得

五百金持詣軍前贖歸閉之公所傳其家認領去值察勘隱地令下當事者謀按畝虛增而以墾荒邀功鎮曰此百姓累也力陳其害乃止歲凶發倉振飢倡富室捐振散米全活者衆其孜孜爲善若此卒年六十八祟祀鄉賢著有寶田齋草

李如滂

李如滂字沖淵號澹菴高陽人明末其祖父皆死於亂如滂崎嶇兵火間獲遺骸歸葬撫幼弟篤厚弟病憂不能食其孝友爲鄉黨所稱負雋才豪邁淹雅能文順治三年舉於鄉十六年成進士授江西萬安縣知縣清丈地畝奸民皆讋懾築壩於蘇溪下流蓄水溉田歲獲豐稔調湖南零陵縣明察善斷他邑有疑獄悉委之審讞永州民吳繼壽誣訟李楚蘭父子繫獄數年諸令皆莫決如滂摘其情偽立釋寃者零陵荒僻附山郭爲險因好事者倡爲鑿

池之役道府檄下與作如滂歎曰民力竭矣尙堪此重困耶力爭之得寢以丁內艱去任邑民赴闕請留者數百人格於例不允服闋官四川鄷都縣多惠政民勒石頌功會吳三桂反滇蜀糜爛如滂陷於賊迫以僞職不受羈三年志操不少屈乘間脫歸歷荒箐峻谷犯鋒鏑冒死達荆州叩軍門述賊可滅狀且劃策以陳制府上聞朝廷嘉其節 詔復原官尋以助餉焉京次病卒著有行素堂詩集行世祀鄉賢

戈英 孫錦

戈英字仲育號實齋獻縣人繼臯之子方誕父夢天馬行空中雲霏霏作五色語人曰此子當有異也年六歲喪母入塾讀詩至蓼莪痛哭不已師欲扑之問知狀爲之泣下十四入邑庠中順治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康熙三年授山東道監察御史正色立朝慨

然以天下爲心首陳漕政十害曰多收之害貴折賤買之害私折之害盤送之害營官買糧之害比欠之害絶軍之害幫貼之害旗軍之害繳票之害又請禁革江西提甲弊習謂州縣所轄里數無論多少總之一里共有十甲每年催徵錢糧十甲必以一甲督之名曰見年里長一歲一換歷十年周而復始有司苟無横徵私派之弊則一里長効一年奔走督催之役不爲累也臣聞在外有司多方私派每里長應役之初例有饋賂有公堂禮鋪堂禮之目里長復派之各甲各甲未能依期完納則累及里長困苦不堪然猶以九年之餘積供此一年之費尚易支吾也近年江西行提甲之法而其害則有不可勝言者提甲者督催錢糧例責之見年里長而有司則合計此年應役應費若干巧立其目曰補庫曰造册曰公費追比敲樸不能少緩於是遂免一甲之見年里長而提次年

二甲爲見年里長者前所云公堂鋪堂禮物及一年額外雜費仍復派徵矣計每縣有糧一萬石者除正賦外每提一甲即多徵銀二三萬兩夫百姓正供尚慮難完今復如此則煢煢小民勢不至鬻男女逃亡死徙者未之有也請敕部嚴行禁止又陳考滿寄憑嚴武弁恤旗兵察陞員留任諸事又請恤刑以弭天變遇災蠲免請停本年徵豁次年額其法至今用之於時地丁多荒絕請勘除以甦民困疏凡十數上皆見施行巡歷四城奸頑屏懾轉掌浙江道司登聞鼓六年命視川湖茶馬所至體察民隱宣布德意番民肅然繪有發番圖及西秦記事詩刻丁繼母憂服闋補官疏請豫教諸王陳弭盜要策摘安撫捍飾沈艘侃然正色中外憚焉十四年　命巡視兩淮鹽政故事鹽場有陋例朝臣饋遺皆出於此英至一切盡罷之以是頗叢怨張鳳陽者淮大駔也疏請治之未得

旨適丁父艱反爲鳳陽所誣坐落職部臣因議坐賠借振銀二十萬兩羣商籲於後御史郝浴曰自戈之任也歲增課不啻二十萬非加之商向所橐大者也戈於商未嘗取一文願公輸十二萬以代償浴爲請遂得免二十三年　駕東巡過河間問英因察向事之枉械鳳陽至京師論死還英職將復用而英已被病矣四十二年南巡復遣使存問又明年卒年七十有二所著有居易軒詩文稿奏疏若干卷孫錦字絅公號素菴雍正五年進士以知縣發河南按察使盧焯老於刑名每舉所閱疑難案試錦一二言能中肯要焯驚異薦於大府抗直不能附阿以勘振失大府意挫折之不予官會大府卒乃得授嵩縣知縣嵩二程故里伊水出陸渾鳴皋間錦相地利開古渠十八支渠八十以溉田請除伊瀕岸水刷地糧五千餘畝罷行戶獵戶土貢百合諸派累民大悅乃建五社取

中州道學編伊洛淵源錄及呂沙隨呻吟語與諸生講習敦勉修復二程之業五年教化大行人以涉訟為恥錦久以明決能部事著名上官凡遇諸不決事皆委錦往決前後所決以百數將超擢委攝陝州知州會易上官有以甚語中之者解篆就質已而事得白復官錦以親老告歸及父母卒乃補浙江開化知縣勤於職調歸安歸安附郭事至劇錦曰吾治簡以勤治繁以逸於是重修東昇閣作適成亭引流種樹脩然如無事者人詫問故錦曰吾之逸吾之勤為之也邑繁以訟多耳訟多必多虛詞虛詞者利在不理不理將益生轇轕乃至不可爬梳吾於來必受受必窮得其情一二得其情虛者將盡遁矣此所以逸也有宦某遺妾守志嫡計奪其有故使有所往既往鎖其宅投詞誣之又使族老生四人證實其事錦疑焉立訊得其情四人皆與謀者方是時妾懷刃以爲苟

受誣將自剄於堂邑人觀者數百皆知妄冤既得白讙呼稱神明指罵四生唾其面或問曰公聽訟何明也錦曰是在禮書色聽貌稽得過半矣雖然必主於靜訟者類囂囂易有間以靜伺囂不難得其間持之抑又有難者慣訟之子亦能靜勝則勿遽與爭多爲方以擾之使自亂乃能得間得間急操勿少縱彼將不暇遁矣聞者大服居三年多惠政以老乞休上官勉留請益力爲詩八章勒石東昇閣壁遂買舟歸時年六十有二又六年卒於家錦世修儒術崇實踐平生不著書人一見知爲儒者其自歸安歸也湖州知府李堂以古鄉先生期許之

賢能傳二終

大淸畿輔先哲傳第二十九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三十

天津徐世昌撰

崔華

崔華字蓮生一字西嶽平山人順治十四年舉於鄉十六年己亥成進士初授浙江開化縣知縣政務寬平力除蠹弊建義學課文藝士爭嚮學邑舊有里徵弊橫派擾民悉除之又以虛糧爲累陳於上官請豁免事未竟而耿逆亂作城守武弁蓄異志通賊陷城華齎印從間道出檄召十六都義勇鄭大來夏祚等涕泣開諭立聚萬人躬冒矢石與賊戰五日城遂復未幾再陷遭屠掠劇於前民無叛志亂平流亡初集積逋纍纍華繪圖上之大吏以聞 詔盡蠲四年額賦又贖民之流徙者値疫癘作廣施藥餅拯之論功擢江蘇揚州知府値湖河並漲華加意撫恤民忘其災二十三年

上命九卿舉清廉官吏華與范承勳張鵬翮陸隴其同在舉中擢兩淮鹽運使寬於督課商得休息而賦悉辦先是湖南長沙諸府引用兵餉引三十九萬一千有奇有請補行餉引者計課可四十餘萬兩華力言不便以兩淮浮課甚重又帶加餉商力疲乏若再補餉引必至額售者滯銷誤課事得寢二十一年遷甘肅莊涼道未行而卒淮民祠祀之華性孝友七歲喪父哀動路人事伯兄如父官俸所入悉分之昆弟不私一錢喜藏書雖在官手不釋卷生平著書有公餘詩畧及四書課兒講藝諸書子岱齋字青峙貢生官湖南長沙府知府著有坐嘯軒瑣言

康霖生

康霖生字澤遠號巔菴磁州人順治十六年進士康熙六年任廣東連山知縣峝猺暴橫下車單騎安撫陳以大義學宮久圮擇地

建學於治西興賢里之山麓學成以憂去九年服闋補山東即墨民因逋賦多逃亡霖生至招之令歸農給予種耕牛歲大登舊欠不比而輸治東南有華陰集者地當山腹無人居霖生常巡鄉憩檜柏下招父老環坐問疾苦因立市於此迄今成巨鎮民爲立祠肖象祀之墨城無北關居者亟不甯多妖死霖生知形家言度形勢價購民地建草菴三楹鑿井以飲關民人氣暢舒市廛遂盛民名其井爲康公井十一年以疾卒官墨人思之改祠爲五楹易以專瓦爲康公祠四十九年入名宦霖生事繼母孝嘗從父拾遺金州北守於途而還之邑西北二里量斗莊地窪而鹵賦無所出霖生解囊開渠教以種稻之法變爲膏壤民咸效之故至今一州多稻田又立學延師教族中子弟文風蔚興乾隆初入祀鄉賢祠

楊之柄

楊之柄字伯深號九春良鄉人順治十六年舉人除稷山知縣陞刑部主事簡甯波府知府爲人性直而通敏處事一以是非爲斷不徇人毀譽曰行吾心所安而已爲文疏宕有奇氣山東有黄家瑞者令良鄉奇其才後移宰他邑招入幕其讞獄之文必假手成之嘗曰吾堂可無吏吾幕可無客其莅稷山也初下車聞前令賢慨然曰居官當如此矣稷經兵燹後之柄殫心撫字錮荒地逋糧三萬餘減舊額之半編邑戶三十六里爲二十四里均役輪差徭輕賦薄民至今賴之其官刑部也飾以經典所全活居多曹郎例分覽案牘一字失簡則有堂責人多厭苦之之柄封繳獨先同官每私託代直之柄欣然應之爲冗坐署中循閱無倦容曰吾郎以此練勤且諳習故事不猶愈乎故守甯波凡六年精密宏達處盤錯能迎刃解其除吏弊裁差擾折訟獄徵豪猾振荒弭盜諸政罔

不措置裕如舟山之役軍書旁午凡備糗儲茭造舟治甲百務畢集之柄目[illegible]耳聽口答手揮民不病而事畢濟之柄初至郡時浙大吏欲廉某陰事之柄曰長令也保無他大吏又命監司示意必欲實其言之柄又曰不可令竟賴以全其持正不阿如此未幾以疾卒祀名宦

王公任

王公任字朋范號西菴大城人順治十四年舉人十六年進士選授浙江開化知縣開化吏猾民頑豪家巨族多不法公任至破除積習絕苞苴犯科者悉置之法復爲嚴期會定約束一切征輸期立辦吏民皆懍懍三衢爲八閩門戶滇蜀未平軍師絡繹公任供應糗糧芻茭事井井皆立辦課績爲兩浙第一時因星變應　詔陳言略謂　皇上當修德以回天變請不時召對詢民間疾苦兼

可知人優絀又請數御經筵復詹事府官禁二氏之學使士民勿惑邪教其言俱愷切深至康熙二年癸卯分校省闈所拔皆名士事竣撫軍酌酒相賀且曰我固知爾才前見奏疏矣每欲特薦因遣賦累累中止者再矣此豈勢豪相抗耶公任閩撫軍肓行之益力奸人悚懼不相安夜僞爲盜者斬門入署殺之後撫軍范承謨至白其冤始得歸葬

劉滋

劉滋字霖蒼任縣人父盛時以德行稱明末盜賊蜂起相戒毋入劉公家滋中順治十年舉人十七年成進士康熙九年授江南績溪知縣績溪多山民健訟據險相爭或十數年不解滋以理諭皆悅服無一譁者剷除巨蠹刁風以息四鄉多石田賴溪水以灌雨多則潦少則涸迺設法蓄洩旱潦有備捐金修學宮興學教士紘

歌之聲達四境饒州寇亂大府調兵至滋措餉助剿得速平論功爲最旋丁艱歸服闋補吳縣吳賦繁重逋負纍纍前縣多罹此去官滋寓撫字於催科丁銀十餘萬兩漕米八萬餘石皆次第完納檢察漕政畚牘積案一清凡顯官巨室請託者以法繩之又設養濟養生兩院以振窮獨孤兒百姓頌其德織衣爲壽二十年湯斌巡撫江甯考覈吏治以廉能稱最者惟滋與吳江知縣郭琇耳二十五年疏薦於朝　特旨賜陛見內授刑部雲南司主事勤慎供職益厲清操陞本部員外哀矜獄囚每冬月煮粥製棉衣按名施給獄囚感泣遷禮部主客司郎中尋提督山西學政按察司僉事先是令績溪時爲江甯同考官得彭定求顧焯者六人二十九年庚午典試雲南又得尹泰等數人亦績學士也上以其精鑒衡故有是命滋益奮勉自矢校士三載苞苴不入門循例供給亦屏却

之平陽地震捐千金拯恤以勞致疾二十六年卒年六十五著有四書辨疑行世

李孔嘉 子廷徵

李孔嘉字仲淑號葦園又號容菴景州人父化龍諸生以博學聞孔嘉幼稟異質讀書能數行下年十三學使吳履中奇其才拔以冠多士順治八年舉於鄉十八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遷戶部主事督與平倉置黠吏數人於法著爲令奸無所容進江西司員外郎力詆無名費稽賦籍盈絀請奏除南昌浮糧爲民害者草具格於衆議不果行康熙二十三年典山東鄉試得知名士顏光敏何世璂等當世稱之遷禮部郎中孔嘉明習典制收錄遺文同官以爲能咸推重焉會集議　孝莊文皇后喪禮值　朝廷新立儀曹無故事可稽皆錯愕莫能決孔嘉參酌古今儀注繁約中節事以

修畢竟以積勞中疾歸里踰年卒年六十四所著有經世書籌倉
管見司庾草清暉堂集子廷徵字鄰仙以拔貢歷官常州知府清
名藉甚無錫南北三郊舊有支河為農人往來路時議以私渡設
關榷廷徵恐因商病民詳革之承恩寺僧幸於大府強淫某工女
不從殺之同官怵於勢緩其獄廷徵嚴訊得實置於法關使某將
干以私餙美姬遺之廷徵遜謝其人慚而去在官不攜家室帷帳
敝衣澹如也以事謝官江南五縣民譁然罷市時遂寗張某以使
事渡江士民赴訴者數萬人卒以有所沮不得直歸年八十六卒

曹首望 姪鑛

曹首望字統六豐潤人父繼參字仲相以明經通判太原署開州
值姜瓖變作偽檄至戮內應者數人亂乃定賊薄城下守陴者皆
驚困守月餘適援兵至始解圍去敘功擢袁州知府卒於官首望

以拔貢官中書舍人轉戸部主事榷蕪湖關惠商便民擢禮部郎出知蘇州府蘇當逺道供億浩繁會大兵過縣令皆棘手首望咄嗟立辦境內帖然首望在官清廉日矢不名一錢康熙三十九年祀鄉賢姪鑛字文融一字璞庵貢生官平山教諭課士有方擢山西永春知縣折獄平允墾荒田蓄水利遷知保德州內陞戸部員外郎晉刑部郎中以憂歸不復出卒祀鄉賢

陳光祖

陳光祖字順侯大興人父宏儒順治十一年武舉游粵西以材爲制府所知召署督標參將兼攝富川知縣比疏請實授未拜命而卒光祖康熙二年舉順天鄉試十七年謁選授內閣中書又二年遷刑部廣西司主事明年晉江西司員外參定律例有姚李兩姓爭產者李利姚之產强聘其女比姚訟之急則獻其產於要人以

求勝光祖獨持不可卒正李罪又二年遷戶部陜西司郎中同修會典會廣西布政使奏大吏侵冒軍餉十餘萬　詔遣曹郎廉慎有幹略者按其事光祖往鞫驗得實籍其數以聞拜浙江按察使僉事分巡甯紹道既至剔蠹鋤強酌定海關課額商民利之時舟山甫隸版籍灌莽彌野光祖乘舟觸駭浪相視島嶼形勝曰此浙江之屏障閩粵之聲援也非築陴樹壘不足以壯戍守議上大吏韙之後越數年詔繕城堞駐重鎮且建邑置吏撫綏新附人咸服其先見云二十四年以積勞卒官年四十五

王郎 子庭蘭　孫今達

王郎字文益號均廡曲周人年二十三中康熙三年進士初釋褐授中書典四川試旋陟刑部主事改禮部出補雷州知府雷濱海荒瘵爲珠崖門戶都守以下武弁十數多投誠劇盜目兵卒市兒

游手肆虐閭里或白晝攫人財貨當事恐他變皆噤不發横愈甚鄖至裁之以法皆肅然守紀律不敢動間則詔諸將弁飲酒角射講兵法忠孝大義聽者始氣奪涕泣輸情愫兵民始安海濱民樸陋搆訟者吏輒肆意侵漁率破家鄖至則牒朝投夕報蠹吏不能爲姦利去官之日民擁哭不可留因詳記其政勒石焉歸里後燕居深坐賦詩閭巷教子弟以通經致用爲學康熙四十二年呼酒沃斝觴掀髯笑曰丈夫不獲有所建立而止此乎顧諸子曰若輩勉之勿隳我清白聲已而頭眩卧數日竟卒年六十鄖少年筮仕才能冠一時宛平相國王熙有國士之目禮部尚書韓菼刑部尚書翁叔元尚以文字交相知最深然性恬退不以富貴貧賤戚戚於心論者謂著籍三十年位不稱德業不竟才蓋深惜之云子庭蘭字謝佳號鶴洲年二十三舉於鄉學博才長以文章名一時父

沒家貧授徒自給久之始就選除崇信知縣邑居萬山中舟車負販不到民在在仰地產俗窳以罷繼不支是時邊徼方用兵郵檄上下躬爲枝柱事必第皆興閭閻不驚其聽訟善摘伏剌情僞罔遁西甯番張伸者以析箸故誣僧張落住逆謀獄連數百人落住故饒貲當事恩嫌莫敢白按察使以屬庭蘭訊之無驗卒理出之赦伸罪然卒以持正中忌者諱每事齮齕遂投劾去抵家囊無一錢高坐晏然惟著書課子以娛暮年而已乾隆十年卒年七十二今遠字乘黃號用晦幼穎悟適倫年十歲輒摹爲詩編其集曰棄餘草甫成童補弟子員隨父之任益勵學弗輟庭蘭罷官歸家徒四壁或晨炊不繼晏如也乾隆五十七年舉於鄉嘉慶元年成進士授山西垣曲知縣垣曲山僻多虎夏傷人具牒詣山神虔禱患遂絶莅官三載究心吏治與民休息暇則招諸生爲文會于自披

閱歷寒暑不少懈一時有來暮之謠丁父艱服闋補山東之長山民刁頑健訟今達日坐堂皇案牘無宿剖决如流吏民懾服十五年庚午分校東闈值　上南巡隨大吏迎　駕賜宴賞貢緞一端時以爲榮巡撫鄂性剛直素少許可顧獨奇其才特疏薦之擢東平知州州界地窪下歲患水今達抵任督工役築長隄七十餘里又議挑金線河舊渠洩水防後患民弗便具狀請止持益力剋日鳩工逾年大水果安堵無恙先是今達高祖介刺東平以清節著稱今達嗣之清慎有祖風州民紀其事勒之石尋調濟甯州城南地千餘頃累年積水民甚饑逋糧二十餘萬甫下車惻然白大府蠲免之會黃河决需工料急飛檄上下限以期獨捐俸應之不借資於民卒先諸邑集事治獄持平無枉無縱有鄰縣捕役盜濟甯民家被殺鄰令欲民抵罪乞大府言之今達今達曰吾握三尺法

焉能殺人媚人耶卒以盜論旋以剛正忤大府引歸民擁哭不可留乃醵金贐之辭不受歸里後杜門講學時與二三同志劈箋拈韻寄郵筒唱酬臨終遺命曰吾墓勿書官閥誌曰詩人足矣卒年五十四令建性至孝在垣曲迎養其父不就易簣前一夕猶口吟負米心違終有恨之句愛兩弟怡怡曰聯牀爲樂讀書嗜經史究經世之學里近漳水嘗察其利害而爲之議略言水經漳水之源有二其一曰清出沾縣之大黽谷一曰濁出長子之鹿谷山派分流合入武安黍窟谷而一水性湍悍迅急挾沙石沮洳以下當其衝者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蓋自鄴以北土疏而地衍無山麓險阻以束其勢無川渠隄堰以瀉其威泛濫浸淫惟其所向故中間若臨漳列人斥邱數被沈災披圖可索也比年以來自全漳入衞下流有歸始無橫嚙之虞而廣大一屬尚不免小有遷徙如成安以

數里之塞而魏縣遂改北而之南夫魏邑以孤城逼水臨城之背則大河而其面支派也每當夏秋泛濫兩水分注水落之後則南河復涸而以北河為經流今忽併匯而南無隄岸以固之無溝渠以洩之隄山沙麓之壞將不免澤國之憂於是勞數里人工復數年故道計之得宜宜無踰此雖然為開濬之談者謂故道不達祇以上流梗阻取而濬之自復其舊耳顧未識所云故道者其覃懷底績之舊與抑水勢靡定漸移漸嚙於此稍久因而目之者與考漳水自西門豹史起章景駿後歷唐宋以來享其利者數世非其怒之於古殺也其時逼附黃河有巨瀆以瀦之故獲所注而不潰迨至黃水南徙而平干天雄二郡遂為衡漳之宅厯考郡乘所謂古漳河者僕數不盡大抵今歲南決明歲北移今按廣平肥鄉諸要處村里民居淤墊鄉者通流順適之地渺不可問當是時豈

無故道可挽而相視而莫救則勢不可也水之性地之宜實有出於人事之外不得不總前後而權衡之也且夫計水利之害者必當因其勢而順導之況漳之爲水又非可與凡水並論今日之故道卽往日之新河徒以下流稍通是以無疇昔之害如必挽而道之水之所趨障之使歸水之所舍强之以入挑濬之後保不復淤滯乎淤滯之後可不再挑濬乎去則煩畚鍤之功來復成平陸之地數數然伺水之間而奪之流而卒不勝也不幾於勞而罔績乎且何不用之全漳入衛之先不用之曲周廣平肥鄉之舊也則人事之無權昔之人固知之也然則爲今之計惟有疏而瀹之耳水之所欲卽以予之而爲之實其地使之暢流就下而已矣儻必曰故道之尋漳之爲漳其能屈曲以從人哉夫瓠子之塞河復故道然當時特決而出耳而舊道未湮也宋時六塔之議斤斤故道而

迄無成功黃水關天下之大計而不能舉天下之力以囘之也則漳可推也是利害之數也其議論通達多類此著有吹映音集藏於家

王原直 子榮賜

王原直正定人明禮部員外郎鍾龐子康熙初以廕授太常寺典簿累官甯波府同知甯爲海濱要口船舶出入罟者多索規錢原直一無所受又時時捕賊艘之剽掠者以才能陞福州知府甫下車省方問俗慨然以厚生正德爲已任閩地環山面海少沃壤耿逆亂後旗人奪民廬久不歸原直力請還之民減福清浮糧之賦代完古田閩清之逋欠者治郡七載仁聲惠政深洽民心二十九年以事解官郡人罷市數日不期而集者千人有裸體啣刀將以頭血濺地白其冤者照磨田玉璽狀訴代繫朝廷廉知其冤命大

臣覆按得實還其舊職民歡呼如得慈父母逾年卒於官子榮賜

康熙三十五年舉人授河南新鄉知縣奉法愛民清約自守俸外無纖毫私報最　特旨召見　賜貂皮珠玉遷陝州知州未三月擢萊州知府時登州有以千金進者榮友欲發其事榮賜瞿然曰求吾心無愧可矣何得以人身家沽一己清名乎乃以原金卻之人稱長者內擢部郎未及任旋里囊橐蕭然惟圖書數種而已

宋師祁

宋師祁字中郎襄強人康熙六年進士初授河南修武知縣卽兼攝武陟孟三縣事繼擢雲南開化府同知又攝臨安府事開化守缺卽綜攝之遂卒於任兩任皆當用兵之際事煩應猝動中機宜興利除弊必爲民計久遠修武郊外有小丹河道淤淺水至輒汎濫爲民害師祁相度形勢疏鑿四十餘里武陟當黃沁二水之匯

糧田半成沙磧師祁損益糧賦國課不失而民無累習陟三月陟民數千詣省請爲已邑令修民亦鬪邑爭之陞開化將行畢修邑當因革者勒之石以示後後自滇齎表入都道出懷慶三邑之民夾道歡迎百里不絕其攝臨安府也條地方利弊五事一飭放歸彝兵繳還盜甲弓弩二責土司立保甲三嚴禁土司私立罰贖四飭還僞鎭影占莊田五飭令土豪歸還塞地上官皆採行之開化民遭滇黔亂被虜數十萬賊平逐戶清查量遠近給路費無一人流離者及卒於臨安土司彝人哭奠者日數百人柩北歸兩府民哭失聲若喪考妣焉

紀愈

紀愈字孟起號曾齋文安人康熙二年土寇攻城愈籌守禦之策一邑恃以無恐六年成進士授內閣中書舍人遷兵部主事考選

戶科給事中晉工科掌印給事中勤慎端恪爲物望所歸初官內閣從定南將軍往江西有策畫功凡居民爲賊所迫脅者勸王寬宥之全活者衆或遺以所俘婦女貯之別室事平訪其家還之其爲諫官卽首言逃人株連之害禁妄指主家害良善求著爲令典試河南號得人視榷龍江關除積弊殆盡愈有遠略所言皆關大體不摺摭瑣細以沽直名歷官近二十年家無儋石儲子孫食貧如故三十一年卒

田三才 張倬 郭徽祚

田三才字萬先深州人貢生家素富世以忠義稱官廣西灌陽知縣灌陽地瘠民多逋賦三才下車吏請追攝三才曰無庸吏怪之未幾家使至則輦家金入官庫代民輸後罷歸民醵金償前所代輸入庫者三才不受曰此本不可爲有司訓吾偶爲之耳亦不須

汝償也子自修以貢生爲肇昌府西固同知禁火葬振災摘發
俗順化初三才方進秩遷告歸自修方陞知府亦告歸父子皆以
廉退著其同州又有張倬郭徽祚者亦一時循吏也
張倬字靜軒康熙九年進士除福建南靖知縣時用兵臺灣饋餫
急倬親至鄉里徵之日纔一食夜宿牛棚下民爭輸送輒先期
運軍前總督姚啟聖大言謂僚屬曰張南靖濟變才也充鄉試同
考官得解元鄭元超及御史朱元春陳書工部青蓮等七人入爲
刑部主事有殺人者尸久不得倬親至四家指雞棚下掘地尺餘
得尸人以爲神調吏部選員外郎出爲山西冀甯道得豪民一人
寘之法三晉震慴以按察司副使督學雲南建書院聚所得高材
生肄業其中延名士謝儼爲之師以學臣私入資給之人材競出
謝履忠王思訓董屺皆肄業生也使還陞布政司參政年七十六

本

郭巍祚字彥卿康熙二十四年進士官湖北監利知縣縣多盜巍祚得其魁急持之使自首黨羽姓名悉捕治之盜風遂絕撫軍聞之言曰良吏也江隄決於蛟報上官上官疑其欺罔將劾之民恐巍祚去共捕三蛟送上官不欺罔事乃已在官十年籌積貯時振貸捐俸修孔子廟庭文教蔚興課最行取禮部主事歷刑禮兩科給事中遷鴻臚寺少卿轉大理善藻鑑所舉封疆大吏悉稱旨分校禮闈典試山西所得多知名士 上鑒其忠賜朱子全書佩文韻府周易折中諸書及尚方珍品食物不勝紀設老臣宴巍祚與焉歿後二十年監利人思其德具治狀請祀名宦祠

李振世

李振世字章六號卧衡長垣人康熙九年進士選授河南獲嘉知

縣邑當南北衝地疳事繁前令以累去官振世一意拊循民貧無食者給糧米牛具墾荒二百餘頃大兵征吳三桂上官以振世才檄辦支應畢事糧草無缺供民不知擾父憂服闋補江西永豐知縣署中舊有妖祠乃作毀淫祠文驅蟒蛇斬之蟒長二丈粗斗餘以皮送郡守人咸壯之嚴禁溺女俗犯者并罪其鄰全活無算擢理藩院判逾年陞戶部河南司員外郎丁卯典試江西遷刑部江南司郎中時楚省裁兵激變　上命舉賢能者擢湖廣驛鹽道按察司僉事至則單騎入賊壘諭以大義衆感服全楚悉平署按察使遷陝西涼莊道布政使司參政以病乞歸卒祀鄉賢著有退食藁

翟國桓

翟國桓字瑞符武邑人由貢生考補正黃旗教習期滿選授雲南

河西知縣環縣境皆山嘗苦旱國桓相度溪流疏濬之以溉田民稱便焉猓玀與河西接壤民苦侵掠國桓單騎徑造其寨激切開諭皆悔泣因出牛酒犒之歡呼羅拜誓不復犯境猓玀之屬曰山蘇者性尤健悍挾强弓毒矢恣爲暴掠國桓請於上官得便宜縛其土司李阿白責之且將列罪以聞阿白叩首伏罪釋之去自是邑境宴然陞賓川州知州卒於官

劉若鼐 張濬

劉若鼐字爾梅號敬菴滄州人性忠直狀貌雄偉嗜讀書不事家人生產康熙十一年領鄉薦授新城教諭尋陞四川長壽知縣首除里民供應陋規頌聲翕然三十四年分校川闈所拔皆名宿時稱得士隨奉欽取丁內艱歸服闋補工部營繕司主事未兩月遷四川道御史巡視南城有攙民網利者廉索利獨一櫃痛懲之惡

俗遂變　特旨兼巡中城協理江南道稽察錢局噶爾禮巡撫山西貪婪多不法若鼐列欵上劾噶爾禮懼密謀内卿賄銀二十萬若鼐拒絶之疏入　聖祖謂左右曰劉若鼐竟敢彈噶爾禮耶新正大朝復袖疏入奏因外轉事遂寢出為貴東道噶爾禮屬大吏欲中傷之其治清肅無隙可乘時都勻土司張弘謀與張大紀搆釁郡守李纘宗袒斷不平土苗激變城幾陷若鼐單騎入苗穴曉以大義苗讋服未幾三江苗倡亂戕傷官兵若鼐復親往招撫之所至皆投誠後噶爾禮敗　聖祖思若鼐前疏着内陞病於途四十九年入朝陛見喘嗽不能起　上命左右扶掖之諭曰爾昔年所參者朕已拿問矣擢光祿寺少卿甫二日轉順天府丞提調武闈釐清諸弊至廢寢食一切題定場規著為令尋晉大理寺左卿會安徽藩司缺張聖佐列若鼐於薦牘末　聖祖獨擢用之五十

一年卒於官年六十四若鵝治縣令歷各省服官二十餘年清直名天下鞠躬盡瘁海內惜之乾隆七年入祀鄉賢滄州張濬字宗亮由貢生補授內閣中書擢兵部車駕司主事時有門夫之役沿河千里為民害濬至除之康熙二十四年督催閩關稅 聖祖以所上課書為例升刑部郎中二十八年出為興化知府崇學校勸農桑禁苛派緩徵期刑清政簡民呼為召父丁母憂歸服闋補浙江衢州知府三年值歲旱詳請奏蠲新舊錢糧民無流亡者總督郭世隆巡撫張敏以卓異特薦守衢七年歸士民號泣送者數千人著有三衢稿行世

王廷璧

王廷璧字鼎墀號鏡溪滄州人以州同分發陝西署興平知縣設義學延師教之調宰汧陽建崳麓書院開河溉田歲歉煮糜活飢

民攝留壩同知創修土城募鄉勇賊至固守民獲保全在陝三十餘年政聲翕然後以疾歸里怡情泉石以詩酒自娛年七十三卒著有關中詩草一卷

柴廷望

柴廷望字駿虔號月峰南皮人祖克振諸城知縣有惠政父堪棟貢生廷望聰穎有夙慧八歲手書六經一字無遺既長能五官並用嘗與客飲酒彈棋適新頒憲書至接閱一過默誦無訛年十一補諸生逾年食餼康熙二年舉於鄉十二年成進士母王性嚴毅教子有義方自長齡逮釋褐事稍拂意輒予杖廷望至孝不仕以養其親論選期十年母趣之始起授湖廣新甯知縣值夏包叛亂餘黨曼延徧四境甫下車精選丁壯百餘密緝之悉就禽新甯俗健訟多盜爲申論科條寬嚴並濟未閱歲囹圄一空大府將合薦

於朝廷以疑難試其才通省積獄輒令決之應手立辨無冤無濫楚人爲之語曰寬猛得宜柴南皮治獄合經柴新甯考最行取吏部文選司主事陞員外郎中卻請託屏苞苴抑僥倖疏壅滯有古名臣風三十六年丁丑分校禮闈所得皆一時英傑　聖祖嘉其才識特命督學貴州力疾按試諸郡未幾卒年六十六著有尚書解傳行於世初南皮修邑志以籌欵艱破產獨任之敬事伯兄祿米無私入推大宅與姪而自居湫隘既歿於官貧不能歸葬時直督于成龍舊出其門爲營兆殯及期親助執紼鄉里榮之祀鄉賢

岳愬 秦恪 恪孫鑄

岳愬字秀瞻曲周人性耆讀書日坐一室陳經史旁置麥數斗羣雞聚食之若無人然又嘗跨驢外出書聲出驢背上縱所之路迷失道不覺也康熙十一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江西雩都知縣

雩故僻邑官斯土者一切派於民悤悉爲捐除之暇則招諸生爲文會評隲不少懈與民相見切切如家人士或以文來質必引進指示如其意士民遲其德以爲眞父母居頃之以蜚語去職民擁道泣不休赴質就逮夾路呼寃聲動天地爲走千里訴辨冉致餽糧皆大書靑天字悤去官日不名一錢至是始食雩粟云當道廉其狀事得解而歸里民截鐙不可得則相與祠奉之四時進享後其子以事之江右過雩都人知其悤嗣也爭邀致飲食引入祠指像拜有泣下者同邑泰恪以耆儒碩學爲學者所師然最推服悤人亦同仰二人爲一時山斗云

泰恪字欽亮康熙九年進士授同安知縣值兵燹後民凋瘵逃亡畧盡而催科急如星火案目山積恪至一意與民休息以積勞致疾遽解組歸恪性醇質獨喜誦儒先書爲童子時卽究心性理之

學於太極通書程氏易傳沈潛玩索俱探其窔奧釋禍後益肆力於學嘗以爲道統之續自周張二程至朱子會其歸其語類文集廣大精微潛力其中卽爲入聖之階梯外此而創立異說如龍溪姚江何爲也雅不信釋老嘗以吾儒之論性者闢正之又以文昌化書感應功過最粗陋無理其制行高潔飲食被服如寒素非問字生徒戶外無履跡生平著述甚富藏篋中不以示人學者彙其論文評語爲若干卷孫鑄字公範號禹九康熙五十四年進士謁選授扶溝知縣扶溝歲額米有成數前官會計失當鑄至爲釐正之並代輸以紓其累性慈惠視百姓若家人大小之獄必以情不爲鉤察曲致訟繫無經旬淹者奸猾屏息民以大和上游廉其才調攝西華俄以事引歸士人請留不可則相率爲詩歌頌之鑄工爲文風流文雅負一時之望父益謙舉人亦以文學知名人比之

眉山父子云

王照乘

王照乘字孟犀號允大大城人父艮眉諸生母張氏明崇禎甲申李自成竄畿輔張促其夫携子避亂自經死艮眉終身不再娶照乘讀書嘗念母泣不能成聲父病刲股以進病卒不起哀毀骨立旣長客遊大吏幕中授青澗驛丞陝西提督王輔臣變作知照乘有經濟才且得士民心下令曰有能生致王丞者與千金否則赤爾城照乘曰吾何惜一死以活城中百萬人耶此顏杲卿罵賊時也城中父老擁馬首不得行照乘從容慰諭單騎出城見賊曰吾戴吾頭來矣豈肯苟且偷活哉賊欲收民望曲意使降大罵不屈囚之其子鎭星夜馳四百里赴寧將軍求救將軍蹶然曰吾援兵且暮至爾當先驅鎭急馳望城大呼曰救兵十萬至矣賊大驚擾

照乘與李守備潰圍出助大將軍克復延安權授安定知縣扶傷恤災民忘兵燹之苦以詿誤罷官歸居淮之濱後淮陽兩郡大水兵部尚書靳貴檢照乘名命監理河工凡有險急輒曰王令安在照乘櫛風沐雨悉心籌畫之保全民命田廬無數淮人尸祝之以積勞致疾康熙三十二年卒

戈時雍 傳維杞 康起梅 趙光前 張羽紱

戈時雍景州人康熙間以拔貢授福安知縣陞嚴州同知歷官揚州知府海寇鄭成功犯京口衆懼議降時雍弗應第呼子珣曰趨歸善視祖母吾與城俱碎也家人方科露刃外向髮盡張譁乃定部署兵民晝守禦策出奇計挫其鋒寇引而南亂定後揚人告變者日千紙時雍曰是尚可窮詰耶悉火之母憂歸卒

傳維杞字友李靈壽人康熙十六年以貢生授山東昌邑丞權卽

署知縣多善政民祠祀之遷洛陽洛陽號繁劇維杞繩吏以法申條約公賞罰墾荒田賦課頓增遷湖北德安府同知二十七年裁兵叛陷武漢兩郡德安參將某陰與約獻城知府以下多遁走或諷維杞出避維杞叱之堅守孤城十餘日亂定上官檄治叛黨釋其從者其慈仁知大體類如此卒於官

康起梅字雪偶滿城人康熙二十一年進士二十八年選授河南商水知縣縣有邪教獄起梅悉力平反之釋株陷者七百餘人捐俸鑿鄧城河道四十餘里以興水利民至今賴之明年丁母憂歸士民號泣挽留者數萬人後終福建順昌知縣子雲康熙四十一年舉人里民饑失業施莊地數所獲安居者四十餘戶鄰邑民爭田水構訟雲捐資鑿河十餘里訟遂永息守道邵嗣堯旌其閭

趙光前字克紹號裕菴柏鄉人康熙三十六年授廣東惠來縣北

山驛丞值海寇蔡俊攻潮惠其黨李大哥等據梅林六樓負固爲民害大吏請檄光前往撫李大哥抗拒不聽令自贅以刀光前厲聲曰我奉命而來死生已置度外矣顧官兵旋至爾等尚有遺類耶賊懼悉歸命改江南沭陽典史卒於官

張羽紱字賡佩景州人父國範舉人以孝友稱羽紱官鎭江通判歷攝府縣有政聲民勒碑銀山之上母病告歸再補裕州移臨清知州性廉介常俸外無一毫累民器物皆泛舟取之家康熙四十二年臨清水鬻產振飢民有鬻女於旗人者捐金贖歸之 聖祖南巡賜蟒衣詩扇以卓異陞紹興同知攝嚴州知府辦振三衢以勞卒於官

王澤博

王澤博字卓菴寶坻人以歲貢考授中書出爲廣東肇慶府同知

上官知其才令攝曲江凡九月多異政聽訟尤神有楊辛閏家被盜謂羣盜中識楊觀養譚文輝二人拘之至澤博察文輝非盜類以貧觀養曰是也澤博怒而掠治之觀養得辛閏賄誣狀論如例一日黎明入鄉見負巨擔者數人足沾泥疾走呼詰之問自何來曰自某村澤博遽命執之一訊而服蓋行刦隣縣譚姓者也其發奸摘伏率類此擢四川馬湖知府馬湖古僰地撫綏土司恩威並濟闔境謐然以憂歸服闋除守順慶未之官而卒

井睦

井睦字方思文安人康熙十七年進士授內閣中書舍人出爲衢州同知衢當兵燹後人物凋敝久總督移鎭於茲供應繁浩睦茹素布衣不受民一錢不擅差一役嚴保甲捕匪人以孝弟力田課鄉閭子弟數年民安盜息睦樂於作人講學不少閒一時士風振

屬其違者問風相慕以不獲出門下爲恨由是名震兩浙撫軍趙

上麟允愛重之兩署金華嘉興纂繪書河山催運皇木分校文武

闈清丈西安田諸欽部大案咸以委睦睦勤敏清純所在治辦金

嘉之俗素健訟化之如化衢人而嚴飭屬員禁革火耗肅清漕白

兩郡稱治去之日襆被蕭然惟送者哭聲數十里而已總督入朝

上問循良吏以四人對睦其首也　詔以爲河南知府得命即

去署僦居杭州薪米之費朝不保暮時河南屬吏遣役投批遠迎

齎長送公費約千金拒弗受併其批還之而自以典質度日會積

勞病作藥餌無資遂卒年五十三衢人巷哭者相聞列其政績上

之學使者請以名宦祀祭與櫬不能歸焉如龍知杭州府始援以

北歸焉

鄭惟孜 子預

鄭惟孜字修來號章菴南宮人父雍康熙六年進士令臨邑有善政惟孜十八年己未進士授行人父憂服闋補前官三十年擢江南道御史巡視中城疏論科場事請禁主司選家改竄原文遣歸太學諸生使不得試於京兆又言八旗號舍宜與漢人別一時衆論洶洶咸側目廷議未行尋聞母疾請急歸三十四年還朝補江西道御史以霸州文安諸州縣遏處河干頻罹水患疏請所以善其隄防者詞甚切明年監試鄉闈母憂歸三十九年補河南道是時科場人言紛藉惟孜所論皆驗明年又疏論頂冒行查之弊並言監生爲科場厲階備陳在京冒籍之利害忌者益思有以中傷之惟孜毅然不之顧也四十年以例外轉遂歸不復出惟孜三入臺班疏凡十餘上多關時事之大者而論科場尤切云五十九年卒年七十五子預字希武號立庵康熙二十一年舉人官貴州餘

慶知縣川人販生苗男女縲貫百十人持兇器驅之行途中趣橫
掠爲行人患預躬親踏勘繪圖報大吏請添汛兵扼要道稽察禽
治之並陳善後四事究販遂絕迹又條議治黔二事一倣彤鄉以
洽苗一通錢法以便民民尸祝之四年告歸

羅綸 于得彥

羅綸字大經萬全人性孝友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由歲貢選授密
雲教諭課士有法聖廟圯重葺之士子素健訟綸以禮義開喻終
其任無違犯者以卓異薦陞雲南元謀知縣甫涖任見田邑荒蕪
民鮮生業因請於上官給牛種招墾植期年治成逆藩莊產奉檄
變價綸悉心勾稽並請減價售之民樂其不擾尋陞奉天督糧通
判旗莊驕橫多不法綸方直精廉豪强畏之秩滿遷戶部湖廣司
員外郎轉江南司郎中康熙三十六年外授雲南永昌知府在任

八年吏畏而民愛之勒石尸祝以勞卒官子得彥字虞門號敬齋少倜儻循例授廣東潮州府通判瀕海獲叛賊八十三人其黨洶洶將劫之途聞得彥督解卒無事獻俘至都　召見敘功授江西袁州府捕盜同知旋改雲南棠化廳棠化故彝地俗荒陋得彥起學宮興學校以化之雍正五年鄂爾泰總制西南首薦之擢鶴慶府知府時值　上西征軍書旁午得彥總司餉運事濟而人不擾事平以功兼知麗江府旋調東川會烏蒙陷昭通劫殺官吏得彥聞警經晝戰守慮東川彝與賊合召其酋賜酒食曉之大義彝無一人從逆者東川本土城勢難恃得彥選城中丁健具版鍤授械器且築且守賊至圍之彌月得彥出奇募敢死士夜斫其營會援軍至夾擊之賊悉遁論功第一以與上官忤落職事白復原官得彥以積勞不欲再赴遂歸里卒年六十有三

趙瓚 猶子方觀

趙瓚字贊玉澄溪其別號也武清人康熙二十年舉人四十三年秋選授河南西平知縣西平當南北孔道土瘠民貧下車訪求利弊次第修舉之居西平八年以治績行取乙丑夏山水陡發瓚親率邑父老相視河流要害先事隄防之邑賴無恙明年春汝甯大饑米價騰貴民請發常平之粟諸邑宰率以未奉上行爲辭瓚慨然曰小民嗷嗷待哺必申請後與溝中瘠能久竢乎爲民父母畏得罪而坐視民死吾不忍爲也遂盡發倉穀萬二千石振之及秋大熟民爭先樂輸不旬日而倉額悉如數卒年五十一崇祀鄉賢

猶子方觀字用賓康熙十一年舉人內行修謹以文章經濟自負大興黃叔琳以吏部左侍郎出撫兩浙薦方觀賢於朝 召見稱旨立命以主事權杭州北新關稅關務向領於撫臣檄一丞倅主

之官攝而權輕豪胥舞爲奸利故商困而額屢虧方觀下車摉剔前弊杖其魁罷一切陋例吏畏如神商賈便之不數月叔琳以蜚語罷官後事者疑方觀有私密相偵察遂歸不復出卒年六十六

楊緑綬

楊緑綬字公垂號易軒長垣人康熙二十一年進士授山東定陶知縣政以教養爲先建唐文書院躬親教授文風大興濟甯張秋挑河夫役出富民僉及者家立破乃均里畝出一錢以除偏累上官下其法濟兗東三郡倣行之勒諸石除苛稅入官者歲三百金民困鹽鹺乙亥辦北征餽餉毋徵軍需車馬事集而民不知報最欽取赴部士民送者塞途三十八年除刑部山西司主事升本司員外郎讞獄詳慎全活凡數十百人泣拜於門者相踵尚書王士禎雅重之嘗曰楊君慈祥愷悌人也轉戸部雲南司郎中會假監

獄起蔓引者眾尙書徐元夢命治其事止治包捐作奸者罪四十七年擢湖廣安陸知府建陽春書院聚課七邑士俗故健訟至期年遂衰沔陽有兄弟爭產成訟各以賂求嚴拒之諭以至情皆感悟請罷景陵民姪婦自盡令疑奸擬辟緣綬訊得其情反縣案巡撫欲劾令力爲請免緣綬爲政持大體不苛多計畧能間發奇中流言有盜欲刼郡城富室即密遣人邏察掘城下土中獲兵器禽賊數人人皆驚服其智以病乞休士民赴省泣留當事徇民心不聽去署荆南道叅以例進按察司副使告歸卒著有玩易軒詩集

衣紼龍 王業岦

衣紼龍字爲九肅甯人由諸生貢太學康熙二十一年循例出爲山東臨淄知縣勤政愛民甫下車剔除一切苛累百姓便之決獄允明敏人無敢干以私者四十二年東省水災民大饑振不足捐

俸資買穀三千石製綿衣一千分給之調益都壽光樂安諸縣所至有聲　聖祖南巡綈龍伏迎道左　賜御書並尚方珍物蓋異數也卒於官後又有王業岦者肅甯貢生雍正五年授山東霑化知縣甫莅任以鹽盗舊案詿誤落職霑民遮道泣送巡撫岳濬廉其才奏留試用委署鄒平邑逋賦積二十年官虧額徵而民有完務業岦細檢册簿完戶多混粘欠籤乃向莞庫者嚴爲比追不期月完納無遺巡撫盆嘉之疏授長山知縣小清水至夏秋輒泛溢浸沒田禾農人苦之業岦捐俸開支河洩其流歲乃大熟邑人失學爲設義館延名儒教之旋調莘陽俗悍多訟業岦摘伏鋤奸無少寬假一時豪猾皆斂迹更倡修廟學之傾圮者邑人爲勒石記之十一年邑大旱發帑穀數萬石免其息其煢獨無告者獨出資給養之全活無算以勞卒官民祠祀之

鹿賓 父盡心 孫邁祖 承祖 從姪謙吉

鹿賓字鳴嘉定興人明大理卿普繼曾孫孝子化麟孫也父盡心字靜觀明崇禎九年舉人入清爲山西安邑知縣邑俗豪侈嚴除陋習風爲之變時上官督餉甚厲乃力請緩合民自爲餉他邑峻於奉法民多逃亡獨安邑得無恙諸生某負富商值追索急自縊死商持萬金求免卻其金論如法年五十一卒囊無餘資民醵金爲助立祠祀之康熙間祀鄉賢賓康熙二十一年進士選授湖南桂陽知縣首革現年里長輪值供差之弊勸諸貞石暇則以教士育才爲務邑之秀者皆聚而課督之加以資給如親子弟邑民纔治水田而山田多荒棄賓教以種麥法歲收倍焉會有丈量之令賓令民自丈而親履之不旬日事畢而民不擾諸邑怵於嚴檄率以荒報熟賓曰累民便官吾不爲也悉據實以報然用是缺賦額

應調吏部格於例邑民聞之相謂曰奈何以此累吾慈父母競勸於耕鑿非他邑所及巡撫楊鳳起議開礦賓立陳不便事得寢鎮將俞章言以私構守備熙文英鐫其職兵大譁控於巡撫王㮚㮚急召賓與計將劾章言賓不可按察使曰令得兵心可仗也㮚以委賓至則兵帖然散歸伍乃告章言除諸苛急剝下者兵遂以安㮚喜曰鹿令才可大受也賓自之官每三月令吏一造文册吏驚問故賓曰吾之爲此期於朝罷官而夕就道耳及受代果無銖粟負以最內召授陝西道監察御史疏請慎選教職不宜以貲入少年爲之又言州縣於民最親知府於州縣最近在內由主事至郎中歷十數年在外由知縣至同知歷三四任始擢爲知府謂服官久而吏事練也乃近有從未入仕一日之人初選即得大郡竊恐承流宣化非所宜也　天子覽之爲動容而復舊制錢及救山東

荒二疏尤為剴切先後兩巡西城令行禁止掌登聞鼓旋掌浙江道 賜御書七言絶句寵之以事罷歸五十二年 聖祖萬壽節賓率庶老祝闕下 詔復其官 賜尚方所製砥石山硯鐫御書銘識蓋異數也五十三年卒年六十九孫適祖承祖

適祖字南皐性沈靜雍正八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奉命宣諭秦中會大雪有餽輕裘一襲者卻不受尋遷福建道監察御史巡視中西兩城遇事執法敢言擢禮科給事中遷吏科都給事中餉湖南督糧道嚴旗丁夾帶斗斛浮收之弊運價出入歲數十萬羨餘亦以萬計任者皆飽私橐適祖不啟封悉以歸國用乾隆九年攝臬篆尋奉命調川北道遷按察司副使時值金川之役念士卒勞苦捐廉俸為犒賞藥餌資并贍其家口軍士益奮旋奏調永寧以言事獲譴罷歸蕭然儒服貧至乏食乾隆二十九年卒於

家年六十姚鼐銘其墓曰惟副使公彪文縝質始作詞臣究通經術匪曰能言而允行之以學事君在心不欺命作御史有辭謇謇君子所予小人所憚巡察帝城周閱殷闠閉杜謁言按邪伐黨給事于中掌禮吏科審較牘奏詳而不苟轉運春使湘湖之南羣吏放手民則弗堪嚴正斗甬公以躬監正稅罔贏誅責貪惏有盜殺人吏論如法撫軍卻之謂不當劾罷按察使而令公攝將獄律令意援威熠或旁諷公公曰不可佑賊詭正甯禍及我言忤上官解其柄持改任川北畀以疲羸親入山林掘盜根株哀問民生慰恤瘠枯值時軍興征金川醜以馬濟軍百城交走或應於前而乏於後歸罪邑令大吏借口公曰儻奐非令之咎予以身任遂遣彈奏吏籍其家敝几故書怨嫉之徒媿感嗟吁詔褫公校以重罰大吏憐公勸使私脫公曰詔乎脫余何為苟非君命敢奸以欺朝

夕荷西師隨罷既有定功公亦蒙赦公之在官嶷嶷剛毅公之在家愉愉孝弟歸遭父喪以毀受病秉道終身卒斃於正案墓銘有詳於傳者備錄之以備參考

承祖字貽清號愼菴乾隆六年舉人乙丑以明通司鐸贊皇倣蘇湖條規以訓士士林化之任六年擢四川大足知縣以母年高不欲赴當事爲奏改山西沁水知縣辦松山廠諸冤獄修義塾課蠶桑嚴保甲民風翕然母憂服除補陝西藍田知縣以才望調長安首邑案牘山積剖決如流大府皆倚重之四十五年以勞卒官年四十八民立祠祀之

謙吉者字後村賓之猶子也雍正元年進士授山東增城知縣下車首嚴陋規派供之禁凡訟必量道里遠近定限傳訊兩造無守候累胥吏不得爲奸調合浦時邑南背陰山聚盜百餘剽刦出没

恃厓壑爲逋逃藪捕者無敢入謙吉詗知窩率兵壯冒雪往以智禽其黨害盡除創建海角亭書院以課生童旋罣吏議去以禮部尚書王安國薦再起補江南鳳臺知縣捍水災請振濟士民頌德立生祠祀之罷歸里居十餘年卒

李霄 呂之繹

李霄字升庵廣宗人幼聰敏讀書默識一再覆輒成誦鄙章句俗學觀大意而已修幹方輔丰標玉立能飲酒多至數斗不亂爲文卓犖瓌瑋下筆不能自休爛醉揮毫落紙如飛性好動齋中虛置一榻微吟散步不少息康熙二十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三十年授福建漳浦知縣邑瀕海溢洋舶鱗集多珍瑤奇貨霄冰操自厲不一睨視漳民多强健好訟一繩以法戢諱軍抑驕弁吏民凜凜皆不寒而栗民有假命輕生者嚴治之僱科禁里保把持丁徭之

弊久爲民累籲於上官每丁捐銀三分歲免供銀五百餘兩庭無私謁里不夜驚邑稱大治士人袁其美政悉勒諸貞石初邑中田畝多買匿徵賦不公胥爲淸剔之甫始事而卒年僅四十三士民痛之扶櫬歸里至無居棲漳浦人則所在尸祝至今不衰云同縣呂之繹字季成貢生官湖廣衡州府通判攝長沙知府再權來陽安仁知縣除嘉魚縣堤報浮糧減糯縣亡丁雪寃獄檄運木植督漕糧皆有勞從征吳三桂妻子沒賊中毅然不顧子正羽痛父有功不錄欲白於朝之繹止之著有楚游紀畧一卷古易論一卷修邑乘定族譜人咸謂之繹有子云

張星耀 弟星煇 星煇子模 星法 辛煒

張星耀字紫昭武強人高士鎭之子也以拔貢教習補中書舍人歷刑戶曹郎出爲甯波知府振興文教以德禮化民革除積弊殆

盡康熙二十九年甯波大水便宜發倉粟不足更率先捐米八百餘石振之三十二年旱飢貸關稅三千金市米平糶民慶更生紹興飢民亡過境悽然曰紹民卽吾民也設粥廠留養至明春人給粟種遣歸里歡呼而去後舟過紹興緣岸焚香拜謝不絕守甯波七載思母甚上書乞養歸有日矣甯波人數萬擁大府轅門號呼願留知府活百姓大府慰之不使行後竟卒於甯波比卒深以未訣母爲慟云初甯波諸生尸祝星耀於禮樂堂商旅又畫像祀於靈橋之滸星耀督讀書仕不廢學著有行知錄周易圖說等書康熙四十五年祀鄉賢弟星輝星法

星輝字景昭性至孝由貢生爲兵部主事奉檄送飢民還山東官給口食銀三兩星輝又以私財人予米三斗錢一千有子女先質豪家者爲贖還使隨父母歸鄉井由武選司遷戶部郎中銓次勾

校不稍假借上悅其公吏畏其核卒祀鄉賢祠子模字宏甫由諸生考授鴻臚寺序班雍正初出知永甯州州故猺獞地僻險頑獷諸事荒落模至新文廟倡義學禮師儒興教化以馴其俗初防守狼兵給官田令自佃養類古屯田制請報人開墾項中狼兵失業謀不靖模曲爲經理令別墾抵公復兵原田久之調太平之養利州至則捐俸建衙署新學宮置祭器書籍一如治永甯時土豪趙有能者蹈苗尚舊習負固不受令長吏莫之何模至捕寘之法乾隆元年署州同駐明江土人五十三寨潛謀逆模探知遣口辨者諭以順逆利害衆悟乃進其魁訓誨之頓解散以積勞成疾歎曰吾瘁一身活數萬命正復何恨遂卒年五十六

星法字繡昭康熙十四年舉人補行人司授監察御史持議不苟同章數上皆關大計時北城巨猾吏楊某善持官府短長官不敢

訶有白某盜主姜楊納賄庇之星法廉得其狀立杖革按誅其魁吏皆股栗時疫死甚衆爲捐俸埋瘞之會疏劾山東巡撫錢珏貪黷狀鐫二級明年調外去之日士庶供張廣甯門外祖道皆泣下至今北城人戶祝之有前張後陸之謠謂星法及當湖陸隴其一時並以鯁諫黜也歸里後奉母讀書布衣糲飯居喪以毀卒祀鄉賢子楙磊落不羈由中書歷官分巡辰沅靖道居官以廉介稱不愧其父云

辛煒字彤甫亦武強人康熙四十二年進士授河南宜陽知縣下車舊有塡宅銀三千兩卻之不受宜陽自流賊亂後地界多混淆訟諜繁興煒悉心釐定一邑稱平縣有山林之饒有司壟斷之絲毫不與民煒至聽民樵採有官用所需平價買之不一累民其爲政尚平恕暇輒進諸生而教之解俸以資膏火五十二年充河南

同考官權貴屬託不得行銜之中以事落職士民擁道泣送百餘里不絕年九十卒

高堂嘉　張宏

高堂嘉字仲篪號念菴昌黎人康熙二十四年進士授浙江景甯知縣景甯處叢山之中壘石爲田常苦旱堂嘉相地引泉灌漑之邑民世享其利民有積逋累數千堂嘉寬其期與民約及秋稔爭來輸力不能納者悉爲代償歲饑輒爲請振躬親勘給不假手吏胥民沾實澤文廟圮捐俸建之署中有所需皆自購買不以累民興利除害汲汲爲常若不及涖景十年屢攝他邑篆所至皆有聲大吏奇其才以堪勝海疆薦入覲還浙以疾卒邑人感其德立祠祀之同縣張宏字脊涵康熙十二年拔貢授鼎甯縣教諭陞浙江新昌知縣單車赴任縣署日費向取之民給官價民不堪其累宏

曰民苦吾豈獨甘耶除之有寅夜殺人者黄知主名密齋沐宿城隍廟默禱恍惚夢一人立堦下指曰此朱買臣也寤而思誅死者賣珠客也珠爲貝買臣者四人分貝也密訪果得之獄以決人稱神君邑田多荒蕪諭令民開墾免舊欠給牛種准爲世業遂成沃土焉在任五載卒於官崇祀名宦祠

黄鼎楫 父洲

黄鼎楫字巨公號闇儒宣化人父洲字閬仙由武進士官陝西平魯衛遊擊大同總兵姜瓖叛脅洲從洲力拒之乘間逸適親王徵瓖督師晉省隨營効命逆平晉陝西固原城守參將順治十二年十月靜甯州盜起檄洲往剿之力戰禽其渠侯生友等五人置諸法餘賊敗走洲單騎追至田鐵帽堡賊發矢中其面越三日死時鼎楫年甫十二歲居貧力學中康熙二十四年進士授陝西漢陰

知縣丁丑戊寅連歲旱荒倉中舊儲穀數千石備軍需鼎楫度請於上官必不允行竟開倉分貸之飢民獲蘇肖像以祀三十九年行取戶部主事閱八年擢工科給事中四十一年典試江南旋轉吏科掌印疏請更定大計卓異事例略謂各省大計吏胥舞弊卓異官考語多與例不符嗣後請應責成督撫隨本引見以期名與實符又疏請緩征山東被災州縣巡撫王國昌匿不以聞嚴劾之奏上命藩司趙宏燮查覆竟罷其職歷官六年多言人所不敢言上特賜御書五言絕句及御製詩以獎之四十七年以疾告歸卒年七十鼎楫性孝友父洲歿後提督王一正匿不敢以上聞引爲終身之恨在諫垣時懷遺鏃屢欲面陳又不果侍直歸嘗涕泣終日謝政家居適其弟鼎鼐官陝西洋縣知縣坐虧款被揭鼎楫出售己產得金二千餘爲之貸償故晚境益困云

高成齡

謝之洪　李之杲

高成齡字筆三號古愚任邱人父隆廩生以孝著稱成齡生三歲而孤母朱教之讀刻苦能自勵康熙二十五年舉於鄉四十七年授雲南永平知縣薄稅課裁雜派減鹽價汰驛費重修學署建書院以教士子期年政成甲於滇省初前令顧某虧空倉穀庫銀郡守藩司爲緩頰令成齡受代成齡執不可藩司者顧某之戚也恚而嚇之曰不應且得奇禍成齡曰某初到官無諸不法狀不過奪我官耳某一老學究行將理我故業耳不足爲禍焉得奇禍藩司無如何竟自代顧補其額學使者按臨本郡檄永平輸銀營衙署成齡抗牘力陳猓民窮困狀使者怒檄再下牘再上竟罷總兵段某以屬官禮接見牧令成齡獨不屈段深謝之郡守演劇宴賓座有營弁屬優以謔浪剌某令成齡拂袖出守立杖優謝之初鹽減價

虧課成齡出俸以償郡守嘲之曰君顧以利餌名耶成齡曰盧譽歸己即實利在民何傷爲其鯁直類此以卓異陞江西贛州府同知治贛五年擿奸發伏明斷如神龍泉民何權躍者聚衆毆催租吏遣兵逮之拒捕勢甚熾成齡單騎往衆露刃以迎及見皆投戈羅拜丐命抵其魁於法餘散遣不月餘正供悉完袁州以振事激民變巡撫白璜令成齡鎮撫之闔境帖然無事尋陞瑞州知府禁賽會罰溺女斥形家言嚴懲以屍骨竊葬他人墓者民榜其署曰生佛時高安朱軾方撫兩浙與成齡不相識及爲都御史奏成齡治行爲天下第一超擢山西按察使成齡愼於聽訟遇命盜案尤悉心鉤稽謂按察一官爲人鬼關隘値熱審親提細鞫得平反者四十餘案每於燈下治文書執筆躊躇謂其子曰筆下如刀紙上皆鬼烏得不矜愼耶非徒爲爾輩留餘地也時晉治久弛條陳六

事上巡撫諸珉曰禁人命之株連嚴搜拷之苛刻戢鼓衆挾官之風剔關取仵作之弊斷訟獄之淩攬清田土之券契珉悉如議行之大學士朱軾兵部尚書盧詢及珉交章薦之入京陛見　召對者三其所敷陳多蒙嘉納陞布政使時五臺番僧驕恣不法其二坐鎖吶木旦薩木桑柱以淫迫死民婦據實以聞　上命內大臣莅晉鞫實寘於法成齡因條奏約束番僧十一事下部議行刊石立寺傍自是番僧皆懔懔奉法故事官無養廉上官日費取給下司下司取給羨餘名曰火耗重者幾半正供民苦之成齡首倡火耗定爲什一提解藩司分派養廉之議諸珉如議奏聞及成齡陞見時復剴切面奏格於衆議不得行成齡又上疏排衆議力言之卒從其議並下其法於各直省公私便之成齡復上奏曰則壤定賦載在禹貢自古財賦悉出於田土迨後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

征即今地丁之謂也但田土之生息有常人口之消長無定故地
糧易完丁銀多缺則催科之政固有當因事制宜稍爲變通者山
西連遭歉歲部屋流移　皇上繼統以來雨暘時若而舊糧猶有
逋欠新糧猶有未完者則窮丁之爲累也富室田連阡陌不應丁
差貧民地無立錐反多徭役以致丁倒累戶戶倒累甲甲倒累里
在民則有苦樂不均之歎在官則有徵收不力之罰官民交累莫
甚於此臣查山西通省民屯田地共徵額銀二百三十萬餘通省
民屯丁徭共徵額銀六十五萬餘請照直隸新定之例將通省丁
銀攤入通省地糧之內約計應納地糧一兩者隨納丁銀二錢八
分一毫如此則有糧者始有丁有丁者即有糧一轉移間民累可
以豁除國課不致逋欠矣奏入下部議行雍正六年以事去官羈
晉省八載　高宗即位赦歸成齡任晉藩五載署總督者一巡撫

者四一切陋例裁之殆盡歸里之日襆被圖書而外一無長物議
者比之趙清獻云家居十二年卒年八十乾隆三十六年　詔復
原官贈通奉大夫
謝之洪字曠如任邱人高成齡之師也父明彛崇禎戊寅殉邑難
之洪康熙十五年進士授內閣中書舍人制敕章奏多出其手裁
出爲安徽甯國府同知值吳三桂叛大兵屯岳陽責船急大府檄
之洪督艘南下不月餘而至督師親王賜衣食旌其勞回任分校
秋闈得知名士鄒溶等十八人廬鳳荒民饑不待上發粟捐俸設五
粥厰兩郡建生祠祝之督撫交薦陞戶部員外郎督通州西倉定
法書一積弊皆絕晉刑部郎中讞獄多所平反出知臨洮府兵燹
後安集災民無失所者大府嘉其廉能檄權道篆善斷疑獄人稱
爲神以屬縣累去官久之復授馬湖知府荒瘠倍臨洮之洪緩刑

寬賦招集流亡士民復業時有開荒溢賦之令羽檄嚴急之洪走謁巡撫力陳貧瘠狀竟免增賦尋以病歸之洪生平好學爲文有法度年六十四卒

李之果字碩夫任邱人少受業於謝之洪中康熙三十五年舉人六十年授新昌知縣邑山僻瘠貧地多磽确城西古砦旁有廢田數十頃可灌溉之果力請上官疏濬之歲獲大稔雍正元年分校秋闈得士十一人皆浙中名宿也回任值大饑振不足捐俸資助之數月活者無算邑產煙草茶菇花苓諸物販市者吏胥輒索陋規爲商賈累之果悉除之邑人建生祠以祀四年檄鞫仙居命案先是仙居縣宰爲兇手所欺以跌傷坐原告罪擬充軍奏入 上疑之發還另審大吏檄之果往啟棺勘驗得腦後棍傷取棍比對一訊而事結人呼爲神君巡撫李馥深器重之調權上虞案無留

牘上虞有捕役唆賊誣供人窩主逮至知其冤卒雪之一時政聲最浙省李馥奏爲治行第一再任嵊縣以勞乞休卒年八十四

楊國聲 子鋐 兄芳聲

楊國聲字廣譽號西崖萬全人年十五補衛博士弟子員康熙二十六年以高等受知於學使李應薦遂以明經入太學三十一年補正黃旗教習五十年除知浙江湯溪知縣縣居兩浙上游民俗凋敝甫下車問民疾苦與爲休息利弊興除知無不爲最其大者革閏糧嚴禁私役百姓德之五十六年九月轉湖廣彝陵州知州彝陵當三峽要衝爲楚蜀門戶其難治什伯於湯自順逆煽亂人戶流亡田無定賦豪族猾胥因緣爲奸窮民至鬻子女償無產之稅呼號之聲家十而九國聲莅任後悉心鈎稽履畝正額革行戶免夫差數十年積弊一剗長楊縣民不協於令聚衆幾不測大府

檄國聲往爲開陳大義民感泣皆聽令時江陵大饑國聲往攝篆多設粥廠以飼餓者全活數萬人大隄潰決國聲出數千金完其隄楚民尸祝之雍正五年內陞順天府治中八年轉刑部貴州司員外十二年陞湖廣司郎中國聲歷外任久洞悉獄情誠僞上下比附胥吏罔敢爲奸上官倚重之同官多服其精覈焉方國聲任鍾陵州牧某有所請不遂私欲中傷之及國聲在刑部某以他事落職謀湔雪故事廢員開復必由刑部覆奏始聽銓除國聲不顧宿憾卒爲白之人尤服其公直云乾隆元年以疾告歸踰年卒子鋐字大鍾弱冠補諸生雍正二年官廣東翁源知縣潔已愛民多所興建翁源有巨盜偵其不備率吏掩捕寘之法境內肅然上官以爲能調知海豐縣境瀕海素號難治鋐裁決如流案無留牘有神君之稱値歲大饑詳請發倉穀減價出糶不待報可輒施行之

民賴以濟會以他事忤臬司意被誣落職及交代時平糶之項例應追賠邑民知之咸曰楊公活我輩出私錢代償旬日而足大府惜其才留之不可遂歸乾隆二年遭父喪以毀卒兒芳聲字令聞康熙二十二年以歲貢知福建同安縣有政聲累擢浙江紹興知府

石曰琮

石曰琮字宗玉冀州人幼食貧卓犖有奇氣九歲能文章康熙二十五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三十三年授新鄭知縣縣當楚陝衝供億旁午力裁浮冒絕額外中飽之弊芟芻之需悉按時直令民輸納以抵正供故例漕米提歸改折發帑金采買使民運赴水次途遠費煩民病之曰琮自齎金豫糴於小灘水次免其飛輓之勞民困大蘇邑多豪猾嘗散帖斂錢名曰打網又竄名院司道府胥

吏歲納班錢橫行鄉曲間悉禁革之邑之水溱涓最大而黃上諸
水皆經城東注於二水曰琮率丁役多濬溝洫以備澇旱立鳳台
文會及義學月望集諸生論較文藝士風斐然巡撫知其賢詳諮
利弊曰琮條上數事言科場房額之偏枯荒糧清丈之搜察行戶
之供應巡撫一一舉行並以治鄭諸政策飭八郡者為令甲尋調
祥符禹州馬相兗者為奸佃訐其欺隱郡讞沒田於官大府屬曰
琮再訊廉其誣力平反之抵奸佃罪如律朱仙鎮者商旅之都會
也勳戚某之給帖罔市利毅然絕之其不畏強禦如此四十年
上命督撫舉循良以聞汴撫首以曰琮進明年遷甯羌知州甯羌
古武都地直五丁峽南虎豹叢竄人民稀少城郭無完堞教之蠶
桑耕織貿徭薄稅戶口漸繁四十三年升平涼知府崇興文教請
增平源固原學額十二名尋丁內艱歸送者攀轅而泣車不得行

四十六年服闋補福州知府訟獄繁雜書吏多舞文下車即榜通衢以神鑒矢之大府重其廉正九郡疑獄悉屬讞定時俗多錮婢老死不嫁者巡撫令許贖梟民假勢恫喝告訐岔起檄曰琮往察取其尤詐者一二人重懲之風頓息其毀淫祠禁僞銀旌節義建義倉公權量及除流犯供應諸弊皆次第舉行有規其強項者不顧也四十九年卒年六十一尚書王士禎銘其墓曰古之廉潔士也曰琮天性純孝常痛祿養不逮親言輒泣下父遺田均推讓諸弟居恒訓子姪曰汝得爲清白吏子孫足矣慎勿羨紛華利之所在害亦伏焉不可不知也性甘淡泊無服飾飲食之好冬一裘夏一葛間一宴客設蔬筍而已

舒成龍

舒成龍字御天任邱人祖瑜康熙丙辰進士湖北穀城縣知縣成

龍五歲受論語悟孝弟大旨年二十入京師怡賢親王聘致府邸詢時務成龍陳數事王喜曰經濟才也雍正九年効力戶部營田司以知州用十二年發湖北署穀城知縣禁書役苛索示士民約法八條舉賓興典禮修高亭山蕭何祠乾隆元年母憂去官四年起復署竹山房縣調鄖縣黃岡八年補荊門州知州荊門地廣人雜士瘠民貧諸無業習為頑獷好鬬健訟而里書世握糧册增減糧額飛灑包收影射抑索骫法為民害成龍甫下車革里書給花戶易知由單俾各知正供數建申明亭設正副約長彰善癉惡民俗以變自乾隆七年鄭家潭隄決沙洋南北沒於水成龍培沙洋隄增築月隄一道石磯十座於小江湖隄添築月隄修復洩水閘二於仙人隄修復白鶴寺舊隄有青村隄者各垸向分修改為通垸合作豁除鄭家潭沖壓民田徵銀三百十九兩南漕米一百五

十六石民累頓舒先是荆門與黄岡俱有歲運南漕南運荆州漕運武昌荆門便於南不便於漕黄岡便於漕不便於南成龍請荆代岡運南岡代荆輸漕數之不敷者補以蘄水廣濟荆門南漕二米舊皆赴納沙洋糧戶往返遠者或四五百里荆營支領兵米亦因沙洋遼遠改放折色兵民皆苦累沙倉復狹隘歷年多借儲民舍成龍曰民病矣此累不除兵民且交困於是改廣沙洋倉復建州豐倉於州城西北之民稱便建後盈倉於後港東南之民亦稱便又建常平倉於州豐倉右四鄉建社倉八儲穀以備凶荒盆勸民種柏繫堰築塘規永遠之利巡撫晏斯盛總督永常知成龍有幹略所請無不從而成龍務爲開濟經營創造規畫無暇日創建州署荆山驛文運成龍聚仙諸橋城外三閘及江家山閘置育嬰堂於東園設救生渡於沙洋築城濬濠修城隍社稷先農各祠壇

建學宫設養濟院百廢具舉一不擾民十五年卓薦升廣西平樂同知荊門士民公籲督撫保留疏聞奉旨俞允成龍益興學立教禮賢育才嘗曰忠孝教之本也特表老萊子故里建孝隱亭詳請祀前明殉難盧知州沈州同張學正程訓導及殉難諸紳士建全忠祠又改修陸文安公祠築講經臺表三孫二朱東山書堂築讀書臺曰經書學之基也建龍泉漢上向方三書院選俊秀子弟數百人捐膏火延名儒教之復建景養堂繹志園與諸生雅歌投壺校射比禮龍泉書院左方建荊園堂亭臺閣皆具時率僚屬賓友肄業生徒觴詠其間復禮高年表節孝風易俗移教化大行二十年薦授湖南衡州知府荊門紳士軍民數萬人焚香祖道攀輿不得行三日始出境湖南引鹽始康熙十七年裁歸漢口水運通銷衡州距漢遠且逆水艱挽運常甯耒陽安仁諸縣便食粵鹽多私

販官引不銷成龍請額派正綱及帶銷引外每歲增餘引二萬令淮商代輸衡州交卡商轉輸常耒安三縣平價售賣自是郡民得食淮鹽私販絶迹衡陽向稱煩劇請裁同知缺改設清泉知縣尋父憂去官二十四年起復發甘肅奉檄赴瓜州查辦屯田瓜州在嘉峪關外乾隆二十一年募民屯種戶給田三十畝官借籽種口糧秋成徵還年欠累累後改議官民分收屯戶益窘成龍請每戶增田三十畝俾各屯戶作世業改升科計歲可徵糧三千餘石大府核奏允行尋署西甯知府二十五年補鞏昌鞏昌舊設茶政總司盤驗洮河甘莊泯西甯五司官引鞏昌地處適中便稽查乾隆十八年總司移蘭州關監無稽蘭州商總借名壟課圖行私茶官茶遂多積頓成龍請復舊制仍由鞏盤驗夙弊頓除是年以道員歸部銓入都初成龍去荆荆人爲立生祠及去衡衡人建德政坊於

回雁峯下薦紳士民各獻頌言梓之行世至是望人又建德政坊於郡東門外並立生祠士庶瞻拜有遡馨者二十九年奉命以道員赴山西監修城垣十七州縣三十年署布政使三月署冀甯道三十一年署雁平道乞疾歸成龍性仁厚勇於爲義手置祭田千七百畝立條約贍養族人族中鰥寡孤獨廢疾無養者人給田十五畝並築義宅三十楹分處之建義倉以濟不給在京師創建河間會館修邑西北恒吉里路西成橋置塾田義學其慷慨疏財類若此然不欲以推解名在官在鄉喜以繕造爲施濟前後捐貲逾數萬金每興役厚給傭貲或以妄費告成龍笑曰錢入窶人手非買米即市薪詎妄費耶致仕後五年卒邑人公請入祀鄉賢祠

賢能傳三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弟三十

